

量的硫質，約相當於地球全體三分之一的數量，但即在最基性的火成岩和隕石內，硫的存在並不甚多，是否在地球中層圈內，他是一個重要分子，卻成了大大的疑問了。

三、外層圈 外層圈的半徑約有一二〇〇公里，相當於地球半徑五分之一，他的容積約有五〇四，〇〇〇兆立方公里，平均的密度為三·四，所以全體重量約有一，七一四，〇〇〇，〇〇〇兆噸。本圈內有結晶質的岩石，大致愈上則酸性愈強，如花崗岩一類，愈下則基性愈強，由輝長岩玄武岩而變為橄欖岩。在一百二十公里的深處，據震波研究，還有一個不甚顯著的不連續面，因此本圈內又可分為二大部份，就是石殼層和原始層。石殼層距地面約一百二十公里，相當於地球半徑五十三分之一。他的特性是異常的不均一，由各種成分和性質的岩石，合在一起，好像用洋灰做的人造花石一樣，但是愈往下，則這種不均一的特性，逐漸減少，及至一百二十公里的地方，全體又變為均一性。這個面據許多學者的意見，也就是均衡學說上所講的抵消面(Ausgleichsfläche)。石殼層還可分為上下二部，上部名叫斷裂帶(Bruchzone)也就是通常所稱的地殼(Erdhante)，深距地面約五十至六十公里，質性脆裂，斷層裂隙，是常有的事。成分以矽鋁等質為主，故亦稱矽鋁帶(Sial)。講到岩石組織，以花崗岩為主，其受過重大壓力的地方，也有片麻岩，至於我們在地面上習見的水成岩，僅造成薄薄的一層，至多不得過十或二十公里，約佔全體三分之一。此外有許多岩漿窠(Magmanest)，遇

有相當機會就開始衝入地層，造成侵入岩或沿裂隙噴出地面，造成火山岩。以上所說的是大陸上的情形，至於海洋那大為不同；矽鋁帶地殼非常之薄，據在大西洋觀察，為二〇至三〇公里，在太平洋則更薄不過五公里。此部以下，裂隙斷層漸漸不能存在，又因溫度甚高，岩體熔流如柏油膏或石蠟一般，這就是溶流帶(Fleiszone)。就化學成分論，矽鋁鹽類逐漸減少，而代以鐵鎂鹽類，故亦稱為矽鎂帶(Sima)。岩石以輝長岩玄武岩橄欖岩等基性岩石為主，密度約為三。此外岩漿窠也很多，上與斷裂帶內的熔岩，下與原始帶，多少可以相連。在海洋區域，此部分顯露甚淺，大概在五—二十公里以下，就是矽鎂帶。本帶之最下部，與原始帶接觸的面，就是重力抵消面：換句話說，此面以上，大陸與海洋的質料不同，重量亦異，大陸係輕的地塊，浮於重的矽鎂帶的上邊，好像冰塊之浮於海面上的一樣。抵消面以下，各部分的質料均一，壓力相等，所以無論大陸海洋他們的重量，俱約略相等了。

現在要說到原始層，他的位置，在地面一百二十公里以下，由均一性的質料所造成，抵消程度，達於幾點，壓力相等，各部分沒有輕重之分。岩漿窠是消滅了，侵入衝出的現象，是不能發生，因此此部分的石質，永遠不能出露地面，給我們來直接考察。講到岩性，不用說是異常的基性，是否結晶，尚難論斷，但至少一部分是結晶的。

五 結論

地球內部概況表

分層	厚度(公里)	深度(公里)	密度	容積(以千立方公里)	重量(以千兆噸)	壓力(以百萬)	彈性係數(10 ¹⁰ Dyne)		溫度(攝氏)	結合狀況	不連續面	化學成分及岩石性質	地質關係												
							容積	形態																	
外層 (Mantel)	斷裂帶即地殼	60公里等 於1/100地 球半徑	2.6	504	1,714,000	0.02	6	12	600°	非結晶 均質	均質	以 O, Si, Mg, Fe 為主, K, Na, Ca, Al, Mg, Fe 次之即所謂之矽酸鋁岩, 帶石其大體 Goldschmidt 和 Logit Shell	大陸上砂層厚薄不一, 其下即近地及砂帶; 本岩帶內分子井有, 岩質堅脆, 變質易斷裂。												
														原始層	1080公里 等於1/6地 球半徑	3.40	9	15	900°	非結晶 均質	均質	均質	均質	據另含 Ni 1-4%, Cu 1-4% 稱爲硫化物帶 據 Tammann 以硫化物爲主, 含 FeS 70%, Fe 20%, Fe O 十 矽酸鹽 10%。鐵鎂矽酸鹽及鐵鎂 質之混合物, 亦即 Washington 氏之鐵鎂矽酸鹽石斑殼	在大陸上砂層厚薄不一, 其下即近地及砂帶; 本岩帶內分子井有, 岩質堅脆, 變質易斷裂。
核圈 (Kern)	3470公里 等於5/9地 球半徑	9-11 Haalck 或 9.6 (Wiech- ert)	175	1,685,000	3-3.1	15-25?	45-100	3000°- 4000°	均質 均質 均質	均質	據另含 Ni 1-4%, Cu 1-4% 稱爲硫化物帶 據 Tammann 以硫化物爲主, 含 FeS 70%, Fe 20%, Fe O 十 矽酸鹽 10%。鐵鎂矽酸鹽及鐵鎂 質之混合物, 亦即 Washington 氏之鐵鎂矽酸鹽石斑殼	在大陸上砂層厚薄不一, 其下即近地及砂帶; 本岩帶內分子井有, 岩質堅脆, 變質易斷裂。													

岩質較軟, 可溶於火成體通相呼應。其裂隙不存在。

岩質屬基性, 愈下則愈純, 愈上則愈雜。上部質性較軟, 可溶於火成體通相呼應。其裂隙不存在。

爲密度最高之基性岩所成, 在地面以上, 從未出露於全地, 狀態就隱而相, 時代之悠久, 本岩帶亦可噴出之岩漿, 但俱不存在。

岩性可與石隕石或半石隕石相比較

岩性可與鐵隕石相比較

上面所說關於地球內部的許多話，大部分是憑間接的觀察來推論的，不用說理想的地方很多，尤其是在外層圈以下各圈的組織，無疑的尙有待於將來的推究和證明；但對於這種萬分困難的問題，已有一線光明，指示我們前進，那是無容疑義的了。

我們地質學者聽了這關於地球物理的許多學說和方法，不免要起一番深切的感想，這就是：從前研究地質學的方法太膚淺了，我們費了許多心力所推論到的地域，還不過相當於地球半徑二千分之一，這是如何的淺薄呀！假如地質學的定義，是「研究關於他的一切的科學」，

那末對於這「不測的深淵」是不能過於忽視的。

末了我將前述各圈的組織情形，做了一個表，印在上頁，作為本文的結束。

附註：本文的材料和插圖大部採自：

A. Sieberg: Geologische Einführung in die Geophysik 及

B. Gutenberg: Der Aufbau der Erde 此外關於本問題的參考

書甚多，不及備載。

蘇聯婦女的公共生活

蘇聯婦女參加公共政治及經濟生活異常積極，且日益增多。現時參加國家行政為蘇維埃及執行委員會委員者有四十餘萬人。婦女當村蘇維埃主席者有二千五百餘人，當蘇聯及各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者約數百人。合計之，城鄉蘇維埃委員中婦女約佔百分之二十六。婦女參加工業活動者增加亦甚速。一九三三年重工業方面雇用婦女八二六、〇〇〇人，即佔工人總數百分之三十五強，較一九一三年時約增加四倍。各生產部門所用女工共七百萬人。蘇聯現有女發明家二萬人，女工程師一萬人。婦女在鄉村中活動亦日趨積極。目下集體農場主席中，婦女約有六千人；集體農場董事中，婦女佔六萬餘人云。



隨寫隨乾

派克快乾墨水。為奇妙之寫字墨水。含有。一種無害之溶質。能溶解普通墨水。沈澱之渣滓。着紙成字。疾書如風。永不滯墨。所謂隨寫隨乾者指此。君應配用此種上等速乾墨水。各筆皆可適用。而用於派克筆尤佳。

怡昌洋行獨家經理

上海廣東路五十一號

Parker
VACUMATIC

△PPO(19)-23:9

味精

為現代化
最進步的
調味品。

天廚味精廠出品

本外埠各大食物店均有經售

△TCVT(1)23:1

北平地質調查所出版新書

秦嶺及四川地質誌 趙亞曾黃汲清著 各一冊 價十二元 此書記述陝南甘南及四川北部之地質地形甚為詳悉
綏遠察哈爾地質誌 孫健初著 各一冊 價六元 中文於礦產特詳 凡煤田石棉寶石各礦均有記載 英文於理論稍詳 凡楊鍾健著 價二元五角 此書節述猿人發見之經過 附生動物化石及中國新生代略史
中國人類化石 裴文中著 價二元 詳述周口店猿人及其他化石採集之方法
周口店探掘記 方俊著 價三元 述各種投影原理及方法 并附為中國特製之亞爾勃司投影為中文投影最完善之書
地 圖 投 影 潘德頤著 價三元 對於廣東重要農業區域之土壤均有大略觀察
廣東中部土壤約測 梭賴侯光炯著 價一元五角 對於含鹽成分潛水高度及開墾方法等論述甚詳
蘇東鹽田土壤報告 周昌發李連捷陳恩鳳著 價一元五角 於各種土壤之性質及分布調查精備
江蘇句容土壤圖說 總發行處 北平西城兵馬司九號地質圖書館(書目函索即寄)
分發行處 南京泰巷巷口鍾山書社 上海福州路生活書店及福州路中國科學公司

△GRI-23:11



近世滴液反應與定性分析法之進步觀

趙廷炳

在晚近分析化學史中，極靈驗而又極專屬之反應 (highly

sensitive and specific reactions) 堪用以證同 (identify) 各種離

子之存在與否者，時有發明；因之，分析方法之進步，亦有日新月異之勢。

考此種靈感反應，以用有機化合物為試藥者，實居大多數；蓋年來有機

化學之進展極速，因而可供分析用之有機試藥，亦與時俱增。其次，則利

用「感化反應」 (induced reactions) 或接觸作用之理，試驗某

種遲緩反應之進行，是否加速，即可斷定具有感化 (或接觸) 作用之

某種離子，是否存在。其尤可注意者，此種靈感反應，大都屬於顯微化學

(microchemical) 之範圍；往往一滴之微，即可呈其顯明之特性；此即

所謂「近世滴液反應」 (modern drop reactions) 者是也。

滴液反應之應用於定性分析，以鎳與鈷為最早；近來則鋁鎂等之

確證試驗 (confirmatory test) 亦都採用滴液反應矣。然此外尚有許

多滴液反應，仍為現時流行之定性分析書中所未曾採用者；實則此種

滴液反應，非常有用，不可謂非近年分析化學家之極大貢獻。我們從事

分析者，亟應多方利用，以使分析方法之改良；用將尋常初步定性分析

中所應檢查的各陽離子 (以及少數陰離子) 之滴液反應，述之於下。

下述各種滴液反應之試驗，除少數例外外，大都於瓷製之滴液板

(porcelain drop plate) 上執行之。所用之有機試藥，因其分子構造，

都甚複雜，殊難譯成適當之名稱；故仍用西名，未加迻譯，實有機譯名未

確定以前之不得已辦法也。

(甲) 陽離子 (cations)

1. 銀：將新生成之氯化銀 (AgCl) 沈澱，和以稀硝酸，置於滴液

板上，再加 rhodanine 試藥之丙酮溶液 (acetonic solution) 即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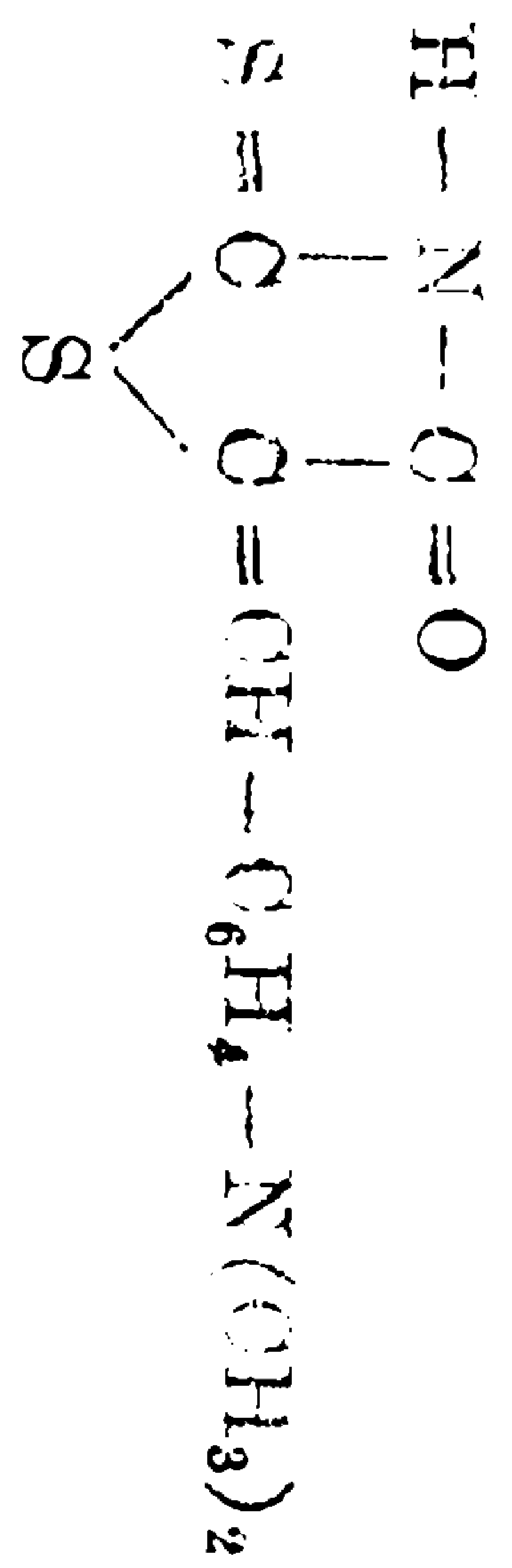
紅色。若加戊醇 (amyl alcohol) 微量，此紅色即集中於此物面上，更

為顯著。如其銀量太少，則此特殊之紅色，或為試藥之黃色所掩蔽；但餘

多之試藥，可以用丙酮洗去之。

(註) 此處所用之試藥，其化學學名為 dimethylamidoben-

zylidene-rhodanine 其式為



其用以證同銀離子之存在與否，乃 Feigl 氏所倡議者 (1)。汞離子與此試藥，亦有同樣之反應；但使氯化銀沈澱過濾後，洗滌完全，不致有汞離子存在也。又此反應，易為氰化鉀 (KCN) 所阻礙。此試藥之靈驗與否，宜常常以硝酸銀液，作空白試驗以試之。

2. 汞：將硫化汞 (HgS) 沈澱，置於滴液板上，加溴水一滴以溶化之；其餘多之溴，用硫酸及苯酚 (C₆H₅(OH)) 以除去之；然後加以 diphenylcarbazide 之酒精溶液 (alcoholic solution) 一小滴，再細心以氫氧化鉀液中和之，即得深藍色。

(註) 此試藥之式，為 C₆H₅·NH·NH·CO·NH·NH·C₆H₅。其用以證同汞離子 (或鉻酸基離子) 之存在與否，乃 Czernewyc 氏及 Feigl 氏等所建議者 (2)。試驗時，所用氫氧化鉀液之量，切不可過多；因此試藥之鹼性溶液，係呈極光亮之紅色。

3. 鉛：將氫氧化鉛 (Pb(OH)₂) 或硫酸鉛 (PbSO₄) 置於滴液板上，以氫氧化鈉及過氧化氫處理之，使此沈澱轉變成棕黑色之過氧化鉛 (PbO₂)；乃以濾紙條，將沈澱上面之上層液吸去，繼加氯化銨 (NH₄Cl) 品粒少許及稀醋酸一滴，最後再加 tetramethyldiaminodiphenylmethane 試藥一滴，即轉變為光亮之藍色。

(註) 此處所用之試藥，係為 Thiéat 氏所發見 (3)，其式為 CH₂[C₆H₄·N(CH₃)₂]。此試藥易為過氧化鉛所氧化，但過氧化氫不能氧化之。因過氧化鉛與過氧化氫同時在酸性溶液中，極易互相分解；故上層液之除去，實屬必要。鉍與此試藥，亦有同樣之反應，故必須預先除去之。

4. 鉍：將鉍之氫氧化物或其鹽基性鹽，置於滴液板上，加以醋酸鉛液一滴及稍過量之亞錫酸鉀 (K₂SnO₂ 即 SnCl₂ 與過量 KOH 之混合物)；若得黑色沈澱，即為有鉍存在之證。

(註) 此試驗，原係 Vanino 氏所發明，而為 Feigl 及 Krumholz 二氏所修正者 (4)。有多量之鉍鹽存在時，固可被亞錫酸鉀所還原，而生黑色之金屬鉍；但若僅有微量之鉍，則單用亞錫酸鉀，或不易察出。此試驗所得之黑色物，並非是鉍而是鉛；因鉛鹽在尋常情形之下，本不易還原而生金屬鉛 (除非經過極長時期之後)，但有極微量之鉍存在時，則還原成鉛之作用，進行極速，蓋亦感化反應之一種也；所以此試驗中，有鉛生成，即為有鉍存在之證。

5. 銅：將含有銅離子之溶液，置於滴液板上，先加硫酸鋅液一滴，繼再加硫氰酸汞鉍試藥 ((NH₄)₂[Hg(CNS)₂]) 片時後，如有藍紫色沈澱發生，即為有銅存在之證。

(註) 此反應，係 Montequi 氏所查出，乃就 Behrens 氏之顯微沈澱反應，而略加修改者 (5)。在此試驗中，所成之硫氰酸汞鉍 (Zn

[$\text{Hg}(\text{CNS})_2$]，原係一種白色晶形沈澱；但有微量銅離子同時存在時，此沈澱即呈特殊之紫色；且此銅離子，必須預先存在，倘於沈澱生成後，再加銅離子，即無紫色發生。溶液中所含銅離子之量，務須極少；若多則沈澱之色，將變綠黑色。又執行此試驗時，不可有多量氯離子之存在。

6. 鎘：取乾燥之氫氧化鎘（或鎘鹽與碳酸鈉之混合物）少許，與新研細之木炭粉末混和之，將其置入一端封閉之細玻璃管中，加熱，金屬之鎘即揮發而凝結於管之較冷處，變成附有棕色痕之鏡。繼取硫磺一小晶粒，納入管中，再加熱，鎘即變成硫化鎘（ CdS ），熱時鏡變橙黃色，冷時鏡呈淡黃色。

（註）此反應，係 Gellman 氏所提議（6），實乃鎘之最靈驗而又最專屬之反應，為其他任何元素所沒有者。鋅雖亦能揮發，但不能變成黃色之硫化物，又無棕色之痕。

7. 砷：置硫化砷於尋常試管中，加以濃硝酸，蒸發乾涸，至酸之煙霧完全驅出為止。旋加入鋅及稀鹽酸，立即以浸溼有醋酸鉛液之棉花，塞於試管之上部，並取一濾紙，蓋於試管口，其上置以硝酸銀結晶一小粒；如果有砷存在，則品粒先變黃色，繼變黑色。

（註）此反應，係 Gutzzeit 氏之舊法（7），定性分析中引用久矣。砷被還原而生氫（arsine, AsH_3 ），因恐氫中夾雜有微量之硫化氫（ H_2S ），故用醋酸鉛以除去之。又因硫化砷（與金屬砷相似）不易為鋅及鹽酸所還原，故加硝酸以處理之手續，實為必要。

8. 銻：銻無極靈驗而又極專屬之反應，不得已而求其次，祇能於銻之鹽酸溶液中，加錫以還原之，若得金屬銻之黑色沈澱，即為有銻存在之證。

9. 錫：將氯化亞錫溶液（或高錫溶液之曾加鹽酸及純鋁以還原者）與 cacotheline 之稀淡溶液共熱之，則試藥之黃色，即轉變成棕紫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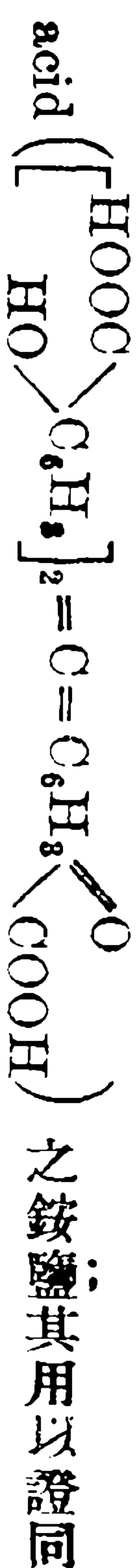
（註）此處所用之 cacotheline 試藥，係由 drucine 硝化（nitration）而成之產物，其化學組成，尙未明瞭；其用以證同亞錫離子之存在與否，乃 Dryer 及 Gutzzeit 二氏所舉薦者（8）。此試藥之優點，在於不與亞銻離子及亞鐵離子起反應。但硫化氫與此試藥，亦有同樣之反應；故作此試驗以前，必須將溶液充分煮沸，以驅盡最後痕跡之硫化氫。又尋常鋁粉中，恆含有些微不純物，殊有礙此試驗之顏色反應；故宜由純鋁片削下之碎片，以供還原高錫溶液之用。

10. 鋁：（a）第一種試鋁法，將含有鋁離子之溶液一滴，置於厚濾紙上，再加 alizarine-S 溶液一滴，乃將此紙露於氨（ NH_3 ）之煙霧中，即呈亮紅色。繼將此紙置於錶玻璃上，以過量之醋酸十分二規定溶液（0.2 N acetic acid）洗滌之；此時如無鋁存在，此紅色即消失（因轉變成極淺之淡黃色）；但若有棕紅色污點殘留，即為有鋁存在之證。（註）此處所用之試藥，係 alizarine sulfonic acid 之鈉鹽；其用以證同鋁之存在與否，乃 Atack 氏所發見者（9）。若有鐵鹽同時

存在，鋁與此試藥之反應，即受妨害；但鉻鹽即使有多量存在，亦不干涉鋁之反應也。

(b) 第二種試鋁法：將含有鋁離子之溶液一滴，置於滴液板上，加以醋酸鉍之濃溶液一滴或此鹽之結晶數小粒，繼加 aluminum 試藥一滴，最後再加碳酸鉍液一滴；若有紫紅色發生，即為有鋁存在之證。

(註) 此處所用之 aluminum 試藥，係 aurintricarboxylic



之鉍鹽；其用以證同鋁之存在與否，乃 Hammett 及 Sotery 二氏所查出者(10)。若同時有鐵存在，則鋁與此試藥之反應，受其干涉而無效。試驗時，多用過量之醋酸鉍，係欲維持溶液之“pH”值，至適當程度。

11. 鐵：鐵離子與硫氰酸鹽 (thiocyanate) 之反應，甚為靈驗

在滴液反應之試驗中，亦可用此以證同鐵之存在與否。

12. 鉻：先用氫氧化鉀及溴水，使氫氧化鉻轉變成鉻酸鹽 (chromate)；繼加硫酸，使溶液呈酸性後，用苯酚 (C₆H₅OH) 以除去餘多之溴。若有鉻酸鹽之存在，則加以 diphenylcarbozide 試藥一小滴，溶液即呈亮紫色。

(註) 此處所用之試藥 (C₆H₅.NH.NH.CO.NH.NH.C₆H₅) 亦即試汞所用之試藥，為 Cazeneuve 氏等所查出者(11)。他種氧化劑，亦有與此試藥，生同樣之反應者；但在系統的分析法中，當試驗鉻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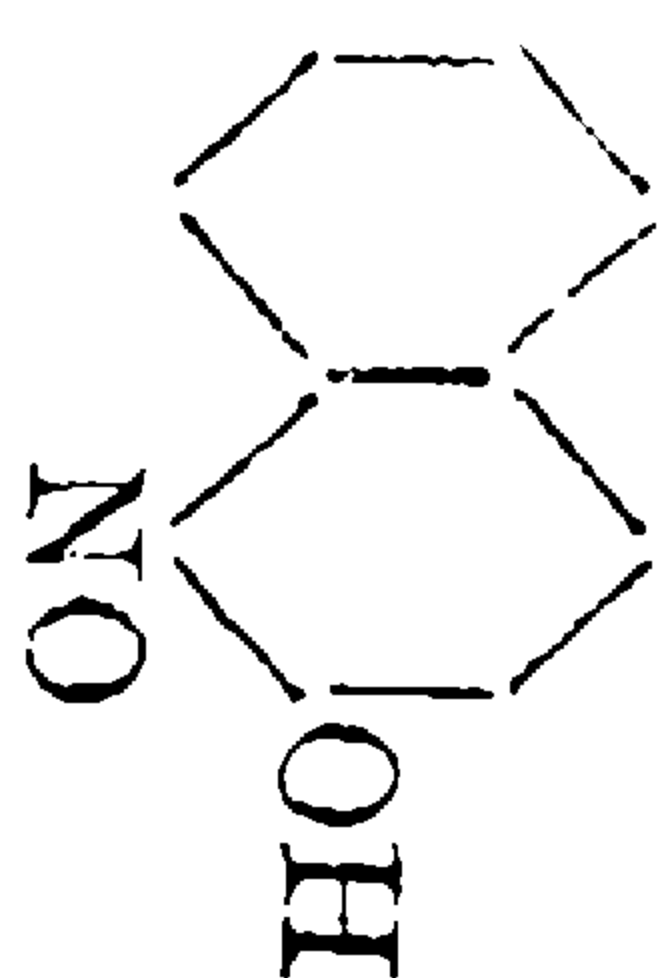
子時，不應有他種氧化劑之存在。

13. 鈷：(a) 第一種試鈷法，將含鈷之水溶液，以三倍其體積之乙醇 (C₂H₅OH) 稀釋之，乃加固體的硫氰酸鉍 (NH₄CNS) 晶粒少許，即呈深藍色。

(註) 此反應，係 Skey 氏及 Vogel 氏所查出(12)；如無鐵離子同時存在，確為證同鈷之良法。但使有鐵存在，祇要加以酒石酸 (tartaric acid)，即不受其干涉。

(b) 第二種試鈷法：將含有鈷離子之溶液一滴，置於厚濾紙上，再加 α-nitroso-β-naphthol 試藥一滴，即有棕紅色之污點發生，且不能為鹽酸二規定液 (2N HCl) 所溶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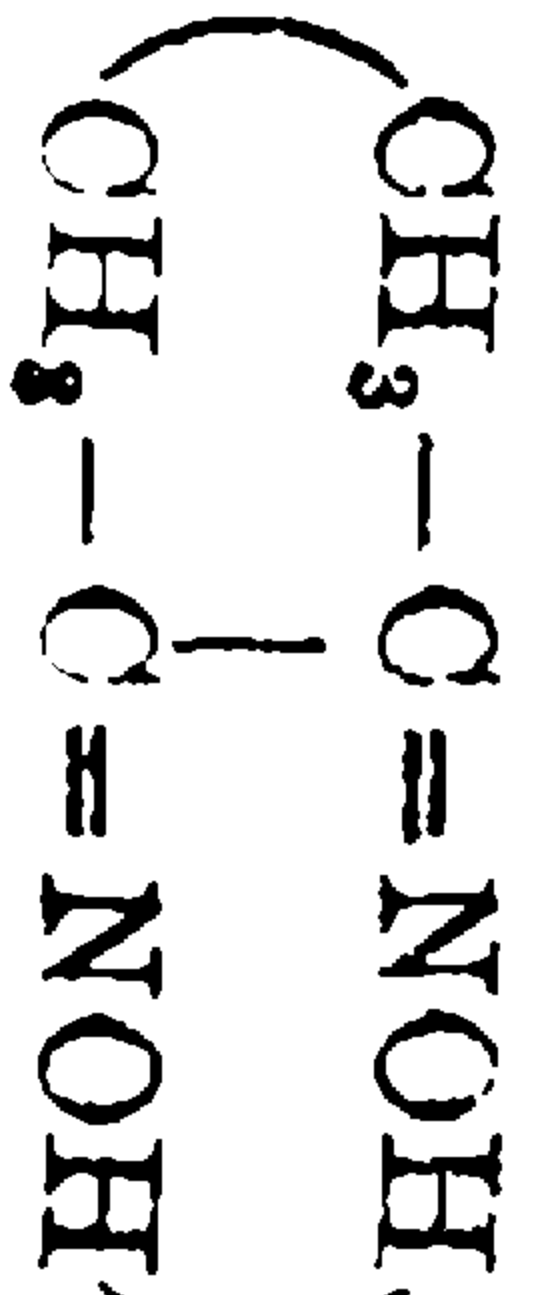
(註) α-nitroso-β-naphthol 之構造式，為



其用以證同鈷離子之存在與否，乃 Tinsky 及 von Knorre 二氏所舉薦者(13)。鎳及鐵與此試藥，亦生同樣之污點；但能為鹽酸二規定液所溶去，故可與鈷辨別。

14. 鎳：將鎳鹽之含氮溶液 (ammoniacal solution) 一滴，置於滴液板上，加以 dimethylglyoxime 之酒精溶液 (alcoholic solution) 一滴，即得紅色沈澱。

(註) dimethylglyoxime 與鎳離子之反



應係 Tschuggeff 氏所發見(14)，實乃瀉液反應使用於定性分析中之最早者。在此試驗中，必須得到紅色沈澱，甚為重要；若僅溶液變成紅色，仍不足為有鎳存在之證，因亞鐵離子亦可使此溶液變紅色也。此試驗所用之溶液，大概同時有鈷存在；倘若如此，則將溶液變成鹼性時，不宜用氨，宜用酒石酸過氧化氫，及固體之碳酸鈉，依此順序加入；於是溶液中之鈷離子，轉變成淡綠色之複離子，而鎳之紅色沈澱，較易察出。（否則，含有鈷氨複離子之溶液，係呈淺紅色，易與鎳之紅色沈澱相混淆。）

15. 錳：(a) 第一種試錳法：置錳之溶液於滴液板上，加以氫氧化鉀液一滴；乃用濾紙條，將一部份之液體吸去；繼加 benzidine acetate 試藥一滴，並加過量之稀醋酸，使呈酸性；溶液即變成光亮之藍色。

(註) 此試藥，係 benzidine ($H_2N \cdot C_6H_4 \cdot C_6H_4 \cdot NH_2$) 之醋酸鹽；其用以證同錳之存在與否，乃 Feigl 氏所舉薦者(15)。此反應非常靈驗，但非專屬於錳之特性；許多氧化劑，都能使此試藥轉變為藍色；故於執行此試驗以前，必須預將各種氧化劑除去。鈷與此試藥，亦有同樣之反應，不過較不顯著而已。然鈷與此試藥之反應，酒石酸可以阻止之；故已知有鈷存在時，必須加以酒石酸或酒石酸鹽，以阻止鈷之類似反應。如有多量之氯離子存在，殊有礙於此反應之進行；所以上述之試驗手續中，將大部份之液體，用濾紙吸去，因恐有氯離子存在故也。

(b) 第二種試錳法：將含有錳離子之溶液一滴，置於瓷皿（或瓷坩堝蓋）上，加以硝酸銀液一滴，濃磷酸一小滴，及過硫酸銨 (ammonium persulfate) 晶粒少許，加微熱後，溶液即轉變淡紅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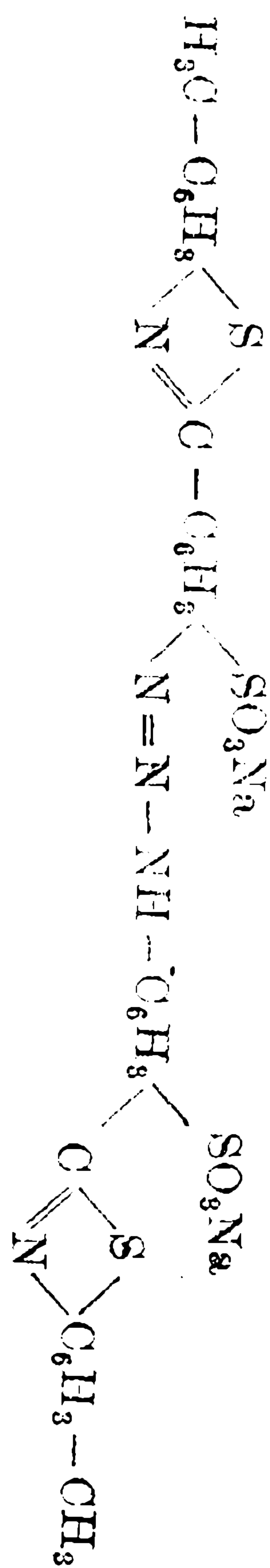
(註) 此試驗係由 Marshall 及 Walters 二氏之著名反應(16)，而略加變通者（即改用磷酸以代替硫酸）。溶液之轉變淡紅色，實為高錳酸基離子 (permanganate ion) 專有之特性；若溶液不變淡紅而變棕色，則宜輕輕擾動之。如有多量氯離子存在時，此氧化作用，即被阻害。此試驗中硝酸銀之作用，一則除去氯離子，一則為錳離子氧化之接觸劑。

16. 鋅：置鋅之溶液於滴液板上，加以極微量之銅溶液，及硫氰酸汞銨 (ammonium mercury thiocyanate) 溶液一滴，即有藍紫色晶形沈澱發生。

(註) 此反應之內容，與銅之反應相同；已詳註於(5)節內，茲不再贅。

17. 鎂：(a) 第一種試鎂法：將混懸於鹼性溶液中之氫氧化鎂（或碳酸鎂或磷酸鎂）沈澱，與幾滴 titan yellow 試藥，共煮沸之；則此沈澱之顏色，即轉變為紫紅色。

(註) 此處所用之試藥，又名 tiazidine yellow 5 G¹⁷，係 dehydro-thio-p-toluidine sulfonic acid 之凝縮產物，其化學構造式，為



此試藥用以證同鎂之存在與否，乃 Kolthoff 氏所建議者(17)。此反應雖非鎂之專有的特性，但在系統的分析時，除鈣鋇鎂難免混雜外，應無其他金屬之存在；若祇有鈣鋇鎂同時存在，則雖僅痕跡之鎂，亦可用此法檢查出來。氫氧化鐵殊有礙此反應之顏色變化，故於使鎂沈澱時所用之各種試藥，必須無絲毫之鐵存在。

(b) 第二種試鎂法：將含有鎂離子之溶液，置於滴液板上，加鹽酸少許，使呈微酸性，乃加入 "S & O" 試藥一滴，繼再加稀淡之氫氧化鈉液，使呈鹼性，即得藍色沈澱。

(註) 此處所用之試藥，係 Suitsu 及 Okuma 二氏所發見(18)，其化學學名，為 o-p-dihydroxymonazo-p-nitrobenzene。此試藥與鋁錳及鹼土金屬，不發生相似之反應；但如有鉍鹽存在時，務必預先除去之。鎳與鈷亦能與此試藥作用而生沈澱，但其所呈之顏色，與鎂不同。

18. 鋇，鈾：此三種鹼土金屬，尚無極靈驗而又極專屬之反應；祇能用尋常定性分析書中所述之普通方法，以檢查之。

19. 鉀：將含有鉀離子之溶液，加以醋酸，至呈極微之酸性後，乃加亞硝酸鈷鈉 ($\text{Na}_2\text{Co}(\text{NO}_2)_6$) 溶液一滴，即得黃色沈澱。

(註) 此係 de Koninck 氏之著名反應(19)，應用於分析化

學久矣。若僅含少量，可於顯微鏡之盛物片 (object glass) 上，執行之。溶液中若有少量之鎂鈣鋇鎂等存在，並無關係；但鉍與此試藥能生同樣之反應，必須預先完全除去之。此試驗之執行，宜於冷，不可加熱；又液體若僅有些微渾濁，尚不足為有鉀存在之證。

20. 鈉：於不甚稀淡之鈉鹽溶液中，加以等容積之醋酸鋅鈾基 (uranyl zinc acetate) 試藥，稍待數分鐘，即有淡黃色沈澱發生。

(註) 此處所用之試藥，為醋酸鈾基 (uranyl acetate) 醋酸鋅 (zinc acetate) 及醋酸之混合物，係 Barber 及 Kolthoff 二氏所舉薦者(20)；其所生之黃色沈澱，為 $\text{Na}_2\text{Zn}(\text{UO}_2)_2(\text{CH}_3\text{COO})_6 \cdot 6\text{H}_2\text{O}$ 但鈉離子之有此反應 (即能變成 triple salt 而沈澱) 原係 Blanchetiere 氏所發見(21)；而其所用之試藥，本為醋酸鈾基鎂 (magnesium uranyl acetate)，其所生之沈澱，為 $\text{Na}_2\text{Mg}(\text{UO}_2)_2(\text{CH}_3\text{COO})_6 \cdot 9\text{H}_2\text{O}$ 此試驗乃就 Blanchetiere 氏之方法而略加修改者。此試驗或於顯微鏡之盛物片上執行，亦甚便利。鈉溶液若過於稀淡，宜於瓷皿內蒸濃之；又鈉溶液不可與玻璃器皿接觸過久，恐防玻璃中之鈉，溶入於溶液中。

21. 鉍：鉍之檢查，可用尋常手續，即將原來物質，與氫氧化鉀共煮

沸之，注意其有無臭味發生，並以石蕊紙試驗其發出之氣，有無鹼性反應。

(註) 若檢查微量之鉍，宜將發生之鉍氣，導入於水中，繼將此水，以 Nessler 氏試藥試驗之。

(乙) 陰離子 (anions)

各種陰離子，很少極靈驗而又極專屬之顏色反應；故陰離子之分析，不能如陽離子一樣，一一用近世滴液反應以檢查之。祇有矽酸基 (silicates) 氟化物 (fluorides) 及硫化物 (sulfides) 三種，曾由 Feigl 氏所發見，亦可利用滴液反應之方法，茲特述之如下：

22. 矽酸：(a) 溶解的矽酸：於極稀淡之矽酸溶液中，加以鉬酸鉍 (ammonium molybdate) 晶粒少許，及稀硝酸數滴，使溶液呈酸性，再將此混合液煮沸之；如有矽酸存在，溶液即呈黃色。繼將此溶液冷卻，更加 benzidine acetate 試藥數滴及固體之醋酸鈉，此時溶液之顏色，即轉變為深藍色。

(註一) 此反應，係 Feigl 及 Krumholz 氏所發見(22)，祇能應用於溶解在溶液內之矽酸鹽。若有氯離子存在時，此反應即不靈驗；故作此試驗時，必須預將氯離子除去。執行此試驗時所用之試管，須選用富有抵抗性之玻璃，俾無矽酸溶入溶液中；最好作一空白試驗，以比較其結果。磷酸與此處所用各試藥，亦有同樣之反應；但加以草酸 (oxalic acid)，可以阻止之。又矽酸之反應，若有酒石酸 (tartaric acid) 之

同時存在，即不發生；但磷酸之反應，不受酒石酸之影響。如有磷酸之存在，用上述二法以辨別時，宜加多量之固體醋酸鈉。

(註二) 不溶解的矽酸，如礦物界之天然矽酸鹽 (mineral silicates)，宜先於鎊坩堝蓋上，與固體之氫氧化鈉共熔融之，繼將熔融後之產物，溶解於水，則此溶液中，即含有溶解的矽酸，可用上述手續以檢查之；此為 Van Nieuwenburg 及 Dingemans 二氏，於數年以前，所舉薦之方法也(23)。但因鉻酸鹽、錳酸鹽，以及許多其他氧化劑，均能與 benzidine 試藥，發生同樣之反應；故礦物界的矽酸之檢查，以用下法為較優。

(b) 礦物界的矽酸：將受驗物少許，於鉛坩堝中，與少量之固體氟化鈉 (sodium fluoride)，混和均勻，並加純粹之濃硫酸數滴，用火微熱之；其鉛坩堝蓋之內面，懸以一大滴之水；如有四氟化矽 (SiF₄) 發生，即溶化於此滴水內，轉變為可溶解的矽酸；故將此滴液體，移置於試管中，用上述方法處理之，即可證知矽酸之存在與否。

(註) 此處矽酸之檢查，係做效檢查氟化物之方法，乃 Feigl 氏所建議者(24)，可參考下節。

23. 氟化物：將氟化物與研細之石英粉末，混和均勻後，再和以純粹之濃硫酸數滴，於鉛坩堝中微熱之；其鉛坩堝蓋內，懸以一大滴之水，用以吸收發生之四氟化矽，使其轉變為可溶解之矽酸。繼將此滴液體，移置於適宜之試管中，用上述方法處理之；若證得有矽酸存在，即為受

驗物中，含有氟化物之證。

(註一)此反應(即由矽酸之生成，間接以證驗氟化物之方法)，乃 Feigl 氏所舉薦者(24)；此反應之靈驗及專屬，實較氟化物之其他任何反應為更優。此試驗中所用之二氧化矽(SiO_2)，必須用純粹之石英粉，不可用非晶形之矽土(amorphous silica)；因後者或有不生 SiF_4 而生不易揮發的 SiOF_2 之慮。

(註二)許多含氟之化合物，(尤其是礦物界之產物)，大都不易為硫酸所分解；若然，則宜與固體之氫氧化鈉，置於鎳坩堝蓋上，共同熔融之；繼再將熔融後之產物，依上法處理之。

24. 硫化物： 氮化鈉(sodium azide, NaN_3)之稀淡溶液，與碘溶於碘化鉀中之溶液，在尋常情形下，並無可辨別之作用發生；但使有硫化物之痕跡存在，則因接觸作用之關係，兩者即互起反應，而使游離之氮氣放出。

(註)此反應非常靈驗，係為 Feigl 所發見者(25)。倘欲查驗礦物之磨光表面上，有無微量之硫化物存在，最好於顯微鏡下研究之，則其結果尤為顯著。但是，此反應並非硫化物之專有的特性，硫代硫酸鹽(thiosulfates)及硫氰酸鹽(thiocyanates)，亦有同樣之反應。

以上所述，為最近滴液反應進展之大概。荷蘭化學家 C. J. Van Nieuwenburg 氏，對於各種滴液反應，曾作深切之研究，並將其應用於系統的定性分析(26)；據其研究之結果，確知近世滴液反應之優點，

至少有下列三種：

(i)不致因分離不澈底而生錯訛。用尋常定性分析法以執行確證試驗時，必須先將他種離子分離而後可；但各離子之互相分離，往往不易澈底；因分離不澈底，而致確證試驗得似是而非之結果者，時常有之。至於滴液反應，則不但極靈驗而又極專屬，且其特殊之反應，並不因他種離子之同時存在，而減其靈敏者；故利用滴液反應以執行確證試驗時，可不因他離子之分離不澈底而致錯訛。

(ii)可以分析微量之未知物。假使有一未知物，為量甚微，例如僅有 100 mg. 時，若用尋常之分析方法，以檢查各陽離子及陰離子之存在與否，難免不發生困難者。若利用近世滴液反應之方法，則雖僅有 50 mg. 之量，亦可優為之。

(iii)可以節省分析之時間。因滴液反應之試驗，大都手續簡單，而又敏捷。據 Nieuwenburg 氏之研究結果，利用滴液反應以執行系統的分析時，約可節省百分之五十的時間。

此外還有一點，在分析方法改進之途中，亦甚重要；即凡遇沈澱之過濾，在可能範圍內，宜用離心力法(centrifuge)以代替之；蓋一則可以免去過濾手續之麻煩，二則可以減省分析之時間，三則因置入離心力管中之沈澱，不能過多，因之，可以強迫分析者使用少量物質以分析之習慣；所謂一舉而三善備，故特附述於此。

- (1) Feigl: *Ztschr. Analyt. Chem.*, **74**, 380 (1928).
- (2) Cazeneuve: *J. Pharm. Chim.* [6], **72**, 150 (1900).
Feigl: *Ztschr. Analyt. Chem.*, **62**, 370 (1923).
- (3) Trillat: *Comptes rend.*, **156**, 1205 (1903).
- (4) Feigl & Krumholz: *Ber.*, **62**, 1140 (1929).
- (5) Montequi: *Chem. Zentrbl.*, **1**, 2453 (1927).
- (6) Geilmann: *Ztschr. anorg. Chem.*, **155**, 192 (1926).
- (7) Gutzeit: *Pharmaz. Ztg.*, **24**, 263 (1879).
- (8) Dryer: *Chem. News*, **48** 257 (1883).
Gr. Gutzeit: *Thèse Univ. Genève*, (1929).
- (9) Atack: *Journ. Soc. Chem. Ind.*, **34**, 936 (1915).
- (10) Hammett & Sottery: *Journ. Amer. Chem. Soc.*, **47**, 142 (1925).
- (11) Cazeneuve: *Journ. Pharm. Chim.*, [6], **23**, 150 (1900).
Weber: *Ztschr. Analyt. Chem.*, **41**, 569 (1902).
- (12) Skey: *Ztschr. Analyt. Chem.*, **7**, 250 (1868).
Vogel: *Ber.*, **12**, 2314 (1879).
- (13) Ilinsky & von Knorre: *Ztschr. Analyt. Chem.*, **24**, 595 (1885).
Atack: *Journ. Soc. Chem. Ind.*, **34**, 641 (1915).
- (14) Tschugaeff: *Ber.* **38**, 2520 (1905).
- (15) Feigl: *Chem.-Ztg.*, **44**, 689 (1920).
- (16) Marshall: *Chem. News*, **83**, 76 (1901).
Walters: *Chem. News*, **84**, 239 (1901).
- (17) Kolthoff: *Chem. Weekbl.*, **24**, 254 (1927).
- (18) Suitsu & Okuma: *J. Soc. Chem. Ind. (Japan)*, **29**, 132 (1926).
- (19) De Koninck: *Ztschr. Analyt. Chem.* **20**, 390 (1881).
- (20) Kolthoff & Barber: *Journ. Amer. Chem. Soc.*, **50**, 1625 (1928).
- (21) Blanchetière: *Bull. Soc. Chim.*, [4], **33**, 807 (1923).
- (22) Feigl & Krumholz: *Ber.*, **62**, 1138 (1929).
- (23) Van Nieuwenburg & Dingemans: *Chem. Weekbl.*, **25**, 266 (1928)
- (24) Feigl & Krumholz: *Ber.*, **62**, 1138 (1929).
- (25) Feigl: *Ztschr. Analyt. Chem.*, **74**, 369 (1928).
- (26) Van Nieuwenburg: *Mikrochemie*, **3**, 199 (1931).



商務印書館最新出版

現代科學精華

二册 一元七角

Sherrington 等著 呂金錄等譯 此書係由英國當代各科學專家特為一般讀者撰述之科學大綱。書分八編，首為導言，概述全書要旨，以下每編一科：天文學，物理學，地質學，植物學，動物學，人體生理學，人類學，依次分述。茲由譯者以信達之筆，譯成語體漢文，頗淺顯易讀。插圖豐富。

日用科學

一册 一元

張懷義編 本書集各類有關於人日常應用之科學而詳加論述。首為熱之解釋，次討論健康與平安問題，以下遞述氣液固體在生活所發生之影響，並揭明普通化學與機械之應用，住宅周圍之布置及一切有關於家庭方面之問題。最後申述工業生活之要義以及對光線地球等應有之常識。章末均附重要問題，便於練習。

哲學與科學

的回(百叢書) 二册 二角五分

Wolf 著 殷佩斯譯 自來述科學史者每不及哲學，而談哲學史者亦遺棄科學。斯書獨能將兩者同治一鑑。以四萬言之小冊，而能將二千五百年間之整個學術史作一鳥瞰，使初學者得一簡明之觀念，而益增其深造之興趣，洵不可多得之佳作也。譯筆信達而流暢。

生物難題解答

(通俗教育叢書) 一册 二角

劉丕基編著 吾人對於普通事物，往往能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本書之編即在將生物界中不可思議之事理，平常難於索解者，一一剖白之，首為人體之部，兼及飲食衛生方面。次則為動植物部份包含其生理狀態之構造變化與特殊之癖性，并奇禽異卉之探溯，一一分條詳答，讀之不僅可增進普通之科學常識，亦彌覺其趣味之濃厚也。

高中實用化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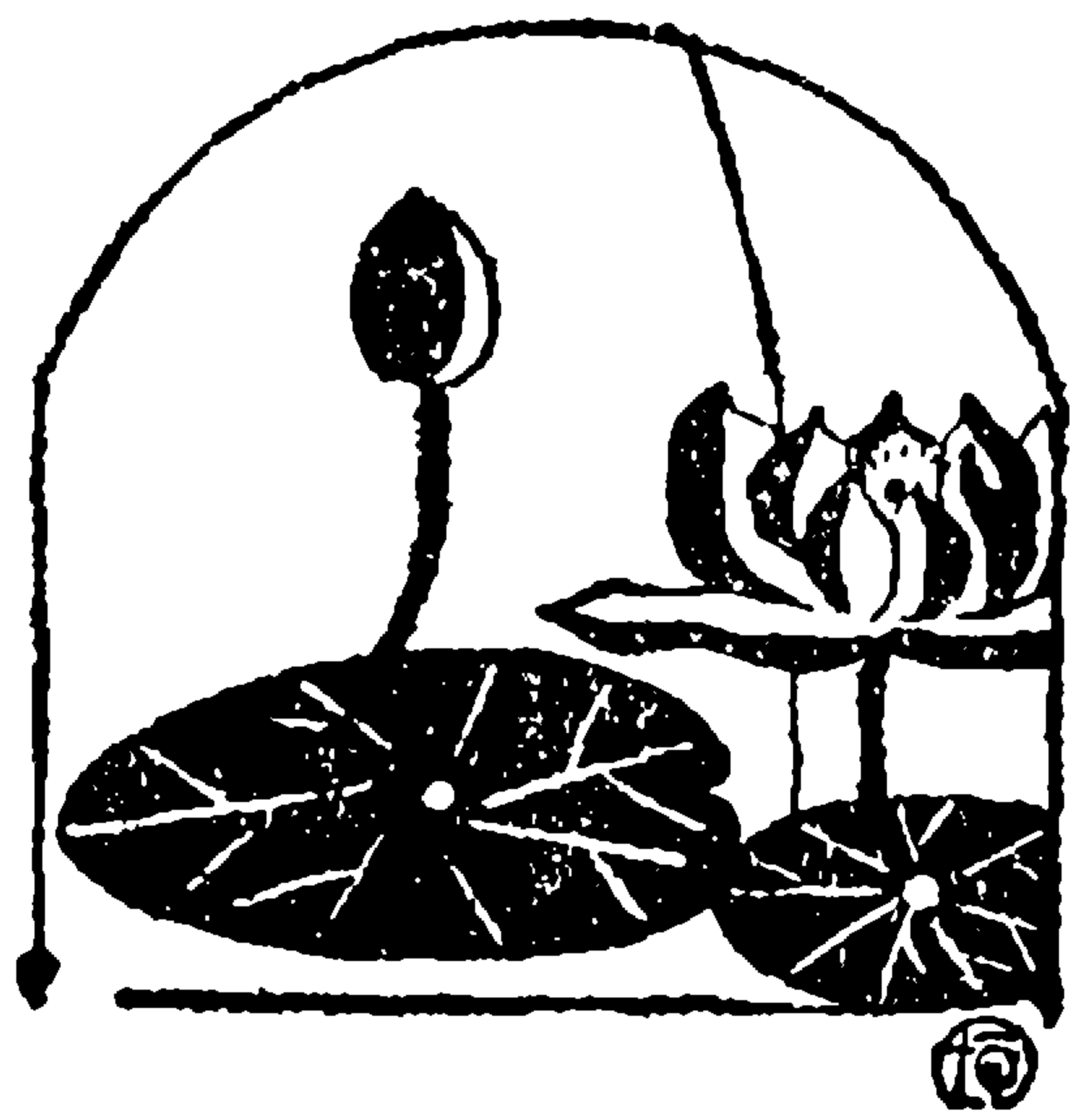
一册 二元四角

Black and Conant 著 孫豫壽譯 本書凡三十九章：陳說佈局都偏重實用，如工業農業家庭醫學上種種化學現象均有詳細解釋。原書在美國化學教育上極有權威，國內學校採用者亦頗多，現孫君以流利暢達之筆譯成中文，除保存原有之優點外，並補充國內材料，加入最新發現事項。本書材料分量均頗適合國內高中程度，與部頒新課程標準亦無抵觸。

高中今日的化學

一册 三元五角

McPherson 等著 楊春洲譯 本書用文學的筆調，把乾燥的化學現象講得活生生的；尤其插圖有三百餘幅之多，把化學的理論上以及實際上的問題都很明瞭的表證於讀者眼前。每章之末，除習題外又有綱要問題，學者解答綱要問題，便等於自作綱要，使學者一方面能自測，一方面能得深刻的印象，這種辦法在教科書中還算是創舉的呢。



從放電和放射性的研究得到的 物質構造觀念

裘維裕

物質是由很小的質點集合而成的學說，在很早的時候，已經有德

膜克拉德 (Democritus) 主張過。這種很小的質點，我們叫牠分子

(Molecule)。後來達爾頓 (Dalton) 覺得使用這種分子，不能夠解說

一切現象，於是提倡原子 (Atom) 學說，認為分子是由許多原子集合

而成的。到了近數十年來，覺得原子學說對於許多問題，還不能夠圓滿

的解說，於是有洛朗子 (Lorentz) 和湯姆孫 (Thomson) 等，更進一

步主張，原子還不能算最小的質點，由此成立了電子 (Electron) 的

學說，認為一個原子裏，還有電子存在。自從這電子學說發明了以後，化

學同物理學上許多問題，以前不能夠解說的，現在大都可以解說了。可

以說在科學界上，開了一個新紀元。研究原子內部構造的學問，就叫做

原子構造說 (Theory of Atomic Structure)。

從分子學說到電子學說，經過了很長久的時期。大凡一種學說的

成立，並不全憑理想，還得要有各種實驗，來作證明。如實驗的結果，和假

定的學說，沒有衝突，學說方纔能夠成立。所以在化學同物理學進展的

程序中，實驗占了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以下所講的一部份實驗，在近四十年來，研究的人很多，成績也很

好，對於原子構造學說，很有關係，值得介紹。材料大都是從 J. N. N.

Sullivan 所著的 "Radio-activity Opens a New World" 裏譯

出來的。原文見於今年九月出版的 Current History。不過隨處稍加

補充，使全文意義，容易明白一點而已。

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倫琴 (Röntgen) 發現了 X 射線 (X-rays)。

倫琴的發現，是偶然的，當他實驗陰極射線 (Cathode rays) 的時候，

得到了一種特殊的射線。這種射線，非但能夠透過普通的玻璃，並且能

夠透過金屬及其他不透光的物質。把攝影用的乾片，包在不透光的紙

內，受這種射線照後，乾片就能感光。當時對於這種射線的性質，還沒有

明瞭，所以叫牠 X 射線。通常的陰極射線，射到玻璃管壁，會發生一種螢

光 (Fluorescence)。因此亨利普恩加萊 (Henry Poincaré) 想到這

種 X 射線，說不定是從螢光或者磷光物質 (Phosphorescent Sub-

stance) 發生出來的。這個問題，似乎有研究的價值。

擔任這項研究的人，是柏克勒爾 (Becquerel)。他的父同祖，都是研究這一類問題的專家，家學淵源，可謂得人。柏氏最初使用的螢光或磷光的物質，是鈾的化合物 (Compounds of Uranium)。發現有幾種化合物，能夠使包在不透光紙內的攝影用乾片感光。由此得知這幾種物質，有天然放射 (Radio-active) 的能力。

柏氏用相同的方法，實驗各種含鈾的礦物，得到的結果是：這種放射發生的效應 (Effect) 和礦內所含鈾量的多少成正比。倘然物質內沒有鈾的存在，即使牠能夠發生螢光，也沒有效應的，所以斷定這一種放射，和螢光或磷光沒有關係。柏氏當初以為祇有鈾有這種放射，到了後來，又找到了許多物質，都有這種放射的能力，後來柏氏試驗北波希米亞 (Bohemia) 所產的鈾錳瀝青 (Pitchblende)，得到的放射能力，比瀝青內應該含有的鈾量大得多。柏氏因此斷定瀝青裏面，一定還有另一種放射物質，牠的放射能力比鈾大得多。當時雖然沒有找出來，到了後來，居里 (Curie) 卻從這一種研究，得到了很重要的發現。

居里夫婦在科學界上，很有供獻，讓我們先把他們的身世談一談。今年七月四日逝世的居里夫人是波蘭人，她父親是波蘭一個學校裏的數理教授。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她二十四歲的時候到巴黎索旁 (Sorbonne) 大學研究科學。一千八百九十四年與比哀居里 (Pierre Curie) 相遇。居里此時正研究化學。到了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兩人結成眷屬。翌

年，在柏氏指導之下，開始探尋瀝青礦內的新放射元素 (Element)。與國政府送給他們一噸原料，他們就開始工作，要拔尋出這一種未知的元素。經了多年的辛苦，這種工作方纔成功。在這長期實驗的中間，找到了三種新放射元素；第一種叫做釷 (Polonium)，這個名字是紀念牠祖國波蘭的意思。這種放射元素，不甚穩固，到了六個月後，牠的放射能力就減到一半。第二種，因為牠放射的能力特別大，叫他鐳 (Radium)。第三種是特皮乃 (Deberne) 同居里夫人研究時所發現的。這種放射元素是很活動的，所以叫做錒 (Actinium)。

分析純鐳化合物，在技術上是雖很直截，不過得到的鐳量極少，可說是在化學上絕無僅有的了。在瀝青礦或者其他礦物內，鐳的分量，不過是鈾的分量一千萬分之三。在一噸含鈾最多的瀝青內，得到的鐳，不過幾個毫克 (Milligram)。因為這個緣故，鐳是世界上價值最貴重的一種東西。現在的市價，一毫克的鐳，大約需美金六十元，約合國幣一百八十元左右。同金子比較起來，鐳的價值，比金子還要貴九萬倍。最近許多鐳，是從美國柯羅拉圖 (Colorado) 省產生的鈾釷礦 (Carnotite) 提取出來的。鐳並不同牠的化合物分離，普通用的，都是溴 (Bromine) 的化合物。平常所說的純鐳，實則是純溴化鐳。鐳也可以同別種元素化合，如氯 (Chlorine)，硫等。這種化合物都能發生磷光，牠們的輻射 (Radiation)，又能使其他物質發生磷光。

自從鐳發現了以後，科學上有了一種很新奇的东西，使舊有的科

學觀念，受到一個很大的打擊。和物理上能量不滅說，顯有衝突。這種新奇物質可以繼續放出光熱，光熱都是能量(Energy)，同時，鏷又不能從四周吸收能量，這不是根本與能量不滅說衝突嗎？由精密量度(Measurement)的結果，知道鏷在兩天內放出來的能量，比同量的任何其他物質，經最強烈的燃燒或爆炸所得到的能量，還要來得多。尤其奇怪的事，是雖然牠繼續不絕放出能來，可是質量上並沒有覺得減少。由理論上推算，鏷的放射能力，每百年大約減少百分之四。

鏷既然不從四周吸收能量，同時又不斷的放出能來，除非能量不滅說根本推翻，不然，竟沒有方法解說這一個科學上的謎語。也有許多人說，鏷的能是從以太(Ether)內來的，這種能是原來藏在以太裏的。這個說法，終覺得不甚圓滿。直到了湯姆孫發現了電子的存在，方纔找到了真確的解說。電子是很小的質點，比氫(Hydrogen)的原子小一千八百三十九倍。(一)陰極管裏面的真空，到了相當的程度，把幾百萬伏特(Volt)的電壓(二)(Voltage)加到陰極管的兩個金屬製成的極(Electrode)上，就有許多電子從陰極(Cathode)射出。牠們的速度很大，用相當的方法，可以把牠束成功一條很細很急的流線，我們叫牠陰極射線。因為電子原來是在金屬極內的，加了電壓以後，電子被迫而離開陰極，到了空間，纔成爲細流或射線。湯姆孫使用電力(Electric Force)和磁力(Magnetic Force)來檢查這種射線。知道在電力場(Electric Field)或磁力場(Magnetic Field)裏

面，這種射線都要偏折的。量度這種偏折，湯氏求得電子在陰極管裏速度(三)並不一定，大約可以到每秒 2.8×10^9 厘米，有時同光的速度(2.99796 $\times 10^{10}$) (四)差不多。牠的電荷(Electric Charge)對於質量(Mass)的比，(五)是 1.761×10^9 電磁制單位(Electromagnetic Unit)。密立根(Millikan)用特製的儀器，能够把電子在油點上隔離起來。最近確定牠的電荷(六)爲 1.5911×10^{-10} 電磁制單位；牠的質量(七)爲 9.035×10^{-28} 克；牠的半徑(八)爲 1.87×10^{-12} 厘米(Centimeter)。原子的半徑，雖各有不同，大約則爲 10^{-8} 厘米。

用上面所說的陰極射線的實驗方法，來檢查放射物的射線，可以知道這種射線也是運動很快的電子集成的。牠的速度，差不多和光的速度一樣。後來又發現除與陰極射線性質相同的一種射線以外，還有兩種射線。一種在電力或磁力場裏偏折的方向，和陰極射線相反。一種在電力或磁力場裏，沒有偏折。這三種射線各有一個名詞，以便分別。就是 α 射線(α -rays) β 射線(β -rays)和 γ 射線(γ -rays)。 α 射線和 β 射線就是 α 和 β 質點所成的細流； γ 射線實在是 β 射線的副產品。

高夫曼(Kaufmann)是第一個實驗 β 射線的人。他用微量的鏷，使牠的 β 射線，經過一個鉛片上的小孔，再射到一個攝影用的乾片上。從牠在電力和磁力場裏的偏折，知道 β 射線是運動很快的電子，牠

的速度(九)是從 0.3173 到 0.6870 光的速度。牠的電荷也是陰電和陰極射線中的電子一樣。所以 β 射線就是由鏷射出來的電子。

關於 α 射線的實驗，羅梭福(Rutherford)同來格納(Regener)兩人都有相當的供獻。 β 射線是帶有陽電(Positive Charge)的質點，從鏷射出來的時候，速度很大，在電力同磁力場裏偏折的方向，同 β 射線恰正相反。牠的電荷對於質量的比，(十)是 4.8231×10^8 (電磁制單位)。牠的質量(十一)是 6.598×10^{-24} 克。從水的電解(Electrolysis)得到氫游子的電荷對於質量的比(十二)是 0.9571×10^4 (電磁制單位)。每一個 α 質點所帶的正電，比氫游子(Ion)或者氫原子多兩倍。所以 α 射線裏質點的質量比氫原子差不多大四倍。這種質點的重量，同氦(Helium)原子相仿(氦原子的質量比氫原子大三·九七倍)。不過在化學週期表(Periodic table)裏，沒有這種質點的地位，所以斷定 α 質點是帶有比較氫原子大兩倍正電的氦原子。鏷放射時，這種帶雙倍正電的氦原子，繼續不絕的從鏷射出來，就成了 α 射線。

第三種 γ 射線又和 α 與 β 射線不同。牠的貫穿力(Penetration)很大，可以穿過很厚的固體物質。溴化鏷的 γ 射線可以穿過三十厘米的鐵。牠的貫穿力比 X 射線還大。電力或磁力場裏，還沒有方法使牠偏折。因為牠有很強的貫穿力，因為牠在電力或磁力場裏沒有偏折，故和極硬性(Hard) X 射線相同。我們知道 X 射線是從急流電子驟然停止

而發生的。我們也可以說電子驟然運動也可以發生 X 射線。由各種實驗的結果，知道非有 β 射線，就不能有 γ 射線。 β 射線是流動的電子， γ 射線也許是 β 射線裏的質點驟然發射(Emission)而生的。

對於鏷所發出的射線的大小，我們是沒有方法來增減牠。居里夫人曾經說：『放射性是原子固有的一種基本及不變的特性。』許多試驗的結果，證明這種結論是對的。鏷的原子或者別的放射物質，時常在那裏分裂(Disintegrate)。這種原子的分裂，以及上面所講的各種射線，對於原子構造，關係很大。所以在科學上，鏷占了一個很重要的地位，成了近代物理的中心問題。

放射物的原子，繼續在那裏分裂。可以從一種物質，變成另一種物質，同時發出各種的射線。這種情形，在別種沒有放射的物體是沒有的。變成的物質，和未變以前的物質，在物理學上和化學上，性質都是截然不同的。在這變化的程序中，每一程序所需的週期(Period)，都是一個定數。由放射物的變化有一定周期及其他種種特殊現象，羅梭福同索台(Soddy)成立了放射物質繼續變化的學說(The Theory of Successive Changes in Radio-active Substances)。照這個學說講起來，各種放射物質，是漸漸的繼續變化。從一種物質，變化到另一種物質，並不賴外界的帮助。大部份的放射物質，經變化後，都有放射。也有幾種，完全沒有放射的。這種變化程序裏所需要的週期，長短不一，視物質種類而定。有些祇需幾秒鐘，有些要幾百萬年。完成變化一半所需的

時間叫做半化期 (Half Period)。

下面三個表 (十三) 是現在所知道的放射元素的各種常數。

(I) 釷系 (Thorium)

元	素	化學符號	學號	原子數	同位元素	放射綫	半化期
釷	(Thorium)	Th	90	232	Th	α	1.8X1010年
	新釷 I (Mesothorium I)	MsTh ₁	88	228	Ra	β	6.7 年
	新釷 II (Mesothorium II)	MsTh ₂	89	228	Ac	β 和 γ	6.13 小時
	射釷 (Radium Thorium)	RdTh	90	228	Th	α (β)	1.90 年
	釷 X (Thorium X)	ThX	88	224	Ra	α	3.64 日
	釷射氣 (Thoron)	Tu	86	220	Rn	α	51.5 秒
	釷 A (Thorium A)	ThA	84	216	Po	α	0.14 秒
	釷 B (Thorium B)	ThB	82	212	Pb	β 和 γ	10.6 小時
	釷 C (Thorium C)	ThC	83	212	Bi	β	60.5 分
	釷 C' (Thorium C')	ThC'	84	212	Po	α	10 ⁹ 秒?
	釷 D (Thorium D)	ThD	82	208	Pb	—	?
	釷 C (Thorium C)	ThC	83	212	Bi	α	—
	釷 C'' (Thorium C'')	ThC''	81	208	Tl	β 和 γ	3.1 分

釷系

(II) 錒系 (Actinium Series)

元	素	化學符號	學號	原子數	同位元素	放射綫	半化期
錒 Y	(Uranium Y)	UY	90	?	Th	β	24.6 小時
副錒	(Proto-Actinium)	Pa	91	231	Pa	α	3.2X10 ⁴ 年
錒	(Actinium)	Ac	89	227	Ac	β	1.35 日

射錒 (Radio-actinium)	RaAc	90	227	Th	α (β)	19.5 日
錒 N (Actinium N)	AcN	89	223	Ra	α	11.2 日
錒射氣 (Actinon)	An	86	219	Rn	α	3.92 秒
錒 A (Actinium A)	AcA	84	215	Po	α	2.0X10 ⁻³ 秒
錒 B (Actinium B)	AcB	82	211	Pb	β 和 γ	36 分
錒 C (Actinium C)	AcC	83	211	Bi	α 和 β	2.16 分
錒 C' (Actinium C')	AcC'	81	207	Tl	β 和 γ	4.76 分
錒 D (Actinium D)	AcD	82	207	Pb	—	∞
錒 C'' (Actinium C'')	AcC''	84	211	Po	α	5X10 ⁻³ 秒

放射 α 綫
AcC
放射 β 綫
AcC'

錒系

(III) 鈾錒系 (Uranium and Radium Series)

元	素	化學符號	學號	原子數	同位元素	放射綫	半化期
鈾 I	(Uranium I)	U ₁	92	238	U	α	4.4X10 ⁹ 年
鈾 X ₁	(Uranium X ₁)	UX ₁	90	234	Th	β	24.5 日
鈾 X ₂	(Uranium X ₂)	UX ₂	91	234	Pa	β (γ)	1.14 分
鈾 II	(Uranium II)	U _{II}	92	234	U	α	3X10 ⁸ 年
鐳	(Radium)	Io	90	230	Th	α	8.3X10 ³ 年
鐳射氣 (Radon)	(Radium)	Ra	88	226	ThX _a (β + γ)	α	1590 年
鐳 A (Radium A)	(Radium A)	Rn	86	222	Tn	α	3.825 日
鐳 B (Radium B)	(Radium B)	RaA	84	218	Po	α	3.05 分
鐳 C (Radium C)	(Radium C)	RaB	82	214	Pb	2(γ)	26.8 分
鐳 C' (Radium C')	(Radium C')	RaC	83	214	Bi	β 和 γ	19.7 分
鐳 C'' (Radium C'')	(Radium C'')	RaC'	84	214	Po	α	10 ⁻⁶ 秒
鐳 D (Radium D)	(Radium D)	RaD	82	210	Pb	β 和 γ	22 年

鐳 E (Radium E)	RaE	83	210	Bi	β	5	—	—
鐳 F (Radium F)	RaF	84	210	Po	α(γ)	140	—	—
鐳 G (Radium G)	RaG	82	208	Pb	—	—	8	—
鐳 O (Radium O)	RaO	83	214	Bi	α	—	—	—
鐳 C' (Radium C')	RaC'	81	210	Tl	β	1.32	—	—

從上面三個表裏，我們得到一個很奇的結論。無論那一系，分裂到最後，牠的同位元素 (Isotope)，都是鉛。像釷系裏的釷 D，錒系裏的錒 D，釷鐳系裏的鐳 D。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的元素，共有九十二種。一切物質都是由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元素化合成成功的。各種元素的原子，各各不同，尤其是牠們的原子量彼此互異。最輕的是氫原子，最重的是鈾原子。科學家本有一種理想，想證明各種不同的物質都是從一種物質構造成功的。這種基本的物質，也許就是氫。

自從湯姆孫洛朗子發明了電子學說以後，這種理想，漸漸的接近實際。根據電子學說，各種原子都由電子構造成功的。電子帶着陽電，平常時候的原子，都沒有帶電的指示。照電學上講起來，應該是中和體。所以原子裏的電子所帶着的陰電，一定有同量的陽電來中和牠。

羅梭福根據各種實驗的結果，成立了一個原子模型的假定。他把原子全部的構造，當作很小的太陽系。系裏有一個核 (Nucleus)，外邊有許多電子，繞着這個核轉動；好像行星繞着太陽轉動的一般。最簡單

的原子，就是氫原子。牠的核帶着陽電荷，叫做質子 (Proton)。圍着牠轉動的電子，祇有一個。一個質子同一個電子，組成了一個氫原子。因為電子的重量祇有氫原子一千八百三十九份之一，事實上，質子的重量，就是原子的重量。一個質子所帶着的陽電荷，和一個電子所帶着的陰電荷是相等的，所以結果成了一個中和的氫原子。通常的原子核裏，有質子也有電子，構造是很複雜的。除了氫原子以外，簡單的原子要算氦 (Helium)。氦的原子核裏，有四個質子和兩個電子。繞着核轉動的，還有兩個電子。最複雜的是鈾原子，核裏有二百三十八個質子和一百四十六個電子，繞着核轉動的電子有九十二個。鐳原子的核，有二百二十六個質子和一百三十八個電子，繞着核的電子有八十八個。一個原子中含有的質子的個數，可以決定牠的原子量；繞着核的電子的個數，可以決定牠的原子序數。假定氫的原子序數是 1，原子量差不多也是 1。氦的原子序數是 2，牠的原子量差不多是 4。鐳的原子序數是 88，牠的原子量差不多是 226。鈾的原子序數是 92，牠的原子量差不多是 238。構造複雜的原子，似乎不十分穩固，常常會自動的破裂起來。這種破裂，就是上面講的放射現象的來源。

在放射現象裏，我們得到了物質變換的證明。一種放射性物質，分裂以後便變成另一種物質。上面講的三種射線，都是從原子核分裂發出的。原子核一變，原子的性質也跟着變更。譬如第二表從鈾 Y 起，經過了幾度變化以後，就有一部份變成了鉛。在鉛以前的新元素，都是不穩

固的，到了銅D（牠的同位元素是鉛）就穩固了。

放射物變化的時候，在上面三個表裏，可以看得出有的發出 α 射線，有的發出 β 射線，有的發出 γ 射線。 γ 射線不過是一種副產品罷了。

前幾節裏，我們已經講到 β 射線就是運動很快的電子。據實驗的結果，知道 α 射線的質點，是由四個質子和兩個電子組成的，同氦原子的核是一樣的組織。這種組織，非常穩固，在無論什麼情形之下，都能保全牠直個的組織。就是鐳原子遇到了繼續不斷的猛烈變動，這個組織也會不分裂。永久成爲一個堅實的微小質點，祇不過從鐳放射出來罷了。從鐳射出來 α 的質點的速度（十四）可以快到每秒 1.5×10^{10} 厘米。這樣重而且快的運動質點，從前尙未曾見過，所以科學家就想利用這種 α 質點，來撞擊其他的原子，使牠分裂。

研究物理學的，很相信比氦原子重的原子，牠的原子核，都是由氦原子核和幾個電子組成的，或由氦原子核和一個兩個乃至三個氦原子核和幾個電子組成的。關於原子核實在構造情形，現在還沒有十分明瞭。這種實驗，現在正在各處進行，將來一定有相當的發展。無論原子核的構造是怎樣，牠一定是很小很複雜的，含有許多質子同許多電子。牠的大小，比一個電子自然來得大，比一個完全原子，卻小得多。好像太陽和太陽系比起來，太陽所占的地位並不很大的一樣。各種原子倘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繞核轉動的電子，其中兩個的軌道同核很接近，其餘

的卻分佈在一層一層的外殼(Shell)上。同在一層外殼上的電子，牠們距核的遠近，差不多相同。好像在同一行星軌道上，有幾個行星的一般。大約最近核的一層，其上有兩個電子；最外一層的殼，電子從一個到八個。就氫原子而論，繞核祇有一個軌道，其上也祇有一個電子。鈾原子則有七層殼，最內一層兩個電子，第二層八個電子，第三層十八個，第四層三十二個，第五層十八個，第六層十二個，最外一層兩個。原子的化學作用，和最外一層殼上電子數很有關係。兩種原子，如果外殼上的電子數相同，在化學上和許多物理學上的性質，彼此也都相同。

放射物質的原子構造，不及別種原子的構造，來得穩固。牠的原子，有爆裂的可能。在爆裂的時候，就有 α 或 β 質點射出來。鈾I的原子，每 10^8 個原子，每秒鐘有一個原子爆裂。這種爆裂百分之九十二，發出 α 質點。 α 質點射出以後，剩下的原子，就成了鈾X。這種變化，就叫做 α 射線變化。剩下的原子，因爲少了一個 α 質點，牠的原子序數就減低了二位，牠的原子量就減少了四。所以鈾X₁的原子序數是90，原子量是234（見上表）。原鈾X₁原子發出 β 質點以後，剩下來的原子，少了一個電子，叫做鈾X₂。這種變化，就叫做 β 射線變化。鈾X₂經過了 β 射線變化，成了鈾II。因爲從鈾X₁到鈾II，少了二個電子，所以牠的原子序數高了兩位，就是92。同時，因爲電子的重量很小，牠的原子量，仍舊是234。鈾II經過 α 射線的變化，成了鐳。所以鐳的原子序數是88，原子量是226。

α 質點既然能從放射物體中自動的射出來，並且有很大的速度，

所以有人想利用這種質點來撞擊別種原子核，使牠分裂。第一個成功的實驗，是羅梭福的實驗。他用質點來撞擊氮(Nitrogen)的原子核。氮原子核經了撞擊以後，就撞掉了一個質子，變成另一種原子。照這樣看起來：一種原子，是可用人工變成別種原子的。古時煉丹術士的夢想，到現在竟可以見諸事實，在科學上，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進步。從這個實驗成功以後，又找到許多別的原子核，也可以用這種方法來分裂牠。

這種方法雖然成功，不過在商業上，還不能應用。一百萬個 α 質點射到氮氣裏，祇有二十個氮原子核被牠們撞着，實現分裂。如果用鋁(Aluminium)來實驗，一百萬個 α 質點，祇能分裂出八個鉛原子核。用氬(Argon)和鉀(Potassium)來實驗，一百萬個 α 質點，祇能分裂一個原子核。所以這種方法是很不經濟的，但在科學上，卻是很有興趣並且也很重要。

最近這種撞擊的技術，進步得多，不必用從鐳射出來的 α 質點來做彈子。可以用人工造成比較 α 質點更快的質點了。上面曾經講到氫原子的構造，是由一個質子和一個繞着核轉的電子組成的。倘然在氫氣中放電，也可以把繞着轉的電子剝掉，再用很高的電壓，可以把氫原子核的速度，增到很大很大。最近美國麻省理工大學(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有一位教員叫范特荷拉夫(Vander Graaf)，製成了一個高壓靜電發電機(High Tension Electrostatic Generator)，可以發一萬伏特的電壓。原子核撞擊的實驗，有了

這種電機，一定再有進一步的發明。

用上節所講人工製造的運動極快的質子做彈子，已經得到了幾種很重要的結果。譬如鋁被質子撞破了以後，就有 α 質點射出來。大約一個很快的質子，跑到了鋁原子核裏去，一定在那裏發生一種很猛烈的爆炸。因為破裂後發出來的 α 質點，所有的能量，比用來撞擊牠的質子所有的能量，大一百到五百倍。從這種情形看起來，質子竟可以把原來儲藏在原子核裏很大的能量解放出來。不過用質子來撞鋁的原子，十萬萬個質子中，祇有一個鋁原子被他撞開。故在實際上，我們還不能利用原子核裏儲藏着的能。別的原子核，除鋰(Lithium)以外，都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分裂牠。

新近又找到了一種質點，比上節所講的質子，更有效力。這種質點，就是重水(Heavy Water)的核。新近找到了一種氫原子，比平常的氫原子重兩倍。在六千個平常氫原子中間，大約有一個是重氫原子。這種原子的核，也可以用來代替質子，做撞擊的彈子。用了這種彈子，我們可以得到用質子得不到的結果。除了用重氫核子做彈子以外，重氫還有許多很有趣的地方。

我們知道水是氫與氧(Oxygen)化合成成功的。重氫也可以和氧化合，造成重水。重水和平常的水不同，牠的密度，比平常的水高百分之十；牠的沸點和冰點，比平常水來得高。有幾種動植物，在平常水裏能繁殖的，在重水裏就不能生存。其他對於動植物生命的關係，現在正在那

裏研究重水的價值很貴，全世界現在所有的重水還很少。

因研究原子的分裂，發現了兩種東西，都是以前沒有人知道的。一種是中和子 (Neutron) 一種是正子 (Positron)。用 α 質點來撞擊鈹 (Beryllium)，發現了一種新的輻射。這種輻射的貫穿力很強。細細的加以研究，始知這種輻射，是由質點成功的。牠的質量和質子差不多，不過沒有陽電或陰電的表現，所以叫做中和子。也許是一個質子和一個電子，很密接的合併在一起而成的。質子上的陽電和電子上的陰電恰好相等，所以成了中和體。因為牠是中和體，經過一種物質原子的時候，牠的方向不致於受電力而生偏折，所以貫穿力特別的大。在原子構造中，這種中和子，也許是一個很重要的部份。

正子的質量和電子一樣，不過帶着陽電。這種質點的生命很短，一碰到電子，就會互相合併起來，發出輻射，隨即隱滅。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原子構造，比放射物沒有發明以前，複雜得多了。以前認為原子是一個很小很堅實的圓球，現在纔知道牠的内部構造，是非常的複雜。對於原子的學問愈增，我們愈覺得這種學問的重要。有許多問題，從前以為似乎同原子構造學說，絕對沒有關係，現在也可以用牠來解說明白。例如天文學家發現了白矮星 (White Dwarfs)，但不能解說為什麼白矮星有這樣大的密度。這種星的密度，就拿最硬的鋼去同牠比，也不過像最薄的紗一樣。

從前以為原子是小而且堅的球，體所以無論如何壓迫物質，也不能得到這樣大的密度。現在我們知道，原子裏的空間很大，很有壓縮的餘地，白矮星的密度大，也就不足稱奇了，假使把一個人身體上的電子同質子，壓縮到互相緊貼的程度，此時重量仍舊是一個人的重量，不過形體卻縮成僅僅可以看得出的一點罷了。

這篇所講的，都是四十年來，從放電和放射性的研究，得到的物質構造觀念。除了這一種研究以外，光譜分析 (Spectrum Analysis) 和原子的構造，很有密切的關係，也是一種很重要很有興趣的學問。因為限於篇幅，不多講了。

參攷

- (一) Bridge "Physical Review, Suppl. J, 1, (1929)
- (二) Hartwell and Livingood "Experimental Atomic Physics" 除極管陰極不用電流加熱，每厘米約需二百萬伏特方發生陰極射線。
- (三) LINDA "A Text-Book of Physics"
- (四) (五) (六) (七) 同 (一)
- (八) Crowther "Molecular Physics"
- (九) 同 (二)
- (十) (十一) 同 (一)
- (十二) 由克當量 (Gram-equivalent) 等於 9648.8 電磁制單位計算得到的。
- (十三) Report of International Radium Standards Commission, Rev. Modern Phys. 3(1931);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ables.
- (十四) 同 (十三)

含維他命豐富，
滋養價值最高，
味美無腥，
消化易速，
無論婦孺，
均喜服。

老年衰弱多病，
中年斷傷虧損，
幼年先天不足，
婦女血虧少乳，
調服本品，
稱最合宜。

五洲
乳白魚肝油

上海五洲藥房發行各藥房均售

「倫士」柴油汽車車頭

拖力大：可拖貨物三十餘噸

用油省：較普通汽油汽車用油不到三分之一

效力廣：在平地可作車頭用能拖列車及壓路車等 在田野能拖耕田機且能裝皮帶拖動各項抽水機碎石機等

常備現貨 如蒙賜顧 無任歡迎

總經理 上海德商 泰來洋行 機器部

地址四川路六二〇號 電話一三七〇九號

商務印書館 最近重版書

◀ 社會學 ▶

法律進化論

(著名法政) 本訂合

角八元三 冊一 (版一)

德積陳重著 黃尊三等
譯 第一編述法原, 先從
原形論起。在原形論之中
又先從無形法始。如此研
究而知一時期之法非成
於一旦, 乃過去數世紀
內社會勢力之積聚而成
之者。第二編詳述成刑法
法之認識法之文體等等。

國際聯盟(新時代)

夏渠撰述 (史地叢書) (二版) 一冊三角五分

修正公司法要義

謝霖著 (一版) 一冊一元八角

英國憲法政治小史

費友著 (一版) 一冊四角

監獄法論(新時代)

芮任瑞編 (法學叢書) (二版) 一冊一元二角

◀ 碑帖墨蹟 ▶

宋拓張猛龍碑 (三版) 一冊三元

智永正草千字文 (二版) 一冊二元五角

顏魯公書告身 (二版) 一冊一元五角

蘇東坡書赤壁賦 (二版) 一冊一元二角

何子貞臨黃庭經 (二版) 一冊二角

◀ 文學 ▶

歷代白話詩選 徐珂選輯 (二版) 一冊五角

惲敬文(學生國) 莊適選註 (二版) 一冊四角

王士禎詩(學生國) 胡去非選註 (三版) 一冊五角

李後主詞(學生國) 戴景義編註 (三版) 一冊三角

珠玉詞 晏殊著 (二版) 一冊三角

▲ 哲學

孟子集註

(二版) 一冊五角

宋元學案

(學生國學叢書)

廖天綬選註

(二版) 一冊一元五角

算學小叢書九種

- 算術——比及比例 林鶴一著 鄭心南譯 (二版) 一冊三角
- 算術——百分算及利息算 林鶴一著 鄭心南譯 (二版) 一冊三角
- 代數學——數及代數式之四則 林鶴一著 崔朝慶譯 (二版) 一冊三角五分
- 代數學——因數分解 林鶴一著 黃元吉譯 (三版) 一冊四角五分
- 代數學——一次方程式 林鶴一著 崔朝慶譯 (二版) 一冊四角
- 代數學——二次方程式 林鶴一著 鄭心南譯 (四版) 一冊四角
- 代數方程及函數概念 鄭心南譯 (三版) 一冊三角
- 平面幾何學——圓 鄭心南譯 鄭太朴譯 (二版) 一冊三角
- 三角法——一角和差之三角函數 東利作者 黃元吉譯 (二版) 一冊三角

[註 附]

本廣告內所列版
次原館復業後
重印次數如有
符號者係復業後
初版書之重版者



▲ 語 文

英文實用發音小補 (L. Fancett 著) (二版) 一冊四角

Practical Pronunciation Helps

英語作文捷徑 (Beaumont 編) (二版) 一冊三角五分

Aids to English Composition

英語正誤詳解 (吳獻書編) (二版) 一冊二元

Helps Towards Correct English

考古學書

中國考古小史

衛聚賢編

一册 三角五分

我國自宋以來，金石之學漸興，古代文物始稍有證據。迨清季以至民國，考古學乃大盛，西域之簡牘，敦煌之卷子，殷墟之骨甲，相繼而出。其間古物蠟燭之形跡，與諸家搜掘考訂之勤勞，皆不可以無記。此書條目分明，源流悉備，言之娓娓，舉然有當於心。欲知我國考古情形者，當以先觀為快也。

封泥存真

(北大文叢刊)

到羅版印 一册三元七角

北京大學研究院文史部考古學會編輯

前人著錄封泥之作，惟撫拓及考證其印文，不及檢習之形制，考古者每引為憾事。此為濰縣郭氏舊藏，大半出於山東臨淄，其原為封於囊外者居十之八九，封於檢者十之一二，為數凡一百七十五枚，頗有可觀。今拓其印文，影寫其實狀，編次而印行之，名曰封泥存真。凡簡牘之制，檢署之法，觀此而益明，不僅斤斤於文字之考訂而已。

- 考古學通論……………俞劍華譯 一册五 角
- 史地叢考……………馮承鈞譯 一册四 角
- 史地叢考續編……………馮承鈞譯 一册四 角
- 中國西部考古記……………馮承鈞譯 一册三 角
- 中國長城沿革考……………王國良著 一册四 角
- 中國史乘中未詳諸國考證……………馮承鈞著 一册五 角
- 滿蒙古蹟考……………陳念本譯 一册九 角
- 東蒙古遼代舊城探考記……………馮承鈞譯 一册四 角
- 東胡民族考……………方壯猷譯 一册一元一角
- 西康疆域溯古錄……………胡吉瀛編 一册六 角
- 景教碑考……………馮承鈞著 一册三 角
- 元代白話碑……………馮承鈞著 一册二 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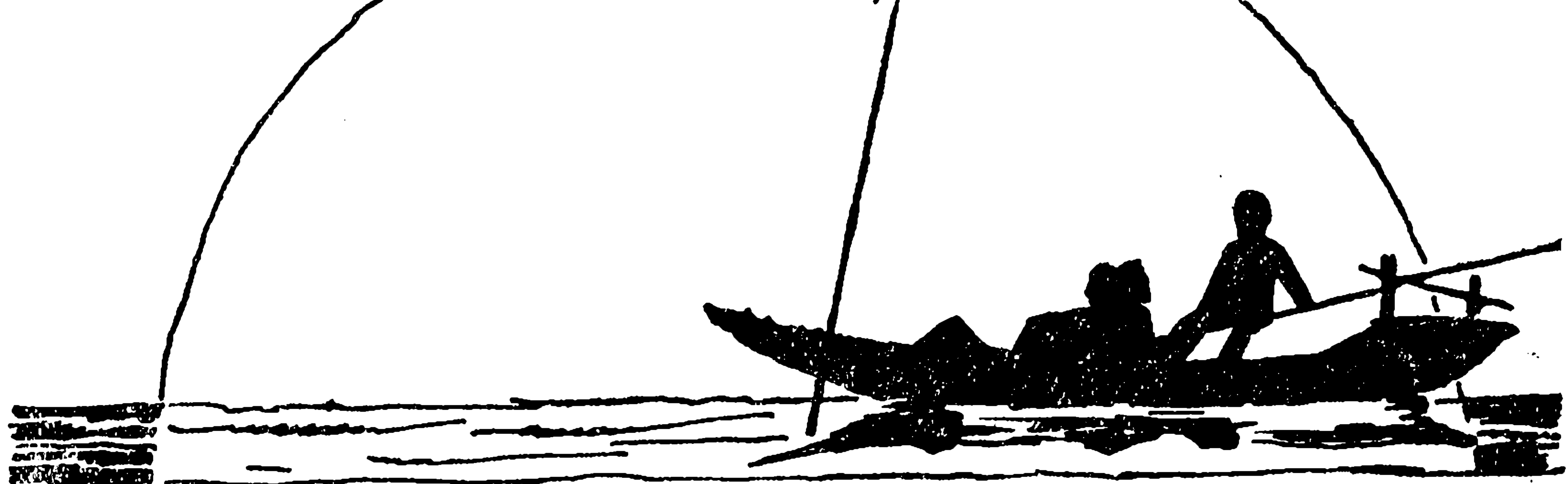
- 歷代求法翻經錄……………馮承鈞譯 一册四 角
- 秦代初平南越考……………馮承鈞譯 一册四 角
-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馮承鈞譯 一册又續編一册 各三角五分
- 蘇門答刺古國考……………馮承鈞譯 一册三角五分
- 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馮承鈞譯 一册四角五分
- 交廣印度兩道考……………馮承鈞譯 一册四 角
- 遼金亂軍及金代兵制考……………陳清濤譯 一册三角五分
- 兀良哈及韃靼考……………陳清濤譯 一册二角五分
- 元朝制度考……………陳清濤譯 一册五 角
- 元代蒙漢色目待遇考……………陳清濤譯 一册三 角
- 元朝怯薛及斡耳朵考……………陳清濤譯 一册四 角
- 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謝國楨著 一册六角五分

商務

印書館

出版

查言調与究研



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一——城子崖 發掘報告序

李濟

編輯考古報告集的動機遠在民國十八年的時候，那時我們原想以殷虛發掘作報告集的首卷，按照田野工作的秩序陸續編印。十九年一年，河南忽然變成內戰的中心地點，殷虛發掘因此中斷。適值吳金鼎君在山東的考古調查疊有發現，歷史語言研究所組織的田野工作隊的活動，在這一年，也就由河南移到山東去了。最初我們本想在臨淄建築一個山東田野工作的中心，吳金鼎君同我到那裏就去看了一次。由臨淄回到省城後，吳君又領我到他所發現的濟南附近龍山鎮城子崖遺址去了一次。我從臨淄調查回來，對於原來計劃的施行，很感覺躊躇；我很知道臨淄這種地方，必蘊藏着無限的寶貴的史料，考古發現的可能很大。不過問題太複雜了，絕非短時期可以料理得清楚的一件工作。我們既已在安陽建設了田野考古的重心，在能作一段落以前，研究所的財力人力絕不允許我們再拈起一個與殷虛類似的短時間不能解決的問題。這一年是否應該動手作臨淄，我們就不能不作一番澈底的計算。這個考慮尙沒得到一個段落，忽然看見城子崖這個遺址，這個困難就得了一個比較合式的解決。故我調查城子崖後的感想，是極簡單的，決絕的。決定選擇城子崖作山東考古發掘第一個工作地點的理由，我認為是極充分的。這理由我在民國十九年向山東古蹟研究會及濟南的新聞界已撮要陳述過。那時的目的只是要解釋我們為什麼如此作，作了兩次我們最初所看的理由可以說是完全證實了。

但城子崖遺址的重要，却遠超我最初所說理由之上，由這遺址的發掘我們不但替中國文化原始問題的討論找了一個新的端緒，田野考古的工作也因此得了一個可循的軌道。與殷虛的成績相比，城子崖的雖比較簡單，却是同等的重要。在這第一卷報告集前，這一段效力的過程

是值得詳細記述下來的。

講起古史研究的新運動，如考古一類的工作，我們並感覺不到什麼特別的愉快。這種事業在中國，猶同別的自然科學研究一樣，至少比別人要落後八十年。固然有時我們也可以拿宋人的幾部書籍，強為自慰的說，我們中國人考古的興趣已經有八百多年的歷史了；但這只是興趣而已。有興趣而無真正的辦法，所以始終沒得到相當的收穫。要是把現在的考古學與我們固有的金石學放在一個宗派裏，豈不成了到中國的胡人用改姓的辦法冒充黃帝的子孫的那一套把戲。

這話毫不帶着藐視古人的意味。我們在這種民生凋蔽的時候，居然能為社會所容許，作一點考古的工作，一部分的理由不能不說是受了宋人傳下來的民族好古癖所賜。可是話只能說到如此而止，此外全是中國學術界向所沒有的自然科學的辦法。中國現在還能繼續的進行這些考古工作，一半也是因為借用了自然科學的方法，得了若干發現的緣故。這一半我們應該記得，完全是外國帶來贈予中國的。就最近在中國幾件重要的考古發現大部分仍是外國人提倡出來的。「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這些地方我們似乎可以盡量的認清楚那些原委，然後我們才能放胆的作進一步的工作。

我的意思是這樣的：外國人研究中國事體，入手的立場總是用比較法。無論他採取那種標準，他看中國事情總比較客觀一點。這種態度應用在歷史研究一方面尤為有益。中國史學家，要能把中國的史實，

像西洋支那學者似的前看後看，左看右看，看完了再東比比西比比總可以找出些新的意義出來。由這種立場出發，不但可以得些事實上的新認識；新的史實，新的收集材料的方法，也可以連貫的悟到。

但這只是一個講法；比較法的應用，也有他自然的限度。用得好的，可以貫串一大堆似乎不相干的事實，把他們喚醒了，成一組活的歷史，如古生物學家靠些古生物殘骸的遺跡就可以描寫過去百萬餘年的地球上種種生物的活動。用得濫，就免不了犯生吞活剝的毛病，摭拾一鱗半爪，強為溝通，造些種種奇怪的學說。表面上似乎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一遇着真實可靠的材料，就許講不通。這類的學說，大概都不會享很久的壽命。在人類學民俗學心理學生物學中都有不少的例可舉，見之於歷史研究的尤多。早期的西洋人研究「中國學」者好多都在這個風氣內薰陶出來。他們在中國文字的古音古形古義尚沒研究一個道理出來的時候，就有胆子把它與楔形文字亂比起來。對於中國古史傳說的真偽沒弄清楚就敢討論中國文化的來源。這些人，雖說掛了一塊學者的招牌，事實上只是發揮某一種偏見，逞快一時。這當然不能代表自然科學的真精神。

所謂研究自然科學的真精神者，至少應該保持如荀卿所說：「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懸衡焉」的態度。養成這態度最大的阻礙，自然是感情。尤其是在人文科學範圍以內，感情最難抑制；結果多少總是「蔽於一曲」而失其真。

我們大約尙記得，十餘年前，在古史新運動的初期，那反對疑古派所執爲最充足的理由是怕堯舜禹的黃金時代若打倒，就「會影響到人心。」骨子裏的意思大概是說假如我們要把中國上古的文化說得不像他們所想像的那樣子，我們民族的自尊心就要失掉了。這點感情雖是不十分合理，動機却很純潔，且是極普遍存在的。好多成熟的科學家與哲學家都免除不了。外國人帶了這種感情來論中國事，無形之中就要把中國的民族史看得比他本國的格外不同一點。被誤解的人自然也要想法子自衛。是非曲直，非特難斷定，反愈鬧愈糾紛了。不過治史學的人，並不一定完全抑制這類的感情。說穿了，這仍是一個技術問題。技術高的史學家就能把他的感情貫注到真的史實裏，技術低的人往往就由着感情作用不惜創作偽史；但結果總要弄巧成拙。

假如我們能把這一點認清楚，我們對於整理中國古史就得到一個最可用的方式。最要緊的第一步，自然是多找真實可靠的材料。處置這種材料的方法與處置一切自然科學材料應該是相同的。價值的觀念一摒陳，其餘的就可迎刃而解了。歷史法與比較法原都相互爲用，離不開的。要沒有好惡的觀念作弊，一切都變成了很簡單的邏輯問題。如此看考古學，考古工作是一件極有準繩的。至少我們應該以此自律。我們固不惜打破以中國上古爲黃金時代的這種夢，但在事實能完全證明以前，顧頡剛先生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也只能算一種推倒偽史的痛快的標語；要奉爲分析古史的標準，却要極審慎的採用，

不然，就有被引入歧途的危險。

殷虛發掘的經驗啓示於我們的，就是中國古史的構成，是一個極複雜的問題。上古的傳說並不能算一篇完全的謊帳。那些傳說的價值，是不能遽然估定的。只有多找新材料，一步一步的分析他們構成的分子，然後再分別去取，積久了，我們自然會有一部較靠得住的中國上古史可寫。但這祇是考古的連帶工作。考古學的本身問題却自成一個系統，實質也許與上古傳說毫不相干，也許證實一部份，也許完全符合，事先却不能作任何推斷；不過考出來的大約總是比較可信的史料。譬如殷虛這個遺址，所以爲人特別注意的緣故，直到現在仍是因爲它出了甲骨文，可以供給一般研究古文字的人分析中國古史傳說的新標準。同時殷虛也供給了好些考古家所謂「啞叭材料」，可以爲中國古文化研究，作種種歷史的與比較的分析，由此可以看得出中國古民生活之狀態及那構成的經歷。

以殷虛出土物爲基本材料而研究中國上古史的人至少有兩件必須作的初步工作：

(一)以文字材料比古文傳說，藉定古傳說之真偽。(二)分析無文字之實物，尋其原始及沿革探求中國古史家向不十分注意的那時的生活狀態。第一件工作所需的比較材料如古史傳說之類多少總是現存的。第二件初步工作所需的材料必須在地下尋找出來的才能用。故處置殷虛出土品之必然的上下文，爲尋求可與殷虛相比之實物。

這問題有使人感覺困難處。殷虛出土的實物分析出來，既顯然的呈現着極複雜的混合狀態，相比的材料必須多方的追求。在這類材料實現以前，殷虛出土物之意義，就不能十分明瞭。故史言所發掘殷虛以來即從事於類似遺址之搜求。陸續的發現多能增進此問題之解決，其中最緊要的成績，要算是城子崖的工作。這是考古組同人們認為五六年來對於歷史研究上的最重要的貢獻。

有了城子崖的發現，我們不但替殷虛一部份文化的來源找到一個老家，對於中國黎明期文化的認識我們也得了一個新階段。這一本報告所記錄的城子崖文化的內容有幾點是應該特別注意的：

(一)遺址內無疑的包含兩層文化，在地層上及實物內容上均有顯然的區別。

(二)上層文化已到用文字時期，證之古史的傳說似為春秋戰國時之譚城遺址，其時代當即可由此推定。

(三)上層文化最著的進步為用青銅，有正式的文字陶器以輪製為主體。其餘的物質均似直接承襲下層，略有演變。

(四)下層文化為完全石器文化。陶器以手製為主體，但亦有輪製者。所出之黑陶與粉黃陶，技術特精，形製尤富於創造；此類工藝，到上層時似已失傳。

(五)城子崖最可注意之實物為卜骨。由此，城子崖文化與殷虛文化得最親切之聯絡。下層兼用牛鹿肩胛骨，上層只用牛肩胛骨；故上

下兩文化層雖屬兩個時期，實在一個系統。

這組文化包含的意義，與仰韶殷虛及殷虛附近之後岡遺物比而更顯明。構成殷虛文化最緊要之成分——骨卜，遂得一正當之歸宿。

骨卜習俗之原始及其傳播在現代民俗中仍為一未解決之問題。討論這個問題的，大概都追溯到中國三代的龜卜為止。但殷虛發掘已經證明中國的龜卜還是從骨卜演化出來的。殷虛所出的卜用的骨實比卜用的龜多。就那一切技術說，已到極成熟的時期，故殷商時代這種習俗必具極長期之歷史背景。這種歷史的背景在那中國北部及西北部分佈極廣的石器時代仰韶文化遺址中，毫無痕迹可尋。但在城子崖遺址却找了出來。因此我們至少可以說那殷商文化最重要的一個成分，原始在山東境內。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線索；這關係認清楚以後，我們在殷虛殷商文化層下又找出了一層較老的文化層，完全像城子崖的黑陶文化。事實上證明殷商的文化就建築在城子崖式的黑陶文化上。在殷虛附近的後岡我們已找到同樣的證據。故城子崖下層之黑陶文化實代表中國上古文化史的一個重要的階段。他的分佈區域，就我們所知道的，東部已達海岸，西及洹水及淇水流域。繼續的搜求或可證明更廣的範圍。

究竟這一個階段合於傳說歷史的那一部份，自然是值得推尋的。但在中國考古學現在斬荆棘闢草萊的時候，我們還來不及理會這件事。城子崖的上層文化，雖似為春秋戰國期的譚國文化，但就黑陶文化

言，那只是一個尾聲。黑陶文化的正統表現於城子崖下層者，似已到了鼎盛時期；這是可以由黑陶的形質及技藝完全證明。田野考古工作人員現在的責任是應該更進一步追求這一系文化的原始。

單就骨卜言，除了孕育殷商期中國早期的朝代文化外，後來又東傳至日本，北至通古斯及西伯利亞之濱海民族；歷史期間的韃靼民族也浸染了這個習慣；以後西播，直到愛爾蘭磨洛哥一帶。現在我們可以知道這習俗的沿革最早的一段似與黑陶文化有分不開的關係。最顯要的證據就是在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黑陶文化遺址中都有卜骨的遺存。黑陶的遺址，既散佈在山東及河南的東部，中心地點大約總在山東一帶。它與西北部及北部的彩陶文化對峙到若何程度，尚無從知悉。但他們是兩個獨立的系統，在各地方的發展有早晚的不同，却是很清楚的。在殷虛所代表的中國最早期的歷史文化中，據一切的經驗看來，



骨卜不但是那時一切精神生活之所繫，中國文字早期之演進大約骨卜的習慣有極大的推力。城子崖的卜骨雖無文字，然那時的陶片已有帶記號的；可見下層的城子崖文化已經完全脫離了那一「草昧」的時代了。凡此一切都給予我們一個強有力的暗示，就是構成中國最早歷史期文化的一個最緊要的成分，顯然是在東方——春秋戰國期的齊魯國境——發展的。要是我們能把城子崖的黑陶文化尋出他的演繹的秩序及所及的準確範圍，中國黎明期的歷史就可解決一大半了。我們相信這不但是田野考古工作一個極可遵循的軌道，對於中國上古史的研究將成一個極重要的轉點。

所以我們決定以這篇報告為報告集的首卷，希望能由此漸漸的上溯中國文化的原始，下釋商周歷史的形成。

為內地讀書界謀便利
創訂免收匯費寄費辦法

▼使通信現購無異向門市購買



敝館為謀內地各界讀書機會之普及，特自廿三年五月一日起先後商得 中國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及金城銀行之同意，創訂免收匯款購書辦法，凡內地各界託上述三行各地分行匯款至敝館，上海發行所，購買本館發售之圖書文具儀器，概不收取匯費。三行各地分行備有空白匯款購買本館書物用紙，任客索取填寫，由銀行轉寄敝館，不必另行備信，兼省信資。又自二十三年七月一日起，凡照敝館通信現購章程，向敝館上海發行所或國內各地分館，採購本版圖書，（預約特價書廉價書雜誌原函書代配圖書及文具儀器除外）除寄往新疆蒙藏及國外各地外，所有郵寄費一概免收，由敝館擔任。俾內地通信現購諸君，與向門市惠顧同其便利。（免收匯費詳細辦法及通信現購簡章，承索即奉）

郵局代定五大雜誌

東方雜誌	全年廿四册	三元六角
教育雜誌	全年十二册	一元八角
英語週刊	全年五十册	二元五角
兒童世界	全年廿四册	二元四角
兒童畫報	全年廿四册	一元六角

敝館發行上列五種定期刊物，業已依照郵政局代訂刊物辦法，分別領到登記證，凡全國各地郵政管理局及一二三等郵局，均可照原價代訂。

商務印書館謹啓

●J50(h)-28:10

中西新舊美術郵票出讓



世界混合郵票（價目）

五千種（按國分貼）	七十元
三千種（約數）	廿七元
二千種（同上）	十三元
一千種（同上）	五元
五百種（同上）	二元

美國司各脫年鑑（一九三五年）……七元五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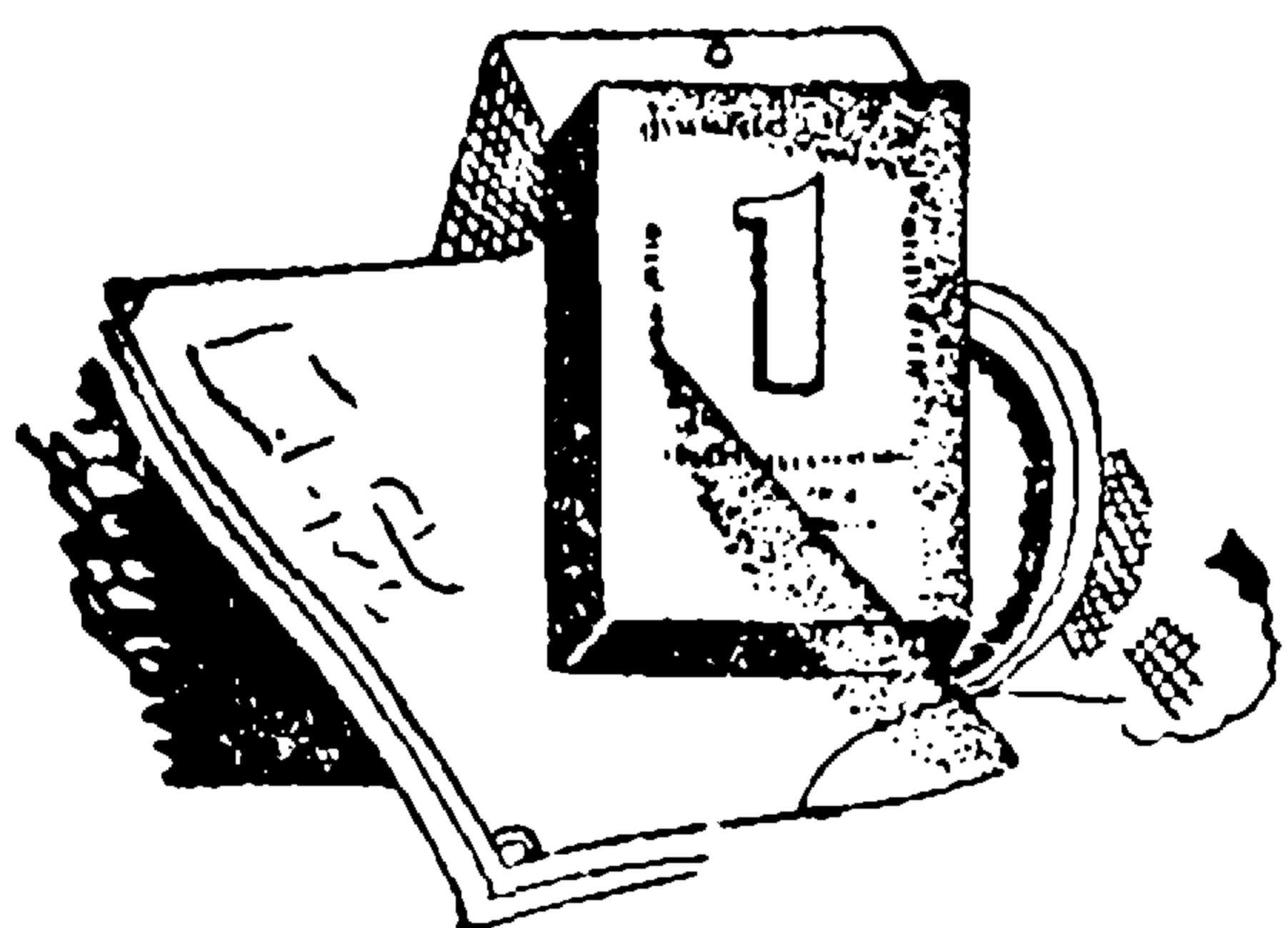
以上實價概無折扣寄費及掛號費奉送函索目錄請附郵一分

雲光公司 上海北京路八百卅十四號

本公司收買大批四川香港及南洋各埠如有項上郵票出讓請即示知以便採購

J. Y. CHOW & CO.

Lane No. 830, House No. 14, Peking Road
Shanghai,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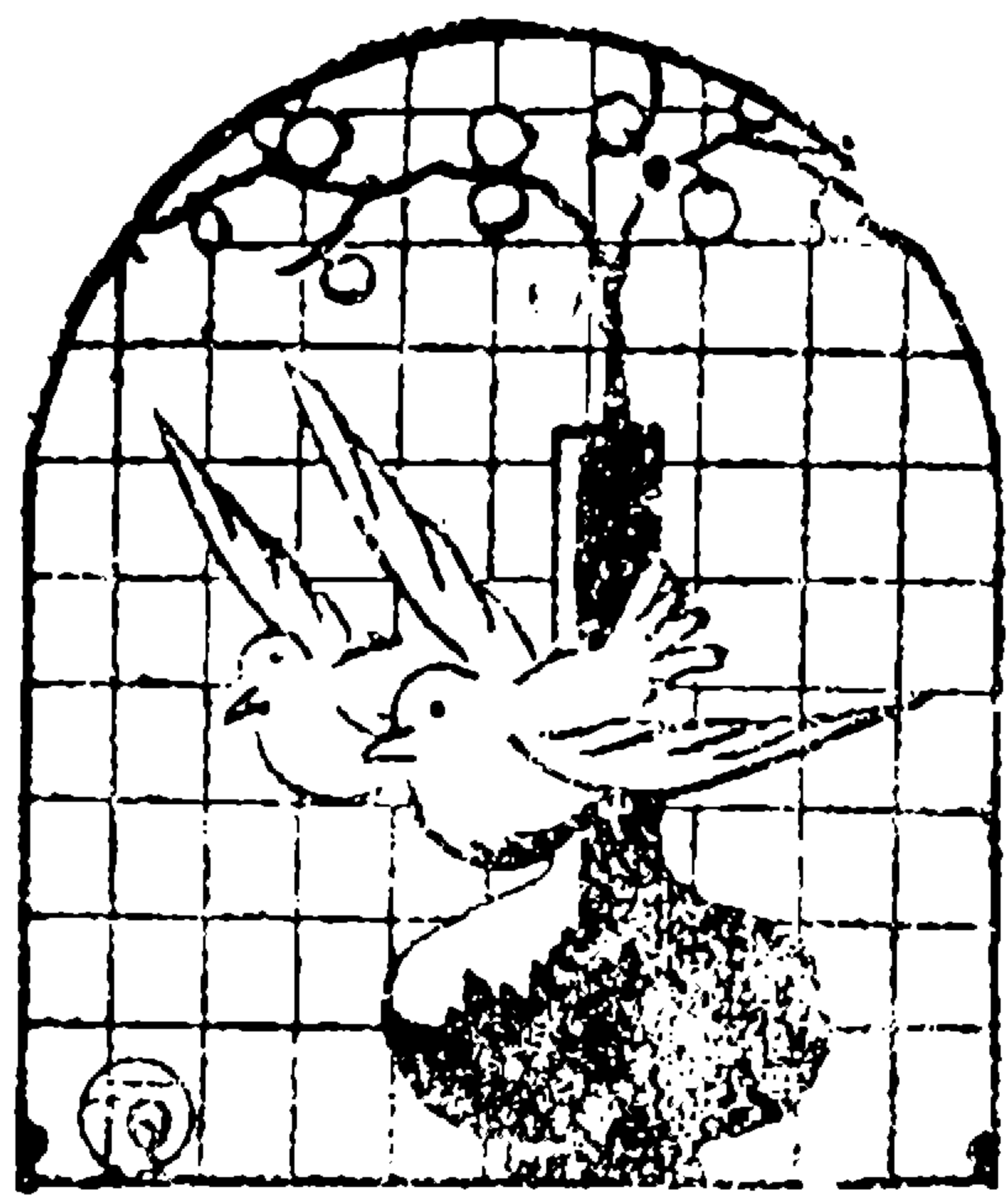


廿四年國民日記日曆

國民日記	一册八角
袖珍日記	一册三角
案頭日曆	一組五角
案頭日曆架（黑漆）	每座八角
大日曆	一組六角
轉盤日曆	一套一角
自由日記（不限年份）	一册八角

商務印書館出版

(B)F26-23:11



中國歷代郵制概要

張樑任

一 緣起

中國郵政，今日成一較爲完善之組織：言行政則組織嚴密，流弊毫無；人員錄用，全憑入局考試，並享有保障，不受任何政局動搖之影響，其薪給則規定於薪給表中，視資深與能力而增加；凡此設施，皆合於歐西文官制度之精神。言業務則無論信件、包裹、匯兌與儲金，皆有長足之進步，近且已舉辦便利人民之「代購書籍」，以達促進文化之目的，並實行郵電合設，集郵訊與電訊機關於一處，免人民東西跋涉之勞；此外如簡易人壽保險，郵政公共汽車及劃撥款項制度等，無一不在精密計劃之中。言經濟則雖曾一度（十九及二十會計年度）虧損將近萬千之鉅，然近來交部，竭力從事於開源節流，不二年已將收支適合。今日中國之郵政，命令可直達於邊疆，恐非其他任何行政機關可比，然郵政之達今日地步，非一朝一夕之功，查自咸豐七年開辦以來，已垂數十年，倘非經無數人之慘淡經營，曷克臻此。

然以上所述之近代中國郵政，濫觴於外人，非盡爲中國之國粹。中國之郵制（其意義與近代之郵政，自有不同），已創始於周朝，較任何世界各國爲早，此爲外人所茫然者也。（註一）

夫書報傳遞，爲一國文化所繫，關係至鉅。而關於中國歷代郵制之工作，據作者所知，至今尙乏系統之敘述；其原因不外材料之缺乏，有之則散見於古書中，從事搜集，煞費時日。作者不敏，根據搜得之材料，草成此篇，上自成周，下至近代，將各代之郵信交通，如驛站制、民局制及近代郵政制之事實，臚陳於後，一以宣揚中國古時之文化，二資研究近代郵政者之參考，遺漏殘缺之處，在所難免，希讀者諸公及郵界先進指教焉。

二 中國古時歷代郵制概要

稽古史乘，我國郵傳之興，始於一二世紀。當周之時，卽有官郵，號爲「郵」，「置」，由夏官大司馬管理。按六書：郵者步傳也，驛也，簡書遞送，利用步傳；古註：郵遞遲，驛遞速，遂設馬傳，「置」卽其別名，亦卽「驛」。

之代名詞也。孔子云：『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此之謂也。周以前則未之聞，故「置」「郵」設施，實自周始。古時驛程以三十里爲一舍，左傳：「退一舍而降原，」楚子入鄭，退三十里而許之。」退三十里猶言退一舍也。周禮：「遺人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者，蓋驛吏休息所也。後代設驛，亦每以三十里，蓋卽因此也。降及春秋，易其名，在朝者曰「邸」，在野者曰「驛」，至漢乃改郵爲「驛」，每驛皆有專官掌其事。傳及於魏晉，驛站傳遞，又較完善，書問致簡，益用增勞，其行一日而馳十驛，使命頻勞。晉制亦然，一切法書要錄，都以簡檄相傳，望烽走驛，晝夜兼程，絕不見有官逃馬斃之弊，以視漢魏，又有過無不及矣。至隋，驛傳之事，隸屬兵部，主管郵驛者，曰駕部郎中，其職與周之夏官大司馬所屬及校人主馬之官相同。

唐代駕部掌驛傳，凡三十里一驛，天下共有驛一千六百三十九所，計水驛二百六十所，陸驛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陸相兼之驛八十六所，而每日行程里數，亦有一定。唐會要卷八十七載：『凡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步及驢五十里，車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泝河日三十里，江四里，餘水四十五里。空舟泝河四十里，江五十里，餘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卽輕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餘水七十里，其如底柱之類，不拘此限。若遇風水淺，不得行數，卽於隨近官司中牒檢印記，聽折半。』其專管之官，畿內有京兆尹，道外有觀察使刺史，迭相監臨，臺中復有御史充館驛使，專察過闕者，而各驛則有驛吏。宋代因之，以駕部屬兵部，掌車

馬驛置等事。惟遞夫則唐代猶役民夫爲之，宋則以軍卒代民夫，而特置郵卒。若驛券及信牌，則唐有頭子，銀牌，金牌，青字及紅字等牌；驛券所至，望之避路。

元代版圖最大，橫跨歐亞，疆域既廣，官郵制度亦最宏偉，對於驛傳，易其名爲「站赤」，（蒙古語驛傳之譯名也），亦隸屬於兵部。「站赤」分陸站、水站、牛站、馬站、狗站、驛站及步站之區別。中書省所轄腹裏各路之「站赤」，有陸站、水站及牛站；河南江北湖廣陝西四川等處，行中書省所轄之「站赤」，有陸站及水站；遼陽等處有陸站及狗站；浙江等處有馬站、驛站、步站及水站；江西雲南等處有馬站及水站；甘肅等處有馬站。據意大利人馬可波羅所述，是時中國全境，驛站有一萬所，站各相距二十五里，其中間有旅舍，所費不資，所用驛馬，多至二十萬匹。元史所載：『於是四方往來之使，止則有館舍，頓則有帳供，飢渴則有飲食，而梯航畢集，海宇會同，元之天下，視前代爲盛』等語。元代驛傳，除「站赤」之外，又有急遞鋪兵之制，猶今日之快郵，此制始於太和六年，自燕京至開干（卽上都），復自開干至京兆（長安），驗地理遠近，人數多寡，立急遞站鋪，每鋪間十里或十五里不等。鋪有鋪司，遞傳文件用鋪兵。鋪兵遞送文件時，晝夜兼程，腰間繫鈴，路人聞鈴則避，鋪人聞鈴則出，俟文件一到，皆須立時轉遞，日行三百里，言其速也。鋪兵由州縣民戶，及漏籍戶內僉起。後改急遞鋪爲通遠鋪。及英宗時，又於各處，每十鋪，更設一郵長焉。明朝疆域不若元，驛傳規模亦較小，驛傳事務，則爲會同館及水馬驛遞

運所，在京曰會同館，在外曰水馬驛並遞運所。會同館設於南京，永樂時設北京，正統中定爲南北二部，北館六所，南館三所，設大副二司管理。水馬遞運所分設各處，視地之衝要與否而分配車馬船隻役夫之多寡，專爲飛報軍情，遞運上貢物品，與轉運軍需之用。

清代驛傳分爲兩項，卽鋪遞、驛遞是也。鋪遞以鋪夫鋪兵走遞公文；驛遞以馬，除送公文外，並護送官物及乘傳官員，惟官員之乘傳，須持有「勘合火牌」，各站始供應夫馬舟車等；火牌在京，由部發給，月終彙奏所發目數，在外由部預製頒發，各省有定數，歲終皆須造冊具奏，凡濫發或不報者皆如律論罪。其置驛視道途之遠近衝僻，適中設之。驛遞之組織，有驛書、驛皂、馬夫、獸醫、擯抬夫、水驛夫、驢夫及騾夫等；步遞組織，有鋪司、鋪夫、鋪兵等。在西北各地遞送公文，多用馬匹，東南各區，水道便利，如江蘇、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廣東及廣西均設有水驛，設置驛船，遞送公文。至驛傳之管轄，於京師置皇華館爲全國綱領，直轄於兵部，特設一司，曰車駕司，主管所有京外驛務，此外於京內更設兩機關，一曰馬館，專司供給夫馬之事，一曰捷報處，專司承發內廷交寄文件，並承達各省馳驛進呈之軍報稟摺，復由兵部派遣提塘十六員分駐各省及黃河運河一帶，由各省按察使管理。凡由京寄各省之官封，先由車駕司驗明蓋戳，轉送捷報處，再由馬館預備夫馬，而後由京送達首站，首站有二：東路爲通州，西路爲良鄉，由此兩站，依次轉遞，以達原封應投之處。其由各省寄京之文報，亦按此法，由提塘寄傳首站，再由各站轉遞至京師車駕司，然

後由該司分送各署。驛站名稱，在內地各省與關外東三省以及新疆西藏均有不同：在內地各省均稱驛（如直隸之涿鹿驛，湖南之臨蒸驛是也），自京師北出張家口，赴庫倫、烏里雅蘇台、科布多者，則曰「軍台」，而以戍員管理。自嘉峪關至新疆，舊稱「赤台」，建行省後，「塘」兼設，「塘」爲汛官管理，自打箭爐入西藏謂之「站」，「吉林黑龍江亦然」，「站」爲「傳」之變音，蓋沿元代之「站赤」而來，專備軍報之用者也。至甘肅一帶，有稱「所」者，則沿「提運所」之舊稱，專運官物，而未如他省之併於驛也。又有「京塘」一名，則由直接京省，如所謂某省駐京提塘是也。四方之驛站，均發軔京師，皇驛一曰東路，達盛京。一曰東路，達山東；一曰中路，達河南；一曰西路，達山西；一曰西北路，達張家口。由盛京以達吉林、黑龍江，由張家口以達庫倫、烏里雅蘇台及科布多，其餘各省暨青海、西藏，率由山東、河南、山西分趨，由山東者二路：一達江寧、安徽、江西、廣東，一達江蘇、浙江、福建。由河南者亦二路：一達湖北、湖南、廣西，一達雲南、貴州。由盛京至山西原有二路：一經居庸關外，一由正定越太行山。再由山西以達陝西、甘肅、四川，又由甘肅以達新疆、青海、西藏。由四川以達西藏，驛馳排單，均須註明所由驛路，紆迴或逗留者，皆有嚴罰。洎乎光緒二年，吾國與西洋接觸日繁，外交上往來之文報日多，乃於驛站之外，復添設文報局，專將寄往出使外國欽差文報，遞至上海，交該地外國輪船寄送，並於上海傳送進口文報。文報局設立後，逐漸普遍推行各省，內國文報，各省官憲，以驛遞糜費曠時，亦有改由文報局交輪船

投遞，迨驛政廢馳，文報局更遍設各省通商大埠。文報局亦由官辦，其經費由地方政府籌措，此種機關亦為應時勢之需要而產生者也。及郵政進步，各省文報，均交郵局投遞，文報局乃日趨衰落，迨民國三年吉林黑龍江文報局停辦後舊式郵政於焉告終。

除上述郵驛制度外，尚有民信局在吾國郵政史上亦佔重要地位。顧郵驛制度，係專供政府之用，傳遞軍報公牘之類。民間私人書牘，一無投遞之設備，偶遇緊急事故，則必遣人遠道傳書，信札來往或請旅館囑託四方旅客，商人，車夫或榜人寄遞，但彼等行蹤無定，莫濟緩急。厥後人文進步，民間信札往來亦多，既不能交驛代寄，又無他項機關傳送，民辦信局遂應時而起。至民信究起始於何時，則無可稽查。從歷史推究，約在明代永樂年以後，而以寧波為其中樞。其營業於清道咸同光之交為最盛，初僅沿海各省有之，後漸推廣於內地，遠屆東三省及陝甘新疆。當其最盛時，全國大小信局，無慮數千家，其營業範圍除國內各都會市鎮外，且遠及於南洋羣島，中以寧波商幫，尤執牛耳。自五口通商條約成立，上海商業日趨繁盛，各爭設總局於上海，寧波幫於是本其敏銳眼光應商業之需求，擴大其組織，遍設分局或代辦處於各埠，星羅棋布，互相聯絡，各地商民無不稱便，他局雖發達終不能逮寧波信局之盛，當時輿論謂信局乃寧波人獨佔，於此可見寧波幫勢力之大。信局既已發達，各局互起競爭，結果信局分為二種：一為內地專行信局，營業區域，限於一二省或一地方，以脚夫或民船，運送書信物品，分投內地各埠。一為輪船信局，

則以輪船寄遞信件，往來沿江沿海各埠之間，分為北洋、長江、南洋三路，而各有其專營區域，蓋輪船盛行後，民局復組強固團體，以壟斷輪船輪運各商埠之信件也。苟信件須投送於專行區域以外者，則各局與友局協定，交換互寄，至年終節比，各自結賬，互報存欠款額，如數找解。信局組織，多不甚講求規模之宏偉，每就隘巷小街，就屋一廛設之，人數視信局之大小，營業區域之廣狹以為等差，多者至數十人，少者僅二三人，其職務大概如左：

(一) 東家：東當多稱老闆，有獨資者，有二三人合股者所謂銀東是也，以籍隸寧波者為最多，銀東多不自營業務，類僱店員為之代營。

(二) 店員：店員職務約分左列八種：

1. 賬司 一人
2. 管櫃 一人 } 多由一人兼任
3. 收信物 一人乃至四、五人
4. 送信 一人乃至四、五人
5. 挑貨 一人 (小局多無此人)
6. 雜役 一人 (小局多無此人)
7. 廚役 一人
8. 脚夫 二、三人乃至十餘人 (輪船信局多無此人)

信局店員職務，約略如右，能具備者，祇少數大局，小局多屬兼職。信局規

模既如此渺小，或謂無需多少資本即可開辦，何必再有銀東合股爲耶？不知信局營業，全恃信用，貴重物品緊要書信，皆由信局寄遞，使無殷實資本，則交寄之人，必多懷疑，加以信局營業，皆屬主顧生意，非到三節四季，不能收入賬款，而平日支出，皆賴自籌，是非擁有鉅資，莫能供給週轉，且信局大者，各埠皆設支局或代理店，決非小資本所能維持，故就一般而言，信局資本，多則二三十萬兩，小則四五千金，始能擴充營業立於不敗之地位。至其業務，雖以寄遞信件爲主，然各地情形不同，多有兼營其他附業者，其業務可分數類。

(一) 普通信業：普通信業與郵局業務相等，有時範圍猶廣於郵局，一般信局皆經營之。

1. 特別信業 特別信業，如一切書信，新聞紙類，商業契約，各項票據，皆可承寄投送各埠。

2. 代寄包裹 代寄包裹，如違禁物，漏稅品，現金，皆可代寄，至違禁品漏稅品，雖被政府查出，沒收罰款，亦不停止代遞。

3. 掛號信物 信局對於掛號信物之責任，以地方而異其程度。

4. 匯兌款項 信局匯兌款項，或與郵局交換匯票，或令收信人之當地信局直接交付現款。

(二) 代派報紙：信局多與各地報館聯絡，批發大宗日報雜誌，帶往各埠，令送信人隨時發賣，藉得報館折扣之利益。

(三) 運送業 不通輪船火車之地，交通極其艱阻，旅客往來，貨物搬運，在在需人照料，信局因兼營運送，或與運送業者結託，供給旅客商家，所需轎夫挑夫，騾車驢馬，收取相當用費，或竟專差護送，另收保險之資，其在東三省之信局，並有兼營驛局者，驛局業務，即由商旅收取保險費用，保護商旅貨物，安全得達目的地也。

(四) 銀行業：廈門信局，恆營兌換各種鈔票業務，山西票號，又多兼信業。

(五) 商業及他雜業 近年信局漸就衰歇，僅恃信業，莫能支持，故多有兼營商業及其他種業務者。

· 民局收取信資分酒力與號金二種，酒力即普通信資，號金一稱保險費，原則上雖僅發寄包裹者繳納，實際上卻不盡然，此項號金，多由收件人付給，至於酒資號金之決定，似無一定之標準，最普通者由二十文乃至二百文，細別之實有左列八種：

(一) 以件數計者，

(二) 以距離計者，

(三) 以重量計者，

(四) 以價值計者，

(五) 以距離合重量併計者，

(六) 以距離合價值併計者，

(七) 以重量合價值併計者，

(八)以距離重量價值合計者。

信資給付之方法，亦有不同，有由發信人先付金者，有祇先付一半者，有由收信人付給全部者，要之，如非信局向來主顧，必須發信之時，先付全部，如係向來主顧，則暫欠，於年終或月底或按季節付款，與議定折扣等情形。此外信局有時聯絡主顧情感，或用以廣招徠，免收信資，賠錢代遞者。此乃民信局之大概情況。迨國家郵政辦理以後，民局猶得繼續其營業，至今尚有存在，然已無勢力之可言矣。

三 中國近代郵制之奠定

中國現行之郵制，辦法悉仿歐西：置一郵政總局，掌管全國郵務，並劃全國為二十餘郵區，各區置一管理局，受總局之管轄，管理全區之各等郵局。郵局共分三等：一等二等三等郵局是也，大抵均直接屬於管理局。各郵局之下，又有代辦機關，法律上為郵局之代理人，代營郵政業務，以補郵局之不足。代辦機關種類不一，有郵寄代辦所，有城市與鄉村信櫃，又有郵票代售所，營業範圍稍有不同，然其同為中國郵政之代辦機關則一也。

至業務則分郵件交通與財貨交通。屬前者如信、明信片、印刷物等之傳遞，屬後者如包裹之傳遞（包括代收貨價包裹）及匯兌儲金之經營。至旅客交通，現正在籌劃中，不久當可見諸實行。就郵件及包裹之運輸方法言，則依交通機關之種類而有鐵道運輸輪船及民船運輸，航

空運輸。早路既乏任何交通工具，則不得不用郵差挑運之。

以上僅言其大概，詳情非本章所當述也。本章所注意者，即此近代之郵制，如何奠定。茲分試辦郵政時期，正式成立郵政時期及郵政獨占時期申述之：

1. 試辦郵政時期

中國創辦新式郵政之動機，遠在清咸豐七年。其時因天津條約規定，駐京各公使館，信使往返，概由中國政府負責保護。嗣以種種不便，改由總理衙門飭驛代寄，於天津北京間，雇有專差送達。然每屆冬令，海口封凍，自十二月至次年二月，必繞道鎮江，歷時既久，路又危險，辦法仍未臻完善。而總理衙門，因條約上有保護此項郵件之義務，職責所在，又未便坐視。以故於同治五年，將郵遞事務，劃歸總稅務司署辦理，並議定封港期內，各使館文件，由總稅務司彙交總理衙門代寄；開差後，即自行派差送津，交輪寄滬。由是總稅務司署及各重要海關，均有郵務辦事處之設置矣。

海關兼辦郵遞，初不過為各使館及海關之文件往來京滬間而已，迨光緒二年，始收寄普通人民信件。閱二年，復開設北京、天津、煙台、牛莊、上海五處送信官局，辦法仿效歐西，管理交總稅務司赫德，是為我國郵政試辦之始。維時，鐵路尚未興築，除海道外，郵件傳遞，全賴陸路郵差，且地域又限於北方各埠及上海間，故一切設施，都因陋就簡。運輸方面：於天津北京間，改辦騎差郵路，由天津稅務司德璠管理，每日開班一次，

一面由直隸總督李鴻章令飭各兵艦統帶，於進出口時，須代運郵件，一面由海關與招商局訂立合同，免辦轉運；若遇海口封凍，則改由陸路郵差，按班遞寄，除天津北京間，照常逐日開班外，濟南煙台天津牛莊等處之間，每星期開班一次，天津與鎮江間之郵班，每星期開行三次，每次不得逾九天，郵差共有四十二名，此係南北幹路，故非常重視也。至手續方面，更添設書信館一處，由各該地商家承辦，代理收寄郵件；所有郵資收入，一切開支，概歸自理，海關僅負運輸之責，無論輪運差送，不再收費。其寄交上海之郵件，運到後，統由上海工部局書信館，代為分發，亦不另取資，惟寄交北京之郵件，若受信人在天津有代理人者，則交其代理人收管，或則即寄往北京，並在北京收費。行之數月，成效頗著，總稅務司將試辦之郵務銳意擴充至他埠，特派德瑞琳為郵政司，從事整頓，故當時之天津，實為中國郵政匯總之區。自後海關郵政辦事處，改名為海關撥馳達 (Post) 書信館，將原有書信館業務收歸自辦，光緒八年，復推廣至福建以北，沿海各重要口岸，專寄洋文信件，華文信件，則另設書信館一處，與海關郵務相輔而行。茲附錄陸路郵班寄遞郵件修正寄費清單一頁，以示郵政試辦時期時寄費之一班。

寄往何處	(甲) 中國境內北京各通商口岸或各埠之問(北通商北京或各埠之問)	銀三分
	(乙) 普通美國(經澳斯亞利非) 日本(經亞利非) 香港(經亞利非) 朝鮮(經亞利非) 各埠之問	銀六分
函或半益斯以類內	銀三分	銀六分
	銀九分	銀六分
	銀八分	銀二分

考備	紙聞新 物品出期按 等契易買 內斯一斯一每 以益或益重
一既如 郵經遞 境則寄 內所於 規海外 定關此 之及項 郵寄各 資件國 貼人信 足便件 海利備 關實於 發多交 行之蓋 之郵此 票項 即可信 寄交件 寄寄 矣 按 前 列 甲 項 中	銀三分
	銀四分
	銀四分
	銀四分
	銀四分

2. 正式成立郵政時期

郵政之正式成立，起自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乃鑒於郵權旁落而起之努力也。惟正式成立，非一蹴而就，中間曾經不少波折。溯郵政試辦以來，既未經明文奏准，又無確定章程，不能謂正式郵局，而外人初藉口我無郵政，國際通訊不便，不得不自設郵局於通商口岸，繼我書信館成立，又復謂我郵政制度不善，仍增設不已，故不能不設法抵制。光緒十一年，候補州同李圭，條陳浙江寧紹台道薛福成，請創辦郵政，福成據以商之寧海關稅務司葛顯禮，葛氏亦深表贊同，並擬具郵政辦法十五條申復，福成乃據以呈兩江總督曾國荃，請轉咨總理衙門核議。十八年冬總稅務司赫德致函總理衙門，亦謂數年來創辦艱難，若不奏請設立官郵政局，恐將另生枝節，並呈遞郵政章程十三條，備資參考。明年總理衙門又迭接南北洋大臣劉坤一李鴻章咨呈，略謂上海英美工部局有增設各口信局之議，爾時中國再欲推廣更困難，揆諸情勢，正式設局，不宜再緩。於是總理衙門令飭赫德討論郵政之正式成立。二十一年，南

洋大臣張之洞亦亟請設立郵局。往復咨商，延至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二月，總理衙門始議定推廣海關現設郵遞，與各國聯郵，並據赫德所擬之章程入奏，奉旨依議，我國郵政遂得正式成立。

開辦之始，規模尙小，先就海關試辦之書信館改爲郵政局，各海關郵務辦事處改爲各該海關管轄區域內之郵政總局。凡設有郵政局之處，卽爲聯約處所，其未設有郵政局之處，則設爲不聯約處所，同時將北京總稅務司署中郵務辦事處改爲郵政總局，管轄各口郵局。寄送信件，分口岸內地外海三類，掛號匯兌包裹各項亦漸次開始辦理。郵費價目較試辦時，完密多矣，商人稱便。嗣經主事顧厚焜優貢沈亦焯先後呈請，多設分局，以廣流通，奉批照准，自是內地亦有郵政局之設矣。然正式郵局雖已開辦，郵權猶未能統一，郵政尙未爲國家獨占之事業。考其原因，驛站尙未裁撤一也，客郵正方興未艾二也，民局猶積重難返三也。

驛站制度原專爲傳遞公文而設，嗣郵政開辦，理應裁撤；然政府以公文重要，而交通又未盡暢達，決仍沿用驛遞，以昭鄭重。

客郵侵入，始自前清乾嘉之時。當時西人來華貿易者日多，每於躉船上及貿易監督駐所，設置信箱，備僑民通信之用。迨五口通商條約簽訂後，英人首於口岸貿易處所，設立正式通信機關，由是各國紛起效尤，競相設立，而客郵遂遍布我國口岸及內地矣。案懸多年，未能解決。據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調查：英國於上海、天津、煙台、漢口、寧波、福州、廈門、汕頭、廣州、瓊州等處，設有郵局十所，後加北京、天津野戰郵局二所。

法國則於上海、北京、天津、煙台、重慶、漢口、寧波、福州、廈門、廣州、瓊州、北海、蒙自、龍州及雲南等處，設有郵局十五所。德國有上海、北京、天津、煙台、濟南、青島、漢口、南京、鎮江、福州、廈門、汕頭、廣州等十三所。俄國有上海、北京、天津、煙台、漢口、南京、蘇州、鎮江、杭州、福州、廈門、汕頭、廣州、長沙、九江、蕪湖、濟南、山海關等二十一所。美國則於上海設一所。合英、法、俄、德、日本總計六十七所。

民信局設立既久，且投遞迅速，信用可靠，取資低廉，頗爲民間所樂用，當時郵局雖已成立，但民局在社會上已造成一種良善生活，而郵局初創，社會上一般人士，對郵局多不能認識，以爲郵局投遞信件包裹等不若信局之可靠；又信局信資對於熟悉主顧，可多折扣，且可不必先付，得於年終月底或季節作一次之結賬，此尤與小商經濟之運用大有便宜；更以信局能應主顧之便利，每於適當時候，派人臨門收信，譬如舊式商店慣例，辦理信件，每在夜間，則信局對各大市鎮，必俟夜深始往收信。凡此皆能適合商人之習慣，而國營郵政尙在萌芽時期，各種設備不全，至民局勢力已根深蒂固，其處境之困難，概可想見。

3. 郵政獨占時期

郵政獨占，以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一月一日始。蓋自郵政正式設局以還，障礙重重，諸多困難，經當局悉心規劃，積極整頓，至是年始告統一也。茲將驛站、客郵、民局裁撤之經過，略述如左：

驛站原隸屬兵部，後於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預備立憲，釐

定規制，兵部改爲陸軍部，並設郵傳部掌理兵部所掌之驛站，意在裁改歸併，俾成劃一之規。然未幾，依陸軍部之請，謂驛站所遞文件，以軍報爲重，現在交通未發達，軍事秘密遇有緊要文件，仍須由驛遞送，俟將來航路鐵路一律通達，能操縱自如，各處驛站當再會同郵傳部設法裁併，故結果仍由陸軍部主辦。於宣統二年九月奏請將各省驛站事務，交由勸業道接管（查勸業道隸屬郵傳部），並謂裁撤驛站歸併郵政，爲應辦之事。至宣統三年郵傳部奏准，於是年七月一日接收驛站，同時並改捷報處爲郵報處。明年（即民元）六月，交通部復將郵報處裁撤，所有京署外發公文，改由各署自行送交北京郵局掛號寄遞。並行文各省速裁驛站，官署公文，逕交郵局寄送，於是各省驛站，均於民國元二年（一九一二年）間，裁撤無遺矣。

客郵之起源，上已敘述，自光緒以來，客郵之勢力，日益擴大。民國以後，其勢更甚。據調查所得，英國已設有郵務處六處，郵寄代辦所六處，信箱七具。法國已設有郵局二十處，信箱七具。德國已設有郵局十處，代辦所二處，信箱十一具。俄國已設有郵局十七處，郵電局一處。美國郵局一處，信箱十一具。日本（南滿鐵路包括在內）已設有郵局五十五處，附屬局二十八處，郵寄代辦所六十八處，野戰郵局三處，代售郵票所七十六處，信櫃二十一處，信箱一百八十具，信筒二百三十九具。觀於上列客郵數目，可知客郵在中國勢力之大，我國雖屢與交涉，皆託辭推諉。先是光緒二十二年總稅務司赫德呈請加入萬國郵會，庶可援引萬國通例，

撤銷在華客郵。嗣經派員到會，終以我國設備尙未完密，暫緩加入，其事遂擱。迨至二十九年（一九〇三）三月三日，外務部以自辦郵局，已臻完善，照會各國，交涉撤銷，結果又未能如願。後歐戰發生，德國因戰敗而撤銷郵務，俄國亦自行停辦，然其他各國之郵務，仍猖獗如故。洎乎民國九年十一月三十一日我國出席西班牙萬國郵政大會，宣達撤銷客郵之意志，始得各國之同情。翌年六月七日，外部再照會英法日美公使，要求迅予撤銷所置客郵。同年美國發起召集軍縮會議，我國重申此項要求。一再遷延，直至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開太平洋與遠東問題委員會時，各國見我國郵務組織完備，辦理妥善，無所藉口，贊成撤銷，期限定於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前。英美遂於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按約撤銷，日本在同月內亦停閉郵局六十六處，惟於東三省南滿鐵路一帶，始終未曾停辦。今日東省領土，淪爲異域，吾國郵政更在其掌握之中，良可慨也。

至於取締民辦信局，則取漸進之法。誠以民營郵局已根深蒂固，人民對之亦有相當信任，一旦將其取締必多困難，且違人民遞送習慣，故郵政開辦後仍許繼續經營。曾於光緒二十二年規定郵章，凡有郵局之處，民局應向官局掛號，此外俱不得擅營遞信業務，違則處以罰金，此種掛號民局，所往來通商口岸之信件，應裝成總包，照章納費，而由郵局轉寄；往來內地之郵件，亦令信局代理郵局，信局收取往來內地信資，許仍各按其舊率，此項掛號民局，與國辦郵局相輔而行，以收逐漸歸併之效。

並於二十五年（一八九九）一月，公布郵政民局章程，令各民局重赴掛號，復規定民局交郵傳轉寄總包應納之全費減為半費，郵局交民局轉寄之內地郵件，予以所收郵資之半，且予掛號民局酌情補助。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復訂郵費辦法兩種：或令各民局將掛號註銷，自行設法寄遞，或令於第一年内，按每磅三角納資，以後逐年增一角，至九角為度，不意施行後，民局與客郵有串通之弊，於是本年三月一日起，各民局如其在口岸之郵局掛號即可代為寄遞信包，豁免納費，惟郵局經濟不免受其影響。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十月，乃定納費新章，凡掛號民局封固總包，交郵局由輪船火車代寄者，交納半費，寄郵路郵差所通之處，交納全費，且另行規定對於未掛號之民局，若私行由輪船寄遞，除令收件人出倍半之費，一面根究原承寄之民局，從嚴懲罰。翌年，各信局同盟罷工，要求總包郵件無論寄往何處及運送方法如何，均予免費，此項罷工舉動旋告失敗。惟各局私走之事，益見增多，雖吊銷執照，勒令閉歇，亦難阻止。宣統三年郵傳部更訂新章，復令各民局交納總包全費，旋因武昌起義，舉國騷然，信局羣相結合，反抗新章。翌年，北京政府成立，復於上海組織信業聯合會，希圖抵制，卒未奏效。迨民國十年（一九二一），頒布郵政條例，規定除認可之民局，視為郵局代理機關外，無論何人概不得營郵局相同之業務，信局營業，更大受影響。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首都交通會議，議決取締民局，期於十九年實行撤銷。嗣英屬吉隆坡郵政（在英屬馬來半島），鑒於暹羅、菲律賓、法屬安南以及荷屬印第斯

各島業已將民局總包辦法取消，故亦來電要求，將中國往來馬來半島及南洋羣島等處民局總包辦法，於十九年一月一日廢止。民局聞後大起恐慌，於是汕頭廈門一帶往來南洋之各民局，聯名呈請國民政府及交通部，轉飭郵政總局，予以緩辦。經幾度磋商，一方總包制度，有違本國郵政條例與不合國際公約，實應廢止，但服役民局人員之生計，又不能不兼顧，故交通部取漸進取締民局之辦法，決定自十九年五月一日起，所有寄往馬來半島及南洋英屬各島，民局總包信件，每重二十公分，納費五分，准其將每封信資郵票，總貼於總包之外，復行頒布新章，發給民局執照，於取締之中，尚予以改業之時間，寓有體恤之意也。然此種辦法，究係一時權宜之計，故自交長朱家驊氏就任以來，三令五申，不達取締民局完成郵政為國家獨占事業之目的不止，近且由行政院令飭各省當局，限以本年年底，取締全國之民局，民局之消滅指顧可期矣。

回顧我國郵政自試辦以迄獨占時期，歷時凡四十八載，驛站已裁撤淨盡，客郵除日本在南滿所設外，其他各國在華郵局，亦已完全撤銷，民局之取締，亦將完成，郵政已告統一。而今日之郵政當局又正加倍努力，行見國營郵政，蒸蒸日上，媲美列強，指顧可期，是則堪為國人慶也。

註一 英國百科全書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第十四版第十八本三百〇

三頁述郵政起源時，僅述及波斯，毫不提到中國。德國百科全書 Brockhaus

雖述到中國古代之驛制，然略而不詳。



從西半球的法學說到三民主義的法理學

丘漢平

一 發凡

在過去的法學史中，就法律的性質和觀念及其治學方法，約可別爲三派，即哲理派、歷史學派和分析派。而現在正在創設的法學，尙未完全成就的法理學亦可分爲二項；即社會法理學派與三民主義的法理學派。哲理派又可分爲三支：一是十八世紀的自然法派。這一派是在法國發生，盧騷代表之。他的人權論和社會契約便是完全築於自然法則上。這派在美國頗佔勢力，代表也不少，都是時代促成的。二是玄學派，十九世紀前期的哲學派屬之，三是社會哲理派，這派的代表都不能一致，到新黑智爾派才可說是有相當的法理價值，歷史學派亦可分爲德意志派和英吉利派。前者的治學方法是哲理的，間亦不少是玄學的和歷史的；後者的治學方法則爲比較的和歷史的。其所以然之故，完全是兩國的學術背景不同。因爲德國的歷史學派是對純粹哲理派或玄學派而發的，在此過程中，法家一方面覺得單純的哲理方法是過於迂調，於

是參入歷史的研究，從歷史上的觀察，用哲學的方法歸納其結論。這種由哲理派而轉入歷史學派，自然脫不了哲理的影響。其在英國，歷史學派乃對分析而發的，故其方法爲比較的和歷史的。因爲分析派的法理學只就一種法律而加以分析，並沒有比較其他派別，於是往往失之過狹。歷史學派崛起之後，認定分析派的治學方法過於狹隘，便從事比較搜尋歷史的背景。歷史學派的代表，原亦不以獨立門戶自居，當其批評哲學派的時候，往往附於分析派，這就可見英國的歷史學派之用意了。在分析派自身，亦有新舊之別。舊派完全以分析爲法理學唯一方法，新派便兼有歷史的，沙爾孟便是屬於新派。

我們如果就法學的趨勢看，有一種很值得我們注意的現象，這就是近代的法理學漸已捨棄單純的治學方法，而趨向於各種方法的融合了。就過去歷史說，各派的產生大多是受了其本國的社會情形和學術風氣的影響。譬如英吉利的分析派，其初時頗受極烈歡迎，後來歷史學派崛起，分析派就轉帆兼用歷史的方法了。其在德意志，分析派只附

於哲理派和歷史派，固未能獨樹一幟，以與他派相對壘。這種原因，有其來踪去跡，不容我們忽略的。但自十九世紀末期以來，歐美社會制度已是整個的工業革命，民主政治亦普遍全世界。於是一國之立法政策，遂漸趨於社會方面，而復不為一個或數個特殊階級着想。法理學既為法律的科學，自不能離法律而獨立，一般社會學的法家就已往的各派言論批評而研究之，深悉其弊病之所在。如果要使法理學成一獨立符合時代的科學，那就不能接納任何舊學派了。因為從舊派蛻變出來的東西，仍不免偏重於一學派。例如德意志的歷史學派是從哲理派蛻變出來的，故其治學方法仍脫不了哲理方法。現時正在方興未艾的社會學的法理派有鑒於此，故立一新的原則，應用各舊派的方法。要之，我們不要忘記的，就是法理學的新生命是由時代而造成的。我們將在第四節說明新派之成立經過，現在先將舊派的產生及其特徵約略述之。

一 分析的法理學派

這派是專注重分析的方法，故名之謂分析派。本來分析的方法是科學的，並沒有什麼弊病，但是這派的家走到極端，而認法理學的唯一方法是分析了。分析派的主要任務是集各種已發達的法系，而就其共同的目的、方法和意義為比較的研究，依已成熟法律的形式而分析其系統、原則和綱目。這種方法是法學中的最舊方法，然其成為法理學的方法，卻又是最新的了。這派的整理實質法律的方法和文法家的

分析造句一樣。先把搜集所得的法律材料分為若干類，其目的無非使人們容易了解法律的詳細內容。但是詳細的內容很複雜，我們不能逐一記憶，那就不得不歸納到若干公式——歸納幾個普通概念，作我們決定案情的參考。文法也是如此。譬如衆數變成之常例，是加於單數字之末。這條原則便包涵了許多的句法，否則，我們要逐句去研究注意，就很費事了。不過我們要構成這種原則，我們先要將語言的類別分成若干語部，每語部又分成若干規則和數、屬、位等的關係，方可得到系統的文法學。分析派的法學，更是應用此方法到法律上去。但是這種方法的適用，非先有穩定的法律系統存在是不能着手。所以此法只能適用於已發達的法系中，因為法系已屆成熟時期之後，分析方法始可得到實驗。可是成熟的法系，其法律之產生，往往由於立法的正式手續，故分析派的法律論多偏重於命令說。這派的代表認定法律是人造的，否認其歷史的原因。奧士丁、霍蘭和多數的英國法家都是屬於此派。至最近德國的新分析派學者如耶定耶令等才稍易舊派之觀念，而以法律是國家所設立或承認的行為準則或規範。此準則或規範雖然發生於社會，而其有法律的効力者實賴國家的司法機關為其後盾。英國的沙爾孟亦主此說。要之，分析派的根本主張是認定法律是有意識的逐漸確定意志；法律就是這有意識的結晶品。從這個觀念，我們可以舉出分析派的特點如左：

一、僅就已發達的法系而研究。

二、認定法律是立法者有意識造成之物。

三、認定法律背後必有強制力才可拘束法律的對象。

四、認定司法機關是法律存在的目標，沒有司法機關，就沒有法律。

五、認定國家的法令是法律的正宗，這也是分析派的必然結論，因為司法機關的設立，必定在國家成立之後。

六、偏重功利主義和結果論。

七、否認法律以外的公平或正義。

分析派的特徵，既如上述，我們就可進而評其得失了。分析派的特點，在能充分的運用分析方法到法學上去，其結果遂使法學得到系統的陳述，且於每個法律的觀念能盡剝削之能事，赤裸裸地的寫實出來。在整理法文方面，尤其偉大貢獻。這派的缺點，也就是其強點的必然結果。英歷史派盡力指斥分析派法律觀念的錯誤，以為法理學不應單純以已發達的法系為其對象。社會法理派更反對其治學方法，認為是削足適履之弊。因為分析派的法學，其內容不外取自羅馬法系和英國法系的法律原理而已。就這兩系的共通原理歸納到若干原則，以之考驗法律的新現象。歷史學派雖然指斥分析派，但其治學方法亦只勝一籌：過於忽略現在。因之他們不期然殊途同歸，把法理學演成爲概念的科學。在社會學派看來，兩派均未免過於忽略目的方面。因為法律是一種手段去達到一種目的。乃分析派的學者只求形式上的完成，遂致實際上的公平或不公平不復爲其所欲達之目的。美法家龐德批評這派說：

「這一派的目的，僅在求已成立的原則中的邏輯的實質，由嚴格的演繹而充分的發展，使法律本身達到十分確定的境界；由是法庭的判決，均可先求而得，不容絲毫的遊移。德法家甘托路維資曾描寫這派的觀念說：法家最通行的理想，便是爲一最高的法官，曾受有高深學術的訓練，高坐在皋皮上面，具有極精密複雜的思想機械爲其利器，並有國家的法典，排列在他的座前。無論何種真擬案件，都可在那部法典中求之。他就其自己所能了解，運用其邏輯的方法和祕密的技能宣示絕對準確的判決，推爲當時立法者所預定的東西。」

這種法官，當然在事實上是找不到，也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單單根據一部法典或法例，而用機械式的方法以奉行之，勢必歸於失敗。

所以法律不僅是受過去和現在的支配，並且也受立法者和司法者的個人意志之左右，而個人意志又隨各人的訓練、環境、理想的支配。譬如一條同樣的條文，如果是二個不同信仰的法官來解釋，其結果必不盡一致。試觀英美判例之出入，大都由於司法官的眼光不同，是爲明證。所以法學除了整理條文以外，還要顧及社會方面，個人方面。因為法律的設立和施行，並非爲貫徹個人的主張，卻是要藉法律去達到社會的目的。分析派的法學只說明法律如何制定，如何施行，如何整理，實沒有多大利益，最多亦不過給司法官搜尋案件的時候便利而已。至於法律的最大目的，如何去實施，那就置而不問了。總之，分析派的法學只做到「整理」二字。其外實沒有什麼貢獻了。

二 歷史的法理學派

就時間說，歷史學派是三派中的最後發達的。到了現在，這派還沒有確立基礎。這派的治學方法是把法律、法系、及法律原則的來源、進化、發展，作比較的研究。這派的始祖，要推到意大利學者古耶氏；但其能自樹一幟，蔚然成爲法學派別者，則自德之薩威尼始也。因爲當時的德國，適提倡復興統一論，赫德爾堡的大學教授隄波氏於一八一四年著德國一般民法典之必要，主張統一德國民族，須由法律之統一，故提倡編纂普通法典，以救其急。這部法典應該排除外國法，尤其是羅馬法，而以本國的民俗爲背境，依據正義及理性爲立法根本原則。這也可見自然法派的勢力了。隄氏一書，幾乎紙貴洛陽，那時柏林大學教授薩威尼正潛心研究法律史，遂著立法與法學的先決問題一書，反對隄氏之說。謂法律不是任意選作，正如語言是民間自然發達的東西，不是有意選作給人民的。如要德意志的民族的法律統一，只有先統一德國民族的法律思想。此說一出，贊成者頗多。薩氏又繼續其歷史的尋考精神，大得時人之信仰，德國的法學也就此蓬蓬勃勃起來了。

其在英國，歷史學派之崛起，亦在十九世紀中葉。主要代表是梅茵氏，但是英國的歷史學派是起來批評分析派治學方法之淺隘，並非推翻分析派，梅氏以後，繼起的有麥特蘭和溫腦格拉多夫二人。不過整個的歷史的法理學，迄今尙未成立，亦可見歷史學派的艱難了。

歷史學派的法律觀，以法律只可由我們發見，卻不能由我們自由制定；立法萬能是這派所不信任的。這是歷史學派與分析派衝突的地方，而與哲理派相同。其與哲理派背道而馳者，是法律的發現方法或途徑。歷史學派以法律爲人類經驗所結晶而成之人類的或社會的行爲公例，漸次發展到條文。但是哲理派卻以法律是依公平與正義的原則而定的。由此看來，我們可以知道歷史學派的法律觀是生機的、進化的，而否認人羣有意識的確定的意志之所產生。其與分析派比較起來，這派有數特點：

- 一、趨重於法律之過去，而不大注重於現在。
- 二、否認法律是有意識的造物。
- 三、注意法律背後的勢力，以爲法律的權威是由於人類的服從性，同羣的好惡心，羣衆感情與輿論或社會的公平標準所會合而成的。
- 四、認定習慣或造成法律慣例與判例的判決方法爲法律之正宗。
- 五、傾向黑智爾學派爲其哲理觀念之中心。

歷史學派的弱點，亦正與分析派相同，其治學方法亦爲一演繹的方法——先下一確定的、獨斷的、外形的標準，然後從而推演以試驗一切之法例。此派的研究對象，亦不外以羅馬法系爲中心，所以得到的結論也是沒有正確。法律科學對於已往固不可不注意及之，但是專門注重已往，而全般抹殺人類的創造力，恐不免自陷於矯枉過正之譏，德國學者批評歷史學派的弱點說：

「要知道我們的現在立足點，不可不研究已往，這固然是治學的途徑。但是我們前進方向的決定，就要考量將來，這也是一樣的重要。所有法律，只有現在才有真實的價值，已往的法律，除卻其有影響現在的部分外，卻沒有多大價值。至於將來，則除卻牠的包含現在的一部分外，也是還沒有實在。從此看來，所謂現在，實是已往和未來的相結點，只有現在是真實的。然而歷史學派，卻往往忽略這一部分。」

這是一個很忠實的批評，分析派的弊病，是把法律當做死的，可以由國家自由造成或毀棄的。只顧現在而不顧已往，也不是法理學的正當方法。歷史學派雖然知道分析派的弱點，卻也不能自拔。只注重已往，忽略現在與將來，豈可稱為良法嗎？

三 哲理的法理學派

哲理派的治學方法，是研究和批評一切法律，法系及特殊的原則和制度在哲學上或道德上的根據。這一派的發生最早，歷史最長，雖其間遭了幾次外力的狙擊，然而始終未失其地位。不過哲理派的面孔，古今已變過幾回，到了十七世紀，這派的勢力最盛。後來受了歷史學派的挫折，哲理派在德意志漸入衰微；到了十九世紀末葉，才生反動，現在可說是重獲立足地了。至於德意二國，這派原沒有失去勢力。在法國，哲理派佔最大的地位。和前二派比較起來，哲理派有幾個特徵：

一、較注重理想的未來。

二、認定法律為人類所發現，但主張發現後的法律應該納入一定的格式。

三、注重法律的目的方面。

四、不着重於任何特種的法律。

五、派別複雜，見解紛歧，哲理派不過是一個總名稱而已。

這派的勢力，在英美並沒有什麼，其主要原因，由於英美學者誤解十九世紀前葉的玄學派為哲理派，我們稍一注意已往的歷史，就不難說出哲理派之非玄學派。例如十九世紀後期的德國學者雖已拋棄自然法論，而採用歷史派和分析派的方法，但仍以哲學態度出之。所以我們在前面說，由哲理派轉入別的派，哲理的方法仍是保留。因為哲理方法，並不是空空洞洞的東西。在文明社會，法律一定要有程式才可實現出來。哲理派認定法律應以理性與時代的是非觀念做目標，使法律與社會不致背馳，既不是分析派單就法律之所以為法律的解釋，又不是歷史派的獨持歷史為重心。法律的既往，現在及將來，這一派都有顧及，其於是非觀念亦加以理性的批評。法律是一種手段去達到社會理想。但是以前的哲理派，雖然有上述的長處，卻也有幾個弱點。一是過於運用抽象的方法。這自然要和實際法律不符。這派學者，大都作籠統的批評，對於法律內容鮮有明切的知悉，因之，他們常把實際法律丟開不談。有時反代為捏造理由，認定某種法律是合理的，而在事實上，那條法律早已廢弛了，這種弊病，不講法律的哲學家更是容易蹈。龐德說

他們自知批評所不大明瞭的事物是很危險的，因而他們不得不從而事事稱讚牠的好處。這個批評確是有幾分真理。不但如此，有許多學者或司法官吏，他們所崇拜的哲理學說和他們的奉行的法律是分道背馳，然而他們卻從而推崇之，也無非是同樣的蹈染廬氏所說的惡習了。

不過就歷史的悠久說來，哲理派具最長的歷史，其改變面目亦最多；自格羅希以後，自然法論大行於歐陸。至十八九世紀，英美的法學者也崇哲理派的「法律不外理性」論了。勃來司頓是慣習法系的導師，他將陳舊法例，解之以理性，甚得時人的信仰。但是哲理派的一味理性論，便生出許多牽強的臆說。分析派就起來就哲理派的所謂理性的價值一一衡其輕重，驗其事實，察其方法。這樣一來，哲理派不能抵抗其試驗。所說的理性，大多附會，沒有歷史上的證明，哲理派也就因此被人藐視了。別一方面，亦因哲理派的意見紛雜；分析派興起，又往往在法律上的紛亂時期，謀制法為改良法制的手段。但是學派的發生，並不見十分嚴明，往往是互相遞嬗。所以當哲理派激起的時候，不但是分析派與其對抗，還有許多別的派別起來。在前面已經說過，當哲理派受人攻擊時期，新派常用哲理派之矛攻哲理派之盾。譬如德國的歷史學派，從未脫離哲理的方法，然而勢力已凌駕哲學派之上。因為歷史派的功用，在揭破哲理派所設的牽強解釋是有此力。不過等到歷史派推翻哲理派之後，自身又給哲理派攻擊機會，在事實上，也往往有此需要。蓋歷史和分析派的法學，一經成立，便逐漸固定化，法律漸趨機械方面的過度發展。

社會上既深覺得法律的硬化，於是制定的法律必然生出反動。這時，非哲理派出來緩和，固無從救其流弊，就近代法學思想的全部來說，分析派在今日是全盛時代，歷史派的圓滿時代已是在最近的過去。至於哲理派的全盛時代，則自宗教改革時代至十八世紀為止的一段時期；十九世紀，便是這派的最衰落時期，至最近復逐漸萌發，在最近的未來，哲理派必佔一重要位置。但是以上三學派的遞嬗，均未能認定法學的整個性，自十九世紀末以後，物質方面漸次普遍，經濟現象起劇烈變化，其在治學方面，則各種應時而起的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科學日形發達。受此二外力的影響，法學遂有異軍突起，招撫四方，一時聞聲響應的頗不少。雖然這枝軍的歷史不久，但是他的隊伍都很齊整，且在政治舞台上，亦博得許多人之喝采。這枝軍就是社會法學派！

社會法理學派的歷史不過五十年間事，在現時，這派還在形成時期之中，因為社會學的派別紛歧，社會法理學的派別也就一樣的紛歧了。然而我們卻不能以其見解互異之故，就否認社會法理學派的存在，或法律學者的議論紛紜不一，我們不能即否認其哲理的方法。因為社會法理學派的見解雖是紛歧，但是我們各有共同之點。我們治法理學的人，對於這新派的特點怎可不注意呢？

四 社會法理學派

社會法理學的發生，肇端於孔德的實證哲學。孔氏的社會學，是有

類於社會機械的工業學，換一句話說，就是把社會當爲人類機械，而社會學即研究其推動和作用的種種。這因爲孔德自己是一位大數學家，所處的時代又是最注意於物質宇宙的機械性。這個方法，在法律方面，最容易受歡迎，因爲歷史學派的方法亦是一樣的窮究法律變化。歷史學派所發現的是玄學的定律，而社會學派所尋出的是物質的定律，結果是一樣的。

到了十九世紀的最後三十餘年間，法律學便開始以生物學的口吻觀察法律現象，或僅用其名，或兼襲其義。自達爾文的進化論一出，遂造成當時科學思想之中心，當時法學者均爲天演論所折服，都以生存競爭的定律暗合於歷史學派或積極哲理派的所發現。這派的推演結論便是以法律的目的在使人人得到有秩序有規則的生活，使各人可以自由活動；物競天擇就自然的發生了。

後來法律學又慢慢走入另一條路，認定個人意志的重要和社會意志的關係。犯罪者不惟觀其行爲就算了事，且要研究其心理狀態，對於社會的影響又如何。於是社會學的法理學不得不注重心理學了。因爲法律的單純作用，決不是爲了個人或某階級，且應向社會全體方面進行。這是心理學派之所長。

以上所說的社會法理學之過程，有一事值得吾人所最注意者：這便是每過程的段落中，法理學方面多生出一個新方法。晚近因爲學者漸悟原來社會法理學中各派的學說，均可相因爲用，殊不能固執一端。

爲能事。於是羣謀社會法理學之統一。就此派的整個理論言之，約有六項值得吾人之注意：

一、研究由法律原則所發生之實際的社會效果。

二、研究法律應注重社會現象，以爲立法的豫備，往昔通行的方法，不外就別種的法律作分析的研究而已。後來進而用比較方法，認爲是立法的最佳基礎。但是僅就法律本身而互相比較，雖然比從前的已勝一籌，然而在立法方面，實不能認爲滿意。因爲縱使法律的原則是許多法制所共同，但我們卻不能即斷定其可適用於任何社會。所以法律學除用比較方法外，尤應探究法律的社會作用，及其行用之後所發生的效果。否則，我們無非是爲法而造法，忘掉法律的對象卻是人羣。

三、研究如何能使法律條文發生實際的方法。這個問題向來沒有人注意的。歷來法家和立法家只知貫串法律的精神方面，以爲法律一經成立，就能自起而行了；對於法律方面所下的全套工夫，無非是如何編成一部一貫而合邏輯的法典，卻忘記法律的目的是在實現社會生活。活和時代的公平觀念。孟子說：「徒法不能以自行，」蓋已見乎法律的實施方法之重要。現在只憑紙上的意見以制定法律，對於實際上當事人所受之效果，絕不過問。殊不知法律的命令，人民權利的保障，完全寄托在執行方面。所以法律的重要問題，即在切實的研究如何可使法律的紙上公平，能發生實際的效力。社會法理學便是認此問題的重要。

四、討論法律目的之史的原因。這種法律史所據的材料，不限於從

前的單以法律學材料，也不是單純的研究法律如何進化如何發達，卻是搜尋種種法律原則所已發生之社會的效果如何，及如何而可使法律產生社會的效果。易言之，就是說明以往的法律，在社會的經濟和心理的情形之下如何發育，如何與他們能互相調協，互相適應，又如何能使法律產生一定的效果。

五、企求特個案件的公平審判之實現。現在的法律有一個大弊病，就是固定化而忽略法律的適用性。因為欲樹立法律之確定性到不能的程度，於是寧願犧牲特個的公平之實現。晚近學者，深明已往法律過於着重確定性，於是主張「法律應按情而適用，」以法律為司法官之南針，作治案的權衡，而於一定範圍之內，聽其便宜行事，以處理各種事件。這樣，人民所求籲之公平，乃可如願以償，而法律才不背乎情理。由此看來，社會法理學的立場是「法律之人情化，」近乎吾國中庸之道矣。

結論起來，社會法理學派是將法律的典章、原則、制度視為社會現象而作比較的研究，更就其與社會情態，社會進步，所以發生之關係而評論之。如果將這派的特徵概括起來，約有六點值得我們注意：

一、着重法律的作用而不着重於其抽象的內容。

二、視法律為社會制度之一，以其如此，法律目標應和社會的共同目標一致。

三、着重於法律的社會目的方面，而不着重於法律的權力方面。

四、主張律例是為指導司法官使得達到社會公平之用，而不是為其呆板的規範。

五、重實驗方法。這是社會學的必然結論。

六、派別複雜，但其主要學說則頗相同。

我們對於上述諸學派，不消說是認社會法理學派最為完滿。因為社會法理學派的方法是包括各派的長處，而其治學的立場和基礎卻和各派不同，分析派是在法律中找公平，於是忽略了法律的作用及目的。其於法律的產生，則以國家為唯一來源，這是反乎歷史的。歷史學派雖然進一步去補充分析派的弱點，說明法律的進化和發達，辨明法律不是完全國家的造物；但因其過重於歷史的推索，過力於觀念論的說明，遂致忽略現在而終至抹煞人類的創造力。哲理學派出來，對於法律的公平觀念固能盡發揮之能事，然以其過於推演，於不知不覺中，自陷於玄學論，雖然上述三派均有其長，但於法律的社會方面，皆略而不談，這便是一個大缺陷。現在許多國家的社會現象早已改其舊觀，然而其法律仍是一如幾百年前的規定。這就是法律忘卻其自身為社會制度之一種。社會法理學派出來，破空前之建樹，成未來的法學基礎，厥功之偉，固非各派所可望頂也。

雖然，社會法理學派亦非一無缺點，法律的作用固然很重要，但法律的內容也一樣重要。只注重法律的作用而忽略法律的內容，結果仍是無完滿。例如所有權一項，我們要知道牠的作用，自非先知道他的內

容不可。如果只找出其作用而不明其抽象內容，無異乎盲人騎瞎馬了。其次，社會法理學派過於注重人性。如果法律留了大空白給司法者，那無異說法律要實現特個案件的公平，非有良法之士不可。但是要執法之官吏個個聽從社會法理學派的言論，無論那一個國家也是辦不到的。這就是說社會法理派的主張要使之實現，先要有一班博學無私又無感情的法官不可。然而一觀今日的法律社會，這是不是辦得到呢？這種過趨於人治的主張，實與法學相衝突。不過我們也誠信法律要得現實的公平，一定要有良好的執法官。我們以為良好的執法官應該注意審判方法，這比任何條件來得重要。注重方法方合科學精神，現時有一部分社會法理學家已有這樣的主張。譬如義尼的法律之解釋方法一書，美國法律哲學叢中的法律的科學方法，吳經熊先生的裁判中之不得不邏輯等，都是向這條路跑。如果社會法理學一味說特個案件的公平審判，而不求其如何實現的方法，結果豈不是一樣的徒勞無功嗎？

六 三民主義的法理學派

世界上有一個文化最悠久而物質最落後的國家，這就是中國。因為中國的農業社會綿延了四千餘年的生命。經濟背景既如此，那末其所產生或影響的制度自然脫不了農業社會的色彩。故在法律方面，仍是農村法律；私權不甚明顯，而各種工業社會的法律無從發生或發展。故在法律上的權利單位，自然是以家族為單位，——沒有個人獨

立的可能。這不全是我們禮法所釐定而使然的，卻是農業社會的必然現象及結果。因為農業社會在其簡陋時代，除了靠家中及其分子共同維持生活外，別無他種較好辦法。這種社會，在中國的文化各時期之過程中，雖是有多多少少變化，然其主要骨幹仍是四千年來的老東西。

自從十八世紀末葉以來，遜清迫於外力，不得不開放門戶和西洋通商。鴉片一役，中國的整個農業社會於焉摧殘。近百年來，可以說是中國有史以來的最劇烈變動。革命之後，尤汲汲於追隨歐美之文明。但是中國這個社會倘要一步步的依西洋進步的步驟發展，那就非一二百年的時間努力不可。等到我們做到西洋今日的文明，他們又不知跑多少遠了。因為這個緣故，孫中山想出一個方法，可以使中國的改造不循舊軌，而用最敏捷且最効力的方法使中國一躍由四千年前的農業社會到最進步的社會。這個方法就是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是最新的，因為在民族方面謀一永遠獨立的方法；因為在民權方面謀一真民主治民主的國家；因為在民生方面謀全民的衣食住行之解決。我們的現在社會既是如此劇烈的變動，所以我們立法也丟開西洋的步驟方法，跟三民主義的縮時空術，胡漢民先生曾說過：『革命的立法有進取性，所以要迎頭趕上世界一切新學理新事業。革命的立法有改造性，所以不能因襲古代法規，繼承外國法系。』

為什麼不能因襲古代法規，繼承外國法規？因為三民主義的社會是曠古今無有其例，則其立法亦自必是曠古今而無其例。

三民主義的立法是最進步的，最徹底的。最進步的因為超過社會主義的立法；最徹底的，因為超過社會法理學的主張。雖然這三派的立法均以社會為單位，但是三民主義的社會單位和前二者不同。一、三民主義的社會單位是無階級的；二、三民主義的社會單位不是以多數為標準的；三、三民主義的社會單位是互助的社會，是全民的社會，其在法理方面，和社會法理學不同。三民主義的法理學根據上述三民主義的立法，其特徵有十二：

- 一、注重民族精神，民權思想，民生幸福為中心立法。
 - 二、注重社會中的全數分子。
 - 三、側重現在和未來。
 - 四、並重法律的理論公平與實際公平。
 - 五、注重責任，義務及法律關係。
 - 六、研究治安的方法。
 - 七、研究由經濟政治及教育所生的法律效果。
 - 八、注意法律所產生的特別效果。
 - 九、注重法律的執行方法。
 - 十、視法律的確定性為主要條件，以法律的適應性為補充條件。
 - 十一、著重國家的效能。
 - 十二、三民主義派的理論基礎是共同生活。
- 三民主義的法理學正在創造的路程。我們誠信他的完成期自有

待於我們的努力。這派的方法，不惟是把古今的方法鑄於一爐，並且把法律哲學上的幾個最重要的問題也消化下去。譬如薩威尼說法律是國民精神的表示。三民主義的法理學便承受牠而改稱為「法律是民族意識的表示。」由此看來，我們可以知道三民主義的法理學是有其立場，我將另文述之。

附參考書：

(一) 學說概要：

Pound, 社會法理學論略 (見前二章) 穗節重遠, 法理學大綱, 第二章至第七章。

吳經熊著：六十年來的法學花絮。

吳經熊著：Juridical Essays and Studies, (Commercial Press, Ltd.

Stamler, Fundamental Tendencies in Modern Jurisprudence (Drakis translation), Mich. L. R. Bryc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Jurisprudence, Lecture on Jurisprudence.

吳經熊著：舒丹木拉及其批評者。

丘漢平：現代法律哲學之三大派別，東吳大學法學季刊第一卷第八期。

丘漢平：舒丹木拉法律哲學述要，法學季刊，第三卷第二期。

(二) 分析派：

- Austin, Jurisprudence (歐羅巴)
- Holland, Jurisprudence, Chap. 1.
- Salmond, Jurisprudence, § 1-4.
- Pollock, A First Book of Jurisprudence, Chap. 1.
- Pollock, Essays in Jurisprudence and Ethics.
- Gray, The Nature and Sources of Law, § 288-321.
- Amos, Systematic View of the science of Jurisprudence, 1872.
- Hero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Jurisprudence, 1860
- Rattigan, The science of Jurisprudence, 2nd, 1909.
- Stern: Rechtsphilosophie und Rechtswissenschaft, 1904
- Lévy-Villmann: Éléments d'introduction générale à l'étude des science juridiques.
- Pt. I. La définition du droit, 1917.
- (二) 歷史派
- Savigny: The Vocation of our Age for Legislation and Jurisprudence, (Hay-Wards transl. 1831); Maine: Ancient Law (Pollock's ed.) 1906.
- Maine: Early History of Institutions, 1874.
- Maine: Early Law and Custom, 1883.
- Byce: (韓歐羅)
- Clark: (韓歐羅)
- Carter: Law: Its origin, Growth and Function, 1907.
- Hastie: Outline of Jurisprudence, 1887.
- Borgholm: Jurisprudenz und Rechtsphilosophie; 1892.
- Wieland: Die historische und die Kritische Methode in der Rechtswissenschaft, 1910.
- (歐) 新學派
- Grotius: De Jure Belli et Pacis, 1625.
- (歐) Whewell's transl. 1853).
- Hobbes: Leviathan 1651.
- Montesquieu: L'Esprit des lois, 1748 (Nugent's transl. revised by Prichard).
- Bentham: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1780.
- Bentham: Theory of Legislation, 1820.
- (Transl. by Hildreth, 5th ed. 1887).
- Lorimer: Institutes of Law, 2ed, 1880.
- Miraglia: Comparative Legal Philosophy, transl. by Lisle, 1912.

Berolzheimer: *The World's Legal philosophies* (Jastrow's transl.) 1913. 467.

Spencer: *Justice*, 1891.

Brown: *The Underlying Principles of Modern Legislation* 1912.

Toutoulon: *Philosophy in the Development of Law.*

John C. H. Wu, *Essays in Jurisprudence and Legal*

Ihering: Law as a Means to an End, 1913 (Husik's transl.)

Philosophy.

Stammeler: *Theory of Justice*, (Husik's transl. 1925),

(六)三民主義派:

Kohler: *Philosophy of Law*, 1914 (Allrecht's transl.)

孫中山:三民主義

Geny: *Méthode d'interprétation et sources en droit Privé positive*, 1899, 2ed., 1919.

胡漢民:平均地權的真義及土地法原則的來源(胡漢民先生演講集第六集三五頁至四四頁)

Dugui: *Law and the State*, 1917.

胡漢民:我們的民法及以王道精神來取最新法例保存良好習慣

(五)社會法理學派:

(第十一集頁六二至頁七三)

吳經熊著:法律哲學研究。(會文堂)

胡漢民:民法物權編的精神(同集頁一〇三至一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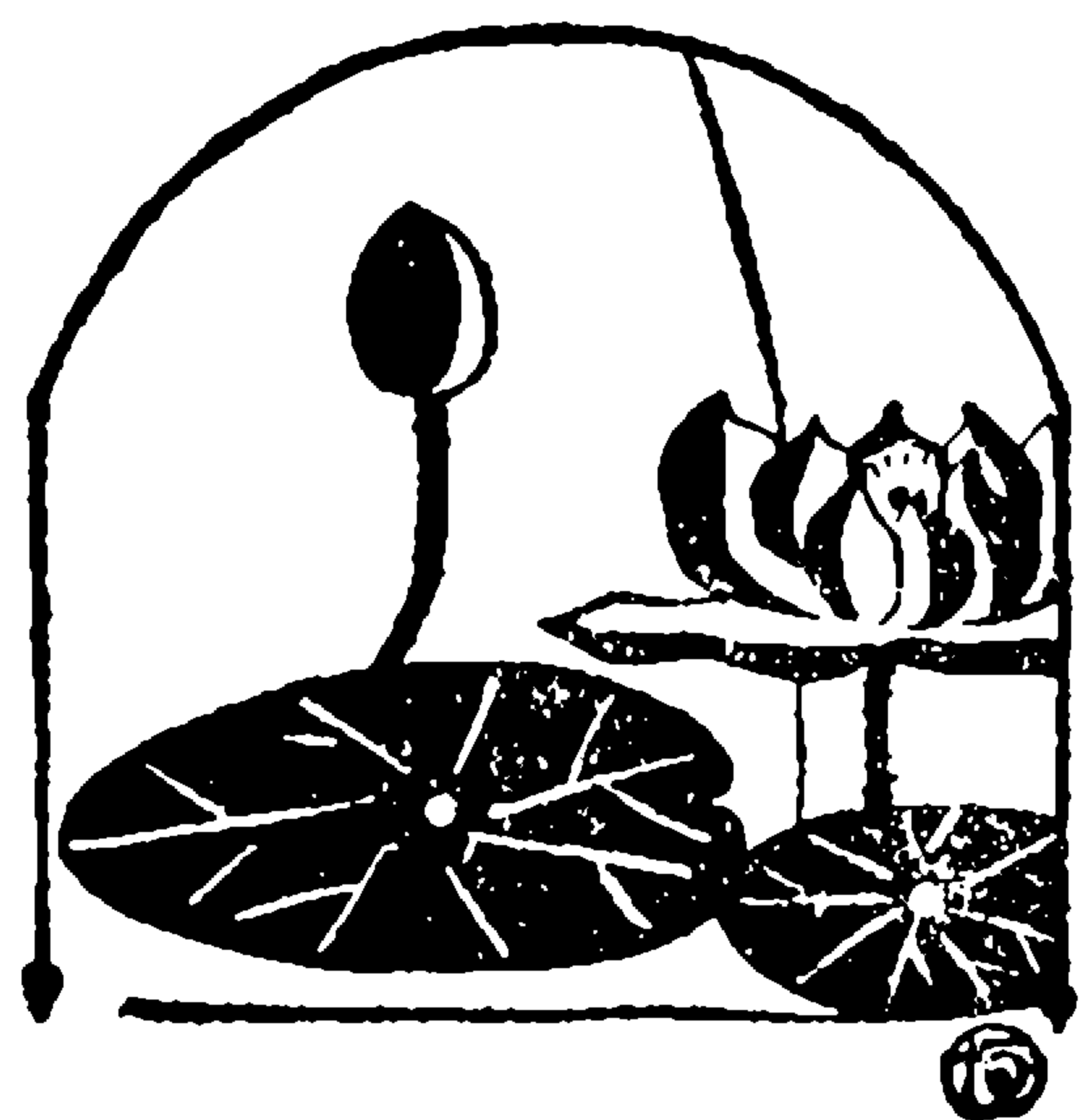
Pound: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Law*, 1924.

胡漢民:社化生活之進化與三民主義的立法(中華法學雜誌第一卷第一號)

Ehrlich: *Soziologie und Jurisprudenz*, 1903.

Holmes: *The Path of the Law*, 10 *Harvard Law Review*





英國經濟史學的背景和經過

連士升

爲什麼最近五十年來英國經濟史學進步得很快，爲什麼五十年前英國經濟史學進步得很慢，甚至沒有一部書可以真正叫做經濟史呢？這理由很簡單。人類文化剛開始時，一切聰明才智之士，爲好奇心的衝動，把全副精神都貫注到稀奇古怪的事物上，如天文算術等學問。關於人類日常生活的社會經濟的事情，因爲太熟悉了，倒反被人輕視。經濟的材料，不但引不起學者研究的趣味，使成爲有系統的科學，而且也不能使當時有聞必錄的史家，有條理地記載下來，以便後人的探討。我們知道經濟科學的成立，只是一百五六十年的事情，而史學的發達，實濫觴於希臘時代。經濟學者不能早些奠定經濟史學之基礎，固有相當的理由，爲什麼歷史悠久的史家也不甘心去搜集經濟史料呢？班茲（H. E. Barnes）說：

「自亞里斯多德以來，作家已承認社會中經濟原素的重要。但史

家仍忠實於修昔的底斯（Thucydides）李維（Livy）塔西佗（Tacitus）波盧塔克（Plutarch）所定下的原則，描寫聯盟，戰事，

朝代，和政治陰謀，尤其注重有關係的人物。直到商業革命後所生的偉大的經濟的變動，迫得社會哲學家必須擁護中等階級的新利益時，纔認真注意經濟發展的重要。……陸克（Locke）哈黎頓

（Harrington）波令布魯克（Bolingbroke）之流，對於財產的歷史，及過去經濟與政治的關係，只稍微提一提。」

史家固然職在記載，但是以清高自居，其實是皇帝御用的書記的古代史家，那里有閒工夫來記載細民的生活，社會的狀況，物價的高低，器具的優劣。他們一心一意所注意的事情，是作皇帝的起居註，描寫戰爭的勝負，紀錄法庭的訴狀，品評人物的得失，關心朝代的嬗遞呀！

歷史悠久的史家既不自負責記載，方法精密的經濟學者又無暇研究。經濟史學之所以遲延產生，自是意中事。

成立經濟史的急先鋒，不是法國重農派的經濟學者，不是英國正統派的經濟學者，而是德國歷史派的經濟學者。歷史派的特點是「承

認經濟生活的發展，同時注重工商業的組織是動進的而非靜止的。這種研究的方法非常具體；因為要探討發展的程序，自然不會把社會生活中各種成分的相互關係忽略過去。『這派的代表著作是洛瑟 (Roscher) 的歷史方法的政治經濟學演講大綱 (Grundriss zu Vorlesungen über die Staatswirtschaft nach geschichtlicher Methode, 1843) 喜爾得布蘭 (Hilderbrand) 的現在和將來的國家經濟學 (Nationalökonomie der Gegenwart und Zukunft, 1848) 及克尼斯 (Knies) 的歷史方法觀的政治經濟學 (Die Politische Oekonomie vom Standpunkte der geschichtlichen Methode, 1852)』這三個學者在短短的十年間很迅速地造成歷史學派，他們那種一貫的精神，使人逐漸知道經濟的理論只是相對的，而經濟史的研究則當重視不斷發展的自然律。

當德國歷史學派的思潮瀰漫大陸之日，正英國約翰彌兒的大著與讀者見面之時。『彌兒自己很關心當時法國的思潮，對於德國的研究工作，他只有一些膚淺的間接的智識。』因為『不知』德國的事，所以德國的歷史方法不能博得英人的賞識。同時英國的經濟學教授的待遇也不如德國各大學的教授那麼優，縱使已達到『知』而又『好』的程度，也沒法子安居『樂』業，用全副精神來研究經濟學上各種問題。因此，英國的學者只好關了門研究亞當斯密李嘉圖遺留下來的演繹方法，希望利用這方法去解決當前的社會問題，雖也沒有想

到研究過去經濟史實的需要。雖然洛澤斯 (F. Roscher) 在一八六六年開始發表他的卷帙極多的農業和價格的歷史 (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and Prices, 8 vols. 1866—1902)，但因作者的態度稍欠公允，所收的材料又不詳盡，結果在英國的學術界不發生很大的作用。

一八七〇年到了。歷史上有名的普法戰爭終止了。德國在政治外交上的勝利，恰如晴天一大霹靂，令人頓起敬畏之心。正當這時候，德國歷史學派有個學問淹博的大師西摩勒耳 (G. Schmoller)，很熱心地為歷史學派努力。他堅決主張當時還沒到高談理論的時代，因為統計和歷史的研究工作還沒有成熟。他創辦國家社會經濟研究叢書 (Staats- und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Forschungen)。在他的指導下，他的學生們發表了不少有價值的著作。英國初期的經濟史學者，多半是直接或間接地受他的影響。此外，布稜他諾 (Brentano) 奧仁哥斯基 (Ochenkowsky) 贊斯 (Schanz) 拿瑟 (Nasse) 赫爾 (Held) 等應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經濟史的成績，更給英國學者莫大的鼓勵。

現在將這五十年來英國經濟史學的發展，作個簡明的敘述。

一八八一年十月唐卑 (A. Toynbee) 開始在牛津大學講演工業革命。這個非常動聽的題目，由他那麼嫻於辭令的講師，很生動的說出來，的確給人很深刻的印象。他曾定個書名，預備將來寫一部經濟史，

可是多愁善病的他，一到三十即溘然長逝。死後他的講演稿由他的門人的筆記裏整理出來，於一八八四年以十八世紀工業革命講演集 (Lectures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England) 的名義出版。這書再版好幾次，作者在學術史上的地位已被世人公認。一八九二年堪林干 (W. Cunningham) 的名著英國工商業發展史 (The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and Commerce) 也已印行，該書取材豐富，自英國遠古直到現在的經濟史實，都很審慎地拿來應用，此後作者將這部書續成三厚冊，字裏行間，都表現他的英國經濟史『不斷發展』的中心思想。他曾作康橋大學教授多年，影響很大。明年西邦 (Seeborn) 的英國農村社會 (English Village Community) 出版。這是研究英國中世紀農村社會的第一部著作。五年後，一個出身牛津大學復又留學德國的學者阿士力 (Ashley) 將他的精心撰述的英國經濟史和經濟理論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ory (1888—1893)) 拿來問世。作者要把經濟史和經濟理論打成一片的企圖，雖不是一件討好的事情，但他卻堅持到底。

這八年間所出來的幾部大著，後人都奉之為經典。此後四十年來的英國經濟史學，方法上雖更精密，材料上雖更詳盡，大抵書中所涉的範圍仍相去不遠。

讀者也許要問，為什麼英國經濟史在這麼短的時間會進步得這

樣快呢？這原因是當時反正統派經濟學的運動，還在進行，憲法史的勢力也非常厲害。自由農村社會，莊園，……等制度，不但是屬於經濟制度，而且是屬於經濟機能 (Economic Function)。研究制度，正是研究機能的第一步工作。同時，經濟恐慌的來去無憑，澤王茲 (Jevons) 的學說的風行全國，在在使年青的學者們，趨於研究經濟史問題這條路。然而最有力量的最偉大的影響，卻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馬克思主張人類社會的一切精神文化完全建築在經濟基礎上。經濟基礎一變動，一切精神文化都隨之而動。所以要了解任何歷史，必須先研究經濟史。本來，英國的工業革命，是近代經濟史和社會史的好材料；這材料一經才高足捷的馬克思應用之後，其他用功的學者自然會往這方面努力了。

一八九五年倫敦經濟學院的成立，牛津康橋兩大學的特別注意社會經濟史的課程，自然會增加英國人對經濟史的趣味。一九一〇年曼徹斯特大學特請溫文 (G. Unwin) 為經濟史專任教授，實開英國大學教程的先例。康橋則於一九二八年設立專席；越三年，牛津大學也相繼實行。

倫敦經濟學院成立後，關於社會經濟的單篇論文不斷地刊行。藉甚一時的衛布斯特夫婦 (J. & B. Webb) 的英國地方政府 (English Local Government) 和工團主義史 (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 出版了。在研究工作的方面，很受諾爾 (Knowles) 的鼓勵。她所著的十九世紀大英工商業革命史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Revolution

tion in Great Britain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和英國屬地經濟發達史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Overseas Empire, 1924) 等書，一看就可以知道她所專心研究的是什麼問題。諾爾死後，托納和庖厄 (Tawney and Power) 繼續她的工作。前者著有十六世紀的農民問題 (The Agrarian Problem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1912) 和宗教及資本主義的起源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1926)，後者著有中世紀英國修道院 (Mediaeval English Nunneries, 1922) 和編輯一部富有價值的工業革命史書目。

牛津大學的學生，深受俄人威諾格拉鐸夫 (Vinogradoff) 的影響。威氏著作很多，特別注重社會史和憲法史這一面。一九一五年，利布孫 (E. Lipson) 的英國經濟史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出來，該書取材翔實，敘事簡潔，誠是一部有價值的著作。十一年後又續出兩本，所持的態度還是和從前一樣，就是要堅持『不斷發展』的信條。葛拉克 (G. N. Clark) 新任經濟史教授，他的工作對於經濟史上也很有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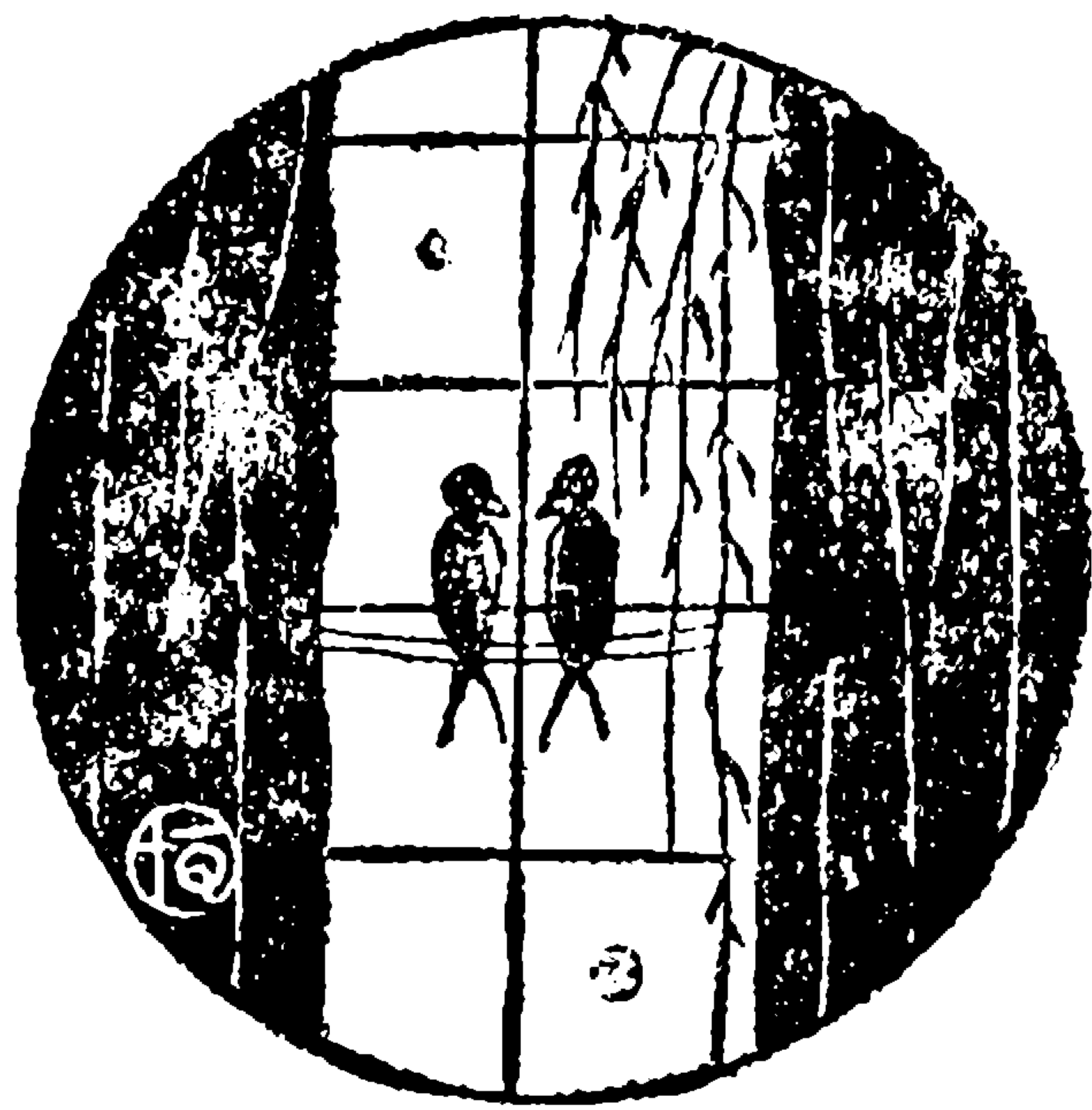
康橋大學自堪林于死後，克拉利 (J. H. Clapham) 即繼續任職。克氏專門研究近代經濟史。他著有法德經濟發達史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ance and Germany, 1912) 和近代英國經濟史 (An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1923)。材料最精

確，態度最公允的純粹經濟史，此書當首屈一指。

溫文在曼徹斯特大學的工作，也不容我們忽視。作者對於中古和現代的經濟史原料的智識，只看他所著的經濟史研究 (Studies in Economic History) 一書，已可想見。他開始重寫工業革命史，所取的材料多是商業的檔案，這風氣現在很盛行於他的門人及各著名大學間。幾個工業區域的大學，對於經濟史的研究，也不遺餘力。如阿士力教授之指導伯明罕大學注重區域經濟的研究，司各特教授之搜集蘇格蘭的農工業史料的殷勤，也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英國經濟史的趨勢，越來越重視個別問題和區域經濟的研究。考古學會的成績，地名研究會的刊印叢書，經濟史學會的成立，經濟史學報的登載富有價值的專門論文，編訂各國關於經濟史料的書籍雜誌的目錄，及調查各國著名大學經濟史教學的成績……等，都可見英國人努力前進的精神。

- ① The New History and Social Studies, p. 459.
- ② Historical Method in Palgrave Dictionary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II, p. 308.
- ③ Ashley: The Present Posi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England, p. 9 in Schnollers' Jahrbuch.
- ④ 參閱 N. S. B. Gray: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History, 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I, No. 1, pp. 12-34.
- ⑤ 參看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 5, Economic History.



計畫經濟之理論的檢討

宋斐如

自從蘇聯實施第一次五年計畫而得到顯著的成績以來，計畫經濟或統制經濟竟成了一種流行病，在世界各國蔓延起來。尤其自從一九三一年「世界計畫經濟會議」上蘇聯代表奧辛斯基詳細介紹蘇聯五年計畫的進行經過及切實成績以來，計畫經濟或統制經濟的傳染病菌，更加普及了幾乎所有的國家。現在，無論主要的工業國家，或經濟落後的國家，無論是帝國主義的國家，或是殖民地性的國家，大多已經實施，或將實施所謂統制經濟，也就是計畫經濟。德意英法美日皆有統制經濟的機關和法案，即如我們中國也已設立了全國經濟委員會，企圖施行種種的統制。計畫經濟或統制經濟的意義之重大，可以想見。近來我國討論或介紹統制經濟的論文，有時也在雜誌及報章上見着。即如專著也有一二種，例如拙作「統制經濟的基礎智識」，但關於統制經濟的本質如何？它是否適用於任何國家？乃至它的實施上需要那些前提條件等等問題，則未見有詳細而且正確地談到的論文。所以寫成這篇論文，以貢獻國內關心本問題的同好。

一 計畫經濟的概念

凡要理解一種學問或問題，第一步必須先把握住它的概念。所以在未講述計畫經濟本身的問題以前，有先就其正確的概念分析，解說

清楚的必要。但是「計畫經濟」的概念，極其含混，各派有各派不同的說法，迄今尚無確定的定義。除了計畫經濟之外，還有一個名詞，「統制經濟」，時常在各種書籍，報章，及雜誌上露面。究竟「計畫經濟」和「統制經濟」，是不是同一內容的形態？抑或是完全不同的兩種範疇？這層更使所謂「計畫經濟」及「統制經濟」的概念混亂不明；同時，也更增加明確解釋這個概念的必要性。

關於「計畫經濟」或「統制經濟」的概念，有些人以為計畫經濟和統制經濟是有區別的，是截然不同的兩種範疇。若根據這一派人的解釋，簡單地說來，則所謂計畫經濟也者是在國民經濟上作成整個計畫以進行經濟活動的辦法，而統制經濟云云，不過是在國民經濟上加以統制罷了。然而理論和事實皆證明這種說法的不正確。欲行統制，須先計畫，欲行計畫，須加以統制。計畫和統制是相輔為用的，是一種東西的兩面。并且，事實上尚無一個國家不計畫而能行統制，或單做計畫而不行統制的。

又有一部分人認為計畫經濟是蘇聯施行的經濟政策，而統制經濟是資本主義各國施行的經濟政策。但是這種說法也是不妥當的。可以從兩方面指出這種說法的不妥。第一，這兩種經濟政策在其實施方法上并無大差，自各方面經濟的計畫開始以至實行統制，二者都是一致的。第二，即在資本主義各國也常用計畫經濟的名詞。照我個人的意思，這兩種政策的區別，不在於名詞上或實施的方法上，而是在於立場和目的上。若從這意義來區別計畫經濟或統制經濟，則祇能得到『社會主義型的計畫經濟』及『資本主義型的計畫經濟』兩種。但這適足以證明計畫經濟和統制經濟是同一形態，這種形態因為使用目的的不同而可以分成兩大類別罷了。

還有一部分人認為『科學的管理法』就是計畫經濟。這更錯誤。因為所謂科學的管理法祇適用於一個企業單位的範圍內，而計畫經濟卻是適用於國民經濟的全體上。從未見過科學的管理法和計畫經濟，本質上密合的事例。科學的管理法，若無社會主義的社會經濟的條件，出了一個企業單位的範圍外，就沒有法子實行下去。

然則計畫經濟的真正概念如何？以下略述我的定義。『計畫經濟』本質上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經營方式』，同時又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生存形態，是生產階級支持下的國家權力伸張到經濟上，做成整個國民經濟的計畫，且依照計畫以實行統制的一種經濟形態。換言之，國家在國民經濟的各方面，例如在生產，交換，分配，及消費等方面，又如在工

業，商業，運輸業，乃至金融業等方面，做成有系統的，全面的計畫，而加以全面的，聯繫的統制，這種經營形態就是計畫經濟。根據上述的定義，可得兩種特質：

(一) 計畫經濟是有計畫的，有組織的，有統制的經濟，正和以前的自由放任的，無政府的經濟完全相反；

(二) 計畫經濟是整個國家的經濟，是全部國民的經濟，正和以前個人的，私人的經濟不同。

具備上述特質的計畫經濟或統制經濟，從理論和實際上說，祇有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始能夠適用。換言之，祇在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之下始能夠適用計畫經濟的經營方式。（此項，請參閱本緒論第四節『計畫經濟的前提條件』）但是近年來資本主義各國的經濟學者竟有主張實施計畫經濟以克服資本主義經濟的矛盾，即所謂『資本主義計畫化』的；並且資本主義各國的政府，居然也做效蘇聯大規模地實施什麼什麼計畫，什麼什麼統制。因此，我把這種經濟計畫，或經濟統制，也包括在本書上一併加以檢討，進行比較的研究。但是所謂『資本主義計畫化』的計畫經濟，另外稱它作『資本主義型的計畫經濟』，以與本來意義的『社會主義型的計畫經濟』相區別。

二 計畫經濟產生的動因

計畫經濟是現階段上社會經濟發展的最高形態。它不是憑空掉

下來的，而是由其先的經濟形態演進下來的。所以，計畫經濟有它產生的許多動因，茲列舉分述如下：

(一) 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缺點 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本身本來即有許多矛盾，致使資本主義經濟不能夠順適地平衡地發展。在這些矛盾當中，和計畫經濟的產生有密切關係并且是最主要的矛盾，就是社會的生產與私人的所有。詳細地說來，商品經濟的生產是互相依賴的，生產品通常是體現參與生產的全體系的人類勞動，同時，各個生產者互為他人的消費而勞動，互相關聯着。但是依照這種社會的分業而生產出來的生產品，卻歸各個人所私有，一任私人的意志去處理，本質上應該是社會的勞動，卻採取私的勞動形態表現出來。由於這個矛盾而促成生產及消費上的無政府，無組織，無計畫的經濟活動，產生了生產和消費不調和的結果，而經濟恐慌時常發作。這個矛盾的發展終於產生了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組織及相適應的計畫經濟的經營方式。現在，不但反對資本主義的人主張計畫經濟，即擁護資本主義的人們也都覺察資本主義經濟無計畫的弊害，憧憬於計畫經濟。這是計畫經濟所以風靡世界的最大原因。

(二) 世界經濟大恐慌的困惱 一九二九年以來的世界經濟大恐慌，是空前的帶着危機性的恐慌。這次的經濟恐慌不但已經經過了五個年度的長期，它的寬度和深度也都是空前的，一切的經濟部門及整個的資本主義世界莫不為恐慌所襲擊，生產減少一半，物價跌落

一半以上，國際貿易幾乎減退三分之二，失業者增加到五六千萬人，并且到現在為止還見不着恢復繁榮的前兆（即所謂蕭條 Depression），普遍資本主義世界的通貨膨脹政策更要招來一個更深化的恐慌。經濟大恐慌祇有繼續延長下去。在這帶有危機性的大恐慌困惱中的各國經濟學者，企業家，資本家，乃至政府當局，皆拚命地尋求克服恐慌的方策。許多經濟政策皆被試驗過而無效果；現在注意到資本主義經濟的經營方式的缺陷，所以企圖改行『計畫經濟』的經營方式。計畫經濟究竟在資本主義世界能否行得通，固然是另一問題，而恐慌的困惱之為實施計畫經濟的動因，卻很顯明。

(三) 歐戰中戰時計畫經濟的經驗 在歐洲大戰中各參戰國家，皆為着總動員全國的資源及勞動力起見，對於各自的國民經濟，採取中央集權制度。不但農工業及貿易全歸國家管理，即如分配及消費等事項，各國也設立攤分制度 (Ration System) 實施統制。與軍需有密切關係的各種產業，不論是輕工業或重工業，或食糧工業，其統制辦法尤為嚴密。全國的勞動力不分男女，均以臨時的非常法令，總動員起來，用於作戰或軍需的搬運及再生產上。在這種非常法令強制實行的情形之下，統制經濟政策曾經獲得了相當的效果。因此，資本主義各國經過這次的經驗，竟然異想天開希冀戰時非常辦法的統制經濟，也可以實施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平常時候。

(四) 產業合理化運動的激盪 為挽救歐戰後世界經濟全面

的衰落，一部分經濟學者及企業家，曾經提倡并實行過一企業內的計畫經濟，即所謂產業合理化運動。這種運動開始於德國，其後各國爭先摹倣。所謂『科學的管理法』，所謂泰拉制度 (Taylor System) 即其代表。科學的管理法應用在一企業單位的範圍內，的確獲得了相當的效果，提高了勞動的生產性，增加了資本家的利潤。因此，資本主義各國的經濟學者，企業家，及政治家，遂認為這種科學的管理法也可以擴大而實施於全面的國民經濟上，因而大倡其資本主義的組織化，計畫化的主張。

(五) 蘇聯五年計畫成功的刺戟 正當資本主義世界被世界經濟大恐慌困惱着的時候，蘇聯的五年計畫卻逐步地成功，蘇聯的經濟向着上昇的方向，以急速的步驟發展了。從一九二九年開始而預定在一九三三年完成的五年計畫，竟然以四年三個月的期間提早完成了。并且，國民經濟的各方面皆有顯著的發展。工業生產額比之五年計畫實行前的一九二八年增加到二倍以上，比之歐戰前增加到三倍以上。其中，重工業的發展尤為急速，比之一九二八年增加到二倍半，比之歐戰前增加到四倍以上。農業的發展也很可觀。播種面積比之一九二七——二八年度，增加了二千一百萬公畝，工業原料的播種面積超過了預定的計畫。農業耕種上大多採用機器的經營法。尤其可驚的，就是使用飛機播種的事實，在幾秒間播完幾千萬頃田地。再自質的方面看，蘇聯國民經濟已經工業化了，農業人口的比率減低，而非農業人口的

比率卻增加了。農工業皆較前社會化了多多。社會化部分的投資額在總投資所占的比率，在一九二三——二四年度至一九二七——二八年度的五年期間，不過佔四一·九%，而在五年計畫實行五年間，增加到八七·五%。又，社會化部分的投資總額，五年計畫期間與一九二三——二四年度至一九二七——二八年度的期間比較，增加到五倍。蘇聯經濟之量和質的如此急速的進步，實出了資本主義擁護者的意料之外，但卻又在反面促使他們堅信有計畫的經濟建設的偉大的效力。於是他們對於蘇聯的經濟建設完全改變了態度，由冷諷熱刺的態度變成驚嘆謳歌的態度。所以極端擁護資本主義制度的人們也都主張移植蘇聯經濟建設中實行的計畫經濟政策，到資本主義的田園裏。雖說他們所贊賞的祇是經營方式，所以他們所移植的也不出經營方式之外。但是無論如何，蘇聯五年計畫的成功，在資本主義各國實在掀起很大的波浪，給了莫大的刺戟。現在各資本主義國家都在做效蘇聯計畫經濟的甜夢中陶醉着——或者可以說是掙扎着。

(六) 獨占資本的要求 在帝國主義向下期（開始於歐戰前後）的階段上，一方面世界恐慌越發深化，帶上危機性，一般的平均利潤越發低降，另一方面金融獨占資本支持着政府，操縱了政權。結果，獨占資本家為維持他們高度的利潤，或增加更高的利潤率，就不惜以小資本及勤勞大眾，消費大眾為犧牲，企圖採取更具體的更擴大的經營方式，來達到這種目的。適用於國民經濟全面上的資本主義型的計

畫經濟或統制經濟，遂爲他們所採用。資本主義型的計畫經濟不能克服經濟恐慌固然非常顯明，但是可以一時地維持或增高獨占資本的利潤，卻很可靠。所以，獨占資本的要求，成了資本主義各國施行計畫經濟的又一最主要的原因。

(七)集團經濟的發展 構成最近世界經濟大動向之一的集團經濟的發展，也是促成計畫經濟或統制經濟實施的一個主因。因爲集團經濟和計畫經濟，是相輔爲用的，要在龐大的地盤上實行經濟同盟，聯成一個經濟集團，并且要獨占地自給自足地進行經濟活動，那末，就非有周密的，完全的計畫及統制不可。在任何經濟集團內，都包含着帝國主義及殖民地（當然這就資本主義世界而言）包含工業國家及原料供給地，包含着投資國，商品輸出國及提供商品市場和資本市場的國家。在這樣構成份子極其複雜的經濟集團中，要實行獨占的自給的經濟，自由放任經濟是不能夠發生作用的。於此，計畫經濟正和集團經濟的發展同時，風靡了全世界。

三 計畫經濟運動的發展

計畫經濟或統制經濟的思想很早即已發生，有很悠久的來源。它的最初形態產生於德國的新歷史學派，爲該派代表者的瓦格奈（Wagner）及布連達挪（Brentano）所主倡。他們主張用心理的緩和和方法及社會政策去消滅階級鬥爭，所以被稱爲「講壇社會主義」。

又因爲主張統制的管理的經濟政策，所以一般認其爲計畫經濟思想或統制經濟思想的第一來源。計畫經濟或統制經濟的思想上的第二來源，可以說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獨占組織的思想。那時候，世界各國皆發生了種種利用獨占組織如卡特爾或托拉斯等組織去減少資本主義的無計畫性，無政府性，消除由這無計畫性及無政府性產生的弊害如經濟恐慌。

然而上述兩種來源，祇是思想上和觀念上的來源，對於實際的經濟界，並沒有發生什麼影響，尤其是在國家的政策上更無若何的表現。計畫經濟運動到了歐洲大戰，纔發生了實際的社會的意義。因此，我認爲歐洲大戰期，纔是計畫經濟運動真正開始的時期，也可以說是計畫經濟實際運動的濫觴。自從歐戰以後，計畫經濟運動始有顯明的發展。實際的計畫經濟運動或統制經濟運動的發展，大體上可以分做三個時期：（一）戰時計畫經濟的試行期；（二）產業合理化運動期；（三）國際的風行時期。

一、戰時計畫經濟的試行期

歐洲大戰中，計畫經濟的實施普遍於參戰的各國。凡是參戰的國家，都爲着長久維持戰爭以得最後的勝利，而實施所謂「國家的總動員計畫」或稱爲「全面的戰時經濟政策」。德英法比俄美意奧等國，都實施這種政策，其中德尤爲周密。那時候的戰時計畫經濟的辦法，約可以從四方面來分析。

(A) 國民總動員 參戰各國皆制定非常立法，調動全國適當的，健全的國民以補充軍隊，或從事於軍需工業的生產及軍需的搬運。這辦法稱為強制的徵兵制及勞動的統制。例如德國的「祖國補助勤務法」規定滿十七歲以上六十歲以下的男女，全部徵用，其中健康的男女的百分之六十五，送到前線服務，其餘則全部從事於強制的勞動。

(B) 產業總動員 參戰各國皆施行統制政策於各種產業的生產及一般的消費上。在生產方面有所謂「優先制度」首先集中生產於軍需工業上。其次，還有原料統制，價格統制，農業統制，等等辦法。在消費及分配方面，也施行所謂「攤分制度」，依照分發的票據分配糧食。

(C) 交通的總動員 可以分爲海運及陸運兩方面的統制。在陸運的統制上，鐵路，汽車，飛機等交通機關，全部收歸國有，或收在國家嚴格管理之下。即如通信機關也都全部置於國家管理之下，全部用於軍事上。在海運的統制上有貿易統制及船舶統制兩種辦法。前者適用於軍需品輸入的統制上，後者則適用於作戰及搬運的兩方面。

(D) 金融及財政的統制 歐戰一爆發，各國的金融界即大起紊亂。證券市場首先大動搖，軍需工業及海運業的股票除外，其他各種股票及債票，皆一落千丈地跌價。各種公司皆繼續關門，各銀行皆爭先收回放款，民間也爭相提取存款。此時，國家乃不得不採取非常辦法，頒布債務延付令，增發銀行券或紙票，并強制通用，維持票據的貼現，維持

貸款，管理外國匯兌。另一方面設法集中民間的現金，或加緊強制的擴大再生產，以籌備軍費。

上列各種辦法都是計畫經濟或統制經濟的實例，綜合地看來，也可以說整個國民經濟全面的統制。不過，因爲那時候計畫經濟政策是施行於非常時期，所以認爲是試行期。因爲後來的計畫經濟的發展受它的激動甚烈，所以也可以認爲是計畫經濟發展的母胎。

二、產業合理化運動期

歐洲大戰是一個空前的大破壞。參戰各國，無論是打勝仗或打敗仗，其整個的國民經濟皆陷於極度的疲敝和衰萎的狀態之下。由這種經濟的疲敝，又反映成爲政治的動亂和社會的動亂。不但勞動階級的鬭爭激烈化，即連資本家本身也因利潤的低降而朝不保夕。在這種情勢之下，遂產生一二經濟學者如嘉塞爾 (F. C. Engel) 及開恩斯 (Keynes) 等人，提倡計畫經濟的理論。再加以歐戰中戰時計畫經濟的經驗，部分的計畫經濟的產業合理運動，遂由德國（曾經設立所謂「經濟管理局」）而風行於英美日法意等國，幾乎可以說全世界產業合理化運動，固然很早即已發生，例如一九一〇年代美國的泰拉即已提倡過「科學的管理法」，但是產業合理化運動到一九二四年頃纔帶上世界經濟的意義，也纔略具計畫經濟的形態。產業合理化，因爲是在平時實行的，所以雖說在國民經濟上是部分的不聯繫的辦法，但總比較戰時計畫經濟還高一級。

產業合理化的方策，應用在各部門的經濟上，有非常紛雜的辦法。但是大別之，可得兩大類：（A）生產過程上的合理化，（B）流通過程上的合理化。茲略述於下：

（A）生產過程上的合理化 這種合理化的第一目標就是降低生產費。所應用的方法，就是採用新技術及新機器，改編勞動組織，增加機器運轉的速度以加強勞動強度，造成製品的標準化，定型化，藉以增進生產能率，排除浪費。最顯著的具體方法，就是採用自動作業機以節省勞動，增大勞動的生產性。所謂『轉送制度』（Conveyor System）的採用，改編了舊時的工場組織，使工作單純化而增加勞動的能率到極度，在生產過程上劃一新時代。

（B）流通過程上的合理化 這種合理化，簡單地說來就是擁有巨大資本的製造業者，爲着增高利潤而自己設立并擴大販賣部，縮小商業資本的活動範圍，奪回商業利潤的方法。此外，爲避免競爭，維持或提高價格而組織的卡特爾，托拉斯，及新迪嘉等獨占組織，也是同樣方策。流通過程上的獨占組織，又與生產過程上的合理化，有交互的作用。生產過程的合理化促進獨占的形成，獨占的形成又促進生產部門的合理化。全面經濟的合理化，更加發展無已。

產業合理化運動，無論對於勞動階級乃至中小資本有多大的害處，但是對於挽救資本家階級的危機之點卻有很大的作用。它增大了各種企業的利潤，獲得了經營上的利益。歐戰後陷入沒落期的資本主

義，遂得呈現一時的安定化的現象。這個安定化的狀況，居然由一九二四年頃繼續到一九二八年。況且，另一方面尚有一個社會主義的蘇聯，應用產業合理化的各種經營方式，進行社會主義型的計畫經濟，增大了蘇聯全國的財富，發展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這種情形更加引誘了資本主義各國深入地埋頭於更具體的，更擴大的產業合理化。產業合理化運動，遂發展而成爲轟動全世界的計畫經濟，或統制經濟。

三、國際的風行時期

這是一個計畫經濟政策風行於全世界的時期。不但社會主義的蘇聯連三接四地實施計畫經濟於其各階段的經濟建設上，即如資本主義各國也都設立了經濟統制的諮詢機關及執行機關，企圖統制整個的國民經濟。

歐戰後，資本主義各國雖然設立了很多名稱不同的經濟會議，但是那時候的經濟會議大多是政府及國會的諮詢機關，而不是執行機關，並沒有在全國的經濟上進行整個的計畫。到了世界經濟大恐慌爆發以後，具體的積極的計畫經濟，始有顯著的發展。這是受到兩方面的影響的。一方面，經濟大恐慌日益深化，而獨占資本的利潤慾卻越發強烈。另一方面，一九二六年以來單一企業內的產業統制，獲得了顯著的效果，一九二八年以來的蘇聯第一五年計畫實行的結果，尤其在世界上誇耀它那偉大的成績。資本主義各國受到這兩方面事實的壓迫和誘惑，而更加需要積極的擴大的計畫經濟。計畫經濟和統制經濟遂成

了資本主義各國的論題，各國的經濟會議也自那時候起像雨後春筍般增加起來。

計畫經濟運動在這時期中，有一個劃時代的國際事實，就是世界計畫經濟會議的召集。這個會議是由『國際產業關係協會』(The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Relations Institute)發起而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開會的。參加會議的份子，有資本家，經濟學者，社會民主黨的黨員及各國工會的代表。派代表參加的國家有二十三國之多，代表人數達三百人。世界計畫經濟會議是一九三一年秋召集的。開會期間自八月二十三日到八月二十九日，祇有一星期的短期間。在這短期中，各國代表皆有熱烈的演講，極力主張計畫經濟的重要性，並且提議許多實施的辦法。他們的理想甚至於提倡在國際施行計畫經濟。但是這種高遠的理想，終被客觀的事實所否決；世界計畫經濟的討論，終於得不到若何的結果。但是世界計畫經濟會議卻在另一方面得到了一個意外的收穫，這個收穫對於資本主義各國實施計畫經濟上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在世界計畫經濟會議上，蘇聯的代表奧辛斯基會把蘇聯五年計畫施行的經過及其成績詳細地介紹出來。奧辛斯基的演說，竟然使其他各國的代表更加感覺計畫經濟的必要和效力，加強了他們對於蘇聯計畫經濟的信仰和驕傲的信念。

自從經過世界計畫經濟會議以後，資本主義各國的計畫經濟的實行，更加猛進，更加擴大。計畫經濟居然成了國際的流行病。現在世界

上已經設立經濟統制的機關及制定經濟統制法案的國家，已經有五國之多了。主要的國家有蘇聯，意大利，德國，英國，美國，法國，及日本。此外，如捷克斯拉夫，葡萄牙，西班牙，羅馬尼亞，波蘭，南斯拉夫，墨西哥，乃至殖民地性的中國，也莫不有同樣的計畫和企圖。其中最積極的最大規模的國家，除社會主義蘇聯而外，就是墨索里尼統治下的意大利和羅斯福統治下的美國。在許多經濟統制機關及統制法案中，最著名的有蘇聯的國家計畫委員會，意大利的協同組合全國委員會，德國的經濟委員會，法國的國民經濟審議會，英國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中國的全國經濟委員會，日本的日滿經濟統制法案，及美國的產業復興法案。

四 計畫經濟實施的前提條件

計畫經濟或統制經濟，雖然以一九三一年的世界計畫經濟會議為劃分期而風靡了全世界，但是這種情勢並不能夠證明計畫經濟的經營方式在任何經濟條件或經濟組織之下都可以通行無礙。雖說科學的管理法曾經在一個企業單位內有效地圓滿地施行過，同時，計畫經濟也在社會主義的蘇聯實行過，並且得到更偉大的成績。但是出了私人的個人的企業單位的範圍外，科學的管理法是否還行得通，在不具備社會主義經濟條件的地方，計畫經濟是否還能夠施行得有效？這是一個更重大的問題。在我看來，對於這個問題，毋寧給與一個否定的答案。嚴格地說來，計畫經濟祇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一種經營方式，離開

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就行不通；行得通真正意義的計畫經濟的社會，也就是社會主義的社會了。因此，希冀一方面保存資本主義的制度，另一方面施行計畫經濟，那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幻想，就是獨占資本家的欺騙。要而言之，計畫經濟的實施，是有很嚴格的前提條件的；不具備與計畫經濟的經營方式相適應的社會經濟的條件，是此路不通的。

根據蘇聯出席阿姆斯特丹世界計畫經濟會議的代表，奧辛斯基的報告，要實施計畫經濟於一國的國民經濟上，必須具備下列八種條件：

- (1) 勞動者的獨裁；
- (2) 一切的生產手段及分配機關社會化；
- (3) 廢除階級；
- (4) 急快提高勞動階級的經濟的、文化的地位及生活標準；
- (5) 產業指導的集中及與此并行的生產集中和專門化；
- (6) 消除都市與農村間的矛盾；
- (7) 消除民族的不平等；
- (8) 發展一切領域內的文化活動，尤其是科學的調查事業。

即令離開奧辛斯基的意見，單就一般的情形看來，計畫經濟要能施行得有效，解決了目前社會經濟上的許多矛盾和問題，至少也要具備下列三大原則：

【第一個原則】 參加計畫經濟活動的人們的社會條件和經濟

條件，都要一律平等。

計畫經濟原來就是一種集團的經營事業，須由集團的意志發動而完成集團的利益。但在集團的意志和利益的反面，還有私人的個人的意志和利益。在通常的情形之下，這兩種意志和利益是不容易調和一致的。要這兩種意志和利益調和一致，必須每個團員的社會條件和經濟條件一律平等，並且互相聯繫着。私人的意志及利益與團體的意志及利益調和一致之後，集團的精神纔能夠變成堅固的，整個的，並且是統一的，積極的，主動的。必須如此然後一切的問題纔能夠圓滿地解決。倘若各個國民或各個團員，因為社會條件及經濟條件的不平等而致各有不同的立場和利害關係，那末，每個人的意志就不能一致，集團的精神無從鞏固，集團事業的計畫經濟如何能行得通呢？即令在意志及利害關係不同的各個人或各階級之間折衝找出妥協點，勉強在整個國民經濟上施行種種計畫或種種統制，但這不是全體一致的，主動的，積極的辦法，而祇是消極的，受動的罷了。在這種情形之下，計畫經濟的施行，既不能獲得根本的效力，也不能夠維持長久。

【第二個原則】 經濟計畫的實行者及計畫的指導者，要同一人格。

在計畫經濟的施行上最要緊的動力就是直接生產者的切實地實行。如果直接生產者不切實地實行，無論有多麼理想的計畫，結果也祇有失敗之一途。要直接生產者切實地實行，須有兩種條件：其一，一切

計畫須出自直接生產者的意志；其二，一切的計畫須由直接生產者參加大部分的意見。廣大的國民經濟計畫，絕對不是少數人的統制就可以達到目的；少數人的統制辦法違背了大多數的直接生產者的意見的時候，一切理想的經濟計畫皆成了幻想。同時，要廣泛的複雜的國民經濟計畫化，必須有完全的精密的計畫底案。這種計畫底案，又絕對不是生產過程外的人們所能編製成功的。不但要直接參加生產的人們提供詳細的精確的材料，並且需要他們參加大部分的意見。這是計畫經濟實行上一個不可缺少的要件。因為每個生產者實行他自己積極地精密地創造出來的計畫案，必定堅決，積極，而且順適。所以，蘇聯經濟的各部門的計畫，都是經由直接生產者的勞工及農民審查過，補充過，修正過，然後始成爲最後的決定的計畫底案。但要作到這一層，必須要計畫的實行者與計畫的指導者，是同一人格。

【第二個原則】 直接生產者必須是一切生產機關的主人。

這個原則含有兩重的意義：(一)直接生產者擁有一切生產機關的所有權及使用權，(二)同時，生產出來的生產物也歸他們所有，或享受。這是計畫經濟實行上最重要的前提條件，而又是計畫經濟的最終的目的。如果一切的，至少也要決定部分的生產機關的所有權，不爲直接生產者所擁有，那末，直接生產者必不能夠任意地自由地爲社會全體而從事於生產。沒有使用權，更不消說了。同時，如果使用最進步的機器及最新的動力，提高了勞動生產性的結果，產生了許多的，或更

多的無衣無食無工作的失業者——由直接參加生產的人羣裏擠出的失業者，那末，計畫經濟必行不通，也沒有它的必要。又，如果提高勞動的生產性，增加生產量的結果，依然要毀棄生產物的大部分，正如巴西之棄咖啡於海，美國以小麥及棉花當燃料，爲維持馬鈴薯的販賣價格而不得不敷設鐵路運至海中棄掉，澳洲剪毛的綿羊竟宰以吃肉，古巴製糖原料的甘蔗用作柴火燒用，那末，計畫經濟不但行不通，並且絕對沒有必要。因爲真正計畫經濟的實行，必定提高生產率而激增生產量。若增加出來的生產量，還須花費人工和金錢毀棄它，或用在無益的方面，那又何必多此一舉呢？因此，因爲實行計畫經濟而增加勞動生產性，增加生產物的分量的結果，必須能夠提高直接生產者的生活標準，至少也要歸他們享受始可。

此外，固然還需要政權的統一，統計材料的完全而正確（沒有這兩種條件則整個的複雜的國民經濟計畫無從着手），及官吏清廉（沒有這種條件則在計畫進行上容易發生中飽的流弊）等等條件，但這些都是次要的條件。最根本的，最主要的條件，還是上列三種原則。要而言之，生產者，所有者，及計畫者的統一，或聯成一氣，則其經營經濟就變成計畫經濟。

五 經濟制度與計畫經濟

根據上節所述，計畫經濟不是可以無條件地，在任何情形之下都可以適用的。如果社會經濟上缺乏必要的前提條件，則計畫經濟必行

不通，也沒有行它的必要。這裏重新展開了一個新問題，就是經濟制度與計畫經濟的關係的問題，也就是說：計畫經濟究竟在那一種經濟制度之下始能行得通。

若嚴格地說來，祇有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纔適用計畫經濟的經營方式。因為社會主義經濟組織纔具備上節所述各種條件。根本的關鍵即在於生產和消費之『社會化』。因此，若照原來的意義說來，『計畫經濟』祇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經營方式』。

至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根本上就不適合計畫經濟的施行，雖說計畫經濟近年來居然風行於資本主義世界。這完全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特質使然的。計畫經濟的經營方式不能適合於資本主義制度，可以從理論上及實際上列出幾種原因：

(一) 資本主義社會是階級的社會。

在階級的社會裏頭，上節所述各種條件皆不能具備。第一，一切的生產機關不為直接生產者所有，生產出來的生產物自然也不能歸他們享受。第二，參加經濟活動的人們，無論在經濟上抑在社會上，地位都是不平等的。若就資本主義的階級社會具體地說來，那末，一切的或主要的生產機關，皆為資本家階級所獨佔；他們僱用勞工以從事於生產，所以生產出來的成果也完全歸資本家階級全權處理。資本家和勞工的社會條件及經濟條件，都是不平等，不一律的。在這種社會裏，即令折衝而勉強實施計畫經濟，其計畫實行者和計畫指導者，必定是兩種社

會地位完全不同的人；指導計畫的人，必定是支配全國政治經濟大權的獨占資本家階級，而實行計畫的人，必定是勞工和農民等。

(二) 資本主義本質上的無政府性。

資本主義制度上有許多本質上的缺陷和矛盾。其中，與計畫經濟行不通的問題有特別密切關係的，就是生產和消費的無政府性。這是從生產手段的私有和利潤的追求產生出來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擁有生產手段的人們，是全為着利潤的獲得而進行生產的。在這種社會裏，若為顧全社會全體的利益而實行計畫經濟，取消或限制利潤——事實上是絕對辦不到的，現在姑且假定為可行——則改良生產設備及增進生產力的刺戟減少，而產業資本勢必退出產業界，甚至流出國外，於是整個國民經濟更加大起混亂，更加衰頹無疑。所謂計畫經濟如何能行得通呢？

(三) 政治經濟大權為少數獨占資本家所操縱。

現在，在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內，主要的決定的政治經濟大權，皆為少數擁有支配的生產手段的獨占金融資本家所支配，所操縱。例如美國現在的政治經濟大權，完全為四十個大資本家所支配。又如日本現在的政治經濟大權，也為三井及三菱等少數財閥所操縱。其結果，指揮計畫經濟的最高經濟會議，或實施計畫經濟法案的執行機關，自然也必歸他們支配和操縱。他們專為增高或維持他們的利潤而實行計畫經濟。若此，則計畫經濟失掉它本來的意義。不如此，則計畫經濟又無從

實行。社會民主主義者希冀由資本主義的組織化計畫化以達到社會主義的社會階段，根本就是一種幻想！

(四)資本主義型的計畫經濟祇能助長獨占。

資本主義制度下，一切產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計畫化，實質上祇是獨占組織的更高度的發展罷了。現在，成立於資本主義各國的所謂「組織的產業」及「聯合公司」等等組織，本質上不過是大托拉斯的組織罷了。大托拉斯組織愈發達愈阻礙整個國民經濟的計畫化。因為大獨占組織愈發發展，企業愈發集中，則各企業單位之間的對立和競爭，必更擴大而尖銳化。因為大資本之間的競爭，比之較小資本之間的競爭，要格外激烈，而且這些大資本絕對不能夠發展到單一體的組織。再自另一方面看，獨占資本更加發展的結果，中小資本家必至全部沒落，一般的生產者也愈發不幸福。終局，非至影響計畫經濟行不通不止。如上所述，計畫經濟或統制經濟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是絕對行不通的；即令折衝強制地行下去，結果也必失去本來意義的計畫經濟的效用，而成了少數人剝削多數人的更擴大的辦法。這是很顯明的事實。然而，這裏殘留下來一個問題，計畫經濟在沒有完全資本主義化的殖民地，或殖民地性的國家（例如中國）裏，能不能行得通。這個問題更加嚴重。計畫經濟在殖民地性的國家實行的難關，比之主要的資本主義國更多。除開資本主義國家所遇着的上述根本難關之外，還有帝國主義的統治和壓迫。殖民地性國家的經濟計畫機關及執行機關，

必定全部操縱於帝國主義手裏，例如滿洲統制經濟案操縱於日本帝國主義手裏，或操縱於諸帝國主義手裏，例如中國的所謂「中外技術合作」是中國統制經濟實施的先聲，中國的全國經濟委員會事實上是在國聯和美國的支配指揮之下進行一切的統制的。殖民地的計畫經濟實現，則其殖民地的經濟更加成了其所謂母國的附庸，例如去年以來急速發展着的大英帝國統制經濟的體系之下的殖民地（如印度等）及自治領（如加拿大，澳洲聯邦等。）這是很顯明的事例。即如殖民地性的國家，如果實現了計畫經濟，那末，這個國家實質上就完全殖民地化了。例如現在已在積極猛進中的所謂「日滿統制經濟」及日本帝國主義正在陰謀企圖中的所謂「中日滿經濟同盟」，如果具體地實現，那末，中國東四省成了完全殖民地化的地方，是不消說的，即華北各省也將全部淪為完全的殖民地。所以像中國這樣殖民地性的國家，要實施計畫經濟或統制經濟，自非格外謹慎不可。當這中國統制經濟的聲浪震撼了全國的際會，附述幾句，諒也不為無意義。

要而言之，殖民地或殖民地性的國家，如果要實施計畫經濟或統制經濟，必須先完成，或同時進行兩種主要的前提條件：（一）排除帝國主義的支配和統治；（二）改造社會經濟的組織。換一句話說，殖民地或殖民地性的國家的真正意義的計畫經濟，祇有在排除帝國主義的統治的前提條件之下，並且在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之下，纔能行得通。



戰後經濟之變革與其政策之轉換

古 占

經濟機構之變革

資本主義的經濟機構，以世界大戰為轉機，而激然一變。其適應此種變遷之經濟政策，也跟着時勢之推移，而幾經轉換。現在，且先說經濟機構之變革，經濟機構之變革也可分兩方面來說，即世界經濟機構，和國民經濟機構兩方面。

世界經濟機構是什麼？戰前又有何特徵？痛切地解答這問題的，有桑伯特（Sombart）。他說：戰前的世界經濟，呈中世之都市經濟一樣的形態。即都市經濟以一都市為中心，而其周圍則有田舍，於是依農產物與工業品之交換，而結成一種經濟組織。同樣，在高度資本主義時代，有四億人口之西歐諸國，皆為工業國而成為世界經濟之中心，其他世界各國，則如中世之農村而圍繞着這些西歐諸國。由是好像中世之都市經濟，這些工業國與農業國之間行農產物和工業品之交換而完成世界經濟之組織。這其間最獨特之一種形態，便是「世界上白色人種

之支配」更說：「西歐諸國之世界擄取」而戰後最大之特徵，便是以前依賴西歐諸國之後進國躍進資本主義之建設，脫離西歐諸國之擄取而歸於「自力自存」成為「自力自給」（Autarkisierung）之國。不過戰前世界經濟之特徵，可以兩方面來說（一）從生產方面來說，就是「生產之地理的集中」和其資本主義組織（二）從流通方面來說就是「貨幣制度之安定」和貿易上個人的「自由競爭」。但是這些特徵在大戰後已經完全破壞了。生產之地理的集中，如戰前西歐和美國為工業國，其他世界各國為後進國的農業國，但戰後已被破壞而成為地理的分散之狀態了。各國貨幣制度也極紊亂，且其價值變動過甚，加之國際貿易之障礙達於極度，因之世界經濟乃呈分解的狀態，而惹起急激的變革。

一 農業國之工業化

大戰時工業國之交戰諸國，因為軍需工業動員之結果，凡可以利

用之工業，都改造做軍需品工業。因之，輸出品工業從而又其輸出，完全杜絕。其結果向來由這些工業國輸入工業品之農業國，如我國，印度，南美諸國，及加拿大等，都因為迫於其工業品自給自足之必要，而新興了幾許新工業。例如我國勃起之紡織工業，日本之化學工業，和製鐵業等，都是我們所最知道的。

這樣世界大戰之結果，諸後進之農業國雖新工業如雨後春筍的發生，但這種狀態，實戰前已經開始，不過戰後特別急激而已。因為農業國並不是什麼時候都只止於為農業國的，他也有跟着工業國而為工業國的命運。因為農業之生產力劣於工業之生產力。若依正統學派向來之見解，則外國貿易之利益，工業國與農業國之間是可以同樣均分的。然而實際之歷史，却確實不顧此種理論。工業國之生活程度，遠優於農業國。農業國之國民，常苦於貧。由此點而言，則外國貿易之利益，常加重農業國之負擔，而被工業國所佔。因此諸後進之農業國，雖在戰前，亦努力於自為工業國了。但世界大戰對於後進國那種傾向，更與以強烈的刺激，和完全的保護，故結果農業國之工業化益發飛躍。這是戰後經濟之一大變革，但同時亦為世界恐慌之一原因。

因為大戰告終，如交戰國都將軍需品工業復興為平時工業。但後進國為保護其新工業，防被壓倒，所以設高率之關稅，阻止歐洲之輸入。所以交戰諸國之產業，不能如戰前之得意，求舊市場於後進國了。因之世界經濟不能不發生萎縮，而構成世界恐慌之一原因。

二 貨幣制度之不安

戰前世界經濟之特徵，在流通方面是貨幣制度之安定。國際間貨幣制度之安定，便是各國民經濟間平衡與安定之表現。在戰前，則各國特別工業國，對海外非但有很多外國投資，且有廣汎的日益開展的外國市場。故國與國間之國際支付關係，能保持均衡，從而各該國之貨幣價值也能自動的安定。國際貿易，也全可放任各企業家之自由。因此無統制貿易或匯兌之必要。而世界經濟亦自能安定。

然世界大戰，一方各國間之國際貸借關係有顯著的變動，其結果世界金額之六成，集中於法國及美國而脅其他各國之金本位制。現將戰前一九一三年與戰後五大資本主義國金保有量列表如下。

五大資本主義國大戰前後之金保有量

	一九一三年末	一九二七年末	一九二九年末	一九三〇年末
英國	三,九〇(一七·五)	三,一三(一〇·三)	三,六三(九·三)	三,〇〇(八·六)
美國	七,九七(三三·三)	一八,三四(六·二)	二七,九四(五·四)	一九,三六(四·九)
法國	五,八七(二·三)	四,三六(三·七)	六,八五(三·一)	八,八三(五·一)
德國	四,一〇(一·八·六)	一,九三(六·四)	三,三九(七·三)	二,三二(六·五)
日本	五,六(二·四)	三,五五(八·四)	三,三三(七·一)	一,七〇(四·九)
合計	三,七〇(一〇〇·〇)	三〇,〇九(一〇〇·〇)	三三,九三(一〇〇·〇)	三三,一〇(一〇〇·〇)

備考：括弧內為五國合計之比較

他方面，則如前述，從來後進之農業國中工業勃起之故，歐洲工業諸國遂不能恢復其舊日之販路如戰前。因之，世界經濟上財貨移動之

程度非但顯著的減少，且農業國之工業化，使該國自給自足之度增大。故歐洲諸國之工業品之輸出，亦顯著的減少。其結果這些諸國遂致生出金融恐慌，脅其貨幣制度之基礎。由是，基於擁護貨幣制度起見，便以輸入之防止，匯兌之管理等等為必要，以致使從來統一的世界經濟組織更加崩壞。要之，戰後國際貿易，因為各國經濟的自主獨立之機運正盛，故沒有如歐戰前之重要的地位了。又各個人之自由意思下所行之自由貿易衰微，而在國家之干涉下，或尚有更進行新經濟組織之可能性也。以上所述就是因大戰而急激起的世界經濟機構之變革，以下再來說應此變革而引起的國民經濟之改變。

三 資本之集中與經營之單一化

今日經濟的變革之最大的，實是資本集中之急激的進步。這資本集中之勢，雖然不是自今日始，但其勢之急激和廣大却是世界大戰後之事。據一九二五年德國議會所設經濟調查委員會調查，該國『稍有意義之有限公司，沒有和其他公司結何等關係者全不存在。他們組織加特爾啦，或附屬於 *Konzern* 啦，而單獨孤立之公司殆不存在。』這樣的斷定着。今日這些企業老早已非完全的個人企業。即非在自由競爭下之個人企業，幾乎不是加爾特之一部，便是 *Konzern* 之一員。而加爾特所有的地方，他們便不許自由競爭，其加盟員之一切交易方法，都是被統一的。這種加爾特和 *Konzern*，以前只限於大工業的，但今

日則最自由的商業方面也有那種傾向了。即百貨店之經營日益集中，而成為巨大企業，大資本之分散的經營，在今日已更盛行，蓋最明白地示着一種資本之集中和經營之統一。并且今日普通小商業也結合而行共同施策，和共同對策了。

一方消費者組織消費合作社，各合作社組織全國總社，而作管理全國社員消費貨物之配辦之大組織。又他方面，地方的分散之中小生產者，組織販賣合作社，依共同經營而行販賣者迭出。甚更進而統一又共同生產。本來，一向集中運動之重心主要者只是大資本之集中，大經營之集中。而小經營特別小企業之集中或聯合組織是技術上所最困難的。蓋因為「數目多」，使統制管理至不易行。然最近之傾向，則中小商工業者都彼此兢兢於結種種組織，而計劃其經營之統一化。這種事態在今後統制經濟又計畫經濟之實施上，是具有可驚底重要意義的。

戰前資本主義是以完全的自由競爭，雖統制之經濟為其基礎的。然最近因為上述企業之集中，和經營之統一，故此種競爭已被廢除，至少已經顯著的微弱，因之自由資本主義之基礎構成，便自然解體了。

同時這種傾向，使資本主義之作用凝結，停止其運用，以致於結果便成不能恢復之恐慌，而避免之道便不能不是計畫經濟。

四 自由競爭之廢除與代價之拘束

由是資本主義的及合作主義的集中和統一之盛行，遂使買賣相

對人之數減少，甚至就只一人也是可能的事。所以結局便沒有自由競爭之餘地了。例如一產業之勞動者約束於一工會之下，其雇主團結於一雇主聯合之下時，工資制定上老早便無自由競爭，而被團體協約所決定。該勞動代價，亦老早不能個別的加以變更了。依華格滿 (Wagge-mann) 所說全德國工資及俸給之八成乃至九成，是依該團體協約所決定的云。同樣原料及半製品之代價 (相當於製成品代價之五成) 也是在加爾特之下，依代價協定所決定的。若加課稅及運費，則德國工業製品原價之約五成，是協定拘束之結果。

華格滿更說，德國工業品販賣之二成五乃至三成，手工業品之一成五乃至二成，是據直接的代價協定所拘束云。從而這些代價，是統制代價，而非自由競爭之結果，是前述資本之集中經營之統一化，合作團結之結果。而其成數是日益增大，占全經濟之最重要底部分的。這種代價已老早不是成立於完全的市場經濟之機構內，而是在一種計畫的計算之基礎上所決定的了。這些事實是誰都不能否定的，而且還有人認為現代之經濟的特徵即在這點。

戰前的經濟是完全自由的，而戰後的經濟却是獨佔。獨佔是自由的反對，是自由競爭的結果，這比之向來自由的市場經濟，實一大變革。

五 國家之經濟活動

為國內經濟機構之變革，而最後不得不一言的，便是國家自己成

為經濟之所有者及管理者之範圍日益擴大，影響所及資本主義的企業家之活動範圍日益狹小。因為最近國家之職能增大，因而使其歲出從而歲入也增大。并且國家預算膨脹，并國家將其收入投資於建築住宅和其他之經濟的方面之巨大，遂使國家對於社會上資本之形成及其投資之影響，日益增大。

今日國家及地方公共團體直接或間接支配着的經濟方面，在全經濟中占着相當大的成數。依德國希爾斯 (Hirsch) 氏之計算，則一九二六年德國公有財產為五千億馬克，而佔國民資產總額中之五分之一。國營經濟之生產及其他之支付額為百億乃至百二十億馬克，而此額是德國國民所得之五分之一，又德國重工業，機械製造工業，及電氣技術工業之五分之一，或相當於德國農業生產總額之五分之一云。要之，戰後國營及公營事業，日益擴張，這種結果，是足以削狹資本主義企業之活動範圍的。

經濟政策之轉換

一 社會化——戰後經濟之第一期

跟着戰後經濟之變革，而其政策也就順應着潮流而轉換。原本鐵路、電報、電話、其他所謂公益事業之所有及經營移為國營及其他社會團體之運動，在世界大戰前已早流行了。然一般產業特別將重要產業

移爲公營，則尙有相當之議論存在。換言之，當時一般學者，對於公企業之成立，存在本身可否是認，是認爲還成問題的。然戰後則非但公益事業，更進而將基礎產業及其他重要產業之大經營，移爲國有，又社會所有之議論及運動勃興而抬頭起來了。所謂「社會化」之問題便是。其主要的理由是：（一）經營之技術的，即依大戰所感到的經濟之集團的統制之可能性，在技術上已被確認。（二）因當時社會經濟思潮之變化。所以當時國家便成爲重要產業之經營主體，且想本此來變革其經濟組織之內部機構了。換言之，想慢慢改造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結局乃改之爲社會主義組織了。從而所謂「全社會化」也有人主張，又當時計畫經濟之主張者和立案者也迭出了。這種經濟思潮之推移，和實際運動之進展，在德國最爲明顯，而此種傾向且繼續到一九二三年。

然則其間該重要產業之國有又社會化，實際上果行到怎樣的程度呢？對此，我們是不得不以否定之答覆的。現在德國或英國關於重要礦業或電力事業作爲國有，非但其委員會中有多數贊成論者，或曾經決議，然可以說，這些重要產業屬於國有者是沒有的。然則這些社會化之主張，何以不能見諸實行？關於這點，我們可以舉出兩種主要的理由。

第一，移重要產業爲社會之所有，并爲使其經營可能，則不得不把此重要產業無償來獲得。即不得不沒收現在所有者之私有財產。因此獨裁的權力，是自然不得不有的。然一般主張者並沒有這種英斷和決行的勇氣，而有責任之政治家，復從中熟慮而阻止之。

第二，一九二三又二四年左右歐洲之經濟，尙因戰爭之影響在非
常的困憊狀態。所以縱令國家去接收那些事業，然而亦沒有能夠滿足經營之自信。換句話說，他們主張國有時代，這些重要產業還是在資本家之下有利地經營着的。即是生產問題，能率問題是能充分地解決的。將該事業以之爲國有是可無憂的。然戰後事業自身正在喘息於經濟的負擔時候，國家若將這累贅的東西背負起來，實是帶有危險的。換言之，已被破壞的事業，社會化是最危險的。并且有人觀察這些事業社會化之程度尙未成熟。

這些事實即重要產業之國營，若國家足以滿足資本家，用充分之賠償來取得，則國營事業本身將來肩着巨大負擔之故，必不能維持其經營。而無償之沒收，在議會政治下又是行不得的。且自己不能維持其經營之事業，又不景氣時代之事業，以之國營時，其社會化之程度未熟，同時又是會更加低下其能率的。在該情勢之下，重要產業之國營，是實證着聰明而有責任的社會主義的政治家，所不敢斷行的。於是一時社會化之政策，便如曇花一現了。

二 合理化——戰後經濟之第二期

社會化之政策，沒有什麼效果對於持社會主義的見解及其同情者，實是一非常大的失望。由是歐洲特別德國，自一九二三三年以來，國家對於社會經濟之態度遂至一變了。其轉變是資本主義經濟至少是自

由的資本經濟 (Die freie Kapitalwirtschaft) 之思潮和政策之強力的復興。這種自由的資本經濟之復興，便成爲所謂合理化運動而出於世，劃戰後經濟之第二期。

合理化運動，若從其發展上看，則是科學的管理法之繼續。向來科學之管理法，是資本主義發達期，經濟社會膨脹時代之資本家之武器。而合理化運動是資本主義後期，經濟社會之萎縮時代之資本家的對策。科學的管理法之對象，是一工場一企業，然合理化運動之對象是同行及關係產業之全國的總括。前者是一刀對一槍之舊式戰法，然後者是集團的共同的之近世式戰法。從來科學的管理法是無統制的，而近世合理化運動是統制的，然而是在自由經濟之基礎上的。

自一九二四年爲全國的運動而起的德國之合理化運動，在技術和成績是顯著的成功了。而經濟上在一九三〇年春止，也是成功了的。關於這事，則德國之勞動總聯合會也是明白地承認着的。勞動者之實質工資也增加了，從事職業之人數也增加了，曾冷靜地觀察當時事實的人，可以斷定任誰也不能不承認：一九二九年止五年間，德國之經濟是異常地進步的。若世界經濟之破綻不起，則合理化運動能達其目的亦未可知。然一九二九年以美國交易所恐慌而表面化出來的世界恐慌之怒濤，先襲德國而及於英國，由是把全世界捲入於其渦中了。不過其破綻之原因，是老早已經釀成在其內部之經濟組織內的。德國合理化運動之結果，更增進非常大量的生產，若是從技術上來，則比之從

來確是非常大的。然由是所生產之貨物，需要不能相伴，換言之，需要與供給之適應性喪失了。(一)今對外的來看，戰爭中新興國啦未開國等，向來仰其供給於外國的貨物之製造工業新起又擴張之故，故戰後各交戰國之產業雖歸復戰前狀態，然這些貨物之供給，自然不得不成爲過剩了。(二)後進諸國爲保護自國產業，遂提高其關稅壁壘，結果德英等工業國便不能如戰前自由輸出貨物了。合理化之結果雖有多量之生產，然不能求販路於外國了。(三)英國特別德國爲求其國內貨物之販路於內地市場，故對於內地市場是極重視之，然因爲不外只有降下價格來增加需要，可是當時德國如前所述，因工資之實質的提，高與企業之社會的負擔很大，故自然增高生產之成本，不能爲消費者來減輕，所以內地需要也不能增加了。(四)德國更因爲支付賠償，非但以巨額之資金爲必要，且又苦於經濟復興資金之缺乏。故用高厚利息來輸入多額的外國資本，而此利息之重，又使企業之負擔相當增大。世界經濟破綻之原因，雖有種種，然而其原因要如以上所述，與戰後各國經濟機構之變革，及因之而生的貨物及資金之供求適應性喪失之故。由是一九三一年以後，德國和英國等其經濟乃完全陷於窮促之境地了。於此我們便入於戰後經濟政策之第三期。

三 統制經濟——戰後經濟之第二期

由是一概產業在全然急迫之時，國家果採如何的政策？這政策便

是國家對於民間之私企業之徹底的干涉的救濟，借名爲產業統制之弱小產業之保護救濟政策。這是世界各國都共通，與戰後第二期，以合理化運動爲代表實是同一的。現在各國在各方面都中其救濟之手，經營陷於不可能的，則與以金融上之便宜，破了綻的大銀行則國家自己來保證而救濟之，對於窮乏的農民則或關稅，或補助金，來加以種種救濟。一方面政府爲該救濟援助之結果，而國家對於這些產業遂獲得強大的統制力，我們已顯明的知道，產業之自由已失，而國家之干與非常強大了。

致於企業本身，雖委諸個人，然對於其管理處分，則爲國家之權力所支配着。國家對於經濟之劃期的干與已經開始了。

然則國家援助這些大企業的理由何在？今日產業上之自由放任還能承認嗎？這是爲時代和時局所不許的。即近代事業，有的有巨大的規模，且這些企業有的擁有多數之從業員，其企業之盛衰是能及全經濟社會以重大影響的。而此影響，因其事業之規模大，從而其影響所及之範圍亦廣。該企業名雖爲私企業，然其性質是可認爲一種社會事業的。故這些企業委其衰倒，則對於社會全體不得大受受到巨大底影響的。國家非常時援助大企業之理由，便在於此。

今日蘇聯及意大利和其他諸國，特別歐洲諸國之經濟，均是始終採着國家之干與政策，和救濟政策的。

現在國家應民間之要求，每有機會，對於資本主義企業都干與之

干涉之保護獎勵援助之。全資本主義社會，現在，都偷安於保護主義，補助主義，救濟獎勵政策等所有國家保護之下了，但國家以對此產業之保護干涉爲單救當面之急的應急策而不滿足，更進而要求積極的統制，認計該國經濟之發展爲其責任，且堅信依國家統使來使經濟社會發展之可能性了。現在，我國甚塵上的統制經濟及計畫經濟之叫聲，亦不外此種表現。

不過現在之經濟是拘束經濟或統制經濟，至少不是自由主義經濟，這實無可疑義的。然關於經濟的意義則議論紛紛，而不能捉摸。

(一)有人以統制經濟，爲到社會主義之道途。然又有人以爲依此資本主義可以甦生，以社會主義爲無用的。又有人以爲這是爲延長資本主義命脈之姑息彌縫策。

(二)有人以爲是由資本主義經濟構機來的經濟社會進展之一階段。又有人以之爲單一時的之景氣恢復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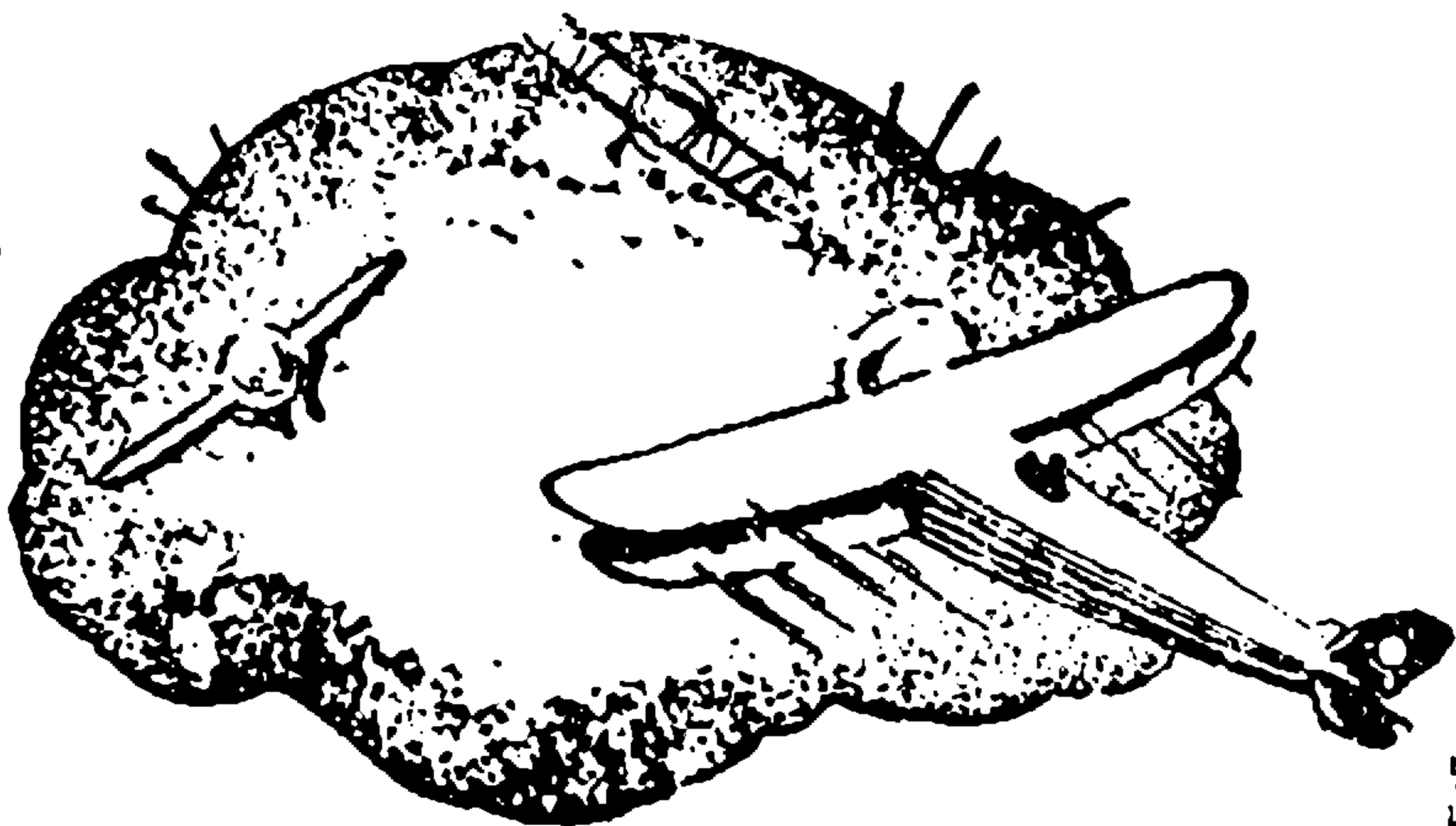
(三)或者以統制經濟爲現在經濟恐慌之原因。又有以之爲可以救濟恐慌之唯一的手段者。

(四)有人以爲統制經濟，與其是由資本主義社會之內在的原因而來的，毋寧是由政治的和其他非經濟的原因而生的現象，從而跟着景氣之自然的恢復，必然絕其跡的。

不過我們知道合理化的時期已成過去，現在戰後經濟之第三期，確是流廢世界的統制經濟了。

軍事與國防

商務印書館
出版



百科小叢書

軍事教育

阮略著 一冊二角五分

列強戰備比較論

傅先退編 一冊九角

本書以日本陸軍省海軍省提出於日本議會之報告為主，並參考其他書籍，將世界列強戰備狀況，作比較之研究。海陸空軍，各分編討論。讀之於世界列強軍備之現狀，瞭如指掌。

漢譯世界名著

新軍論

劉文島 廖世勛 著 一冊二元

化學戰爭(軍政部理化研究所叢書)

吳沈著 一冊二元四角

編者任職軍政部兵工署理化研究所，兼充中央軍校化學兵器教官。研究之餘，浸淫於各國化學戰爭書籍，提要鉤玄，集成是編。首於各種毒氣之製法、性質、運用方法、生理作用、防禦及治療之方，作簡明之敘述。次於毒氣運用訓練、防毒訓練、各國化學戰隊組織訓練概況，為有系統的討論與介紹。最後縱談烟霧、縱火、信號與照明。全書分十二章，附表六十，插圖一百二十，關心國防者不可不讀。

戰時國土防空之理論與實際

一冊四元

卓獻書編 本書共分三篇，三十四章，約五十萬言。內容對於列強空軍發展之情形，及新式利器之應用，我國防空建設之計劃，并各種防空事業之設施，皆條分縷析，列舉靡遺，可為軍民自衛之南針。著者現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官，於軍事學深有研究，本書內容之精審，自不待言。

空襲與空防(百科)

鄒耀文著 一冊二角五分

無空防之痛苦與災難，國人已備嘗之矣。故關於空襲與空防之智識，實有普遍介紹之必要。本書為應此急需而編纂，其要目如次：(一)軍用飛機之種類及其功用，(二)空中之襲擊，(三)戰場之空防，(四)都市之空防。著者專攻軍事航空學，所論極切實用。

最近各國航空事業

潘樹藩著 一冊九角

本書將法、美、英、意、俄、德、日、中八國之最近航空現狀，如空軍機關之組織、空軍預算、航空教育、工業及軍力等，作有系統之敘述。與遠東問題有關之美、日、俄三國航空現狀，分析尤詳。附圖數十幅，足助觀感。

航空通論

魏士宣編 一冊六角

是書在縱的方面，自神話說起，而入發明時期，而歐戰時期，而現代，以及將來之推測。在橫的方面，則詳述歐美各國之軍用、民用，及航空教育等情形。至於一切航空器之構造及飛昇原理，皆經詳述。

化學戰爭概論

孫豫壽編 一冊四角

內容先述戰爭技術的運變，與化學戰爭之歷史及發展。次論化學戰爭藥劑之一般性質、分類、製造法及用途。再論化學兵器戰術與防禦法。最後綜論化學戰爭之真諦、效果的可能限度，及將來之預測。

後列三種國立編譯館出版

烟幕發火劑 爆炸藥

韓祖康編 一冊五角

炸藥製備實驗法

曾昭倫編 一冊五角

毒氣製備實驗法

張郁屏編 一冊七角

火藥(工學) 軍械製造(工學)

徐守楨著 一冊二角 李待琛著 七角五分

造船(工學) 小叢書

胡仁源著 一冊八角



阿留申羣島的軍事價值

聶靜蓀

美國海軍部長史漢生在今年五月二十二日對記者團說：『在下
次海軍會議中，日本若是變更五五三的比率，或者要與英美軍備平等，
美國斷然不能許可，寧可抱着更加強化太平洋上的海軍根據地的決
心，以答覆之。』這所指的太平洋美國的海軍根據地，就是我所要討論
的阿留申羣島 (Aleutian Islands)。美國海軍既已開始選定測量航
空機潛水艦，及其他必要的艦艇的根據地，若是將來海軍會議決裂的
時候，美海軍根據地必然更加強固是毫無疑問的。尤其是像這世人不
大注目阿留申羣島，美國海軍必定費一番精神來幹一下的。

美國海軍重視阿留申羣島的軍事底價值，並不是自今日始。是在
淞滬戰爭的時候，日美關係緊張中，已經着着準備了。『這是戰爭的開
始嗎？』美國作戰部長布蘭大將，這樣憂慮着。並且命令前去調查阿留
申羣島。要知道此羣島的價值，派遣了許多小艇艦，到那方面。但是當時，
正是上海戰事的狂熱之時，日美兩國的海軍，一舉一動，足以痛刺兩國
國民的神經。亦是刺激國際的視聽，所以布蘭大將從巧妙的走了個回

線。即是大將自己訪問商務部長摩萊說：『若是這次日本知道是由海
軍當道去調查，那一定更刺戟日本人的神經病的發作，所以最好是由
商務部純粹的科學調查去做，同時你也寫封信到海軍部長說：『商務
部準備純科學的調查，請海軍部幫忙，可不可以呢？』』自然，摩萊是同
意的，就照着這樣做去了。

但是後來這件事，被華盛頓新聞記者探聽了，於是大家開始問，
『這件事與海軍絕對無關係嗎？』『絕對未有！』後來一記者將這事
的內秘全盤托出，布蘭大將說：『以後關於這些事少問些！』這是當時
的情形。此後陸軍部年年幾度派遣調查隊到阿拉斯加半島，同阿留申
羣島去，同時在阿拉斯加的范朋克地方，建築陸軍航空根據地，同時海
軍在阿留申羣島建築飛行場，及潛水艇的根據地。今年五月七日，阿拉
斯派代表瑞文，在聯邦下院要求在范朋克附近，放置陸軍機一百零八
架的飛行隊。其次說到海軍，最近五月（本年）五日測量隊由布拉馬
雅軍港（在加拿大交界處）出發，向阿留申羣島去，六月一日掃海艇

六隻同着第二測量隊由同港出發。又美國本國同阿留申羣島舉行不着陸飛行。於是六月上旬，哨戒爆擊飛機六機又出發了。這個被使用的飛行艇是今年一月裏，舊金山檀香山間的二千零八十四英里的東太平洋橫斷不着陸編隊飛行而成功了的 P. 3Y 型的飛機。它們出發的地點大約指定舊金山南的聖第安哥海軍根據地。

其次我們要知道重視阿留申的軍事價值，先須知道美國在太平洋戰略的性質。在太平洋美國國際防線分成三線，現將三線分述如下：

第一：以舊金山為中心，把巴拿馬與布蘭曼它軍港成為兩翼的內防線。

第二：以夏威夷羣島中的珍珠軍港為中心，連成北隔二千海里的阿留申羣島中的荷蘭港，與南有二百海里的斯馬島的巴各巴各軍港成為中央線。

第三：菲律賓，庫孟羣島，與荷蘭港（阿留申羣島）成為外防線。

那麼阿留申羣島既已成了外防線，中央線的交點，無疑義的阿留申的荷蘭港是阿拉斯加半島與美國本部的防禦線了。加以該港與日本北部諸口岸相隔不過是二十海里的距離，所以牽制日本太平洋的作戰，與向樺太，北海道方面策動，是很有作用與很適當的。特別值得一敘的，是供給日本燃料（煤油）的樺太與阿留申羣島的荷蘭港相隔不過二十海里。所以荷蘭軍港的價值是更加一層的重要了。

不過，這個港是屬於所謂濃霧帶，在一年之中能夠有作用的時間

是甚少。在華盛頓會議前美國雖說認為該島有軍事上的價值，而且準備作有力的軍事根據地；但是照華府條約上說來，荷蘭港是限制設防的，不過這也是具文而已。

以上所述不過以現狀為主，然而軍縮破裂以後，阿留申羣島的軍事價值只限於北太平洋，對於日本的作戰可以想像得到下列三項：

- (1) 牽制北方的一部日本艦隊。
- (2) 以最安全而且最短距離的航路把艦隊向日本近海侵擊。
- (3) 從北方在空軍方面可以侵擊樺太及北海道。

其次關於美國艦隊航路可以分為四項：

(1) 美國從布蘭馬頓軍港轉個大圈，通過阿留申羣島的附近，再以荷蘭港為根據地，向小笠原羣島附近進攻。

(2) 以夏威夷為根據地通過中途島的南方向小笠原方面進攻。

(3) 以夏威夷（檀香山）為根據地向菲律賓馬尼拉去。

(4) 以夏威夷為根據地，把日本的南洋羣島佔領，然後向馬尼拉去。然而這四個當中，以第四為最危險，第三次之，因為要佔領日本南洋諸島，在美國方面要蒙受重大的損失。第二條比較的安全，不過在日本南洋諸島方面要很安全的通過，也不容易，因為這是日本的西太平洋的第一防線。只有第一項是離日本艦隊的危險線很遠，可以說是最安全之點。然而因為濃霧帶的關係，行軍又有許多不便的地方。

其次說到阿留申羣島在軍事上的價值。美國在太平洋上作戰會

先將日本聯合艦隊分裂，用個別擊法的戰略，是最好沒有的。要是實行以上的戰略，那麼必須以菲律賓、荷蘭港為海軍根據地才行。現在美國在菲律賓配置有以一萬噸巡洋艦一隻為基本，另外配備些小艦隊。日本如果要對抗，就不能不同樣準備一萬噸巡洋艦一隻，這樣一來於日本是非常不利的。為什麼呢，因一萬噸巡洋艦美國是多於日本，若是日本去犧牲一隻一萬噸巡洋艦是非常不利的。若是美國同時再加強荷蘭港方面的武力，那日本的對抗的軍艦一定感覺接應不周的困難。

在日俄戰爭的時候，旅順與威海衛的距離比較的短，而且朝鮮海峽是在日本的掌握之中，威海衛艦隊被上村艦隊分別的監視。東鄉大將統率的在旅順的主力艦隊配置，所以未有多大的困難發現；然而現在太平洋上的作戰是完全不同了。日本的艦隊分成了東西兩方面。把日本艦隊分離，又在遠距離的行軍中，那時若以主力艦隊與美國去決戰，成功與否是一個大疑問，裏是什麼原故呢，這就是阿留申羣島在軍事上的偉大價值。更不能不考慮的就是美國在荷蘭軍港方面建設潛水艦根據地的事。如果在某種場合中，這方面的潛水艦出沒於日本樺太方面，不僅威脅日本的煤油運輸，而且從北海道方面活動於日本海附近，那麼日本海上貿易一定蒙受重大的損失，所以史漢生說派遣潛水艦到阿留申羣島荷蘭港去，在軍事價值上是有這些理由。

最後說到空軍方面在阿留申羣島作根據地的價值。

如果太平洋戰爭僅僅是艦隊戰，或者至多不是伴着輔助艦隊作

戰的海軍飛行機作戰，那日本或者可以應付；但是純粹的空軍戰的可能性，是給日本一大威脅的！由美國本國經阿拉斯加，阿留申羣島在日本樺太，北海道方面實行空中攻擊，是可能的。而且近來在阿拉斯加的范朋克地方建設有陸軍空軍根據地，在荷蘭港方面建築海軍航空根據地，這樣在空中攻擊是會得着良好的結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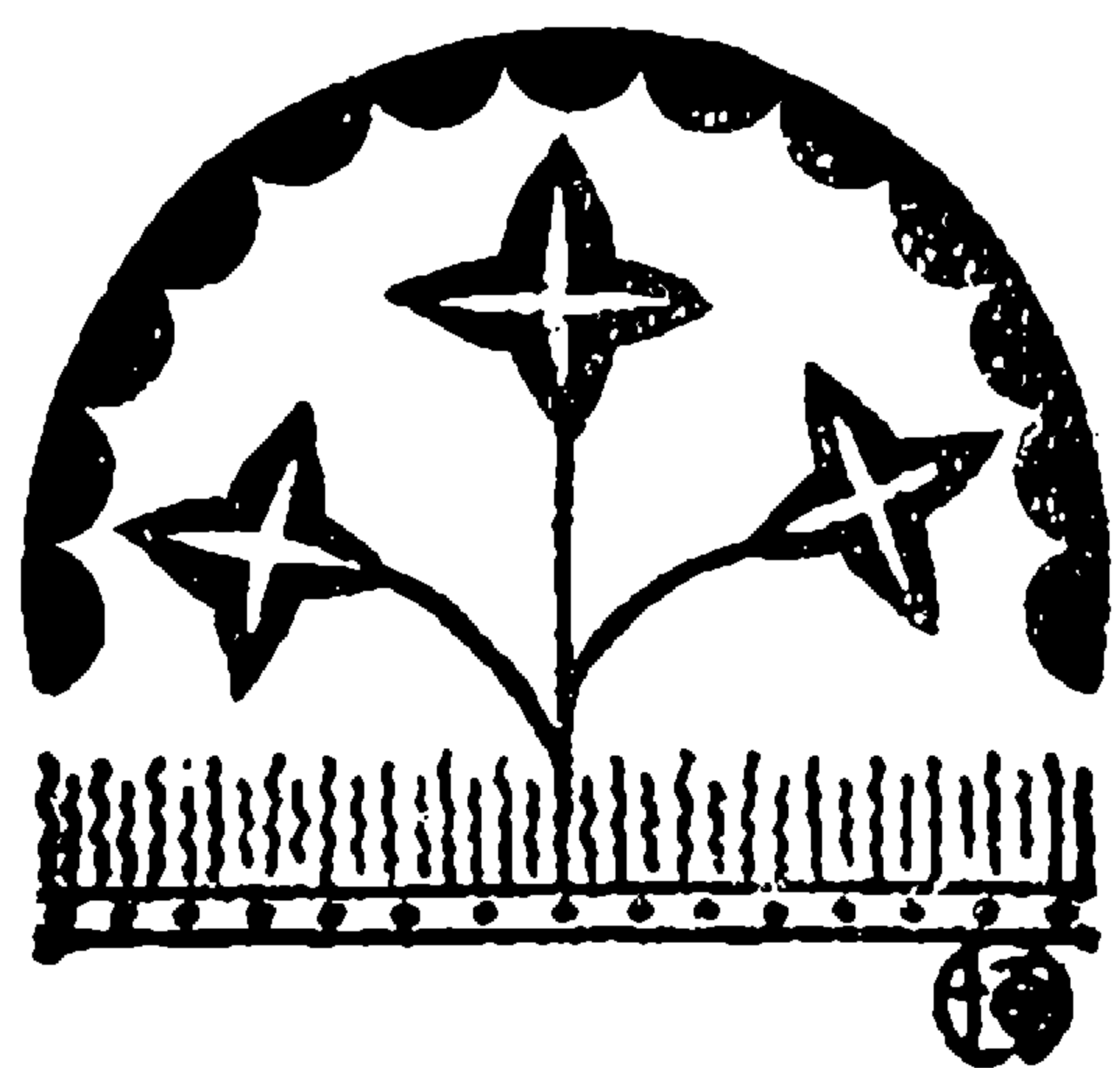
在美國的書籍中，自古以來，美國人是主張向西太平洋推進；而東方人向東渡去是不可能的。這個理由是從太平洋氣流關係而來的，向西去是容易的，反之東渡是不合宜的。所以太平洋橫斷飛行呢，從東而西是成功多；從西向東的成功少，恐怕就是這個關係。這樣說來，美國由阿拉斯加，阿留申羣島向日本空中攻擊是比日本由日本去向美國空中攻擊要容易的。尤其是從北方的攻擊，雖說因為季候關係，一年中某一時期的實行攻擊是不易的，然而美國在阿留申羣島建築根據地總是有利的。在日本海東半部，受了美國空軍猛烈的攻擊，由阿留申羣島出發的潛水艦，向北海道，樺太，日本海一帶的商船攻擊，那日本的海上交通線一定會破滅，這就是說，阿留申羣島在美國國防上的重要。

最後尚須一言之，是美國飛行艇了！美國最近有保持最大航行力的飛行艇，已經建造三千英里的航行力的飛行艇多隻。現在已經編成航行艇隊，隨時出發隨時奇襲，然而日本為要減少這種空中攻擊，最好是與蘇俄握手，保持北方的安全。然而這種希望畢竟是很少，所以益形增加阿留申羣島的軍事上的價值與威力！

商務印書館
出版

心理學書

- 行爲主義(大學)**……陳德榮著 一册一元八角
- 行爲主義的心理學(心理學叢書)**……Watsou 著 臧玉淦譯 一册二元四角
- 行爲學的基礎(百科小叢書)**……郭任遠著 一册二角
- 人類的行爲**……郭任遠著 一册一元
- 高 中 行爲主義心理學講義**郭任遠著 一册八角
- 心之新解釋(哲學叢書)**……Patrick 著 朱然黎譯 一册一元三角
- 心理學概論(百科小叢書)**……高覺敷著 一册二角
- 心理學大綱(北大叢書)**……陳大齊著 一册八角
- 心理學導言(叢書)**……Wundt 著 吳頌阜譯 一册三角五分
- 心理學簡編(漢譯世叢書)**……Janner 著 伍其南譯 一册二元八角
- 心理學與遺傳(心理學叢書)**……郭任遠著 一册二元五角
- 人類心理學要義(心理學叢書)**……Warren 著 趙漢 汪德全譯 一册二元五角
- 心理的改造(哲學叢書)**……Johnston 著 宋 松 煌 譯 一册一元二角
- 心理學之科學觀(大學叢書)**……一册精裝一元四角 平裝九角
- 現代心理學派別** Woodworth 著 謝 循 初 譯 一册二元
- 格式塔心理學原理**……蕭孝嶸著 一册一元四角
- 高 中 心理學**……陸志章編 一册八角
- 普通心理學**……Hunter 著 陸志章譯 一册一元七角
- 動的心理學(尙志學叢書)**……趙 漢 著 一册二元五角
- 心理學與精神治療法(心理學叢書)**……Brown 著 華 超譯 一册二元
- 精神分析引論(漢譯世叢書)**……Freud 著 高覺敷譯 一册二元六角
- 解心術學說**……Finger 著 陳德榮譯 一册三角
- 弗洛特心理分析(百科小叢書)**……Lewin 著 趙 漢 譯 一册五角
- 情緒之實驗的研究(百科小叢書)**……Watt 著 高覺敷譯 一册二角五分
- 菲羅乙德敘傳(漢譯世叢書)**……Freud 著 章士釗譯 一册六角
- 情爲語變之原論**……Sperber 著 章士釗譯 一册六角
- 交感巫術(百科小叢書)**……Frazer 著 李安宅譯 一册二角
- 變態心理學**……李安宅著 一册一元
- 應用心理學(大學叢書)**……莊澤宣譯 一册二元
- Hollingworth and Pufferberger 著**
- 心理學史(心理學叢書)**……Pillsbury 著 陳德榮譯 一册一元五角
- 近世六大家心理學(心理學叢書)**……崔載揚編 一册一元三角
- 動物心理學(百科小叢書)**……周太玄著 一册二角
- 動物心理學小史(百科小叢書)**……Warden 著 郭 豫 吉 譯 一册三角
- 脊椎動物的化學感覺(心理學叢書)**……Parker 著 臧玉海譯 一册一元四角
- 無脊椎動物的智慧(百科小叢書)**……Copley 著 陳德榮譯 一册二角
- 人之悟性論(漢譯世叢書)**……Binet 著 伍光建譯 一册一元五角
- 痛饑懼怒時的身體變化(心理學叢書)**……Binet 著 伍光建譯 一册一元五角
- Bergson 著 臧玉淦譯**
- 物質與記憶(尙志學叢書)**……Bergson 著 張東蓀譯 一册一元
- 笑之研究(尙志學叢書)**……Bergson 著 張東蓀譯 一册六角五分



意志自由問題底檢討

殷福生

意志自由問題，不是一個新問題；是自從人類有史以來遺留到現在並且還不會有一個確定解答的問題。直到今日，墨獨孤（William McDouglis）等人仍然確信不疑地維護他們底意志自由說。不僅如此，最近幾年來竟有愛丁頓（Sir A. S. Eddington）一流重要的科學家也唱道意志自由說，於是這個問題便重新引起人們底注意。但是，同時卻有許多人堅持着與他們這種思想恰恰相反的意見。又有不少的人主張折衷的說法，謂意志有些是自由的，有些是不自由的。意志究竟是自由的呢？還是不自由的呢？抑或是有些自由而有些不自由呢？正是衆說紛紛，莫衷一是。因此，我們覺得似乎有將這個問題提出來加以檢討底必要；以期試行決定人類底意志到底是自由，並解答困着這個問題而引起的其他附帶問題。

關於意志自由說，歷來的哲學家們如康德（E. Kant），黑格兒（Hegel），斯辟諾莎（Spinoza），柏格生（H. Bergson）和羅素等人各

有不相同的見解。但是，我們在這裏用不着討論這些。在這裏只將墨獨孤

和愛丁頓等人所唱道的意志自由說審視一下就可以了。因為他們所唱道的意志自由說是最一般的論調。將他們底這種論調審視一下，便可概見其餘了。墨獨孤和愛丁頓等用以建立意志自由說的依據雖然各不相同；可是結論則幾乎完全一致。他們都認為意志至少是：

- （1）無因而致的，
- （2）不可豫料的和
- （3）有目的的。

但是恰恰相反，否定意志自由說的人，其澈底者根本不承認有意志底存在。即或言之，他們也完全不承認是像意志自由論者所說的那種無因而致，不可豫料和有目的的東西。而是有因可尋，可豫料的一種行爲。並且是被發生牠的條件所支配着，沒有什麼目的的存在。所以意志實在是毫無自由可言。

折衷派則以為前兩說太各走極端了。都只見到一部分，失之於偏。其實人類底意志有些是自由的，也有些是不自由的。自由的一部分是

無因而致，不可豫料和有目的的，不自由的一部分纔有因可尋和可豫料。

這以上三種論說顯然是各不相同的；然則究竟那一種是合理的呢？那一種是我們應當接受的呢？這是一個極有趣味而且頗值得討論的問題。我們必須冷靜地作客觀的探究；不可豫先存着絲毫成見來偏袒任何一邊。只要是合乎科學所研究得的結果和不違背邏輯底規律，任一種論說我們都得接受。

主張意志自由說的人所說的意志果真是無因而致的，不可豫料的和有目的的麼？讓我們審察一下吧！

要審察他們底這種理論是否可能，首先必須審察他們底這種理論之立論底依據是否可靠。我們現在先將愛丁頓等關於這種理論之立論底依據簡單地述說一下：一九二七年夏，海生保格(Heisenberg)發表了那很著名無定性論(Theory of Indeterminacy)。這個理論底大意是：電子底位置和速度不能同時測定。牠底位置愈能測定，則牠底速度愈不能測定。反之，牠底速度愈能測定，則牠底位置愈不能測定。愛丁頓等人以爲電子底運動既然是「無定的」，那末，這樣複雜的人類底意志，自然也是不受因果法則底支配而是自由的。因此，他便大唱其意志自由說。在不久以前去世的物理學家康普頓(A. H. Compton)說：「在被電子擴散了的X光線實驗裏，電子底行動並不依照他所豫料的結果而表現。」他便認定嚴格的因果律爲不可能。只不過是

一個高機遇的統計律罷了。因此，他也以爲人類底意志，當然是可以自由的。

他們底這種論據(Argument)果真足以顛覆因果律而爲建立意志自由說底依據麼？他們以這種論據來否定因果律而建立意志自由說，在我們看來，實覺不可思議。爲什麼呢？將前面所述說的他們所據以否定因果律並建立意志自由說的論據詳細審察一下，得知我們只是沒有確定那些現象變化底所以然之可能；至於那些現象底變化究竟是否是自由的，無定的，我們現在還沒有足夠的知識來判斷。如在被電子擴散了的X光線實驗，電子底行動爲什麼不依照我們所豫料的結果而表現呢？我們一點也不知道。既然是這樣，那末，我們有什麼理由來確定牠是自由的，無定的，不受因果法則底支配呢？這不是與生機論者和心靈論者因無法理解生命現象和精神活動底變化之所以然便遽然以爲牠們不受因果法則底支配一樣地犯着妄斷的謬誤嗎？我們能夠對於對象因不知其所以然，就認定牠是自由的，無定的，不受因果法則底支配嗎？

是的，他們這種因受了特殊制約而發生的思想之錯誤，甚屬顯然；安司坦(A. Einstein)先生很明白而嚴厲地指斥過了，他說：「像目前將意志自由加諸無機界定規的過程，不僅是胡說；而且是有害的胡說呀！」又說：「屬於量子物理學底無定論，是主觀的無定論。牠必須關係於某種事物。否則，是沒有意義的。在這裏，牠乃關係於我們自己無力追

尋每個原子底行徑，並豫料其活動。說在柏林的一列火車底來到是無定的，就是胡說……如果牠終於來了，牠就是爲某種原因所決定。這同樣的事情，在原子底行徑也是真實的。」同樣，塞拉司(R. W. Sellars)，丁格爾(H. Dingle)，涂爾納(J. E. Turner)，布立奇曼(Bridgman)和大爾文(C. G. Darwin)等也會力斥其爲謬妄。

誠然，我們知道這類的物理現象底變化過於微妙，人類現有的物理知識還不足夠完全解釋牠們。因此，我們沒有可靠的理由說牠們底行動是無定的，自由的和不受因果法則之支配的。

這樣看來，愛丁頓等人底這種思想，雖然是被許多人認爲是最近思潮底趨勢；可是實際上只是一種背謬邏輯和無科學根據的極端因果律之信仰底反感罷了。這種情感上的產物，能作否定因果律並建立意志自由說底依據麼？

墨獨孤這一流的人之反對因果律並主張意志自由說底立論之依據是什麼呢？他們反對因果律並主張意志自由說底立論之依據，除了加上一些新名詞以外，其實還是數千年來的老論調，我們大家已經聽慣了。他們之其所以主張意志自由，根本的依據無非是在於認定人類有「精神」存在。但是所謂精神究竟是什麼呢？他們說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不佔空間，不受因果法則之支配的一種東西。因爲有這種東西存在，所以我們底意志自然是無因而致的，不可豫料的，並且是有目的。

他們底這種理論是可能的麼？他們底這種理論既然是建立於所謂精神底存在之上，我們要審察他們底這種理論是否可能，自然首先必須審察所謂精神究竟是否存在。所謂精神究竟是否存在呢？這卻有待以後的討論了。

我們要知道，一切理解的知識，都產生於假設(Hypothesis)。就是初民，也會運用假設——雖然不一定是有意識的——來解釋他們底環境：天爲什麼下雨呢？這是因爲有雨師呀！爲什麼會起風呢？這是因爲有風伯呀！他們這些假設對與不對又是一件事；然而由此可見他們也知道立定假設了。就是現在人類最發達的知識——科學——還是建立在假設底上面；與初民底假設，不過有程度底差別罷了。可見立定假設是人類理解外在世界唯一的根本的先行步驟。

不過，本着我們現有的經驗，立定假設不是可以隨意而行的。一個假設底可能與否，是看牠能否用觀察或試驗來證明；並是否故意與已知的自然律相衝突。如果一個假設既能用觀察或試驗來證明，又不是故意與已知的自然律相衝突，這個假設就是一個可能的假設。否則，便是不可能的了。這是立定假設必遵的規則。固然，有時許多假設雖是與已知的自然律相衝突而仍然可能；那是因爲牠本身底可能性較已知的自然律底可能性大，能解釋已知的自然律所不能解釋的對象。如果不在這種條件底限制之下，凡與已知的自然律相衝突的假設，便是我們所說的故意與已知的自然律相衝突的假設。這樣的假設，一概爲不

可能；同時也不必。如安司坦的力學，固然與賴端（Newton）力學有許多地方不相容；可是牠能圓滿地解釋賴端力學所不能解釋的許多異常現象，如水星行差，光線呈曲，日景變位等等。所以牠雖然有些地方與賴端力學相衝突；但是仍然能夠成立；而且更能取賴端力學而代之。可是假如有人定立一個與安司坦的力學完全不同的假設；然而卻又不能解釋安司坦的力學所能解釋的對象，這個假設怎麼能夠成立呢？又有什麼用呢？

定立假設底這種規則既然明白了，我們現在本着牠來審察精神存在說是否可能。本着這種規則來審察精神存在說，我們發現牠底困難——甚至於不可能——的地方就多得很了。最主要的至少有後面幾端：

（一）非物理性的精神，怎會被屬物理性的人類底機體所覺知呢？我們人類底機體，是物質與能力所形成的。這個辭說（Proposition），大概在今日不能被否認吧！因着人類底機體是物質與能力所形成的，所以牠底視覺器官要受定闕的光波刺激纔能看見。牠底聽覺器官要受定闕的音波刺激纔能聽聞。總之，牠底一切受納器官要受物理的刺激纔能使我們底機體有所反應。而主張意志自由說者所謂的精神既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不佔空間，非物理性的一種東西，那末，怎會被我們這必須受物理的刺激纔能有所反應的機體所覺知呢？這豈不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嗎？

或者有人說道：精神底存在，感官不能覺知，同時也無須感官覺知；用內省法就可察覺了。這話是沒有道理的。假如我們沒有感官，能從那裏獲得知識呢？在直接的條件之下，我們能使聾子聽音樂，能使瞎子欣賞圖畫麼？海倫·基勒（Hellen Keller）雖然那樣會描寫夕陽和秋林底美麗；然而她所用的「字」畢竟與我們底不同。她終於沒有視覺的識別反應，到底不知道她自己所描寫的夕陽和秋林底真像是個什麼樣子啊！至若說用內省法可以察覺精神存在的話，更難置信。因為內省法不是一個科學方法。牠底結果往往因人而異。意志自由說者謂用內省法可以察覺精神底存在，假若有人說他由內省法察覺精神不在，那末，怎樣辦呢？到底誰是誰非呢？

（二）屬物理性的人類底機體，怎樣會產生非物理性的精神呢？屬物理性的人類底機體，牠所產生的一切動作，自然也必是屬物理性的。牠怎麼會產生與牠自身底性質絕然不同的精神來呢？這也不是一件不可解的事麼？

（三）非物理性的精神怎能支配屬物理性的人類底機體呢？支配屬物理性的東西，要使牠有所動作，自然要屬物理性的東西纔可能。好比要汽船前進，必須要有蒸汽來鼓動牠底機關，而蒸汽自身也是一種物質。人類底機體，既是屬物理性的，自然不能例外，而非物理性的精神，不僅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並且根本不佔空間。既不佔空間，自然沒有體積。連體積也沒有的東西，怎會支配我們這屬物理性的，有體積的機

體，使牠有所動作呢？

這些難題，有誰能在不背謬邏輯底規律之下給於以解答？

以上所說的還只是精神存在說在理論上的困難，至於在實際上呢？牠底困難更不能避免了。人類以為有精神底存在，至少有幾千年了！然而從來不能用觀察或試驗來證明。這正猶之乎在安司坦先生底相對性原理未出世以前的物理學家雖然以為有能媒 (Ether) 存在，但是終於不能用任何觀測與試驗方法來證明一樣。及至安司坦先生出來，根據邁克生 (Michelson) 與莫萊 (Morley) 等人先後的觀測，毅然決然將這個假設廢除了。從此物理學家說明物理現象，不獨無須乎這個假設；反而減少了種種困難。精神存在說，既然也是不能用觀察或試驗來證明，當然應該同樣地廢除。

再者，主張意志自由說者所謂的精神根本找不出；而所找得出的實際上不過是一些潛伏行爲 (Tudicial Behaviour)。潛伏行爲，同外表行爲一樣，都是物理現象底一部分，可用已知的自然律來解釋。精神存在說既是與已知的自然律絕異；而又不能合理地解釋這些對象，那豈不是犯了故意與已知的自然律相衝突的謬誤而無存在的餘地麼？

或者堅持着精神存在說的人以為已知的自然律關於人類底某些部分不能解釋，而精神正是已知的自然律所不能解釋底一部分，因此我們不能否定精神底存在。我們現在姑且不問已知的自然律究竟是否不能解釋他們所說的關於人類底某些部分。退一百步說：即令已

知的自然律不能解釋關於人類底某些部分，我們能因此就認為有精神存在麼？正猶之乎 A、B 兩人評判某甲。但是他兩人對於某甲平日的品行無任何所知。A 問 B 道：「某甲爲人如何？」B 答道：「我不大清楚。」A 能因 B 不大清楚就斷定某甲是個好人或壞人麼？

所以，無論就那一方面說，精神存在說都是不可能的。然而，有許多人們無論你怎樣解說，總不能使他相信，他總覺得有精神存在，這是什麼道理呢？行爲學家告訴我們：這是因爲他們被制約已固，成見已深，養成了這種不易破除的語言習慣罷了。除此以外，並沒有其他妙道呵！

以上兩種否定因果律並建立意志自由說底立論之依據既然都被證明爲不可能了，那末，意志自由說豈不是不能成立麼？那是一定的，牠底立論底依據失掉了，牠自然必隨之而亡。

然而，折衷派底主張是對的麼？這也還有待審察。

第一，折衷論底本身根本沒有成立底可能。何以呢？我們要知道現在所討論的意志自由問題是一個「是非」問題。在講求「是非」底範圍之內，是不容許調和的；同時也根本無庸調和。只有在講求「應該如何」底範圍之內纔用得着調和。這一點是決不容混淆的。若在講求「是非」底範圍之內而施行調和，那就是因着我們主張底要求而犧牲了真理。結果，雖然想發現真理；可是真理永遠不與我們親近。譬如從前的特創說 (Special Creation Theory) 與進化論是兩個完全不相容的假設。二者必有一真，必有一僞。如果調和一下，說有些生物是特創的，有些

是進化的，那豈不是混真偽於一談麼？可見調和是根本不能用於講求是非底範圍之內的。若是用了，便是一種謬誤。所以我們說折衷論底本身根本不能成立。

至若折衷論者以為前兩派太各走極端了，所以不得不調和一下。這更是受了「太極端了不好」的價值觀念底暗示。在講求是非問題底範圍之內，只問是與非，好不好又是一件事，不可混為一談。並且因為在講求是非問題底範圍之內只問是與非，所以沒有什麼極端不極端，只有是與不是。極端和不極端，不過是因為我們沒有聽順耳所加的狀詞罷了。這與是非是沒有絲毫關係的。

我們再來審察折衷派底主張吧！我們將前面所述的折衷派底主張回顧一下，便知道他們底主張是建立於心物二元論之上的。這是極顯然的事，折衷派底這種主張具有與前面所述說的意志自由說同樣的困難。這個理由極淺近，很容易明瞭，用不着詳細解說。

不僅如此，折衷派底主張還有意志自由說所沒有的幾點困難或不可能性：

我們知道，互相矛盾的兩個概念，不能共成，必有一敗。二者斷乎沒有同時都有成立底可能。如肯定意志自由說，必須否定意志不自由說。依同理：如肯定意志不自由說，必須否定意志自由說。二者不共戴天，勢不兩立。既是這樣，怎麼能說意志「有些自由，有些不自由」呢？

還有，若說沒有精神，折衷派底主張便不能成立，固不必論。退幾步

說，即或認為有精神的話，精神與人類底機體是除了同為存在(Being)以外其他一切性質全然相異的兩種東西。二者既然是這樣地不相同，自然沒有理由說牠們能互相影響。這個道理已經在前面述說過了。二者既然不能互相影響，那末，自然，自由者完全自由，不自由者完全不自由，各行其道，彼此沒有絲毫的關聯。而不是「有些自由，有些不自由」了。所以，無論有無精神底存在，折衷派底主張終於無法逃出這個兩難(Dilemma)之外而有成立底可能。

在以上三種論說之中，折衷派之不能成立，固然用不着說；同時意志自由說也不能成立。而意志自由說與反意志自由說恰恰是互相矛盾的。在前面已經說過：互相矛盾的兩個概念，不能共成，必有一敗，一敗則一成，斷乎沒有同時都有成立底可能。依據這個道理：意志自由說既然被否定了，那末反意志自由說當然可以成立了。這樣說來，我們現在底討論豈不是可以完畢麼？依據這種必然意涵關係(Certain Implicative Relation)來說，當然自可以的。

不過，在更謹慎地滿足澈底的客觀態度底條件之下，我們還得從事實上來審察反意志自由說究竟是否能成立。我們現在先從牠底假設開始。

反意志自由說所依據的假設是認定意志也像人類其他一切行為一樣地是這有機的機械(Organic Machine)本身底活動。這個假設沒有精神存在說和心物二元論底那些困難或不可能性。不僅沒有

那些困難或不可能性；而且又能用觀察或試驗來證明，並與已知的自然律不相衝突。比如憤怒吧！只是張口，切齒，面色現紅或白，呼吸深促。唾腺分泌停止，胃臟運動停止等等表現。又如所謂思想，就是聲帶，喉頭，口腔，舌，眼球肌肉，鼻腔肌肉，臟腑肌肉，胸部肌肉等等身體部分底活動。這些已經足以說明憤怒之所以為憤怒，思想之所以為思想了；根本無須設想永遠不能證實的第三者「精神」支配於其間。同時這些現象都是物理現象，不獨可用觀察或試驗來考察其性狀；並且可用已知的自然律解釋之。這個假設，是不是比較以前兩個順理成章得多呢？

固然，我們不應不公正地承認這個假設對於有些這類的現象還不能給與以圓滿的解釋；但是牠沒有遇着「真正的例外」已經說明了一大部分，並且還在繼續說明。可是那兩個不僅一點也不能說明；而且其本身根本不能成立。在這樣的幾個假設之中，我們應該相信那一個呢？

反意志自由說底假設既已確立了，那末，對於意志自由說者所說的意志是無因而致，不可豫料和有目的的幾點是怎樣解釋呢？這個問題，讓我們一一解答在後面：

純粹科學家是根本不承認有像意志自由論者所說的意志這種東西存在的。他們即或用意志這個名詞，也不過是以之表示牠是人類許多行為中底一種罷了。我們這裏沿用這個名詞，也是作如此解釋，希望不要誤解了。

意志是人類許多行為中底怎樣的一種呢？能激起體外行為的最佔優勢並且時常再現的一種默語，便是意志。這話底含義，還得解釋一下：所謂意志是一種默語，思想也是一種默語。意志和思想不同的地方，就在意志是許多默語中最佔優勢的一種。因其最佔優勢，其他的默語都被牠壓倒，最後只剩得牠了。第二是這種最佔優勢的默語時常再現，有激起體外同樣行為底持續性。比如某甲默語着：「將來做官好呢？還是做學者好呢？」這便是思想。如果「做官」的默語優於「做學者」的默語，他便反應於「做官」那方面去了。並且有「努力呀！」「將來做官多麼幸福呀！」等等默語時常再現，使他底行為始終反應於那一方面，便是意志了。

確定我們人類底行為底因子，大概不外這幾項：(1)刺激底分量與背景，(2)收納器官，傳達器官以及運動器官當時的情況和(3)個人的歷史（包含如何長養以及過去所受刺激與反應之總和）。如果把這些因子知道了，我們便有最高的概率(Probability)去豫料某甲未來的行為了。就常識上說，我們與某人很相熟，不是時常能大概地豫料他底行動麼？何況作科學的考察呢？意志既然是我們底行為之一種，自然不會例外。可見意志自由論者說意志是無因而致的，不可豫料的，乃是因為他們不能發現牠底因子和豫料其結果。並不是意志本來是無因而致的和不可豫料的呵！

關於「目的」是怎樣解釋的呢？所謂目的，就是在意志發生之前

或後所發生的真意志所要引起的與外表行為有關的默語和識別反應。這個東西，解析起來，又含着兩個因素。意志自由論者將牠們叫做豫料和自擇。豫料和自擇究竟是什麼東西呢？這也不是不可解的，讓我們分述如下：

簡單地說，由遠離感官所引起的與過去刺激相同或類似的刺激所喚起的相同的或類似的反應，便是豫料。這話是什麼意義？如我們遠遠看見——眼睛也就是一種遠離感官——一個紅而圓的東西，假若我們早前也看見過像這樣紅而圓的東西是橘子，我們便可豫料牠是橘子。由這可見豫料是包含着兩個條件：(1)遠離感官之接受刺激，因而引起某種反應。(2)學習底保存。凡屬我們會學習過的事或與所學習過的事相類似的刺激，總能引起我們底豫料。反之，便不能。如我們沒有氣象學知識的人，雖然看見雲型底變化；但是仍然不能豫料氣候將有怎樣的結果。由是可知所謂豫料就是被遠離感官和學習底保存兩種條件所決定的一種行為，沒有什麼自由可言。

其次便要討論到「自擇」了。所謂自擇，就是當許多方向相反的(性質不同的也可代入此義)刺激同時刺激某甲時，某甲獨反應某種刺激而不反應他種刺激的一種行為。我們要問：某甲獨反應某種刺激而不反應他種刺激，這是什麼原因呢？例如釋迦牟尼在那樣優越的環境裏，有太子之尊，有美妻之奉。他不僅不享受；反而出家修道，這是為什麼緣故呢？好像是有自擇底可能嗎？

行為學底原理告訴我們：兩種方向相反的刺激同時刺激某甲時，量大者獨顯，量小者獨隱。反應底方向恆以刺激量大者之方向為方向。依據這個原理，得知所謂自擇者，完全沒有這回事。只不過是方向相反的兩種(自然事實上有時不止兩種。這裏為便於說明起見，所以只取最根本相異的兩種。其餘便可推見)刺激之刺激某甲時，因某種刺激底分量(強度也當屬此義)大於他種刺激底分量，所以被刺激者纔有某種反應。例如將鼠子餓了兩天，牠便有不安的狀態。這是足以致餓的刺激所引起的饑餓反應。假若正當這個時候向牠吹一聲笛子，牠底饑餓反應便立刻停止而有恐懼反應了。這是因為引起恐懼反應的刺激之量大於引起饑餓反應的刺激之量，所以鼠子不得不起恐懼的反應。我們能說這是鼠子故意選擇恐懼麼？人類是一種生物，他底行為自然也無不是被這樣地決定了的，實在沒有自擇底可能。

也許意志自由論者以為鼠類底智能低下，行為簡單，自然沒有自擇底可能；而人類是最高等的動物，怎麼可與鼠類相提並論呢？我們現在姑且不問鼠子是否可以與人類相提並論，我們現在再更進一步地從事實上的考察來證明他們所說的自擇是沒有的事。要從事實上的考察來證明他們所說的自擇是沒有的事，必須能夠明瞭他們所說的自擇在實際上是怎樣產生的。他們所說的自擇在實際上的產生的條件，自然是繁複得很，直至難以計畫。然而解析到最後，將其在基本上相異者離析之，將其在基本上相同者歸為一類。然後再約至最簡之數為

止。這樣地簡約之後，便只剩得幾個基本上相異的條件了。如是便可
以使我們明瞭他們所說的自擇，只不過是在這幾種根本相異的條件
之互相配列或相疊底情況之下所產生的。我們現在將這幾個根本相
異的條件陳示出來，便可概見全數了：

(一) 在兩種方向相反的外來刺激底並起的條件之下所產生的
反應 兩種方向相反的外來刺激同時刺激某甲，若某甲完全不受潛
伏刺激底擾動時，那末，他底反應必以刺激量大者為方向。如某
甲在街中遇着 A、B 兩個朋友。A 請他到某處去玩，B 請他到另一個地
方去玩（當然應該假設 A 與 B 對於某甲的友誼完全相等）。這時 A
大聲疾呼，B 只輕聲說說而已。在這一剎那之間，某甲若完全沒有主見
（即潛伏刺激），他便會自然而然地反應於 A 那一邊。這種事實，是每
個細心的觀察者所易發現的。

(二) 在一種外來刺激與一種潛伏刺激呈相反方向的並起的條
件之下所產生的反應 若是一種外來刺激與一種潛伏刺激呈相反
方向地刺激我們，則我們底反應也以刺激量大者底方向為方向。如某
甲想作某事（潛伏刺激）時，忽然來了他的朋友 C。C 請他一同到某處
去玩（外來刺激）這時某甲底常態反應只有兩種：去，不去。去與不去，完
全是被外來刺激底分量和潛伏刺激底分量所決定。如果某甲去呢？那
便是外來刺激底分量大於潛伏刺激底分量。反之，便是潛伏刺激底分
量大於外來刺激底分量。而一般人不能察，以為如果不去，便是出於自擇；

豈不是完全忽略了潛伏刺激底分量之大小麼？

(三) 在兩種方向相反的潛伏刺激底並起的條件之下所產生的
反應 如某甲想貪圖富貴；而同時又想潔身自好。這兩種方向相反的
潛伏刺激同時刺激他。如果他反應於貪圖富貴那一邊呢，那是因為他
平日沒有什麼修養，學識又不豐富，受勢利薰染太深等條件所形成的
刺激之量大於喚起潔身自好的反應底刺激之量。反之，如果他反應於
潔身自好這一邊呢，那便是因為他有深長的人格修養，同時又有澈底
了解現實底知識等條件所形成的刺激之量大於形成反應於貪圖富
貴等刺激之量。可見無論反應於那一邊，都是被發生反應底刺激之分
量底大小所決定，毫無自擇可言。那「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
憂；回也不解其樂」的事，正可根據這個原理來解釋。我們試行回憶當
時顏回等人平日受那種教育底薰染之深重，便可明瞭這話並非我們
武斷呵！

意志自由論者所謂的自擇，根據上面所解析的看來，的確只是由
上述的三種條件所互相配列或重疊而形成的一種行為；不是他們所
說的那樣神祕和有自由的東西。本着這種道理，得知釋迦牟尼之所以
棄其王太子之尊，遠其美妻之奉而出家修道者，完全是因為他看見生、
老、病、死等等慘狀以及他個人的歷史和生理狀況等條件所形成的刺
激之量，大於想享受富貴等刺激之量。所以他不得不向量大的那一邊
反應了。反之，他若沒有看見生、老、病、死或其他任何與此類似的刺激以

及他個人所有的歷史和生理狀況，我們便有最大概率的斷言：他決不會成佛的；還不是同其他王太子一樣地過完他底一生麼？

從前面所說的種種理由看來，意志自由果真是事實麼？我們還能置信一個數千年來不僅毫無根據而且實際上是起於知識之不足或成見之袒護的論說嗎？

但是，說人類底意志不能自由，那末，豈不是把人類太看機械了而且有損人性底尊嚴麼？

這是我們時常聽到的問難。這個問難是謬誤的。這個謬誤是在將「是怎樣」的問題與「應該如何纔好」的問題弄混淆了。我們要知道人類底意志在事實上是否是自由，與是否自由纔好，完全是兩件事，不可混為一談。但是事實告訴我們人類底意志本來是不自由的。並不是我們有什麼成見故意說牠是不自由的呵！人類底意志之不能自由，正猶之乎魚之不能出水，並不因為我們不喜歡不自由，覺得牠應該自由，牠便會自由起來。也不因為我們喜歡不自由，覺得牠不自由纔合乎已知的自然律，牠便隨之而不自由。至若以為說人類是一架機械便有損人性底尊嚴的話，完全是受了一人爲萬物之靈」的自尊觀念底影響。事實上人本來是一架有機的機械。無論怎樣不承認，其如事實何？究竟地說，機械是什麼下賤東西呢？我們能創造文化，我們能窺探宇宙底奧密。在我們已知的範圍之內，還有那一種機械比人類更靈巧些呢？

如果又有人問道：「人類底意志不能自由，豈不是很苦悶的麼？」

這又是抱杞憂的話。關於這一點，我們儘可不必要過慮。人類底意志雖是不能自由，然而並不會感覺着不自由的痛苦。我們現在可有人感覺着不自由的痛苦否？因為人類底行爲底變化之可能的總數雖然是被發生行爲底條件之總數所限定；但是卻有聯合和換合底可能，並且這種聯合和換合底式樣多，所以不會感覺着半點不自由的痛苦。意志既是人類底行爲之一，自然不會例外。這話是什麼意義呢？要明瞭這話底意義，還得將聯合與換合底徵性簡單說明一下：

設有X、Y、Z三個條件。我們要每次從其中取兩個聯合起來。聯合底規則：是每次的條件不能相同；但是次序可不限制。那末，便可產生三種不同的事：

(YX) (ZX) (ZY)

假如每次在其中取兩個條件換合起來。每次的條件可以完全相同；但是次序必須相異。這樣，可以形成下列六種不同的事：

(YX) (ZX) (ZY) (XY) (XZ) (YZ)

三個條件便能變出這多樣式。形成意志活動的可能條件，如各種外界刺激和各種潛伏刺激之中，該包含多少條件。因此，自然可以發生到難以計量的活動式樣。（正因為活動的式樣太多，意志自由論者不察，便以為意志是自由的呵！）因為這個原故，所以，我們底意志雖然不自由，但是與我們實際生活一點妨害也沒有，我們也不會感覺到不自由的痛苦；正猶之乎魚雖不能出水，但牠能上下浮沉，不會覺着有絲毫束

縛一樣哩！

或者有人要問：「人類底意志既然是不自由的，那末，豈不是可以逃脫道德責任底擔負嗎？」這種問難也是錯誤的。所謂「道德律」還不是意志不自由的人所慢慢製造出來的麼？意志不自由的人所製造出來的道德律，意志不自由的人怎麼不能遵守呢？

或者又有人要問：「人類底意志不能自由，一切行爲都被自然法則所支配，那末，豈不是一切都聽憑命運，全然受環境底支配，而無向前奮鬥，改造環境底可能麼？」這種觀念又錯了；而且錯得太普遍哩！我們在前面說過，人類底意志雖然不能自由；但是卻有難以計量的活動式樣。在這難以計量的活動式樣之中，當有不少所謂改造環境等事底機遇。我們不是時常看到有許多人，在改造環境，努力奮鬥麼？一般人總以為這是出於自動的。其實過細分析一下，便可知一切這樣的行爲都是被迫而然；不過有時卻是受內起的刺激所逼。一般人沒有察覺這一點，便以為是出於自動的，實在是觀察疏忽所致。這種理由，已經在前面

詳細討論過了，用不着贅述。

實在地說，以上這幾個問題，與意志自由問題毫無「相倚的關係」。不因爲意志自由便與那些問題有利，也不因爲意志不自由便與那些問題有害。二者各爲疆界，毫無直接的影響，不可混爲一談。所以上面幾個問題完全是旁生枝節。如果不是因爲歷來有些哲學家總沒有將牠們弄清楚，和釋明一般的誤解起見，沒有在這裏解釋底必要。

我們現在已經將意志自由問題概略地檢討過了。結果證明墨爾和愛丁頓等人所主張的意志自由說實爲不可能的思想；因而不得不認定意志是與人類其他的行爲一樣地被發生物的條件所支配着，毫無自由底可能。至於道德等等問題，與意志自由問題是完全不相同的兩種問題；二者沒有相倚的關係。以上種種，都是依據科學所研究得的結果和服從邏輯底規律底必然結論。假如還有僅僅是背謬牠們的地方，那是我們所十分樂意知道的啊！



專治
醫師
咳

唐拾義久咳丸

化痰止咳 保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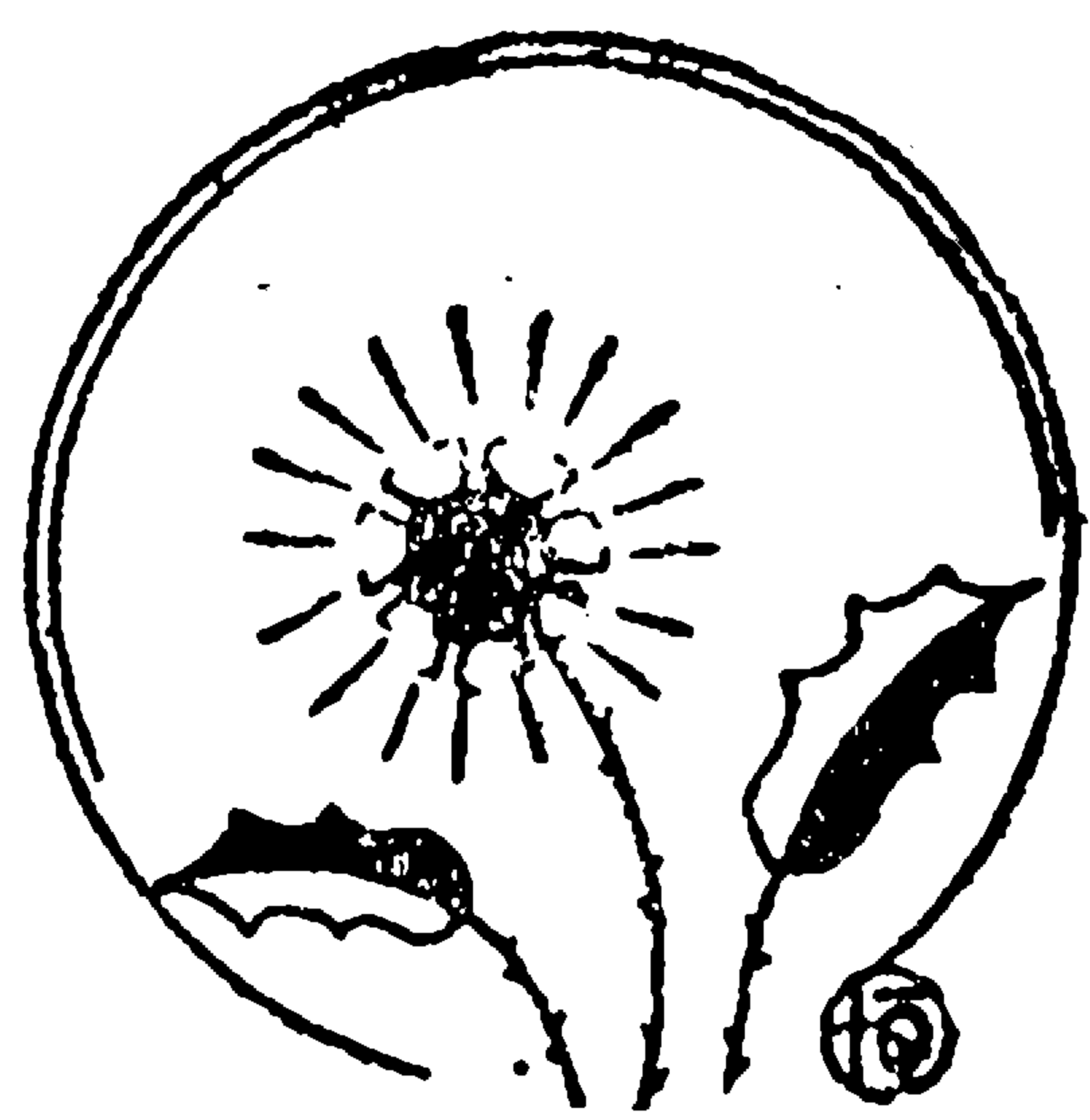
功用說明

- 一治憂愁肺痛之咳
- 一治夜不安眠之咳
- 一治唯喘聲嘶之咳
- 一治童子百日之咳
- 一治老人虛弱之咳
- 一治胎前產後之咳
- 一治天行時疫之咳
- 一治四時感冒之咳
- 一治喉癢虛寒之咳
- 一治新沾癆病之咳
- 一治胸膈痛之咳
- 一治胃弱飽滯之咳
- 一治腎虛肺弱之咳
- 一治酒色為患之咳
- 一切日咳夜咳連聲咳單聲咳白痰咳黑痰咳無痰咳唾血咳砂金咳潮熱盜汗咳心跳氣喘咳雖最日久不愈之纏綿咳症服之無不應驗如經誠治咳之聖品也

每瓶一元二角 世界各地均有經售

總發行所 上海廣西路

父子大藥廠



自由意志問題

蔣徑三

行爲與品性，具有密切的關係，幾可視爲一體。行爲的全部既受制於品性，爲行爲的主觀的要素的意志，論理自無自由的餘地。然而一般的見解，多認意志是自由的，那末，究竟那一種是真理呢？關於這問題，在未下判斷以前，想先一述這方面的學說。關於自由意志問題有兩派不同的學說。其一，是自由論即非決定論 (indeterminism)；其二，是必然論即決定論 (determinism)。意志自由論者主張意志不受他種的制約，具有自由活動的能力。必然論者反之，認意志不能脫離其他的制約，而在一定的條件之下，依從因果的法則而被發現。這二大派中又有許多的流別，述之如下：

獨斷論 最極端的意志自由論，是獨斷的自由論。獨斷的自由論，不從何種科學的證明上立論，而只由哲學上的原則直接地演繹意志爲自由的。笛卡兒 (Descartes, R. 1596—1650) 就是這一派的重要代表。笛卡兒把實體分爲兩種樣式，即物體與精神，由概念上獨斷地決定物體是不自由的，精神是自由的。這種學說，我們不想採用。因爲這樣

意義的自由論，是實體論即純正哲學上的議論，不是我們經驗所能認識。這只可爲某種信仰的對象，而不應爲科學的認識的對象。而且他所謂自由的意義也頗曖昧。其他如謝林 (Schelling, F. W. J. 1775—1854) 斐希脫 (Fichte, J. H. 1774—1857) 等的意志自由論，都不免要受同樣的批評。

倫理的自由論 其次，有所謂倫理的意志自由論。依普通的見解，人的精神是自由的。如果我們以爲這自由的精神就是由自由選擇而作的行爲，那末對於他的行爲必負有責任。但是倫理的自由論，卻不是這樣說法。因爲我們對於自己的行爲感到責任，所以認精神爲自由的。代表這倫理的自由論的是康德，康德以爲無論何人如果對於自己的行爲加以反省，必將發生責任之感。由此推論，人的內心，實存有自由之力。如果人的內心沒有自由之力，決不能發生責任之感；人之所以有此責任之感，即因人是自由的之故。康德依據這論法，斷定意志自由、靈魂不滅及神之存在等。

據康德的意見，在現象界，一切的事物必然地受着因果律的支配；反之，在實體界即本體界中，卻不受因果律的支配，而一切都是自由的。而使我們知道這本體界之存在的，是在我們的內界中給與責任之感的良心。但這種論證亦非正當。因為從康德的觀點，我們的認識只限於現象界，至於責任之感是否由實體界而來，尙未加以證明。康德依內的直感雖得推論本體界的種種，但這與獨斷的自由論實屬同一論調。科學的倫理學應以科學的論證為基礎，所以以這為意志自由論的論證，實屬不當。

外部的必然論 最極端的意志必然論，是外部的必然論。外部的必然論認人的行為是被行為者以外的力量所支配。這說，對於意志的自由完全加以否定，而認人的行動的原因在於個人的精神以外的事物，即外部的力量完全支配着人的意志。各種宿命論都可歸納在這一派，而其中又有種種的分別：

A. 回教的宿命論 回教的宿命論以為一切所作的事情，都被一個盲動的勢力所決定。所以我們無論如何努力，都不能脫離這不可思議的力量的支配。這不可思議的力量，就是平常我們所說的命運。這說的弊害在於迷信，將使一般人信賴命運而不肯振作。在文化幼稚時代，雖多信仰它，但在今日的文明國中，卻不應再有這種迷信。

B. 宗教的宿命論或先天命數論 這說以為我們的生涯為神所司管，神所贊賞的事表現於實際，神所禁止的事就無法實行。人的生涯

一切都由神的意旨而決定，我們一步也不能離開神所賦與的目的以外。我們的天職只在完成神的意旨。在今日，信仰這樣學說的雖還不少，但這說不但沒有科學的論證，而且將與前者同樣，除聽命於自然之外，自身不感到有什麼奮發的必要。因為如果神的意志，不愛我們而害我們，那末，我們無論如何奮發，也是無益的。所以信仰這說的，為除去種種困難起見，每每說神是愛護我們的，決不希望我們有什麼不利。但這不過是一種強辯而沒有什麼證明。

C. 幾何學的宿命論 斯賓挪莎 (Spinoza, B. 1632—77) 以為在幾何學上三角形的內角之和等於一百八十度。我們雖能任意地畫出種種的三角形，但其內角之和必為一百八十度。人的行為也是如此，行動雖得有種種，但其間必受制於先天的命數，不能以我們的意志自由地左右它。這說也不能採用。因為幾何學屬於推理的方面，而人的行為卻關係於感情及意志，與推理異其性質的。

D. 境遇論 境遇論者亦為必然論之一，以為我們的精神及意志是被我們居住的環境所支配的。日與學問家或研究者相處，自然帶有幾分學者的氣味，只與俗人相交，又自然不免有幾分俗氣。既居住在這社會，必受這社會的影響，而使自己的意志將無自由活動的餘地。但如果就社會及個人的生活上考察，那亦能明白地認識意志的自由。因為世間沒有絕對的能動，亦無絕對的受動；有能動必有與此相對的受動。所謂環境只限於主觀的感應的範圍以內纔發生影響，若主觀不與

它發生感應作用，則環境亦將不能發生怎樣的影響。所以我們的意志不能說一概都受制於環境。

內部的必然論即心理的必然論 以上所述是外部的必然論，以下且略述內部的必然論。所謂內部的必然論，是說意志不受外部的規定，而被精神的內部所規定。即以意志為由情或知所規定之一種意志必然論。

A. 知性的必然論 即以意志為由知性即觀念所規定。赫爾巴特就是採用這說的一人。由赫爾巴特派說來，意志起於觀念與觀念之間的一種作用，觀念以外不能規定精神的活動。明晰的觀念戰勝不明晰的觀念，於是乃產生意志。但心理學上的觀念，原是形式的，它自身毫無有力量。所以意志有時為伴有感情的觀念所支配，但單純的觀念，卻不能支配意志。且所謂觀念一語，實是不甚明瞭的名詞，有時是伴有感情之具體的表象之意，有時又是抽象的概念的意義。赫爾巴特兼取這兩者，以觀念為意識之唯一的內容，這樣，則意志亦自然不得不含在其中了。

B. 感情的必然論 即以意志為由感情所規定。我們的意志，不論在怎樣活動的時地，總是避免不快而找尋快樂。所以意志自身沒有自由，而完全為快不快的感情所支配。具有快感的心意活動，就是有動機的，有動機的就是含有意志的。所以如果充分地知道這個人過去的性質與經驗，那必能預想這個人的行動，決不能自由地活動。近時倡意志

必然論的，大致不出於以上二派，不是知性的必然論者，就是感情的必然論者。這兩說都提出科學的證據，而與哲學的獨斷說不同。

意志自由的意義 由上所說，關於自由意志的論爭，已可得其大概。這問題，是千餘年來哲學家、宗教家、倫理學者所爭論未決的大問題。但細加考察，實多是無謂之爭。因為意志自由的意義既未明白確定，甲乙所持學說自然不同。丹麥哲學家霍夫丁（Höfding, H. 1843—1931）在他所著的倫理學（*Ethik* 一八八七年初版）一書中，說明意志自由有六種不同的意義。由這裏可以看出古來關於意志自由的用語是含有如何多樣的意義了。試引述如下：

第一，所謂意志的自由是意志不從因果律而活動的意義。即認意志是行為的主因，而不是其他的結果。換言之，所謂意志的自由，即意志不為過去的經驗所束縛，而獨立地自發地活動的意義。霍夫丁認這是意志自由的真義。

第二，所謂意志的自由是不受外部的強迫的意味。這意義的意志自由，雖認意志的活動為有原因，但不認它是外部的原因，而只認為是這個人的人格或品性等之內部的原因。這見解，與其說是意志的自由，毋寧說是一行動的自由，為適當。法律上所使用的意志自由，多屬於這意義。

第三，所謂意志的自由是不受內部的強迫的意義。即意志不受苦痛或恐怖等內的原因的束縛，而隨他自己所欲的意義。反之，為苦痛或

恐怖之念所束縛，而作出己所不欲或非己所希望的事情，那是意志的不自由。

第四，所謂意志的自由是意志的能力的強弱的意義。歐洲中世的意志自由論，就屬於這一種意義。認意志的能力非常廣大，不求神助，亦能獨立地活動的，稱為意志自由論；反之，以意志活動的範圍極狹，而主張非求神助，任何事情不能作為的，稱為意志必然論，不問個人的意志的原因怎樣，而以不求神助能否活動為區分自由論與必然論的標準。

奧古斯丁(Augustinus, A. 354—430)與皮雷吉阿斯(Pelagius, 360—440)的論爭，實是這種意義的意志自由論。

第五，所謂意志的自由是選擇的自由之意義。由許多可能的事項中，施以選擇的作用，稱為意志的自由。如果採用這意義，則自由不是必然的反對名詞，而盲動卻是自由的反對名詞。就是意志不是從衝動或情緒而盲目地活動之意。我們如果只承認一個可能時，則當無選擇的自由。但是當我們決定行為之際，將受過去的經驗、當時的心情以及生理的變化等的影響，而有許多可以選擇的可能。由熟慮而比較這種條件，在其間施以選擇的作用。這意義的意志自由論，不一定與意志必然論相矛盾。因為這中間存有因果律的緣故。

第六，所謂意志的自由是被倫理的動機支配着的意義。即將不受肉慾的利己的衝動及情慾的支配，而為合理的理性所支配的精神作用解作自由意志。這意義的自由意志，不消說是為人的人格或品性所

制裁的。

霍夫丁於列舉以上六種意義之後，認定第一種的意義是意志自由的真義。但是我們現在應採用那一種意義呢？要決定這個問題，對於霍夫丁所列舉的意義應逐一加以檢討。等檢討過之後，纔可以決定意志自由的真義。意志自由的真義已經決定，纔可以進而討論意志的自由與否的問題。但在想做這樣的考察之前，尚有一先決的問題，那就是這裏所謂意志，究竟是指那一種的精神作用而說的？

目的觀念與意志的自由 為道德行為的要素之一的意志是包含着二種目的觀念（最近目的觀念與究極目的觀念）與決意。而這些都是經過選擇作用而後進行的。所謂意志的自由是就目的觀念而說的呢？還是就決意而說的呢？還是包括兩者而說的呢？這不能不先加以確定。古來許多學者關於這點多未予以精細的考慮。即如霍夫丁對於這點，亦是忽略。現在假定所謂意志的自由是目的選擇的自由之意義，那麼怎樣呢？換言之，假定意志自身能自由地選擇善的意志所向之最近目的與終極目的，能肯定意志的自由嗎？原來目的觀念自體若由心理學上說來，是單純的形式的抽象的心意情態。它是行為的動機，用以指示行為進行的。若說目的觀念規定意志，而意志又自由地選擇這形式的抽象的觀念，那是在心理學上不能說明的事件。而且這一主張是違反實際事實的。因為世間愚魯的比聰明的人為多，不肖之徒比有德之士為多，如果意志有自由地將正義及公正等的觀念當作目的而

選擇的能力，則世間將盡爲賢德之士了。實際的情形卻與此相反。而且就各個人去考察，多數的常人，沒有以正義的目的去規定意志活動的能力，實是明顯的事實。觀念之常伴着感情及帶有動的性質者，與其說是意志自由地選定目的觀念，毋寧說是這個人的品性自由地決定行爲。而且這樣的自由，如果不是盛德之士，亦不能具有。所以關於倫理的終極目的的選定，是不能科學地主張我們的意志是自由的。康德的自由意志論就有此缺點。再就最近目的觀念與意志的關係而考察，不論怎樣的行爲，都含有最近目的觀念；所謂最近目的觀念，就是欲爲某種動作的單純的心意活動。但在倫理的價值上，最近目的觀念有善的，亦有惡的。善的最近目的觀念與意志不是常相結合着；而惡的行爲之存在卻是事實。加之，單純的心理的觀念，不是意志自身所能自由地選定，這在前面已經說過了。所以意志的自由問題可以斷定不是關於目的觀念的問題。

選擇作用與意志自由 意志的自由，既不是目的觀念之自由選擇的意義，那末，不得不爲決意的自由的意義。即關於履行目的觀念之決意是否爲自由的問題。但決意是由許多的可能中選擇一種的意味，所以這種自由意志論是關於選擇作用的自由的問題。

自由意志所指的是那一種的精神作用，既經說明了，於是可進而檢討霍夫丁的六種自由意志的意義。先說第一種意義的意志自由說。如果各人的意志，可以不顧一切的條件，而與一切過去的經驗及本人

的性行毫無關係地活動着的，那末，道德就根本不能成立。任何善的行爲，如果那個人的品性與他行爲的實行無關而是完全獨立的話，那末，這樣的意志活動不能說是他本人的品性之德。決意及選擇作用由品性規定着制約着纔能產生道德上的價值。所以如果承認第一種意義的自由意志論，則將如霍夫丁所說的，第一要打斷個人與種族的連鎖，第二要失去人格的統一，使人成爲道德上的全無責任者。所以第一種的絕對的意志自由說究竟不能採用的。

第二種以不受外部的強迫爲自由的意義，這對於決意及選擇上雖有種種關係，但與決意及選擇自身的本質沒有什麼內部的關係。換言之，外部的強迫，與其說關係於意志，毋寧說是關係於行爲的全體，所以這只能說是行動的自由，而非意志的自由。

第三種以無內部的強迫爲自由的意義，這與意志作用自身無關。我們爲決意及選擇作用時，決不能說不受苦痛或恐怖之情的刺激。實際上有時爲恐怖之念所驅而爲不願意的決意，有時因苦痛之故而選擇違反於意志的行動，乃是不可爭的事實。所以意志決不能說不受內部的強迫。但是不能單以上述的事實之故，而說決意全由恐怖心而來，而同時斷定意志爲不自由。要之，這意義的必然論究不能否定本文所主張的自由意志。其次，第四種意義的自由意志的論爭，是宗教上的議論，而非以科學的研究爲中心的我們的問題。

最後第六種的自由意志的意義，與康德的見解同一，這又不是科

學的倫理學所欲採取的。那末剩下來的祇有第五種意義，不得不以這爲自由意志的真義了。即以霍夫丁所謂選擇的自由之有無爲決定自由意志論的中心點。但這所謂選擇的自由的意義與霍夫丁及法國札內 (Tanet, P. 1823—1839) 等所說的選擇的自由的意義稍有不同。至少重心不同。霍夫丁所謂選擇的自由，非必然的反對名辭，只不過是盲動的反對名辭。如由熟慮的結果而生出的決意，只有一種的實現的可能，那麼自由的名稱即無法可以加上。

意志是否自由 以上對於霍夫丁所列舉的六種自由意志的意義既經加以批評，並確定選擇的自由爲意志自由的意義。我們根據這個論點，乃可進而討論意志是否自由的問題。所謂意志的自由是必然的反對名辭，但與因果律並不矛盾。我們的決意及選擇不能絕對地自由，既如前述。我們爲決意及選擇時，必爲過去的經驗所規定，教育的狀況所制約。完全離開過去的經驗而作的決意及選擇，可說是脫離本人的品性而發生的心意動作，這祇有於狂人中見之。如果以我們的過去的經驗的累積——品性爲原因，那末，我們的決意及選擇是被品性制約的結果。這意思便是說意志活動是服從於因果律的。不過我們在決意及選擇之先得施以熟慮。而熟慮爲精神活動之一特質，雖有時爲本人的過去的經驗所制約，但不像自然現象一般必然地被規定着。人能熟慮與否，完全由於意志的作用，即有同一的品性與同一的經驗的入，但有些能熟慮，有些不能熟慮。又即使同能熟慮，但亦有深淺程度之

別。這是意志活動的特質，是自然界的活動與精神界的活動所以不同之一。原來熟慮的內容是觀念的聯合。但觀念的聯合是熟慮之影，而非熟慮的本性。熟慮的本性，就是意志活動自身，而爲先於某種判斷的意志作用。我們當作熟慮的結果而下以判斷的是決意。我們的決意及選擇，因爲是熟慮的結果，所以可說是通過精神活動的特質即自由而來的。所以凡稱爲道德的行動，是表現於判斷的決意及選擇的結果，其判斷自身雖是適應精神的情態而具有充足原理，但是通過所謂熟慮之自由的意志活動而發露出來，所以稱爲自由。所謂意志自有其自由的範圍，即指此點。所以當我們輕忽的決定行爲時，如果能施以熟慮，充分地活動意志，每能改變原來的決定。我們平常所謂品性的鍛鍊，或品性的陶冶，亦不外因於意志活動中有自由的範圍，所以可能。但倫理學上所謂意志的自由，是就意志自身的本質而說；換言之，不是在意志活動的形式，而是在意志活動自身的本質上。

對於必然論之批評 穆勒 (Mill, J. S. 1806—1873) 以意志必然地決定於動機，而自稱爲必然論者。但這就是就意志活動的作用的形式方面而說，而不是就意志自身而考察的結果。穆勒之所謂動機是促進決意的原因的總稱，動機與決意因被支配於因果律，所以下判斷的主體與被下了的判斷，有因果的關係，不外同實而異名。判斷的主體因熟慮的如何而得下不同的判斷，這就是存於意志活動的本質的自由。有了這樣的自由，精神活動纔表現出與物質活動不同，而獲得自由。

馮德(Wundt, W. 1832—1920)說：『所謂自由，是從表現於行爲上的種種活動中得施以有思慮的選擇之能力。』這樣的解釋頗近於真理，但其意義尙未徹底。薛知微(Sidgwick, A. 1838—1900)以爲我們熟慮決意時的自我，是由遺傳環境及過去的動作、感情等所決定了一定的的人格，因之，向着善惡之有意的動作，不論任何時際都被規定於這品性及四周的事件。換言之，即過去的經驗及過去的動作是決定道德的行爲的。據薛知微的意見，所謂自由意志的問題，即在這過去的經驗及動作的影響之下的動作是否有選擇的自由的問題。但這樣的解釋，亦未見十分恰當。因爲我們的決意及選擇，雖然非依據於充足的原理不可，但又非機械地必然地被規定着的。薛知微對於意志的本質與意志的活動的形式，似尙不能加以區別。必然論者舉出許多的證據，或積極的或消極的否定意志的自由。但其所以執迷不悟的，是因爲尙未了解所謂意志的自由的真義的緣故。現在且就必然論者所認爲意志不自由的理由，略施以批評。必然論者以爲一切的現象都由先行的現象所規定，只把意志當作例外；這是不合理的。且在精神活動上，如聯合作用，如論理的法則，亦都服從因果律。只把意志作爲神祕一般看，要求例外，這是什麼理由呢？對於這個問題，卻使我們不得不佩服詩來爾馬哈(Schleiermacher, F. E. D. 1768—1834)關於因果律的見識。詩來爾馬哈說：『所謂原因，是先於某一現象之現象的總稱。』但所謂原因，所謂結果，究不外是現象上的事，究不外是心理活動的形式上

的事。意志活動如當作心理活動的形式看，則分明是受制於因果律。換言之，當作心理現象的意志，不得不服從因果律。但所謂因果，只不過時間上被規定的關係，一切的活動不當視爲服從於自然法則的因果律，而於自然法則的因果律之外，尙有依據於充足原理的原因結果的關係。意志就是具有充足的原理的因果關係，而不是服從於自然法則的因果律的。必然論者又說，我們的動作無意識地起來的，那不得不由於因果律。無意識的動作與意識的動作之間很難有明確的區別，所以只說有意的動作有自由，是不合理的。我們的萬般事業及交際，都是於品性與行爲之間猶豫想因果律而推定未來之事的。我們不能與心中向所不知者交際。如果意志全爲自由的，則社交將不能成立。於是品性的鍛鍊，品性的進步，亦將歸於無望。這種論調似亦具有相當的理由，但仍不足以攻破我們以上的主張。因爲這樣的攻擊可施諸絕對的自由論，卻不能適用於我們所主張的意志自由論。如果他們以爲既可以駁倒絕對的自由論，同時亦足以攻破我們所主張的選擇的自由論，那是大誤。當我們決定某種行爲時，雖怎樣地爲不正的邪念所誘惑，雖怎樣地陷於不正的誘惑，但內心總覺到存有排除不正、決行正義的力量。這就是意志存有選擇活動的餘地。我們如屢陷於誘惑，則擺脫愈益困難。但擺脫的困難與擺脫的不可能，卻爲兩件事情。

由以上對於必然論之批評，更足以證明意志是自由的了。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語言學原理 (百科)

張世祿編 一册四角

本書編製之目的，在使讀者明瞭語言之性質、構造、組織、發生、變化等，以爲從事各種語言學專門研究之準備。書中所舉實例，以普通爲原則，除中國語外，上至梵語、希臘語、拉丁語，下至美洲紅人語、非洲黑人語、南洋棕色人語等，無所不具，而尤以英語、德語、法語爲最多。讀者既了解語言學之普通原則，欲進而解決中國語文問題，自有一種切實的科學基礎爲憑藉，可不蹈虛空之弊。

情爲語變之原論

章士釗譯 一册六角

H. Sperber: Uter den Affekt als Ursache der Sprachveränderung

著者師氏爲一語言學家，首以心解之法，移治文史，章氏親炙弗羅乙德之學，知弗氏頗引師氏以爲重，因以謹嚴之筆，譯此書以行世。好學之士當人手一編，以爲治語言學之一助。

言語學概論

沈步洲著 一册七角

本書係著者搜集在各地大學之講演稿，刪訂增益而成，凡得十六章。於言語學之定名、範圍、歷史、言語之性質、起源、分類、與種族及各種語言之構造、發展及沿革，挈領提綱，詳加論列，篇末以言語之本質與作用一章爲結論。欲窮語學之始原，此爲入門必讀之書。

意義學

李安宅著 一册七角

意義學係研究語言與思想底關係的一種新興的學問。本書首列劍橋教授 A. Richards 底弁言，指明意義學底旨趣與研究意義而產生「基本英語」的用意。書內上下兩編。上編思想之部，用 J. Piaget 底成績圖，敘思想成熟底途徑，下編技術之部，用 Richards 等 人底方法，給意義學底探討一種新標準則例。

萬國通語論

周辨明編譯 一册五角

編者爲一音學專家，此據 E. S. Paulkhrst, O. Jesper-son 兩家著作編譯而成。首論國際通語應具之條件，中間解析通語中主要的幾種嘗試，並指出所謂世界語之不當，末後介紹一種今日最適用之通語 Novial。

世界語高等新讀本

孫國璋編 一册三角

La Nova Krestomatirits de Esperanto

世界語高等文典

孫國璋編 一册四角五分

La Plena Gramatiko de Esperanto

世界語史 (百科)

天均譯 一册四角

E. Privat: Historio de la Lingvo Esperanto

本書由世界語原文譯出，關於世界語之創始及其初期運動，一一詳記無遺。

世界語概論 (百科)

後覺著 一册三角



國際語文和「世界語」

郭後覺

讀了潘廣銘先生國際語文及其應具之條件以後底一種研討

東方雜誌上三十一卷十九號中潘先生底那篇文，他主張國際語

文確有建設之必要，又主張自然語文「都有國家為背景，是失去中立

性的，「國際語文應當是「沒有國家背景的創造語」，還列舉了國際語

文應具的十個條件以作創造完美的國際語文的專家底準則。並且從

文字間知道潘先生是通曉多種語文的，能作語文學上一番比較的客

觀的研究，很值得叫人欽佩的。可是我讀過以後，覺得還有許多點有提

出討論之必要，現在寫在下面，不知潘先生和諸位讀者以為如何？

的確，一切自然語文，因為有國家為背景，是失去中立性的，都沒有

作國際語文的資格，國際語文只有出於創造一途。所以現在要討論的

就限於創造方面，——潘先生所提及的「世界語」，「國際公語」，「新國

際輔助語」三種。不過我得先聲明：我是最愛研究「世界語」(Esperanto-

語)。「國際公語」也弄過；不是我喜歡「世界語」，便只承認它的優

點，抹煞它的缺點，「情人眼裏出西施」在學術討論上是全不適合的；

如果確有比「世界語」優勝而全無缺點的第二種國際語文，也許我

愛它而成個三角戀愛，也說不定。閒話少說，言歸正傳。

為行文比較方便起見，照潘先生那篇的次序逐項說下去。

「世界語」創作者柴門霍甫，雖然「不是語文學的專家」，可是

他對於自然語文研究過多種，(見 *Dro. Privat* 底 *La Vivo de*

Zamenhof) 連比「世界語」先出世而風行當時的 *Valpik* (創造

的國際語文之一) 也平心靜氣地探討過；而且他有文學的天才和創

造語文的天才，即使不是個語文學專家，也不便說他所創造的就未必

盡合科學性的條件！「若以世界語的笨拙之點觀察」，便說「他根本

對於語文學也沒有若何研究」，那末所謂笨拙之點在那兒？在我看來，

潘先生所指出它的缺點却未見得是笨拙的。(後面再詳論。)

「世界語」底重讀在字尾第二個切音，是的；說「字尾有一定字

母」，倒只是一部份——至多是多數，並非全部，因為有好些介詞，連詞

底字尾不必有一定字母，所以「讀音就顯出很是單調」便不見得吧。

潘先生引以為證的那首詩，韻律固嫌單調，可是這是作者技巧底問題，

不是語文本身底問題，用「世界語」創作和翻譯的詩歌音韻和諧的正不知多少；即退一步說，在讀音不單調的某種語文，寫作的詩，音韻上未必就不失文藝的價值，要是那作者底技巧太差了的話。想潘先生也見過吧？——漢文的白話詩歌，因協韻單調呆板而索然寡味的未必沒有，漢文字的聲韻總算很複雜了的呢！

字母附載符號，是柴博士根據「一字母一讀音，一讀音一字母」的主張，正合語文學上底一個科學原則。而且凡是附載符號的各個字母，要是不加符號或不便加符號（例如用向有的打字機或活字）時，一律可以附加 h 於後，即成爲 ch, gh, hh, jh, sh, hu；而且有 h 母的字數很少，大都又可以和 k 母通用的，ü 不獨用，只和 a, e 連成爲 aü, eü 結合字母，照「世界語」底發音規則，凡遇兩韻相連是要分讀兩音——不可併成一音的，所以 aü, eü 底 ü 就一望而知 ü 是聲母，不和 m 一樣的音了。這樣看來，「不祇使人不易與無符號的同樣字母分辨其讀音，即書寫上也多一層累贅，而且也失去國際性。」這未免是過慮了！

「世界語」表明複數用 -j，因爲只在形容詞尾 a、名詞尾 o 之後並非不能抑揚；而且它和表目的格的 -n 連用時，在音的同化上非常自然；還有實際應用上證明它也是一個優點，在無線電話甚至留聲片，有聲電影（丹麥已出有世界語的有聲影片）中，-j 非常清晰，比 -s 好得多，這是經驗過的「世界語」學者們所公認的了。

「世界語」的「字極力減少」本意是要使字根不過多，而加多

結合字，使人們易學易記，而且減損語文本身底發表能力，且富有彈性，可是並非只限於區別詞的。Bis 是表相反，不是表否定，所以 Ballober 是「壞的」，De bona 才是「不好的」，Balfermi 十足作「開」解，「關得不緊」却不妨加上接尾字 ot 而作 fermeti mal 這接頭字底其餘用法，可以照此類推。至於「助動詞」，潘先生底意思是指 Auxiliary verb 呢？還是指 verb to be 呢？如果指前者，像英文 can, may 這些字在「世界語」也有，而只加 i 這個散動詞式 (infinitive mood) 的字尾而成爲散動詞，每個動詞都行；要是指後者，那漢文是叫作「同動詞」，est 是散動詞式的一個同動詞。「世界語的助動詞太少……在表現思想或情感時，一種助動詞是不夠用的，而且也不能使所表現者準確。」這不知潘先生是何所據而云然？又可惜未見舉有實例！

四個缺點不足成其爲缺點；而且「世界語」還具有着動詞沒有「身」「數」的變化，以及數量詞像漢文一般，順序是論理的，這三個優點，何以潘先生不提及？

現在再來談「國際公語」和「新國際輔助語」底優點（根據潘先生底「批判」）和「世界語」作個比較。「世界語」底字根，拉丁字幾乎佔有四分之三；希臘字根也有不少；「他種語文有國際性者」近年來也酌量採入，例如英文的接頭字 bis 和 aenu, dolmen, ekzalt, eldorad, frekvent, hiat, inundat, kampanol, komput, murd,

retrograd, violet (這些都照字根,未加文法上的詞尾)等字:那末「國際公語」底「最重要的優點」在「世界語」也已具有了。「國際公語」底第二優點,因為潘先生褒貶均半,所以暫不作比較的討論。至於說到它的第三優點。「即代名詞不因位格而改變其字之結構或形式。」而「世界語雖然間接目的格與主格用同一字,但直接目的格須於該代名詞之字尾加一n,是不澈底的。國際公語則目的格不論直接的或間接的概不變動字之構造及形式。」其實這正是「國際公語」底缺點,而是「世界語」底優點!

因為是國際語文,該是中立性的,該為全世界人們所易解易用的,所以世界語的直接目的格加字尾h。例如:

Mi vidas vin.

Mi vin vidas.

Vin mi vidas.

這三句,都作「我看見着你」解,而不會把「我」「你」底格位誤解的;而且字序底這種變換,在語勢上很有關係,定要「主格——目的格——謂格」這麼個順序,却未免無謂而呆板了!又如

Mi amas sin kiel vi

我愛她如同你愛她一般。

Mi amas sin kiel vin.

我愛她如同愛你一般。

這兩句就只有「h」這個妙用,才分別得十分簡明。然則這究竟是優還是劣呢?

動詞沒有「身」「數」的變化,這並非「國際公語」底大進步,因為比它先出世的「世界語」早已如此了。

「凡是不易發的音,複音,腭音都廢去,」如果說是「新國際輔助語」底優點的話,那末「世界語」的也未必大兩樣;而且照潘先生所定的「國際語文應具的條件」第二條「須有自然的語文之字母及字源,」要發音過於簡單化,也不免不可能,或不必要的。

而且還有一點是極重要的,文學是語文底生命,沒有文學的語文,無論創造得全合於語文學上底原則,未必能夠長命的。「國際公語」和「新國際輔助語」是否能作描寫深刻,表達裕如的文學工具?是否已有它們很豐富的文學園地?可惜潘先生沒有一語提及!至於「世界語」已有許多珍貴可愛的文學作品了,無論創作或翻譯的;現存和已故的「世界語」詩人和散文作家已不少,有他們的作品可以證明着;而且柴博士所親手譯的莎氏名劇 Hamlet, 英國文藝界也批評它是各種譯文中底最優美最成功者,假如真果因重讀是在字尾第二切音,而字尾又有一定字母,讀音就顯出很單調,便失去它本身在文藝上的價值,那末「世界語」底首期韻文早就失敗了,怎麼能博得那麼樣的贊許,而它的文學作品會日進月富呢?至於口語上的聲調,「世界語」很像意大利語,別具一種風度,也並不覺得其單調呆板!再退一步說,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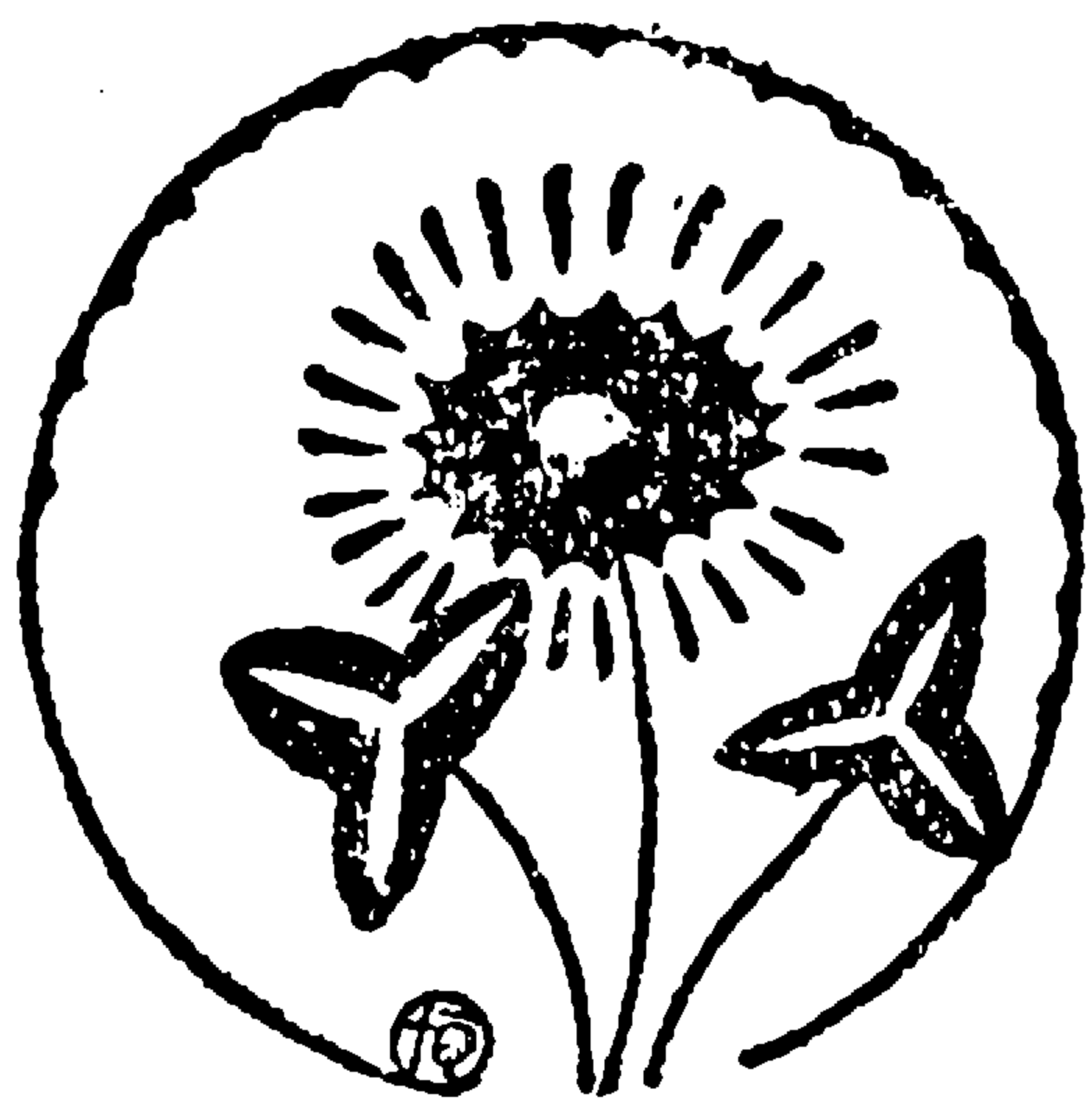
果國際語文只爲「要打破實用科學上語文的障礙」而設，「世界語」的科學譯著也有許多種了，並沒有表達不精確之弊。至於世界一天天進化，表達思想和情感的原有語詞不夠應用，難免增加新創的，這是任何種語文都逃不了的；因爲語文根本是要跟着進化着的時代而改進的，一勞永逸，傳諸萬世而皆準的創造語也是不會有的！所以近年來「世界語」的新字在逐漸加增，以應文學、科學上底新需求，不過其中一部份還是由「世界語」原有的接頭字，接尾字多造些結合字罷了。說到這兒，可以把「世界語」合一合潘先生底「國際語文應具的條件」看夠得上資格不！

(一) (二) (三) (四) (六) (八) (十) 七條完全合格，不必再說了。(爲省篇幅，原文從略。) (五) 須有合乎邏輯的文法順序。主格之後應是目的格，再後是謂格；區別詞應在名詞之後，冠詞應在名詞之前。「文法順序是否只應合乎邏輯，實在是個大問題，而且不免有點違背國際性，也許潘先生忽略了人類在語文上的共同習慣。謂格在目的格之後，只有日本人是習慣的；區別詞在名詞之後，馬來語才只如此！在「世界語」却是無所謂，因爲目的格它有 *n*，形容詞又跟着被附加的名代詞而有同樣的字尾變換，照第(五)條辦法也是常

見的。(七)……代名詞不必因格位之不同而變動。這條沒多大理由；而且「世界語」中名代詞在目的格加 *n* 的優點，上面已說明了。(九)……正面的區別詞不可添加任何前節字或後節字（按即接頭字接尾字）以表明其相反的字義。這也是無謂的；「世界語」中 *mal* 底正確作用已說明在前，而且要「字彙能廣大，方無用竭之慮」，*mal* 這種接頭字用法也有不少助益。

這樣看來，「世界語」出世至今還不過四十七年，已經佔有那麼大的普遍勢力，自有它本身底不可及的優點在，未必只由「提倡者大都是幹練的宣傳家」之故，雖然宣傳當然也有不少影響；要不然，比它先出世的 *Vulgar*，那時宣傳正非常熱烈而周密，應用底勢力也不可小視，隨後柴博士發表了他的第一書 (*Prima Libro*)，並沒什麼宣傳，不久却挫了 *Vulgar* 推行之勢，甚至於信仰 *Vulgar* 的人多逐漸改信「世界語」了，這理由將怎麼解釋呢？

我寫這篇，絕非爲「世界語」宣傳，只平心地作一種研討。現今歐美日本的「世界語」學者們都以爲「世界語」底宣傳時期已可告結束，而進入「世界語」應用時期和「世界語」教育時期了。



林道乾略居淳泥攷

許雲樵

關於林道乾的事蹟，據我國一般史籍所載：

林道乾，閩之泉州人，明嘉靖間海盜；倭寇擾沿海一帶，道乾通之。嘉靖四十三年，戚繼光敗倭於閩，倭遁居雞籠，道乾勢孤，從之。已懼爲所併，又懼官軍追擊，乃南航窺呂宋；不利，遂率家西行，至崑崙山，留居其地。旋以颶風爲患，乃棄而他去，揚帆直抵淳泥，略其邊地以居，號曰道乾港。

陳達華僑移殖史以爲林道乾卽斐律賓史籍上之 *Limahong*。

（見所著 *Chinese Migration*, page 98）*Limahong* 普通譯作李馬奔。李長傅南洋華僑史的導言也說：

我國坊間各種歷史書，皆有海盜泉州人李馬奔（一作李馬芳）攻馬尼刺之說，但是我偏查舊史，並無李馬奔其人。我國史書，固然略於海外事情，但是這樣一個大盜，連名字都沒有，未免令人不服。後來查明史與坊間歷史所謂李馬奔同時的，有個林道乾，到過呂宋。詳加研究，纔知道李馬奔就是林道乾。考李馬奔的來源，是從西班牙人書

中而來。西班牙文作 *Limahong*，日本人譯作李馬奔，中國更從日本取來，就成爲歷史上牢不可破的人名了。要知道，*Limahong* 不當讀作 *Li-ma-hong*，當讀作

Lim-shong，*Lim* 卽林之譯音。二明史謂林道乾泉州人，先從倭寇，倭敗，隨寇逃至雞籠；又說萬曆四年，林道乾至呂宋。西史也說，*Limahong* 泉州海盜，一五七四年自澎湖攻馬尼刺。三，明史謂萬曆四年，官軍追林道乾至呂宋，呂宋助討有功，復朝貢。西史也說，一五七五年，中國派兵艦追拿 *Limahong* 至呂宋，聽見 *Limahong* 已失敗，就回國報捷，西班牙立刻派使者二人，乘中國兵艦至福建要求通商。這個問題，我同陳宗山先生討論了好多時，就決定李馬奔、林道乾本是一人。

後來張星烺君於燕京學報第八期發表斐律賓史上李馬奔 *Limahong* 之真人攷一文，證得 *Limahong* 爲林阿鳳之譯音，林阿鳳卽明末潮州海盜林鳳。李長傅君亦於新亞細亞第四卷第三期作「斐律賓史上 *Limahong* 之真人攷」一遺補一文，否認其以前的論斷云：「既而自思，覺不甚可靠。一據明史謂林道乾萬曆四年（一五七六年）至呂宋，而外人紀載 *Limahong* 之攻呂宋，則爲一五七四年（萬曆二

年)時間相差一年。二、Lim 固爲林之對音，而 ahong 與道乾相差太遠。』同時復引日人之說，以補張文之不足：

藤田豐八據明史稿凌雲翼傳(明史凌雲翼傳同)張太后集卷十七，正氣堂續

集卷一所載，林鳳本潮州海盜，萬曆元年(一五七三年)屯南澳之錢澳要求收撫，廣

東提督殷正茂不之許，遂自澎湖奔臺灣之廳港，爲福建總兵胡守仁所敗，是年冬犯閩

疆，復爲守仁所敗，追擊至淡水洋，沉其二十舟，窮蹙奔呂宋。明年(一五七二年)春，福

建把總王望高，以呂宋番兵討平之，與外人紀載 Limahong 一五七四年攻馬尼刺，

及一五七五年，中國軍官率軍艦二艘，追 Limahong 至呂宋，事蹟吻合。而定 Lim-

ahong 之爲林鳳。惟謂 Limahong 乃爲 Limo hong 之訛(東洋學報第八卷

第一號，藤田荷蘭牙人澳門占據以前諸問題)。矢野仁一更據 Blair and Robert-

so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第四卷第二十四頁，引菲總督 Francisco de

Cande 一五七六年報告於西班牙王之菲律賓羣島事情(Documents of 1576-78,

Relation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 Limahong 爲 Lim mhon 之訛，而

證實藤田氏之說(見矢野支那近代外國關係研究三四七—三四八頁)。

按潮州土音，林鳳確讀作 Lim mhon，王望高亦與西史之 Ono-

cod 近似，當時以潮音拼切，實並無不合。

二

據一般史籍所載，道乾所到的地方有四處：雞籠是現在台灣的基

隆，呂宋是現在的斐律賓，崑崙山是現在越南南海中的康道爾島(Pulo Condore)，都是我們所習知的，惟有他所略居的浮泥，卻聚訟紛紜，各執一辭。

浮泥，又作勃泥，或作渤泥，宋史四八九卷有勃泥傳，明史卷三二五

有浮泥傳。據宋史：「勃泥國，在西南大海中，去閩婆(即今爪哇)四十

五日程，去三佛齊(唐釋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註末羅瑜洲「今室利

佛逝」均梵文 Sri Bhoja 之譯音，在今蘇門答臘之巨港 Palembang-

Bang)四十日程，去占城(即占婆 Champa 在今越南南部)與摩

逸(或即明史麻逸洞，今名勿里洞 Biliton Islands)各三十日程，皆

計順風爲則。』雖沒有明確的指示，但依此推想，當在北緯五、六度之間。

至於明史浮泥傳，開頭就說：「浮泥，宋太宗時始通中國。」結語又

說：「諸風俗物產，具詳宋史。」固確指浮泥即宋時的勃泥，其所記該國

方位，似乎比較具體些，——其實卻是張冠李戴，後文當細論。牠說：「國

統十四洲(據宋史)，在舊港(即今巨港)之西，自占城四十日可至。

初屬爪哇，後屬暹羅，改名大泥。」明張燮東西洋攷亦云：「大泥即古浮

泥，今隸暹羅，土產有西國米(即碩莪 Sago)」。所謂大泥，即北大年，原

名 Pattani (亦作 Patani)，譯名漫寫無定，有作巴大尼者，有作大啤

者，今爲暹羅極南一府治(Jangwat)，在馬來半島北岸。但是，清徐繼畲

瀛寰志略首先否認此說，以爲浮泥是婆羅(Borneo)之別譯而非大

泥。明史卷三二三婆羅傳則謂：「婆羅又名文萊，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

也。『文萊亦作汶來，原名 Brunel，在婆羅洲北部，今為英國所保護的馬來王國；據葉華芬馬來民族的歷史及其文化謂：『由汶來的變音，纔有婆羅洲的名稱；他古代是一個極富盛的王國，現在還是地球上純馬來人最多的都市；後來土地日削，分成了現在的沙羅越(Sarawak)和英屬北婆羅洲(British North Borneo)的一部，自己所剩下者祇一小隅而已，現在的汶來也是受英國保護的』(見星洲日報二週紀念刊丙十八頁)。李長傳南洋華僑史，黃澤蒼荷屬馬來西亞，暨南大學南洋美洲文化事業部所出版各書，東方輿地學社所編之地圖說明，以及商務印書館最近出版之南洋教科書等，莫不以淳泥為汶萊，而斷林道乾即略居於此而王，似乎是公認的定案了。

三

南洋各地華僑都有一種普通的信仰，便是拜大伯公；所謂大伯公者，亦不知何許人，有類乎國內的土地公，到處都有大伯公廟。但是在北大年卻不然，當地華僑所崇拜的是一位林姑娘，有林姑娘廟——靈慈宮。他們相信北大年華僑的一切休咎禍福，全由林姑娘主宰着。每逢陰曆元宵，相傳為林姑娘的誕辰，演劇賽會，盛極一時。

天未破曉，廟祝便在街上鳴鑼報信；廟內則鑼鼓之聲，徹夜不絕。進香的善男信女，也肩磨踵接，往來如織。黎明，便抬神出遊；儀仗到處，爆竹震天。最有趣的，四個人抬着一尊高不盈尺神像，將牠左右搖擺着；一會

兒向前衝，一會兒往後退，上街整到下街，下街蹶往上街，宛如醉漢一般。抬出來的神像，除林姑娘外，尚有五六個，個個如此。據他們說，那些神以前都是乘着大眼雞蓋船漂洋過番來的，所以出遊時，神必搖擺牠自己的座兒，象徵他來時的風浪險惡。木偶而會搖擺其座兒的話，自然不免教人失笑，但他們卻傳說：『從前有四個馬來人，也是不相信神座會自己擺動，便去抬抬試試；誰知一上肩，四個人的腳便收不住，一直衝向一叢矮竹林裏去，都受了重傷。』非但如此，甚至有在林姑娘廟蹈火炭，履霜刃，以表示虔誠的。

同時，廟前要演暹劇 Manora 數晚。廟內案桌上堆積着善男信女所敬的粉龜果品等物。敬林姑娘的食物，吃了延壽添福的，好多人出錢來買去給孩子們吃；不出錢也可以討來吃，只要明年加倍謝敬。自然，這全是廟祝的利事；並且他還靠着林姑娘大膽地放債，借一元明年還兩元，利息比印子錢還厚，且又穩當，決無走失之虞。借的人都以為作生意必定得利的；至於虧蝕，據說是敬拜不虔誠之故，林姑娘是沒有偏心的。林姑娘究竟是誰呢？最初我想起宋福建莆田人林愿第六女，幼時瞑日出神，救兄於海上暴風中，死後顯靈於海神，明永樂中封為天妃，後晉天后的一段故事，也許這就是天妃的化身吧！但是不對，這裏卻有一則膾炙人口的，關於林姑娘來歷的傳說：

明朝時候，北大年還有一個馬來王國，有一位福建英雄，名叫林道乾(閩南方音作 Lin Dao Kian)，率領大軍，乘戰艦到此，一戰而使馬來王震懼，以傳禪為條

件而入贅了。後來，他的妹妹林姑娘，也率着精兵追蹤而至，來促她的哥哥回唐山（華僑稱中國爲唐山）去。林道乾卻樂不勝，不想回去了。於是她便起來和馬來人激戰，想一氣把他們殲滅乾淨，以挽回她哥哥的心。誰知屢戰皆北，兵敗殆盡，她便羞憤交集，自縊在一株猴棗樹（是一種奇異的果樹，果實的核生在外面的）上。同時，她部下有五員虎將，也一起自縊在大樹上殉義，士卒自然便鳥散了。

林姑娘死後，不消說，自然有許多神靈的話，但總不外乎譴罰巫人，福祐唐人。當地巫人竟也有一種 Taboo 觀念，對林姑娘迴避。

據說林道乾的居留地，和林姑娘與巫人戰爭的地點，都在現今北大年市東六公里的小鎮格昔（Kase），林姑娘的墳墓便在那裏。陰曆上巳，必要抬林姑娘前往該處祭祀。離墓數十步，有一座建築未成的回教堂廢址。這裏便發生了一個 Taboo 觀念的切實例子了。據說不多幾年以前，馬來人要在這裏建築一座規模宏偉的回教堂；但興工後，幾次三番跌死工匠，到底造不成。於是他們只得捨棄這未竟的工程，離此里許，另蓋一所平常的教堂，以免再櫻怒於這位女神林姑娘。

林姑娘墓上碑勒猶新，朱書『明林氏姑娘神位』，右題『閩粵衆弟子敬捐』，左刻『董事澄海人姪孫聲荷』，其下沒入三和土中，不知尙有字否。其辭頗費索解：不書『墓』而曰『神位』，大概係衣冠塚，爲後人所追築者；所謂『敬捐』，也許即指築造此墓而言；至於『董事』，也許係指靈慈宮的董事；惟『姪孫』兩字，稱呼甚奇，或爲同宗後輩之意，大約是題勒此碑的。很可憾，卻沒有年月。

自此往東不百步，道左有一口陷落處，相傳爲林道乾建築炮臺處，本有隧道直通海濱，四圍尙有磚石建築的遺址，沒入土中。這裏有一則關於林道乾的傳說：

林道乾初來時，就在這裏建築一所規模宏大的鎗礮廠，製造軍火。最後他鑄成一對雌雄神炮：一尊，放在這炮臺上，別人燃後，無論如何發不出；他自己去發，轟的一聲，竟連人連炮一起炸去了。一尊，後來爲暹王所得，現在還在曼谷宮中。

更往東約半公里，路右有一片廣場，據說就是林道乾建鎗礮的遺址。場廣畝許，地上尙有一塊塊似煤灰般的東西，據說都是那時熔爐中的鐵渣。四圍草木叢生，惟這場中卻童然不毛。

這些傳說雖不免稍含神奇意味，但林道乾若的確略居於汶萊，則這些事實決不會在北大年無端產生的。鄭信（Phra Jao Tak Sin 即中國史籍上之鄭昭；昭，蓋暹語王，實非其名）重復暹社，曼谷纔有鄭王寺，羅芳伯稱大唐客長於坤甸（Pontianak），西婆羅洲纔有羅芳伯廟，除了三寶太監鄭和一人之外，沒有誰未到那地而能爲當地如此傳述勿衰的。而況林道乾又非歷史上有名的人物，不過平常一個海盜而已，決不致無端去附會他。在國內，常有些無聊文人偽造故蹟，海外華僑根本就沒有那麼雅致的風趣！

四

我國史籍既不能再供給我們以林道乾略居浮泥的較詳史蹟，馬

來人又無歷史可供參攷，於是只有向暹羅史籍中搜求了。起初，我遍查暹羅各皇朝史籍，竟不能發現任何有關係的史料，後來搜求地方志，居然給我在大泥府志(Phongsawadan Mu'ang Pattani) 找得詳確的記載。茲摘譯如下：

淳大泥女曾於格昔市附近鑄黃銅大礮三尊……由撒凱(Sapkhret) 原巫語

「寺宇」(東北行，約二箭) (Sā) 暹度制，每箭合一三〇呎) 許，即其鑄礮地也；其址治渣殘遺，草木不生者，方可八肘 (Sō) 亦暹度制，每肘合十九吋半。今淳大泥居民類能指其地曰：「此鑄礮場也。」治工首領云：本華人，來自中國，籍隸福建，姓林(Lim)

名乾(Khiam) 居格昔，娶巫女，遂入籍焉。巫人至今猶稱之曰林道乾

(林道乾) — Lim To Khiam)

格昔巫人咸謂林道乾其族祖，且類謂其先本華人云。

林道乾任治工首領於淳大泥者數載，其妹名姑娘(Kao Nian) 者，蹤至，遇林

道乾於淳大泥，勸舍巫籍返華。林道乾不從。姑娘苦諫其兄於斯者有年，而林道乾不從如故也。姑娘憤甚，自經死。林道乾爲之下吉營冢於格昔，至今尙存。華人莫不崇拜之，謂姑娘乃貞女，尤切愛其家國者，今猶俎豆祭祀勿替。

林道乾之鑄黃銅大礮三尊也，既成其二，餘一尊迄不得竣。林道乾設祭禱之，無效；大恚，佛然詛曰：「斯礮苟成，當身祀之。」厥後礮成，林道乾遂一修飾竟，即然試之。既發其二，迨然第三尊時，林道乾即挺身當礮口曰：「當如我言！」乃命發，礮力殊猛，林道乾受礮逝。

淳大泥女曾見礮已成，遂爲之命名，其第一尊曰淳大泥女王(Nang Pattani)，

第二尊曰室利那格利(Sri Nakri)，第三尊曰謀哈刺羅(Maha Lalō)。

這些史實，與流傳於當地華僑間的傳說，雖稍有出入，但其證實林道乾的終於大泥是一致的。傳說林道乾所鑄大礮，有一尊尙在曼谷，亦信而有證。據大泥府志載：

當一世皇朝，小歷一一四七年(公元一七八五年)，皇弟出師征緬甸於西境。駐

軍宋卡(Songkhla) 聞淳大泥謀叛……率師往討……皇弟諭，運其大礮二尊入京爲戰利品。卻納府丞(Plat Jana) 備舟往，運其第一尊名淳大泥女王者登巨艦。迨運第二尊室利那格利時，風濤驟至，舟覆礮沉，遂不可得。

攷宋卡府志(Phongsawadan Mu'ang Songkhla) 亦載其事，惟相差一年，或大泥府志紀年有誤。宋卡府志云：

小曆一一四八年(公元一七八六年)，歲次丙午，緬甸侵六坤(Nakhon Si Thammarat) 陷其城；皇弟奉詔出師克復之……大泥侯(Phraya Tani) 成擒，命囚之。並獲其銅鑄大礮二尊，但運至港外，其一落水沉，不可得，一則至今尙存，名大泥女王云。

五

這樣，我們就不能不將淳泥一地名，再加以攷查了。據宋史勃泥傳載其國朝貢凡兩次，太平興國二年(九七七年)與元豐五年(一一〇八二年)，其立國當較此尤早。勃泥傳又有「凡一家底並二十兩」之語，所謂「家底」即馬來語 Kadi 一字之譯音(今英語衍作 Catty 以借指我國之「斤」字)，雖未明言，亦可知其爲馬來王國。我們若假

定牠在今北大年，那麼須攷查十世紀與十一世紀時，這裏是否爲馬來人所統治。

隋書：『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所都土色多赤，因以爲號，北拒大海，地方數千里。』明史以爲赤土卽暹羅，其實不然；鄒代鈞西征紀程云：『隋書：赤土國，扶南別種，在南海中。又云：北拒大海。凡南徼之地，北拒大海者，非海島不可，是赤土實島國，非暹羅也。以常駿、王君政所經地望準之；赤土當在南洋羣島中，殆卽今之婆羅洲。』此說亦未盡然。按常駿等係隋大業三年（六〇七年）自南海乘舟使赤土的，這時統治暹羅本部的，並非元明時始得勢的泰族（Thai），尙是公元前移植至此的蒙古蔑人（Mon-Khmer 卽今之柬埔寨人 Cambodians）所建的扶南國將沒落，而其屬邦真臘將起而代興的時期。隋書所謂扶南別種，當爲蒙古蔑人之別一部族，確與明時的泰族（本中原古民族九隆，哀牢之後，唐時曾建南詔國於雲南大理，詳見美人 Dr. Dodd's The Tai Race）漠不相關。至於鄒氏之說，雖則南徼之地，北拒大海者，大率海島，但馬來半島北部固亦北拒大海，與隋書不背，故亦不確。攷宋史，北大年一帶，不但北拒大海，地方數千里，與隋書相合，且其土亦以鐵鏽色著稱，昔巫人建都之處，今猶名赤山（Khao Deng 見宋卡府志），宋卡原名 Singora，又與赤土國都僧祇城音近似。使此疏解不誤，則北大年最早當在蒙古蔑人統治勢力之下。

法人所著暹國圖志（Atlas-Geographie du Siam）謂：『利撾

（Ligor）一故都也，其國境自吉蘭丹（Kelantan）直達卻涯（Kaya 在暹羅蘇辣省 Surat）與丹老（Meru 亦作墨爾階，在下緬甸地那悉寧區 Tenasserim）。據古代編年史，該國建立時約當公元一〇一〇年，爲蒲甘王國（Pegans）之屬邦，統治於徐譚馬蘇庫辣（Tri Thamasokarat 今名六坤司譚馬辣 Nakhon Srihamarat）酋長之下。』利撾國既南自吉蘭丹，北達丹老，北大年當不能出其統治勢力之外，據暹史所載，利撾至一二八〇年，始爲暹滅。

至於北大年與暹羅的藩宗關係，據暹人尊爲「暹史學界之父」（Bida Kheng Prawatwat Sayam）的皇家學院院長 Krom Phraya Damrong-wachanuphap 云：遠在蘇庫泰皇朝（Sukhothai）——公元一二三三至一三五〇年——當時猶崇奉佛教（見 Prachum Phongsawadan 第三集序言）。但我以爲馬來民族之能統治該地，決不會更早了。馬來民族之非半島土著，已爲學者所公認；其民族之發源地，雖言人人殊，但其移植馬來半島，確係自南而北的。據馬來紀年（Sejarah Melayu 爲僅有之馬來史籍，但大部份都是荒誕不經的神話）所載：桑泥刺烏打馬（Sang Nila Utama）於一一六〇年乘舟離爪哇北航，佔領獅島（Singapura 卽今星洲 Singapore），相傳爲馬來人向半島拓殖之始。是則宋史所記勃泥之時代，馬來人固尙在蘇門答臘，未能北至大泥。

我們若假定勃泥在婆羅洲不通呢？按勃泥當時所貢的方物：

「大片龍腦一家底，第二等八家底，第三等十一家底，米龍腦二十家底，蒼龍腦二十家底——凡一家底並二十兩；龍腦版五，玳瑁殼一百，檀香三概，象牙六株。」有這許多龍腦。龍腦，俗稱冰片，又叫梅片，香譜云：「絕妙者目曰梅花龍腦。」確是婆羅洲的特產，西名即爲 Borneo Camphire。其餘若玳瑁殼、檀香、象牙，也都是婆羅洲所有的東西。這是合乎假定的一端。至於馬來民族之移殖至此，亦較半島爲早，雖不能確指其時期，但十世紀在此建國是可能的。且勃泥傳所說的：「昏聘之資，先以椰子酒，檳榔次之，指環又次之；然後以吉貝（即木棉）布，或量出金銀成其禮。喪葬亦有棺斂，以竹爲輿，載棄山中。」也和今日婆羅洲最蕃衍的嘮仔民族 (Dayak) 的風俗，與馬來舊俗，均有相似處。但據勃泥傳所記日程推計，當在北婆羅洲、文萊一帶，決不會統治全洲的；至於「所統十四洲」一語，當另有小島爲其統治。勃泥傳又謂：「前代未嘗朝貢，故史籍不載；」但唐書有「總章二年（六六九年）婆羅入貢」的記載。若以二者爲一地，那麼也許其王朝有所更替，否則，當同爲婆羅洲上的王國，各自割據着。我以後者較爲可信。

至於明史中的淳泥。據我推敲，確係兩地，誤被混淆爲一，但兩者均非明史中的婆羅國。攷明史彭亨傳云：

萬曆時（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年），柔佛國副王子，娶彭亨王女，將婚，副王送

子至彭亨。彭亨王置酒，親戚畢會。婆羅國王王子爲彭亨王妹婿，舉觴獻副王，手有巨珠，甚

美，副王欲之，斬不予。副王歸國，發兵攻彭亨。淳泥國王，彭亨王妃兄也，率衆來援。副王大

掠而去。

這裏分明淳泥與婆羅爲兩國，以率衆來援一事推論，又確是大泥而決不在文萊；因爲文萊與彭亨中隔大海，相距千里，不要說行軍不便，即傳遞消息亦不能如是神速。至於淳泥傳所記，確爲另一淳泥而非大泥，但內中一段，卻當抉出以歸大泥的：

在舊港之西，自占城四十日（？）可至。初屬爪哇，後屬暹羅，改名大泥。華人多流

寓其地。嘉靖末，閩粵海寇遺孽，遁逃至此，積二千餘人。萬曆時，紅毛番（指荷蘭）強商其境，築土庫（今巫語 Foko「公司」之意）以居。其入彭湖互市者，所攜乃大泥國文也。

據暹史，大泥之直隸暹羅版圖，始自本皇朝一世皇時（十八世紀末葉），但十六世紀猶地亞 (Ayutthaya) 皇朝時，大泥已爲旅暹外人的居留地。至於大泥國文之說，則不免武斷，蓋馬來各邦固均用巫文，初無分別。所謂閩粵海寇遁逃至此，似與林道乾的略居，不無關係。

至於另一淳泥，就「其國爲蘇祿所侵」一語而論，斷其在北婆羅洲更爲近情，因爲蘇祿 (Sulu Islands) 恰在牠的東邊。淳泥傳又謂：洪武「八年（一三七五年），命其國山川附祀福建山川之次。」英人 Rutter 氏以爲即指支那巴盧山 (Kinabalu 譯言中國寡婦山)

與支那巴坦加 (Kinabatangan 譯言中國河) 兩者均在今英屬北婆羅洲（見 Rutter's British North Borneo）。即明史不言即宋之淳泥，據其「貢鶴頂，生玳瑁，孔雀，梅花，大片龍腦，西洋布，降真諸香。」和

「臣國歲供爪哇片腦四十斤，敕爪哇龍歲供，歲進天朝」等語，方物相贈合，尤其是特產片腦，也可知其為一地。但是我卻以為並非明史中的婆羅；且看明史婆羅傳云：

永樂三年（一四〇六年）十月，遣使者齎書綵幣，撫諭其王。四年（一四〇七年）十二月，其國東西二王，並遣使奉表朝貢。明年（一四〇八年）又貢。

同時淳泥傳云：

洪武三年（一三七〇年）八月，命御史張敬之，福建行省都事沈祚往使，自泉州航海，閱半年抵閩婆（即爪哇），又踰月至其國……八月（一三七一年），從敬之總入朝……永樂三年（一四〇六年）冬，其王麻那惹加那遣使入貢，乃遣官封為國王，賜印誥敕符勅合錦綺綵幣。王大悅，率妃及弟妹子女陪臣，泛海來朝……六年（一四〇八年）八月，入都朝見……十月，王卒於館。帝哀悼，輟朝三日，遣官致祭，賜以綉帛。東宮親王皆遣祭。有司具棺槨明器，葬之安德門外石子岡，樹碑神道，又建祠墓側，有司春秋祀以少牢，諡曰恭順。賜敕慰其子遐旺，命襲封國王……王辭歸……以中官張謙，行人周航護行。

關係頗密，事跡又極清楚，顯然是兩國。並且婆羅的貢品為玳瑁、瑪瑙、硨磲珠、白蕉布、花蕉布、降真香、黃蠟、黑小斲，也和淳泥之以片腦為主異。因此，不如斷牠們分割於北婆羅洲一帶為愈，硬要說牠們是一國，總有所不通。

六

最近得珊瑚半月刊第三卷第二號，見刊有署名四十二梅居士的林道乾傳，據其序云，係「根據潮志，參攷明史及近著，傳以傳說」而成。對於潮志所謂「道乾為總兵張元勳所傾覆，赴水死」之說，指其誣妄，並據傳說，以道乾所略居之地為大泥，都是極有見地的，惟其中仍有失攷處，茲為著論如次，非敢好事吹求，不過欲補我攷道乾事而未見潮志的缺憾而已。林道乾傳云：

林道乾，潮州惠來人。（此據潮志，他書稱為泉州人，誤。今潮地尚多道乾先隴，予見之歷矣；一在程洋崗鄉右，墓前羣石磷磷，鄉人名曰「百鳥朝王」。一足徵其為潮人。蓋閩、粵、海陸往來甚便，故海盜多據以出沒，後人因是遂誤為泉州人。）少為邑吏，狡詐逾恆，後流為盜，殘虐嗜殺。（此據潮志，蓋亦成敗之見，為王為寇，何一不殺，然謂「舟泊處海水盡赤，積尸如山」未免太甚。）時倭患起，沿海數被殘破，經戚繼光等痛勦，勢稍熄，然餘倭猶剽掠閩粵，與詔安、吳平、平、橫、南、澳、浯、澳、間，甚猖獗，林道乾曾一本等咸呵其焰，流劫濱海鄉邑。未幾，閩師戚繼光，都督俞大猷會師夾擊，平敗亡不知所終。道乾仍與一本相蟻結，挾殘倭以為援。嘉靖四十五年三月，道乾會倭賊寇詔安、山、南、廠、下等村。都督俞大猷擊破之，倭賊竄北港。（一名雞籠山，又名東番。以在澎湖、嶼、東、北，故名北港。萬曆末，始通商賈，稱臺灣。）道乾從焉。官軍懼險不敢進，惟駐偏師於澎湖為備。已，道乾懼為倭所併，又懼官軍追擊，乃掠殺土番，取血登舟，自安平、鎮、二、銀、身、揚、帆、抵、占、城，不樂居棄之。

其下接云：「至大泥，據其邊圍，嘯聚二千餘人，號道乾港。」原註以為道乾略大泥後復去為寇，攷中暹、史、籍及傳說，均不能合，不如移此語於道

乾爲張元勳所敗後爲安。其下云：

數年，復返瀾滄，既而可憐，得安置瀾滄下尾鄉（即今之招安都），陰與會一本通，喘召椎埋，入與一金，能募十人者賞三金，即以隸之，無賴多效死，頗規惠來龍溪都及海豐石帆都。適生員李棠赴省試，被擄，妻卓氏抱子請贖，賊釋棠而質卓。卓於夕懷子蹈海死。是科，棠舉孝廉，請勦。時諸賊與道乾應，勢熾，大吏畏之，力主撫，遂安插道乾招收都，朱良寶（明史作諸良寶）南洋寨，魏朝義大家井，莫應數東湖寨。寇如故。萬曆元年，總督殷正茂邊平山寇，乘勝直搗。道乾困投倭寨，良寶走陽江，爲舟師進剿，俱歸南洋，深溝固壘，以抗官軍。總兵張元勳樹柵圍之，三月初十日，大舉覆其巢，斬刈甚衆。良寶自焚斃，道乾趨水遁，應數朝義聞之亦請降。道乾之敗而遁也，率殘艦飄至崑崙山，據之，既而苦風暴，且惡其荒僻，乃適暹羅。

此處言適暹羅，不確；遍攷暹籍，不能發現道乾和暹羅有何直接關係，當以略居大泥爲愈。我們若照季候風（Monsoon）推算，更可知道乾抵大泥，當在是年（一五七三年）之冬或翌年之春，惟據明史呂宋傳云：『萬曆四年，官軍追海寇林道乾至其國，國人助討有功，復朝貢。』若明史不誤，則道乾之抵大泥，當爲一五七六年以後的事了。以下一段，係據傳說，大約出於好事者的附會，不可信：

先是東蠻牛求婚於暹，不得，憤而伐暹，據其世子，王亦自經。嗣王矢志復仇，聞道乾至，大喜，館之，遂助討東蠻牛，大破之。繼攻真臘，降其王。滿羅途伯，嘉道乾功，妻以王女，賜宅宮左。王昕夕出游，輒道其樓下。道乾偶與王女憑欄閒眺，值王與至，戲謂其妻曰：『若父出必經此，設善遣以一矢，事可集也。』王女以告王，問：『此門中誰言邪？抑廷語也？』

女曰：『倚樓語耳。』王大怒，伏甲將殺之，道乾覺而遁，復返大泥。

且原註所謂：『傳說謂道乾助暹破安南，攷之明史，乃知非妄，年代亦合。惟東蠻牛明史無傳，且不詳其處；按真臘人種本爲坎民族，海錄作勘明，或作客民，故暹人名真臘爲坎民，東蠻二字，似爲坎民一音之轉，牛字或爲音尾。史記暹羅與真臘累代相爭，昔時真臘諸國分立，晚近尙然；意其中之一國，即以種族爲國名，而明史乃翻作東蠻牛耶？』亦不然。按明史暹羅傳云：『隆慶（一五六七—一五七二年）中，其隣國東蠻牛求婚不得，甚怒，大發兵，攻破其國；王自經，擄其世子及天朝所賜印以歸。次子嗣位，奉表請印，予之。自是爲東蠻牛所制。嗣王勵志復仇，萬曆間，敵兵復至，王整兵奮擊，大破之，殺其子，餘衆宵遁。暹羅由是雄海上。』攷暹緬各史，所謂東蠻牛，便是下緬甸的東烏（Tong U）王朝，其王莽瑞體（Tulone Jureti）於一五六九年第二次攻陷暹京猶地亞，前因國破后殉而讓禪爲僧的太上皇謨哈傑格昆（Maha Jakraphat）崩，暹王馬欣劄刺的賴（Mahin Tharathirat）和很多人民，均被擄往蒲甘（Pegu）。後來李羅那禮王（Phra Naresuan）即位，國勢大振，反而克緬甸，攻真臘，稱羈海上。但這些事情，都和道乾無涉。至其末一段，雖據潮人傳說，但與北大年所流傳的傳說，和大泥府志所載的均合，益足證吾說的非妄：

自爲蠻夷大長，其後得佛郎機砲，鳩工仿製，泊成，命麾下試演，不燃，遂疑其臂然之。砲燥，道乾暴卒。故潮人爲之語曰：『林道乾鑄器以自轟，』蓋今猶爲俗諺不絕云。

一九三三，一〇，二六，於北大年巫王故邸。

商務印書館編印

國學基本叢書

四大特色

(一) 最基本的讀物

本叢書精選國學書中最有權威之著作，其範圍不限於文藝作品，凡目錄學、哲學、政法、語文、史地以至農工醫算等等，為研究國學者不可不讀之書，亦均包羅已出下列各種。

(二) 最實用的版式

各書依據最實用之善本排版，無論正文注文，一律加以標點，省却讀者不少時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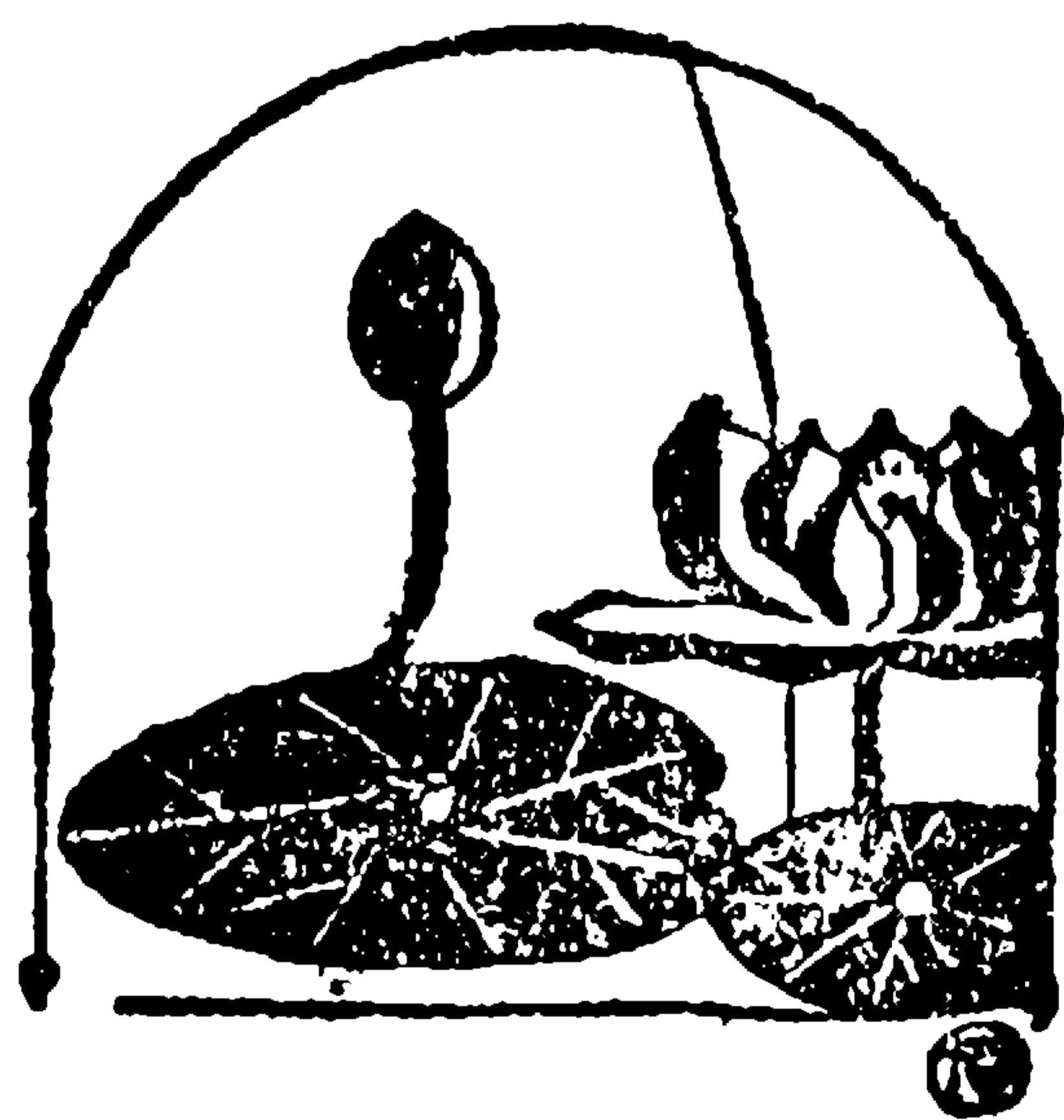
(三) 最經濟的印刷

為儘量節省篇幅起見，正文悉用五號鉛字，注文用六號鉛字，一律用新聞紙精印，硬紙面裝釘，絕不浪費紙墨，披覽插架，兩俱便利。

(四) 最低廉的售價

各書定價，每六七百頁，僅售一元，比普通書便宜一半，比水刻書不及什一。

書目答問	張之洞著	一冊四角	曹集詮評	丁晏編	一冊五角
通志略	鄭樵著	四冊五元五角	唐五代詞選	成壁慶選	一冊二元五角
論語正義	劉寶楠著	一冊一元	韓昌黎集	韓愈著	一冊一元二角
孟子正義	焦循著	二冊一元八角	柳河東集	柳宗元著	一冊一元二角
老子本義	魏源著	一冊二角五分	李太白集	李白著	二冊一元八角
爾雅義疏	郝懿行著	一冊九角	蘇東坡集	蘇軾著	三冊三元六角
書法正傳	馮武編	一冊五角	歐陽永叔集	歐陽修著	三冊三元八角
莊子集解	王先謙著	一冊五角	王臨川集	王安石著	二冊一元八角
論衡	王充著	一冊七角	陸放翁集	陸游著	四冊四元
宋元學案	黃宗羲著	四冊五元	明詩別裁	沈德潛、周準輯	一冊五角
明儒學案	黃宗羲著	二冊二元三角	清詩別裁	沈德潛輯	一冊一元四角
近思錄集註	江永註	一冊五角	牡丹亭	湯顯祖著	一冊六角
王文成公全書	王守仁著	二冊二元三角	桃花扇	孔尚任著	一冊五角
戴東原集	戴震著	一冊五角	日知錄	顧炎武著	二冊二元四角
顏氏學記	戴望著	一冊五角	讀書雜誌	王念孫著	三冊三元二角
唐律疏議	長孫無忌著	一冊八角	一百二十回的水滸	施耐庵著	二冊三元四角
韓非子集解	王先謙著	一冊七角	石頭記	曹雪芹著	二冊二元五角
管子(附戴望校正)		一冊一元二角	舊小說	吳曾祺編	四冊五元
鹽鐵論	林振翰校釋	一冊六角	文史通義	章學誠著	一冊七角
周禮正義	孫詒讓著	四冊四元	戰國策	高誘註	一冊七角
儀禮正義	胡培震著	三冊二元五角	史記	司馬遷著	四冊三元
禮記集解	孫希旦著	二冊二元四角	通鑑紀事本末	樞著	四冊四元五角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曾祺編	四冊四元五角	明史紀事本末	谷應泰著	二冊一元七角
圖繪寶鑑	夏文彥著	一冊三角	歷代名人年譜	榮光著	一冊一元一角
詩毛氏傳疏	陳奐著	二冊一元五角	水經注	酈道元著	一冊一元三角
杜少陵集詳註	仇兆鰲註	二冊二元四角	大唐西域記	玄奘著	一冊四角
屈原賦注	戴震注	一冊二角五分	徐霞客遊記	徐宏祖著	一冊一元四角
陶靖節集	陶潛著	一冊五角	歷代紀元編	李兆洛著	一冊六角
白香山集	白居易著	二冊一元八角			



沈萬山傳說考

黃芝岡

「南京沈萬山，北京枯樹人的名兒樹影兒。」金瓶梅第三十三回潘金蓮說。在金瓶梅著述的當時——明代，沈萬山是何等的有名人物。便從這諺語中也可推想而知了。

沈萬山的姓名籍貫在明人的記載中便難究詰。張三豐先生全集說沈是「金陵人」，但同書又說沈是「秦淮大漁戶」，董漢陽碧里雜存也只說沈是「集慶（即金陵）富家」，或因沈是南京富家而說他是「金陵人罷」。孔邇雲蕉館紀談說沈是「蘇州吳縣人」，鴻書也說沈是「蘇民」，清人周廣業循陔纂聞據秀水縣志說沈父「遊姑蘇」致饒富，像沈是吳縣人比較來得確切，明史高皇后馬氏傳說沈是「吳興（浙江吳興縣）富民」，或為吳縣之誤罷？但循陔纂聞據秀水縣志又說沈原籍是浙江嘉興縣人。

沈萬山的名字別號據張三豐先生全集：「三山先生姓沈名萬三，一名萬山，自號三山道士。」萬三是沈的名字，再據循陔纂聞：「南京沈萬三，名富，字仲榮，行三，人因呼為萬三秀。」楊循吉蘇談說被沒之家

「蓋萬四之在黃墩者耳。」萬三的「三」又成了沈的排行了。碧里雜

存解釋得更加明瞭：「沈萬三秀，不知其名。蓋國初鉅富者謂之萬戶，三秀者，國初每縣分人為五等，曰哥、曰畸、曰郎、曰官、曰秀，哥最下，秀最上，洪武初家給戶由一紙，以此為第，而每等之中又各有等，沈乃秀之三者也。照這樣，沈萬三秀不過是沈萬戶三（等）老爺的意思罷了。便像明史高皇后馬氏傳：「吳興富民沈秀，」秀也不是沈的名字。

沈萬三姓沈是各種記載都同的了，用不着再生疑義；但循陔纂聞據秀水縣志卻又說：「萬三父陸道判遊姑蘇，贅沈氏，」便可知沈萬三姓沈竟好像曹孟德姓曹一樣。

頭緒更繁多的像說沈致富之由。一說是沈的饒富由於父業，像循陔纂聞據秀水縣志：

萬三父遊姑蘇，於廢宅得數罌黃白，遂用饒富。

一說是萬三家本貧窮，因拾寶物而致富的，像雲蕉館紀談的兩種傳說：

沈萬山家貧無產，以漁爲生。常於吳淞三泖之間撒網捕魚，冀其所得以具饔飧。一日，飯畢，就水洗碗，碗忽墜水中，山因撿之，不知碗所在，但覺左右前後纍纍如石彈，遂拾數枚，光澤迥常，乃盡其所有而取之，然不知其爲何物也。有識者異之，謂之曰：『此烏鴉石也。一枚得錢數萬。』山祕不言，乃變爲海賈，徧走徽池寧太常，鎮豪富間，轉展貿易，致金數百萬，因而顯富。

或曰，夏夜仰臥漁船上，見北斗翻身，遂以布欄盛之，得一杓。及天明，有老者引七人挑羅擔七條而至，謂山曰：『汝爲我守之，我將來取。』言訖，忽不見。山啓視之，皆馬蹄金也。以此致富。

一說沈之致富是由於聚寶盆的，像王肯堂鬱岡齋筆塵：

俗傳沈萬三家有聚寶盆，以物投之，隨手輒滿，用是致富敵國。

一說沈萬三初僅溫飽，其致富乃由燒煉，非由聚寶盆的，像張三豐

先生全集：

沈萬三者，秦淮大漁戶也。心慈好施，其初僅溫飽。至正十九年，忽遇一羽士，神采清高，龜形鶴骨，大耳圓目，身長七尺餘，修髯如戟，時戴偃月冠，手持刀尺，一笠一衲，寒暑皆然，不飾邊幅，日行千餘里，所啖升斗輒盡。或辟穀數月而貌轉豐，萬三心異之，常烹蟹煖酒，邀飲蘆洲，苟有所需，極力供奉。偶於月下對酌，羽士謂曰：『子欲聞吾出處乎？』萬三啓請，乃掀髯笑曰：『吾張三豐也。』遂將生世出世修真存真之由敘述一篇，言訖呵呵大笑。萬三聞言，五體投地，稱祖師者再，並乞指教。

曰：『塵愚願以救濟，富壽非敢望也。』祖師曰：『雖不敢妄洩真傳，亦不欲緘默閉道；子已深知子之肺腸，當爲作之。』於是置辦藥材，擇日燒煉，七七啓視，鉛汞各遁，祖師嗟咄不已。萬三自謂機緣未至，復盡所蓄，並售船網以補數。下工及半，忽汞走如焚，茅蓋皆毀，萬三深歎福薄，祖師亦勸其勿爲，夫婦毫無怨意，苦留再煉，貨財已匱，議鬻幼女。祖師若如不知，竊喜其志堅，一任所爲，令備朱裏之汞，招其夫婦至前。出藥少許，指甲挑微茫，乘汞熱投下，立凝爲土，復以死汞點銅鐵，悉成黃白，相接長生。祖師遂略收丹頭，臨行囑曰：『東南王氣大盛，當晤子於西南也。』遂入巴中。萬三以之起立家業，安爐大煉，不一載，富甲天下。凡遇貧乏患難，廣爲周給；商賈貸其貲以貿易者，直遍海內。世謂其得聚寶盆，故財源特沛。

全集將富力附會到神仙身上，像替鍊丹道士作宣傳似的反對了聚寶盆的傳說；烏鴉石，聚寶盆的傳說認富是一種奇蹟，盛得北斗的傳說又將富力擬人了；先民們對富的解釋像原始人對雷電暴風的解釋一樣，認爲是不可思議的一種力量，拜倒牠的脚下。於是，便構成了他們的財富命定論了。像蕉館紀談說沈的金銀盡屬於扳環的傳說一樣：

初，萬山富時，有一夫一婦流移道路，婦懷孕十月已足，適至萬山之門首而產。時將夜半矣，進退無所，不得已，就於門下，以手扳門環，生一女子，因名扳環。是夜萬山亦得一夢，夢一老人謂曰：『汝的金銀盡是扳環者，今當還之，不相負也。』山驚起，不曉所謂；及明，乃有此應。山

遂收其女爲子婦，並其父母而養焉。自女來之後，家益殷富。既長，聰明過人，山常與門造一橋，新婦先成。又規度精緻，號曰賽公橋。橋在今秀水縣北平望。

封建的拜物觀念和財富命定觀念向牠所壓迫的民衆們作麻醉的說教，以上種種傳說流行民間，原不足怪；但沈萬三是「秦淮大漁戶」他的財富是由經營漁業來的到像是一件事實了。現在，再讓我們進一步來考察沈的富力罷。像黃省曾吳風錄所說：

自沈萬三秀好廣闢田宅，富累珠玉，沿至如今，競以求富爲務。書生惟藉進身爲殖生階梯，鮮與國家效忠。

像這樣風靡一世的富力雖難與現代的大資本家並美，但比之石季倫的金谷園，珊瑚樹又怎樣？據雲蕉館紀談：

山既富，衣服器具，擬於王者。後園築垣周迴七百二十步，垣上起三層，外層高六尺，中層高三尺，內層再高三尺，闊並六尺，垣上植四時豔冶之花，春則麗春，玉簪，夏則山礬，石菊，秋則芙蓉，水僊，冬則香蘭，金盞，每及時花開，遠望之如錦，號曰繡垣。垣十步一亭，亭以美石香木爲之。花開則飾以綵帛，懸以珍珠，山攜杯挾妓遊觀於上，周旋遞飲，樂以終日，時人謂之磨飲。垣外以竹爲屏障，下有田畝十頃，鑿渠引水，種植以供酒需。垣內起看牆，高出裏垣之上，以粉塗之，繪珍禽奇獸之狀，雜隱於花間。牆之裏四面壘石爲山，內爲池，山蒔花卉，池養金魚，池內起四通八達之樓，面山瞰魚，四面削石成橋，飛青染綠，儼若仙區，勝境饒

形，飛簷接翼，製造精巧，樓之內，又一樓居中，號曰寶海，諸珍異皆在焉。山閒居則必處以自娛，樓之下爲溫室，中置一床，制度不與凡等。前爲秉燭軒，取「何不秉燭遊」之義也。軒之外皆寶石欄杆，中設銷金九朶雲帳，四角懸琉璃燈。後置百諧卓，義取「百年諧老」也。前可容歌姬舞女十數。軒後兩落有橋，東曰日升，西曰金明，所以通洞房者。橋之中爲青箱，乃置衣之處；夾兩橋而長，與前後齊者爲翼寢，妾婢之所居也。後正寢曰春宵閣，取「春宵一刻值千金」之義；以貂鼠爲褥，蜀錦爲衾，綉綃爲帳，用極一時之奢侈……太祖以兵圍其家，盡抄擄之，家財入官……以床施周普寺爲觀音床，沈香，象牙格，八寶欄；又金留殿十三隻。床乃萬山妻所用者，皆製極精巧。

張三豐全集說：「至今南京城會同館即其故居；後湖中地即其花園舊址。」大概是這建築的所在地罷。在前段文字裏使我們見到的是，一個狹小的規模和一種田舍翁的意匠；但就七百二十步（二里）的周垣和金谷園的五十里錦步障便已有天淵之隔了。何況沈萬三的故居還不過中人家制。蘇談說：

沈萬三宅在周莊，破屋猶存，亦不甚宏壯，殆中人家制耳；惟大松猶存焉。被沒者非萬三家，蓋萬四之在黃墩者耳。

沈萬三的宮室之美既如上述了；再看看沈萬三的珍寶服用有不可稱道的地方。康熙秀水縣志說周莊宅中寶物：

沈萬三宅在周莊，所藏之瑪瑙酒壺，其質通明，類水晶宮；有蒲萄

一枝如墨點，因號月下葡萄。

錦衣志說萬三兒子因綢舍人而進呈的物事：

黃金百兩，白金千兩，龍紋被一床，龍角一株，奇寶十具，異繪綺十匹。

這都非不世之珍，便能像石季倫的珊瑚樹，又那堪鐵如意之一擊呢；再像日下舊聞引耳談：

光祿寺鐵力木酒榨，相傳籍沒沈萬三家物，每榨用米二十石，得汁百甕。又工部有銅匱四，一在節慎庫，高可過人，亦傳是沈萬三家物。

酒榨，銅匱和愷崇門富的情形相擬也，並不怎樣稀罕。剩下的便只有聚寶盆的傳說了；鬱岡齋筆塵說這盆被「高皇帝碎而埋之金陵南門下，故名門爲聚寶門。」鴻書也說：

明太祖時，蘇民沈萬三家有一聚寶盆，置少益多。上聞之，取視無驗，仍以還沈。復築應天城，終疑此盆之異，復命取鎮觀音門下，因名曰聚寶門。并徙沈於雲南。

這取視無驗的盆也並無可異之處；但張三豐先生全集卻在牠替鍊丹道士作宣傳的一貫的異說之下說沈所投的是丹金，聚寶盆不過是明太祖故作難詞罷了。全集說：

洪武中京城自洪武門至水西門坍塌，下有水怪潛窟，築之復頹。帝向思沈萬三命相同而大富，召謂曰：「爾家有盆，能聚寶，亦能聚土築門乎？」萬三不敢辨，承命起築，立基即傾者三，乃以丹金數片暗投

其中，築之始成，費蓋鉅萬。

在莫衷一是的兩種傳說之間是不能得出結論來的；在這裏，先當從另一方面來考察聚寶盆是不是一種附會。據江寧府志：

江寧府城明太祖洪武二年九月始建，六年八月成；宋元舊城南近聚寶山，明建都城其南門，大西，水西三門因宋元之舊，更其名曰聚寶，石城，三山。

聚寶山在江寧城南聚寶門外，古曰石子岡。

聚寶門的得名非由於聚寶盆，實由於聚寶山；聚寶盆不過因門名實有其事。明史高皇后馬氏傳說沈秀助築都城三之一：

吳興富民沈秀者助築都城三之一，又請犒軍。帝怒曰：「匹夫犒天子軍，亂民也。宜誅。」后諫曰：「妾聞法者誅不法也，非以誅不祥也；民富敵國，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將災之，陛下何誅焉？」乃釋秀戍雲南。

雲蕉館紀談卻說萬山與聖祖對半而築：

我太祖既克金陵，欲爲建都之地，廣其外城。時兵火凋殘之際，庫府虛乏，難以成事。萬山恃其富，願與聖祖對半而築，同時舉工，先完三日。太祖酌酒慰之曰：「古有白衣天子，號曰素封，卿之謂矣。」然心實不悅也。

對半或三之一都未免過甚其辭；但盜名誇富的富民卻遇着陰賊

險很的天子，於是，或流或殺，種種傳說也由此而興了。張三豐先生全集說萬三犒軍爲萬三流放之因，但非出於自請，與高皇后馬氏傳微有出入。全集說：

帝嘗欲犒軍，召萬三貸之曰：「吾軍百萬，但得一軍一兩足矣。」萬三如數輸之。帝瞰其無困苦狀，由是欲誅之。罪以他事，議流嶺南，萬三遂輕身攜妻奴去而委其家貲；未幾，命再徙於雲南。

這已有較多的傳說性了。有更多的傳說性的像太祖用洪武錢向沈萬三生利的事。碧里雜存說：

太祖高皇帝嘗於月朔召秀，以洪武錢一文與之，曰：「煩汝爲我生利；只以一月爲期，初一日起至三十日止，每日取一對合。」秀忻然拜命，出而籌之，始知爲難矣。蓋該錢五萬三千六百八十七萬〇九百一十二文。今按洪武錢每一百六十文重一斤，則一萬六千文爲一石，以石計元，亦該錢三百三千五百五十四石四十三斤零，沈雖富，豈能遽辦此哉？

又像太祖重稅沈萬三田畝的事也多少是傳說性的。雲蕉館紀談說：萬山田有近湖者，延湖築成石岸以障田；上怪其富過於己，獨稅其田九斗十三升。

史記平準書說漢高祖重租稅以困辱賈人也一樣。天子是常運用他的特權不許商人的私有財產多過他府庫中的儲金的；但天子和商人中間原沒甚深的鴻溝，因此，我們在以上的傳說中可看見有一種強

力的高壓和一種相互間的利用，尤其是封建制度和高利貸資本的合作表現得更顯明了。

認傳說是事實到不如認牠是一種類型；我們從種種傳說中能證明沈萬三有相當的富力，卻遇着猜忌的天子，於是在種種的壓抑之下不能自由發展，結果，或許是被殘殺了，他富力的成爲傳說，一半是包含着民間的哀悼的意思罷，其他的便再也不能證明什麼了。現在，再談到沈萬三的死罷。張三豐先生全集一貫的是那些富貴神仙的宣傳式的說法，牠說沈萬三流嶺南便被三豐祖師引渡成了神仙了。全集說：

〔祖師〕僑寓金陵，遇沈萬三，傳以丹道，事在至正十九年。臨別先生預知萬三有徙邊之禍，囑曰：「東南王氣正盛，當晤子於西南也。」……洪武十七年甲子，太祖……詔求先生，不赴；十八年，又強沈萬三，敦詣，亦不赴；……二十五年乃遞入雲南。適太祖徙萬三於海上，緣此踐約來會，同鍊天元服食大藥，明年成，始之貴州，平越福泉山。

既至滇，萬三無聊；忽有弓長翁者傳言踐約來會，萬三請見，則三豐祖師也。祖師笑曰：「猶記東南王氣盛，西南相見之語乎？」萬三爽然。因與鍊天元服食大藥，明年始成；萬三與全家餌之，皆能冲舉。

三山先生……心慈好施，遇三豐先生傳丹法，繼鍊天元大藥，服之，拔宅而去。或隱天目，或隱武當，皆無定所。與三豐先生隱顯度世，勅封宏願真人。

博物志說：「漢淮南王謀反誅，亦云得道輕舉；鉤弋夫人被殺於雲

陽，而尸解柩空。」其他像拾遺記說趙高授韓終丹法，被戮後，青雀從尸中出；續博物志說顏真卿餌陶八八碧霞丹，縊死尸解，後人遇之羅浮山；替枉死鬼出脫是方士們宣傳的慣技。因此，沈萬三是流死，是被殺雖不可知。但結局是不會太喜劇的。

說沈萬三的死是被太祖收殺的，像雲蕉館紀談：我以為流徒的說法是，多少有為這冤獄隱諱的嫌疑的。所以，流徒的說法在我所能找到的傳說裏，雖好像佔些優勢，收殺的說法也依舊有相當的真實性的。紀談說：

及「太祖」欲害之（萬山）而無由。適萬山築蘇州街，以茅山石爲心，上謂其有「謀心」，將爲逆，遂收殺之，血流盡白。

沈萬三出白血，方士們的宣傳又闖入這裏面來了。但這是比「莫須有」更暗無天日的事，在猜忌的天子下做富豪百姓實在是不容易的。循陔纂聞說：

萬三流嶺南，江南巨族以次誅徙藉沒，無善終者。

可見誅徙富豪是當時的大獄，罹其災的已不止沈萬三一人了。循陔纂聞說方二，沈貴曾先見到這回事情：

洪武初，嘉定民方二者，富甲一羣。嘗有人至京回，問其何所聞見？答曰：「上近有詩云：『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猶堆被。』」方嘆曰：『禍端見矣。』即以田產散諸九族，買航載妻子泛遊湖海而去。

南京沈萬三，元末富甲江南，其弟貴嘗諷以詩曰：『錦衣玉食非爲福，檀板金樽可罷休；何事子孫長久計，瓦盆盛酒木棉裘。』萬三不聽，貴遂隱於終南。

但蘇談說被沒者爲沈萬四家，萬三名富，名貴的當爲萬四，沈貴是超然物外了嗎？讓兩歧的傳說呈現於我們的目前好了。明史王行傳說王行也曾有先見之明：

王行……授徒齊門，名士咸與交。富人沈萬三延之家塾，每文成，酬白金鎰計，行輒麾去之曰：『使富而可守，則然臍之慘不及矣。』

沈萬三門客王行到後來卻做了藍玉的門客，他看清了別人，忘懷了自己，藍玉伏誅，「行父子亦坐死」了。現在，且讓我順便來談一談沈萬三的家屬作本文的結束罷：

除沈萬三弟沈貴，他子婦扳環在前面曾介紹過的；據雲蕉館紀談說：『新婦先萬三卒』了。錦衣志說萬三兒子因綱舍人進呈物事：

吳人故大豪沈萬三子文度，萬三生嘗伏法，高皇帝籍沒其家，所漏貨尚富，而文度頗爲人把持其短，患之，因綱舍人匍伏見……願得從執御列爲外府外廩……

沈文度是不是扳環的夫婿卻又不可知了。沈萬三雖沒有七子八婿，但是他的女婿也是閩人，張三豐先生全集說：

余十舍考，沈萬山弟子也。少好施與，萬山以幼女妻之，傳以丹砂，點化豐饒，與婦翁相頡頏，其女余蕙剛爲西平侯沐春繼室，亦善黃白

之術，亦家傳也。

雲蕉館紀談說寶海樓下溫室的床是高山妻所用者；紀談又說：

萬山有妻十三，尤愛者曰麗娘；山嘗與之觀花後樓，至探香亭傍，

有一古梅，白萼鮮美，馥郁充斥，娘因脫所著金翡翠加於樹頭，曰：『香

則有矣，但少茲豔色耳。』未幾娘亡；後人有月夜見梅底走一美人，着

金翡翠，時皆謂麗娘精魂也。山思之甚，或夜宿梅下，或日禱梅間，又作

恩鎖臺於家上，置離思碑其中；有曰：『紅脂塵化，萬態俱空；玉骨土融，

百形皆幻。構室見其恩牽；樹碑由於情結。』會稽楊鐵崖所製也。

龔璋集林筆談也說到恩鎖臺，離思碑的事情，碑文比紀談略有移

變之處。筆談說：

沈萬三妻麗娘亡，三思之，作恩鎖臺，置離思碑；有云：『玉骨土融，

百形皆幻；紅脂塵化，萬態俱空。構室見其情牽；樹碑由於恩結。』

沈萬三的羅曼斯很有些寶哥哥氣了；便可知紅樓夢所寫的也正

是這一類的江南富家的精髓。

波斯藝術展覽會

莫斯科遠東文化博物院於波斯名詩人費爾杜西誕辰千週紀念時，舉行波斯藝術品展覽會，陳列品有五百餘種，其所代表之年代長達三千年，內有已經國際博覽會陳列，而蜚聲於世界科學界上之藝術品多種，紀元前六七世紀時之第一亞凱米王朝由亞爾泰爾王寶爾代表，第三至第七世紀則有銀幣及寶石甚多。復有第七世紀之波斯布匹。另有倫氏陶器三箱曾在倫敦陳列。全部陳列品占屋四大間。其一為詩人費爾杜西紀念室，內有費氏繡像，及其詩集。此外復有第八至十三世紀初期回教封建制度時代之藝術品，及紀元前五世紀之古代楔形字文書多種。第二室為十九世紀之波斯漆畫與油畫。第三室為中亞細亞封建時代及革命前土克曼尼亞及卡塞克司坦之藝術品。第四室則為亞瑞貝莊，土克曼尼亞，烏斯貝克司坦在蘇維埃政權下之藝術品。

棕欖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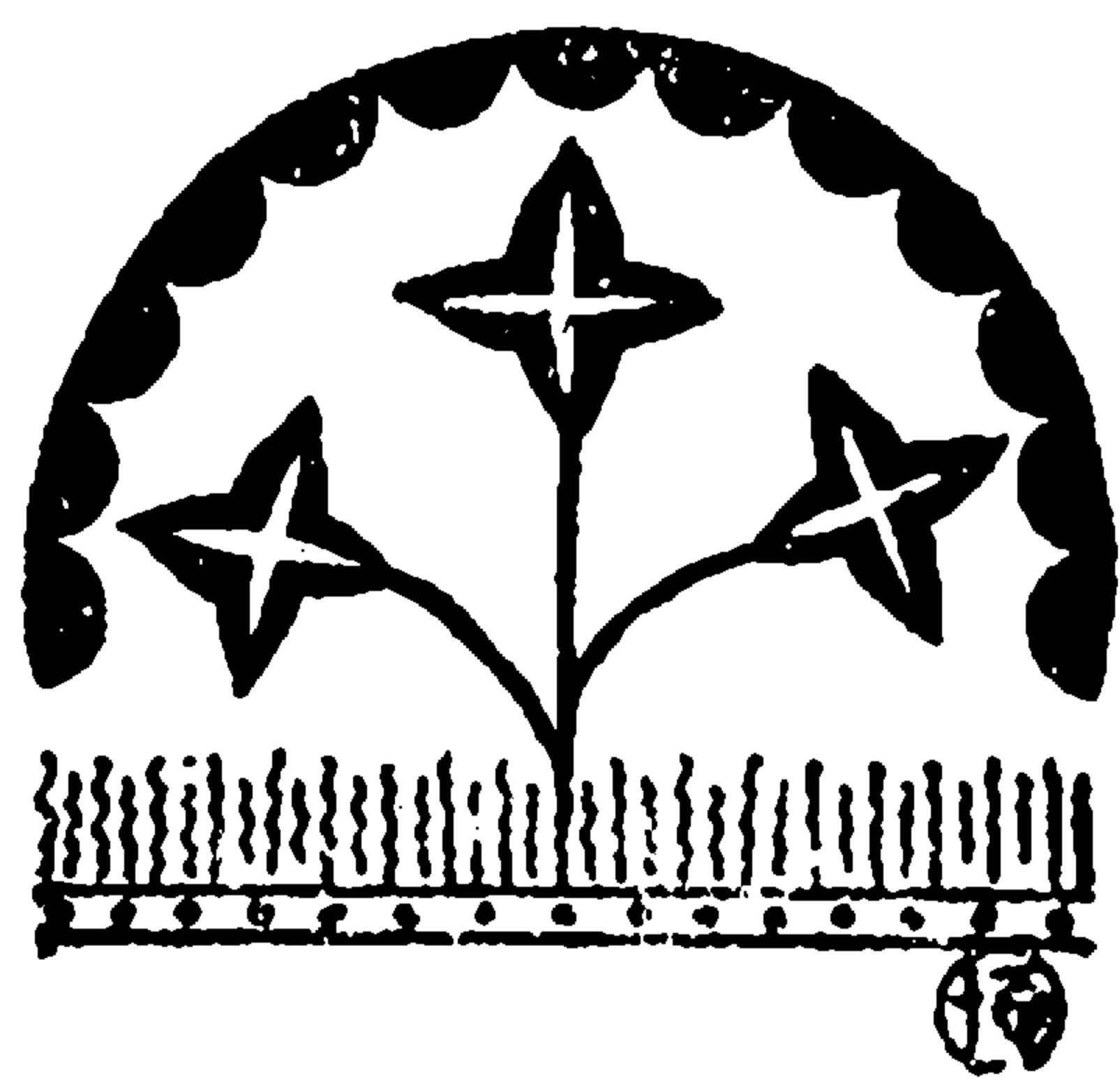


現代婦女。社交
 公開。時受風日
 煙塵之侵襲。損
 害容顏。莫此為
 甚。棕欖霜為適
 合現代婦女需
 要的美容品。日
 用此霜敷搽。則
 皮膚細嫩。永駐
 青春。因此霜內
 含橄欖油甚富。
 最有益於皮膚。

美商上海棕欖公司啟
 廣東路五一號



POVC-134



五十日之馬蹟山避暑

莊 后

一 馬蹟山之認識

承親友不棄，每以遊山相約，一則我是遊過亞而不山的，天工之外，尙有人工的點綴，與我國僧占名山，不可比擬；再則我遊山於文無七步之才，於資無千金之積，山實不希罕我的一遊。所以我算是與國內名山，諸多疏闊。

馬蹟山是武進縣境內的一座山，大不過一百方里，高不過一千六百餘尺，以其近，故於十年前借翁佩孚趙頌平沙武曾錢琳叔于瑾懷唐企林潘佑齡諸君一來，此爲我認識馬蹟山之始。惟其小，故無聊賴的我，尙可以爲他效些微勞；惟其不高，故易於登臨。

居然，從我來過以後，馬蹟山常常有人道及，都知道他是太湖的主峯，都知道他的民風敦厚，有「窮不討飯富不滿萬」之諺，爲江南之安樂土，爲今世之桃源。山不以奇特勝，而以平淡勝；人不以爭競存，而以知足存，是今世之所少有，而爲馬蹟山之特長。

二 馬蹟山遇災

天災流行，那裏沒有。民元二十年大水，馬蹟山是太湖的一島，四圍的水，自然儘量攻擊，而馬蹟山人苦了。幸有賑者，山人勉得一飽。當民元十七年遇蟲荒，食其果木殆盡，馬蹟山如何受得起兩次災？余於壬申年借趙頌平唐企林方巽光蔣尉仙余少舫唐浩民史企望諸君再至，見馬蹟山雖兩次受災，而不改其風，聞災時有以以受賑爲恥，寧長餓不出戶者。而山中居然新築一平坦之路，就此知馬蹟山之頗有後望。

三 七里堤之建築

癸酉初冬，錢君琳叔約蔡子平何志霄俞澤民吳鏡淵劉堯性趙頌平胡勤生姚桂生周季平謝鍾豪顧壽璇賀兆錫蔣錫昌林俊保謝博唐諸君及余到山，成立示範鄉，琳叔固注意改良農村者。當於古竹起行，至西岸，俗稱南龍頭。行至柴泉，遇陳君叔華，詢其秋收如何，知沿湖田之

遭湮沒者三千餘畝，而此田乃三年沒兩年者。詢其何不築堤護之，則以築堤尙可山人自爲，惟需建閘數座，何來多金，乃商之子平縣長，徵同遊者之意，均以此實馬蹟山最要之舉，蓋東自火石嶺起，西至戰鼓墩止，長七里弱，所護田計七千畝以上，全山平田，僅萬畝也。乃集羣力爲借款設計，或費心力，或費唇舌，三閱月而堤成，堤之下鑿一河，長亦七里。

四 旅館之籌建

伍君受真亦愛馬蹟山，輯有導游一冊，以馬蹟山之駕舟命車授餐適館之缺乏爲慮。誠然，同人等每至山，均食宿於丁君稚圭家，及區公所。在主人不勝其招待之煩，在客人不免過於打擾。築堤案通過之後，錢君琳叔有籌建旅館之議，衆意贊同，而旅館亦與堤工同時完成，在冠嶂三峯之西北麓，俗名小山頭亦名塔山。地爲妙湛菴舊址，菴有塔，故名。相傳地形如鳳，鳳頭鳳耳鳳尾均約略可辨，亦曰鳳嶺。旅館北向北湖，對雪堰橋之虎鬚，南則一帶松林，雜以楊梅等樹，南湖隱約可見，其景絕佳。

然而事貴實驗，此初成之旅館，究竟好到如何？缺點何在？應得老老實實的說出，並且隨時補救。

(甲)房間太少 到山來的客人，常常合多數來作一二日之盤桓，此旅館閑時可以十天半月無人問津，或者一時有客滿之患。

(乙)整理餘地 此地爲丁氏公產，共計六畝，現在占用不及二畝，應即與地主立訂租約，將餘地盡量墾熟，分植樹木果實蔬菜。

(丙)徵求鄰居 旅館以山石松林爲鄰，雅而寂。東部冠嶂三峯下，空地甚多，其位置且較旅館之地爲佳，可徵求愛山同志建屋，夏日避暑，餘時由旅館代爲照管，或同樣留客，以補旅館之不足。

(丁)鑿井 地在山頭，取水甚遠，夏日尤感困難，每擔水索洋一角，而旅館浴資每客亦定價一角，自不可久恃。余爲雇工開挖原有之井，下挖二十餘尺，而泉自上下左右至，觀之甚樂，惟旅館自用之井，則尙未鑿耳。

(戊)缺乏餘屋 程君如衡，爲本山農事推廣所主任，以推廣所無屋辦事，住在旅館，即請爲義務經理。見其室中，米油鹽醬酒俱全，如雜貨店，而床上堆滿被褥，令人不得不佩服其涵養功夫。

五 我的避暑

真的，世界進化了！遇着不可抵抗者則避之，夏日可畏，乃有避暑之名。此風盛行之後，我想熱帶上的人，到夏天必全數移居。但這避暑兩字，現在還不過少數富貴人所佔有。我呢，當然不配有此資格，我不過到所愛的馬蹟山，山居幾天罷。還記得去冬大雪瀟灑，水天一色的時候，我也曾來過，那算是消寒了。

我想避暑地方，著名的有好幾處，誰肯到不高不大的馬蹟山來呢？包管我可以獨居旅館，占盡湖山。遂於二十三年七月十日搭早車到無錫，雇一汽油船，三個鐘頭到古竹浜，水淺得很，幸得一隻小漁船渡我上

山，殊不知我未來之前，有楊君夫婦先到，既來之後，有許君全眷偕來，旅館房間本不多，我又帶了六七個冠者童子來山，省得他們在家吵鬧，旅館遂爲三姓所私有。後來少數客人，尚可移挪出一間房子，來多了只得擋駕的確，暑是避得了的，早晚的清涼，沒有一天沒有好好的風；正午的熱度，比山下要低五六度至八九度。落日之麗，星月之皎，決非城市中人所可夢見。便是馬蹟山不上山的人，也口口聲聲說山上風涼得多。

不錯，風涼得多，異口同聲這樣說。且不單是人，大有桑場有兩只狗，天天光降，難道畜類也與人同意？不單是狗，大宗的蒼蠅，也戀着這塔山頭。但是人們和牠有些同處不來，於是大採辦其蒼蠅拍子，每人每日至少也打死三五十個，我呢，竟把打蒼蠅當作體操，打到我住的小房間裏，宣告肅清，但門一開，又有乘隙而入的了。於是覺得拒蠅要在總入口，旅館各房間，向外開門，是一個招來之道，最多的是大門進來的一間。飯桌上總是黑壓壓的一層，有時很恭敬地對於粥飯湯菜，振翅先嘗。我恨極了，招了兩位木匠兩位瓦匠來，在大門外添一重紗門，重關嚴禁，又塞了兩間向外開的門，居然有效。除了飛的，還有螞蟻，常常成隊，當日落月上時候，來與我們親近，有時也順便咬一口半口，黃君關廛說，用菜油餅作肥料，同時可以去螞蟻。我也要試驗一下，總之要把這類東西，弄得乾乾淨淨纔是。

六 學生們的暑期作業

現在多數人，都批評學校，我亦不敢作十二分辯護。同我來的，有三個初中二年級學生，在知識方面，都有一知半解，無奈淘氣太重，大都不求甚解，而且個個畏難就易，厭舊喜新，說話多而少扼要，動作易而無紀律。我會出過一個算題，是：「馬蹟山昨日得雨二寸，屛水機每匹馬力每秒可屛水〇·七八立方丈，每匹馬力每小時用柴油半磅，每噸柴油價值八十元，馬蹟山平田以一萬畝計算，此二寸雨用四十三匹馬力機屛水，應需若干時？需油費若干？」竟隔了三天，無人交卷。我找了一個，助他計算，算完了，其餘兩個看也不來看一看。又有一個初中一年級生，據說英文不好，我是沒有學過英文的，那知道他學了一年英文，音也不會拼，不成句的雞呀、狗呀、父呀、母呀，認識了幾十個，此與所用課本及教師都有關係。其餘小學校學生，學識自然差得多，而同屬一派。我叫他們記日記，寫字，或者作文，都不對他們的胃口。一間房子，總是紛亂的，一件東西總是東拋西丟的，常常你拿我的筆了，墨了，他污我的紙了，書了的吵着。用具任意浪費，開着紗窗，蒼蠅成羣的進來，也視若無睹。吃些水果，皮核滿地，我想我同來幾個學生，決不是特別選出的，難道中國從今以後，只有亂嘈嘈的過去麼？卻要補一句：他們資質都是聰敏的，要學什麼，包管學得成的。

七 黃關廛的十畝山莊

我是武進人，馬蹟山是武進的山，我誇美馬蹟山好像有幾分阿私

所好。可是武進入畢竟空話說得多，實事求是的少。余友泰興黃關慶於去年春隻身來山，商之丁君稚圭，願得地若干畝，為馬蹟山人丁君許之，為購及租地數畝，黃君即借丁君雨亭來，作林墾計劃。今所購地已十餘畝，復租地四十餘畝，在柴泉鄉之石白塢，分植桃杏枇杷石榴，租吳氏宗祠為事務所，初雇一泰興農攜婦居此，今則加雇工四五人，備小車三四輛，畜豬二頭。余到山之次日，關慶亦至，至旅館傾談，自是日相過從，對於馬蹟山興味甚厚，希望甚大。常言購地租地為難。蓋馬蹟山湖水所及之田，可以種稻者，不過萬畝，近山平地，本有果樹者，為山人的副產品所在，不願出賣，其產有楊梅者，更重視，且俗以賣產為恥，即山巔高地，每歲所獲柴草，亦值一元，故租地或易相商，條件亦甚簡，即每歲每畝一元，過高之處較賤，關慶來前，已為大有桑場租得新城鄉山田三百畝植桑，故近處餘地益少。

八 冠嶂避暑社之發起

並不是我避暑避出興來，得隴望蜀。某晚在旅館椅坐，賞月閒談，許君幹方道：「旅館地位，雖平地不過幾十尺，已有如此天氣，再高處度必更佳，我意此山之秀，足與他山抗衡，而四面皆湖，民風之厚，賊盜絕跡，為他處所無，不宜坐棄，應在冠嶂一峯，購地百畝，先築登峯之路，次作飲水設備，分劃區域，廣植樹木，徵集同志，自行建屋，成一避暑新村，可同意否？」余是之。次日商之關慶，關慶約往觀，即借幹方關慶及程君如衡由

新城發行香嶺，途陡削難着足，依一水道而上，如衡最健，關慶及余次之，幹方又次之。由鵝鶻嶺至一峯頂，地轉平坦，全湖在目，不僅北古竹，南七里堤內田舍，東鏞黃鶯，西西青鶯，及全山一村一墅一灣一嶺，無不歷歷可數，即蘇州之東西洞庭，宜興之銅官山，無錫之將軍山，常州之電廠烟肉，均了了可望。下視冠嶂二峯三峯，則訝其卑，其他諸峯無論矣。余偕如衡往尋青黃龍洞，得其一，在峯之西麓，無路可走，草上甚滑。余凡三次失足，而如衡居然舉步如常。幹方意甚決，即請稚圭商購地，稚圭曰：「此地向無人要，不圖今日遇着識者。」蓋言江南風景，不可遺太湖；觀太湖風景，必至馬蹟山冠嶂一峯也。

九 交通之計劃

馬蹟山的交通，自然要分「山外」「山內」，山外交通，以陸路過湖為捷，同時也有水路。馬蹟山的責任，在過湖到山。山在武進宜興無錫三縣之間，當備汽油船，使極迅速的到山。茲列日常往來各埠如下：

埠名	到山里數	帆船		船(元)價	汽油船時間	備註
		順風	逆風			
梅園	四〇	二時	四時	一・二〇	一時半	在無錫武進均可雇汽船
小箕山	三七	二時	四時	一・二〇	一時半	直到古竹門
大官口	四五	二時半	四時	一・三〇	一時半	或到古竹門
火車站	七〇	四時	六時	二・〇〇	三時	各處均可雇
閩港口	一〇〇	半時	一時	〇・八〇	十五分	所定，為隔公所

宜與			武進		
沙塘港	一〇	半時	一〇	半時	一〇
周繳橋	一〇	半時	一〇	半時	一〇
分水墩	一〇	半時	一〇	半時	一〇
百霞口	一〇	半時	一〇	半時	一〇
莘村港	七	半時	七	半時	七
雪堰橋	一五	一時半	一五	一時半	一五

山外交通，賴錫宜公路，時間可以縮短，惟渡湖之汽油船，必不可少。在最近港口上船，到山至多半小時，加無錫或宜與汽車需時一小時，武進一小時半，則三處到山，均可在兩小時左右。

山內交通，作□形，其中路即古竹水平柴泉嶂青西材內閣桃花西青鸞，其東路即古竹鈕埼檀溪大墅小墅東鈕西鈕東泉簧齊西鈕廟下新城水平，其西路即古竹耿灣踏青灣桃花灣。

(子)東山周遊 關廬告我，江君上達將來，余未之信，因上達甚忙也。不意上達果至，至則要求於最短時間，領略此山勝處，乃偕遊東山上達欲樹多之處，余告以此願易償。旅館之南，及北面履階而下，皆多樹處，然其小者，至勝子嶺下義塚，則可觀矣。由此上勝子嶺，蹬道皆石砌，峻峭曲折，且相傳築於元末，久失修，為全山最難行之路。登嶺而望，右古竹，左檀溪，南對冠嶂三峯，左右均見太湖。頂有小武當廟，山人稱廟神極靈，余姪幼往求籤，籤割置龕前橫帆若干尺云。

下勝子嶺，至棲雲菴，菴前有一桃園，乃新闢者。菴右有卓錫泉，亦名

半月池。梅花泉在其後。菴舊負盛名，今迥非昔比，皆菴僧不善主持所致，區公所將易人掌菴，復興或有望。由此南行至檀溪，訪飲君泉，相傳宋邵協隱此，故名。泉出石壁，瀉入石池，味甘冽，泉後大樹成蔭，已伐去數株。樹後倚山，風景秀美，泉前居民數十戶，某日馬君元放晨遊至此，向徐姓索



粥充饑，酬以值，則力辭不受。山俗如此。由檀溪登紫蕩嶺，路甚平，下至蓬坑灣，路漸低，蓬坑灣甚小，無居民，上達謂此處可築游泳池。前行至大墅灣，路漸寬，又前至小墅灣，三樞老屋前，三樞今存其二，二株合一根，高十餘丈，大各數十圍，為宋初許姓始祖所手植。樹側一樹，不知其名，枝幹曲屈有刺，鳥不棲止，伍君受真名為鳥不歇樹云。

登小墅嶺，見湖面愈廣，遠則無錫之將軍山，近則筆山矗立湖中，由

此登桃塢嶺，嶺上有北極行宮，與勝子嶺之武當廟遙相映。惟此則屏湖，

彼則面山，其景殊異。下嶺爲東鈕灣西鈕灣。西鈕灣有古銀杏，兩株合一，

大數十圍，鄉人謂之白果樹，惟結果甚少，多時不過七八粒，雙幹干霄，濃

蔭蔽日。由檀溪至此，人行林中，林隙可窺太湖，嶺高則湖愈闊，林後皆山，

如行畫圖中，但恐無此名畫手，以圖其真耳。登火石嶺，南望東西洞庭。下

爲前後點山，下嶺至廟下。

廟是土地廟，隱古樹間，樹各高十餘丈，皆百年以上物。以松爲最多，

此外榲、柏、楓、楊、檀、栗、朴、榆等，數不可計。余苦不能識，丁君雨亭君如衡

指而告之，仍不能記憶也。其下綠草勻鋪，遊者均就地坐。此處爲馬蹟山

演戲之處，低處搭臺，觀者隨山坡上下坐立，天然露天戲園。而樹蔭布滿，

清風時至，雖炎熱亦涼爽。余謂上達，此處樹如何，上達乃無言。廟下有瀆，

名廟瀆，亦名大瀆，卽七里河之東端，現方設戽水機，機聲隆隆，亦馬蹟山

以前所未有也。上達今日必返，乃由廟下回，經新城，至旅館，談山內交通

問題。上達作東山一周，頗注意東山，當擬計劃如下：

(甲)由古竹渡起，向東北行，由錢家背登山，經紐壩檀溪循原來路

線到水平路，東折至西頭村至古竹渡，全部計二十里，半爲平路。

(乙)路不甚陡，其坡度可在百分之十以下，則全路可以行車。

(丙)路寬暫以四公尺爲標準。

(丁)路旁不應植城市式的行道樹，而廣植林木，卽謂之行道林亦

可。

(戊)路旁建築及一切經營在測量路線時計劃之。

(己)所需經費逐步籌措。

(丑)西山周遊 西山較東山爲廣，惟其向西，所以氣候不如東山，

故東山楊梅較西山爲佳。而檀溪茶葉類碧羅春，絕佳。

某晨偕丁君稚圭程君如衡由古竹渡經西頭村，循慈悲山塹山之

麓，而至耿灣，環湖而行，其下湖田，地赤木枯，蓋近湖田爲漏水田，朝戽而

夕滲，較離湖遠者更易乾，而湖邊之蘆，亦作黃色，洵大旱矣。途遇自耿灣

來者七八人，云將赴古竹，遂偕返。而秦君履平亦至，導憩於秦氏宗祠前。

耿灣多古樹，祠立代用小學，門前大樹兩株，實有三株，中一株已枯，而其

側新產一株，彷彿同根，相映不覺其爲枯樹也。余等卽坐在樹蔭下，鄉人

會談，均苦旱，戽水者日夕不停，尙不足所需，再不雨，則戽水者力將不勝。

至古竹諸君，攜有鄉民議決案，請將七里堤之戽水機借用數日，以救眉

急。耿灣分後灣姚巷盤灣三段。盤灣亦名伴奴灣，相傳西施曾居於

此。三段共有田八百畝，鄉人鑑於七里堤之益，亦欲築堤，堤長里許，北端

在慈悲山脚，南端在胥山脚，鄉民願完全徵工，中建兩閘，閘費需籌借，並

擬卽開工，蓋戽水問題解決，鄉民已有隙做工，而在新秋，工程較冬季

爲起色也。胥山廣百畝，舊亦湖中一島，今與陸地接開，已自姚巷而達。胥

山後卽後灣，而姚巷之南，曲入一角，爲盤灣，全山各灣，惟盤灣不見

湖，以幽美名。耿灣極幽秀，舊居耿姓甚多，今亦絕跡。余嘗見唐六如爲耿

敬齋畫耿灣圖，並題以詩，相去五百年耳，而耿家墓墩已變爲秦家墳園。今子孫繁衍者爲秦姓，秦家墳園，樹木茂盛。余等在秦氏宗祠，大啖西瓜。瓜爲耿灣產，甚甜，復至履平家午餐，餐後卽至秦家墳園，全部數十畝，均爲樹蔭所蔽。今日熱度甚高，旅館中至九十三度，而在此一無所覺。履平尊翁如昌先生及本家順樓先生，先後至，兩先生年皆古稀而身體強健，可敬可重。順樓復捧兩西瓜來，謂是我田間出品，聞先生等至，特將來，先已有耿灣小學學生，搬到長凳及茶壺茶碗等，且吃且談，竟至忘返。

稚圭先說：「走罷，再到一個公園去！」乃辭如昌及順樓二老者，偕如衡履平及秦君述邦，至所謂另一公園者，則舊時之周家園，今亦爲秦姓墓園矣。地較前園似略小，而規模更齊整，余等各據一石坐，鄉民復送長凳來，謂：「你們城裏人，石上坐不來的。」繼至胥山，山作圓形，稚圭謂：「此地可掣！」履平謂：「北面有送西瓜來的本家老者手植楊梅多顆。」余謂：「此所謂德不孤，必有鄰，餘地正宜速掣。」如衡說：「東南向最好，惟夾有石排，掣時應分級，則石亦有用，且此處石受風日久，有苔印，較普通黃石爲美觀。」山上視耿灣口如拳，蘊蓄甚深，背負秦履峯，西望銅官諸山，形勢外軒爽而內屈曲，爲山中較裕之處。下胥山後，經周家園耿家墩而登秦履峯。峯較冠嶂一二峯爲低，有舊石路，甚陡，登之與登勝子嶺相似，其頂卽伍子盟頂，東嶂青西耿灣，南北皆湖，相傳爲子胥誓師處。頂北有石中分，卽試劍石。辭履平述邦下峯至嶂青之存德堂藥店，店主復出西瓜，極贊七里堤之功，比施賑之功更大。我說：「你們的丁區長忙得

够了，罵得也够了！」女店主說：「山上人不懂事，現在沒有人不贊的了，沒有橫河，沒有屏水機器，不用說沒有這樣的稻，恐怕籽粒無收，現在再要說不好，真是喪盡良心了！」由嶂青登畫山，山介柴泉嶂青之間，東西行者至此日午，故名。南望太湖，背負秦履諸峯，山不甚高，登臨甚易，稚圭謂：「可於此築屋數楹，」誠然。下山由柴泉歸。

余所謂西山周遊，與本日所遊，一半不同，且秦履峯甚整，行車不易，應該從耿灣經過湯家背，輾藤灣到雁門。雁門民稠土肥，與耿灣相伯仲。從雁門經菜灣至踏青灣，白蓮池在焉。經嶂坑灣，至西青嘴，訪馬蹟石，石在湖濱，上有四穴，經各尺許，深六七寸，水漲僅見一穴，水落全出，相傳爲秦始神馬所踐。離此不遠，復有獺石，熨斗崖，蝦蟆石等，蝦蟆石如蝦蟆蹲坐水中，熨斗崖石下覆如熨斗，內可容百人，獺石則跨水作橋形，俗稱獺橋。上亦有圓穴如馬蹟，大小不一，諸石均須乘舟沿湖邊行始可見。西青嘴由大儲山蜿蜒入湖，長數里，俗呼南龍頭。在馬蹟山登山宜上冠嶂一峯，觀水則宜至西青嘴也。

西青嘴屬於桃花灣，灣前波平如洗，椒山在目。東訪赤烏橋石，石如初月形，「吳赤烏二年造」字跡猶存。由此至內閣灣，環山抱湖，林泉入勝，其古蹟之著者，爲吳闔閭避暑宮址，已成平地。向東北行，經竹塢灣至牛塘灣，灣背山面湖，東望一片秧針，間以屏水牛棚，遠近綠樹，佳景也。由此至西山灣之雲居道院，俗稱神仙菴，志稱葛洪在此煉丹。其側有葛仙井，廣三尺，深倍之，大旱不枯，味甘冽。院前有洗心池，爲道士高冲所鑿。由

洗心池東南行，入一大林場，非其他林園所及，余在避暑期中，曾兩至此，一次偕黃君關慶許君幹方，一次偕陳君無咎嚴君曙東馬君元放張君明經及丁君稚圭，至則在草地坐，院中道士聞客至，即以宜興茶壺送茶來，或送西瓜，相待甚殷。近處男女老幼，不期而集，或所雇轎夫，往親友處索茶水，來此坐者必久，或晝臥。其樹之高古者，環列四周，中空一場，場生細草，林深不知其盡處，樹後皆山，盛夏無日光，湖水不可見矣。惜江君上達來時，未到此一駐足，以償其愛多樹之願耳。從西村經嶂青到柴泉，西折至祥符寺，寺在秦嶺峯麓。唐貞觀中杭將軍暉捨山建刹，名小靈山，宋祥符中，改祥符禪院。宣和四年升寺，元末燬，明洪武二年重建，正統間燬。清康熙間蘇子荆捐建，御書神駿寺額，祥符舊名遂廢。洪楊之亂，寺燬，民元三年，建方丈室及餘屋，迥非舊觀。寺之周圍多大樹，今亦為人遷伐，泰半，然尚有山田三百餘畝，平田四十餘畝，苟善爲主持，不難恢復。去冬錢君琳叔輩來山，偕天寧寺維寬和尚來，囑其覓僧接管，聞今秋可至，則此寺或可再起，由此逾象山可循慈悲山至古竹之西頭村。

(寅)中山園 中路本極平坦，蓋東西兩麓之銜接處，現時已可通車。此路從古竹村起，南行經水平王廟，水平王爲后稷庶子，佐禹治水，誨人浚道，後人祀之。宋建炎中，郡守以劉龍圖會駐兵於此，並祠焉。清光緒間，馬蹟山野豬爲患，出傷人畜，常州府譚鈞培遣兵捕逐之，亦祠於此。其他塑像神主尙多，或有據，或無據。祠北有嶺，曰分水嶺，故亦名分水祠，又名雲水院。登嶺甚易，向南北皆見太湖，地位甚佳。祠南爲公立水平小學

校，校長曹振之，爲人誠謹核實，長此校十四年，備受山人愛戴，除授課外，常協助措置地方公益事。由此南行至柴泉，一名寨前，舊於此設馬蹟寨。後山前湖，東折至廟下，登七里堤，西行至擂鼓墩，墩臨湖，中一土堆，踏之作響，相傳爲夫差敗越時擂鼓處，亦名戰鼓墩。下墩至牛塘，背負蛇山，東接嶂青，登山嶺，至西村，返柴泉。此路應有之設備，爲：

(甲)放寬原有之水平路柴泉路，直接七里堤。

(乙)道傍植樹使成林，其樹不必取之山外，就山中原有而可移者，分類移植。

(丙)七里堤外，加植垂柳萬株，堤之兩邊，植梅二千株，堤內與七里河間，可作苗圃。

三路之中，以中山園施工最易，本歲或可成功。

一〇 馬蹟山之農事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馬蹟山人，都很知禮節榮辱，其故由於以四五千入耕一萬畝田，平均一個人占田兩畝，勉勉強強，可稱足實。然天災人事的變遷，影響到倉廩衣食，便一籌莫展，或者求神許願，實行那神道所設之教，蝗蟲呀，松蠹呀，均指爲天意，不加捕捉，泥於學古，不肯師今，長此以往，衣食倉廩，將起恐慌。全山平田，以南部爲多，然七里堤的建築，曾起許多疑點，土堤不能當湖水之衝擊呀，山水不能暢洩，水患更大呀，甚至於恐借款無法償還。難爲了我們的丁稚圭區長，弄

得舌敝唇焦，手忙腳亂，好不容易完工了，卻巧今年旱年，水不侵堤，於新成之堤，固可無慮，而七千畝田，無處取水，戽水機是山上沒有見過的，疑信參半，並且無購備之力，賴全縣有防旱之籌劃，丁區長分到三座機器到山，我到山避暑之日，是城裏開會防災之時，我便急急的向山人報告，且為他們道喜。當時他們亦有喜色，我請他們趕快把廟瀆口到太湖的一段水道，開深四尺，那時縣裏派在山上的堤工專員相君星伯還在山上，我請他去指導開浚，一日完工，戽水機一到，七千畝田都插起秧來，從前架在七里河裏的水車，單剩了車架了。在上流各瀆水車的牛，也省力了，據說廟瀆上尋常要架九部水車，每部要五六七個人戽水，七里河邊，共有十九個瀆，其中有四個瀆可以到太湖裏築壩戽水，照此推算，省下幾部車，幾個人，幾許錢呀！難怪山人們漸漸的說，這機器是『好老』，然而中間機器壞過三次，引起不少話說，幸而在短時間過去了，結果這堤工沒有防着水災，先防防旱災，也算始料所不及。

既然受了堤、河及機器的好處，應該趕早進一步的預備，免得來年着忙。聚在一處的七千畝田，用三部機器戽水，是不經濟的，並且全山幾十個灣，單顧這個大灣，亦不是完全的計劃，我想兩個辦法：

(甲) 在適當的地方，建造一個原動力廠，裝一部三百基華的發電機，戽水時在各灣裏裝大小電動機，全山平田萬畝，每年每畝戽水，用人力及牛力，至少二元，則每年所費為兩萬元，已勉可維持原動廠。加入他時碾米軋油或織布，這個廠很用得著，且有餘利。

(乙) 在廟瀆設一固定水站，備六十至一百馬力之戽水機，用水管或木槽，將水提高，引至上流，由上下注，則全部得水，牛車人力車，完全取消，另備戽水機船數隻，各灣輪流戽水。

然而他們桃源裏的人，秦漢魏晉以後的話，不常聽見的。富不滿萬的資本家，化幾千幾萬，是心痛的。甲項辦法，固然太迂闊，乙項辦法，也要等到臨渴而思掘井，想到定，掘到好，已渴到最後一步了，但是熱心人大可投資，這是一個善舉，且是一個穩當的事業。

水旱的問題解決，方可言農。馬蹟山的農是舊的，所耗是費的，所放棄的利益是多的，而改革是無意的，是懶的。黃君關慶帶了一個未成年的童農，來拾牛屎，詢其故，方知他們牛屎是不拾的，所以馬蹟山農事的改進，竟要腳踏實地，做給他們看，口說是無效的，但是成效一見，信仰心是有的。

一一 馬蹟山之林藝

馬蹟山面積，是一百零三方里，從前人說馬蹟山周圍百二十里，現在測之，不過六十餘里。此一百零三方里是平方，若計算山坡，自然不止此數，我們就照此方里計算，應合五萬五千五百二十餘畝，除了一萬畝平田，尚餘四萬五千餘畝，現有的果木，佔不到二千畝，實空着四萬餘畝之地，無論高低平陡，都長着松栗等樹，或青草。近來黃關慶輩所墾的大都是較高平地，其實一直到山頂上，均可種植，至於何者為宜，梅、桃、李、杏、

柿、嘉慶子、枇杷、石榴等果樹，都山上固有之出品，或最近有人試種，得有成績者。桑、茶、煙葉、花生等，經程君如衡試種，認為極合者。梧桐、楊柳、楓、檉、烏臼、梓、枏、黃金樹、油桐、杉等木材，亦山常見之樹，可以製苗分植。楊梅皆屬天產，余問何不自栽，羣以為不可，其實此種長青樹，栽成盆景，亦甚可愛。花類則有紫藤、杜鵑，而古竹、嶂青之牡丹，皆數百年舊本，盛開時洵大觀也。

若為玩賞名花，則無論何樹均可栽植，若為植果造林，則宜乎有相當之計劃，茲介紹程君如衡之預算於左：

租地千畝，專植枇杷、梅子、蘋果三類，其預算計劃草擬如下：

第一年 支出			
(1) 墾費	(每畝六元)		六,〇〇〇
(2) 種苗費	(支配如下)		一二,四〇〇
品名	占地(畝)	每畝株數	每株苗價(元)
枇杷	四〇〇	四〇	〇·五
梅子	四〇〇	三〇	〇·二
蘋果	二〇〇	二〇	〇·五
(3) 種苗運費(照種苗價加一成)			
(4) 十間房屋建築費(每間一百元)			
(5) 農具及什物器具			
(6) 租金(每畝二元)			
(7) 肥料(每畝二元)			
(8) 工資(工人八十名每月支十元)			
		總苗數(元)	九,六〇〇

(9) 管理及技術人員(三人每月共支八十元) 九六〇

(10) 其他(副產物種子在內) 八〇〇

總計 三六,五〇〇

第二年 支出

(1) 租金 二,〇〇〇

(2) 肥料 二,〇〇〇

(3) 工資 九,六〇〇

(4) 管理人員薪金 九六〇

(5) 副產物種子(每畝五角) 五〇〇

(6) 其他 二〇〇

總計 一五,二六〇

第三、第四、第五、三年支出，均依照上列標準。

收入

第一年副產物(每畝四元) 四,〇〇〇

第二年副產物 四,〇〇〇

第三年副產物(以後因果樹漸長，副產物即漸次減收) 三,五〇〇

第四年副產物 三,〇〇〇

第五年副產物 二,〇〇〇

第六年(果實開始收入，詳計如下)

品名	總株數	每株產量(斤)	總產量(擔)	每擔價值(元)	總計(元)
枇杷	一六,〇〇〇	八	一,二八〇	一九,〇〇〇	一九,〇〇〇
梅子	一二,〇〇〇	八	九六〇	七,六八〇	七,六八〇
蘋果	四,〇〇〇	五	二〇〇	四,〇〇〇	四,〇〇〇
總計					三〇,八八〇

第七年起每年果樹收入，依照第六年收入加一成，二成……為準。茲將其收入詳列如下：

第七年	三〇,八八〇加三,〇八八	三三,九六八
第八年	三〇,八八〇加六,一七六	三七,〇五六
第九年	三〇,八八〇加九,二六四	四〇,一四四
第十年	三〇,八八〇加一二,三五二	四三,二三二
第十一年	三〇,八八〇加一五,四四〇	四六,三二〇
第十二年	三〇,八八〇加一八,五二八	四九,四〇八

在第十二年上,果樹已至盛產時期,自二十年後,漸次衰敗,茲不贅述,
自第一年至第六年,支出浩大,收入頗少,因此債務日積(以年利一分計算)茲將收

支損益預算列於下。

年份	支(元)	收(元)	損(元)	益(元)
第一年	三六·五〇〇	四·〇〇〇	三二·五〇〇	
第二年支出	一五·二六〇			
第一年債息	一·二五〇			
合	一八·五一〇	四·〇〇〇	一四·五一〇	
第三年支出	一五·二六〇			
第一年債息	三·二五〇			
第二年債息	一·四五一			
合	一九·九六一	三·五〇〇	一六·四六一	
第四年支出	一五·二六〇			
第一年債息	三·二五〇〇〇			
第二年債息	一·四五一〇〇			
第三年債息	一·六四六一〇			
合	二一·〇六七·一〇	三·〇〇〇	一八·六六七·一〇	
第五年支出	一五·二六〇			
第一年債息	三·二五〇〇〇			
第二年債息	一·四五一〇〇			

第三年債息	一·六四六一〇			
第四年債息	一·六四六一〇			
合	三·二八七·八一	二·〇〇〇	一·二八七·八一	
第六年支出	一五·二六〇			
第一年債息	三·二五〇〇〇			
第二年債息	一·四五一〇〇			
第三年債息	一·六四六一〇			
第四年債息	一·八六〇·七一			
合	二五·六一四·八一	三〇·八八〇	五·二六五·四〇	

第六年上,果實收入三〇·八八〇,除支出二五·六一四·六,尚餘五·二六五·四,可開始還債。歷年虧損債息,共計一〇三·五四五·九,除還五·二六五·四,總欠尚有九八·二八〇·五一,以後果實漸增收入,則債務亦可漸次償還。茲將第七年起,至第十二年之收入償債損益預算,詳列如下,並可見在十二年度終了後,於完全還清債務外,可得純益二三·二二一·〇三。

年份	支出(元)	收入(元)	收支相較益數(元)	仍虧債務(元)
第七年支出	一五·二六〇			
總債息	九·八八五〇			
合	二五·一四五〇	三·九六八	八·八九九·四九〇	八九·四〇一
第八年支出	一五·二六〇			
總債息	八·九四〇·一〇〇			
合	二四·二〇〇·一〇〇	三·七〇六	二〇·四九四·九〇〇	七六·五〇六·一〇〇
第九年支出	一五·二六〇			
總債息	七·六四四·五二〇			
合	二二·九〇四·五二〇	四·一四四	一七·七六〇·九八〇	五九·七四五·一〇〇
第十年支出	一五·二六〇			
總債息	五·九三二·六〇〇			

合	三二一九·六〇〇	四三·三三三	三三·〇〇〇·〇〇〇	七二五·三二〇
第十一年支出	二五·三六〇			
總債息	三·七七·五二			
合	一八·九七·五二	四四·四〇〇	三三·三三·五〇〇	九六·三三·五〇
第十二年支出	一五·二六〇·〇〇			
餘債	九·九四二·七〇			
合	二六·二〇二·七〇	四九·四〇八	三三·二五三·七〇	

一二 馬蹟山之工商

馬蹟山也談到工商麼？雜貨店找不出五家，豬是要隔幾天殺一隻的，其實不然，有生產便有工商，專在人爲也。茲略舉之：

(甲)倉庫 馬蹟山每年產的米麥，富的藏之於家，窮的要等着錢用，收着便賣，到需要時再以倍幾倍的價錢買進，而且賣出買進，必須再加船錢，和到雪堰橋無錫的雜用，實到手的不過十分之五六，爲這個問題，應該設一個倉庫，救濟不少。

(乙)水果行 馬蹟山不是產楊梅麼？一到楊梅時節，老少男女，一簍也有，一石也有，日裏爬上樹，一顆顆摘下，夜裏趁着船，過湖求售，船錢提一成，喝杯茶，吃碗麵，買些零碎，回來或竟妙手空空。冬天的芋頭，也復如是。不過雪堰橋換了澚墅關了。萬一馬蹟山果類日繁，山人爲了賣水果，必至疲於奔命，既然馬蹟山可以開繭行，爲什麼不可以開水果行，以及其他本山出品銷運機關。

(丙)消費合作 現在拿了五元鈔票到山，便是一種不動產，同時

要換一元的角子或銅元，也是無法可想。至於鹽呀、酒呀、醬油呀、豆餅呀，無一不要坐了船出去取來，究竟有幾千人的消費，應該設法合作。

(丁)罐頭食物廠 馬蹟山忙着幾畝田，幾石柴，僅有少數人作捕魚生活，然湖中自有漁船，大者成樓，掛帆五六道，御風而行，終年不登陸，他捕起魚來，另行有小船，一船一船的載出，若在山設廠製罐，魚蝦會送上門來的，豬呀、雞呀、聽憑畜養，尙有田裏樹上的鮮貨，隨種隨用，取之不竭。

一三 馬蹟山之教育

馬蹟山舊文化甚高，私塾甚多，因爲太不合現代教育，漸漸的淘汰，剩了幾個半通不通的先生，力不能耕，食難求飽，行吟澤畔，自歎失時。而山中僅完全小學一，初小四，不足育才。我去年到湖南去，見嶽麓之湖南大學，與城市完全隔絕，學生耐苦勤學，耗費極少，爲培植人才計，設校要

一四 馬蹟山之醫藥

窮鄉僻壤，不當死而死的人不少，數日內山中病死者，時有所聞。不過夏日受暑，其急治法爲挑痧，人死喪禮甚儉，第二日成殮，棺須購自雪堰橋，至貴不過三十餘元。第三日安葬，尋常看風水，選吉日甚誠，獨葬不擇日，不另期開吊，亦美俗也。馬蹟山的醫藥，可謂完全缺乏，生病惟求鬼

祐，叫神、求籤、擺飯，習以爲常。山居本不易病，而他們住屋都在山下，大戶一幢一幢相接，天井寬僅幾尺，小戶房屋更淺，牛圈豬圈，同在一室。暑日一扇門，一張長凳，露天長臥，直至天明，如何不生病呢？故居處既有改良之必要，醫藥之設備，尤不可緩，而山地高爽，設一療養院，更爲相宜。

一五 大雨送歸舟

暑去秋來，避暑的應該終止其避了，我也作此想。忽然家書到山，報

告姊倩方巽光病故，遂急急下山。一向不下雨的天，數日也時時降些雨來，農民自然感激上蒼，三十日晨有濛濛微雨，殊不以爲意，未知湖邊雨點像珠子般的打來，而湖水淺涸，大船不能靠岸，仍以小舟渡出如來時一樣，可是未到小舟，而滿身淋漓盡致，再經小舟毫無遮蓋，登大船時周身透溼，乃在舟中全部更換衣履，更換賦就，而雨止雲收，歷二時至無錫大渣口，雇車至車站，於下午一時半到家。

蘇聯的富源考察

蘇聯科學院鑒於富源之詳細勘察，於大規模建設工作之進行實屬必要，因此對該項工作，頗爲努力，截至最近，成就已多。一九二〇年開始派隊去考察庫拉半島，目前北極圈外之草原中已有一巨大之工業中心，即基平諾哥爾司克鎮，人口五萬，年產磷灰石百萬噸，供給肥料及化學工業。烏拉爾南部資源既經調查，遂能建設巨大之麥格尼托戈爾司克冶金廠。該廠於一九三四年已能產銑鐵一百三十萬噸，鋼五十五萬噸。烏拉爾河一帶已發現大宗銅礦，外高加索現正進行廣汎地質調查，並研究水力發電及改善灌溉問題。科爾布達低窪地之研究，將全亞熱帶橘類植物之大批栽培成爲可能。蘇聯改進茶葉之試驗工作，亦正在積極進行。凱列教授正研究伏爾加河下游之灌溉問題，此項問題一經解決，蘇聯每年將多產小麥三萬萬甫特。裏海「死區」地帶之古爾士克及開達克海灣，正詳細調查，當地富有各種鹽類及礦石甚豐。此項問題與西部土克曼尼亞水利問題有關。此項灌溉問題如能解決，則西部土克曼尼亞及卡拉古姆沙漠內將有大段耕地，得栽培農作。此外堪察加半島藏有煤炭、煤油、非鐵質及鐵質金屬，貴重金屬，氫等礦苗。一九二七年後科學家對於泰吉基司坦及帕米爾之研究繼續不斷，現時主持此項調查事宜者爲戈爾布諾夫氏云。

商務印書館

最近重版書

〔附註〕

本館內所列
版次係做館復
業後重版次數
其如有*符號
者係復業後初
版書之重版者

◀學文語▶

- 寸半英漢字典 張山編 (三版) 陸學煥編 (一册六分)
- Lilliput Serie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 雙解英文成語辭典 伍光建編 (二版) 一册一元五角
- Glossary of English Phrases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s
- 訂中等英文文典 神田乃武者著 (四版) 一册四角
- Intermediate English Grammar
- 英文前置詞之用法 施督輝編 (三版) 一册八角
- Uses of English Prepositions and Prepositional Phrases

◀學科▶

- 自然科學概論 (科學) * (二版) 一册一元八角
- 石原純著 谷神譯
- 原子說發凡 (百叢書) (一版) 一册三角
- Bertrand Russell著 鄭貞文譯
- 化學要錄 虞繼唐編 (四版) 一册二分
- 遺傳與優生 (百叢書) (劉) 雄著 (一版) 一册二分

▲應用技術

- 果樹剪定法 (農學) 譚克修編 * (二版) 一册六角
- 種油桐法 (農學) 畢卓君編 (一版) 一册三角
- 蔬菜園藝 (農學) 饒厥民編 (三版) 一册五角
- 花卉盆栽法 (農學) 夏詒彬編 * (三版) 一册四分

訂實用商業簿記

- 余天棟 徐覺世編譯
- (四版) 一册一元二角
- 高級商業簿記教科書
- 立信會計叢書 潘序倫編
- (四版) 一册二元二角

◀地史▶

- 西洋史表解 歐連編 (一版) 一册四角
- 歷代名人年譜 (國史) 吳榮光編 (一册一元)
- 中國史話 卓休編 (二版) 四册二元
- 左傳句解 (二版) 六册一元五角
- 史記 (學生版) 胡懷琛等選註 (三版) 一册四角

◀術藝▶

- 造庭園藝 (農學) 童正民編 (二版) 一册四角
- 樂話 (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叢書) 黎青主著 (一版) 一册五角
- 中學新歌 沈秉廉編 (二版) 一册六角
- 數學遊戲大觀 鍾懷書編 (二版) 二册三元
- 兒童遊戲算術 兒童讀物研究會編 (二版) 一册五分

◀學文▶

- 英語今文選 董壽朋選註 (二版) 一册二元
- Modern English Essays
- 高等英文散文選 王仲達選註 (二版) 一册一元
- College English Prose
- 狄更司聖誕述異 譯註 狄更斯 Christmas Carol Pollard註 (二版) 一册五分
- 麥泉萊約翰生行述譯註 麥諾吳繼果譯註 (二版) 一册七角
- Miscellany's Life of Samuel Johnson Translated and Explained
- 冬景 (文選) 顏景煥釋註 (三版) 一册五分
- Sunny Hour Series: A Winter Scene
- 偉丈夫故事 (文選) 甘永龍釋註 (二版) 一册五分
- Sunny Hour Series: Giant Stories
- 中國二十五故事 G. E. Mole編 (二版) 一册二角
- Twenty-five Short Chinese Stories



商務印書館

最近出版

新書

中國法制史(大學叢書)

陳順遠著 一冊 精裝二元三角 平裝一元七角

今日之歐洲... 鄧公支編 一冊八角

中國之棉紡織業(國立編譯館出版) 廷著 一冊三元

國際公法之新發展(現代社會科學叢書) 蘇松 一冊二元

現行地方自治法令釋義編 蘇松 一冊三元

美國契約法通論(政法叢書) J. J. Sullivan著 黃梅清譯 一冊七角

中國近代教育制度(師範叢書) 姜書 一冊六角

歐美學校教育發達史(師範叢書) 一冊一元

阿訇重孝者 廖央華譯 一冊一元

年齡與尺發展的略史(師範叢書) 沈家 一冊二角

服務與修養(上) 趙宗預著 一冊三角五分

社會科學小叢書 續出六種

解心術學說... Fungel著 陳德榮譯 一冊三角

現代政治之科學的觀測... 高橋清著 一冊五角

現代國際組織之學說與方式... C. D. Burns著 孫斯鳴譯 一冊二角

現代實業組織之學說與方式... G. D. H. Coe著 孫斯鳴譯 一冊二角

貧窮與浪費... H. Withers著 一冊二角

經濟統計... 小林新著 李致遠譯 一冊三角五分

四部叢刊續編

二十三年十一月

續出下列八種

- 儀禮疏... 唐賈公彥疏 八冊三元
附注禮部韻略... 宋刊本 三冊一元
孔氏祖庭廣記... 宋刊本 三冊一元
程氏家塾讀書記... 宋刊本 三冊一元
嵩山文集... 宋刊本 十冊一元五角
沈忠敏公龜谷集... 宋刊本 四冊二元
范香溪先生文集... 宋刊本 五冊二元
鄭菊山先生清集... 宋刊本 一冊八角

平面直線圖形(算學) 林鶴一等著 黃元吉譯 一冊三角

星體圖說(國立編譯館出版) 陳鴻燭著 一冊一元

高中實用化學 Plank and Conant著 孫豫 譯 一冊四角

高級農業 蠶體解剖學 朱子編 一冊八角

種桑法(農學小叢書) 夏詒彬著 一冊二角

現代商品學(現代商業叢書) 劉冠英著 一冊一元

健康之路... B. Macfadens著 趙竹光譯 一冊五角

消化器病(醫學) 上官慎慶著 一冊二角

明錢忠敏公山水畫冊 收 一冊一元

王蓬心山水冊 收 一冊一元

沈石田山水三卷合卷 收 一冊三元

石溪谿山無盡圖卷 收 一冊一元

國音字母演進史... 羅常培著 一冊二角五分

朱氏說文通訓定聲序注... 宋文 一冊三角

高一初英文文法合編... 吳獻曾編 一冊一元

Intermediate English Grammar and Composition 英文法捷徑... 一冊九角

Helps to English Grammar and Composition 中國文學史分論... 張振鐸著 四冊五角

繙林尺牘... 鄭積孫收藏 一冊三角五分

生意經(世界文學名著) 王丁一譯 一冊七角

Octave Mirbeau: Les affaires sont les affaires

歷史統計學

衛聚賢著 一冊七角

經濟地理學概論

蔡源明著 一冊一元

蒙古概況與內蒙古自治運動

白鳥庫吉著 方壯譯 一冊一元

東胡民族考

方壯譯 一冊一元

莫斯科十年記(史地)

A. Wladaread著 楊懿譯 一冊五角

劉宗周年譜(中國史)

姚名堯著 一冊一元

蕭伯納傳(漢譯世)

F. Harris著 黃嘉德譯 一冊二元

中國大事年表

陳慶麒編 一冊一元

古史研究第二集

衛聚賢編 二冊二元

左傳通論(國學)

方學岳著 一冊二角



現代外國人名辭典

唐敬杲主編

布面精裝一冊一千餘頁

定價四元

當代人物之誌傳為讀的歷史；其主人公之一言一動無不與現社會有直接間接之關係。本書網羅現代全世界著名人物五千餘人，將其行事、學術、製作等，用歷史的體裁，文學的筆致，為體制精嚴，風格雋妙之敘述。末附分類索引、漢字索引、六十年來外國大事年表。不特為國內空前所未有，其名貴與卓越實駕世界各國任何人名辭典而上之。凡欲明瞭現代人物之言行思想及研究現代史者，均不可不讀。

商務印書館 出版

商務印書館出版

名人自傳

懺悔錄 (世界文)

J. J. Rousseau: Les Confessions

二冊 一元八角

章 獨譯 本書不僅是法國文學上一大傑作，其內容與價值實是無可比倫的一部書。盧騷自己說：「這是一部良心的歷史。」在這裏，盧騷把一生的事蹟毫無掩飾地表白出來。

佛蘭克林自傳 (漢譯世)

界名著

一冊 一元

Autobiography of Benjamin Franklin

熊式一譯 佛蘭克林自傳之價值，曾習英文者均知之。其文固足誦，其事亦可歌。譯文極為忠實明暢，實為青年之良好教育讀物，成人讀之，亦可略窺西方領袖人物之生活方式。

興登堡自傳

一冊 一元六角

興以新譯 興登堡將軍於最近逝世，舉世哀悼。此傳寫於一九一九年，那時他是一個七十二歲的老翁，正度其平民生活。這是一本非常明白樸素的書。敘述他的生平和平事業，尤其是在世界大戰中的事業，他到處都只提一個大綱，不談那些瑣碎事件。讀了本書，既知道一個軍事領袖的一生事蹟，又可以得到世界大戰期間不少忠實的史料。

高登克勒氏自傳 (漢譯世)

H. Keller: The Story of My Life

一冊 八角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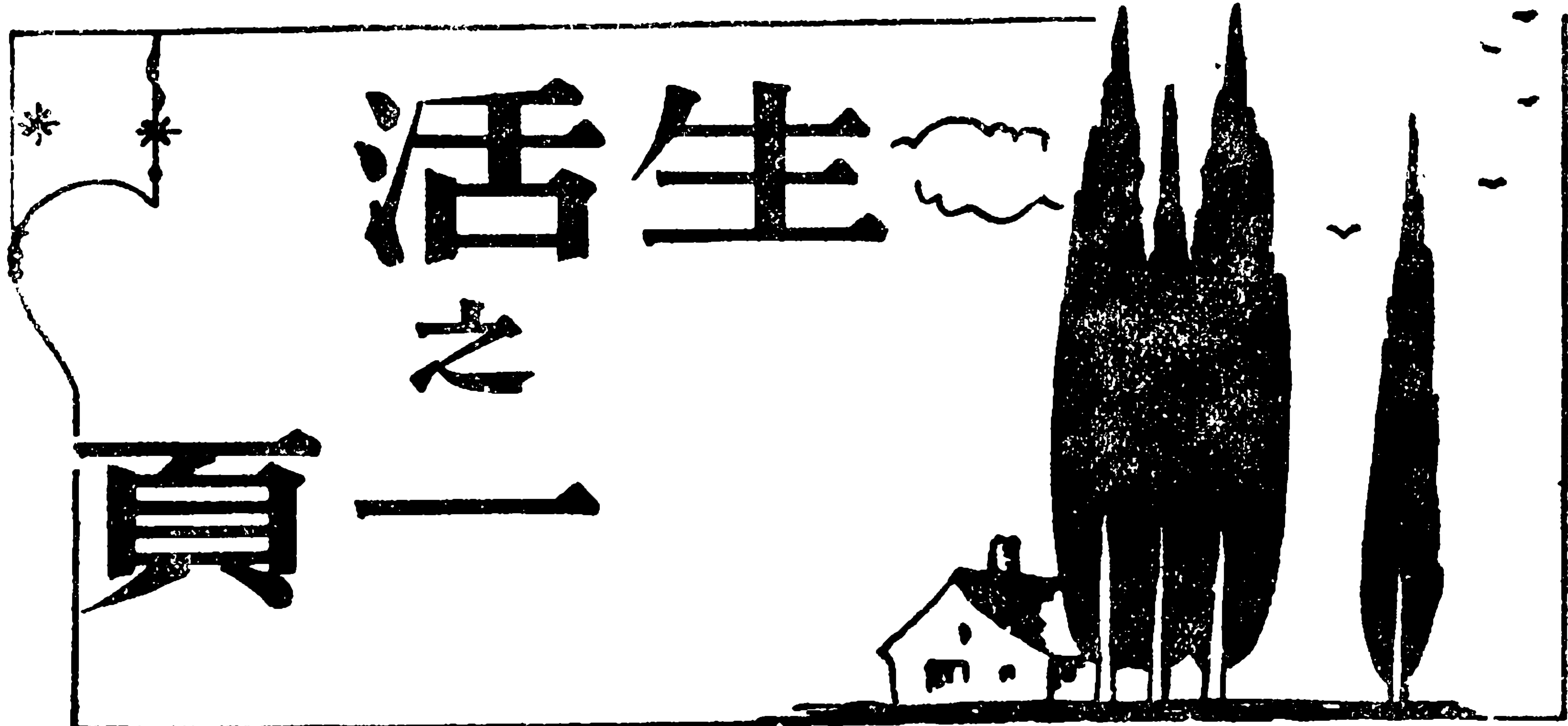
高君韋譯 美國海倫克勒氏是一位成功的盲聾女子，本書由氏自述其求學時的困難及其成就，極力頌揚教育能方的偉大，早已列於世界名著之林。高女士的譯筆極為忠實暢達。

鄧肯女士自傳 (全譯本)

二冊 一元

Isadora Duncan: My Life

于熙儼譯 著者本一美國加州之窮家女，漫遊歐洲，創為希臘式舞蹈，卒成大名。並與歐洲各大藝術家詩人如鄧南遮羅寧愛倫特麗等交遊。此自傳中縷述其自幼年至成名苦圖冒險種種經歷，譯文亦忠實流利。



快樂之生活

馬寅初

余生平最感快樂最有興趣之生活，可分三項：

(甲) 行事能依預定計劃，切實進行，以得相當之效果。如去年十二月嘗為東方雜誌三十週年紀念號草一「個人之來年計劃」，共分四點如下：

一 中國經濟學社方面

中國經濟學社，成立已十一年，現有社員約六百餘人：內普通社員四百人，永久社員二百人。茲擬於明年一年內，擴充永久社員三百人，以經濟學者為中心。竭力充實本社季刊內容，以副讀者之雅望。至本社基金方面，總社已籌有相當數目，勉堪敷用。來年擬專為杭州分社籌募基金二萬元，為現已落成之社所建造花園，添植樹木，並設置自來水等，以壯觀瞻。

二 研究方面

在學術方面，以余之個人研究工作言，其預定於來年完成者為「中國經濟改造」一書，約有四十餘萬字。學理事實，兩相兼顧，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同時並擬舉行演講及專著論文。

三 立法方面

在立法方面，可為諸君言者，約有二端：(一) 起草儲蓄銀行法；(二) 起草商業登記法；(三) 修正保險法。均當潛心修訂，俾致實行。一面仍當追隨院中諸同志，襄贊一切。

四 體育方面

鍛煉身體，強健筋骨，莫如國術。余於太極拳太極劍等，習練已有年許，仍擬繼續習練。蓋國術不

僅含有體育之意義，且兼有德育之價值。擬於來年率子女輩一同練習。一面擬增加跑山標準，高至七千尺。本年秋，余曾由西天目山麓，一氣跑到山頂，高度約有六千餘尺。並當日步行回家，體力日有進益，頗堪自慰。

時序匆匆，一年已滿。以上幾種計劃，雖未能一一實現，然已辦到百分之八九十，豈非人生之一大快樂乎？今分述如下：

一 中國經濟學社永久社員，原定增加至三百人，現已增至二百八十五人。杭州分社基金，亦已籌得一萬元。杭州之自來水，係由官辦，因資本不大，壓力太少，不能移至山上，因分社社址在寶石山也。祇得建築一蓄水池，用機器抽水，現已完成。至於社址兩旁之花園，因遊人太多，不易栽植，但已全鋪草皮矣。

二 個人研究方面，預定年內出版之「中國經濟改造」一書，約四十萬字，現在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矣。

三 至於立法方面，則儲蓄銀行法已公布，商業登記法已草就，保險業法亦已通過，即所以補充保險法之未備也。

四 至體育方面之太極拳太極劍，不克繼續練習，甚為可惜。因出外時多，不能常督率子女練習，而子女等年齡太小，對之又無甚興趣。故改令兩子（長十歲次九歲）學習冷水沐浴，即嚴冬亦復如此。現在已成習慣。至於跑山，今年夏季因在廬山講學之便，在烈日之下，曾挈子女跑上廬山最高之漢陽峯。據說在此峯上，可以遠望漢陽故名。其高可知。徒步往來，始終不懈，有益於身體，良非淺鮮。

(乙) 身體粗康，家庭和樂。平日頗注重體育，日日洗冷水浴，並每星期跑山二三次，習與性成，已二十餘年。家人子女，均同此嗜好，相互之間，又甚親愛。今年雖五十三歲，而身體尚強者，由於注重運動者半，由於家庭之和樂者亦半。

(丙) 中國前途，頗有希望，令人感覺無限興趣。今夏在廬山軍官訓練團講演時，值炎夏烈日當空，汗流浹背，無事閒坐，已難忍受，而受訓之人員，皆全國高級軍官，無不富於研究精神，同坐在地上聽講，每次時間常在八九十分鐘，精神均甚貫注，未嘗稍懈。秩序井然，紀律嚴肅。總指揮軍長師長等，尤願虛心研究。吾人平常觀念，以為中國軍人不學無術，頗為失望；而此次所得之印象，適得其反，頗覺中國軍人求知之欲望，較文人尤為強烈。故中央政府應時常使全國重要軍官，得有集中訓練之機會，將來定能救中國。此亦余生平所感之快事也。

惟於快樂之中，尚有最感不快者二事：即禁煙與取締有獎儲蓄是也。此二事均為鄙人素所反對。煙禍之大，國人無不知之；熱心運動禁煙者，亦頗不乏人。但今日之煙禍，更甚於前，能不令人嘆惜乎！惟浙江吸戶雖尚未除盡，而煙苗卻早已肅清，此則可以告慰者也。至有獎儲蓄會，用詐騙手段，誘取鄉間愚夫愚婦之零碎血汗金錢，供外人之利用，以加深侵略我國之程度。其應取締，誰不同情？禁止法律，且已由國府命令公佈施行，乃財政部遲遲不肯執行。其中内幕，不問可知。此則有望各方之力者，共同起而聲討，恐非鄙人個人所能為力也。

一年來的生活

朱 傑

計畫往往不能盡成事實，而環境也常使「事與願違。」一年前我曾寫了一篇個人之來年計畫，現在一年滿了，在風雨淒其的歲暮，反省一年來的生活，不由人不悵於時光易度，而益發鼓舞將來。

去年的計畫，要以漫遊及著書，來消遣亂世無可奈何的歲月。我嘗想孤筇雙履，獨往獨來；我嘗發一個宏願，要遊遍四海五嶽二十八省區。但是此種宏願，自非短期所能實現。一年來遊蹤所及，西不過匡廬彭蠡，南不過天臺雁蕩，北不過揚州，東不過姑蘇。去年北遊嵩嶽，西登太華，上窮河朔，直上崑崙的計畫，依然事與願違。但一年之中，能遊名山三四，也差足自慰。

尤以在匡廬的時候，由天池下絕百丈梯，攀籐附葛，乘危履險，至石門瀑布，到千古以來人跡罕至之地，也是人生一件快事！

講到著書方面，中國財政問題第二部——租稅之部——已將及脫稿。『假如明年年底要反省一年工作成績，而有厚厚十萬餘言的一本底稿放在面前的時候，——也可差以自慰了。』這可說是已經實現。不過目前一部分的批評界，以謾罵為能，以攻訐相尚，以發現別人的錯誤，為自己出風頭的機會。因此批評界失去了批評的真正使命，而在此環境中著書立說，也頗不值得。

至於研究的工作，則一年來也有數端，可以敘述。第一，在中央大學

經濟系成立了經濟資料室，擬集合師生的力量，蒐集國內外經濟資料，以從事實際經濟問題的探討。第二，田賦附加稅調查第一集，彙集九省百餘縣田賦串票執照，統計公佈，不久出版，當此農村經濟垂危的時候，未始非目前的急務。此皆全系師生的力量，自非我一人所可冒功的。

此外零星工作，值得提及的，有匡廬紀遊，二萬餘言，已歸商務印書館出版。有廬山導遊，五萬餘言，係今夏在山的時候，應廬山管理局蔣志澄君之請而編述的。

晚秋的時候，我的興趣，曾略有轉變。有一二德國友人，對於南都古蹟，特別饒有興趣。他們對於六代陵墓，南朝寺宇，加意搜尋。因碑文斑剝，年代難考，故邀我加入工作。已經發現的，有宋武帝陵，宋文帝陵，陳武帝陵，及蕭梁諸王墓八處。其間殘碑沐雨，石馬嘶風，徘徊憑弔，令人不勝興亡盛衰之感。然而雕刻之精美，藝術之偉大，雖已叢殘不全，然較之明代陵墓，不可同日而語。西人目六朝隋唐為吾國藝術黃金時代，元明以降為衰落時代，實非虛語。我曾有弔六朝諸陵一首，以寫感慨：

建康陵墓盡殘叢 石獸蒼涼夕照中

斷碣飄零三國雨 銅駝慘澹六朝風

神州河朔悲喪亂 南部江山苦戰攻

最是西京俱泯滅 不堪回首舊金墉

但可惜我國自己的寶藏，自己卻不知其存在，一任風吹雨打，霜雪剝蝕！還須仰仗外人，替我們作考古的工作，是何等的慚愧！因此我趁此機會，

擬將南都古蹟，一一攝取，加以考證，加以整理，庶使此重要工作，不落在外人手中。個人財力固然有限，但願盡力而為。何況金陵向為古都，長安洛陽而外，歷史悠久，文物發達，便須推到金陵。而對於金陵古蹟，卻向來少人注意，——一般以為南京古蹟，有名無實，這是懶於考察。須知南京無形或殘闕的古蹟，足以發人思古之幽情，激揚民族之文化的，正不知凡幾呢！

一年的光陰，轉瞬過去了，成就的有限，蹉跎的實多；『以有涯之歲月，逐無窮之事業，』自不能達到。但是一年終了，我的精神變為樂觀。我不再像去年愁計畫不能實現，恐怕『破絮浮萍，經不起風吹雨打，』我將進一步磨礪精神，抵抗風雨。人生只怕沒有勇氣，初不怕沒有成就的一天的！

治白石歌曲旁譜之經過 夏承燾

方余十四五時，一日晨起據案讀，有持舊書踵門求售者，其一為榆園刻白石道人歌曲。展卷見詞旁小注，敲斜宛轉，如日文滿字，雖心知為歌詞工尺，然細審無一識者，頗以為異。——此為予見姜詞「旁譜」之始。

後讀四庫提要，見其論姜詞「旁譜」謂：『歌詞之法，留此一線，安知無懸解之士，能尋其分判者乎？』心以為當世詞學，尙未有能識此者；

好奇之念，于是益熾。

民國十八年，客寓嚴州，做江賓谷草窗玉田詞疏證，以箋姜詞，乃發願治「旁譜」於張嘯山舒藝室餘筆外，假得方仰松詞麈，戴長庚律話，戈順卿七家詞選，鄭叔問詞源，謝律，及燕樂考原，聲律通考諸書細繹之，稍稍領其曲折。而苦諸家之說，時有抵牾，欲為之疏通而未能也。是年冬，龍君榆生寄示叔問批校姜詞稿，乃輾轉錄自南海康氏者，訂律至詳，足與其詞源參看。十九年夏，朱彊村先生以金滙生舊藏舒藝室餘筆初稿見假，尤寤寐思存之書，而惜其中佚「自度曲」一冊。其秋，趙叔雍君以過自蕙風舊藏本者郵示，方見其全，引為大快。據諸書比度，知諸家之說，互有得失，大抵仰松啓筆路之功，而未明南北宋樂紀之不同，長庚用力最勤，而昧于唐宋歌曲絃管殊用；後出轉精，當推嘯山餘筆；而叔問極口詆訶，工於自詭，心殊厭之。二十一年冬，見唐立先生旁譜考於東方，其所創獲，實在叔問之上，歎為碩製。然刻意吹求，仍有待商之論。因盡發諸家書，翹其獨得，辨其偏遠，斬為此學考一總績。逾五六年，乃先後寫定旁譜辨、姜詞辭律、旁譜辨校法各種。雖蒙于知音，獻疑多于心得；然寢饋既久，溜澠略辨，于前人之野言謬說，足為此學之陪蒞者。自謂廓清八九矣。

並時閱碩，于予書有所啓迪者；夏劍丞、陳慈首、張孟劬、唐立、許守白諸先生皆先後賜書討論；吳瞿安先生嘗費二日力校予辭律，尤多教益；最近王君善業，復為舉正一事，并足心感。惟念發凡起例時，猶及請益于彊村先生，先生于詞樂之學，謙讓未遑，每有質正，大辯若訥。而予以一

知半解，乃哆然肆雌黃于古人，緬懷老成，益惶愧交并已。

東方徵文，無以為應；適燕京大學印子勳律成，而往年與立厂先生商推「旁譜」一文，亦濫見於東方；因述予治此學之顛末如此，以求教于通學；固知淺淺無足貢獻于學術，然志趣所耽，忘殫心力，聊視爲予生學歷之一段落耳。

兩斷回憶

王子壯

昨（十一月十一日）以星期休暇，赴棲霞山觀賞紅葉。及天開巖於兩石峙立中坡約有六十度，友人爭攀登其巔，降則頗感困難，繞途而下者有之。余熟審形勢，手援巉巖，終以步趨下。於是深感夫處危困之境，須志趣堅定，冷靜頭腦，因憶及余有生之兩次遭遇。

民國六年夏，余甫卒業於德文中學，父親以積病之故，卒然去世，而張勳忽復辟於北京，討伐軍興，戰雲瀰漫。家庭則債如山積，升學無資，北京已屬戰區，欲往無由。親長爲環境計，迫余改業，毋庸升學。而余志切上進，百阻不移。蓋自分常識尙缺，何以見用於國家社會耶？經告母以所願，與姊妹耳環，得十七金以行。車次楊柳青，大水汎濶，車被阻，易孤舟，行茫茫黃水上，凡三十里，至深夜，始達津埠。第余以得行所志，沾沾自足，環境之艱，非所計及。抵北京，見東華門之彈痕宛在，撲滅復辟，才數日耳。而余母能忍苦茹辛，節必要之用度以完成余在大學之學業，是余每一念及，

感激難忘者也。

十四年夏，余既負山東省黨部責，而張宗昌督魯，壓迫益急，於是百計以求避免當局之注意，蓋以前吾國民黨之在魯猶屬半公開的，故諸凡宣傳，極受青年之同情。黨的力量在學生工人中已有基礎。當局既用全力以鎮壓革命勢力，本黨同志失學失業者相望，稍知名者即予以嚴厲通緝，吾等之活動更不能不出之以縝密。較大之集會舉行於僻鄉集會之區，即省黨部會議，亦俱於深夜行之。所以免當局之注意也。十五年北伐軍趨武漢，當局除懸賞以緝拿外，並於被捕者處以極刑。猶憶史德金、朱錫庚兩同志被槍決之夜，省黨部諸委正集會於齊魯大學之學生宿舍。但聞排槍連擊，知事不妙，而吾共同奮鬪之同志，遽辭世以去矣。史朱二同志於慘受非刑之餘，絲毫未洩吾黨之秘密，是爲理想爲主義而犧牲，爲人生之至足傲者。然以是吾等秘密工作之方式，乃益趨進步。

余嘗自念「人生」固可流連，要在利用之，以期有所貢獻，夢寐以生，果有何益？國勢凌夷，至此已急，國民之責，即在「爲國圖存」。懸此鵠以自勵，謀所以貢獻於社會國家者，其途甚多，志趣既定，無問生死，以救國難。尼采所謂「在冒險的危難中和死亡作骰子戲爲人生最大貢獻」（語見尼采所著 *Nathustra*）云云，實爲我弱小民族應以自警之真理，蓋認識主義理想最真切者，始能不顧生死以赴之，轉以此種奮鬥爲應有之責任也。

遊山所感，略貢一得之愚如此。

讀書資本四百文

余精一

十七歲時，我纔在本邑高小畢業。本想去九江同文書院習英文，可是缺乏資斧；求援於親友，又歸失敗，迫得在本村小學裏教了一年書。這時我很悲傷。每當黃昏時候，常常買了一壺米酒，對着秀媚的江山，與老母默默無言地對飲。那時我曾作過一首從不再作的詞：

雲白山青萬里，長天春水千秋，幾番興廢幾沈浮。英雄多慷慨，徒自挹清流。世事一場幻夢，人生幾度春秋，嶺猿江柳共沈浮。乾坤多少事，都付水東流。

然而我終不能就這樣地沒落！

一個美麗的秋天早晨，太陽剛從東邊山上起來，烟射着山水環抱的杏村——我底故鄉，我要拜別家門，到深山去讀書。老母含淚告我，「兒啊，這裏是四百文錢，拿去做洗衣和剃頭的零用罷……你切記着，『吃得苦中苦，做得人上人』，這是一句真言，可救你脫離一切的危難。」我很悽惻地說，「母親，四十個銅元，於我已很夠了！我不能賺錢，供養母親，已覺得不孝。以後讀書，我自有辦法，決不再來累及家庭。」于是同着一個工人，挑着一肩破爛的行李，奔向深山的幻雲庵去。

當我和主人邱先生見面時，他很嚴肅地問道，「誰曾許你來這裏讀書？我不是早已拒絕了嗎？你們充滿富貴思想的子弟，那裏配學佛！」我說，「一個學者，不應拒絕青年向學之心。」他又問，「誰替你負擔伙

食費？」我說，「兩三元一月的伙食費，我是有法子籌措的。」於是邱先生許可我讀書了。

我們上午看經書，習漢隸，下午跣足草鞋，親負鋤頭去掘山，過的是道地的半耕半讀生活。心地底清朗，與精神底愉快，得未曾有。有一次，工人們去刈稻，我也自告奮勇地加入。在冰冷的水泥田中，做了一天工，竟病了三四天不能起牀。

陰歷年關到了，我始終沒有籌到一個銅子兒的伙食費，我也絕不願使母親知道。但先生與同學們，見我勤懇地作工，認真地讀書與誠篤地待人，都很愛我，恭敬我，終於大家把我底伙食費均攤了。

到我回家時，我很替老母擔憂，還是先生替我挪借了四十元，預備還街賬。我對母親說，四百文的資本，換回了四十元的借款，總算不虧本罷！母親底臉上，現着欣慰的微笑……

從此以後，我在學佛的時期，學費全由師友幫助，尤其為表兄黃子山先生，常常借債幫助我。後來勘破了佛學底玄虛，決心跳出了這火坑，赤手空拳，隻身萬里，跑上海，北京去讀書，終于考入北京大學，都是本着四百文空手上幻雲庵的精神，更加發揮百倍的冒險勇氣，纔得了現在的結果。不過前者還在自己底家鄉，後者則奔向蔭生的人海般的都市裏去奮鬥，幾乎天天都望着死神底降臨。這樣的難關，過了七年有餘，雖把我底精力，幾乎消耗盡了，卻終于給我渡過。

西伯利亞的十天冰雪生活 尹伯端

一九二九的冬天，在中俄戰後第一次的歐亞通車裏，我同了好友陳振鷺先生和三五同學，從歐洲經西伯利亞歸來，爲的是要看看神祕的蘇俄，和世界有名的大鐵道，不惜冒險，通過甫經作戰，國交未復的國家，雖然僥倖通過了莫斯科，但終於在靠近滿州里的地方被扣留了。於是開始度我們的冰雪生活。

俄國邊境軍隊的託詞是護照不符，要我們花錢打電報到莫斯科請示。一行六人，被軟禁在小山上軍營後面。小小一間本屋，縱橫排列着六張小牀，我們便坐臥棲息其間。由一個立陶宛人的通譯，找到一個搬運石頭的苦力家裏吃飯。廚房與臥室同在一起，另外一間小屋作餐堂。惟一的食料是黑麵包，惟一的菜肴，便是貝加爾產的魚子，真令人不能下嚥，但是一餐的代價是美金一元。在當時約合國幣五元呢！每天聽見的是風聲，看見的是冰雪，別有一種清靜淒涼景象。我早晚飯罷，一人踱到後山崗上，南望祖國，情緒萬千。有時微聞呼嘯之聲，匝地而來，人聲呢？還是風聲？不得而知，李陵答蘇武書，所謂「邊聲四起」我這時纔領悟到了。

在七天以後，工人家的食料將盡，拒絕了我們這出錢的「食客」。同時莫斯科的回電們來了，許們我走，可是卻指名把陳振鷺先生留下，於是紅軍的猜疑益甚，監視愈嚴，能去的恨不得馬上就走。我因不忍陳

君獨留，毅然願意同住。在一個風寒月冷的黎明時候，我們送走了四位同伴，并託他們從滿州里買點食料，交火車帶回來，但是候到晚間尙無消息，我們不得已，跑到軍營裏要飲食，結果各人得着了一杯冷牛奶，兩個黑麵包，要我們在紅軍監視下吃下去。憤激了，祇有大罵而回。在這淒涼的夜裏，我們真是楚囚對泣了。我彷彿着岳武穆填的詞調，謔了一首滿江紅，現在已是記不清了。最後的兩句是「待歸來，定自請長纓，探虎穴。」那是何等的悲憤？

第二天我們便得允許歸來了。在滿州里憑弔着戰後痕跡，想着過去的瘡痛，恨不得我的國家，馬上就強，好出一口氣。現在呢，瞬息又五年了，於國於家，了無一點幫助，而東北四省，已長淪外人之手，較之十八年的中俄戰事，又大不同。處在國界邊境的北平，事事感受到外力的壓迫，旅夜孤燈，追思往事，不禁愴然涕下了。

生平一得

金國寶

民國二十四年東方雜誌元旦號，特設「生活之一頁」一欄，函徵各界人士過去小史，以爲後人取法之資，其意甚善。惟余乃一平常之人，學問事功，均無成就；回溯一生，毫無可歌可泣之事，足爲後人楷模。苦思之餘，祇有一點，爲余生平最得力處，或不無可資他人參考之價值，請略陳之。余生平讀書，尙稱不少，而最得力者，實在曾文正公「家書」一書。此書初讀，似極平淡，愈讀其書，愈覺其人之不可及，與進德之不容易。此

書余前後讀過六遍，讀第三遍時，余以湘軍記一書參互而讀，考證史事。其後亦輒以曾公尺牘、日記、詩文集等書，參互而讀，興味尤濃。西書中有佛蘭克林氏自傳一書，（商務書館有中文譯本）余亦愛讀。佛氏之敦品力學，亦足爲吾輩模範。惟佛公做事，稍用手段，不若曾公作事，一秉至誠。後人摹倣，不免有刻鵠畫虎之分。故余服膺曾公，尙在佛公之上也。

曾公之書，無論得意失意之人，讀之均極有益。得意者讀之，不致志得而意滿，失意者讀之，不致阻喪而灰心。成功者讀之，益可勉勵精進；失敗者讀之，亦可勇氣復生。曾公一生最不可及處，在乎「腳踏實地知人善任」八字。「腳踏實地」亦科學方法之祕訣；「知人善任」乃事業領袖不可或缺之要件。有此八字，無論治軍從政，辦學經商，無往而不可。無腳踏實地之工夫，卽有成功，亦一時僥倖。無知人善任之胸襟，縱能將兵，斷不能將將。今年秋，中國經濟學社開年會於長沙之湖南大學，卽嶽麓書院舊址，余有懷咸同中興諸老詩，有句云：我服曾胡能將將，赫曦臺下獨低徊。雖是戲墨，亦紀實也。

日本的拘留所

李立俠

一九三三年春天，我在東京，剛結束了學校的畢業試驗，兩篇必要的論文也早已提出了，那時候的心境真是說不出來的高興，整天地和幾個朋友一道玩，心裏只是計畫着怎樣的玩法才能玩得痛快。

三月十七日清晨，正在沉睡中被兩個日本刑事（便衣偵探）推

醒了，因爲我在東京時常參加學生運動的原故，所以和幾個專門監視中國學生的刑事都混得非常熟習，他們很客氣地告訴我，警察署長有點事要我去一下。

當然，這是沒有理由而且是沒有方法可以拒絕的，好在日本的警察署我也去慣了，心裏到很泰然。走進西神田署，並沒有會見署長，就糊塗塗地被送入地下拘留室內。

在拘留室內毫無動靜地經過了二十幾天，至於被拘的原因，不但我和我的同伴，就連拘留所中的看守都是一樣不知道的。同伴都是日本人，大半都是政治犯，大家非常關心我，因爲毫不加以審問的長期拘留，這是不常經見的事，於是有人揣測我的案情是非常重大的。

拘留所中仍保有日本人特長的清潔習慣，吃的飯也還不差，所苦的只是一間三疊蓆子（長一丈寬三尺）的房子，經常地拘留着十四五個人，夜間絕沒有睡眠的機會。

第二十六天的早上，開始審問了，問我的人又是我的朋友小林與渡邊君，他們問我爲什麼要藉着留日學生總會執行委員的地位，主持反日運動及募集捐款援助馬占山與十九路軍，我告訴他們沒有這些事，但是他們是不相信的，反覆地問答着由上午九點直到夜間七點鐘。

這中間我受了三次刑，每次約半點鐘，除掉綁在椅子上用棍子打外，還受了幾次夾棍的刑罰，逼迫我在預定的口供下簽寫我的名字，然而，

我都拒絕了。在不能抵抗的事實下我總算還保持了我倔強的個性。

第二天又審問了四點鐘，沒有挨打。以後也沒有再問，又糊糊塗塗地過了二十天就被釋出獄了。

在被拘留的四十七天中，我的朋友們會多方設法營救，可是絲毫沒有效果。出來後我才知道除我外還捕了二十幾個同學，一部份比我還受了更重的刑罰。

國內的人們總以為去鍍金銀的留學生，在外國生活得是如何愜意，其實他們是沒有看見留學生痛苦的另一面，為着爭取祖國的前程，留學生永遠是站在與敵人直接衝突之最前線的。

讀書時代的奮鬥

衛挺生

我生長在湖北與河南交界的桐柏山中。在十三歲以前，在家塾中所讀的閱的，都不外乎經史子集的範圍。一九〇四年因為看見了清議報與時務報，才知道除了經史子集以外，還有所謂「新學」「西學」的學問，於是乎多方向父母請求，出門讀書，藉求新知識。因為我有一個堂兄初入武昌文普通中學堂，所以我當時年紀雖然僅十三歲半，我的父母居然許我單獨到武昌考學校了。

初到武昌，自然見聞稍廣，但入學以後，反而覺得失望。因為當時辦學堂的先生們亦多半是經史子集出產的老派先生，而所謂新知識的功課極少，而且教法亦很不足以引起人的興趣。學校又沒有圖書館，除

了課堂中先生在黑板上寫出的幾句話外，更無他處可以獲得所希望的新知識。此時真叫有苦無處訴，因為我苦是把我的不滿意的情形告訴我的父親，他又要我回鄉去了，究竟是彼善於此。

這樣混了一年的工夫，學問上實在沒有多大的進步。不過在學校的功課餘暇中，自己常常到橫街頭的新書店中買幾本犯禁的雜誌與犯禁的新書。（現在中華書局的總經理陸費伯鴻先生就是當日在橫街頭開這種書店而我所常看的一個人）從中很可以知道一點國內外的大勢與當日的思潮，倒亦是很有益處的。所可惜的是這些知識都是片段的，零碎的，而不是有系統的。

一九〇五年春間，昔日私塾的同學姜玉姓智姓兄弟來到武昌邀我一同到日本留學。因為他們有二位令兄我亦有一位堂兄在東京讀書，所以雖然他們二位亦沒有得着父母的同意，我亦不等待父母的同意，就逕直一同到日本東京留學去了。

一到日本，不但看見一個新國家，新社會，覺得是別有天地，而且就每天耳所聞目所見的，已經知道所謂「新學」「西學」有些甚麼，思想上亦覺得是別有天地。

但是我的父親是極反對的，一半是因為思想上的革命，一半亦是因為父母的家產實在不甚寬裕，每年拿出五六百元至六七百元供給兒子讀書，確實有相當的艱難。所以我當日所得的家信，除了命令我回家以外，幾乎更無其他的消息。

可是，我一切都不管。已經入了日本的學校，硬住下去。沒有錢讀書，去借債。當時因為我的年紀僅十四歲多，而思想上與學校的功課上都還不弱，所以很受同鄉留學者的重視，大家都樂於接濟我。所以居然住下去了。

在這個期間，亦聽過幾次名人的演講，就中印象最深的是在富士見樓聽總理孫先生與日本的犬養毅宮崎寅藏等的演講，所以思想上也有了很大的變化。

這年冬天，發生日本文部省取締中國留學生的風潮，同鄉留學者多半回國。我的學費更無出了。不得已，亦祇得回國。但是已經這次開過眼界，我亦稍稍知道一點求新學的門徑與步驟。當時我的計算以為要想西學有高深的造就，必須先要英文算學有相當的程度。而這二種工具是在本國以廉價取得的。我把這個意思和同學年長者研究，他們都以為然，而尤其是我的最好朋友井勿幕積極地這樣主張，並在我回國以後，屢次的寫信勉勵我。

回國以後，經老友曹亞伯先生的介紹，我很想到武昌文華書院學英文，等到武昌一探聽，文華中學部的最低班亦須要一年以上的英文程度，才能考入。但是我對於英文絕未學過，不得已乃先入高家巷聖公會附設之英文學校，這就是劉貞一先生作革命運動的根據地。學費不多而教授英文的方法亦很好，還有美國人親自教授。我以為這是求西學的最經濟的方法，應當可以得着父親的諒解。卻不知道他老人家反

對得更厲害。他說學英文祇有二種用處，一個是作西崽，一個是出洋留學。因為我斷乎沒有機會到英美留學，所以學習的結果祇好作西崽。所以他反對而且絕對地停止供給。雖經我多次申辯，說英文是學西學的必備的工具，他老人家那裏肯聽。我亦祇好硬住下去，還是用我借債度日的方法。

在高家巷讀了一年英文，跳了四班，所以次年一入文華中學，就插入四年級的下半年。這是文華書院未曾有的成績。經這一段的成功，又加親戚朋友無數人的吹噓，我的父親亦漸漸減少了他的反對。又過幾年我居然有機會考到留美學生官費，在美國又得有十年留學的機會，這是我讀書時代奮鬥的小小一點成功。

我的生活

方叔遠

提起生活，真是頭痛；在這不景氣的世界，尤其不安寧的國度裏；大部份的人都感到生活的不安定，無聊、煩悶、不自由、得過且過的掙扎着。尤其是我和我年齡相當的一般人。生在青黃不接的過渡時代，青年最好的光陰，枉費在帖括文字裏面，結果科舉廢了，書包不能翻身。等到學校漸漸的設立，在年齡上，生計上已設法再受科學的洗禮。以前是踏了空，後來是落了伍。

但是不能不生活，並且不知不覺混過了三四十年；不是有人問起，早忘卻了過去的一切。

我從小在舊式的家塾裏胡里胡塗的強讀了人人應讀的經史，實在是靠偷看了許多小說纔把我啓了蒙，過後想想就是白話的緣故。現在老先生們反對白話文，大約是忘了自己少年的經過。

那時候求新知識，無非靠幾本翻譯的書，各種科學，沒有指導，沒有實驗器具，不容易入門。只有算學，我是無師自通的，我最喜歡索善蘭先生譯的幾何原本，其引人入勝，不在學理而在文字的簡潔和有條理，這是我學算的動機。

我的生活很簡單，從十八歲住書院起，做私塾教師，做學校教員，有十多年，都把無師自通的算學做工具，這是我的教學生活。後來改行做編書生活，到現在將近三十年，還是伏案操筆的生涯。

算學是現在一般學生看做頂麻煩的課程；尤其是幾何學。我是把牠當做猜謎的遊戲，所以覺有興趣，進步很快。我常常幻想，假使學生在初中時代，有一時期專習算術，一定比按部就班每星期上幾點鐘課容易進步；因為學算是一條路線的，思路最怕隔斷，尤其不容易叫大家一律。

人生積極的生活，希望在成功；消極的生活，目的在消閒。我的編書工作，不敢希望成功，但至少也是一個消遣的方法。我覺得每天按時工作和兩局圍棋，八圈馬將所費的腦力，沒有多大分別。

最難忘的一夕

楊衛玉

不佞行年四十有六，垂垂欲老，已有「去日苦多」之感，所為事業，百無一成，而所過生活，卻不平凡，從少至壯，三十年中，哭父哭母，哭兄哭妻，遇盜遇兵，見毀見疑，凡人生痛苦，幾已備嘗，而吾始終不悲觀，不消極。蓋我以為悲觀，是自尋煩惱，自斷前途，惟不悲觀，不消極，乃有進取，奮鬥，向上的精神，故任何艱險，決不消極，任何痛苦，決不悲觀，二十年來，不至見棄於社會，使稍稍有所建白者，自信即此一點精神所致也。

憶民國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之晚，為國民革命軍抵滬之第二日，全市政治尚無組織，秩序未定，且在清黨之前，少數暴徒假借名義，四出騷擾，人心大懼。租界當局，竟列重兵於交界之處，幾若嚴陣以待，恐怖情形，可以想見。其時中華職業教育社，猶在法租界辣斐德路，數楹小屋，幾架圖書，規模並不甚具。黃任之先生以事出遊朝鮮，不佞受董事會之委任，代主社務，時為下午五時三刻，屋外風雨淒其，行人絕跡，吾以預約王志莘，鄒韜奮二君在社商談，尙未離社。不料王鄒二君猶未至，門外呼嘯一聲，闖入暴徒二十餘人，手持旗幟，一擁而上，並有手執鐵棒，白刃，手鎗等武器者，其勢汹汹，聲言奉令接收職教社，一面以手鎗威脅會計，令交出鐵櫃鑰匙，搜取金錢。一面又大隊包圍同人，令指出主持之人，若將大不利於我者，幸同人皆鎮靜如常，誑言給之。吾在此時，既痛心於社之被劫，復感到生命之危險，不知所可，惟一轉念間，與其張皇失措，無寧靜以待機，仍以平日一副和氣迎人之態度，與若輩周旋，無形中保全不少。後為若輩覺察，以我為非尋常職員，百般恫嚇，令我指出銀行印鑑，以及楊

某住址，（即指吾）我始終保持不慌不忙的態度，結果被他們強迫入一小房間，加以禁錮，不使我與其他同人一處，經過四五小時之久，乃得釋出，驅吾輩入其預雇之汽車，吾在他們忙忙碌碌紛紛擾擾的時候，溜至他處，方始脫險，然已累我妻女，胞姪武會以及友朋如志幸韜奮等急得不得了矣。而胞姪武會即於翌日宿疾大發，咯血而亡，吾安得不念！

經三四天之奔走，幸得市黨部暨東路總指揮之明令保護，職教社始獲安然復業，但是晚之情形，吾一閉目而即現，將終其身難忘也。

幾年來的片段

蔣國炎

「最有興趣之事件，」這句話就是沒有邊際和範圍的。興趣是隨各個人的主觀而轉移的。甲認為有興趣，乙或否認之；反之亦然。是以沈迷於富貴逸樂者有之；浸淫於聲色狗馬者有之；所好各有不同也。但合於我個人口味的則祇有「工作興趣」，現在就來談談我的工作。

我是一個學農村經濟的人。當在國外時眼見得人家農村的整齊繁榮，腦海中就反映出我們農村的愚貧散漫！我們知道并不是天然的結果而祇是他們精萃力集表現而已。因此我當時就決定我回國後工作的方向了。在回國的前一夜，許多同志們聚集在一偶，彼此交換回國後的意見時，我把我的意思說了。但許多人不贊成，以為即使作好了，也不過一鄉一城之事。「不錯的，」我說：「但我們要知道海洋不過是一滴一滴的水匯成的，喜馬拉亞山也不過是一粒二粒的砂積疊起

來的，中華民國的版圖何常不是一小片一小片的空間湊合起來的呢！你們往上面去罷，我就預備作下面接受你們的力量的人就是！」

回國以後，我就本着我的意志去作。我因此也會東西南北的奔波過，也會四面八方的要求過。結果我失望了，并會受到短期失業的懲罰。後來乃不得不強奸我的意志而他圖。雖然仍受到一般留學生所應有的報酬，但我夠傷心的了！幸而他——我的意志——被強奸了祇二十多天就恢復了自由！這就是我生活中最有興趣的事了！

因為工作的關係，我所與交談的十之六七是忠誠儉樸的農村民衆。他們的熱直值得我們佩服；他們的貧弱又值得我們的同情。對於他們，我祇有一個「誠」字。我要使他們知道政府的一切施設是為他們而施設的，政府的法令是為他們而製定的。這樣才能使他們服從政府的指揮，而與政府合作之心；這樣而後，能發揮政府與民衆的組織力，則我們也就不至再被人斥為「無組織的國家」了。所以我認為最有興趣的事，就是我的工作。現在「工作興趣」就是我整個的生活，雖然物質的享受不如通都大邑，但於我何尤！

理想之生活

馮柳堂

就余已往之生活而言之，言事業則尚無建樹，言學問則一無成就，碌碌半生，愧無足述；無已，祇就余理想中之生活而言之，聊以塞責。

理想中之生活，以其尚在蘄嚮之中，求之未得，思之彌趣，故最有興

趣之事件，亦莫過於理想中之生活，若至成爲現實，其興趣或轉覺索然也。

余以早失怙，困於家境，未能求高深之學問。但余以爲求學之道，不必盡在書本，諺有之：『做到老，學到老。』可見學無止境，而隨時隨地，皆求學之所也。蓋人各有能有不能，有知有不知，若以爲我盡能我盡知，固多其人，則已趨於自絕之途矣。夫人無常師，販夫走卒，亦自有其所知所能在，苟我問其以我所不知不能之時，則販夫走卒亦吾師也。學無常所，社會間之形形色色，苟我能隨時隨地加以注意研究而運用之，亦學問也。惟書本係集古今人之心血事業並其研究探索之功，流傳於吾輩，在吾輩善讀之，善用之，則書爲我用，固可減少不少心思功夫，而讀書誠爲求知求用最經濟之辦法。若如不明白作者之時代背景，壹意竊比摹倣，拘泥執着，不知變通，則我爲書用，古今以來誤於此中者亦正不知有多少。

處世之道在乎誠，誠則久而彌堅，而無所不通；不誠雖榮幸於一時，而終必知其爲僞。但諺有之：『逢人且說三分假，』正見真誠之徒爲『阿諛』也。然此乃社會風習之變遷，於『誠』無尤，最後精神上之享用，終歸於『誠』也。

以上所言，皆爲余理想生活中所蘄求而未能實現者也，故輒懸此以爲鶴。用再摘錄洪自誠先生（應明）菜根談中句，爲此片段作結

論：

『當是非邪正之交，不可稍遷就，稍遷就則失從違之準。值利害得失之會，不可太分明，太分明則起趨避之私。』

『士君子利人濟物，宜居其實，不宜居其名，居其名則德損；士大夫爲國憂民，當有其心，不當有其語，有其語則毀來。』

『功名富貴，直從險處觀究竟，則貪戀自輕；橫逆困窮，須從起處問來由，則怨尤自少。』

『宇宙內事要有擔當，要善擺脫，不擔當則無處世之事業，不擺脫則無出世之胸襟。』

不逃的逃難

周曙山

說來我彷彿也是因爲內憂外患的「家難」，於十五年前決然離開了故鄉。始而是爲着求學，先到江南，續赴日本，總是單身獨驥，到處則舉目無親，於此可謂嘗盡人間寂寞的況味。既而回國來工作，先抵南京，繼往太原，更到綏遠，也都是匹馬單槍，橫衝直闖，從未感覺過駭怕，只認爲天下都是我的一往無阻的坦途。但今要叫我從這過去的半生中，寫出來最有興趣的「生活之一頁」，卻又很感覺有相當的困難。

本來我到了現在，早就想把這過去的半部生活史，完全撕去的。那末，既承「東方」的徵稿，不妨把民國十六年間的一種傻事情，大略的貢獻出來吧。

初由日本回到了南京，不到一星期，就蒙中央委以蘇省清黨的職

務。那時的委員九個人，我有八個認不得，則其餘的人當不問可知了。而且他們都是兼職的，只有我一個人是初入都門，所以當把這個會的籌備設立及其以後的事務，實際上則完全由我一個人負責。就是抓來的人犯，本來是另有人問的，只因自己老怕有些不妥當，遂每晚必提來親自好好的詳問了一遍。

那個時候，要想發財，大概是可以用吧：我記得連上海方面都有知與不知的人寫快信把我，還談到「盤子」，不過我都懶得寫覆信罷了。然而凡是抓獲送來的人犯，無論如何，我總不肯把這當做普通的公事一樣辦，而催促着各方面從速。

如此各縣市的委員還未委齊了，就於寧漢合作的聲中，忽演孫軍偷渡的龍潭一役。到這時候，我不但又兼任南京特別市的清黨委員，而且兼任同市黨部的常委。是時蔣總司令既下野而去，而其他的文武大員也已悄然而去者八九。趕到南京城裏聽到大礮的怒吼時，可說這一座古城簡直成了死市了。

當時，所謂要人者，除了幾個守將外，其餘則一無可觀。爲了敷衍捷報和安定市民，也曾由省市黨部和省市政府，開過好幾次聯席會議，但我每一次出席，總未見過超過五個人以上。可是我爲什麼不逃呢？且讓我慢慢說來。

清黨經費，久領不到，一天我自己到財廳去催索，才得交涉出眉目。不料一萬五千元鈔票，剛接通知去拿來，而風聲則突然緊急，只見滿街

都是男女逃難的人等。這時現款既無法開支，人員亦東逃西散，那末我也只有想把此款存入銀行裏，而後再作個人之計了。又誰知全市銀行，都已閉市，於是累得我眼看着這一條小命，要做此現款的犧牲者。我也會想到，若是自己的私款，一定把牠丟開了。

也有人說：「你裝在箱子裏提到上海去好了。」天哪，那時的滬寧路已斷了，南門的水路據說又有土匪和散兵，因此我若隨便的出城把此款失掉，將來有誰能替我作證，以明我心跡？然則我的遙遙的前途，難道就值一萬五千元？

最後，我只好到僻巷裏，找到一間破舊黑暗的樓房，一個人去住在裏，並把款帶着，且決不給房東等知道。又從徐海一帶傳來的消息，說孫軍對黨人殺得很厲害，尤其是對留長頭髮和穿短衣服的青年們。那時我並沒有一件長衣服，並留着長髮，或許「洋學生」的模樣還沒有褪盡，所以我更焦愁起來了。終於我又自去買了一套舊的小褂袴，和一張剃刀，豫備到必要時好化裝。

既而戰事告捷了，一個個的人都跑來了要錢，甚至不當要的也來要，結果還要怨恨我。至此時局也變了，本來可以不辦交待而走的，但我一定要交待清楚，並把清賬和廣告費一齊交給各報館，等到翌日發出之後才離京赴滬。至於我自己的腰裏呢？只剩下了夠坐三等車的錢，到滬不久就向人告借，靠着別人的錢過生活。

與小朋友們的共同生活 沈百英

我的生活，非常平庸。三十多年來，約可分爲四個時期：第一個四分之一時期，自出世到上學，每天只是過着孩子的生活；第二個四分之一強時期，專門求學。在校時各科均等學習，不偏不廢。課餘愛看書籍外，兼好爲公衆服務。第三個四分之一時期，完全擔任教師。最近第四個四分之一弱時期，從事於寫作小學教材及補充讀物。數年來雖無成績貢獻社會，但總想爲小朋友們謀些幸福。現在寫一段與小朋友們共同生活的情形，以實本文。

當民國九年秋季，我在蘇州第一師範附屬小學裏，擔任試行設計教學，那時，設計法在國內尚在提倡時期，一切方法，參考極少，都由我摸索去做。（那時談不到科學的實驗，也不敢說是創造，所以只能說是摸索。）先在教室內外，佈置了相當的環境。我和一羣小朋友，天天自朝至暮，共同生活着。大概早上九時起，全體進教室，做一套刷牙齒、剪指甲、洗手、刷衣服等例行事項以後，接着便上課，除中午休息一小時半以外，直至放學爲止，都接連下去，無所謂上課退課，也不分室內室外，隨着兒童的興趣而進行，有時個別指導，有時團體談話。我自認爲小朋友團體中的一員，小朋友對我也忘記了師生的關係。有時客人來參觀我們上課，幾乎分不清，是在上課呢，還是不在上課，這種話，確是中肯的批評，深合我們的教育主張。因爲我們的上課情形，要打破從來呆板的形式，完全

用一種自然的教法。下面寫一些片段的生活，來代表這種特殊的教學。

有一回，一個小朋友，想舉大積木造房屋。有人來幫助他搬運，有人來幫助他建造。不多時，房屋造好了幾個人嘻嘻哈哈，表出成功的快樂。還有一個小朋友找了剪刀彩紙，獨自去做面小旗，裝在大積木構成的房屋上。更有一批人拿了臘筆，在紙上塗些似字非字，似畫非畫的東西，塗好了，把他釘在板上，站在畫幅前欣賞一回。看得出神時，便不知不覺地拍起手來，引得旁邊的人都來看他。大家在室內玩得厭了，便走出教室，到運動場上去運動或散步。有時受着律動的催眠，自然而然地拉着小喉嚨唱幾首歌。有時說得高興，就在場上做一回團體遊戲。譬如要傳球，就做傳球遊戲；要用甚麼方法傳，便用甚麼方法傳。玩了一刻，因爲有人傳得不快，便共同定下幾條規則。玩了幾回，有人提議要唱歌，便一同回到教室裏去，隨各人喜歡唱甚麼便唱甚麼。如果有人喜歡唱時加表演的，便請他走到中間來表演。旁觀的人，有的拍着小手，有的點着小腳，都隨着音樂的節奏而活動。

其他，有時或在校外觀察研究，或在園外從事勞作，每天的情形不同，各人的活動也不一致。這樣的日子，約摸過了一年有半，後來因爲環境的關係，不得不離別這班天真活潑的小朋友而去教另一班小朋友。現在回想起來，這一段生活，似乎比較的可以說一說，在我生活史上，也值得占着一頁的地位。

準備開除

徐柏園

中學時代的一段紀載

中學時代，是在一家教會大學的附中，那時十分愛好運動，田徑賽得過全校的個人錦標，同時也是正式足球隊員之一。

一九一九年十月的一個星期六，因南京某大學的足球隊來校作友誼賽，預定那天下午各獻身手。不料學生聯合會來了一道緊急通告，因我國在巴黎和會中交涉山東事件失敗，決定於那天下午召集全城學生大會，舉行示威，反對簽約。大家都認定國事的重要，應全體去參加比賽足球，只好另定時日。我們派人和南京球隊商量，希望改於下星期一比賽，但他們表示不能久待，希望改為星期日，學校當局又說星期是安息日，不能比球，於是我們決定不比賽，對南京的球隊表示歉意，準備列隊進城。

過了一刻鐘，只見那位美籍的足球教練沉着臉色走來，大家已預料到他要講的是什麼。很簡單但也很嚴重，他說：『全體足球隊員，今天應在校比賽，不准進城。誰不服從，誰捲舖蓋。』大家面面相覷，不敢說話。

足球教練走開後，我們的隊長很懊喪地說：『怎麼樣呢？』大家還是一句話不說。我真氣極了，自覺得理直氣壯地說：『何必理睬那蠻子呢？我們是學生，不是學校雇來的球員，不讀書，學校可以開除我們，不踢球，能奈我何？即使開除，乃是為國事犧牲，堂皇冠冕的，什麼可怕？而且南

京的球隊，也是國民一份子，他們應該一齊去參加學生大會，決不會因不比賽而怪我們。趕快準備進城罷。』但大家始終有些膽怯，有的口中說好而仍坐着不動，有的始終閉口無言，他們知道那位足球教練的脾氣，他常常拿手槍對付他追求十年而得的愛妻，曾看見一隻中國狗和洋狗交媾而把牠擊斃。

全體同學排隊了，我毫不遲疑，加入隊伍，同時還有一位綽號蠻牛的也自動列入，他比我高大，排在前面。其餘都坐在草地上，不敢離校。我想有蠻牛和我表同情，已很足自慰，但大隊正要走出校門時，忽見蠻牛哭喪着臉離開隊伍，口中喃喃自語：『我不去了，他（指足球教練）會開槍的。』真是好氣好笑。

學生大會後回校，同學們都代我擔憂，我雖在表面上很安靜，但心中卻計算着離校後的一切。

但事情就這樣過去了，並無下文，而且連足球隊員的資格也一直保留着，同學們則無人不贊許我「國民外交」的勝利。

我進大學的經過

龔祥瑞

不久就可完成大學的課程，到社會裏去了。在我是個痛苦，是個希望。我離開家庭，離開中學，整整的四年半了。這四年半的光陰，似乎很緊張，很暢快，又似乎很飄忽，很悲哀。這四年半的生活，多半是依賴別人的，所以我感到痛苦；但獨立的生活，即可開始，所以我又說是個希望。

我從中學出來，在十九年的一個夏天，是充滿着陽光，充滿着江風。使少年人跳躍而興奮。這時，級友中半數有入大學的可能，我有些羨慕，有些妒忌。然暗暗自忖：不好存這個念頭。父親是上了年紀的人，不好意思再叫他在人間奔走了；不過是因家庭與中學接近的緣故，不過是倚靠母親的愛惜，纔能勉強，微幸完成中學的功課，完成母親的宿願；難道還有更遠的前程開展在前面嗎？這是我的父母和我自己所臆測不到的。但在我幼弱者的胸中，蕩動着這顆野心，一顆想進大學的癡心。月光下，夜色中，在一切都模糊的時候，我大膽的做着美麗的大學的夢。

兄弟我是沒有的。這便是我逆境中的佳境，不幸中的大幸。因為家裏的人甚少，所以我可一心一意的「自私」。一天，母親似歡喜又似失望的答應我去走自己的路，且給我完全的自由；於是兩人都落了淚。而事情的一半就這樣成功了。中學生的性格，永遠是大膽，永遠是自信，永遠是前進。

還有一半，很模糊，很渺茫，是大學的經費問題。我四出設法，向校長，向數年前畢業的同學，向年長的朋友，向環境較優的知己，向學生借款的團體，向要進去的大學……請求，幫助。我們的校長是個熱心人，他不僅幫助我，還替二三位情形與我相似的畢業生打算。年長的朋友像家長般高興，無思索，無條件，答應我的請求。這樣湊成求學的經費，就離開我的家，離開我的中學，馳入大學之園地，在十九年的初秋。中學生的性格，永遠是大膽，是自信，是前進。

一年過去了，接着是第二年，還是一樣的依賴着我的師長，我的朋友，我的學校（滬江）。一二八戰爭逼着我回家，而家卻沒有給我「藉此停止」的暗示。三四個月的光陰，消磨在自私與愛國的矛盾與衝突之中。那時的心情，像一池的死水，絕望得可憐，似乎這件事在這一輩子沒有完成的希望了。但有時，也會猛烈的跳騷，是有說不出的力在推動。過了這一年的夏天，我就轉學到北方，也正是初秋，又踏入另一個大學的園地。

如果在將來，我有什麼幫助社會的工作，盡是那般幫助我的人的功績。我不感謝他們，祇要以後格外努力於幫助別人的工作。今年中學畢業生中，一定不乏有心入大學而力不足的學子，如果看了這篇簡短的自白，而得到一些鼓勵，一些勇氣，一些魄力，則這篇短文的忠意便算達到了。

生活大轉變期的片段回憶 宋斐如

無情的社會關係在我少年的天真的學習時期就為我刻下一個『民族界限』的烙印，這裏我所表現的當然是被壓迫民族的一份子，並且表現在一切的方面。我們在操場上，教室內，乃至公共娛樂場中，常聽到一句最刺耳的罵語，Chinkoro——清國奴。『清國奴』的學業成績，雖佔第一名，仍不得當正班長，頂好也不過給一個沒有權限的副班長。尤其是在被壓迫民族的一份子和他們的大國民打架的時候，這

種民族界限更加表現得顯明。無論我們怎樣有理，結果還是被派個不是。我們的打架鬧到學校當局那裏去評論的時候，常得到的判詞，就是：『清國奴』總喜歡搗鬧打架。在那天真的無猜的學園中，照例，階級的差別也同樣分得很顯明。照普通的習慣法，高級生是大哥，而低級生是小弟弟；大哥可以在各方面管束小弟弟，尤其是班長更有這種權柄。但是被壓迫民族一份子的我們就沒有這種特權。有一次我因為干涉一個低級生的不規則舉動，終於打起架來，鬧到學校當局那裏。結果，學校所下的判詞是：日本人是大國民，所以無論是怎樣的低級生，還算是大哥；支那人是低等民族，所以不管是高級生或班長，依然是小弟弟。小弟弟只有聽從大哥的命令，不能管束大哥。

民族的界線在天真的純潔的學園中尚且表現得如此顯明，其他的方面更不用說了。這種情形給與幼稚的純潔的腦筋以多大的刺戟和痛苦！不平的苦痛的情緒，終於造成我景慕祖國，毅然離開那教育我已逾十多年的社會而回到祖國來的動機。

那時候在我腦子裏所描想的祖國正是一個天堂，北京，上海等地方必定是極樂世界，同胞對人接物必很親切而溫存，尤其是對於從海外回來的同胞必更加優待。然而回來之後所遇着的一切，所受到的一切，和腦中所描想的完全是兩樣，我的懷疑和失望從上陸的剎那即已開始。第一個映入眼簾的印象，就是一個擾攘紊亂沒有秩序的社會。這不但是人羣特別擁擠的碼頭如此，凡是公衆集合的場所幾乎沒有一

處是例外。其次，感受到的就是嫉視和冷酷的人情。不管是新認識，或是舊相知，不管是朋友，或是親戚，不管是外人，或是家人，好像人與人相互之間毫無半點兒熱氣。大街上及生人集合場中，人之視人猶如防備扒手，常懷戒心。住久了，經驗也多些了，覺察出來：大多數人皆富於利己心而缺欠公德心，曾子之所謂……『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只是一部分沒落士大夫的口頭禪。個人與個人之交相往來，似乎只有一個個人的不斷鬭爭，取而代之的祕訣。據說，山西大同人皆將自己庭院打掃得十分清潔而醜陋東西則全部棄於大街上。這種大同式的社會現象，恐怕全國到處都是。

最初，我遇到這些情形，十二分的難過，因而失望，由失望而灰心，由灰心而憤恨。但久而久之，興奮的神經也漸麻木不仁了。現在遺留下來的，只是追想和疑惑——雖說有時還在悲憤。追想我十多年來的生活的變幻，在追想中詳加比較，推敲，檢討。比較和檢討的結果，得到一個疑惑：若說中國是個封建社會或半封建的社會，一般的人情應該比資本主義社會的人情，要溫存親熱些；若說中國是個資本主義的社會，社會的秩序和治安應當不至於紊亂到這步田地，糟到這步田地。我近年來精神全用在這個疑惑的解答上，各方面探求的結果，得到一個答案，就是：

『中國倒底是一個殖民地性的國家！』

紙舞臺

趙景深

紙舞臺是我兒時的一種遊戲，簡易可行，謹向讀者介紹。

其法以橈子翻轉來，四脚朝天，四隻脚便成了戲臺上的臺柱子，四隻脚上面平貼紙一方，與脚齊，便成了戲臺頂。再以紙一張糊橈子的下半，因為已經翻了轉來，實際上是橈子的上半。此紙只糊三面，朝着看客，與看客相對的裏面不糊紙，以便手伸進去演戲。該面雖是下半不糊紙，上半卻要糊一張紙，恰與戲臺的糊法相反，這可以稱為戲臺門，左右各剪二刀，再寫上「出將」「入相」各二字畫一點圖畫在上面。臺柱上也貼上對聯，最上端也許貼一張舞臺的名字：這樣，紙舞臺便算簡單的告成了。

有舞臺而無演員，未免大煞風景。於是我用紙做了許多演員。這也極簡單，用祖母所燒過的香棒，套上一件紙剪的衣服，畫成戰袍或八卦衣之類，再貼上一個頭；恐怕不牢，腦後又加貼了一張。如果是武將，就再拿一根香棒作為武器，把右手袖子彎過來，連香棒黏上，再在香棒末端剪刀、槍、斧、戟等紙形黏上，畫上幾筆就行。

我就像這樣的演起戲來，看客是比我只大一歲的姑母還有幾個小鄰居。記得有一齣拿手好戲，名叫擡大刀，看客都很喜歡，時常要求演這齣戲。大意是有一把大刀，一個人來擡擡不動，兩個人也擡不動，後來人愈聚愈多，就把刀擡走了。這齣戲需要我用許多角色，幾乎把我紙舞

臺班底的生、旦、淨、末、丑一齊用盡。我也忙得手忙脚亂，可是只要聽見看客愉快的笑聲，我就感得無上的快慰了。

一直到十五六歲，我還玩這個紙舞臺，一切技術和舞臺裝置都較從前進步，還改良了許多地方，添了道具，已經能演全本的空城計。但這趣味，總不及擡大刀。

後來自己登臺演戲，在長沙與葉鼎洛合演王成組的飛，又與田漢等合演郭沫若的卓文君和他自己的咖啡店之一夜；直到二十五歲結婚以後，還在南京與盧李二家的兄妹和我自己的妹妹慧深來過一套兄妹串戲式的公演，（所演有歐陽予倩的潑婦，宋春舫所譯的換一個丈夫吧等）但回想起來，總不及紙舞臺有趣。

我怎樣讀完大學

趙竹光

寫作，鬪拳與思索乃我的最近生活的縮寫；自然有暇時，我仍離不開書本。

我也正如在大學裏普通的困苦青年一樣。所以我的大學生活并不是如普通人所想像的那麼奢侈，逸樂，優遊，有如天之驕子。其實像我這樣與命運來搏戰的青年，正不知多少。

我父親是一個不負責任的人。我四歲時他就到美國去——一去就不復回。我十歲就沒了母親。所以由小學而中學，都是由祖父母供給。但是到了我中學畢業之時，危難就降臨於我的身上了，那就是祖父母

要迫我來和一個素未謀面的女子結婚。經了我熱淚與懇誠的懇求而仍挽回他們的決心以後，我就決計離開這個沒有值得我留戀的家庭了。

可怪的，我那時竟想去當兵這無疑地是一種消極的自殺，其實我嘗預備入大學再求深造的。後來經了一位友人之助力才拏了三百元由廣州而到了上海，考入了滬江大學。至於那三百元用完後又將怎樣呢。我沒有想到；也不敢去想。當時只抱着『見步行步』的政策。第一年總算過去了。但我得憑良心說，那種機械式的教，使我感覺到非常之失望。那年在功課層層壓迫之下，我仍不忘記努力求自我的發展。到了第二年叔父嘗寄了一點錢來，自己也寫寫文章和做做別的工作，於是就得馬虎的度過去。然那種生活的苦況，也的確夠回味。所以在當日黃浦江邊的流水中，常混有我的悲壯之淚。但我決不是一個如此輕易被屈服於命運之下的。雖則當我苦惱的時候，仍免不了在靜寂的深夜裏跑到江邊去痛哭，但我哭過仍舊咬緊住牙齒來努力。我就以角力與鬪拳的態度來對付人生。不過我那時研究的對象已由文學而轉入體育了。我就是這樣一個好動而又好靜的人。所以我很喜歡用『軟』的筆，來寫『硬』的文章。

到了大學最後之兩年，生活也并不見得怎樣的舒適。當淞滬之役發生而要在城中區來上課的時候，我就嘗過不少日子大餅的生活。險些兒連坐電車的銅板也沒有。但那時我以為自己應能自給了。爲了要

交學費，我嘗在嚴寒或酷暑中，一日做着十二小時以上的著譯工作，這就是肌肉發達法與健康之路（皆由商務出版）二書之所由來了。四年的大學就這樣的我度過去。我之所以歷難而不灰心的，全得力於我的強健的體魄。真的，一個人的身體之強弱，正與其自信之堅否成正比。

所以我很相信『有志者事竟成這句話』。

民國誕生之前夜

張知本

多災多難的中華民國，現在已撐持到二十四個年頭了。我們在過去的二十三年當中，隨着許多內憂外患的不幸事件之發生，可說是在救災救難的革命中過着生活，同時也可說是在憂國傷時的悲憤中過着生活。民國二十四年今日的我們，真覺『往事不堪重提』呵！

不過我們追溯到民國誕生的開始，卻有一種偉大的革命精神，足以昭垂後世，同時我們的生活史當中，也便在這民國誕生的開始，曾經記錄着最愉快的一頁。

當時偉大的革命精神，我們不問從革命黨人方面，或是從革命民衆方面，都可看得出來。當辛亥年十月十日（即舊曆八月十九日）武昌首義的時候，革命黨人所用的簡明口號，正是一般民衆所同具的心理。所以未及數日，而全國民衆，都和經過了若干宣傳隊家喻戶曉一樣，沒有一個不了解當時革命意義的，在首義後的十二日（即舊曆九月

一日，我們因討論革命軍事，會議於武昌都督府，有少數不曾了解民衆革命情緒的人，還以武昌孤立無援，清軍如果從湖南河南江西三面包圍而來，革命的局勢，將有瓦解的危險。我便力斥其非，認定當時民衆革命的熱情，一定可以消滅少數清臣的反革命企圖。而且在首義前，不久，由清廷派往四川所謂平川亂的湖北軍隊，不惟未曾與四川民衆爲敵，反而援助民衆抵抗清廷，湖南等省的軍隊，當然也是與湖北軍隊具着同樣的心理。正在就這個問題互相爭議的當兒，祕書處送到由長沙發來電報一通，啓封一看，恰爲響應武昌首義而宣告獨立的電報。爲時未久，而江西陝西山西雲南安徽上海等處，也紛紛宣告獨立了。當時民衆的革命精神，恰如我所認識的表現出來，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最大的快事。

當時的民衆，固然同情着革命，同時也很信仰革命黨人。當漢口於首義後被清軍佔領的時候，武昌商民，也不免有些驚擾。這時候適逢黃興到來，都督府遣人持着『黃興到了』的白布大旗，騎馬沿街高呼，一過，頓時秩序大定，遷徙的人各個都搬回自家去了。革命黨人的威望，在當時的民衆心目當中，竟有如此偉大的魔力，這豈是可以倖而致的嗎？的確，當時的革命黨人，也實在是許多可以令人信仰之處。當時辦事人員的薪金，自最高級的長官以至最低級的職員，通同都是每月二十元，沒有什麼幾百元和幾十元的等差，這種潔己奉公的態度，除了當時的革命黨人外，再沒有見着這樣的廉潔政府了。至於不怕死的犧

牲精神，也很可欽。當漢陽失守的時候，在都督府會議席上有人提議，既因戰略關係放棄漢陽，而武昌勢不可守，擬請都督放棄武昌，率兵會攻金陵。言甫畢，便有人起而力主死守武昌，而贊同者全場一致，掌聲如雷。這樣寧死不退的大無畏精神，實在是當時革命黨人的光榮事蹟，以後能夠推翻清廷，可說和這次沒有放棄武昌，是有最大關係的。

以上都是我們在民國誕生開始的生活歷程中最愉快的一些事實，我很希望國人自今日以後，繼續當日的革命精神，從多災多難中，救出我們的中華民國來！

「信」的生活

徐寄廬

予係一苦學生出身。光緒末年，自日本私費學商科回國。初任溫州故鄉，與同鄉創辦師範學校，兼任教科。當時主之者，係清末大儒瑞安孫籀廩先生。宣統二年，在四川任幕。民國元年，在上海辦報。三年入中國銀行，任蘭谿九江中國銀行經理。五年入上海浙江興業銀行，任滬行副經理，總行協理，以至常務董事。在銀行中生活，忽忽二十餘年矣。予絕無他長，惟堅守一信字。生乎不敢欺人，亦不願受人之欺。早晨入辦公室，總在九時以前，開會則按時必到，赴宴則亦不踰時。即上火車輪船，總在開車開船前之半小時。與友人約，絕不爽約。我輩友好，均以性急人目。予今已年踰半百，而性拙如故。予之生活如此，讀者得毋發噱乎？

七店的記憶

章克標

七字的日本發音同質字一樣，因而典質抵押的質屋，即相當於上海的大小當舖。質店和學生的關係，在上海也有此種情形吧，我們讀書時節，很受了質店的救濟。

窮到沒有飯吃的時候，我們的書可以送去押錢來開伙食。書不能當飯吃的話，在那裏是不通用的。書可以當飯吃，而且大都可以抵到原價的三四折，所以我們很肯買書，因為不但可以讀，還可以作濟急之用——不是去賤買給舊書鋪，不過是暫時的抵押。

說來也慚愧，窮人想讀書，當時還不知道是非分的妄想，竟是個險衝出去，幸而撈到了可以由公家出錢的地位，於是也安心讀書了。可是這錢的來源，是常常不能接氣的，有時來了，有時會久久斷絕。當時國內舊軍閥忙於內戰，則我們的生活上就要受到大苦痛了，因為沒有能向家庭告急的地位，只有自己苦挨。

記得有一次是年關相近，絕糧已經多時了，宿處的房錢大概欠得也可以了，錢還不會有消息。由團體去交涉過許多次，也一無結果。我們不得不再向七店通融。

那一天下着大雨，程君和我每人挾了一二十冊的書去，在電車上下時，候車時很辛苦了一番，因為書很重，又要撐着雨傘。我們的住居離那質店不近，在電車中很有些時候可以沈思，正值車裏很擠，只有站立

的份，一手提着淋水的傘，一手挾着的書本真重。那時恨透了我們自己，我們的祖國，乃至一班吃飯不管事的官僚；在心中交起伏的思潮，是感慨無量的。我們早已深切地體驗到生活的辛酸了。

生活總是這個樣子的吧。

我得之矣

繆廷輔

在一個教員的平淡生活中，要找到一段最有興趣的事蹟來告訴別人，恐不免要笑作『遼東白豕』無異可獻！

但我記得希臘的大哲學家和科學家亞基米得，在尋求解答國王的王冠是否用純金製成的時候，苦思窮搜，刻刻不忘。後來他在洗澡的時候，忽然發現了一個方法，於是連衣服都来不及穿上，直向街上亂跑。嘴裏嚷着 Pureka! Pureka!（我得之矣！我得之矣！）這豁然開朗的一剎那間，便是生活中最有興趣的一頁，我不知道多少人曾領略過這種滋味！

傷兵院中的幾頁日記

郭箴一

走進病房，不知怎的內心忽然感覺酸痛，呻吟聲，呼號聲擊碎我脆弱的心弦！想到要冷靜方於這些為國犧牲而負傷者有點安慰，所以就忍着淚去替他們整理白色被褥，效法其他看護那樣做。手足必須輕靈而敏捷，膽要大，心要細，這是我第一次學到的法門。

上午十點鐘，醫生來換藥，捧着藥具盤跟在後面輪流的替他們包裹傷口，初次看見各色各樣的鎗傷，礮傷，委實不寒而慄！有的打去一隻手臂，有的打斷了腳腿，有的削了肩，有的穿了胸。另外一個左右腮都留了個礮孔，左孔是彈子的進口，小似蠶豆；右孔是彈子的出口，大若茶杯。使得這位受傷者的嘴永遠張開，口水不斷的向外流溢，發生一種怪難聞的臭氣。因為他不能說話，大家都叫他啞子。最使感動的，是這個啞子，他自己雖受了重傷，可是還照顧他的隔壁和對面床上躺着的同伴。

護士長杜師母見他可憐，飯不能吃，粥不能喝，就特別燒了兩碗雞蛋湯來，派我喂他。他卻逼着我送了一碗給他左隣，並且將自己碗內的又分了一半給對面的睡客。每逢同房間的兄弟們叫茶房或看護的時候，他總是接着嚷，幫着急。

* * *
未進醫院以前，人們都說傷兵蠻橫兇惡，但是這次的受傷者，都很客氣，非常講理。對於看護，稱呼小姐；我們無論替他們做了一件甚麼事，必定得着一個「謝謝」的報酬。

他們能夠閱讀報紙的佔多數，每天早晨都渴望報紙送來。談話中心，就是關於戰爭的推測和希望。

有一位將近四十歲的兵士，受了不能醫治的重傷。醫生吩咐過，今天要特別注意他。我走到他的床面前，他的言語已經不清楚了，隱約的聽見：

「打……呀！上前……呀！打……死……鬼……呀！」
他的神智昏迷了，可憐臨終的時候，還想殺敵。

* * *
空餘的時間替他們寫了四五封信，其中有位姓羅的，傷有四處，就是能醫好，也要變成殘廢的。他信上的大意是：

「父親：

兒不孝，兩年未奉養大人，現因與日苦戰，致受重傷。即能醫愈，亦將漂泊在外矣。此次認為榮耀者，不是打自己的同胞，而是打強暴的日本。祈大人珍攝，勿以不孝為念！」

這封信是他自己用鉛筆睡在床上漫漫地寫的，我不過代他騰清一下，等我抄好給他復看時，他卻勉強誦讀，痛哭出聲。我不讓他看完就連忙接過來替他加封，寄了。

* * *
已愈的傷兵，又有好些出院；送行者的傷感情態，出發者的豪壯精神，惜我不是文學家，不能用美妙的文字描寫出來。回到病房內一看，見空了的幾個床位，內心一陣陣地慘痛！為排除無意義的煩悶，跑到護士宿舍與陳女士談天，病房內的事交給另外兩個廣東看護照看，無意中陳告訴我前月有一個傷兵，是山東人，忘記了他的姓名，他將儲蓄下來的四十元，願意捐給任何愛國團體。她們大家勸阻他，他還生氣似的說：「我是一個傷兵，又沒有家，現在住在醫院，有吃有喝，要錢做甚

麼？就是醫治好了，馬上到前方去，有餉可拿，要錢做甚麼？如果中國勝了，難道我再賺不着這四十元嗎？假使戰敗了，被打死了，更用不着這四十元。」

醫院當局祇得成全他的志願，替他捐了。至於捐到甚麼地方，陳卻不知道。

我不是偉人，我不是學者，過去生活中，堪資記述的事蹟，委實太少，這幾頁日記，雖然也很平凡，不過將傷兵的情緒，約略地，忠實地介紹給讀者，也許可以引起人們對於英勇的淞滬戰爭的回憶。

死線

范壽康

民國十九年六月二十日的那一天，我受着生平得未曾有的意外的榮譽——就是『被綁』。

家境並不算好，個人在辦鄉間的一個私立中學，每月所得也不過一百二十元的薪水，所以平日決不會，也決不敢妄想到自己是夠得上『財神』的資格的。然而，事實上卻竟遇到了這一種意外的災禍了。

來的好漢是十二個，個個都有盒子礮。時間約莫是午後六點鐘。同時被綁的還有一位同事和一位同學。這一天晚上天下着雨，我們在泥濘的田塍和崎嶇的山路上走了一夜。目的地是荒山上的一個草舍，這，在我們鄉間，叫做『山廠』。

『山廠』的生活是原始的。開墾荒山的農民共六人，女子一人，據說這就是他們六人的共通的妻子。一切日用器具以及房子都是他們自己造的。他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們藉自己勞動的生產品來供給他們自己的消費，如有餘剩，再去到市場裏掉換別的需要的東西。他們與好漢們的關係至今不甚明瞭，想來總不出『合作』與『脅迫』的二途。好漢們也是怪可憐的。據說他們各人每月受着『後台』所發的二十元的餉銀。他們用生命換取生活費。盒子礮以及種種費用都由『後台』供給，計劃也由『後台』決定。好漢們吃『後台』的飯，好漢們聽『後台』的命。

我們三人在『山廠』差不多住了兩個月光景。每天夜間，兩個好漢夾着一個『財神』睡，『財神』的頭傍就是兩枝木殼鎗。我自踏進了『死線』以後，心境倒也平靜，以為人生最後總難免一死，死也沒有什麼可怕，尤其是在今日的亂世，早死也許較後死更為幸福。

『范先生！你怕死麼？』一位好漢在有一天的下午很和藹地問我。我們到山不久，已竟成爲朋友了。

『死，我不怕。我怕痛。只要死得沒有苦痛就好。』

『不會痛，不會痛。』

『真的？你也沒有經驗過，爲什麼知道鎗打是不痛的呢？』

朋友們都笑起來了。在每天的談話裏面，我有時也勸他們勿再幹這樣的勾當。他們的回答是：

「我們何嘗要幹這些？我們除了這樣幹，就得不到飯吃。如有另外辦法可以吃飯？我們又何必用自己的命來換這一口苦飯？」

我聽了這種話，我曾經代他們感到無限的悽愴。

在這五十餘天站在『死線』上的期間裏，我自己又常常想到家庭，又常常想到自己過去的一切。家庭當然需要我們去維持；家庭沒有了我，當然會遇到種種的困難。但是我仔細想，我自己並沒有絲毫把維持家庭的責任加以推諉的意思，所以萬一此次我竟遭遇了意外的死，我對因我的意外的死而引起的那種家庭的困難是無須負責任的。況且沒有了我，我的家庭也還可以將就過去。因此，當我想到家庭時，我倒不覺得很大的苦痛。可是我一回想到我自己過去的一切，就不然了。我自己覺得在過去三十五年之中對社會可以說是毫無貢獻。雖然我也寫了些文字，這些文字實在是太無價值了。雖然我也做了些事，這些事實在也是於增進人類社會的幸福上太不相干了。我自己覺得受了社會的恩惠，一無報答。我自己覺得把可寶貴的光陰過於浪費。我覺得自己過去的生活是太支離滅裂了。我覺得自己從前把心血精力使用得太不得其當了。我站在死的面前，感到空虛。我站在死的面前，感到後悔。我深切地感到慚愧。我深切地感到無聊。

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而經過了『死線』的現在的我，卻始終懷抱着另一種感想，就是：『未知死，焉知生？』

寫作生活

周楞伽

時代的列車一天天向前進展，人類的的生活也一天天趨於繁複。即以我個人來說，生活就有多方面的不同。這里所要說到的，只是我的多方面的生活中，屬於寫作生活的一部分。

我的開始發表作品，雖還是近兩三年來的事，但最初從事寫作，卻遠在一九二七年。這一年，正是革命的高潮向下潰退的一年，我也和一般同時代的青年一樣，感到了幻滅的苦悶。爲了要把這苦悶發洩出去起見，於是，我便只有借筆尖來安慰我自己了。那時，我曾寫下許多作品，內容大半是以時代作背景，寫個人在這時代中所感覺的苦悶。這些作品都不能說是成熟的，因爲我那時連寫作的初步技巧都不懂得。好在我的發表慾並不很強，寫作的動機也只是爲了留給自己看，所以作品的成熟與否，並不放在我的心上。

這以後，革命文學忽然風行一時，市場上銷行得最暢的盡是以革命爲經以戀愛爲緯的一類的小說。我的寫作生活當然也不免要受到影響。我開始在我的筆下創造了許多 Romantic 的故事，這些故事裏的情節，不用說多半是響壁虛構的，有時竟會虛構得荒誕不經。不過我這時已比較注意了一些寫作的技巧，雖然表現的手腕仍嫌不夠，常常嚙哩嚙囉的寫了一大堆，連主要點還沒有寫出來。我自己也常常爲了這件事慚愧，尤其是把別人成熟的作品來和自己比較的時候。

這一期的寫作生活，直到一九二九年底纔告終止，寫成的作品仍舊都擱置着，不曾發表過隻字。

一九三〇年，在我的寫作生活上，可說是一個大轉變。我從文學轉向社會科學的研究，讀了許多新興的社會科學書，學得了正確的世界觀。同時更讀了日本藏原唯人的新寫實主義論文集。這本書對我的影響非常大，牠使我完全唾棄了過去空想的寫作生活，轉向實驗方面來。恰好這時我正從一個朋友那里學會了北方話，這學習使我動了一個用北方話寫無產者生活的念頭。不過我還有些不足，因為在無產者羣裏面，原有一種切口術語流行着，而這些切口術語卻非文人學士所能懂得的。爲了要使作品的內容逼真起見，就非搜羅這些切口術語不可。誰知這搜羅竟費了我兩年餘的時間，直到現在，我每一回想起過去的那一段生活來，還覺得好笑。這生活，實在是生命裏最有興趣的一段。那時候，除了雨雪載道的日子，我差不多天天都和我的朋友吳仲明君，在西新橋和褚家木橋一帶徘徊着，用金錢，用酒食，從流氓乞丐嘴裏，探聽他們的黑話，每得到一條，就如獲異寶似的把牠紀錄下來。我們這時的形狀，在旁人眼裏看來，真好像是兩個瘋子似的。

這兩年裏我沒有寫過小說，寫的都是童話。不過雖是童話，對於我也並非沒有幫助，就爲了寫牠們，我的寫作的技巧，纔比過去更爲精鍊。一九三三年，我開始發表作品。同時，更在申報自由談上，寫小品文章和小型小說。這小型小說的寫作，纔使我知道怎樣剪裁文字，節省文

字，駕馭文字。我的寫作的技巧，纔達到了完全成功的地步。

在一九三五年開始的今日，回顧過去八年間的生活，我不知到底應該感慨還是喜悅。我只覺得這一頁渺小的生活史，也許可使志在文學的青年們作一參考。

我始終相信：成功是在不斷的努力。

龍王廟裏的舊事——甜蜜的回憶

子夷

我過去生活中最有興趣的事件，或者已經忘記的了。人生最快活的時代，莫如童年。童年時代的事蹟，往往不能記憶。今所述，恐怕已經是興趣較次；不過，就現在能追憶的範圍，算是最有趣罷了。時間在光緒末年的秋冬，地點在距上海不遠的浦東川沙龍王廟。廟的左面，已經改成一所私立的小學。我是小學裏的一個教員。連校長，共計三人。學生有兩班，初級一班，單級編制，另外一班是補習班。寄宿生有四五人。那時小學非高級，不得教理科。我們的初級裏，卻每星期有兩次。單級分兩組，同時內用不同的教材。鄉下多自然物，廟後河裏捉些小魚，養在玻璃瓶中，可以教一二星期。某日，正在上課，忽然江蘇省視學侯葆三先生來視察。鄉下地方，難得有如此大人物光臨。學生還乖，依然注意我瓶裏的小魚。退課，視學走。二三天以後，校長從城裏歸來。他聽了省視學視察後的報告，說我的教法很好。奇怪！要得到省視學的好評，原來沒有什麼了不得

的困難！但是，因此卻引起了我的研究單級教法的興味。光緒死後的翌年，我就大着膽子，跟了當時的教育大家楊月如（葆恆）周介藩（維城）東渡日本，做單級教法的研究專員（？）去了！這不是一件趣事？

再說在龍王廟裏時，課前課後，領着學生，在泥地的操場上踢校長新買來的燈草心大皮球，大家弄得滿身是汗，多少開心！飯司務會講鄉下的故事，課後同寄宿生坐在院子裏同聽，多少開心！校主規定飯菜只許吃一葷一素，但是我們早粥有糝姑，羊糕，杜醬落蘇，中飯夜飯有肚肺臟，比了城市中四葷一湯的包飯，又鮮又廉；多少開心！夜裏，學生坐在我桌旁邊自修，彷彿是一家人。睡時還要送他們回房，一看他們睡了再走。學生病了，課餘去伴他。我病了，學生輪流來服侍。弄得一位多情的通學生，特別起了早，到我房裏來看我起床。有時不許我早起來，他要趙下來，小手伸進被窩來摸摸我的手。沒有結婚的單身漢，得到孩子們如許熱情，多少開心！忽然發現有人生了頭蝨。和他們在課後輪流梳辮子，捉蝨，多少開心！已經剪去辮子的我，短髮中也發現了一個。捉將下來，做一個標本，保存起來，尤其開心！

龍王廟裏的舊事，是我甜蜜的回憶！這裏所述，不過是全故事中的一小部份罷了。

興趣的苦鬪

趙演

我著作生涯中的某一片段，將使我永遠難忘。

是氣溫達到一百零四度的暑天，學校已經放假了，同學們俱已星散，校內除樹梢狂叫的蟬聲外，靜悄悄地毫無聲息。然而卻有一個人，打着赤膊，左手搖扇，右手執筆，正在專心一意寫他的一本處女作，彷彿不知酷熱似的。那人是誰？那就是我。

那是民國十三年，距今整整十年了，我在武昌師大讀書。那時我真像一個不畏虎狼的初生犢兒一樣，對於學問抱着極大的野心。但我並不想成一個學問家或著作家，我只是對於學問懷着極濃厚的興趣，對於我想要了解的題目，存心要知道得極精深，極廣博。那時我學的主科是心理學，恰巧當時國內外報章雜誌上關於本能問題的討論，極爲熱烈，尤其郭任遠先生的取消本能論，哄動一時，我被這個題目所引動，即刻就下了決心，徹底研究這個問題。經由當時幾位先生的指導，我向各方搜集了關於本能問題的中外書籍雜誌不下四五十種，對於這些書籍，我差不多看做寶貝樣的。因此，除課堂聽講及食宿外，我排除一切紛擾，利用所有餘剩的時間，把那些書籍，全數精讀，並摘取有關的文字。那時我真是努力極了，大有廢寢忘餐之概。新年全校同學開同樂會，在大禮堂中演唱新劇，非常熱鬧，我卻不去參加，獨自在自習室中，借蠟燭光專心看我的書。至若朋友的往來，更是斷絕了。這樣情形，一直延續到了暑假。（現在我不明白那時如何那樣起勁！）

暑假到了，武漢三鎮的氣候，已逐漸炎熱，不能居住，同學們都已回家。不能回家的遠省同學，大凡經濟較充裕的，也都離開武漢，到廬山岳

隴等地避暑去了。說來可憐，那時我是一個苦學生，我的費用，全靠本省的少數獎學金及我自己賣文的稿費，家庭是不能供給的，那有餘力避暑，當然應該呆在武漢受熱了。但同時也就給我一個好機會，讓我得靜心研讀。因此，我遂決意利用假期，寫一本關於本能問題的著作。

於是我遂在熱到一百零三四度的武昌呆了下來，每天獨自一人，坐在學院圖書室中，打着赤膊，左手搖扇，右手執筆，專心一意地寫作。寫到疲勞時，便去彈彈鋼琴，或喝一些汽水。暑假未滿，我的將近十萬字的《本能論》竟然寫成了。

這册《本能論》是我的處女作，到現在似乎漸漸遺忘了，其內容雖然淺薄，並缺少實驗的根據，但在我的八九本譯作中創見最多的，還推這一本，何況是在最堅苦的情境中寫成的哩。當時苦悶的情況，迄今宛然在目，但在我是感覺興趣的，我樂意把牠寫出。

鄉間生活

包瀚生

迴思我過去生活，比較有趣的，是在鄉間。我籍隸閩古田。我是生長村莊中，幼時極喜歡野外活動。讀書之暇，常跟着家中人到田間去，故灌溉種植等事，都是我親手做過的；有時更同一般牧子，到山上去放牛。我的父兄，時加禁止；但我總以此為快樂，偷取機會去幹。至今迴思，此等生活，影響我一生的身體精神不小。

年長後，在校求學的生活，都極平常；只有一事，使我永久不忘，是

個東洋教師，名喚上野，常常領我們到山嶺水涯，練習野戰，雖烈日暴雨，都不肯放鬆。二十年前中國的學生，除是專習軍事的，多不慣這種生活；但我總以為極有興趣。現在看見學生們軍事訓練，不禁動起當年趕趕的雄心！

講到我的辦學時期，倒是在梓間辦一個小學，最為有趣。我成年後，都是離開鄉井。有一天忽接得母邑婁縣長及友人的信，叫我回去，磋商辦學事情。我想趁此機會，看看母親，會會戚友也好。及見着縣長，問他到底是辦甚麼學校，縣長笑說：「西鄉地廣民衆，必須辦個小學，特請你做校長。至於經費校舍，尙待計劃。」我想此種使命，是義務性質；而且鄉間辦事，必多困難，就決意辭謝。繼思天下容易之事，人人都會幹；只有困難事情，纔要有志願的人去奮鬥，乃毅然許諾。就職後籌款用人的困難，自不必說；即招生一方面，因一般老前輩反對，也發生大問題！此外更有土匪的侵害，重重難關，經過了好幾番的奮鬥，纔逐漸渡過。此時我在惡環境中掙扎，雖是十分費力；但一方面得與數十百天真爛漫——多是貧窮——的兒童接觸，使他們沾染些現代的文化，卻是極大樂事。又本校距縣城廿餘里，交通不便，我如進城，都要翌早黎明，跑步到校上課。時值霜晨，快步於山野路上，呼吸於旭日光中，朝氣蓬勃，更覺興趣百倍！

後來離開該校，我的生活，在表面看來，似是進步，其實都是太平凡了。只有寒暑假期間，看點書，寫點關於史學的文章，頗覺有趣。此外有兩事，為我十年來遵行不斷的：（一）每日早晨，及夜間臨睡前，作短時間的運動和禱告；（二）每日向晚，在園中躬親一小時的勞作。

數頁日記

高植

下面是從日記中摘錄的斷片：

(23、10、16)……午後過亮功先生處稍坐；又去一之兄處，帶了小說的社會科學性去請他看後給一點意見。我們一同出去，登五臺山，今天是舊曆重陽，算是登高。在山上許多中國孩子和外國孩子在園內作遊戲，英語華語並用。鐵網外有幾個失學的窮孩子旁觀着，鐵網表示他們是屬於苦樂兩世界中的。過一山村，見喜車在破陋的草屋邊，覺甚有趣。山上另有一貧民窟，遙遙與四周新式洋房相對照。我們說都喜歡南京，因為南京既是都市，也是鄉野，城外有山有水，城內有山有水，還有田園；這是新舊交替時代的一個萬寶囊，這裡有各世紀各地域的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從最科學的、文明的、美善的、新的、進步的、最外國的到最中國的、保守的、舊的、醜惡的、野蠻的、最迷信的、各色皆備，產生了各種衝突、矛盾、妥協與雜亂……給我們不同的趣味、見聞、和了解。

(10、26)……晚上為寫小說的參考材料事東翻西查，就把一晚過掉。寫小說須有知識基礎，單憑經驗與想像是不夠的。關於農作物及農村情形必須加上書本上的知識才夠運用……小說最好是科學地從知識立場上去做，換言之，從學術的出發點寫小說。

(10、31)寫××，進行很慢……文章半要逼，一半是天成。今天逼自己寫，也果然寫了三四千字。要全憑興致去寫，一定寫不出……

(11、1)因偶然的興致，一天的時候都花在加減乘除上，把去年及今年的各月支出分類表做了起來，各項皆有百分數表明，一目了然。又做了書信來往數目表，晚上又抄寫生活總賬目的副本……生活有記錄，則少不了數目字。把生活各方面狀況藉數字表示出來，對於私人我想是一種好事……

(11、2)……又做了歷年書信來往表，以人名及年代作經緯。將來我生活的各方面幾乎都可以用數字及圖表表示出來。

(11、6)受氣、動氣、喪氣、不爭氣的事經歷愈多，明白了現社會制度中的所謂生活滋味，愈顯得缺少生氣、豪氣，心境有如老人，對許多動情的刺激只生出淡漠麻木的反應，對人事得失及時間快慢都不如二十歲時那樣注意，身體也不如那時好，能工作時不再貪快，倦時也不能像從前勉強支持。聽別人說謊，看別人做欺騙的把戲，皆覺有趣……

軍校生活的回憶

王冀曾

十六年秋，我考入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即西北軍）在開封創辦的陸軍軍官學校。西北軍的訓練，是以「吃苦耐勞」四字為原則的；所以軍校學生，因為畢業後要充當下級幹部，處處為士兵作榜樣的緣故，所遇苦勞，較之一般士兵，更要利害。

我受的訓練，是步騎兩兵科。入校後，先予以步兵訓練，每晨四時半起床（星期日例外）點名之後，就要跑步。初時，僅能跑三分鐘，然已汗

流浹背，不勝其苦。後來時間逐次增加至一小時之久，接着練習全副武裝跑步（計每人所攜佩武器，糧食，衣襪，重量在二十斤上下）竟練到同樣的成績，也無所謂累了；而體力之健，亦大非昔日之比。

上午六時至八時半，下午零點三十分至二時，為授術科時間；課目是操場中的各種制式教練。十時至十二時，下午二時半至四時，為授學科時間，主要課目是戰術，兵器，築城，交通等四大科，及典範令。早九時及晚四時半為早晚餐時間，晚餐後有一小時授國術。自七時至八時半，為學生自習時間。九時熄燈。

談到我們的吃飯問題，也算簡單極了。想當日在文學校的時候，那一餐不是幾葷幾素：雞、鴨、肉、魚的盛饌呢。現卻不過是豆腐，白菜，和饅頭而已。說也奇怪，一般南籍同學，這時候也不說南人吃麵不消化，南人吃麵要生病的話了；一到開飯時間，一樣地同我們爭先恐後，拿起大饅頭來，狼吞虎嚥的啖個大飽而後已。

到了夏天，校長顧慮到我們的體力不能復原，又增加了我們兩小時的午睡。在初入校時，誰不是文質彬彬的白面書生，現在又莫不搖身一變而為糾糾武夫的紅臉大漢了。當日在文學校中，腦海內所憧憬的『最苦的軍中生活』已不知丟在那裏了。我們雖說是勞苦終日，無暇休息，然在精神方面卻極感活躍興奮。我們的字典裏邊，『畏難苟安』的四个字是沒有的。

我們注意的野外訓練有三。（1）實戰演習：每星期各作一次白

晝與黑夜的團、營、連、排、班之攻、防、追、退、遭遇、抄襲各種實戰演習。（2）徒步行軍：我們徒步行軍的訓練，仍是兩星期各有一次白晝與黑夜的演習。初時，每日間與夜晚的行程，最多不逾六十里，後來疊次增至一百六十里以上，接着全副武裝行軍，也練到同等的成績。（3）各種堡壘，溝壕構築的訓練：關於溝壕構築的實施，黑夜演習，是較重於白晝的，尤注意於夜間『敵前作業』的演習，此外每星期不問何時，要練習一次，由熟睡中，在數分鐘內的『黑夜緊急集合』到了大風，大雨，下雪，重霧的時候，尤為我們實戰訓練的絕好時機。

到了受騎兵訓練的時候，尤感興趣。學科方面，改為騎兵典範令；術科方面，側重於野外訓練。當演習兩軍乘馬衝鋒時，雙方遭遇，殺聲喊處，幾如置身實際戰場。開封附近，土質鬆軟，且多黃沙，即行墜馬，亦無痛苦。每日馳騁野外，顧盼自樂，心曠神怡，瞬息數里，誠樂事也。

現在國難日形嚴重，決非青年沈醉歌舞之日。凡我青年，萬不要以穿上軍衣為可恥，工作軍中為吃苦；都應個個受嚴格地軍事訓練，藉以鍛鍊身體，去應付我們的嚴重國難。

研究生生活

張君俊

民國八年，我在長沙時，有意無意之中，從友人劉南山君處借到一本英文病理書作參考。自那書看完之後，便引起我的興趣，來研究中國民族。當時這問題似一部廿四史，不知從何說起，既無參考書又無現成

的材料。幸而我向來有一點傻性，要幹便幹，無用游移。故我即利用直接觀察法，來應付這求知慾望。同時採取關於中國民族西洋的材料，以便互相印證。

以後我是努力的研究，找出中國民族許多病態，如體力孱弱，身矮體輕，生率高，死亡率亦高，疾病侵襲，無團結力，多談少做，貪小利好速成，乏少獨立精神……當時完全歸咎於體魄不充實，他的遠因，又是什麼早婚，鴉片，玩妓，納妾，纏足，及純血系的婚姻。因這原故，大膽主張利用節育，禁婚，閹割，隔離，促進南北結婚，倡導中日聯姻，東西嫁娶，來改造民族。故在民十二年有拙著東方民族改造論一書問世，不論有無價值，但在這題上總算發生了一點波動吧。

民十二年秋，我西渡新陸，再事研究，那時，我的主力雖側重心理學及宗教哲學，但對於民族學還是十分關心。尤以一九二四年耶誕節後赴印第安那全美學生大會所得的印象，更刺激我對於此題之注意。那次大會聚會三日，共有五千多代表，濟濟一堂，誠屬盛會。我到很遲，只能坐在最後，距離雖遠，都能聽得清楚。這因那裏無絲毫椅子聲，咳嗽聲，交頭接耳聲，方能使會場肅靜無聲。這是何等新興健康民族之現相！回顧中國的會場，大的集合，自然各人行動自由，交頭接耳，呵欠咳嗽，睡覺嬉笑，已是鬧得烏煙瘴氣了。即小的集合，或學校講堂，也是免不了這些毛病，東西人的習慣或有不同，但我認為是民族身體健康與否的區別。

以後我在哥大研究時，復看前著東方民族改造論，不覺啞然失笑，

因為那書只說了許多病相，但少講到真實原由，所以我覺不滿。後來還有書店要求我重版，當經一再拒絕，我回國後，雖在湖大任教，亦無適當機會，專門研究這題，對於前此之錯誤，也無從修改。然我仍是搜集材料，為將來修改之張本。可惜這學術落伍的國家，對於此種作品，大有踏破鐵鞋無覓處之感。

去年八月三日我來上海任暨大民族學教授，住於好友陳科美君家，故能出入於隣近賴士德醫學研究院之圖書館，而我十餘年來欲得而不能得的材料，無意之間陸續皆在此地發現，這豈不是我一生最得意的事！同時我每歸家，如有所得，便與陳君討論，彼此多立於相反地位，這更刺激我向前研究。因我常要覓到妥實證據壓倒對方的反駁，朋友與治學的關係，如此可見一斑。

我在過去一年三個月內，晝夜考慮這題，幸而發現一種重大的原理，這總算皇天不辜負苦心人罷。拙著『中國民族之衰老與再生』一書，在最近已經脫稿，內容是以科學統計法，發現北方民族智力之衰老，及南方民族體質之衰老。中國的病態現相，是我們沒有完整的國民，北方有體力無智力，南方有智力無體力，以這智力與體力離婚的民族，還想支撐大國的資格，這真是『懶蝦蟆想吃天鵝肉的』笑話了。

我得了充足的證據，證實這病態現相的真確性，故能遵循影響的範圍，而覓到真實的原因，北方智力的衰老，是因外侮與黃災把一般優秀民族向南驅逐。南方體力之衰老，是因北緯三十三度以南之氣候，寄

生蟲，微菌與食品之摧殘。若能改變病因，中國民族始有起死回生之望。以上是根據不可破滅的事實所得的結論，故我相信這學理的真實性，已經成立，很難另覓一種科學之反證，推翻這種發現。如能遵照拙著內之中國民族返老還童之路辦理，我擔保四十年後，中國有新興的優秀民族出現於亞洲大陸。

自學生活

曹翼遠

翼以十七年秋入京，曾於從政之餘，萃力於文藝運動。近數年來，則嗜讀社會科學書籍，常潛思冥搜，冀有所得，而凌雜散亂，愧未能提綱而結紐，振領以挈身也。間以所思發為短文，亦欲演成專著，而心遠力慙，未敢逸然含毫。

翼少孤，同令伯失父之年，門衰家貧，倍李密伶仃之苦，就養外氏，受初等教育，之無方識，膏火難繼，子息孱然，須自覓食矣。年十五，輟學商滬，離鄉絕親，為徒為奴，中夜哀思，淚常盈睫；又身心柔滯，未能堪閹割之機變也。翼在村學時，即耽讀所謂「閒書」——今日之基，殆肇於此——凡流行於中下層民間之小說，幾無不寓目，牛鬼蛇神，鷄鳴狗盜之書，旖旎之篇，寢饋其中，夜以繼日。稍進，習新文學，凡中外譯著名作，涉獵甚多，間亦寫作焉。來京之期年，創文藝社，公餘之暇，神無旁騖，始養成較高之閱讀領悟寫作能力矣。於是進而研政治經濟法律歷史諸書，旁及於古

籍前文，心目所至，常覺電拆霜開，理義盡析，事半而功倍之也。近世士大夫間之門第觀念，與魏晉六朝時代無殊，特易閱家世為出洋留學而已，翼昔嘗企羨於學位之榮冕，蓋至今方釋然也。

翼遊無子孟之資，朝無說項之舊，入政之階，窅其無由。然以性近楮墨，故嘗兩應公務員考試，一應國民政府高等考試，皆未見擯，殆將以政沒世矣。夫仕宦顯達之道，本不以學識而足，然翼未能也，雖一吏蹭蹬，而因此又有餘晷以樂於典籍，其間得失，固未易言。惟讀「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之句，稍覺愧對前哲耳。

創作生活之經驗與感想

何德明

我是一個攻讀史地和社會學的大學四年級的學生。因為有一個時期，曾經對歐美文學和中國文學發生過極濃厚的興趣；並且也曾從事二三年的創作生活；在國內各雜誌上先後發表過從歐美譯過來的詩與小說；同時自己也寫過數百行的詩，和將近二十萬字左右的創作。就因為這種種原由，就被人誤會我是專治文學的人了。於是碰見我的人，劈頭總對我這樣發問：

「近來有甚麼新作嗎？有福氣給我拜讀拜讀！」

「……」我回答他們只有默然；因為我雖然對他們這樣的關懷多少是心感的。而自己對創作生活壓根兒只是一種興之所至，從不會把自己當作文字的機器過。

我個人的寫作生活是夠艱難的。有許多朋友知道我一個晚上能寫成一二萬字，都替我驚異。事實上那知道我下筆雖快，而在未下筆以前，對於一篇創作的結構，佈局……以至於句子的製造，字的鍛鍊，都會經費過五六天，或一二星期以上的推敲和思維的呢。譬如我的處女作家，（發表於二年前的東方雜誌），雖然寫成僅費三四小時左右；而那篇創作題材自朋友口中告訴我，我將牠整理，我把牠安排……諸如此類，差不多將近四天光景。再如在文學創刊號上發表的那篇詩幸福的哀歌，一共不過十多行，但所費的精力，還是出人意料之外的。至於翻譯我用的工夫更苦。往往爲了一二個字，而思索一整天，甚至於晚上還失眠。記得有一次偶然想譯勃萊克（Blake）的愛的秘密一詩，因爲第二詩段（Stanza）的音節問題，接連兩夜未能安睡。而那篇詩一共不過十二行。

以上所說的個人創作生活，局外人看來，也許還以爲我是在誇張；而如果是從這種生活裏過來的人，也許就會給我以同情了。從這二三年來的創作生活的經驗，我深覺得專門在文字上討生活，到底不是一種辦法。雖然創作也是樂趣，但年青人如我這樣的，無論如何都該先放棄此種生活才好。就退一步說，也不應這麼的迷信創作生活是年青人成名的唯一出路。目下文壇上活躍的都是年青人，我想這畢竟不是好現象；而況大多數都是『曇花一現』就完了，他們的生命還不如朝生暮死的蜉蝣吧。歸根說一句，年青人還是該先充實自己爲要，應該

先讀些有價值有系統的書籍，以普遍的常識做基礎，求自己志趣所近的專門學問。如果以爲在文字上討生活可以出風頭，容易成名；那是大錯特錯的。我是在這種生活裏過來的人了，現在把牠赤裸地露佈出來，也無非和年青的朋友們互相勉勵而已。

回憶到我從軍的時候

錢歌川

大江東去，過湖口縣不遠，便見小孤玉立江心，對面岸邊有一個小亭子，亭內有一塊扁額，上面題着「江上峯青」四個大字，亭後城壁蜿蜒如一長帶，繫住了臨江兩座青山，由大江分出一衣帶水，注入江岸，小小船舶可以深入其間，我們從柳深的亭前望去，可見檣桅林立，家屋壘壘，這便是五柳先生舊遊之地了。可惜我們到此已是黃昏，加之大家急於要趕路，當我在江上遙遙望得詩趣叢生的時候，這一座古城已急遽地隱藏在黑闇中去了。

人們嘈雜的聲中，把我從彭澤夢中驚醒，原來已經到了東流。這是我們水上旅路的終點。大家收拾行裝，預備登岸。有的已星夜馳赴縣署去辦伙子了。我從容上岸，用惺忪睡眠，摸索着那未知之國。我發見我幾日來最初踏着的陸地，彷彿只是水中間的一條綠柳長堤；堤的盡頭到底是一怎樣的一個地方，卻完全被夜霧遮斷了。我們鋪開蓆子，就在楊柳岸邊臥以待旦。大江的潮聲與遠處的犬吠，隱約告訴我們夜色正濃，找着帶有錢的人一問，果然還不過午夜。好容易等到天明，肚皮已餓得不

堪了。不幸偏偏又遇着這個五等小縣，加之大軍過後，休說大米小麥，這時連一粒黃豆都買不出來。昨夜的晚餐只吃了幾片餅乾，船上絕糧，滿以為登岸可得一飽。又誰知仍是這樣一個荒城，家家戶門緊閉，有錢無市。我們滿街去尋食，沒有尋到一點吃的東西，卻遇見了軍部裏一個副官，他是剛從青浦來的，為我們詳述所遇，使我們枵腹之餘，卻飽吃了一頓驚駭。他警告我們不可冒險前進，一定要跟大隊走。他們就因為只有二三人同路，又是夜行，所以老百姓以為他們是土匪，羣起用刀鎗襲擊，他們躲到樹林深處，幸免於難，但身上已受傷了。

我們等到八點鐘，仍然單獨出發了。走不到十里，伙子們都說肚皮餓了，不能再挑，其實我們比他們更要飢餓，不過肩上沒有他們那重的負擔而已。在東流縣城裏尚且尋不到一頓飯吃，在路上當然是更無辦法。可是天不絕人，後來竟遇到本地公安局的一個人，在他指導之下，我們再前進五里，便找到了一位章姓土豪的田莊。他給我們叫開了門，述明來意在不到半個鐘頭之後，我們便吃到了生平第一餐美味的飯。飯是充滿了維他命的黑米煮的，菜是後園新採來的葫蘆瓜。這位土豪和我們談得起勁了，竟走到他臥室裏去端出一碗吃剩的炒雞來。我們兩天沒有吃飯的空肚子，這一下可填的滿滿了。我們在感激之餘，付了他現洋一元的代價，便精神百倍地上路了。

快到張溪鎮的時候，湖水氾濫把路全淹沒了。我們只得脫去鞋襪探水過去，淤泥濘滑，險些兒落到湖裏。但大家都勇往直前，也沒有誰發

出過一句後悔的話。

由張溪鎮到殷家匯有八十里路，我們決定第二天一天走完。誰知剛走了一半到唐田，找到了一家飯店，先付了錢，買了一頓中飯。忽然狂風暴雨齊作，但仍然不能阻止我們的進行。大家吃飽了飯，正預備出發的時候，遍找伏役竟一個也不見。這可把我們急壞了。憑我們書生的氣力，至多只能肩一枝鎗，偌大的幾挑行李，是一步也難移動的。荒村僻地，前路茫茫，真不知如何是可。但我們從軍的雄心，並未因此挫折，反而覺得這只是一個開頭呢。

生活中最有興趣之事件 王延松

東方雜誌社編者來函徵文，囑撰生活中最有興趣之事件，藉以補白。自慚不學無術，益以頻年競謀業務之進展，已感日不得暇，誠無餘力從事於握管構思。第以重於雅命，爰就記憶所及，擇一經過，拉雜書之。絲綢業為吾國特產，早負盛名，不特為吾國國際上之特種貿易，抑且為數千萬農工商賈所依賴為生之事業，其於國計民生，關係至巨。不佞從事綢業，歷有年所，慘淡經營，以底於今，雖無改善，尚能圖存。無如年來該業頻受洋貨之侵奪，列強之苛政暴稅，以致綢業生機日趨沈寂，陷於垂危。第思立國之道，首重民生。民生不遂，即召亂亡。是以決謀善策，挽救危亡，以圖共存。復思欲謀事業之生動，非重於經濟建設不為功。且環顧各大企業，皆有專業銀行為之酌盈劑虛，而綢業之金融機關，尚付闕如。為求

綢緞業之發揚光大，以坐言不如默行，乃有綢業銀行之組織，亦藉作發展社會經濟之一法。開辦以還，謬荷社會人士之愛護，以及各方之諄諄指導，營業趨榮，基礎日固。以過去工作之順利，益感未來責任之重大。夫以新興之組織，得有蓬勃之象，則過去之奮鬥，略堪自慰自喜，此於個人生活中感覺為較佳之印象而富有興趣之事件也。

二十餘年成一夢

冷 亮

江蘇丹陽縣城東一農村中，二十七年前之一日，余便出生呼吸地球上之空氣矣。從此人海潮中，便多我一粟。時光迅速，至今寒暑已二十七易。在此二十七年中，除服務社會二年外，全部光陰，幾均在受教育過程中。分析言之，自一歲至七歲，知識未開，除想像受嚴父之教，慈母之愛外，不復有所記憶。自八歲起，入塾讀「三字經」「百家姓」以及孔孟學說等書籍，因此種學理，高深玄奧，離開生活太遠，當時祇知高聲朗誦，固不解其中意思，味同嚼蠟，亦苦事也。

余在十六歲以前，生活農村社會中，所見者鋤頭犁耙之農具，所聞者農人談論之耕種經驗，無國家觀念，政治思想。余家業農，前年父亦曾經營商業，後因無人管理，乃閉息。家父為人中正，待人和藹，處事不偏，鄉里中有口角之糾紛，莫不藉一言以自解，故邑人皆錫之以「正派」之號。對公益事，甚熱心，如修橋築路等，皆為之首倡；遇流落之人，而為能力所及者，莫不解囊資助。對余約束甚嚴，殊少予以遊戲之機會，每遇習書法

不佳時，輒怒目相視。母慈愛，愛我殊甚，伊信佛，重將來，唸經燒香為伊之功課；牆壁之一角，掛有「觀世音菩薩」佛像一幀，像前香煙嫋嫋，音聲絮絮，老母在讀金剛經也。母好佛，大姊與幼妹亦從而學之。

一鉤明月，緩步天空，數點小星，棋布伊旁，銀河斜掛，夜涼似水，原野中冷靜無聲，僅有唧唧之蟲鳴，打破寂寞之空氣，八月稻香時節也。斯時有二八循環溪向田野中之「窩蓬」進行。此二人何？吾與吾家田傭往住宿窩蓬，防賊竊稻也。時吾無知，對此良宵美景，固無欣賞之能力，至今誦「歸來每羨農家樂，月下風傳打稻聲」句，不禁怡然神往。田傭胸富掌故，每遇宿窩蓬之時，輒請其講薛仁貴朱洪武等故事，彼則滔滔不絕，余乃靜心諦聽，興味盎然，夜深方眠。

平野無垠，芳草繚邈，垂楊飄拂，落紅滿地，三月暮春天氣也。時農忙，家父命余牧牛。牛為有益於人類之家畜，能耕能磨，其乳可供人食，身體粗大笨重，故有笨牛之稱。余家有一牛，余牧之。晨起與同伴三五，放牧乎阡陌之上，橫騎牛背，短笛而吹，引吭高歌，不知人間有苦樂事也。農人耕種，牛吃草，余唱歌，蜂飛蝶舞，鳥語花香，好一幅天然圖畫，自不知為畫中人。余為牧童，憾無行人問吾酒家何處？否則，吾可指彼陵口鎮也。

余生活於此種環境中，如此十載，黃金光陰，浪費不少。年十六負笈丹陽縣立一小，農家子赴城讀書，鄉人羨之。自此與忠誠之鄉人疎遠，而與新人物接近，生活為之一變，野居牧牛之事，不復有機會矣。在校中日習A B C D，加減乘除之功課，地球圓形之學說無鬼無神之觀念，亦為

教師所灌輸，思想一變。斯時北伐軍興，革命空氣，滿佈丹邑，學生會代表開會請願之工作，吾亦曾爲之。民十七來南京讀書，光陰荏苒，至今七載，國難日深，學業無成，回憶此二十餘年之人生，宛如一夢。

年來農村破產，經濟恐慌，余家庭亦不免遭其影響。雙親年老，弟妹尙幼，而余今日猶在研究邊疆問題。研究之結果，不惟喪失數千萬方里之錦繡河山，收復無期，即僅存之蒙古新疆西藏，亦岌岌不可終日。邊疆亡，中原絕無幸存之理。報國乎？養親乎？興言及此，不禁淒然。

兩尾鯽魚

謝文炳

這一年暑假，學校裏特別通融，讓我們一般遠方的，窮困的學生留在學校裏過夏天。只是有一個條件：得受學校的管理。這就是說，便是在假內，我們也躲不掉陳胖子的威嚴——他是我們的齋務長。他管我們寫賬，寫家信；管我們的錢要存在學校的銀行裏，吃點心得要齋務處買點心票；管我們吃飯睡覺都不得說話，早上七點鐘準得起來，晚間十點鐘準得上牀；管我們不得吵嘴打架，不得貪玩，每晚得要上強迫的自修；管我們——總之，除拉屎撒尿他不管外，我們的一切他都管。我還記得，怎麼樣我造假賬被他扯着耳朵責罵；怎麼樣被同學偷去了沒有存銀行的幾塊錢便記了一個大過（再加上兩個便是開除。）至於爲了打架，說話，貪玩，不買點心票，等等，而被關在那牆壁深厚的十六號教室裏去思過，次數是多得有些記不清楚了。真是一提起陳胖子來，誰不膽

寒？有的同學便是借錢也回家去了。但是我們一般無從借貸的孩子終於不得不留在學校裏，讓陳胖子像一個閻王的影子，同那酷烈的夏天一陣，跟隨在我們的左右。

學校讓我們白住，膳費卻得由我們出。平素吃慣了學堂的飯，現在自己出錢，大家反而覺得伙食不好，吃不來。十幾歲的孩子都是愛吃的。於是每餐在規定的幾樣菜吃完以後，什麼煮麵，炒肉絲，攤黃菜，辣子雞丁，火腿白菜湯，總不少人叫。我和朋友L實在吃不起這些。每逢無菜可吃而肚子仍覺不滿足的時候，往往叫那麼一碟醋溜白菜，再送下盤把飯去；只化六個銅板，便宜極了。有時破例炒一碟雞蛋，雖然我吃得多，總歸是他請。

學校裏有一條小河，這裏養着不少的魚：紅色的金魚，幾寸長的鯽魚，滑溜溜的烏魚，全有。金魚只是好看，烏魚的肉噴泥氣，鯽魚的鮮美在家鄉是嘗過的。對於這小河裏的鯽魚，我們垂涎很久了。我們早已預備好了一切：竹竿，粗線，浮標，索針垂的釣鉤；魚餌有的是，就用饅頭，我們等了兩三個星期，才等到了一個我們認爲妥當的機會。有一天，我們打聽到陳胖子進城去了，夜間沒有回學校。第二天一清早，不過五點左右吧，我們便去釣魚。小河的兩岸都是楊柳，不好舉竿。我們站在橋上釣。在鄉間，跟着大人摸魚，罩魚，網魚，都作過。釣魚反而不大內行。加之針垂的鉤沒有倒鉤。因此，第一條鯽魚，當我扯起來時，在空中幾扭幾擺，便脫了鉤，落在欄干外的木板上了。等我急忙放下釣竿去捉牠時，牠已經跳下了

水。L嘆一口氣：「咳，可惜，足有半斤多重！」L也不行：看看浮標一動，扯到半空，魚掉了不說，線連鉤都纏到頭上的電線上去了；費了許久的工夫才把它們解下來。隨後，看見浮標又在動，我深怕踏L的覆轍，便橫着拉，而這一次，不料使力又過猛，魚從橫這一邊飛到橋那一邊的河裏了，亮晶晶的，像飛魚一般，怪愛人的。L又嚷着：「可惜，可惜，比剛纔的還要大！」（跑了的魚總是大的。）

有了這幾次失敗的經驗，不久我們終於每一個人都釣着了一條半尺來長的鯽魚。我們用水把它們養在一個從廚房借來的木桶裏，又繼續的釣。彼此心裏都想着：今天總可飽餐一頓了，活鮮鮮的魚，炸也好，燒也好，煎也好。我們低着頭，瞪着水面上的浮標出神。我們的意思，再釣上兩三條便走。煦暖的朝陽照在我們的週圍，小鳥到處歌唱着；河裏的水一灘綠，一灘銀，不時翻幾個小圓的浪花，像美人頰上的笑渦，當時我們在一種偷竊，冒險的興奮裏，感覺着從來沒有過的快樂。

從幾十碼外來了脚步的聲音。我們轉眼一望，偏偏什麼人都不是，而是——陳胖子：他從城裏回來了，這麼早。我和L在互相默默的一看裏覺得一切都完了。不等陳胖子走攏來，我們乖乖地放下釣竿，木桶也不敢提，不言語地溜走了。

回到房裏，我們不但懊悔爲什麼有了兩條魚還不滿足，而且心中都充滿了一種囚犯正待判決的恐怖。挨罵，思過，記過，都是說不一定的，至少有一樣。我們戰戰兢兢的等着。一直等到吃午飯的時候，齋務處還

是沒有人來叫。這是陳胖子的慣技：無非是要讓我們多受一點懸慮的責罰罷了。

午飯時，我們坐在飯廳的一角裏，說不得的苦，一方面惋惜着到了嘴邊而失掉了的魚，一方面就心着陳胖子隨時的責罵，對於眼前的菜飯，更感覺到無味。對付着吃了一些，正待要走時，廚房送上一盤炸魚來，說：「這是齋務陳先生叫送過來的。」放着便走了。我們睜大眼睛一看，可不正是我們早晨釣着的兩尾鯽魚！有這樣的事，哈哈！我們幾乎樂得放聲狂叫了。我們好好地添上飯，將兩尾魚的肉吃得精光。L很客氣，把魚汁讓給了我，我把魚骨讓給了廚役。我想，便是孟夫子在當年也沒有吃過像我們這一天吃的魚！我們也讓隣桌的同學流着口水羨慕了我們這一次。

我們不再去的魚了，能夠有什麼魚比這兩尾鯽魚的味更鮮美哩！就爲了牠們，從此在我們的腦子裏，雖仍然有那麼一個閻王的影子，這影子卻一半有些像我們自己的父兄了。

小學生活

李鏡東

自從脫離了國內外大學以後，過着飄泊者的生活，已經有三四年了。在這幾年中，萍蹤浪跡，隨處飄流，辛酸苦辣，備嘗殆盡。今年總算長期住在上海賣文過活，平平安安地過去，但仍不失爲飄泊者的生活。回憶自進小學校讀書到現在搖筆桿爲止，其間所過的一切生活，迂迴曲折，

雖不十分平淡，但有足述的事實，卻是很少的。現將在小學校讀書時代，一件比較有趣而又可笑的事實，來敘述一下。

我生長在浙江黃岩一個很偏僻的農村中。十餘年前，並沒有什麼小學校。父母一心要把我讀書，希望將來可以『做官發財』。所以從小就教我認字，七八歲的時候，便把我送入私塾讀書，直至十一二歲，什麼『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以及『詩云』『子曰』這一類的書籍，都念了一些。十三歲的那一年，哥哥在學校畢業後，就去做官，所以父母希望我將來『做官』的熱忱，更加迫切，而私塾中的一些老學研究先生，也確實解決不了指導我學習的任務，於是這年春天，父親就送我到臨海哲商小學讀書。

哲商小學為紀念辛亥革命先烈楊哲商先生而設的，校址在臨海城內北固山下前清台州六縣童生老秀才的場所——道司中，大部份的房屋已經拆毀了，但為小學校的校舍，卻是足足有餘的。校長孫志漢先生，有些道學先生氣味，平時走路，講話，吃飯等，都脫不了古聖賢的遺訓，而勉勵我們崇尚節儉，愛惜名譽，以及青年人應有奮鬥，犧牲競爭的精神和將來應當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確能盡其『循循善誘』的責任的。其他如陳明齋、葛一東、王立幹、李人駿諸先生，也都能盡其管教小學之責。所以當時哲商小學的聲譽，在臨海確是首屈一指的。

我初進學校的時候，除了國文以外，什麼算術，圖畫等科，一概不懂，學校規則，也不明了，而許多同學，又因我的方言不同（黃岩臨海的方

言稍異，）時常揶揄我，我自己也確像一個『鄉下人初進城，到處做傻瓜』。所以平日除一本正經的讀書外，很少和同學們玩耍。到了春假學行考試，我雖然考了第二名，孫志漢先生，又委任我當級長，所以心裏就覺得很快活，而各師長平日積極的勉勵與訓誨，一種競爭好勝的熱忱，充滿了我那時的心坎中，以後每次考試，都要爭取第一以為榮。記得第二年春季考試，我考了第三名，當時以為是莫大的恥辱，哭了半日，連中飯都不吃。從此以後，每日一起牀，就在左手掌上寫了一個『恥』字，勉勵自己，決計在暑假試驗，重考第一，以消滅這個羞辱。後來這種願望總算實現了。

現在回想兒時這種好勝的心理，煞是可笑的。而今坎坷的生活，與經濟壓迫，生平壯志，幾乎消磨殆盡，雖然在這種萬惡的社會中，還是拚命掙扎着，但畢竟有負孫師的訓誨，與父母的期望呵！

多買好書多讀好書

劉秉麟

我之生活，即讀書生活。朝於斯，夕於斯，半生寶貴之時光，多消磨於斯。顧此種生活，實根源於少年依母讀書之時。憶十四歲時，侍父母入陝。母性喜聽歷史中之故事，最厭荒誕無稽之小說。因之每日令讀通鑑輯覽一本，讀畢為母講解。偶或缺課，母必快快不樂。後讀史記漢書亦如此。講史記時，以著者文筆之生動，講時不覺手舞足蹈，勃勃有生氣。母亦快樂逾恆，因教之曰，以後宜多買好書，多讀好書，苟不加以比較，汝安知史

記讀書之優於通鑑輯覽也。我不能教汝，以後汝當自勉。言猶在耳，而此情此景，在當時爲樂事，在今日爲夢境。自母殉難去世，迄今二十有四年矣。歲月悠悠，二十四年中之經過，可資人深省，引人入勝者，仍惟此一線之讀書生活，而印入腦中最深者，亦仍惟此多買好書多讀好書之教訓。

咯血

徐 訐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的那一天，我吐了第一口血，以後就每天或隔天的要吐了。

那時候我一個人在北方一個中學讀書，父親母親都在南方，我不願意讓他們知道，所以就暗暗地自己來醫治。

同學中間有一種風氣，對於一個有肺病的人，都呼之曰「癆病鬼」，而且許多地方要給他虧吃，到處都要輕視他的。所以我也不敢給校醫去瞧，只是暗暗地注意報端的藥品，注意我的生理衛生學課本。

我是正讀着生理衛生學，不知是什麼本子，反正我吐第一口血後就去查過，知道吐血有二種，一種叫咯血，一種叫吐血；前者是帶痰的，這是肺癆病的最顯著的徵象；後者是不帶痰的，這是胃血，到不很要緊，於是我嘆了口氣；平時叫別人癆病鬼，現在自己到真的癆病了。

這樣，我就改變了自己的生活，第一是不再叫別人癆病鬼，第二是當心自己舉動，不去傳染給別人，第三是省下錢去買藥，第四是注意衛

生。

於是，我不再去運動，這是書本裏的教訓；我減少談話，怕傳染給人；我一早跑去呼吸空氣，曬太陽。

我買藥，報上的廣告是唯一我的參考。我吃人造自來血，我吃王麻子祖傳除癆丸，我吃朱氏癆病一服丹，我吃癆病十日除根丸，我吃約翰氏肺病萬應膏……凡此種種我現在也記不清楚，總之我那時一見報上的廣告，我立刻抄下，等星期一到就去買來。

雖然吃了這許多藥，可是我的食慾反而大減，夜裏反而失眠起來，於是我就陷於憂慮之中了。我時常覺得，我不吃這些藥，怕不早就死了。於是我拚命買藥。

家裏來信問我爲什麼錢化得這樣厲害，我不敢說是買藥，我只是騙着他們，用各種方法來報賬。

教員朋友們都說我面色不好，我又怕他們叫我癆病鬼，我乃每天頭上搽凡士林，臉上搽雪花膏。可是我不再用功，因當書本告訴我患肺病者是不宜用功的。我買了許多「肺病自療法」、「癆病療術」等書，寒假我沒有回家，於是就每天看這些書，書裏講到肺病者遺精的事，雖然我知道我還年青得未到時期，但是我因此是更加擔心了。

第二學期開始，我的身體大壞，本來我是一班中的籃球與乒乓球選手，現在可是看都不去看了；本來我是個數一數二的優等學生，各課成績都是很好的，現在可是各種功課都不行了。那學年完時我只夠個及

格。我是將所有精神金錢在講究衛生與吃藥了。

學年考試完了，我頹傷已極。我寫信給家裏，告訴他們我不打算回去了。可是家裏回信非常厲害，說不回去要不匯錢給我。

學校報告單比我先到上海。我一到家，父親就大發其怒：說我錢這樣會用，功課反而大壞，身體又像生了大病，你到底在北平幹什麼？不是在嫖？是在賭？是不是在嫖？是在賭？

祖母祇說父親說：「我說我們搬到南方來，叫他一個人在學校裏不好的。現在你瞧！鐵彈似的人變成了這樣！」

母親祇會抱着我哭。

我也只會哭。

父親對祖母母親們說我一定在嫖，要不我頭上也搽油了，臉上也搽雪花膏了？其實凡士林與雪花膏，是我爲怕家裏看出病容，上岸的時候才搽的呢。

這樣，父親是不許我再去北平了；祖母叫我在家休息半年，明年再進上海的學校；母親請中醫替我開補藥方。

於是我身體是好了起來了。身體一好，父親就斷定是我不躑躅而來的；祖母則說我不幸苦而來，十二歲的人孤身在北平到底是幸苦的；母親則以爲是補藥的力量。

其實真的原因，只有我一個人知道：

那是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正是世界大戰休戰紀念的那一

天，祖母叫我陪她到牙醫地方去，於是我也順便補一顆上排的根牙。醫生說我下排一粒也有病，他問：

「你是不是時常出牙血呢？」我說：

「……唔……啊！原來如此！」

於是他替我醫好了。我咯血症就是這樣除根的。但是從咯血而來的神經衰弱症是一直到如今呢。

求學時代

吳清友

生在「白丁」之家，終得母親和叔叔的贊助，沒有被送去做學徒，能夠進入小學堂讀書，總真是一個幸運者。不知怎樣，大概是環境的關係吧，小孩總是愛玩的，每天一出門，就把書包放在大門旁邊的「狗洞」裏（我家鄉每個人家在大門旁都挖一個狗洞，以備夜間大門門起後，守門的狗有出入的方便，）約幾個意向相同的學友，跑到學校背後的小山去捉樟樹上的青蟲。順便在土堆檢出碗碎，把樟蟲的腹剖開，取出腸子，浸入在事先已經備好的醋汁裏。蟲腸經化學作用硬化了，我們就把牠曬在太陽下，一根一根如琴弦的牛筋一樣。我們就把牠拿來當做鈎絲，或者張在竹枝上當做弓來射擊。小學的四年期間，大部分都化在此種「野外工作」方面，所以一到畢業，就倒懸也滴不出墨汁。家裏爲要我積蠟一些到鄉下當「冬烘先生」的智識，見此情形，大失所望，又把我送到一位前清廩生的私塾裏去讀書。這一次家人的「戒備」可

不同了，事先則叮囑塾師嚴加教管，另一方面則加緊我的工作。從四書到五經，每天三次都要背誦出來，弄到我茫無所措。但「人急智生」，利用塾師耳目之不甚聰明，先約幾位「同志」，當我背書時，他們高聲朗誦，如池塘裏的青蛙一樣叫囂起來，藉圖淆亂塾師的聽聞，使我找不出我的錯處，而免受打掌心的肉刑。此計售後，我好玩的故態復萌了。這樣足足又胡鬧了一年多。以後與家人幾經「抵抗」與「交涉」，並得幾位家道小康的學友物質上的幫助，終於負笈走到隣縣的中學去。我在中學裏，對於英文頗感好奇心，結果上了一位愛爾蘭傳教師的大當，她以義務教授英文爲名，每晚邀我到牠家裏去讀聖經。中學畢業後，幾位家道富有的同學又邀我到北平升學了。但因家裏經濟的拮据，過的自然是苦學生的生活。記得有一次嚴冬時節，爲着被窩的單薄，受不住冷，把煤球爐放在房裏，中了一「煤毒」，險些兒一命嗚呼，後得灌救而蘇醒，此情此景，至今尤歷歷在目！

奮鬥過程

熊洪霖

明歲已屆知非之年，回首前塵，真如夢幻。茫茫人海，瑣瑣奚足比數。然於社會中混跡數十寒暑，若非席豐履厚，而須自食其力者，當有一番奮鬥應付環境，否則受天然淘汰，不能立足中流也。顧追溯其奮鬥力之道，與夫致用之方，千差萬別，每人取徑不同。據事直書，互相參閱，俾資考鏡，或亦爲留心社會學者所不棄也。

予幼出就外傳，至十一歲即誦徹四書五經，略能作對屬文。是年不幸嚴父見背，遂辭師輟學，奔喪家居，而所遺之綢莊，乏人經理，長兄乃決計命予改習商業，以資臂助。除襄理店務外，兼司帳冊，至念五歲時，長兄又相繼物故，綢莊停歇，悵無所之。以平日喜親書算，遂投考測繪學校，第未經中小學，即逕入專門，於算術一科，殆屬躡等。詎經鑽研半載後，年考竟列前茅，師友胥認予有數學天才，實則加減四則，早已爛熟心胸。基礎既立，一經講授，自迎刃霍然。事在人爲，因非生知上智者也。

卒業後，實地作業，用三角測量，其觀測數量之多，平均計算之繁，百紙不能盡。斯時高深之算理，已不復用，僅需行普通之加減，似甚易。詎知殊有不然。蓋用筆算則不勝其煩，用珠算則指法生疎，動輒錯誤。治絲愈棼，頗形困頓。時予則手珠算一盤，聽人口誦數字，運指如風，聲止數得，頃刻畢事，覆按無誤，同人咸訝爲神技，號予爲計算機。然此事在商業視之，固家常便飯，無足異者。嗣因測局經費支絀，改入南潯鐵路，初任出納課員，司理銀錢，釐然有序。新式簿記，借貸瞭然，上峯謂由學校出身者，無此純熟。深加器重。未幾，即洊升至稽核課主任，兼會計處長。舉凡帳單物價，稍有舛誤，吊詭之處，悉能指摘中肯，由是無敢欺蒙嘗試者。去歲南昌行營設立審核處，羅致專才，耳予微名，特函借調，任上校統計處員，兼代少將科長。部署數月，條理井然。綜計一生得力之道，始由學而商，繼由商而學，經驗學術，兩方並進。既周知社會之情況，復研習專門之學理，而於珠算一項，尤獲實用。嘗笑謂習幾何、三角、微積分，費盡腦力，竟未一用，反

不如三指珠算之得暇飯地也。此雖偏激之論，然亦係身經實事。方今提倡職業教育，知行合一，欲求於現實環境，不相隔閡，則莫如使生徒於商學兩界，週翔一周，必能學以致用，與社會針芥相投，訴合無間；否則徒就書本上討生活，畢業失業，教育破產，執政者而有才難之嘆也。

興趣和事實

陳 洌

過去不曾幹什麼事業，現在當然無從成爲名人；我的生活多是平淡無奇的，似乎沒有可述的一頁。不過從十一二歲在暹京曼谷一家堂兄店裏做學徒起，至國內大學畢業，以迄在荷印首府巴達維亞過了幾年教書匠與報館記者的生活，都是我一貫的奮鬥過程。

在我的奮鬥的過程中，覺得比較有興趣的，是大學的生活。大學是「象牙之塔」，而大學時代是黃金時代，何況在當時教會學校的設備比較完善，而學生的物質生活也要舒適一些呢。我的大學生活是在蘇州的東吳大學過的。我的性情似乎比較接近數學，最好是讀工科去。可是因爲經濟和其他種種條件，我只好在東吳胡混。又因爲東吳沒有數學系，當時最負盛名是化學和生物，所以我選了化學當我的主系必修科。但是化學可就不是我所喜歡的功課。所以我當時雖是化學系的學生，而我的興趣卻不在化學，而在與化學完全無關的詩詞和散文。我除勉強應付平日的功課以外，一有空就到圖書館去翻閱中外名家和大家的詩文集。但最喜歡的還是中國詩；在東吳四年，中國詩人的專集，上自

魏晉，下迄明清，我瀏覽過的卻有不少。而我所愛不釋手的是陸放翁，趙甌北，金亞弧，黃公度諸人的詩鈔。因爲喜歡讀詩，所以也喜歡做詩。當時真好像「飯顆山前」的杜甫，日夜苦吟，坐臥行起，念茲在茲。最好笑是在課堂上和實驗室裏，也夾了一本小小的拍紙簿，每逢想到一個佳句，便振筆直書的寫了下來。有一次我會用兩個星期的時間，寢食俱廢的在寫一首數千字的五言古詩「朝輝曲」。寫詩的時候，雖費了不少精力，但脫稿以後，可就淡然忘之了。

畢業以後，爲生活忙不開交，詩也少讀了。不過當時當玩耍般的讀了一些詩和散文，在畢業後，可多給了我一種噉飯的機會。在南洋做個把教書匠，就不是容易的事，至少各種科學都要知道一些，不然，便沒有你噉飯的餘地。譬如我在巴達維亞的中華會館學校任職，原是教理化的，但又不能不兼中學一班的主任；主任是當然的國文教員，所以我就得教中學一班的國文。這不能不多謝我當時的興趣，使我偶然讀了一些國文。至於後來轉入報館濫竽記者，可尤其是要多謝的了。

興趣這東西卻也難說。當你做這件事時你會覺得牠索然無味，要在別種事情上去找興趣。譬如我自己，在大學時讀化學，覺得沒興趣，倒去讀詩和做詩，可是當我教國文和做記者時，應該可以多讀和多做了，但我的興趣可又變了方向，倒對數學感着非常濃厚的嗜好。花了幾百元去買關於數學方面的書籍，一有空便研究微積分和微分方程等高深數學，做出一條難題，便歡喜得什麼似的。這種心情，真是不可究詰的。

結婚以後

鄭西均

沒有結婚的人，他所過的生活，總比較自由，無拘束，沒有家庭的牽累，而他所感到不滿的，便是寂寞，單調，沒有安慰。於是乎舉行結婚。結婚固然暫時可以解決他所不滿的問題；但無拘無束的生活，卻不得不宣告終結了。

我常說的，一個人等於一條牛或一匹驢，一匹驢負着幾百斤的貨物，一步一步向沙漠中進發，一匹牛被縛着鼻子，一步一步在黏土中耕着，牠們都是蠢然的大物，但都被磨去了野性。人也是這樣，生活的重擔加在你身上的時候，使你不得不一步一步的背着往前去，一直到死為止。偶而疲勞極了，嘆一口氣，或者狂叫一聲，發作點野性，然而那和池中的水沫一樣，轉眼便消失了，結論是仍舊背着重擔。

有人問我：『你這樣說，不是反對人活在世上了嗎？』不是的。我的意思是人應該覺悟到自己並不是所謂『萬物之靈』的特殊階級，而是動物中最蠢的階級，人和牛或驢是沒有兩樣的。這種感覺，在結過婚的人，無論意識地或無意識地總會引起吧！我想。

我來談談我自己的情形：

最初，我是不主張結婚的，因為一個人已活不下去，兩個人更活不下去。後來為環境所迫，結婚了。我這個配偶，也很合我的理想，她很儉樸，能治家事，雖不摩登，也不討厭，而且有自食其力的技能。結婚初幾個月，

因為兩個人都有職業，總算能敷衍下去。不幸得很，她懷了孕了，只有將職業放棄，於是靠我一人的收入支持家用。單靠薪水是不夠的，閒或寫點文章，又時常逢着退稿，稿費靠不住，有時候只有束緊肚子。現在更糟糕了，添了一口人，雖是嬰孩，消費卻比大人都利害。正是『吃喝增加，財無道』。大有『徒喚奈何』之概了。現在我想還是不結婚好，可是這擔子已無法卸去。正像驢自己無法丟去牠所負的貨物一樣。誰叫你結婚的？我時常想。這不得不學胡適之先生所說的，『不恨天，不尤人，只怨自己』了。

奉勸諸位未結婚的朋友，最好學國民政府林主席的樣，不要結婚，免得自尋煩惱；倘若一定要結婚的話，便得先有做驢的決心，否則，是會使你失望的。

生活苦樂的我觀

俞頌華

人生需要的是快樂；所怕的是痛苦。所以一個人，生在世界上，往往所受的痛苦恨其多；而所享受的快樂怨其少。但我以為痛苦固然是痛苦；快樂亦不能脫離痛苦。何以呢？因為快樂與痛苦是對等的，循環的。既有快樂，便有痛苦。有苦有樂，苦樂才能分明，若無痛苦，快樂亦無從發生了。

苦樂既相關聯，故我以為要有真正脫離痛苦的樂，須要在兩種時候，才可得到：一是在把苦樂完全忘了的時候；一是在心有所寄，心中雖

有苦樂，而一切心思集中在所寄託的對象上面，來不及想到苦樂的時候。因此，依我的經驗而論，我只有兩個時候，可以得到真正離了痛苦的快樂：一在靜坐的時候；一在下圍棋以消遣的時候。

在靜坐的時候，最要緊的是把「我」忘掉，才能於精神上得到大解放，大自在的快樂境界，否則仍有煩思雜慮，縈繞於腦際，得不到快樂的。嘗見一副聯語：「欲除煩惱須忘我，各有因緣莫羨人。」這語真是不錯，因為我於靜坐時，但能「忘我」，便得到真實離苦的快乐；有時不能「忘我」，則覺雖靜坐亦得不到甚麼快樂的。

其次，講到消遣。各人的嗜好不同，當然消遣以解悶的方法亦各異。至於我的解悶消遣方法，卻是圍棋一局。我雖因為沒有工夫研究圍棋的程度很低。但是我歡喜看高手下棋及與別人下棋。即使獨自一人擺棋譜，亦常常覺得樂在其中。在看棋下棋的時候，我的心思，可以完全集中在棋上，把一切的一切都忘掉，所以在那時可以廢寢，亦可忘食，心中來不及想到一點煩惱。「一二八」滬戰的時候，我與家裏的人，倉皇由閩北到中社避難，所有書籍，衣服，家其等等，都在閩北火線之內，來不及搬出。那時我在中社與俞寰澄先生本了苦幹的精神，維持新社會半月刊的生命，（這刊物至今存在，不過現在我們兩人已與該刊脫離關係了。）空來便下棋，倒反覺得比平時格外陶然自樂，雖則那時候，我的親戚朋友，都紛紛來慰問我，以為我很痛苦。

因此，我覺得有工夫靜坐而同時又能忘我，那便是我最快樂的時

候；有工夫看棋下棋，那也是快樂的時候。不過這種空工夫實在不可多得。所以我真正快樂的時候卻也很少。我現在想要把我的心思集中在有興趣的工作方面，以救濟這苦多樂少的缺陷。倘使以工作為興趣，而不計其成敗得失，我想雖則沒有工夫去靜坐，或下圍棋，亦必能得到苦樂皆忘的一種快樂生活。何以呢？因為我相信一個人只要能於自己所做的工作，發生興趣，且把自己的心力集中在這工作方面，同時又把「我見」減少些，把榮辱得失看淡些，則縱無消遣，其結果天君泰然，亦能於精神上得着真正的快樂的。

四十二年生活的回憶

梁敬錚

我過去的回憶，只有感傷，只是黯淡，味同嚼蠟，涉不成趣，那來事蹟足慰生平？且生活趣味完全由主觀認定，與生活評價不同。往往在主觀上感着趣味，而客觀上卻無價值。尤其公的生活與私的生活不同，私生活的趣味，更非短文所能寫得完的。這篇所寫，只是過去生活忠實的檢討；算一段自敘的傳記罷了。

凡認得我的人們，或者要說我喜動惡靜，由博而不能返約；因為我在社會上混過十七年，而經歷的印痕，各方面都有！司法界有十四年的資格，財政界銀行界也有七八年的歷史；其他國立大學的教授，新聞雜誌的作者，以及外交交通，京曹疆吏，也都有相當敷歷，頗足為不能守恆持靜的左證。然而我也曾七個月內，目不窺園地寫了十一萬言的歐戰

全史，（民國九年亞洲文明協會出版）又曾十五個月手不停揮的著了八萬餘字的在華領事裁判權論。（民國二十年商務印書館初版二十一年再版）在章行嚴先生主辦的甲寅週刊，陳立夫先生主辦的時事月報上，我都曾無間斷的寫了一年多每週每月的定期文字，也似乎不算不能持靜與守恆的了。

我自己以為是一個能動而又好靜的人，但是同時也承認是愛博而不能專精。這執一業以終身的古訓，我雖十分景仰，但卻少了定力。我好友陳筑山先生在民國十五年邀我加入定縣的平教會，我雖極感受這事業的偉大，但因缺少執一的毅力，終於徬徨地放棄了；也就是這個緣故。

十七年社會生活中比較有關係而有回甘餘味的就是民國九年冬間同着錢階平先生（現在西班牙公使）到哈爾濱滿洲里去收回俄國在中東路沿綫的各級法院監所（當時俄國法官十分強硬，拿出手槍，要以性命相搏，我們終於鎮靜地成了功。）民國十八年同着徐叔謨先生（現任外交部次長）等五人，跟英法荷意五國代表，在南京開會。依據我的底案，收回了會審公廨變相的上海臨時法院和監獄。

（我著有收回俄國法院監所記及所謂上海臨時法院者兩書，均已出版。）民國二十二年，整頓寧夏財政，蜀中飽，屏陋規結果於民不加賦之下，全年收入增加了一百二十三萬，造成本省收支適合的紀錄。民國二十三年繼續清丈寧夏田畝，結果由六十萬畝的賦田，變成了二百四十

萬畝的課額。使寧夏禁煙有了抵補，負擔得了平均。我自己雖懇切地退隱了，但是三天受代，兩袖風清，也獲得地方公允的推許。此外民國八年同着胡適之、高一涵、陶孟和諸先生暗地領導了五四運動。民國十四年在善後會議席上關於國民會議的審查報告，受着聽衆一般熱烈的同情。民國十六年在武漢政治分會跟李宗仁先生見了面，結果他實實在在地投了中華懋業銀行一百三十萬元的股本。凡斯陳迹，雖都算鴻爪留痕，但是旅進旅退，造詣無成，如今只覺着懺悔萬分，卻談不到趣味二字。

我最感興趣的，是在家過年——民國十二年至十四年北平長街興隆胡同的生活——諸君莫笑！因為我自就學以至於今，二十年來，家庭幸福，實在太少了。每次逢年遇節，我總是一個人度着孤館佳辰的生涯。有一次小除夕在家都過了，結果還是當夜出了門。（民國十一年奉差河南）還有兩次八月中秋，第一年在黑龍江艤舟，第二舟在黃鶴樓對月，黑龍黃鶴，遙遙相對，以後逢年遇節，每試不爽。就是本年還是一個人，在寧夏過的年，這勞人滋味，我實在嘗設了，想到在家過年，趣味無窮。這或者也能代表『世亂人如寄』的時代背影嗎？

我很自豪的一句話，除了歐美日本遊學到過不算外，我在國內住過一星期的省份，（經過的不算）有了二十省，（閩、粵、蘇、浙、皖、鄂、湘、豫、魯、晉、甘、陝、河北、黑龍江、吉林、遼寧、綏遠、寧夏、察哈爾。）當代政治人物（段祺瑞、徐世昌、蔣介石、張學良、汪精衛、閻錫山、李宗仁）也都有相當

認識，這自然界和偉人們所給我的感應，深覺着有意義的生活，是要立志，要勤，要有修養，要有容人的量；每天接觸，要今人古人並重；我今年辭謝了一切，或是四十年人海回頭中一個轉捩，將來能否在過去生活的別方面，打出一個環境來？雖不可知；但這幾點躬歷的經驗，就作為一般青年們新年賀語如何？

我如何從生活線下爬起來 周子亞

「生活——在有些人的口裏，是一塊甜糖，但在另一些人的肩上，只是一條鞭子；在我，覺得牠是有苦有樂的東西，有時很乏味，有時卻有趣。

雖然生長在一個很有錢的家庭裏，在我還只十歲的那年，悲慘的命運便來臨了，映入我幼小之靈魂的，是一個衰敗的景象，接着巨量之家產的崩弛，發生了家庭間感情的決裂。父親流浪在外面胡鬧，好勝的母親，受不了同種的奚落，帶着我們離開家庭，單獨在外面居住。但除了她本身的一點私蓄以外，經濟的來源告了斷絕，幸而有些親戚勸助，我得很勉強地從小學升入中學。因為我要上學，姐姐不得不輟學去做事；全家在沒有固定的收入之下過着有日無夜的生活。記得在我中學畢業的那年，母親對我泣訴，要我暫時丟開上進之心，幫助她賺些銅錢，但慈愛的心靈，焉知世界是如此殘酷的呢！半年之久，我竟找不到一時的職業，氣忿要我向社會報仇，意識促成我要對惡劣的環境抵抗。在翌年的夏天，我得到了母親的同意，家庭方面得到了姐姐的助助，帶着只是

來往的川資，來到首都投考××免費的學校。我很恐懼不能錄取，回想當日心理的悽怖，到現在還有點戰慄。微幸地我是錄取了，我喜歡得如同在黑暗裏看到光明似的。在校的生活固然很苦，我的心靈卻很清快，一個悲哀的影子漸漸地在我心房裏散去，美麗的憧憬繼之而開始建築。不過家庭方面，母親不免有怨語。我不得不拿讀書以外的剩餘心血來換取一點銅錢，用以貼補家用的不足，我的寫作生涯也在那時開始。雖然經過了難以形容的困難，我的生活從那時起，便像吃甘蔗似的，從馬水掃吃到老頭，再由老頭吃到中心了。我敢斷言，假如在十歲那年，我的家庭不起變化，我的生活不會如此演展的，我又那會寫下許多悲哀者自力奮鬥者的故事呢？

現在我從大學畢業已有二年了，生活已經到了可以獨立的時期，而且可以養活老母。當年的志望，而今皆如願以償。回憶起往日的歷史，使我起了莫名的感想。我想，像我以先一樣的遭遇，社會上還一定多得很呢！這小小的生活，真可以代表大多數青年的掙扎呢！

在末了，我要以一段話來作結束，貢獻給同我一樣遭受惡劣之命運的人士：

「在極其困難的環境中，能夠依靠自己的能力，憑着赤手和空拳，創造出一個新穎的局面，才算得有意義的生活。生活不能當作一塊甜糖吃，也不可當作一條鞭子看，應該把牠視為一個很重的鐵球拋。」

片段生活的陳跡

何聯奎

「大塊本何事，遑遑勞一生。所過種陳跡，歲月如流星。」

韶華似流星般地逝去，人生是多麼的短促啊！我這渺小的一身，於此「短如春夢」的生命歷程中所渡過的生活，自然留下不少的陳跡。這些陳跡，是常常縈旋着我的腦海裏；而且有的在我現在的生活重演下去。這種重演的生活，就是讀書生活。

我的讀書生活，是最平凡不過的，實在沒有什麼可以告人的地方。從價值上底判斷，平凡的生活，固然夠不上說是「善」是「優」；但我卻願把這片段生活的陳跡描述一點兒出來，用以自勉。若以勵俗，則我豈敢。

我當幼年時代，初入了中學，父親就給我王陽明全集、李二曲集、曾文正公家書、畜德錄等書，一本翁同龢字帖，屢屢對我叮囑道：「——你要用心地讀書，好好地習字，別走上邪路去。」有時給家的信，字裏行間寫的稍為草率，句語不通達一點，便受父親一頓的苛責。這種庭訓，使身受的雖然有些難堪；但一轉念，他給予我的種種暗示，真是銘肌鏤骨永遠忘不了的。我在中學的頭兩年，乃專心於數學的演習，除唸些普通選文外，其他的線裝書，差不多是「徒灑灰塵，半束高閣」的。入後兩年，才注意到古籍的玩耽了。有時把牠翻開來閱讀，讀後，隨手將各家的嘉言摘錄下來，窮究體味。我記得有些說的最深刻透闢的話，是：「君子以識

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其異端者出，彼將流蕩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程頤語）「殺人須就咽喉上着刀。吾人爲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輝光。」（王陽明語）「人爭一個覺字。能覺，則虛明融徹，洞識真我；不覺，則昏惑迷昧，痹麻一生。」（李二曲語）「防身當若禦敵，一跌則全軍覆沒。愛身當若處子，一失則萬事瓦裂。涉世甚艱，畜德宜豫。」（鄭少谷語）這類鍼砭的話，是給我心理上一些很深切的刺激。因此，我就漸漸地奠下「學養立己」的基石。

中學畢業後，在滬杭專門學校求過學；後來又轉到北平上進去了。我進了大學，每逢課餘，時向外蹣跚，不是蹣跚到東安市場舊書攤上去翻書，就是跑到琉璃廠書玩舖裏去訪古。「買書種心田。」誠然，我爲了「種心田」的要求，所以養成一種買書的習慣。書也既爲我所好，還要力求於「能運」呢。「知而能好，好而能運。」在杭之言，實獲我心。

我在國內所受的大學教育，係屬於文哲方面。說來，慚愧得很！我對於文哲的研究，簡直毫無創獲。不過涉獵典籍之餘，止於「求知途徑，做人道理」更進一層底探求而已。

程伊川說的好：「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英國的社會人類學家J. Lubbock有兩句扼要中肯的話：「人生之幸福與成就，則求諸己，不求諸外。」我畢生在想從「學養立己」方面繼續痛下功夫，以求心身頭腦的健全；

而把心裏一點靈明向外擴大地開展以斬人生的歸宿；做個世間快活大自在人，於願足矣。

『行樓數間，負山臨水，疎松修竹，詰屈委蛇；怪石落落，不拘位置；藏書萬卷。其中長几軟榻，一香一茗。同心良友，間日過從，坐臥談笑，隨意所適。』（引謝在杭語）這樣的生活，我是很羨慕的。可是，想想，國難一天深重一天，社會的刺戟，又一度加烈一度，在在令人感受到心緒的不寧！這種理想的生活，究向那裏去追求？

餓

胡萍

一九三〇年的初夏，我懷着一顆熱望的心到了上海。因為本性愛好戲劇，所以在到滬後的第二年，就參加了一個劇社，開始我的演劇生涯。在那些日子中，生活便給予我以磨難。

記得是殘秋的季节，可是已有了冬天的凜冽的寒冷，室內的空氣冷寂而安靜，祇有一些低低的太息，和輕微的啾啾唧唧的歌聲。

劇社裏一共有十幾個人，大夥兒都沒有錢買米，一個個地溜走到各人的朋友處找飯吃去了。祇剩下沒有地方可去的小李，阿鄭和我，三個人餓着肚子守在這冷清清的屋子裏。

寒冷和飢餓襲擊着，緊皺了雙眉，顯出沒有精神的頹喪像，都有個愁苦的臉。

『我到哥哥那裏想法子去！』餓得受不住了，小李才這麼地說。其

實小李的哥哥也是窮光蛋，我們都知道的！但，或許他比我們總好些吧。『去吧，要你哥哥無論如何給我們一頓飯錢！』

小李戴上氈帽匆匆地去了。大約一個鐘頭以後，他帶着一包東西回來了，我和阿鄭歡喜得跳起來，高興地接着他。小李真好，總不使我們失望哩，然而那包東西一打開，原來是三隻小麵包。

『沒有法子想，哥哥窮得很，搜了半天，只有廿一個銅子兒，麵包每隻七個子兒，三七二十一，剛剛好，每人一隻，吃吧，還有開水！』一面笑嘻嘻地說，一面倒出來三碗開水。

小李是個個性相當強的人，無論窮到怎樣地步，他是不會感到悲哀的，人家嘆息着，哀悲着，他還是那麼啾啾唧唧地唱他的，平時的談話中，他總是很幽默，老逗人笑；但，卻含着些諷刺味。

像貪食的餓貓，得到鮮魚似的，小小的麵包，兩口就吞吃完了，開水也喝光啦。摸摸肚皮，好像裏邊什麼也沒有，還是空空的。喉間湧起的是，一股怪味的酸氣，比沒有吃過還要難受！這一點麵包屑怎抵得住轉轉轉着的飢腸呢，然而還是沒有辦法呵！反正受餓是注定了。

各人的臉上又顯露着愁苦像，我伏在窗沿，呆望着天空，灰暗的天，連雲彩的影子也看不見。小李踱着步子在房中間轉，頹唐的阿鄭躺在一隻破沙發上，深深地嘆着氣，一會兒像想到了什麼似的問小李：『幾點鐘了？』

『老兄，你要我到當舖裏去看我那隻表呢，還是要我到四川路橋

去看郵局的鐘呀？」小李仿着演戲時念臺詞的調子，那麼裝腔做勢的說着，引得我們都笑了起來。

天色漸漸地暗了，冷風更從窗外流進來。三個人給餓得無可奈何，便不約而同地哼起伏而加船夫曲來。因為沒有吃飯吧，歌聲由次高而漸漸降低了，在室內靜寂的空氣裏迴旋着。

像這種窮困的日子，在我過去的演劇生涯中，是常有的。本來在中國，從事戲劇運動的人，窮，根本是家常便飯，有時會窮得連飯都沒有吃，也是一件常有的事。環境雖然是困苦，但這樣才能給我以豐富的生活體驗。即是我從事努力於電影藝術的現在，還極願意去嘗試這種和比這更不如的生活的滋味。

已往之片段

陳碧雲

「生活」真好像一個不可捉摸的夢，當你要追求它的時候，它總是非常的虛渺遼遠，等到你無意識地在過着夢的生活時，自己又覺得是非常的平淡無奇；只有這夢已經飛逝了的時候，你自己才會慢慢地從回憶中去領略到這種夢的美妙！

譬如我過去的生活，儘管它已經是很遼遠的過去了，但它卻時常縈繞於我的腦中，這是多麼不可捉摸的夢啊！

在過去，自「五四」運動的狂潮衝毀了我國幾千年的封建堤防以後，時代就把我捲在不可抵抗的洪濤之中，一個人變成了時代的工

具，無意識地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動都在向前猛進！自己抱着滿腔的熱情，跟着那些前進的覺悟的朋友們參加了各種的社會活動，特別是婦女解放。我們組織婦女團體，出版婦女刊物，討論關於婦女的一切切身問題。我們辦學校，參加一切婦女的教育與訓練，提高她們的知識水平。我們的物質生活雖苦，有時甚至飢餓，冷凍，然而我們還是整天精神勃勃地讀書做事；整天忙忙碌碌，有時忙到一天只能睡眠三四小時，有時甚至整天整夜都在忙着。總而言之，那時我整個的精神都在興奮的狂流之中。時代給與我以莫大的活力，這種活力是一謂新鮮的血液，它超過了一切的物質和鞭策！

那時，我的生活真如一幅充滿着樂觀和希望的畫圖，我時刻都在擡頭憧憬着前面的黃金時代！

可是，近幾年來，整個社會的不安，使我個人的生活也陷於艱難與苦痛之中了！過去生活的片段，時刻在我的腦中迴漩，但過去的終究是已經過去了，現在時代，正是長夜漫漫的時代，我們只有艱苦的忍受着精神上一切的襲擊與痛苦，堅決的期望將來的時代再給我以過去那種偉大的活力！

六七年還沒有寫好的作品

汪華

那是六七年前的事——

我那時十五歲。要是告訴人，誰都會鼻子一皺，嗤笑我狂大的吧？可

是我執拗地自信：一定能寫得好！——我就緊緊地門上門，一個人躲在廂屋裏，着手寫一篇小說。

一天內：天亮到正午，午後到天黑，晚上到夜裏，我一直是在一張矮方桌前；擰着眉，握着筆，面前攤本厚厚的草稿簿，飛快地寫着，不停；一寫，有時就寫到聽見鷄叫了。——「噫，這才睡。」

窗外有棵老梅花，正開。風一吹，就帶進點香氣。偶爾搖搖鼻子，有香氣流進鼻孔，覺得好聞；但注意力馬上又盪開去。——還是埋頭去寫，寫，寫……

吃午飯時，用人在外面敲門；又喊着：「三相公，吃飯了。吓，吃飯了！」先不睬；等催得不耐煩，才焦燥地咆哮着：「好叻！好叻！」還是那麼急速地寫下去。

停一會，弟妹妹們一齊擁到外邊撞門；撞着嚷着：「還不吃，飯冷了！還不來吃呢，飯就要冷了！」

「好喂！我不餓嗎！」頭一甩，粗魯地吼着，仍是低着頭在寫。

暫時沉默了，沒人作聲。卻終於——

「噫，老關着門做什麼呀？」弟弟在門外低聲說；停會，又：「嘻嘻，瞧啊，不曉得寫什麼呢？」

我直覺到弟妹們眼睛一定全貼在門縫上，而且都是在窺視自己，嘻嘻自己。我就嫌煩地把筆擱在桌上，草稿簿揣到抽屜裏，嫌煩地立起身，再嫌煩地開了門。

坐上飯桌剛撥兩嘴飯，屁股按着彈簧似的，立刻又跳了起來，衝進廂屋裏去，由抽屜裏抓出草稿簿子，塞到口袋內；又睜圓眼，對弟妹們幾乎吆喝似的說着：「不准亂翻我底東西。噢！」

弟妹們不懂地睜着驚疑的眼，看着我匆匆地撥着飯，匆匆地放下碗筷，又匆匆地鑽進廂屋去，「碰」的一聲關上門。

母親在堂屋裏喊：「三子，來洗臉呢。」

「我洗過了。」我應着；已經攤開簿子，握起筆。

我聽見弟妹們在外邊一致地否認：「噢，你多嚙洗的！你多嚙洗的！」我來不及辯，已經又迅速地寫了下去。

弟妹們不放心似的在門外轉來轉去；隔着門，不住問那句已經問了無數遍的話：「你到底寫什麼？到底寫什麼呀？」

問急了，我就氣沖沖地答：「練小字！」

「還不信哩！練小字能練那麼一大本嗎？」弟妹們追問着；見我不理，就歛歛地自言自語起來：「唉，三哥不曉得發的什麼瘋？成天關着門不讓人靠近！」——他們因為我突然離開他們底遊戲伴侶，而寂寞起來了吧，我想。

晚上，我還是吃午飯似的那麼吃了晚飯。丟碗筷，立刻躲進廂屋，門上門，又寫了起來。這一直，就寫到大半夜；那時，弟妹早已睡着，前後靜悄悄的，我寫得更加快了。

母親起來替父親做「消夜」的點心，一張見廂屋燈光明晃晃的，

就問着：「三子不能還沒睡呀？」

「馬上就睡。」我答着。

母親更慈和地加上一句：「睡吧，凍瘡會凍爛的喲！」

我真打一個寒噤，渾身冷了起來，逼骨的冷；牆上和地下，全有冷氣湧出來似的，那樣冷森森的。又打一個呵欠，很瞌睡；還不睡，反而拖條被裹住全身；怕牠散，又箍了帶子。由這個被捲裏伸出手，按在紙上，還是執拗地寫了下去……手凍抓了，腳像刀刺的疼，耳朵發燒，但還是掙扎着寫了下去，寫下去了……

又深思熟慮地用十幾本書疊起來，擋住射到窗紙上的那面燈光，免去了父親母親底催眠。——這樣末，就一直寫到鷄子叫到三遍。

第二天。一大早起身；一起身。我就……——老是拚命地日夜寫，一過過了五六天。

第六天晚飯桌上，二哥忽然笑對弟妹們問：「吓，你們曉得三哥寫什麼？」

弟妹們一齊天真地睜大了眼：這正是他們在想法猜着的喲！

二哥又笑了笑。「他是寫，吓」（聲音突然一大）「被我看見了，他是寫小說哩！」

桌上立即起了擾動，弟妹們一齊擁到我身邊，亂嘈嘈地吵着：「給我們看！給我們看！」吵吓吵的，最稚氣的弟弟，就動手掏我口袋。

我臉紅了；連忙按住口袋，連聲說着：「寫好了給你們看！寫好了給你們看！」

飯碗一丟，又跑進廂屋去，繼續向下寫。可是這以後，弟妹卻決不來吵了；有時來偷偷瞧一瞧，隨即又跼着脚尖走開去，搖搖手，彼此輕聲叮囑着：「莫吵莫吵！」連別人大聲講話，他們也要干涉：「不要這麼大聲！」掛在他們心上的，祇有一個希望……

第十天夜裏脫的稿。次日天剛亮，就伏在枕上，看了一遍：心一突！披衣坐起來看第二遍：心又一突！再很快地看第三遍，就忍不住嘆口氣，失望起來：寫下的，不是自己想寫的；想寫的，卻半點也沒寫下來。一把把稿簿撕成兩截，扔下地，擦根洋火，點上牠底紙角……

日中還沒起，頭發漲。母親走來問：「天中了。三子，還不起呀！」
「我病了，」我說。

真病了一病，就病了五六天。病好後，直到現在，這六七年內，——
「三哥，你那小說寫好沒有？」弟妹們老是這麼關心地問。
「沒有呢！還沒有呢！」每問，我就這麼一式一樣地答覆他們。

吃虧的故事

鄒枋

在學校的時候，我是頂會鬧的一個。

那時男女同學剛開始，每個人對於這些都睜着神祕的眼睛。我在未投身經濟學以前，是沉醉於文學和戀愛的夢，所以常是把女同學的

種種，拿來做小品的資料。不過我所寫的，全是她們生活上最有興趣的片段。因為我寫這些，所以男同學們常把各項消息告訴我；因為女同學們罵我，我便更多地寫。

因此，引起了種種可笑的事。男同學們因為我對於女同學的種切，大都知道，便說我是『×宮包探』。女同學們因為我身材的瘦長，和面龐的蒼白，說我是『白蘭花』。關於這些的資料積得多了。又應着某書局的要求，於是把這些小品湊成一個集子，叫做『×宮春秋』。

可是，事情便鬧得大了，女同學們恐怕有損她們的令譽，要求我不再出這個集子。而我呢，最初以為裏面全是充滿濃味的小品，沒有譏嘲，沒有冷語，讓我的學校生活留個記念罷，所以不贊成他們的主張。雙方互持着，學校也派秘書出來調解。女同學們認為反對該書的出版，雖訴諸法律而不惜。就我的方面，則認定寫稿是個人的自由，友情上固可不出版這本書，但在法律上則該書的版權，已賣給書店，我沒有責任的。這樣的爭持着，爭持着。

最後，由老同學江君的調解，把這本文稿燬了版，終究的，我是照有幾個朋友勸着我的話：『和女同學辦交涉應該是你吃虧的』做了。在我方面的損失，是燬了一本稿，而所得的是幾個女同學代表的『謝謝』聲，和她們勝利的笑。

我讀完了學校的課程，仍在校裏任課，可是幾個被作為小品題材中主角的女同學，卻坐在教室內聽講，這每每使我感到羞愧和志忑。

現在，我已經根本離開了文學，過去的一切也淡忘了。在我的生活上，沒有偉大，沒有時變，全都是很平凡的。在平凡的生活活中隨便寫了一段，算是新年中贈給友朋的禮物。

暑假

前羽

是我十一歲那年的夏天，我的家住在鄉下，我從城裏的學校裏回來，在路上我父親就對我說：『回家了要讀書寫字，學校裏放假不是讓你光玩的呢。』我聽了這話，陡然覺得身上壓了一個重擔子，心裏拚命地反對，無論如何我認為放假是該玩的；但是我不肯把這意見說出來，寧可讓它漲紅我的臉，因為我知道說了的效果會使自己挨一頓罵。

我父親說過的話，從來不肯不實行的，因此，那與我久違了的田野，草坪，和我的小夥伴們仍然只能從窗眼裏望見，不能讓我自由自在地去親近他們。

一天，我看見我繼母打開箱子清理東西，我很奇怪，我問她到那裏去，她告訴我：『你父親明天動身到西湖去。』我聽了，就跳了起來，自然我並不是替父親的旅行高興，我全沒想到西湖是個什麼地方，我也不管到底有沒有一個西湖，我只立刻想起我的小夥伴，想起樹林，草坪；那將要獲得的自由的快樂，幾乎要把我的身子擡起來了。許多的計劃一時都跑進我的腦子，我不知道要怎樣安排我自己了。

送父親動身後，我把我的書本幽禁在抽屜裏了。不消說我的小夥

伴們早就在屋前屋後等着我，我和他們一溜煙就跑了，不讓家裏的人看得見影子。

這時，正是割稻的日子，田裏滿都是人，滿都是扳谷的聲音。我和小夥伴們雜在田裏穿來穿去，替們他拾起一把鐮刀，或整理一束要扳的稻，跟着他們坐在田埂上休息，看他們吸旱煙，聽他們談年成；有時，我們把他們的破草帽悄悄帶上跑了，向末了他們總是在一個矮的樹枝上找着他們的帽子。

太陽跟火一樣照在身上，汗從臉上直淌下來，割稻的人的背心上流成許多的小溪，但是他們全不在乎。我們有時不能不跑到池塘邊的樹蔭下去，坐在碼頭上拿腳掉在水裏，濺起許多的浪花，把魚驚跑了，還要彼此把身上都濺濕了，然後才揚長地走了。走到什麼地方去呢，先就沒打算。如果看見籬笆上有野花，大家便停在那裏摘花，扎成一束，或拿花柄互相連成一串，掛在衣襟上，頂在頭上，各人又摘一片葉子，做成哨子，一路吹哨着又跑了。

割稻的日子過去了，鄉下人都是喜笑顏開地挑穀到晒穀場去晒。我只要知道我們家晒穀，我就自告奮勇地欣然擔任看鷄趕豬的責任，在那裏可以揷着小夥伴。我們坐在稻草堆底下，或爬在上面，學着鄉下的土戲班子唱起戲來。自然是胡唱，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唱的些什麼，但是神氣卻是很儼然的，毫不覺得可笑。起勁的時候甚至把大羣正在吃穀的雞當作觀衆，不去驚動牠們。

晚上，不消說和我的小夥伴們當然在一塊，我們抱一張席子鋪在草坪裏，躺着數星子看月亮。膩了，各人把誰都已背得亂熟的故事再搬出來。再膩了，就爬到墳山頂上，橫躺着滾下來，又爬上去，又滾下來；有時我會因此被我祖母叫回去，把我安頓在院子裏的小竹床上，她自己的竹椅靠近我，一面替我扇風，一面就說起十三妹的故事來了。祖母的兒女英雄傳背得亂熟，我也聽得亂熟了。

因為天氣太熱，我不敢再出去，便邀小夥伴到我家的竹園裏，從菜園摘許多香瓜來，靠着竹子坐在地上，一面吃一面唱山歌。我們的歌聲與樹上的蟬聲相應和，清風替我們拭汗，成羣的蝴蝶繞着我們飛舞，我們忘了我們之外，還有世界。

現在，我已不是超過那時的年紀一倍又多了。然而，當我等到這裏，我彷彿走近了它們，我看見草坪，田野，竹園和小夥伴，一切都是那末地純潔！

鄉村生活的回顧

賈士毅

穀生長鄉間，習於鄉村生活。回首三十年前家庭狀況，真有橄欖回味，令我每飯不忘。

從前鄉間的生活，不外自做自給，無求於人八個字。人生衣食住行，除了少數應用物品，須向市鎮購買外，其大部分，都是男男女女辛辛苦苦十指做成。

就食字論，天然以米爲大宗。我家除租田外，自種約六十畝，收稻約可三百石。以百石開磨做米，餘下的糶出，以爲常年日用工料之資，自覺沛然有餘。至於菜蔬，春筍秋菘，夏之瓜茄，冬之菜菔，無不出自田間；就是葷菜，母雞肥豚，都是自喂，鹹鴨火腿，也是自醃。案時取給，味鮮且美，覺今日宴席上的魚翅燕窩，那裏有這種味道兒。

至於衣字，以棉紗織成的本布爲大宗。我母親除自執炊外，常常自紡自織，幼時自塾中歸，就遠遠的聞著機聲，達於戶外。夜間督令溫課，即在機旁點上瓦燈，機不息，讀亦不敢息。布成後，加染各種顏色，製成各種衣服，耐久不敝。我母六旬壽慶，毅自鎮江假歸，見所穿衣，不類時製，母言「此余十九歲嫁時衣也，久置可惜，服之無斃。」賓客聞之，殊多驚歎。

從前的住屋，就空氣日光論，天然沒有現在的講究。但是我家蕭塘的老宅子，我自小住著，頗覺不惡，村外合抱的大樹，可數十章，舍後修竹數千竿，屋旁清流環繞，垂楊夾岸，紫籐臨波，好鳥時鳴其上，觀之悅目，聞之快心；室中粉壁雪白，磚地洒掃乾淨，誦讀坐臥其間，殊多心得，自稔知識，大半基本於此。

鄉間的行路，雖然沒有都市車馬的迅速，但也沒有衝擠的危險，邨中到了農工既畢，各家的人，閒著沒事，就加加土埂，修修木橋，有時還濬濬河港。邨中自備小小帆船，步行或舟行，看道路的遠近。幼時上鎮上學，常是步行，十里八里，瞬息即至，日常如此，好似輕微運動，身體反覺健康。照上面所說，我家如此，就是邨中各家，也大率如此，一年一年，到也

有家給人足之樂。到了現在，就不對了，一席所費，一衣所需，動動是數十元，或數百元；一屋之建，一舟一車之造，常是數千元，或數萬元，物品材料，大都舶來，人心日趨奢侈，金錢日漸外溢，生活如此，釀成風俗，同胞們怎樣會不窮，會不破產呢？

保守呢趨時呢

郭斌佳

大約一個月以前，我在漢口海軍青年會午餐，有位美國人和我談天。談了一會，他問我是不是開無線電公司的，我說不是。他對我凝視了很久，好像不相信似的。最近在華中大學朋友家裏，有位生疎的客人，問我是不是在中國航空公司駕飛機的，我說我住在珞珈山，不駕飛機。他聽了好像很失望的，就不講下去了。

我後來想着這兩件事，覺得很有趣，亦很奇怪。我平常除了讀書、教書、寫文章之外，喜歡在山間散步，和朋友閒談，尤其是喜歡聽平劇，以爲消遣。每天要在留聲機上聽一下金少山的盜御馬，梅蘭芳的醉酒，孫佐臣的哭皇天。朋友們亦時常到我的屋子裏坐下，喝一些茶，憩一會，和我一塊兒聽戲。他們向我說，我的生活，收藏修游息的原則，都很合宜。不知不覺的，我亦常常以爲如此。我腦海中，很少想到無線電或飛機的時候。老實說一句，偶或想到這兩種東西，心裏常有些討厭他們。

現在可不是這樣了。我想人說說話，至少有三分道理。這番他們發了這些問題，使我忽然間覺得我的生活上，亦許缺陷太多了。在現在這

個時代，祇知教書、寫文章、散步、談天、聽戲，不是太陳舊了麼？我想着即使不能在無線電或航空公司裏做事，也應得買一座無線電聽聽，坐一坐飛機，方始不辜負這二十世紀的文明。因此我對於我原來的生活，發生了懷疑；但是，又捨不得和他分離。小小的兩件事情，在我的思想上，竟激動了很大的波瀾。今後到底是保守呢，還是趨時呢？我現在正爲此事爲難！

第一個新年

黑嬰

是我七歲的那一年。

父親把我從南洋帶回家，記得是初秋的七月末。『在故鄉住下去吧，這番再不把你帶回這裏來，恐怕連故鄉也不認得哩！』父親的話是真的；生長在南洋的我，一回到這裏每天都睜大了陌生的眼睛生活着。而我想在這兒寫下來的是我在故鄉過的第一個新年。

新年對於七歲的孩子是多麼歡迎的日子呵！聽到鑼鼓的聲音到處響了起來；看着大門外換上了簇新的春聯；家裏整天在準備年糕和我的新衣；我是那麼熱望着「年初一」的到來……

年初一。

給母親喚了醒來，『起床呀，孩子！』她的手裏拿着我的新袍子。我一骨碌跳起來了。

穿長袍子這是第一次。母親給我打扮成一個鄉下孩子了，我對着鏡子不禁笑了一陣。『你已經八歲了。媽是多麼希望你趕快長大呀！』母親牽着我的手踱出房外。

天剛發亮，南國的殘冬是並不如何寒冷的。瓦上薄薄地蓋了一層霜，風吹着。

慣常所聽到的雄鷄的啼叫卻沒有了。等我到了祖宗神位前叩頭的時候，才發現原來屋裏的雄鷄都作了拜祖宗的禮品。

廳子裏聚着伯叔兄弟們，大家全用一副笑臉互相道着喜。這些禮節我是不熟的，全賴母親的指引着做。大門外開始燃放爆竹了，我就掙脫了母親的手一直跑了出去。

迎着劈拍的爆竹，東邊的天角升上了太陽。

孩子們鬧着。廳子裏有人在玩牌。吃飯的時候我張大了一張嘴喫了兩大碗飯……

夜裏帶着玩倦了的身子回到母親的懷中睡着了。可是，我記得母親抱着我到床上去時對我說的話：『孩子，聽我的話吧，你過了新年，應該努力唸書啊。家裏人全把希望寄在你的身上；你……你爸爸過幾天又得回到南洋去了。』

我記着母親的話，我懂得她說這些時的心境，直到十三年後的今日。然而今日母親在那裏呢——隔着山和海，幾千萬里外的母親呵，逢

到新年的到來，我就悄悄地惦記着她，像一個漂流在遙遠的海角天涯的游子一樣。

惆悵呢慚愧呢

朱溪

又到新年了！我走進百貨公司，打算爲小兒子買一兩樣餅乾可可糖同木馬膠鴨一類的糖果玩具。選了好久也難看中一樣。在猶疑不決當中，一點回憶，一點感觸，便像朝霧般朦朧住心頭……

我生長在錢塘江源頭一個小鄉村裏，我們幼時也有一家「百貨公司」的，那就是圍着鄉村前後左右的山水田園。我記得非常清楚：離家五六里是一片山，山上春天有紅得像血一般味道又嫩又酸的「野山紅」，初夏有無葉無花長了一身細毛捲頭如蝴蝶吮管的蕨薇，秋天有珊瑚色的水植，初冬有刺殼裂口的棕色毛栗。橫臥在門口的是一條行駛小帆船的河水，水是長年碧青的。河灘河牀全是大大小小的石子。在小馬鞭樣子的水草當中，黑鱗的鯽，紅翅的鯉，花背的鱖，鰓下長着倒刺的黃鱔，成羣地或孤獨地遊來遊去。灘上淺水地方，更有比蚊子大點的魚秧，姿態活潑的青蝦，笨頭笨腦的雛蟹，機警的魚虎。河岸兩旁的平地，盡是稻田。春天滿田淺水中有規則地散布着秧的行列，秋天則豐滿的穗子在熱風中笑哈哈如一片絮得厚厚的黃錦。村裏也有空坪，空坪上不是竹林便是菜園果園。竹林裏有頂出地面的筍尖，菜園裏有停在豆籐瓜架上夜晚唧唧喳喳唱歌的紡織娘。果園裏一到春夏日子，必有

書眉山雀等在桃李纍纍壓枝的樹上做窠孵雛。

我們那時想吃想玩，便去到這「百貨公司」。上山下水趨草窠攀樹枝。玩具甜果按時按節變換着，要把牠們拿在手中放進嘴裏，這「公司」並不要我們的錢，牠要五官百體的力量。懶惰的白眼對着別人吃，膽小的白眼望着別人玩。不懶不怕的非但得到吃的，而且當用了獨創方法才把阻礙消滅達到自己目的時，小小的心中豈不充滿了額外的得意？當看見手植的一粒嫩芽生葉吐蕊開花結子時，豈不又有收穫的欣慰？當危險被勇氣毅力與智慧渡過時，豈不又有一份勝利的狂喜？

這「公司」給我公平的交易。我跌破頭，被馬蜂螫，背脊晒脫皮，凍得牙齒打戰，手指切破，脚跟走起水泡，壓斷樹枝摔跤，落在深潭喝飽河水——這些，沒有一次叫我白白痛苦的……

我仍然在選着，眼睛都選得花迷了。從玻璃廚櫃上一大堆漆得紅紅綠綠標着價格的玩具中，露出一個向我嘲笑的頑皮孩子的臉，他說：「嗨，你不成了麼？別懶啊！膽子壯一點，年青一點，傻氣一點，創造的勁兒提起一點啊！」

我雙手空空地離開百貨公司，在熱鬧的大街上走着，臉上發燒：
「惆悵呢？慚愧呢？」

童年的回憶

曾虛白

未來太渺茫，現在太具體，一個人的生活，祇有過去是充滿着幻想織成的錦繡，尤其是一知半解的童年時代的迴憶，最足令人陶醉。

我要寫我童年時生活的片段，可是這敘述祇是根據着壯年時期的我的理解力來寫，事實上，真正兒童時代的理解和情感已不復爲我所有的了。

我生在甲午中日戰爭的後一年，那時候國難的刺激也會像「九一八」時期一般地引起了國人的興奮，因此我所受的家庭教育，根本就跳出了三字經，百家姓，以及四書五經的舊程序，而致力於新智識的灌輸。嚴譯的天演論和梁編的新民叢報，差不多就是啓導我入知識之門的鑰匙。

受了這一種新學識的薰陶，使我和我同學的一班小朋友們做出許多令人發笑的舉動。那時候，我們的一個家塾裏男女共有七個學生，除了我以外，有我的一位小姑母，一位表姊，一位表妹，一位表弟，一個弟弟，一個妹妹。別輕看過一班小朋友，他們空閑下來，談天說地的話題，倒多是些國家大事哩。我記得有一次，我跟我的小姑母談論到國是前途，竟會流出淚來。事實上，當時對於政治情況和國際關係原祇是一知半解，對於國家民族的觀念也祇是模糊影像；可是中國是我們的，受人家怎樣的欺凌殘踏，我們決不甘心，這一點原始自尊的心理，激發而成天良的暴露。

漸漸地我們由個別的談話轉變而成開會的形式，於是選定了打

米廳場做我們的會場，布置桌凳，居然也像個樣子。記得第一天開會的日子，剛巧一位表姊從蘇州來，我們竟硬拉着她，要她登臺發表意見，竟急得她面紅頸赤哭出聲來。我們呢，演說稿是事先預備好的很簡短的幾句，一登臺聽衆就來一陣掌聲，說完了再來一陣；幾個預定的人說完了，竟輪到了旁邊看熱鬧的老媽丫頭，也要逼她說幾句，於是推推拉拉哄鬧一陣子，就算散會了。

開會演說攪膩煩之後，我們又花樣翻新，想出兩國衝鋒的玩意來，這局面可比較緊張的多了。小伴夥七八人，分成兩隊，一隊裏有一個將官；鼓聲東東（這是拿筷子打皮凳子的聲音，）就表示要開戰了，於是雙方將官各派一員士兵出陣應戰；應戰的方式可十分殘酷了，打哩，踢哩，抓哩，不拘任何手段，總以使對方受傷爲目的，如能把對方拉到老營，那本領更不得了。這一個被拉過來的人就算俘虜，那是他本營同人要竭力營救的。激戰若干時，一方鳴金（這就是打臉盆的聲音，）就表示罷戰，於是大家揸拳動臂比較傷痕的多寡以定勝負。

這種殘酷的戰爭心理怎樣會在小孩們腦筋中滋長着，我們不能不說是同仇敵愾的義憤所造成的了。可是這種把戲，在小孩們身上的傷痕給一一發現了出來之後，在勢是不能繼續下去了。

追憶童年

王仲武

余就過去生活中，略舉一二，以博閱者之一粲。

(一)幼兒陪審之趣聞 約在民元前六七年，太老師聶幼涪（涪翁川產，道德文章，久聞於世，時人多稱之曰四川聖人。其姪婿傅增湘先生，服膺其經學。民國初年，沒於北平。）長溧水縣時，以先君司文案，余亦隨侍在側。某日，正鞠盜案，余始偕母在簾後竊聽，刑求良久，不得供。余性不耐，遂躍至堂前，高呼「聶爺爺聶爺爺！」此聲未了，已被左右差役曳之堂下。余不從，乃放聲大哭。且曰：「盜賊非天生，苟激發其天良，未必不能得其真供，徒答責何為……」此時審堂秩序大亂，無已，聶老縣長即喝止差役，令抱予至堂上，蓋欲止吾哭耳。余至，一面以手拭淚，一面復向罪人云：「汝幼不讀書，長而無以為生，不得已，挺身走險，流為盜賊，亦可憐也。今設汝能將此案真情吐實，我可代向縣長求饒。」俄而，罪犯神經似已大變，果直言無隱，此案遂定讞。時予方六七齡，竟冒充片時之陪審官，豈非創聞。

(二)爬門功課之笑話 余年十歲時，身材短肥。在學校中，慣作殿軍，諸親友亦喜嘲笑，予私居嘗悒悒。某日，予祖母戲予曰：「要想身體高，最好拿瓦刀。」余聆之，甚喜：一日家中修葺房屋，見瓦刀，喜極欲狂，竟玩弄不止。午飯時，復攜至桌旁。祖母見而大笑曰：「傻孩子，汝平素尚聰慧，此次得母太笨乎？余云，要想身體高，最好拿瓦刀之意，是謂泥水匠每日皆須爬門頭，上房子，常常伸展骨骼，自然易於長高……」從此吾於每晨必作爬門跑山操八段錦諸功課，如此者十餘年，未曾稍間，竟使體格長高甚速，而小矮子日本人之綽號，已不復為我所有矣。前歲夏夜庭中

納涼時，吾母尚戲予曰：「汝幼時幸為爬門將軍，若做把門將軍，（乞丐代名詞）則吾家旁之山，非名五台，乃笕斗山矣。」（笕斗山為京市乞丐收容之場所。）

(三)每年計劃之神秘 余自幼喜作計劃。每年歲尾，必檢查過去之成績，及預定來年之計劃。猶憶十四五歲時，予肄業于江蘇省立第四師範。某年（大約在民三）元旦，大書「今年決不吃燒餅。」「要做到三筆。」等信條，貼於書桌旁。一日，為吾母見之，詳思莫解。嗣詢諸吾父，乃大笑曰：「我知之矣！仲兒今年決不食燒餅者，蓋以其校中學業成績，雖常在甲等，而操行每列於丙等，予嘗嘲之，以年年吃燒餅，何不更換他種點心，今故發奮立此信條。至「要做到三筆」一條，則似商人口吻，不審其意之所在。」余答曰：「每早六時必起。早操後，七時必大便。逐日功課必須做完。以三筆代此三必定之意。」父復笑曰：「古人亦嘗有座右銘，或自勗種種，但字意均顯明，爾何為故做神秘。」予應之曰：「各項信條乃為我個人每年修養計劃上之標識，只求我能切實做到，何必使人明瞭，非若先賢著筆即做千古想之意。」吾父聞之莞爾而云：「但願汝能終身如此也。」此種習慣，迄未中斷。今歲余之計劃中，曾有「五索六印七開」一條，吾婦見之，尚譏余曰：「此條頗似竹林賢者之口吻，還不如吃燒餅為妙。（民十餘結婚之夕，家人曾以吃燒餅饅頭為鬧喜房之資料，故吾婦亦知此典。）古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語，未聞有五索六印七開等云。」時余堅不為解，迄至七月中旬，中國統計學社在申舉行年會，統計

論叢等刊物亦皆即時印發。吾婦始恍然曰：「五月索稿，六月交印，七月開會，原來如此耳，真可謂神祕之計劃也。」

先苦後甜

陳明遠

我的生活，原是極平凡庸俗的，浪流險苦，堪爲我生活的寫照。回味已逝的歲月，使我流淚，也使我歡狂！我受過饑餓和凍餒，嘗過軍閥的苦刑，遭過人們的鄙棄。記得在六年前的時候，正是人爲刀俎，我爲魚肉，橫切直切，全憑那些殘酷人們的喜怒；在這熙熙攘攘的今日，我仍保留着原有的軀殼和靈魂，不特是出乎自己的意料，連許多的人也稱爲奇異，因爲這條小小的生命，多年前就有了結它的可能！

如今呵！年歲是增長了，回想過去的情景，好像患神經病者的夢境，一切都是幻影，也好像是在叢山深谷裏夜行，使我啼笑皆非。現在呢？我仍如置身在禁閉室裏，黑暗滿佈我的四圍，不過目前的際遇，並不使我疑懼和生悲，因爲驟然的陰霾，就是東方大白的先兆。

在逝去的歲月中，我拖着饑餓凍餒、苦刑、鄙棄……的險阻。終仗着樂觀、苦鬪、熱情去輕身地躍過。雖然現在還留下許多的創痕，伏着一些隱痛，不過我認爲艱難險阻，是我們難得的境遇，因爲它可以磨鍊一個人的心身，所以爲了過去，毫不悲戚。

在現在所謂的頹廢、墮落……都和我絕緣，雖然我們是孑然一身，沒有半點成就；反之，樂觀、苦鬪、熱情，是沒一時分離。雖然人情是這樣的

無常，一切都在巨變；樂觀的態度，苦鬪的精神，熱烈的情緒，是成功的三個前提。不論是在任何時代，沒有樂觀的態度，就會疑懼和憂戚；沒有苦鬪的精神，只有屈服或犧牲；沒有熱烈的情緒，就會因循或放棄手中的良機，所謂五分鐘的熱度，不知葬送了多少青年的一生。

有人說：人生就好比兩瓶必然要喝的酒，一瓶是甜的，一瓶是苦的，先喝了甜的；後來必然要痛苦，先喝了苦的，以後當然是甜蜜。有些人先喝甜的，有些人先喝苦的，誰先誰後，這只憑個人的選擇。不錯！把人比做兩瓶甜苦不同的酒，確有相當的意義，誰後誰先，是在飲者的考慮，先喝甜的留下苦的固然是善計，但是喝了苦的，再喝甜的，是別有一番滋味。我呢！自然是願先喝那苦的。朋友！慎重的選擇吧！

教書與讀書

謝六逸

這八九年來，我的生活，就是所謂「教授」。如果存了「做一行厭一行」的心理，這種中國特有的大學教授的生活，是頗難持續到如許長久的。除了假日以外，我每天總得經過江灣路和翔殷路一帶。對於這一條平坦的大路，我可以算是一個「通」。我親眼看見道旁的稻田裏，建起一座一座的洋樓。在田裏吃草的小羊，穿紅綠衣褲的鄉間小孩，棉花的村婦，一天一天的，不知他們的去向。路旁的草，依然由綠變黃，由黃變枯，再由枯草變成綠色。如是者八九年，我還是跑我的路。我不想改行做醫生或者做律師，我有一股傻勁兒，就是想多看一點書。這點勁兒

消散時，那就什麼都完了。

有志者事竟成

谷劍塵

我是一個小學沒有畢過業的學生。

我是一個上海錢莊裏的學徒。

但現在值得驚奇的是居然擔任了一個省立的獨立學院的講師。把「未來當作夢」的「過去」在「未來竟能實現」的「現在」回味起來，真的太離奇了！

因為我的資格只是一個小學生，一個錢莊的學徒，在把「未來當作夢」的「過去」和「未來竟能實現」的「現在」加以檢查，實在沒有什麼可以寫出來貢獻給大眾的。一個小學生，一個錢莊裏的學徒的過去生活中有什麼「堪資師法」的事蹟？

但是我回想着促成我「現在」的事業的「過去」卻有兩件事值得告訴大眾。

第一件是我沒有做「還湯豆腐乾」的勇氣。我是十六歲的時候（民國元年）到上海一家錢莊來學生意的；雖然是一個舊制高小的學生，可在白話不能寫信的當時，着實感到困難，因此引起了重新念書的動機。後來知道同學葉作舟兄（當時名叫壽衡）已進了杭州一師，而同學季君也拋棄了蘇州洋貨店的學徒生活而重新踏入了學界，於是有所藉口，引用季君的例子向家父去要求，結果因為家父不願有

「還湯豆腐乾」的兒子，而我自己也沒有做「還湯豆腐乾」的勇氣，只得打消了求學的念頭，走上了自修的道路。一個學徒，忙着掃地，抹桌，洗水煙袋，供先生們的差遣外，已經足夠把一天的有限光陰磨完，直到晚上十點鐘才有得閒，（有時還要服侍先生們打牌）躲到樓上，點了洋燭（因為省錢樓上不裝電燈，所用燈火自己化錢）去讀一兩小時的書。現在我眼睛的近視毛病，就是那時「開夜車」開深的。我現在戴的眼睛度數最多的一只要一千〇四十五度。照這樣說，眼睛是我的成績，也可以說是我唯一的「修業文憑」了。

第二件是我怎樣造成「戲子」。「戲者戲也，勤有功，戲無益。」在我們紹興，戲子是「墮民」做的，「在家人」認為做戲是奇恥大辱。但是我沒有做「還湯豆腐乾」的勇氣，卻有做戲子的肝膽。這大概是人大膽大的緣故吧。但也不可感謝洪深和歐陽予倩兩位朋友。那時候在五四以後，因為開夜車的成績，已經有叫我到新聞紙上去發表文字的能力了，由此認識了鄭正秋、鄭鷓鴣和周劍雲。再由鷓鴣劍雲介紹進少年宣講團的化裝演講部，後來又從少年宣講團轉入戲劇協社。這樣的環境自然足夠使我學習做戲子的情緒燃燒起來，然而家庭中的壓迫也跟着日緊一日。五四運動以後，「廢姓」、「家庭革命」是鬧得爛熟的了，我要脫離家庭的壓迫，完成我的志願，當然只好走這條路，否則是完全屈服。我去請教洪深和歐陽予倩，結果是：

洪深——不主張對家庭決裂；

歐陽子倩——不主張對家庭屈服。

那兩位朋友所指示我的不是絕對衝突的嗎？非也。洪深不主張與家庭決裂乃是叫我敷衍家庭，表面上表示屈服；歐陽子倩不主張屈服，也是叫我敷衍家庭，內骨子實行決裂。他們都說：「只有一方對家庭瞞住習戲的事情，一方努力完成自己的志願；志願完成，生活可以自給，他們自然不再會反對。」子倩他自己說：「當時習戲的環境是和我相同的，因為演劇斷了親戚，而現在恭維我的還是這班親戚。」我那時便照他們二位的話去實行。

我現在能動筆寫寫稿子，上講堂教教戲劇，雖然不能算得成功，但是可以相信「無師自通」，「有志者事竟成」，兩句古話是沒有欺侮我！只在我們自己怎樣去努力而已。

余與商務初創時之因緣 張蟾芬

本公司創辦於公曆一八九七年，即前清光緒二十三年，迄今已三十八年。經過情形於「三十年來之中國教育」一書內，誌之甚詳。至於創辦動機，知者甚渠。時夏粹芳鮑咸恩二先生，皆服務於上海英文捷報館（China Gazette）為英文排字館，館址設在松江路一號。（即今稱之愛多亞路，其時尚為一條河渠，稱之洋涇浜。）該報編輯及經理人為英人 Mr. O'Shea，生性極燥，對於工友，每多輕視侮慢之事。故渠等所感痛苦，實不堪言。乃與余商議，欲自謀出路。最後談及，創辦印書房，每月

並可得英美聖經書會及廣學會等之承印事宜，決定後，乃集資三千七百五十元創辦。余只擔任半股計二百五十元。為數雖小，但籌措已感困難。粹芳先生一股，係由其夫人向其女同學告貸而得。咸恩先生亦已告貸。發起本公司之議約，於光緒二十二年陰曆三月初三日訂定，係在洋涇橋某小茶肆樓上。迨資本湊齊，即着手開辦。當時僅置三號搖架三部，腳踏架三部，自來墨手板架三部，手撒架一部，餘資略購中西鉛字及器具，所有資本皆已罄盡。幸夏鮑兩君皆抱破釜沉舟百折不撓之志，繼續維持。最初地址，在北京路南首德昌里末街三號，乃三幢兩廂房及庇屋，中西文排字即設此庇屋內。任職其中之發起人，有夏粹芳鮑咸恩鮑咸昌郁厚坤等數人。最初一二年中，兜攬承印最感困難。原因係添辦材料，皆無現金。幸有發起人高翰卿先生，代渠等擔保。如此懇致協力，生意乃日見起色，獲得各方之信任，經濟亦漸寬裕。時當甲午失敗之後，變法自強，廢科舉，興學校，經朝野一致之主張與努力，而入於維新時代。故商務之成功，半由人事之努力，半由時代之造成。第一本華英初階及進階華英字典，張菊生先生等編輯之最新國文教科書，乃得傾銷全國。舊屋遂不敷應用。於光緒二十四年夏，遷至北京路美華書館西首慶順里口。館務由夏粹芳先生主持。職員喜用青年人，先公而後私，輕利而重職，故營業日臻發達。余自前清宣統元年七月間辭職郵傳部駐滬電報高等學堂電報教習，進館初任西書部主任。民國三年起，改任出納科代表，對內外簽字，職小任重，小心翼翼，幸無隕越。此乃二十餘年來，可以告慰於

大衆者。蓋余做事最富專心，恆心，誠心；而業餘對於民生教育，文化事業，及職業問題，亦多提倡。希望人人有職業，有生計有道德。又曾與項松茂、高恩洪等發起及贊助滬閩南柘長途汽車路、交通公司；與童季通、黃任之、錢新之、何靜之等發起浦東電氣公司；與沈冠生、諸宛明、薛壽齡等發起冠生園食品糖果公司；與夏粹芳、項松茂等發起五州大藥房，上海南京路女子商業儲蓄銀行。該行原發起人爲上海三馬路中西女塾學校畢業生嚴叔和女士。嚴女士畢業後，在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服務十餘年，成績卓著。第一次至余處，商議該行組織宗旨，余當即贊助及投資，共同發起，冀其成功，以資提倡女子職業。並贊助浦東六里橋祝明誼所創辦之成章電機染織廠，使數百女工，亦有維持生活之計也。舉凡有益於社會民生事業，無不量力扶助，企圖發展。又獨資創設私立尚德中小學校。第一第二等校，三十餘年，造就實用人才，爲社會服務。幸無大過，亦稍足以自慰矣。

治學自敘

邵元沖

寒宗自明以後，累世業農。余自髫年漸有志於墳索，就學私塾；每於塾師架上抽假數帙，攜歸閱讀，越數日又往抽易以爲常。然所讀多無統系，所耽在筆記雜劄諸編，以其文不艱深，敘事多委婉能盡人意。十齡讀史記，大愛好之，自是始有志於史學。先慈聞里中故家有藏書出售者，乃以銀二餅得書一巨簏歸，其中有紫陽綱目及明戴義輯之二十一史文

鈔，雖多殘短，已侈然自以爲坐擁百城矣。

庚子以後，新學書漸出，乃得讀地球韻言、天文歌訣、全體通考、富國策、盛世危言、泰西新史攬要諸書，由是而抵掌談時務。讀書目答問、四庫總目提要、文史通義，始究心目錄之學及學術流別。癸卯，擬治學紹興府學，因疾不果，然是時徐伯孫、秋璿、卿諸君皆在越講學。甲辰乙巳之交，漢職，醒獅、民報、黃帝魂諸書報皆漸流布，國粹學報亦已刊行，越郡圖書館且多陳列備覽，於是民族大義所感甚深，而於鄉邦文獻，尤好讀黃梨洲遺書。乙巳年乃在鄉設廣智學會，會友各須認讀書報，纂寫劄記，每週聚會討論，以證心得，並作學術講演，實際則爲研究民族主義。會員中有負責於每月向上海密購民報等送會互相傳閱，此後一部分會員多加入同盟會，則當時學會之效也。

丙午以後，治學杭州，課程之暇，多就圖書館假閱史部及叢書。此數年中，閱書最多。嘗讀諸子選本，教師戒以選本文離破碎，不足窺學術之全，乃專習管子。昔家居時嘗治性理諸書，并做裏了凡作功過格者數年。入校以後，乃習爲日記，今猶存數帙。自後居東居滬，續有記述，然行事因多宜祕，故每中闕。而自民國七年後至今，十七年中絕無間斷，今已得數十冊，蓋以養有恆之習，亦以自省其立身行事也。

自庚戌至壬子三數年間，多治法學家言及憲法，故於民國元年在上海操筆政，關於憲法問題，與法家某君多辯難之辭。而癸丑宋漁父被戕案作，租界當局認應桂馨寄居租界，不允引渡，予乃援據法理，以犯事

地在滬寧站，屬中國地，應犯爲中國人，殺人爲刑事犯，故應交中國法院訊理，乃卒得將應犯引渡，此又當時一小小故實也。

癸丑亡命東京，於協助總理孫公黨務餘晷，頗能讀書，除瀏覽政治典籍，譯著民國雜誌文字外，溫治舊籍，日有常課，如文選漢書等，皆經全部圈讀。又每夕除作日記外，另以一冊考驗修養，曰省察日錄；又以一冊記讀書心得，曰知媿日劄。得閒則更裹乾餼至帝國圖書館作盡日之閱覽，如是者亦歷年餘，乃得幸免荒蕪。

自民國六年，從孫公護法粵中，羊城自阮芸台陳蘭甫諸公敬勸學，文獻所萃，書肆林立，故暇輒蹀躞其間，罄微資以購之，所貯乃漸增。嗣後往來南北，通都僻邑，職務之暇，輒以徜徉舊書肆爲樂，每歸則煤墨盈手，塵土堆襟，而其癖不改。相知有覓予而不得者，乃往往於舊書肆中遇之也。

民國八年後，留居歐美，多治經濟社會學，聚書之願益奢，而西籍價昂，不易多購，除必要之書外，則亦多於舊書肆中求之。彼邦以圖書館普及，而居舍隘，不易多貯書，故每購新書讀後，輒廉值鬻之書肆。而游舊書肆者如能細心物色，則往往可得數月前新出版之佳書，而其值僅爲三分之一或半價者。予每週之末，至少必以半日銷磨於其中，而偶得佳本，則挑燈披誦，每至宵分，以是歸國之頃，亦達十餘巨篋，凡政治歷史經濟社會諸參考所需要籍，大略備矣。

居歐美數年，治學之餘，兼以考察經濟組織勞工狀況及各社會主

義團體。其間主旨紛繁，派別各異，然因時制宜，隨環境之需要，謀組織之適應，充實內力，振作精神，則大致皆同。關於調查所得資料，及各團體出版物，數亦極多，除一部分排比刊布外，年來人事卒卒，尙未暇爲全部之整理也。

近數年中，雖人事栗碌，然聚書之願，亦與日俱增，所到之處，輒多搜購，而史部地志，朝章國故，及明末諸遺老著作，皆所篤嗜。每聞書肆新刊目錄，必加循覽，酌爲選購，因意在參稽，故多爲普通版本。且諸務蝟集，亦未獲按時研習，作輟無常，學殖荒落，彌用自慚。

比歲外侮洶臻，民俗浮脆，故恆以心理建設之義，勉人以滌濯舊染，發皇衛國之精神，並致意於歷史鑑識，民族文學，以充實教育，喚起民衆，藉收明恥教戰之效。自媿寡陋，少不聞道，然區區之志，行已則勉葆有恆之習，于學期免于怠荒，於人則諄諄致其惟智識乃能救國之義，瘖口嚅音，垂涕而道，冀共勉勵前進，以充實人人之智能者，進而充實國力。要知現代惟智能優越之民族，乃能自求生存，大言壯語，悲憤激昂，於實際皆無濟也。謹持此義，以自勉而互勉。

北京政府臨終時之使館服務生活

邱祖銘

在十五年夏季，我因爲使費久欠不發，不能繼續服務，所以請假回國。到了北京，照例投刺謁總長。總長蔡廷幹先生，因病不見，我留下名片

和在挪威時所寫的中外訂約失權論一本小冊子，由部役轉呈。蔡先生養病於法國醫院，把我的小冊子翻了一翻之後，恰巧外交部錢階平先生去探病，蔡先生問及余爲何人。錢先生說，是挪威使館隨員，方才回國，擬回部或調任。蔡先生說，還是調任外館學習學習罷！我由是改調駐英使館隨員，這是十五年冬天的事。其時國民革命軍已進展至長岳，北京政府，非常危急，我因爲在英國可以讀書，決定再行出國了。

在垂危的政局之下出國，不得不湊借些回國川資。不然呢，行人之官，淪爲海外乞丐，不是玩的。但是到了倫敦，我把所帶的款項數了一數，只剩六十餘鎊。那時隨員的月俸是三百六十元，照五成發放，又扣除我弟學費三十元，實收一百五十元，合十二鎊左右。使館的打字員的薪金，是每星期三鎊，恰與我的俸薪相等。區區之數，倫敦居，大不易。差幸舊衣尙可穿，住宿使館內，只化五鎊，購置被褥之類。衣住問題解決，食的問題，又是難事。我打定主意，每月伙食，以三鎊爲度，加之洗衣理髮等等必需費用，不能超過七鎊。如此緊縮生活的緣故，一則鎊價日漲，一則到倫敦後一星期，先嚴去世，又匯出十鎊，這才是船破遇到逆風呢！我決定在小飯店就食，如 A. B. C. & Co., Lyons & Co., 等大衆飯店，日日光顧，每日早午晚三餐，不過二先令左右，在倫敦算是很儉省了。

生活問題解決了，我就設法讀書。在倫敦大學的大學學院報了名，入法科。那時大學學院的校長是福斯脫，約去談話，末了問我「When will China go straight, Mr. Chiu?」我停了半響，才答以「I hope

it will be soon」。我選的科目是英律綱要，國際公法，國際私法等等。一則我當時不能決定在英國住多久，一則我在使館辦事，只有上午八時至九時和下午五時以後，方可離館，不能按照學校所定課程上課。到了十六年下半年，我以爲使館服務，行將告終，預備考律師，我才照法科必修科上課。那時的國際私法講師是甄克斯，聽者極少。他把國際私法，看做英國法的一部分，根據了英國法院判例而歸納的規律，他口誦而教我們筆記，筆記以後，再加考問。其時同班中有位新嘉坡的張女士，我們常常互校筆記的。我曾經參照甄克斯的方法，在我國的涉外法例和法令裏，歸納了許多規律，輯成涉外法令釋義一書。國際公法的講師是麥克南，就是奧奔海國際公法第四版的編者，他是專注重「什麼是現行國際法的確定規律。」我因爲讀過奧奔海的書，正鬧不清什麼是國際法上大家公認的規律，所以聽得津津有味。

從十五年未到十七年夏，外交正是多事之秋。我在使館的職務，是編報告。至於酬酢，除覲見英王和赴英外相茶會外，一概不參預。記得漢口事件發生後，英國大舉出兵至華，外交部要明白出兵的真意，我向一位勞動黨接近的朋友探聽消息，他說中國要慎重，勞動黨執行部討論出兵事件，反對的只比贊成的多一票！南京事件發生後，探悉英外相盛怒，但只能向北平政府報告。到了十六年秋季，我們的處境益加困難了。我們的銜名，照例刊入英外部的外交銜名錄，但是英政府亦明白我們是代表什麼了。在十一月間倫敦市尹就職宴會，英首相照例宣述對內

對外政策。講到中國，他說，中國現在有四五個政府，沒有一個是英國承認的。我請代辦電政府請示，我們是否有繼續駐在英國的必要？政府回電說，安心供職，英首相演說，已向駐華英使抗爭了。濟南慘案鬧得正烈的時候，正值英王夜觀之期。日本代辦佐分利是大使館代辦，排次適在我們之前，兩國使官，魚貫而進見英王，那知兩國軍隊，正在濟南作戰呢！這樣難受的外交官生活，到了十七年六月全國統一，方才完了。

初次的嘗試

于卓

我還是一個「涉世不深」的青年。在我的短短的平凡的生命史中，除了和環境苦鬪，和命運掙扎所遺留下的點點血跡，絲絲創痕，找不出什麼值得告慰於人的事蹟。

我不願拿『身邊瑣事』之類的文字來敷衍編輯先生的情面，踴躍讀者寶貴的時間。我願趁着這個機會，把一個生活在暴風雨時代中的青年的際遇，片段的寫出來，獻在東方讀者的面前。

記得是五卅慘案發生的那一年，全國革命浪潮高漲到了極點。我的故鄉，一向被視為東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M城，自然也免不了革命浪花的激濺。那時我是一個在師範學校讀書的中學生。因為我略有一點小聰明，除了應付學校規定的課程而外，還有大部分的時間，去閱讀課外的讀物。凡是新出版的新文學書籍，雜誌，和一些談淺近理論的小冊子，總是千方百計的設法找到。當時『三民主義』、『五權憲法』

這一類書籍，除了革命大本營的廣東和中國唯一大都會的上海，在內地各省，尤其是我的故鄉，是在禁售禁讀之列的。如果你藏有這類書籍，一旦被發覺，說不定會惹出什麼大亂子：輕則拘禁，重則殺頭。但這些『嚴刑峻法』，卻範圍不住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的心。

就在第二年的春天，展開了我最憧憬着的新的生活：

在一個星期六的晚上，我應我的好友C君之約，去訪問一個不會相識的青年。夜色黝黯得怕人，我們用着輕快的脚步，在黑暗中，左一個胡同，右一個胡同的走了約摸有二十幾分鐘的光景，穿過大街，迎面聳立着一幢巍峨壯麗的水門汀的建築物。出我意料之外的一聲『到了』，C突然的停住了。輝煌的電炬下，照出來『××銀行』四個大字。誰想到帝國主義者榨取弱小民族膏血的金融侵略的大本營，竟變成了準備給他們掘墳墓的異國的青年們『圖謀不軌』的機關！

那一宵，結了我一個永遠不會磨滅的印象！

往事如煙，幾年來過的是走出研究室，踏進圖書館，鎮日和報紙，雜誌，參考書廝混的生活。每天擡起頭來，望着懸在壁間那幅為抗日而犧牲了的C君的遺墨：

『慷慨請長纓，國事關情。龍沙萬里陣雲橫，但願燕然銘早勒，不負茲行。國破家又傾，憂患餘生，男兒奮起作干城，整我貔貅驅狗鼠，四海澄清！』

再想想自己幾年前的那種勇邁直前的生活，看看當前的一切，不

禁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悲憤，說不出來的沈痛。

逃亡生活

方秋葦

我的生活，是帶着血和淚一頁一頁地過去了。假如要追述以往的生活，我想至少也可以寫本「自傳」，雖然我不是名流，作家。

現在要將整個生活歷程中之一頁寫出來，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說起？

偶然想到新年要來了，於是聯帶想到我在四川時的一段逃亡生活。事情說來也很有趣，原來在一九二八年（？）的冬天吧：成都這地方，來了幾個美國人和一個中國的余××博士。據我們所知：余博士來四川，是調查灌縣的水利，並與某軍長接洽投資問題，而某國之「互惠」條件是售賣（其實是輸送）大批軍火。這件事我們調查明白以後，要在報紙上披露，但終被當局檢查扣留。於是，我們只有向余博士發牢騷！一天，余博士在青年會講演「人格救國問題」，來賓中有外僑、教士和一些高貴華人紳士，此外就是新聞記者了。當余博士講演的時候，從人格救國說到開發四川，從開發四川說到外國資本之必要，總之儘量地歌頌帝國主義之萬能，我聽了很生氣，幾乎要跳起來。余博士在熱烈鼓掌中，結束了他的講演以後，主人又請來賓講演。於是有一位外僑作了短短的英語講演，接着又是幾位高貴的華人紳士（大學教授之流）的英語講演，轟動了全場。這時候，我以為是參加了日內瓦的國聯

會議，不然怎樣會有許多的洋文講演，我不會用洋文講演，但卻會用洋文來罵人，於是唐突地跳上了講演臺，首先反駁余博士的「人格救國」論，反對帝國主義資本深入四川，反對高等華人勾結外人，全場空氣為之一變。當然，這是不禮貌，但我卻認為這是痛快咧！本來，青年會要請我們吃大菜的，這一來什麼都完了。

經過了幾天後，余博士匆匆地離開了成都；同時這時候，某軍長下令緝拿反動，并在我家裏搜索了幾次，但我早已溜走了。這一頁的生活，便開始了我無期的逃亡，時間的發生就是在那年的新年。

奮鬥與最後的勝利

董重

我是人生戰場中的失敗者。我的生活是人生戰場中失敗者的生活。

我做夢，夢不能實現；我的光明的理想，都成了無色的泡影。

我工作，工作得不到報酬；我的誠懇的努力，只作了他人聰明嘲笑

的資料。
我尊敬人，但人蔑視我；我以「誠實」「忠直」待人，但人不以如此待我；我愛人，但人不愛我。

我在學校怕失學，我出學校怕失業；我天天都在憂惶恐悚挨過每

一點鐘……
這就是我的生活：過去是如此，現在是如此，將來恐怕——也仍舊

是如此。

如此的生活，對於我，縱使不是一種罪罰，但也決不是件什麼快意的事兒。

這「決不是什麼快意的事兒」，到如今，我所以還沒有勇敢丟卻，而且甚至還似乎有點兒不捨得丟卻的樣子。緣故是因為我既然活着了，那麼我就該爲什麼而活着；就使不爲什麼而活着，我也要爲活着而活着，活着，活着，直到不能活着的時候。換句話說，我要做個人生戰場中最後的勝利者；縱不能如此，我也要做個人生戰場中光榮的失敗者。

甜蜜的印像

鄭林莊

我一向都是在理想的有限度的學校環境中討生活——受業和受書，可說是根本沒領略過社會的風味。今年暑假後，忽覺到以理想的經驗來指導一些比我更富於理想的學生之錯誤，復適值有個機關給我一個作實踐工作的機會，我就不猶豫地改業了。這個位置很能給我和農民接觸的機會。起初我很有點害怕，覺得農民很不易周旋。可是等到我真和農民第一次接觸後，我不但覺到以前想像的錯誤，而且他們給了我一個記憶起來總是甜蜜的印像。因爲我們要調查某地方農民的情況，使我們不得不先和農民聯絡，使他們明白我們調查的意義，免得調查之時發生疑惑。於是決定請他們來看電影，第一次是在室內，來人擁擠到連站立的位置都沒有。我在演講之後，忽然想到試着推行

一點公民常識，我大膽地叫他們遵守「不吐痰，不吸煙，不喧嘩」的三戒條，那晚直至電影終畢，果然沒人吐痰，吸煙和喧嘩。第二次電影是在露天舉行，電影完後，我又試行一條戒規，叫他們先讓婦女走，不可擁擠。他們又果然照辦。以後我們到鄉間挨家調查，他們和她們不但有問必答，而且把許多問不到的事都通盤托出。這樣他們不但一次比一次給我以更好的印像，而且使我覺得中國的農民是最服從，最誠實，最能保存我國良好文化的人。這真是我半生來最感興趣的一件事。

懺悔

周新

我的生活非常平凡，除了像你和他一樣地爲了滿足生之慾而衣食住外，我也爲着滿足自己的知識慾而讀一點書，寫一點文章，繙譯一點東西。可是在我知識的大道上，我有着一種好高的性格，使我的行程受到了極大的障礙；這是我自己早就發覺了的。

我在十一、二歲的時候，對於舊詩感着興趣，我讀一點舊詩，我也想學做一點舊詩，可是曹子建七歲能在七步之內寫成了豆萁詩，我覺得我的學詩已經太遲了。我不願再學，至今我是一個詩盲。

十歲時，我開始讀英文，同時我也開始有了繙譯的雄心。十四歲時我讀英文天方夜譚，我曾譯了裏面的一篇東西，寄給英語週刊，自然，那樣幼稚的嘗試是給擯棄了。隨後我得到了一本波的詩與小說，當我讀到他的烏鴉一詩時，我覺得牠的音韻動人極了，我便想把牠譯成中文，

但終因用字的困難，使我束手，祇把他的安奈教爾李和海裏的城市二首譯了出來。生硬的文筆和原來的語勢顯然的完全二樣了，我感着失望，我覺得我對於繙譯的根基太壞了，我便放棄了這個企圖。

十五歲時，我得到一個朋友的介紹，開始在世界學會出版的一個刊物裏投稿，雖然稿費祇有每千字一元，但是看到自己的稿件用鉛字在書本上排印出來，這是使我何等的興奮了。但有時也不免遭到了排擠，使我想着我的能力實在不如別人，我對於我過去的不知努力，感着深深的懊傷。我的筆又曾擱起了一陣。

我現在還寫一點文章，繙譯一點東西，但這種好高而近乎不長進的性格，使我依舊還是一個平凡的人物，度着一種平凡的生活。我祇能這樣地寫出一點懺悔來，幾時我把這個不長進的脾氣掃根地剷除了，那時我也許會有點有價值的生活記述了。

共同努力

黃警頊

我先世無遺資，所以自幼即獨立謀生。居常仰慕晏平仲為人，勉尙俠義。曾過農、工、商、學、兵的生活，也曾參加過推翻滿清的革命運動及淞滬抗日義軍的戰地工作。這是我的經驗。以前我最得益的地方，要算商務印書館。在牠的業務繁盛的過程裏，我也費了不少的精力。但我也要感謝牠，因為牠能用我之長。要我做交際推廣的職司，使我養成了許多的專門社交技術；這是我能得成名的重要關鍵。現在我得與天下賢豪

長者為伍，利用衆人之力，倡導文化經濟合作互助的事業，凡與我見面的人，均似有宿緣，俱能一見如故，過獎我為交際博士（當之有愧，所以不願受此頭銜）者，大半是牠的功勞。我本是天資平庸的人，但做事尚能專誠忍耐。猶憶初入社會的時候，常刻苦奮鬥，自己學會讀書，看報，作文，得暇就旅行名山大川，這也是後來能使我處世接物比較合理的一個重要原因。緣我是困苦中的過來人，所以對勞苦大眾的一切，頗能了解。常想作民生改進事業，增進人羣幸福，而且已在實行着；希望能由此走上解決國民民生計之路。這可算是我的一點小小的抱負。先從普及人民本位教育入手，我希望有志社會事業者，大家聯合起來，共同努力！人在社會上服務，一方面固然是為了自己的生活，一方面也要改善旁人的生活，方為合理。

徐州的恐怖之夜

劉廣惠

手裏拿着報，想在那裏發現新的消息；床上的施君，唉聲嘆氣的像抵不住夜裏的寒風；堂屋地停着一個半老徐娘，不住地向我們屋裏看；我覺得恐怖，這徐州的初夜。

『若不是日本破擊首都，我們怎會來到古彭城？朋友施君的病，又怎會日見加重？到開封是安全地帶嗎？』我不住的想着。

茶房帶着滿面的笑容進來泡兩杯新茶，似乎很不自然的說：『先生！另開一個房間吧！要姑娘，這裏有。』這時屋外的一個黑影，在活動着。

『去吧！這裏有病人，討厭這些！』茶房聽着我強烈的聲音後，帶着一個鬼臉走了！

『農村破產，人肉市場也發達了，』施君勉強的說：『若沒有國難，我們說不定不能發現蘇省禁娼下的徐州的祕密。』

夜裏的北風，像針刺般的侵到骨髓裏，這寒冷的時令。又想到昨夜在津浦路貨車上的享受，儼人般的縱橫在朔風的旋渦裏，也活着到了徐州，今夜有屋住，有床，還不是幸運嗎？

『你怎樣冷嗎？』施君看我坐在床上凝思，便這樣的問。

『不，不，』我急忙回答：『我想，我們到了開封後，你的病就能好了，』上海的戰事，我們可能勝利了。』施君以懷疑的眼光望着我。

現在，徐州仍是一個繁華的都市，而上海卻不是「一二八」前的上海了。我們安然的回到六朝金粉的首都，然而……然而施君卻長眠了！東北仍然在日本暴力下統治着，真是「不堪回首月明中。」

最堪玩味的過去

潘文安

人生最堪玩味的是過去。吾四十二年的過去生活，說起來都堪玩味，其中最有趣味的，借這機會，寫些出來：

吾小時家裏請了一位先生，教我們姊妹兄弟讀書，這位王先生教書，倒有些別致。把正課四書五經之類教授完畢以後，便領導吾看小說。暑天則豆棚瓜架，或大樹蔭裏，有我們師弟的足跡。寒天則圍爐喝酒中，

便是我們師弟看小說的機會。有時看得高興，連飯都不想吃，睡都不想睡，最起勁時，有一夜我們師弟兩人看一部西游記，看到東方發白，家裏人叫我們是兩個書癡。可是我那時候，覺得有無上樂趣。最近吾買了一部幼童文庫，給我七歲八歲的兩個小孩看看，吾覺得他們也感到像我那時的無上樂趣。

我未入學校讀書的時候，最高興寫字，尤其歡喜和姊妹兄弟比賽，讀書一空以後，大家圍在桌子上寫字，評判的人，或是祖父，或是父親，或是親長，他們把我寫的字，放在第一名的時候，我便感到說不出的興趣。後來到了學校裏，作文，寫字，繪畫，倘使列入前茅，精神身體，都是感到無上的興趣。我在學校的時候，有一天我師唐蔚芝先生，聚了同學五六百人舉行國文大會，出了一個『大孝終身慕父母』說，吾僥倖考了第一名，唐先生獎了許多書籍，並喚我到室內大大的勉勵一番，我這一夜高興極了，精神興奮過度，到半夜還沒有睡覺。

有一次春假歸家，出來時候，父親給了我二元的零用錢，途中遇到一位可憐的病人，餓了幾天，路也走不動了。我一見以後，不覺滴下同情之淚，便把父親給我的二元連我母親私下送我的許多零用錢，一併送了這位病人，回到校裏，不名一文，看看同學在星期日一天，都去買些糕餅和紙張之類，我只好眼巴巴望望他們。他們問我為什麼不出去，我只說預備功課，其實還那裏有錢出去買物呢？可是這幾個禮拜中，我倒覺得精神上有無上的興趣。

到了上海服務，好管閒事，鄉間有窮苦孩子，或清苦學生，我總是歡喜替他們薦些生意。有一次我爲了送一個學生到商店裏去，一個錢袋，爲人竊去，損失了三四十元，有人嘲笑我。我覺得我居然又薦去了一個人，精神上總是十分有趣。

近來很歡喜旅行，如遼寧，如旅大，如朝鮮，如日本，如青島，如莫干山，如廬山，如南昌，如富春江，如超山，都有我的足跡。在那天空海闊輪機轉輾的情景之下，我最有興趣。出門了一二個月，回到家中，和家人天倫團聚的時候，尤覺得在過去生活中，有意想不到的興趣。

獄囚

千家駒

見獄吏則頭搶地

視徒隸則心惕息

——司馬遷——

是八年前的事了。那時北京每天都有逮捕學生，檢查宿舍的事情發生。過不了幾個月，報紙上終要登出大批黨犯處決的消息來。我有一天晚上，也就和一批同命運的不幸者一樣，落在羅網之中。在「第×偵緝隊」被他們磨折了一個多月後，就被解送到京師警察廳。在警察廳又過了幾回堂，問的還是些「你幾時入黨，同黨有些什麼人」那類話。每天的生活就是睡覺，起牀，放茅，捉蟲子，吃窩頭，但是同伴間絕不許說一句話。日子就這樣一天天的打發下去了，直到有一個晚上，約莫夜深

(生)七〇

一二點鐘，睡在我左旁的一位伙伴被看守喊醒了：「某人，起來，起來過堂！」我的朋友起來後，看守又說：「你把衣服都穿上，外面冷。」於是把他帶走了；我方在疑惑着爲什麼今晚看守對待犯人有那麼的慈悲，睡在我右邊的同伴也被喊去「過堂」了。我估量他們便將來傳我吧，所以預先便把衣服穿好，免得臨事倉皇。但終於卻不見來，我又合眼睡着了。待到第二天醒來，傳去的同伴也沒有一個回來，我們數了一數總共少去了十三位，待一會，看守把他們留着的東西也檢走了。我們問看守他們上那兒去了，看守癡笑地說：「沒有事了，他們官司打完回老家了。」我們才恍然這十三位伙伴是被犧牲了，這一天中午的窩窩頭送來時，我們竟誰也沒有吃，然而大家並沒有議決過要絕食。

夜又如黑魔似的襲了大地，我們，正像準備着屠宰的鷄鴨，誰也不知道誰今晚的運命。空氣如死一般的沉靜，祇有時從戶部街（今已改稱公安街）傳來了電車腳踏的鈴聲。我腦中幻想着車上的乘客，司機，賣票生，甚至車上的賣報童子，幻想着他們的自由生活！在規定的時間入睡後，今夜的鐘聲也似乎特別刺耳，聽牠打八點，九點，十點……一點，二點——這正是昨夜傳過堂的時候呵。我們都聳耳聽着，祇要看守喊名「過堂」，便算見得着閻王了。等待看時，果然聽有看守的脚步聲走近來，他叫我們的一個伙伴：「某人，起來——」，還不待話說完，這位伙伴便跳了起來：「要穿衣服嗎？」聲音是發顫得可怕。但是看守說：「不用，你睡過那邊點，新進來一個犯人呢！」

八年過去了，這幕印象對我還如昨日一般的新鮮。現在革命已經「成功」，屠夫們大多是搖身一變而為「同志」。但我想起了死者，他們的骨肉想來也早已腐爛了吧。

剪報

金鳴盛

名不見經傳的我，過去的生活最平淡也沒有了。

我感覺得比較有興味的時候，是剪貼報紙和分類收藏。這個工作，做了好多年，現在還繼續着。可是這個工作實在也太難。生活是變動不居的，有的時候忙得不開交，有的時候便東奔西跑不得安定。一積便是一大堆，日子多了，簡直無法整理。還有一層，報紙上有用的材料很多，如果統統收集起來，一個人的精力是不許的，除非旁的工作一點不做。因此，大部份材料，就不得不捨棄。

好多朋友和我有同樣的嗜好，也碰到同樣的困難。大概是四年前罷，我們就共同計劃出版一種「剪報」。用幾個人專做剪貼的工作，分類整理，每月出版一次。這是一種分工合作的辦法，省得各個人自己再去剪貼。同時又可以供應社會的需求。我們湊集得兩三千塊錢，一切都齊備了，創刊號也出版了。不幸得很，我們辛苦產生的「剪報」才出世即遭夭折！停刊的原因很多，但當初沒有更詳細的預計，實在是最大的原因。

事情固然失敗，卻得到不少關於經營「剪報」的教訓。等有機會，

我還是想促其實現，並維持為永久的文化事業之一。

進大學的經過

張鏡予

我的本鄉，是一個農村。全村人口，不過二百左右。這個小小的農村，自從頭代祖宗創業以來（不知何年何月），從沒有過一個讀書的人。科舉時代，沒有人提過考籃；興學以後，又無學校可供子弟讀書。在這樣的農村裏，讀書不僅是一件難事，且為一般鄉人所反對。在他們看來，子弟唯一的職業，是守祖宗之遺業，做誠實的農夫。

說也奇怪，出身在這個鄉村裏的我，竟然得到了讀書的機會。並且由本鄉的私塾而進鄰村的小學，又由鄰村的小學而跑進了相隔數百里外的中學。這當然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

當我升到中學四年級的第一學期，腦子裏常常想到進大學的問題。照當時的環境，我到大學讀書，實在頗感困難。因為第一是經濟上的負擔太重；第二是要遭鄉人的非議。在他們看來，中學畢業，已經夠得上做鄉村的紳士了。為打破這些難關，我就想了一個提早進大學的辦法。這個辦法怎樣呢？就是在中學四年級第二學期開始的時候，去投考大學一年級的插班生。這樣，一轉回問，可以便宜一年。而且既已考進了大學，則一切困難，自可緩緩設法。但計畫雖如此決定，而實現卻亦不易。當我下了決心以後，我就開始找各大學一年級所修的主要課程，並利用課外的時間，將這些學程略加預備。當然無師自修的功課，特別感

到困難。我因投考心切，似乎不把難字放在心裏。年假到了，我就留心報紙上所登的各大學招生廣告。恰巧滬上某大學招收一年級插班生，所考科目，與我所預備的較近，於是決定去投考該大學。

當時投考大學的資格，不一定要中學畢業，凡有相當程度的，都得受試。若在今日，不畢業的中學生，就絕對擯棄於大學之門。這種逾格升學的方法，完全沒有實現的可能。當那年的寒假快完的時候，某大學的考期已到。我一個人從本鄉跑到上海，在一個朋友的地方過了一晚，次日跑到某大學去報名。不意該校的招考日期，提前了兩天，我去的時候，別人已經考完了。這當然是一個重大的打擊！在沒有辦法的當兒，我鼓着勇氣去和該校的教務長說話，結果，他竟答我補考。但他問我在什麼中學畢業，我說我是以相當程度的資格來投考的。他也沒法，祇好讓我補考。等到考完以後，我竟被取為正式生。半年來提早升學的計畫，於此實現。

這一段事情，在我個人頗有回憶的價值。時耶？命耶？我不得而知。但我可以說，沒有當時堅決的計畫，不背做課外的預備工作；沒有容許相當程度的人可以投考大學的插班生，也須不會有這樣的決心。環境使然歟？意志使然歟？

重補官費

張資平

古人說得好：「欲求真學問，須下死工夫。」他們卻不說「欲求真

名利，須下死工夫。」可見讀書下死工夫的人不見得一定能名成利就。這現象恐怕不單限於中國，祇是在中國為特甚耳。說刻薄一點，在中國凡是享受高官厚祿者，大都距離學問圈甚遠之人；而肯從事學問的人卻都是在腐惡的社會裏掙扎，過着他們的貧寒的生活。

不過也有例外，即我之為重補官費——其實可說是為恢復官費——而努力讀書的這個例證。原來無學籍的漂泊者，忽然一躍而為外國國立學校的學生，並且有官費可領，豈非名成利就麼？總之，重補官費在當時僅是個窮學生的我，確比前清的老秀才，老舉人之重遊泮水，重宴鹿鳴更歡慰十倍！我在那時代——也祇是一生一次的——才感覺到努力讀書之能收效。但過後一想：這種「個人努力能收些微的效果」祇是因為我是住在日本。假如係在中國的話，縱令以錐刺股至於流血如注，去努力讀書，結果也爭不到這份官費吧！

我在民元是由廣東革命政府派送到日本留學的官費生，可憐在那時候，自己對於普通學科還是茫無頭緒；到日本後，又只是嬉戲過日，坐吃官費，不肯努力，故過了一年，仍未考入官立學校；恰好又因第二次革命失敗，龍濟光重鎮五羊城，我的官費便被第二次革命「革」掉了。被革官費後之我，才覺得有努力恢復官費之必要了。於是，我在那時代的三四個月當中，每天在預備學校上十二小時的課，晚上也讀書至更深才歇息。但當時覺自己的用功仍然不夠，於是對於英文日文數學理化等科，再適用在小的時候父親教給我的，把功課重抄一遍的方法；結

果，果然（當然先要理解，不是機械的胡抄，）熟極生巧，進步甚速。我當時始體驗着從前輩讀書必須重抄一遍之功效。總之，我為恢復官費而努力讀書，雖尚未達到以錐刺股那樣的程度，但也總算是下了『死』工夫了。進了日本的官立大學預科後，因為要和外國的同學競爭，更常下這種死工夫而不覺其苦了；同時也知道這是做學生所應盡的任務。日本的官立學校學生個個都以這種『攻苦』為家常便飯，並沒有什麼奇特。

不過，在中國恐怕無這樣的傻子，恐怕沒有人想，也沒有人肯幹這樣的傻事。即使有人幹，在中國也恐怕沒有什麼效力或報償。在中國唯有投機取巧；所以中國的高高在上者甚至於掛學問招牌的，都是紙屑籠中的東西！

（註 這篇是半寓言——Semi-fable）。

深刻的印象

唐鳴時

西諺有人生四十方創業的話；我今不過三十四，應在修習期間，那裏談得到事業和成績來！但近三十餘年，我國正逢維新改革的過渡時代，一切政治，經濟，社會，都瞬息劇變，容不得人安心修養。試觀而今中國的青年，誰不奮發而有為！為官的，講究個仕而後學；教學的，標榜着教學相長；做買賣人等，也老說着邊習邊學可矣，何必學而再習呢！我也可憐，隨境而混，沉浮於編譯，記者，教授，律師，等生涯，於茲十二年。若說興趣，

各有千秋；反過來說，又免不了做一行怨一行！閒話休煩，姑且試寫一段經歷，應個景兒，不知對題不對？回溯在這十二年中，與本誌的出版家商務印書館，有七年的關係。那麼就寫一節商務的事罷。可是說來慚愧，我在這七年中，前三年因為讀書，後四年，又為了兼職，終沒有好好兒服務。商務雖有不做事，不給薪，（實則扣薪）的成例，但我心中老是覺着不安。其間只有一樁差強人意的事，就是我脫離時的經過。這句話不免教人誤會到雙方有什麼惡感，好像非分手不可的神情。可是我的決意辭職，卻是對商務，對自己，表示一種誠意。原來我從投考暑期編譯開始服務，那時還沒修完大學課程，因此二個半月的服務時間到了，便發生一個委決不下的難題：若使繼續工作呢，可以減少家庭負擔；不回學校呢，又恐來日未必再有修讀的機緣。左右尋思，進退兩難。幸蒙學校當局和編譯所所長王岫廬先生的獎進和安排，才達到一種兩全的辦法：學校方面預示我改學分制的消息，准我勤讀將成績估計，不限年數；王先生答應我在求學時期，源源寄書稿來譯作。那時我幼稚的心中，只覺世上都是好人，倒也隨便地接受了！及今方知：這種獎掖，真是不可多得。怎不教人知感！後來雖然曾有一時間打錯了個主意，嘗試了幾個月的記者滋味，到頭來，還是進商務，未始不是受這個好印象的督促。我在七年中，種種叨受商務給予的便利，使我漸能立身作事，暫且不談。只說我不得不離的緣由罷。若說羽毛豐盛，便爾高飛，我只有愧作的分兒，那有辯說的餘地！但按當日情境，比較利害，也有自諒的地步。我那時既業律師，曠費

商務的工作時間很多，同事中樹了個壞榜樣。同人又復爲了我習法律，不容我不跟着服務於組織的社會。待王先生從歐美考察歸來，決意整頓，我便考慮脫離的主意。有人聽見我脫離的消息，便和我說：「工會即刻改組，我可有常委的希望；一做常委，便可不計曠時，何必辭職！這一種動聽的話，反使我更毅然決然不容游移了。所以臨了，我向王岫廬所長告別，聽到王先生說：「你近年進步很快！」不免一時惆悵，但我心中，很是快樂，我能有這樣的果斷。迨一二八役，我從南方返滬，商務被毀了，王先生的鬚髮也憂白了，不禁相對慘然，只是無可相慰！我忽然想起：我那時若不脫離，這時也只得走路罷？事雖偶然，但一個人的進退，多用理智，少計利害，於人於己，終是兩不吃虧的。東方要寫一節生活中最感興趣的事蹟，我覺得這一個印象太深刻了，時時不能去懷，便不顧夾雜着自吹自艾的色彩，老老實實的寫了出來。

秩序井然

張柏香

我日常生活中，最愛好「秩序井然」這幾個字，所以我的桌位上墨盒筆架鏡子，抽屜內信紙信封稿紙名片剪刀鉛筆，都各各有牠一定放置的地方。

人家給我的信，覆了之後放在一個地方，未能即時奉覆的又放在一個地方。

在這樣習慣之下，我做事讀書也就會「按步就班」了：

平時不讀的書我不買，買來就一定去讀，所以我書架上的書確是很少，但本本我都讀過了。

遇到煩難複雜的事，我先將它分析一下，擬出一個工作計劃來，然後本着堅苦卓絕忠勇奮發的精神「按步就班」一天一天的做下去，也就覺得簡單起來了。

過去之回憶

諸青來

余就記憶所及，略述過去生活之較有興趣者如下：

(一)生平酷好清談，暇時與二三友人，討論學術上問題；或臧否古今人物；與會颯發，不能自己，雖激動神經，致睡眠失其常態，亦不以爲悔。

(二)每遇問題（關於政治或經濟者）發生，所持見解，苟與時賢不盡相同，輒欲作翻案之論；蓋本良心上主張，觸犯忌諱亦所不恤；阿世取容，實不願爲耳。有時檢閱舊作，發見數年前之主張，有不幸而言中者，於是自信益堅。

(三)春秋佳日，徜徉於山水明媚之區，輒流連不忍去，頗有擺脫一切塵世無悶之意。一旦竟下決心，脫離人事羈絆，俾在山巔水涯，讀書終老，方可遂其初志耳。

赴德之前

張樑任

「吳淞同濟大學學潮，愈形擴大。昨日下午軍警包圍大學，捕緝

學生會負責份子。學生會遂召集全體會議，一致議決全體離校，繼續奮鬥，不達學生會自由集會及驅×目的，誓不返校。經一一簽名宣誓後，昨晚全體離校來滬，聞將發宣言詳述事實經過並請各界援助云。

這一段緊張的新聞，見之於十五年四月間滬上報端。我亦為離校往滬者之一，但既非學潮贊美者眼中之「革命之功首」，亦非詛語者眼中之「擾亂之罪魁」，我不過附和大眾尊重決議者之一罷了。到滬後，與同學踴居於某術，每日除等報看外，無所事事。如是者十餘日，學業荒廢，精神殊覺痛苦，而學潮之結果如何，更不能逆料。於是與同學共赴當時稱頌之革命粵都，一觀南國之氣象而稍舒抑鬱之氣。在粵方受各方之歡迎與招待，較諸伏居於上海，自屬不同。在粵參觀學術機關，參加「五卅」示威運動，時以開會與聽講，時聞軍隊調動預備「北伐」之消息，而報紙之視為「課本」，消磨不少光陰，自不待言。

一段：一日，於報端見以下標題：「同濟大學開課有日」，往下就有這麼

「同濟學潮，業已終止，不久即將開課。離校同學，多半已填具悔過書返校。據學校當局語記者，學潮發生，殊為惋惜，惟主動者僅係少數為幸耳。學校除開除少數搗亂份子外，其他同學，決不追究，仍許返校，惟須填悔過書而已。故陸續返校者甚多，日內即可開課云。」

我讀了這段消息，即打斷我回校的希望。我並非「榮」被開除，反得學校催返通知，故要回校是毫無問題的。惟既思簽字離校於前，似不能填具悔過書於後。憶當初簽名離校的時候，大家爭先恐後，無片刻考慮「應否簽名」的時間；所以應否簽名的問題，我們祇好不談。但是「既簽之」我祇有「則安之」的惟一辦法了。

一星期後，我正在整頓行裝北返的時候，茶役提給我一封信，信是一個同濟的朋友寫來的：

「樑任：我很慚愧報告你今日已經返校了，這是我不得已的辦法：家庭方面不許我功虧一簣，我自己為學業計，也祇有走返校一途。我明知對不起開除及離校的同學，但是我最少心中感到不安，較諸簽字而毫無愧色回來的同學，似勝一籌。怪祇怪我當初不顧慮到一旦不能返校時的處境，悔祇悔我當初全無思慮地簽名離校。到如今……唉，我還有什麼話說呢？同學中返校的第一人，就是末次學生大會主張離校最激烈，伸拳捋袖慷慨陳詞首先簽名的×君樑任，你現在作什麼打算，我很歡迎你返校。匆匆不一。候覆。弟××上」

我回到上海後，即整裝赴德。留德之志，我進同濟時就有，並不因此事件促成，不過提早實現罷了。但酷嗜數理化的我，到德國從事於社會科學之研究，這的確是受到這次事件的影響。固然五卅慘案已使我注意到社會問題，已使我感到各種「主義」之不能瞭解。但是沒有這次

的事件，或不致促成我這次的轉變。這是我生活上可作紀念的一頁。

紀念一位老姑母

陳衡哲

我的祖父母有十二位子女，這位姑母是他們的長女，我的父親是他們的幼子，故這兩位姊弟的歲數相差整整二十年，而姑母也就比我大了四十多歲。這位姑母不但身體高大，精力強盛，並且天才橫溢，德行高超，使我們一見便感到她是一位任重致遠的領袖人才；雖然因為數十年前環境的關係，她的這個領袖天才只牛刀割雞似的施用到了兩三個小小的家族上。但她的才能卻並不像普通所謂「才女」的一樣，只限於吟風弄月。她除了做詩，讀史，寫魏碑之外，還能為人開一個好藥方，還能燒得一手的好菜。她在年輕的時候，白天侍候公婆，晚上撫育孩子，待到更深人靜時，方自己讀書寫字，常常到晚間三時方上床，明早六時便又起身了。這樣的精力，這樣堅苦卓絕的修養，豈是那些佳人才子式的「才女」們所能有的！

我懂事而能認得她的時候，她已經是一位中年婦人了。在她的許多姪兒女中間，她最寵愛我，她常常對我的父母誇獎我，說我是一個「有出息」的孩子。後來隔了十多年，我因為違反了父親給我定婚的命令，陷入了一個很黑暗的境地。後來雖然得到了父親的諒解，和母親的同意，我仍舊回到了江蘇；但一則因為經濟的困難，二則因為良好學校的缺少，故這個黑暗的境地依舊存在。所以我到了上海不久，便只得

跑到鄉下的姑母家裏去，等待着一個鏡花水月似的求學的新機會了。她的家是一個大而複雜的家庭，一個無權無能，又沒有人生經驗的女孩子處在她的中間，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在這一個自身及環境都是佈滿荆棘的生活中，只有姑母對我的偏愛給了我一線的光明。

她住的地方是離開蘇州不遠的一個小城，那裏有的是明秀的山水，到了秋天更是可愛。她常常叫了一隻小船，命老媽子預備了茶酒食盒，自己帶着杜詩和她自己的近作，同着我一個人去游湖看山。有一次，她在船上看了^{一點多鐘}杜詩之後，忽然站起來，背着雙手，在那小艙中間踱來踱去的吟着：

安得廣廈千萬間，

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她吟到這種，便站住了，嘆着^{一口長氣}的說：

這是我從前的夢想。現在呵，連自己的兒孫也庇不着了。

因為她的唯一的兒子和他的妻子兒女都成了煙鬼，故她的那個大宅子，和那一個大觀園式的花園，看看不久便要賣給旁的人家了。她是一個有剛強意志的人，她對於這個情形，只能嘆息，不能流淚。但在我看來，這嘆息比了一江的清淚還要傷心。我忍不住便對她說：

但是，姑母現在是庇着一個苦孩子呵！

她聽着這話，高興起來了，立刻對那老媽子說：

去把菜熱了，拿來我們吃酒吧。我同二小姐今天要好好看看湖

光山色呢！

於是我們便談着，吃着，笑着，兩人心裏都感到了輕鬆與快樂。

有一次，我病了，害的是瘧疾。她自己給我醫治，待我稍好之後，又每天自己在一個小洋爐子上，給我燉鷄湯，爲我做清淡而滋養的菜，直到我完全恢復爲止。在日常吃飯的時候呢，她總是叫我坐在她的旁邊的一個位置上，凡是老太太吃的精緻菜，我是沒有不同樣享受的。我睡在她的書房裏，那書房是一間從來不讓他人占用的她的聖室！

我這樣的生活在她的愛護之下，使一個黑暗的前途漸漸有了光明，使我對於自己的絕望變爲希望，使我相信，我這個人尙是一塊值得雕刻的玉。我的一位同樣寵愛我的舅父從前曾對我說過，世上的人對於生命的態度有三種，一是『安命』，二是『怨命』，三是『造命』。他常常勉勵我，說我應該取第三種態度，因爲他相信我是一個『造命』的人才。但那兩三年來我所受的苦痛拂逆的經驗，使我對於自己發生了極大的懷疑，使我感到奮鬥的無用，感到生命的值不得維持下去。在這樣情形之下，要不是靠了這位姑母，我恐怕將真沒有勇氣再活下去。

我住在姑母家裏是從民國元年到民國三年。在最後的一年，她在她的一位好朋友家爲我找到了一個家館，我便在那裏教了半年的孩子。到了夏天，正是歐戰爆發的那一年，清華學校忽然開始考取女生，送美留學。我因爲自己的程度太淺，不敢嘗試，跑回姑母家去和她商量。他

卻鼓勵着我，勸我去考，說我一定有希望。結果是我聽了她的話，到上海去應了考。考完之後，我仍舊回到了鄉下的那個家館去。後來她在報上見到了我的名字，立刻寫了一封長信給我。我不記得那信上寫的是什麼話，我只記得我還沒有把牠看完，眼淚便如潮水一般的湧出來了。

這是我生命中最黑暗，最痛苦的一頁，而引我離開這個境地，使我重新走上『造命』大道的，卻是這位老姑母和她對於我的深信與厚愛。

怎樣離開四川

任鴻雋

說起來差不多是三十年的事了。我們在重慶中學堂——重慶第一個官立的學堂——草草畢業之後，大家的第一個目的，便是怎樣的能離開這個閉塞不通氣的四川去到外國或至少上海求一點自己認爲有用的學問。我說草草畢業，因爲這時正是科舉與學堂絕續之交，我們這一班曾經應過科舉的學生，辦學堂的人看來都是不中繩墨的壞材，於是他們設了一個速成師範班，讓我們這些人可以早些離開學校。在我們自己因不滿意當時學堂中所授的功課——這一層話，自然應當加以相當的保留，因爲當時有一二位教國學的先生還是我至今極佩服的——也樂得隨機應變，在他處另謀學問的出路。這樣，我們便以一年有半的光陰，換了一張速成師範的文憑，而暫與學校告別了。

畢業以後，生來命好，家境寬裕的朋友們，自然是一帆風順，往黃浦

灘頭做時髦的學生去了；在我們這些窮措大，要想『留學』，還得自己籌費。因為這個原故，我們要做學生之前，還得先做一次先生。我和幾個處境相同的朋友，便在重慶的幾個私立小學校裏各據一席，忝顏爲師了。當時我所擔任的功課，舊的如國文習字圖畫，新的如物理化學博物體操無不在內。我還記得，當時無所謂教科書，我們在速成師範班所用的講義，國文是曾文正的古文及嚴幼陵的羣己權界論，物理化學是成都高等學堂傳下來的衣鉢，博物及生理衛生等是由日本師範速成班直接販運回來的譯稿。我們在師範班畢業，雖不敢說學到些甚麼，卻至少曉得這樣的講義是不適於小學生教課的。於是我們不得已而自己試編講義，用傅蘭雅與李善蘭等所譯的格致入門做講義的藍本。這樣的做小學教員，自然只得一個吃力不討好結果，但在當時除了這樣還有甚麼辦法？

一年小學教師當完之後，大約有了一百元左右積蓄，我便拿來做我的留學經費，不顧一切的衝出夔門。這一點少年勇氣，在現在看來真覺得冒失不過；因爲一百元上下的款項，除了路費之外，至多只能支持半年的生活，何況還要加上學費與零用。但彼時我個人有極大的信心，以爲我但能潛心學業，爲社會造成有用之材，社會是決定不會令我失望的。

在起身離川的時候，還有一件使我得到不少安慰的事情，便是和兩個同學的朋友結伴同行。這兩位朋友，境況都比我好，所以學費的籌

措應該不成問題。可是他們學費雖不成問題，家庭卻不放他們出去，於是我反而做了他們的同逃者及保護人。當我們的行李已經上了船——當時還沒有輪船，我們搭的是到宜昌的鹽船——次日早晨就要開行的前夜，我的兩個朋友都到我家裏來暫住一宵，以便次日同行。他們兩家的人，發見這兩個人走了，於是派了幾個用人到我家裏來搜查。我們只得躲在帳中，由家中告訴來人說我們已經開船走了。這樣不敢聲張的過了一夜，次日天還未明，我們就結束下船，看着梢公等收篷掛槳，一陣鞭炮響聲，我們便飄然東下了。

追逐真理的愉快生活

劉鴻鈞

在宏濤巨浪中掙扎着的生命，它的每一篇頁都記載着流水式的往事，而且是紛亂龐雜的往事！一個人要想在情過境遷中將它理出頭緒來，並回覺其滋味是甘美或辛酸，這種困難恐怕是人同此感的罷？自然，假使要勉強回顧，縱不能如身臨其境的當時那樣歷歷入目，但事後的回憶，也許更能擺脫感情的迷混，接受理智的裁判，而易於獲得清醒的體念與興趣啊！

如果要問一個人在其生活的一頁中，那些片段是他最饒興味的經歷，那麼我敢斷言將隨各人所從事的事業活動和其觀點不同，而有不同的答案。他是一個政治家，那他必然以對於某些事變比常人看得更清楚明瞭，都如其預測地發展出來，證明了他的預見之正確，並在即

時規定的應付策略中獲得了制勝的收穫時，爲最得意。他是一個交易所的投機的理財者，那他又必然以他看準了市價的漲落，在幾個鐘頭內賭贏了十萬百萬家財時，最爲得意。當然，一個科學家發現了一種自然規律；一對正在戀愛的男女青年，初嘗到他或她的那一吻，都會使當事者興奮到他的靈魂飄忽，自忘其形，這是不待言的。

我，忝列於以研究學問和探求真理者羣的我，在一生的生活過程中，都最酷好真理。因此，無論是從事社會活動，亦無論是伏案寫讀，都是以對於宇宙、社會、人生的究竟被理解，客觀的真理被獲得，因而能填補我精神的缺陷，穩定我的信念時，爲最興奮和愉快。

就參加社會活動說，從「五四」以來，我是早就追隨在時代的後面努力。然而，在初期雖也於街頭巷尾的人羣海潮中，吶喊奔忙着，但那時不過鄉壩老上街看熱鬧，小孩子捉迷藏式的盲目的附和。只有到了某一階段，最初認識了社會關係之究竟，歷史的必然法則及其發展趨向，以及怎樣改造社會，推動歷史前進等等科學理論，並以此真理指導我的實踐，作爲行爲標準時，使我得着無上的安慰和愉快。特別是當運用這些真理與許多倔強不凡的朋友論爭時，終於克服了他們，使他們歸附於我的道路，證驗出這些真理的權威和力量，更使我興奮到自忘其形！

時代的變遷，促令我作進一步的深刻研究，所以我又過了好幾年的讀寫生活了。在這幾年的過程中，我努力整理着自己的思想，自己

覺得有相當的成就。因此，對於每一個宇宙的、社會的、人生的哲學上的艱深問題，一旦領悟到，說明了，並發揮出它的真理時，常是使我興奮得夜不成眠，這是我在研究和著作過程中有過好幾度體念的。

我相信一個智識者和研究學問的人，他對於精神的收穫，比普通人對於肉體的享受，看得重些，這是應該的。因此他對於客觀真理的獲得，視爲無上的快樂，也是當然的。我是一個真理的追求者，所以在我的生活中，任何時代都是以獲得了真理的青盼爲最愉快，以對問題不得其解爲最苦悶，這便是我那生命起伏的一頁。

跳過去了

陶益生

民國七年，我奉外交部令，派充駐墨使館祕書。到墨京後，除卻辦公及學西班牙文外，我先學攝影，再學跳舞。後來看見印第安人雄冠繡服，馳騁郊原，（印第安人騎服及冠均用革製，以金銀線緣邊，極美觀。）我又訪着了一位墨國騎師，天天到他的馬場內，跟他學騎。騎師告訴我，最少要練習二十課，才能操縱自如。但是，我急於一試，又加以俄領從旁慫恿，我等不及了。在第九課後，我到馬房租了一匹馬，獨自往郊外跑。正在得意之際，不料所租的馬，眼有毛病，前蹄一失，幾乎把我摔下來。許多的印第安人，在後面看見，揚鞭追來。我趕緊把馬頭一勒，鞭子一抽，這匹病馬居然站起來，繼續着跑了；沒有讓印第安人偷笑，這是我第一次騎馬

的成績。

過了幾天，俄領到使館來，約我星期日郊游，言明在公園會齊。我如時前往，遠遠就看見一大堆人在那裏相候；原來同游者有三十餘人之多，除俄領外，祇有我同比國代辦公使係文人，餘爲墨國軍官及各國使館的武參贊。目的地約在六十里外。俄領向以善騎著稱，比使則乘自置之馬，神駿不凡。我心裏一想，今天糟了，不但騎術遠不如他們，就是所騎的馬也比不上；再一想，今天祇有我一個臉是黃顏色的，萬不能臨陣退縮，還是同他們拼一拼罷。

人齊了，動作開始了。他們爲表演技術起見，故意不走大道，專挑田間小道，放轡疾馳。沿途經過無數小溝，我很不經意的安然渡過。最後到了一處，前有小溪，上寬下窄，成斜坡形；深五六尺，寬八尺餘，這是無論如何跳不過去的。比使一見這種情形，對我縐眉說：「我們不是軍官，騎馬原爲消遣，何必如此受罪，我不奉陪了。」說完之後，他絕不客氣，把馬勒回頭，另覓途徑去了。

我站在溪邊，眼看他們一個個的將馬頭按下，同時用腳在馬屁股上拍，等馬慢慢的斜着往溪裏走，走到離水很近的時候，再使勁把馬一鞭，纔能躍登彼岸。那時我心裏非常猶豫；學他們跳罷，恐怕要掉下水去，跟着比使走罷，他已經去得遠了，而且他們全在溪的那面等我，臉上似乎都表現着要試試這位黃面孔的人有無膽量的神氣。我在這樣環境之下，好勝心與自重心不由的同時勃發，低着頭，咬着牙，模仿他們的方

法，冒一下險；結果跳雖跳過去，可是馬肚帶鬆了，把我往左轉了個半圓形，幾乎轉到馬肚底下，幸而我的腿長，左手抓住馬鬃，右脚踏定鐙內，纔慢慢回復到馬背上。

經過這次危險，我安然到了目的地。在野餐的時候，許多墨國軍官跑過來，同我談話。有幾個以爲我是日本使館職員，儘量對我恭維；日本經我聲明以後，他們對我抱歉，並且顯出詫異的樣子，說從來沒有見過貴國人騎馬，所以弄錯了。（讀者替我想想，當時聽見這種話的我，心裏是什麼滋味呢？）

歸途中，墨京已是萬家燈火。我到使館以後，覺得臀部如同火灼一般，痛不可當，躺在床上，不能動彈。第二天下午，接到墨京駛馬會一封信，附來一張證書，請我當名譽會員，不收會費。我雖然受了些苦楚，精神上卻愉快極了。

在赤燄中

高良佐

記得民國十五年北伐軍收復了漢口，我就從廣州到上海，轉道前往。當輪船快要到埠頭的時候，遠遠的望見青天白日的旗幟，已在空中自由自在的飄揚着，正使我愉快歡樂到淌出熱淚來，這印象是永遠不能忘掉的。

在漢口住了幾天，就計劃參加實際工作，但那時共產黨已經十分活躍，很難插足，經過幾次的周折，才踏進了在鄧演達領導下的國民革

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我所擔任的是一部份文字上的工作。那時每天出版革命軍日報，在蘇俄革命成功紀念的那天，大家都作論文，我站在本黨的立場上，不願恭維蘇俄式的革命，但又不能說得太明顯，祇是說蘇俄革命成功的原因，是在他們都能絕對遵守革命的主義。微倖的沒有被他們看出我的用意，卻反受上級的贊許，要我另外辦一個刊物，附在日報發行。但過了不多時，我在這刊物上寫了一篇論以黨治國，大意說以黨治國，是以黨義治國，不是以黨員來治國，我的意思是在反對那些冒了本黨招牌而實際背叛三民主義的共產份子的活動。許多讀者都寫信來表示同情，但湖北省黨部的幾個委員，竟找着鄧演達要向我問罪。原來這幾個委員是多方面活動的，他們當然很不滿意我的話，鄧演達也竟下令要懲罰我。這時我因事在漢口，當晚沒有回來，事情發生的經過，一些不知道，許多同事卻爲我抱不平，要準備對付，鄧演達知道自己錯誤，就收回成命，這小小風潮，在幾小時內，就告平靖。第二天我從漢口回來，才知道這事情，不禁暗暗好笑。那時共產黨的囂張和幼稚，於此可見一斑了。

經過了這一個風波以後，我已引起許多人的注目，於是一面格外注意自己的行動，一面更留心文字上思想的表現，在這樣環境中，是非常痛苦的。那時鮑羅廷忽然想到要農民革命，一面組織土地委員會，一面要政治部向農民宣傳，於是他們又奉命維謹的去做了。不幸這一個宣傳工作，又落在我身上，要我主編農民生活，我覺得愈逼愈緊，幾乎不

能立足，但爲了黨，祇有硬着頭皮幹去。可是我爲要一面應付當前的環境，一面維護三民主義的精神經過幾個月，的奮鬥，終於臥病了。

十六年三月初，武漢政府快要成立了，鄧演達輩早已準備一切，在事情未發動前，已印好一種小單子，寫着提高黨的威權，和打倒昏庸老朽等等口號。同時要我對第一個問題做文章，我不管他們用意何在，劈頭就說黨的主義就是黨的威權，祇有服從黨的主義，就是提高黨的威權。文章做好送去了，恰恰有幾位師友跟着第十軍準備開到安慶去，要我去幫忙，我就乘此機會辭職走了。我們一到安慶，武漢的新局面已經展開，同時上海的清黨也發動了，我們讀到了吳稚暉先生等的通電，真是痛快極了，幾年來在共產黨壓迫下的悲憤情緒，從此一掃而空，這也是一個很難刷去的深刻印象。

這些情形，在當時固然是艱辛備嘗，現在回想起來，是夠有趣味的，因此寫出來，算作我生活之一頁。

二三書的生活

杜佐周

我過去的生活，一言以蔽之曰，是艱苦困難的生活。幼時家道貧寒，體質單弱，論天資，亦極平庸。惟因素性好學，成績尙幸不落人後；故在中學，得免繳學膳雜全費，在高師，一切費用均由公家負擔。畢業後，受浙金母校之聘，擔任教學年餘，旋由省費資助留美。此後，經濟的壓迫漸覺寬鬆；兩次得大學的獎學金，且可有餘資助家用了。先後十餘年，簡約的說，

我在求學方面，得有一條「風順」的出路，完全是我自己努力奮鬥的結果。

現歸國已近十年，讀書雖愧無甚心得，但已覺有濃厚的興趣；教學之餘，且喜從事於編述。「讀書」、「教書」和「著書」為我生活的主幹。十載如一日，未嘗稍改初志。我的人生觀是：「憑着我的才能，依據我的志趣，做些對於社會有價值的工作；同時，因為這種工作的進行與完成，自己亦可得到相當的滿足與快樂。」這三「書」的生活，就是我實現我的人生觀的方法。

當然，我暇時亦從事於一些休閒的活動。其最愉快的，就是與幾位忠實爽達的朋友作毫不拘束的談話，及與兒女輩講故事或指導他們作課業。此外，我尚有一種電影迷。每二三日間，在下午一點鐘左右，總有人可以看見我手執輕易讀物，坐上洋車，向城市中去。這是我近年來認為在工作上一種很好的調劑。從前，我尚喜登山涉水，作獵鳥的遊戲。後因胃病，醫禁疾行，遂不得已拋棄那種可愛而富有意義的娛樂！今則惟常與二三友人玩擊輕便的羽球(Badminton)，以作運動而已。

養蠶

顧少白

在每一個風和日暖百花美艷的春天，和不寒不熱與春天是姊妹的秋天，正是我們蠶業界人工作最緊張的時節。

蠶兒從牠在蠶卵中的休眠期起，加以人工的適當的保護後，便聯

化成爲蠶兒。當我們每季的看到這蠶兒時，似乎很喜歡地，卻又覺得給我們不少的痛苦。我們的所以爲了這蠶兒，吃許多的苦，都是爲了這蠶兒，所以要爲了這蠶兒的原故，卻是爲了提倡蠶業，——增加國家的生產量，增加向國外推銷的出口貨。

從收蟻以後，就是要以顧到蠶兒的生理爲唯一的職責了。蠶兒是昆蟲的一種，不像人類的過了十六小時，要休眠八小時，牠是要過了五天纔休眠一次。在牠生活的期間，牠的工作，一天到晚一晚到天明的工作，只有吃，我們飼養蠶兒的人，便是無分晝晚的服侍牠。

在普通的蠶期之內，在早晨四點鐘便起身，整理蠶兒的飼料，到五點鐘，便開始給桑。給過桑後，便吃早飯，吃過了早飯，又要爲蠶兒除去牠們的排泄物——蠶糞，這工作完了之後，接連着的又是給桑。一天二十四小時中，無分晝夜的，給六回桑。而在我的服務的地方，每次的預備給桑到給桑終了，差不多要三個鐘頭。除此之外，還要爲蠶兒擴座，爲蠶兒除糞，所以我們一收了蟻一天中間，便難得到三兩小時的睡眠了。

我們養的蠶，不是農家養的蠶一般，我們養的完全是爲了改良蠶業，負了增加生產開國家富源的责任而養的。我們所養的蠶兒，完全製成精良的蠶種，價廉的出售給農民飼養，使農民可以得到精良的蠶種，容易達到收穫豐富的目的。

在我以往的生活，這一頁生活，雖是最辛苦的生活，但卻覺得是最有興味最有價值的生活。

我的平庸的生活

梅心如

無論誰的生活，有痛苦的成分，然亦有趣味的成分。但所謂痛苦，所謂趣味，不特因人而異，即是同一個人，因時間空間的轉變——或說是生活環境的轉變——發生異樣的感覺，也是極自然的事。因之，人們生活的輪廓，更是千差萬別了。現在且說我個人生活的幾個小小的經驗吧：

喜創事業 生活最忌板滯，常喜尋求新的「嘗試」來調節牠；換言之，就是人們生活中的一種「新」的追求。無論是社會上已經有了的，或尚不會有的事業，必要經過個人「獨自」的思考，設計，佈置，進而見諸實行，立時感覺極度的興奮，達到高度的愉快。即使個人的「創意」在中途受了阻礙，或則實行的中間，遭了挫折，或且「功敗垂成」；雖然在事的成果上，顯有差異，而在精神上，卻有同一的興致。根據我個人的經驗：多創造，多失敗；必多失敗，才能理解創造。古人所謂：「失敗乃成功之母」亦正此理。我曾經組織過通信社，辦過報，設立過印刷局，雖然到了現在，都因為種種不適的條件，將牠們的生命夭折了；然在我個人因為是「創舉」的關係，不特不以爲「掃興」，還時時泛泛起許多不能磨滅的回憶，并不曾損了我的勇氣。

忙裏讀書 在學校的時期，頗懷疑書本不見得是「萬寶歸宗」，鄙視「攻讀」爲不實際。那知一入社會，對於「莫可究極」，「變幻起

伏」的事端，應付起來，立時感到「捉襟見肘」的苦況。兼之，爲了事務的擔當，奔勞無暇，事實上又不能馬虎過去，不得已趕着忙裏，抽出片刻工夫，偷讀幾頁適用的書籍，興趣無比。正如嗜酒嗜煙的人，於長時間勞作之後，得到休憩，把着熱騰騰的酒盞，銜上香氣橫溢的煙捲一樣的神氣，自在。

蒐集材料 編書，寫文章，寫到得意處，非常痛快。同樣，爲研究，或爲實用，偶然蒐得了極可寶貴的材料，更是痛快。我雖然不曾立定何種計畫，但在個人事業上認爲有用的文獻，圖表，統計之類，無不樂於蒐集，保存，即使不能立時逐一去研究牠們，消化牠們，然而這種「趣味」的引誘，總是很強烈的。

奮鬥與快樂

蔣震華

「何苦來呢？好容易望你大學畢了業！在南京喝露水過了四年，還要苦苦不怕！堂叔是教育廳長，派你「四中」的教席，多好！爲娘想啦！我家原是書香世家，自家道中落，門戶挑在我身上！你父去世，薄薄田產給你胞叔弄鬼，假造遺囑，全給了你庶母。爭什麼？你說過「有了好教育等於一筆好財產。」現在家要你來撐持了！」

離家的前夕，寒冬早屆，狂風正打着雪花。燈光淡淡地，裹在被褥裏的老母親顫抖地話着。垂立的我，呆對着窗外的雪花和隱約中江上的狂濤。

然而我終於離開了我親愛的慈母和生長我的故鄉！一隻提箱，滿盛書籍和對某一問題搜集起材料卡片，這即是我唯一的財產，我來到S城了。

F街口里的前樓，我受着異國朋友的熱烈招待住下了。異國朋友夫婦友我有年，不消說，我們不但同是人生線上的戰士，而人生觀點也是不謀而合了。他們對人生的態度非常嚴肅，把握着人生的最高理想，同時更賦有那不斷底創造力量和氣魄。

在萬分緊縮的生活當中，我們開始文字上學習的交換了。他們愛好華文直等我好學德文一樣，用英文工作工具我們彼此教授着；其次，則是知識的砌礎。從黑格爾而馬克思，他具有獨到的認識；因為他夫人厚於自然科學根柢，幫助他對辯證法有其更深的了解；再次，討論國際問題，也是我們日常生活的另一課……

可是人生是多麼變幻流動！我們聚首了甫近兩月，不幸因了某種關係他們勢得離開中國而離開我！因此流落到S城的我又做了這城T鎮上的鄉客。

T鎮與其說牠是個鎮市，毋寧說是個鄉村吧。附近有座大學，因而形成這小小市面；但是臨近左右，放眼又都是些田園。時交春令，一切象徵着新之生命！從而依舊我的生活充滿了朝氣！精神滿徵着健魄！

時日易過，現實問題漸難容我擺脫了！「先生，月滿了，還住嗎？」「住的。」「那末，請付房錢。」「呵！飯票也完了。稿費怎地不來？身邊三塊錢

付房金怎夠？付了房金還要吃！——然而我不是生活的主人，寧願把生活降低好了，我不願做生活的奴隸！——羅巴後的房子前天看了不是兩元一月？沒有床有門呀！沒有電燈，要燈幹嗎？夜晚橫豎總在圖書館！於是決定搬，我搬了！

生活依然是興趣中度着。每天清晨，鳥兒奏着歌唱，花兒送上芬芳，此時我正鍛練着身體；上午就在圖書館裏搜集材料消去了；中午整理材料之餘自修着日德語文，通常晚上是從事翻譯或寫點文章。

稿費來了！母親的生活費有着了；呵！慈祥的母親！這就是教育換來的財產！但請恕你不孝的兒子呵！過去個人主義的觀念，現在感覺到幼稚！是膚淺！是錯誤的！

前進的時間軌道上寫的是：「偉大將來」四個大字。其間我和漂流的異國朋友音信往還。他曾寫給我這樣幾句話：

「朋友，一切失敗，都是成功的開端！我們的失敗，只是使我形影暫離，而絕不能使我們精神分散。舊的死滅，即是新的誕生。掙扎中纔有朝氣！創造中纔有生命！日耳曼民族的精神，是從奮鬥中找快樂！」

牢獄生活

彭子蘊

我是一個有過一段牢獄生活的經驗的人，我挨過殘酷的藤鞭，我也負過粗重的鎖鏈，說起來這該是我最不能遺忘的生活之一頁了吧！然而，那時我還年青，知識慾的壓迫，時常使我會忘掉眼前所身受的縲

綽之苦，而任情於知識之追求；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我在那種環境之下，雖然每天每天都有『夕死』的可能，（我所遇的牢獄，那時大概都在晚上十二點鐘左右捉人槍決，）可是朝未聞道，死有不甘，這是使我朝夕不忘知識的追求的原因。然而，在牢獄中而言知識的追求，那是談何容易的事？偷偷摸摸購來一份報紙，那要花去一元半錢的代價；至於想弄一點旁的有思想有系統的書籍，那更不知如何貴重，如何困難了！（在牢獄中，只有佛經之類的書籍是允許看的。）其實困難和貴重也不要緊，反正牢獄中有那許多難友，集中大家的力量，購買一份報紙，一份有系統的書籍，終歸不是難事，因為只要有錢，監獄警察總是願意效勞的。最困難的是那監督的眼睛和那每隔兩星期一次的總檢查，他們會不分青黃皂白，把囚人們的書籍一古腦兒掙去；如果是報紙雜誌之類，那是有干禁例的東西，被査着還要挨藤鞭，受禁閉的。（禁閉是牢獄中的牢獄，其苦況決不是這短短的文字中所能記述的。）所幸者，外國文的書籍，在那兒卻并不被禁止，同時外國文多是橫寫，這與中國文字比較起來，在黑漆一團的獄卒們的眼中，也還容易分辨，所以那兒的外國文書籍，也和上海的租界一樣，永遠在保險庫中，這總算給我們這些稍稍識得幾個外國字的人一些便利，因為我深深地認定：真正有價值的東西，并不是專在中國書籍中纔找得到的。

說到讀書，問題當然又來了。是那麼一間一方丈左右的房子中，要住十來個人，生活的苦痛不說，就是那嘈雜的聲音，又怎能看得進一個

字母呢？想了許久，我纔想到一個白天睡覺，晚上讀書的方法。我拿一個裝牙粉的玻璃瓶，再用一片罐頭鑽鐵作一個小圓筒裝在牙粉瓶的小孔裏，在普通犯（他們是與政治犯以一個鐵欄隔開的）那兒的襪子廠裏以很高的代價祕密買來一條紗線，以此便作成一盞香油燈。從此每夜便從十二點鐘左右爬了起來，用我自作的油燈讀書。這時，外面一切都靜了，囚房中雖尚有幾聲鼾聲在合奏着，卻并不擾亂我讀書的心計。我現在僅少的知識的根基，也許便是在這時候打下的。不過，是這樣的過了一年多生活，卻把我一雙眼睛弄壞了，我今日的近視，也算是牢獄中求學的一點成績。

現在，我早已脫離了牢獄的生活，人事的紛紜，使我就連那白天睡覺晚上讀書的機會也沒有了。安得有司憐我，再送我到那樣的牢獄中去住幾年呢？

勞力換來的學費

包華國

過去的生活值得回憶和追述的有這樣一頁：

我和蕙是在美國加州結婚的。那時我倆都在讀書，婚後渡着甜蜜的但亦是艱苦的生活，因為受了金價高漲國幣慘跌的影響，我們除了房租學費必需品不能省簡者外，飲食起居，都極其簡單，用一角錢買顆白菜吃一個禮拜造白米飯下肚的日子，是常常有的。

婚後不久接着就是學校裏放暑假，我爲了蕙下學期的學費無着，

心中頗費躊躇，同時亦希望她能過點較優裕的生活，但是錢不夠用，怎麼辦呢？去做工吧！家庭廚役我不會；到咖啡館做侍役低聲下氣的招待顧客，我又不屑爲；於是結果就由友人某君介紹到一家罐頭公司裏做工。那裏的工頭雖可惡，但是總比在人家承人意旨的好些。蕙亦要求和

我同去，我拗不過她，只好隨她了。

時令是在五六月間，加州的杏子都已黃透熟透，整千整百的杏子堆在那裏經過各種的手續後慢慢的就變成一層層堆起來的罐頭了。

我和蕙的工作是兩樣的。她們女工的工資是按全日工作成績之優劣多寡而定，手快心細而富有經驗者聽說每天能掙美金三四元。至於我的職責是整天站在機頭旁邊搬運那皮帶上源源不絕載過來的杏子罐頭，我得一個個的移送到身旁放的大木箱裏去，箱子滿了自有來人運走換上一個空的。因爲這種工作是呆板的，不容你歇手的，所以廠裏發工資亦是固定的——四元美金一天。從早六時上工，除中午一小時吃飯外，午後五時下工，這一天十小時的工作，資本家算是整個把你的心血支配利用盡了。女工們希望多賺錢，急忙忙沒命的往多裏裝罐頭；像我們按日計算工資的男工，雖無人監視，但亦休想偷閑躲懶，你這裏剛剛拿起兩個罐筒來，後面皮帶上又送過來了一批。他們是用一分錢就要換你一分氣力的。我因此想到國內成千成萬的苦力同胞們，一天工作十餘小時，所得報酬不及人家十分之一，其生活之困苦，原可想而知了。

不幸這次蕙去做工的結果竟失敗了。按照工廠規定，女工每人要穿制服，於上工之日起在廠內購置。另外須自備小刀一把，橡皮圍裙一條，這幾樣東西就花去了三元多的本錢。蕙是初上場的生手，一切不熟悉，而女工頭監督舊時在廠做過的女工隨便得多；對於新來的，她卻特別加以注意，多方挑剔，使你的工作無法進行。結果蕙第一天只得八角錢，而買制服等的錢反多出兩三倍來！

等到工餘回家之後，我倆卻累得手軟筋疲，誰亦沒氣力再去做飯，只好胡亂喝一點開水吃兩片冷麵包，就無力的倒下休息了。蕙還可以，我則一向是非大米飯不飽，又有茶癖；往常有蕙爲我料理，雖沒有好菜下飯，亦覺得每餐吃得很痛快；像那工餘疲極喝開水吃冷麵包的生活，我真感受到萬分的吃苦了。所以接連和蕙做了兩天工，我們夫婦間的生活竟起了很大的波動：回家打開房門，兩個人卻變得很呆板，很冷酷，蕙的臉上消逝了往日活潑天真的笑容，我亦不耐煩去做我應該幫忙她的一部分工作。我們頹廢的向椅上一坐，各人都顯出不自然的神情，都希望對方起身去燒點開水或預備吃的，可是兩人互相望着，誰都不肯動手。結果還是蕙忍不住拖着重的脚步到廚房去了。我望着她的後影，心裏實在不忍這樣累她，但是，天知道，那時候，我若是沒有一杯茶和一枝煙把力氣換回來，我真會暈過去的！

第三天的早晨，蕙不復再進工廠了。她在家裏看看那套制服，盤算她的得失——她算是倒貼了兩塊多錢，吃了點苦頭，買了一個新經驗。

我呢，那天回家來桌上有的是熱騰騰的茶煙和白米飯，還有我喜歡吃的肉菜，旁邊坐着溫柔天真的蕙，她又恢復往日的神情態度了。

一個月後，我公然賺了一百多元美金，蕙的學費解決了，我心裏充滿了喜悅和驕傲，因為那些錢是我真正用勞力和血汗換來的啊！

吃素的故事

陳秋農

以我這樣素不皈依任何宗教，同時又年紀青青的人，吃起長齋長素來，所以常引起朋友們的稀奇同怪異。茲暫不囉嗦的解釋我為什麼的立誓纔吃素，姑就我不吃牛肉一項的出發點來說。

大概是我八九歲的時候的一個春天，跟小學校同班的一個小朋友一道往江邊大石盤角去頑皮，恰巧遇着一個殺氣勃勃的屠宰人，牽着一隻肥肥的耕牛在石盤上站着，腰裏掛着亮晃晃的短刀，旁邊還有兩個滿身腥氣撲鼻的夥計。我們爲好奇心所驅使，停步看看。起先兩個夥計用繩索把牛的四蹄分着前後兩組用活結縛着，牽繩的一端離開牛一丈多遠，用力一拉，牠的身子卜的一響就倒下。我的小朋友像發見新奇一樣哈哈的笑，意思似說龐大而有力的耕牛，人也會容易底勒倒呀。

牠的喉裏不斷的發出孤立無援，竭力求救的咕——咕聲調，眼汪汪底絕望底臨死底悲哀的神氣注視着立在牠前面的我們，我心裏懼怕這種眼神，所以迅步底轉立在牠的後面。

牠倒後，夥計們將牠的四蹄子縛在一道，身子成了圈曲的形狀，一個用死力攀着角壓在地下，一個俯壓在牠的身上，屠戶把上身衣部自行解脫光了，祇剩一條油浸浸的短褲，好預備宰殺。可是牛氣力真大，兩夥計簡直不能壓着牠，按頭的一個，險些被牠打了一角。他發怒得嘴裏連罵着一串野話，一邊用棒在牠的頭頂上狠狠幾棒，牛好像暈死似的垂下頭，四肢動都不動，隨便屠戶用刀在頸上割，他們一邊談着前夜裏賭錢的事情，趣味濃濃；一邊慢慢底割牠頸上的皮和肉，不十分注意的樣子，有時刀遇着小骨頭，清脆的搽一響就完結。「走開一點！」屠戶向牛頭前面圍着的人叫，他血淋淋的手鉗出牛頸像大指粗的大動脈管，輕輕一割，鮮血直射一丈多遠，

牛算是殺死了，第二步工作就是剝皮，先從蹄剝起，三人各剝一隻真快！一會完就剝到腿部上。一個夥計的食慾大概忙不及待，就在剛剛剝出的牛腿上一剝，割下兩三斤重的一塊鮮肉，手掣起肉對其餘二人說：

「我先拿去紅繞好，等你們舒舒服服的吃，可是我不剝了。」

「懶蟲，不要忘去買兩斤老酒呀！」屠戶暫停着刀剝皮，擡起頭望着割去的一塊肉，羨慕同期望似的。

「當然囉！」

現在我一看見碗裏的牛肉，腦子裏就會自然幻想起這一幅圖畫，無論如何都舉不起筷子。

矛盾生活

沈越石

我是一個生活最沒有系統的人，而且又是常在矛盾的血泊中掙扎着。然而我相信：矛盾纔是促進社會的一切原動力，我是不怕矛盾，而且我還在預備盡量的接受矛盾，所以我在這裏，亦就不揣愚陋的來寫我的矛盾生活了。

我是一個從小失學的人，我從前是很希望能夠入大學，可是不知怎樣地我入了大學之後，我又會立刻的感到不入更好。（矛盾）

我的生性雖然說不上書迷，然而我相信，除了書之外那恐怕沒有我再好的朋友了。所以我是常好買書，可是當到沒有錢的時候，書又不能拿出去當。（矛盾）

我的身體本來很壞，醫生囑咐我晚上要早點睡覺，可是我不知爲甚麼的，非到十一句鐘以後，是不願意想睡的。（矛盾）

我是一個選讀法律的人，然而我卻除在考試的時候，急時抱佛脚的去讀講義之外，在平時我如果拿起一本法律書來，頭就會痛。（矛盾）

我有時自己深深的想：我是不怕死的，因爲死不過就是生機停止而已。但是我似乎又是怕死，我每天的早上在實行半小時的柔軟體操。（矛盾）

我的環境似乎是不允許我談戀愛的，但是我想：假如一個女人愛上了我，只消她的戀愛觀是和我同趨時，我亦許會接受她的愛。（矛盾）

總之，我的矛盾生活，並不止此，此不過其荦荦大者而已。但是我的生活，我將在這許多的矛盾中去求到統一的。

余解事以來之生活

慕萍

歲月匆忙，北風又厲，友人忽曰：「一九三四逝矣！」乍聞此語，惘然久之，往事歷歷，悽愴滿懷，偶一回首，不禁黯然！

吾家初業農商，父性慷慨，諸兄豪縱，千金一揮，卒至破產，向呼吾父爲老太爺者，降呼爲先生矣，余亦失學，時僅十齡，初解事耳。從蘭姊課經史，姊嚴峻有丈夫概，對弟姪學業，不稍寬假。今日之有一知半解，實肇基於姊也。吾家捨商專農，支吾三載，勢益不支。諸兄析炊，姊與余相依父母，至是，自修亦不可得矣。姊則浣洗烹飪，助母室下，余則芻牧樵薪，伴父田間。辛家藏書甚富，每值朝暉夕暉，驅牛曠野，挾書獨坐，放情閱讀，興極始返。晚間豆燈螢螢，就姊課至午夜。時伯母病逝，余並諸姪，逐樂月下，不知爲哀，姊正色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乃相率歌烏夜啼，歌至再三，清暉暗淡，與人共泣！「死」之觀感，至是深映余懷。

次年大兄自法國返里，適鎮中小學再興，命余並諸姪續學。校位市中，去家三里，日率諸姪，朝去暮歸，麻袋負飯，用備午餐，殆類乞兒，深惡人笑，避走荒山，葦草茵茵，曉露霑衣，比至校鞋襪每盡濕，校長勉勵，逾諸同學，私心亦以自慰。秋間兄赴成都，余再輟學。明年自赴考縣立中學，取錄歸來，學資無出，老母飼豕數頭，易金拾餘元，搜羅俱竭，聊應一期。行時老

母告曰：「望兒好自努力，勿負將來！」

時蜀中大饑，農人益歉，索逋者盈庭喧囂，父母相對飲泣，終宵不寐。父常引去，留余款客，母姊唏噓廚下，舉美食以娛暴賓，已惟白薯果腹耳。余陪客宴，常不能舉箸，時年已十五。坎坷焦爛，父母姊弟四人當之，父逾六旬，日應債務，夜耘隴畝，春水潏潏，微月濛濛，父操犁田中，余立俟田畔，薄霧輕寒，襲人瑟瑟。數請罷，父喟然難應。斜月西橫，始解牛荷犁而歸，母姊迎入，熱淚盈眶。嗟嗟，此情此景，豈造物有情弄人，抑所以訓練我耶？

閱五年，負債五千餘金相繼償清，諸兄所業有成，至是人復呼余父爲老太爺，人情大率類是，復何言哉。越年冬，大兄迎父至蓉祝嘏，筵間舉酒向客曰：「家君傾產教子，艱辛備嘗，而余捨生社會，素不以家庭爲念，媿無以慰老人，今日之祝，聊表萬一，且爲最後一祝也。」舉座憮然以非吉兆。時余已肄業成大，朝夕從兄受學。兄旋以言論開罪當道，亡命滬濱，弟妹子姪祖餞於望江樓。纜將解矣，兄招余告曰：「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弟其遵此立世乎。」余曰：「永守弗渝。」明年兄果沒於海濱，詎料此別已成永訣，此語已成遺囑耶。姊以哀兄，逾年而逝，母以哀兄姊，又逝。撫我立我者，母兄姊三人耳。今我犖犖，寄蹤天涯，風前月下，思之淚傾。

學生生活之回顧

劉迺誠

作者生長在一個中產家庭裏，先在本鄉受了初級教育，然後出外進了一個教會中學。那時歡喜練習英文，常常寫些英文故事和翻譯，登

在雜誌裏，英文因而稍有進步。我們教員很多是教會大學卒業生，總是帶着幾分洋氣，初次離開故鄉的孩子，多少有點羨慕這般得風氣之先的人們，所以投入某校，就變爲我們卒業後的志願了。

進了某校，每天照例坐禮拜，唱聖詩，但是聽了十來年的講道，還不知道耶穌是幹什麼的。這個學校裏的教員十分之九是美國人，除去國文而外，一切學程總是用英文教授，什麼東西皆是外國好，所以到外國去讀書，就變爲我這個生活階段上的理想。

在我們學校裏，有些同學是半工半讀，我到三年級的時候，下午也在外面教書，這樣一來工作太忙了，白天差不多全是上課，夜晚要預備所教和所學的功課，星期日也不能出去。當然人在忙的時候，光陰過得越發快，轉瞬間大學也混卒業了。

可巧在畢業那年，本省招考歐美留學生，在省內考了初試，再到北京去參加覆試，居然考取了，並且決定到歐洲去。到歐洲首先在倫敦大學讀書，這裏是研究的性質，每週除上幾點鐘功課，並和指導教授會談一小時外，成天是在圖書館裏讀書，尤其是大英博物院圖書館，是我常光顧的地方。

圖書館生活是很有趣味的，早晨九時進去，先佔一席地，然後到櫃檯上去查書，書單簽好了，放在盒子裏，一時半刻就有人送到位上來。十二時出去午餐，一時回來繼續讀書，到五點三刻的辰光，把所借的書交回去，提着書箱，趕到學校裏去晚餐。學校裏有夜課，原來要使公務人員

有聽講的機會，但是正式生中也有上夜課的。

一九二八年轉到柏林去讀書，這時研究工作即將完成，不甚感覺工作的壓迫，並且現在兼習市政，常常要出去參觀，觀察愈多，格外歡喜旅行。

德國人民很好旅行，到了星期日，天氣要是好的話，街道上行人稀少，公園裏則異常熱鬧，車站上尤其擁擠，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背着帆布包，趕到野外和森林裏面去，欣賞自然。我們也結伴遠遊，早晨九點鐘先乘火車到郊外，然後下車步行，或入深林，或登高山，常常流連到下午五六時，纔趕車回柏林。

到假期的時候，學生們照例組織旅行團，我也加入了好幾次。德國各地有 *Herbergen* 的組織，不但便利，並且節省，因此德人可用很少的旅費，遊覽很多的地方。當然這種風氣很有價值，可以強健身體，增進見聞，消除地方觀念，養成冒險精神。在國外的時候，好些朋友約定歸國後提倡這種運動，但是回來又怕多事了。

一九三一年轉往巴黎讀書，上課聽講，去圖書館，買舊書，這樣刻板式的生活，到了繁盛的法都，絲毫沒有變化。不過這是去國的第六年，心裏多了一件事——歸國。一九三二年三月再到維也納大學去聽講，眼看矮奴侵佔東北，不能由北部返國，祇好再由原道歸來。總計留歐至六年以上，遊歷了十幾個國家，回來已經是兩年了，好像是昨日的事呀！

長沙底回憶

汪馥泉

(生)九〇

民國十二年的春天，由友人李達的介紹，到長沙第一師範去任課。輪船到了長沙，第一個印象，是黃包車夫底大箬帽，使我感到了「古色古香」。

學校是在南門外，後面有個小山，前面不多幾步路便是湘江。到的幾天，儘下着蓬鬆雨，天一晴，便請了假到嶽麓山去玩了，似乎是和同事葉鼎洛陳嘯空同去的。

在長沙，碰到了從前在南京同事過的章鐵民，認識了王魯彥，趙景深。還有第一師範的同事趙惠謨，辛樹幟，我們是時常談談的。

葉鼎洛，西裝穿得畢挺，尤其使我注意的是一付皮幫腿，帶了這付皮幫腿，從南門步到北門去教書；他在房間裏，總是拉胡琴。章鐵民在平民大學任課，他床上的被頭，到了長沙不會折疊過。王魯彥在協均中學任課，他那個時候正在鬧戀愛，我們進去，他演接吻的戲給我們看，章鐵民整轉屁股就步了。趙景深，在嶽雲中學任課，那時在我看來，是一個君子人。

那時候，還有點猖狂，獨自個在路上儘高聲歌唱；和鐵民一起的時候，兩個人一同高聲歌唱。那時候，常常喝酒，一喝便是一個大醉，醉後常向學生「說法」（身體是醉了，心卻不會醉）；有一次，在校外喝醉了，叫不開後門，便在後門前草地上睡了。一位叫張淑誠的小姐，約我們（我，

鐵民魯彥，此外似乎還有一兩個人（去玩湘潭，張小姐他們畫畫，我和鐵民猜拳喝酒，兩個都大醉了，上小火輪時，我差一點掉在水裏，鐵民在小火輪上大吐了，吐了便睡，一直睡到湘潭。

還有一件事可記，便是我和鐵民辦一個野火週刊。第一篇是我底野火燒長沙，當時轟動了整個長沙。鐵民是用他底尖酸的筆，刻畫吳芳吉、傅增湘之流。長沙底青年都起來擁護我們，傅增湘之流恨毒我們，湘江中學底同事（我在湘江兼數小時的課）熊子容、何景漢等微嫌我們不徹底，單燒『思想』而並不燒那幾家大百貨店。似乎記得，李青崖（那時，鐵民會到過，我還不曾見過面）要辦『青風』，因為『野火燒不盡，青風吹又生』。未果。這件事，當時曾經會到過卻不甚熟識的陳子展，到現在見面時還談到。

那個時候，真浪漫，頹廢。據說，第一師範的浪漫風氣，是汪馥泉開其先河，田漢集其大成。

有恆與儉的生活

劉光炎

我的生活，再平凡也沒有了！不過國人生活，與我同其平凡的，一定很多。如何度過和利用這平凡的生活，使於穩定之中，不懈積極向上的努力；對國家和社會，不致成爲一個蠹蟲，同時對自己身心，也交代得過去，卻是一個值得談談的問題。因此我不惜把我這平凡生活史中之一頁，暴露出來；希望國人生活方式之與我不盡同的，批評批評。

我第一是不會，同時不喜發牢騷。機會不好，悶着頭去幹罷了！一樁事做得很久，我還是同新做時一樣感覺到興趣。同在一塊做事的朋友，今天這個走了，明天那個超升了，這對我是很漠然的。所以許多人笑我麻木不仁。還有人說我沒有大志。我都甘願承認。我覺得中國現在，正害在有志的人太多，都只抱負不凡，都想從委員長部長做起，請問中國那有這許多大位置？而且下層幹部工作，沒人來做，政治以及其他事業，如何會弄得好？比如現在，我只編一個名叫「中央時事週報」的刊物，已經編了兩年了這在人家，是覺得幾多乏味！（我的朋友，十分之九是這樣說。）但我從拉稿子，做文章，一直到校大樣，每禮拜這樣幹，而且得到一篇好的稿子，會喜歡得飯不想吃。我覺得這樣做，是於我有利的。對於社會呢，則我沒有用新奇的方法欺騙他們，信任我這刊物的，至少不會使他上當。

第二，我日常生活標準，終是一樣的。換句話說，我是偏於「儉」一方面；在豪放的人看來，甚至可以說是「齋」。我有個至好朋友曾說：『光炎，你這樣做不對的！你應當從開源方面着想，節流是沒出息的事。』這位朋友，並沒有欺騙我。他是言行一致的君子，他對我如此說，自己也這樣做。這幾年他的收入，節節的加多到一倍至四五倍。然而所收穫的，只是一身的債務，與精神上的痛苦，事業也因此弄得沒有進展。我的境況，遠不如他。但這幾年來，沒有負一個錢的債。同時自己結婚，胞妹出嫁，兄弟上學，回家省親，添了三個孩子，種種意外費用，也算交應過了。當然，這

雖是我素性淡泊一點，「內助賢能」的考語，是要送給我的夫人的。

要盡量擺起古董來，我的話還多。恐怕超過千字的大關，不能不就此帶住。最後我再說一句：這種生活，雖然平凡，卻並不是沒有意義。既然不發牢騷，精神上的苦痛，也就是近代青年所最感受的壓迫，對我毫無所覺。生活程度規定，物質上雖然沒有大享受，也沒有大苦痛。像這樣，一個人纔能安心做事，安心研究，一步步完成他的學業和事業。在這種生活的方式中，古往今來，寰宇之內，養成多少偉大人物，雖然我並不是其中之一，這是我們應當承認的。

紀念「小主婦」

黃華節

二十年來的前塵影事中，比較上最堪回味的，是下面的一個小片段：

那是一九二七年的夏初，自七月至八月一個月間的事，那可以說是我平生的第二個「蜜月」。當時我和亡妻何氏梅卿結了婚，過了那個月，剛好一週年。她千辛萬苦，念完了醫學專科的學程；然而還有一年的實習，七月是她的假期。我呢，那時正在一間中學做教書匠，七月是夏令補習學校的期間，卻只授半天的課。這麼一來，這一對會少離多的夫婦，就得到天大的機會，同渡第二度的「蜜月」。

處在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底下的人們，品格不論如何清高，生活總不免受金錢的威脅。當其時，我每月只掙七十塊月薪，除掉學校當局

的「獎勵儲蓄」實收六十六塊掛零。以此維持一個小家庭，本來游刃有餘。但是一瞻顧前途，則又發生經濟的恐慌。因為亡妻自和我結婚後，她娘家早已斷絕供給，我父家也聲明分文不與；好容易牽羅補屋，完成了她的學程，經濟上已經弄得百孔千瘡了！來年是實習年，雖然不用繳學費，但一切衣食都得自備；並且「練習醫生」人家是當「準醫生」看待，不得不花許多「面子上」的錢！最低限度，這個實習年還得花個三四百塊，這該如何籌劃呢？我的籌款能力，只是一週三十小時工作換來固定的月薪，和一管筆寫點文章賣，如是而已。前者的收入，依着我，頂多能夠維持一個小家庭；後者的收入，因銷路有限，也是杯水車薪。

梅卿，她本來是個嬌生慣養的大小姐，在處女時代，柴米油鹽一概不用她經心。誰料在這個月內，她卻充分發揮躬持家計的長才，這真出乎我意料之外！她回家頭一天，就同我說：「愛哥哥！家裏的事，你全交給我罷。我看我們平均一天花一塊錢，再加上五塊的預備金，一個月合三十五塊，就能過很舒服的生活了。」

「你要當起小主歸來嗎？」我笑着說，「可是三十五塊怎麼夠呢？」
「不用你操心！」她很有把握地說，「包你舒舒服服過日子就是。」
從此她真的當起小主歸來了！晚上，我聽見她井井有條地吩咐女僕怎樣預備我的早飯；正午授兒完課回來，歇一會，熱騰騰可口的點心，讓我享受，款式差不多天天不同，但都是我心愛的東西；晚飯是小巧的菜，又滋養，又適口；原來這一切都是她親自備辦的！南邊盛夏之時，荔枝

正引人發饑！晚飯後，我笑着說：「親愛的小主婦！今天的一切不花完了嗎？」她是那麼善窺人意的！笑道：「還剩兩毛呢。是不是想起你心愛的香荔來了？」

這一個月，不但過得很優遊，並且很有紀律。上午是騎着自行車返校授課；午飯後晚飯前我在小樓上寫文章，她隨便做點活計；五時以後就不許作工。照例吃完晚飯，不是擘荔閒談，就是並肩攜手，出去散步，離家不遠，便是廣州的名勝荔枝灣，雖是游人如鯽的所在，也有幽邃深遠的勝景。荔香園的幽僻處，鐵路橋外的清水灣，差不多每個黃昏月夜，都照着我們的雙影。那時候談的什麼，只有枝頭的小鳥，水底的游魚，偷聽得一二吧。遇到星期六或星期日下午，戲園子，電影院或公園，也會見到我倆的遊蹤。夜來燈下，照例是我們的良宵，我雖然索性沉默寡言，卻會被她逗引的天天開了話匣，合不攏來。

一九二七年的七月，說是夢吧？卻那來的永不磨滅的心痕；說是幻吧？卻是實實在在的現象。但是往事畢竟是往事，水流雲逝，是永遠追不回來了！然而她的音容，她的遺規，卻是永在的！

勞苦工作即興趣工作

張梓生

我自從以寫稿編稿為職業以來，個人的生活，幾字完全寄託在寫作編纂的工作上面。現在要話過去生活中最有興趣的事體，自然也只好就過去工作中找材料。

自己檢查過去十四年的文字生活：埋送於每日在編譯室做急就工作的，約居十分七；虛糜於寫若干字換若干錢的，居十分之三。回想起來，頗感覺慚愧和苦惱。但是，倘使『苦中亦有樂趣』的話，有人相信，那末，我的編輯「二十二年申報年鑑」的一時期，差可稱為個人近年來有興趣的生活了。

開首先得敘述我那時正面工作以外的環境，這就是使我能對勞苦的工作發生興趣的原因。第一，那時我的家眷因一二八滬寓被燬，逃故回鄉紹興居住，亡妻每月只取三五十元支持家庭，我得免除家累的分神；第二，我十幾年為現代化的每日規定辦事時間所苦，往往到編輯室默坐構思和檢取材料剛有頭緒，提筆略寫，便到搖鈴，不得不隨班退出，下次繼續工作，便難順利，時間精神，虛耗不可。而那時的服務，則可免掉這樣的苦處。總之，我在那一時期，是能專心致志自由自在的從事於工作的。工作的勞苦一有反應，我的興趣便盎然而生了。

我怎樣的在勞苦的工作上感到興趣呢？那是這一短篇的正面文章。這裏先得聲明：申報年鑑是一種普通年鑑，內容所涉很廣，我那一次編纂，是筆路藍縷的創刊工作。我的勞苦中的興趣，則為（一）自茫無頭緒至草成樣冊：開手最感困難的，是將編成怎樣一冊東西，即是門類的怎樣規定，同事若干人，先就中外已出版的年鑑，斟酌各界的需要，草擬綱要。社內商討大致決定以後，我又在靜夜檢閱幾次，提出應行修改的，再提出討論；初稿草定後，還恐怕不甚恰當，則更分別抄送各專家請

求指正。這工作的進行，不能說是不苦，但一經商討有結果，修改有進步，接到各專家復函或贊成原稿或開示修正稿的時候，則各有一種興趣。

(二)自材料徵集至稿件發排：依據擬定的綱要，用種種方法去蒐求材料，這時首須細細想定什麼材料向什麼機關團體或搜集家，用什麼方法取徵求；次須懼怕所需要的材料的沒有或徵求不到；材料來了，或幾種互相矛盾，或一種而有二門類以上可以編入，都得極費思考；等到稿件大體編成從我的手要發出的時候，檢點缺陷修正謬誤的工作，更集於一身，必須硬一硬心腸，始能交付排字人。這勞苦工作的過程中，身心都會感到疲倦，但一看到平常所不會見過的，我所懼怕不易得到的材料，紛陳案頭，同事商量爭論自己認為差可成書而發排的時候，又各有一種興趣。

(三)自校樣見直至全書告成：在校樣中，倘看到某一材料年份過久，某一編內應有某種材料而得不到，某某兩編互相牴觸的時候，終感到心餘力拙，苦不可言，但一經過寫信，打電話，奔走訪問以後，曉得較新的確是沒有，所缺的抄錄到了。牴觸的是各有是處而不必強求一致，那時，便釋然如釋重負而發生興趣了。

自二十一年七月申報年鑑開始工作，到次年四月底樣書送到，這短短的十個月中，我的勞苦為十幾年來所未有，所幸有種種興趣作調節，我乃不致為勞苦所困壓。

我的興趣所在

黃幼雄

友人都說我無憂慮，亦無煩惱，許我為樂天派。其實，我既不能像佛家所說的「六根俱淨」，怎麼能夠無憂慮無煩惱呢？不過我在平時能夠自得其樂的增加個人的興趣，必要時更常提起這些興趣以謀戒除煩惱，減少憂慮罷了。

興趣觀各人的性情，嗜好，環境年齡，而有不同，使我感到興趣的事物，似乎特別多些。我愛音樂，我愛博奕，我也愛畫虎類犬的亂塗，甚至至於在作極枯燥無味的工作時，我偏會自己找尋些趣味出來。譬如在寫文稿而擱筆時，我便寫些空心字以自娛。但在最近的十年來，我的興趣卻轉到無線電上去了。而這興趣似乎更加濃厚，為其他任何事物所不及。

我對無線電發生興趣，是在我進東方雜誌社以後的第二年，到現在差不多有十五年了。因為我喜歡看看科學雜誌，不知在那一冊西文雜誌中，看到了無線電收音機，可以自製，我便決心要試驗一下。可是那時不但材料不易購配，就是要找些關於無線電的書籍，也頗困難。但最後終於出了較高的代價，買到了一架現成的鑛石機。裝設了必要的天地線，可是那時的上海——也可說全中國——只有一二個電臺，都是外人創設的。（一家是開洛公司的K.R.C.，一家是日商新昌洋行）播音的時間，又不多，好容易等到了時候，把聽筒戴在耳上，撥動鑛石觸針，美妙的音樂，果然收了進來，這時幾使我快樂得如同發狂。那一天一直聽到播音臺宣告“Good night, Every body”為止。

但是不久就覺得厭倦了，這有兩個原因，因為（一）上海的播音電臺雖只二家，可是同時播音的時候，就互相干擾，那日商電臺的女報告員，報告商情的嗓子真好，「……十錢，……十錢」的聲音，常常夾雜在開洛電臺的西樂之中。其（二）是鑛石機的聲音究竟太低，而且只有一個人聽聞，家人在旁邊看着心中着實不好意思。還有一層，我相信無線電的長處在能收遠地的播音，而鑛石機不能，自然最不满意，因此我發意要自製一隻能夠隔音清晰，聲音宏大，而又能收遠的機器。

一面翻閱着無線電的書籍，居然領會少許的原理和種種的方式，一面就去購配機件；自然興趣所生，也不顧代價的高低。費了一二天工夫，很細心地裝成一隻二燈機，於是一部分的願望是達到了，日商電臺的聲音，不再攔入，開洛的播音，而聲音響亮，全室已可聽聞。

不過收遠還是不能，為達這個目的，我把這收音機不知拆卸重裝了幾次，所有一燈二燈機的接線方式，幾乎全都試過，那時我對於無線電的趣味到不在乎聽而在乎裝置改進了。除了在商務書館辦事以外，所有時間都費在這上面，而且有時真有廢寢忘餐的情形，我簡直是着了迷了。

直到現在，我還在愛玩無線電上的花樣，什麼長波，短波，什麼新式老式，我都想試試，尤其是喜歡替人家代裝收音機，雖然白賠了許多光陰，也很情願。

綜我研究無線電的過程中，有兩次是我所認為最感興趣的，一次

是用一燈機（來復式）居然收到北京天津的微小電臺，一次是用一燈短波機，除了收到柏林，莫斯科的播音，以外，還聽到了許多電臺所發的語言是我向來所不經聞的。這些電臺的播音，都在午夜以後，因此我有不少次數是一個人入迷般的生聽到徹宵達旦。一二八的前夜，還是如此。

因為我對於無線電，嗜好太深了，每當有憂慮煩惱的時候，只要先把常用的收音機拆卸，便又急於重裝，（自然另變花樣）在重裝時，一切的憂慮，便都消滅於無何有之鄉。而裝成後又有另外的興趣到來，這樣我就得免除了不少的煩惱和憂慮。

讀書的趨向

林家端

我是一個後學的學生，近年纔畢業於福建私立法專政治經濟學系的。在我過去的生活中，除了二十年的學生生活以外，在社會上盤旋的時光有限得很，是沒有甚麼可說的。就我讀書的趨向來說，我研究法學，趨重於公法學一方面；對於公法學，則我致力於中國現實政治問題的探討。惟研究中國現實的政治問題，最大的困難有兩點：一是我國民主政治歷史的淺薄。中國民主政治的建立，僅有二十三年歷史。在民國十五年以前北京政府時代，政治紊亂，一無軌道可循，無從探求其真理所在，更無從討論其或是或非。在此十五年中，除了軍閥混戰胡亂殺人的悲慘紛亂的事實以外，現在還可以供給我們研究的，都不過是些紙

上的法律制度，但這些多是當時新進的官僚，從歐西學得的皮毛，照樣地搬來中國的，如各次的制憲便是。或是出於權力者的矯揉造作，以爲他們爭權奪利的工具，如袁世凱的「大總統選舉法」等便是。所以自民國元年以至十五年間的政治沿革，乃至一無足述。一是環境的困難。由於前述的原因，我們可以將民十五以前的政治捨去不論，即就現政府建都南京以後數年來的政治建設來討論，其歷史雖然也很淺薄，但國民黨的革命，則有數十年的歷史，此後中國的政治，要本諸國民黨的方略來推進，我們根據其理論，來研究中國現實的政治問題，捨此更無他途。不過以我個人的環境來說，既不是一個老成的閱歷者，而又非政府中人，歷年來政府的施政，有時公布，有時不公布，我們所能夠得到的，只有一些從報章雜誌上看來剪來的資料，而且我所居的地方（福州）離開南京上海，須有四五天的通郵，每種出版物要好幾天纔能看到，流傳不到的還不算。而況政治上還有種種的暗潮和癥結所在，我們局促在一方的人，更無從捉摸。所以受種種環境的限制，我們如要研究中國現實政治問題的真理所在，而求其應出的途徑，那簡直是很困難的事。

但是，中國原有數千年的政治歷史，歷代君主的統治國家，雖然處處都是爲其家天下的目的着想，然歷代都有其特殊的文物制度，及其治國治民的方策，到現在都還有研究的價值。我以爲如果能夠在這方面多下些工夫，對於中國現實的政治問題，也許可以有多少的貢獻。

未解答的謎

伍蠡甫

我的生活很平凡，沒有值得描寫的事情，更沒有「堪資師法」的地方。但是我自從服務社會，時常遇到一些事體，幾次三番地複演着，好像就是生命的若干原則。我至少要把它們當作還未解答的謎；我特將那新近最最常見的一種紀錄在我的一頁日記上，和注意生活內容的人研究一下：

我碰到真不知有多少次了，一個人對我談起學問，滔滔不絕，引得我一場欽佩。然而，臨了我總不免發見那左右他的思想的，並非健全的推論，而是其它。我禁弗住這般想：理論究竟能否折服一個人人到底應該作思想的奴隸呢？還是站在思想之上，操縱它，使用它，去說服一些傻瓜？如果世界上真有對於某一學說的皈依的話，那末這究竟是起於思想本身的作用呢？還是因爲這思想通過了現實以後可以賜給你多少好處呢？假若必需爲了一己的利弊然後去談論學術，這種學術是不是學術呢？

在校生活

陸忠義

候屆輕寒，氣轉嚴肅，一年容易，又是霜凋紅葉時矣。憶余自讀書愈愚以來，倏已寒暑數更，融融如手足之同窗學友，萃於一堂，日共琅琅

展誦孜孜研習之聲，得以互相琢磨時獲切磋之益，使我學業之虛者，充之，以至於實，我德性之弱者，養之，以至於堅。一寸光陰一寸金，此之謂矣。

課餘之暇，輒約二三良朋好友，或擲球捧角，或引吭高歌，或隨意談笑，或徘徊於校園叢樹中，彳亍而行，施施而游，其間雖無突怒偃蹇，奇峯霞舉之險，長堤衰柳，斷橋流水之勝。然黃花正傲，綠竹紛披，良足以遠人生之枯寂，增情感之暢適。

每逢星六之日，常有雅集之會，諸同學，晤言一室，相對敘論，謀所以研求學術之方，砥礪德業之道。席上縱無豐饍盛饌，即糖果數事，咖啡一杯，物微意長，亦足樂也。

我素性儉樸，不跳舞，不賭博，平日衣求其暖，食取其飽。抱着守身節用，銳意勤儉之主張。現在一般摩登青年，窮奢極欲，竟日出入於舞場之中，昏迷於酒肆之間，洋其服，革其履，揮金如土，不知物力之艱難。此種驕奢淫佚之風氣，實為戕賊青年，斷送我國本之利斧。故吾願同胞，崇尚刻苦自勵之精神，勿效諸執袴惡習，以斲喪其身體，是所望耳。

一小時的官味

金石音

因為無力升學的緣故，在數載粉筆生涯後應一老友之招而去到新都。新都，這該是多麼蓬勃而壯麗的所在！我雖未曾到過舊都，但我卻會聽見過它的偉大與崇高之傳述，看見過它的雄壯與美麗之描寫。古石頭城有龍蟠虎踞的形勢，六朝金粉的遺蹟，如今再加上革命的朝氣，

新政的建設，其必更足令人景仰，發人深思，自是無疑。

然而結果，我是失望了。從我第一眼瞥見南京起，直到最後離開它為止，我始終覺不到仰慕，更無論依戀，我簡直想不起已往意象中的片文隻字來。這原來已超越理想之另一極的界線，固有的一切，早已氣化而幻滅。

這是一個嚴冬的下午，我的朋友的嫂子陪我一同到三山街江蘇省政府某一個廳裏去「到差」（那時伊也在那邊工作。）時候大約是下午一點多鐘，前面魚貫也似的人力車上，坐着許多富於官氣的一同志。他們一個個昂着頭，抱着皮包，在那滿不在乎的神情中，含蘊着不可言喻的「酸氣」。

「到了，到了！」在快近一座大牆門的時候，我的同伴這樣對我說。果然，那大牆門上寫着「江蘇省政府」五個斗大的大字，門的左右，還站着兩個手拿上了刺刀的步槍的兵士，「哦，這就是……」我下意識地接着說，眼儘管望着前面的同志們，在「門兵」高舉槍桿的示敬中搖搖擺擺的進去。

上峯拜見過了，各科參觀過了，便被領到一間形同私塾的辦公室裏。「就請在那邊坐吧，」一個看過去好像是室內最大的男先生指着左邊最後的一個座位半笑着說，同時又把室內其他五六個人介紹了一下。

承前排那位男先生的指導，我纔知辦公必先領物。物領來了，但是

妙得很，幾乎件件和單上所開的兩樣。譬如我寫的中號信封十個，小號信封二十個，而領得的，卻只有十五個小號信封。其時我又好奇起來，這等等分明是那位先生所指示的，而且我又親見他寫字檯上的中號信封。他領得到，爲什麼我就領不到呢？不過，這一個問題，我卻並不去向人求解答，常識和經歷，不久就替我探獲，其實何至是我們的聽如此，整個中國社會，何嘗不是如此？最好的讓最高的，最壞的纔是微賤人的分兒。這叫做人情，這算是世故！不懂得這些的，不配做人，而尤其是不配做官！平等麼？這怕不是地球上應有的名詞吧！

東京之一夜

胡瀛洲

我的出生地是百粵，然而自十四歲的時候，就跟着父母流浪於倭奴版圖內各地方去。我的父親本來是一個賣藥材生意的人，因爲那個時候，日本的鄉下人都還是慣用「漢藥」的草頭木根，所以我父親的收入還算不錯。對於我的教育費不發生問題，因此，十六歲那年就進東京的某中學了。當然是要跟日本少年們同起居的。不懂日文和日語的我，真不知受了同學們多少侮辱，不過，這兒不必提起吧。「艱難辛苦使爾爲玉」我就把這個日本的「格言」做座右之銘拚命的用功了。中學四年肄業的時候，我就考進了高等學校，畢業後即入「帝大」。至去年回國，前後僑居日本就算十有四年了。不靈不笨的我，亦因爲日子很長，自然的日文日語和「日人」都認識的不少了。我的臉兒雖然是一支

那人之顏，可是舉動早就變了日本化了。

前年差不多這個時候，記得有一天東京下雪積堆五六寸，滿地變成白崖崖的銀世界。下午從帝大的圖書館回到牛込我的寓所。狂吃了四五杯天然雪，吃了後又跟我的兄弟做起「雪合戰」來，是把雪捏丸相拋擊的。因爲他比我強健，不久我就打敗仗了。雪不下了，我就穿起大衣到早稻田去看看老陳，兩人又一同到附近叫老吳出來吃飯。在「食堂」談談中國的糟糕，日本的野心，後來又談起來「吃茶店」的隆子。不期然而然我們三個拖長的影子跑向玉吃茶店去了。吃吃花雕氣味的「日本酒」，望望她的處女美，聽聽隔壁棹子的日本客唱「翻譯了論語孟子都沒有說不可以吃酒，祇說唯酒無量」的歌曲起來，我也就以孟子的話豈可給你們先實行的氣概，「唯酒無量」的喝下去了。

可是老陳和老吳，他們倆都是持着「酒有量」的態度，祇嘗一嘗酒杯就放下去，兩人一面偷偷看隆子的一舉一動，一面談談出身的路徑，批評中國要人，慨嘆青年喪心失志，有時也向我詢問日本方面的消息。

在菸霧裏陶醉了的我，覺得時候也過夜半了，我們三個就向隆子說一句「再見」跑出來，分途歸去。我半行半走，到了一條黑暗地小巷裏，忽然有一個怪影從電燈柱子的側面跳出來，不問黑白的把我捉住着，幾乎嚇得我魂不附體，連抵抗力都沒有了，可是一瞬間我也知道他

聲的答他，他以為這個日本人（？）的名子很奇怪，再問來：「你那裏來的？」「我從朋友家裏來的，」「朋友是誰？」「陳！」我很明白的答他，他清楚了，「此奴」不是日本人，是「支那人」，但不是他所要捉的「支那人」，他再囓嚙幾句便放我回來。

過了一個禮拜的光景，他來我的寓所道歉了。並且說起那一天是正在等着一個赤化的中國學生。自我過那條巷兒不久，這個赤化學生就來了。不過捉去之後，明白了他不是共產，而是他一個敵人在國內某機關做委員，為遂私恨，轉飭日本當局逮捕他送還中國嚴辦。我聽了這一段話，昂奮和慚愧之念，不禁交集起來！

新婚後

陳以德

我在今年結了婚，所以我來在我生活的一頁上塗上幾個字。

昨天，我是一個孩子；現在，我是一個成人。昨天，我是一個夢幻者；現在，我是一個現實的人。昨天，我在那高高的雲端裏，夢想着，微笑着，對着夕陽邊假着的那朵朵的彩霞，對着秋風裏飄來的那陣陣的牧羊人的鈴聲；世界是一個謎，是一個夢，掉在我的腳底，永遠也看不分明。現在，我卻踏進了現實的大門，我不再仰望青天，不再夢想着青天裏的白雲，我只低着頭，緊着腳，認清着眼前的路子，一步一步地向前走，沒有自己的微笑，沒有自己的太息，也沒有別人的咒咀，也沒有別人的讚美，只這

樣寂寞地努力地向前走，一直走到生命的盡頭。

風潮中所得的教訓

子欽

也是這樣的一個冬天。我們中學裏，有一位心理學教師，每課教人摔銅板，有個姓金的同學摔得真不耐煩了，問了幾句；不想學校當局說他「藐視師長」，把他叫到教務處，訓斥了一頓，隨後又將他開除了。這一來便引起了一場大風潮。

當天晚上學生會召集全體大會；開會不到十分鐘，便議定罷課。校長兩個案子會散以後，幾百個一窩蜂似地擁到前面找校長，校長已經溜走了。我們斷定他這夜晚除了旅館以外沒有地方可以耽擱，於是接着電話簿旅館欄的號碼，一處處打電話去找；纔叫三四家，便得了着落了。我們立刻派了十幾個人去交涉，隨後又添派十來個，說是加加聲勢。二三十個人塞滿了一間屋子，包圍着校長迫他辭職。他嚇得哭了起來，說了好些抱歉的話，凡是學生提出的要求，他一件件都答應，嘴裏說不算，還立下筆據來。一小時後，這一路「凱旋」回來了。另外有許多人分散到校內各處搜索校長的親信，可是一個也沒找到；據說都是爬牆或在江邊叫船逃走了。我們一面設法維持校內的秩序，一面派人到外面去活動。一夜之間，打了許多次鐘，開了許多次會，出席的人，多是掩着外襟從宿舍裏，牙齒格格地打戰着，可是每個人臉上都露出興奮的色彩。這樣直鬧到天明。

那時我是學生會的級代表。風潮發生的晚上，我通宵坐在學生會辦公室裏抄錄文稿。門外西風正冷，有一種夜號蟲叫得十分淒厲。據說附近就是前清殺犯人的地方，平時我不肯一個人在夜裏走過這一帶，那天晚上竟像不知道什麼叫害怕。也像忘記了瞌睡，到天亮人還是怪清醒的。實在呢，在我個人，爲什麼要鬧這風潮？鬧起來以後怎麼辦？鬧下去會有什麼結果？自己也不能回答。我只直覺得校長討厭，他的親信討厭，他們加在我們身上種種有形無形的桎梏討厭。我們在前任校長手下，是全城最活潑的學生，如今忽然掉過頭來，便有不堪的苦悶。即使沒有摔銅板那回事，我相信風潮也終有一天會發生的。

但風潮發生以後，在校外我們遠不是校長的對手。筆據上的話自然是不能作準的。他借了官廳的力量來壓我們。四五天以後，『奉廳令』提早放假的廣告在報上登出來了，同時便有大批的警察和兵士來趕我們回家。校內緊張的空氣已隨時光消失，空住着大家心都懈了。大多數人都沒有抵抗地離開學校。不久十二個人受到除名的處分，我也是其中之一。

風潮的結果很使我受到一些損失。但我從風潮中得到許多有用的教訓。我從此認識了羣衆的力量，知道了這力量如何消長；我見識了一部『上等人』的真面目；我體會了青年人火也似的衝動的可愛處和危險處。鬧風潮是件不幸的事，但我認爲師生間有什麼不相容的地方，都不是沒有法子可以消散的；有許多事情，只要預先有相當的處理，

決不弄到兩敗俱傷，像這次風潮一樣。

做學生幾乎被開除 王造時

時光過得太快了，這還是十一年前我在清華學校做學生的事情。民國十二年國慶紀念日，清華特請在該校擔任特別講座的梁任公先生演講。在那個堂皇華麗的大禮堂裏面，坐滿了教職員學生及來賓約有一千餘人。梁先生講的好像是『對國慶的感想』，有一段對於國民黨很致不滿，略謂國家所以鬧到這個地步，國民黨只知破壞不知建設，只知搗亂不知合作，須負一大部分責任。那時的我，認爲國內政治勢力可分爲兩大派：一是北洋軍閥，二是國民黨。前者是保守的，腐敗的，爭權奪利的；後者是進步的，革命的，爲中國謀出路的。所以當時聽見梁先生的演講，不覺義憤填胸，急想站起來質問，但是一來怕擾亂會場秩序，二來心裏着實有點害怕發跳，結果還是站起來，又坐下去了。

回到寢室之後，滿腔義憤，沒有發洩，仍然覺得難過，於是提起筆來做了一篇題目好像叫做『對於梁任公先生國慶演講的感想』的文章，送給清華週刊發表（我現在只能回憶一個大概，原文在清華圖書館可以找到。）我記得那篇文章，除了解釋國民黨對於建立民國有很大的功勞，比較爲國內光明的政治勢力外，並批評了梁任公先生的政治主張之易變與不鮮明，時常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昔日之我宣戰。我確實記得我的結論是：

「我對於講學問的梁任公先生是十二萬分的敬佩，我對於談政治的梁任公先生是十二萬分的懷疑。」

萬不料那時國民黨議員在北平辦的時言報與日本人辦的順天時報竟把這篇文章轉載了，時言報並且加了一段推波助浪的按語。

梁任公先生看到這篇文章，自然很不高興，大概向那時的清華校長曹雲祥先生提出了抗議。因此，有一天曹先生叫我到校長辦公室去問話。我一進門，便看見曹先生不高興的樣子，與平日見面的態度不同。他說道：「我們學校好不容易請到梁任公先生來講學，你卻做了一篇文章攻擊他，他現在很生氣，表示辭職。如果你不去梁先生處當面請罪，學校根據侮辱師長的辦法，只有開除。你的意思怎麼樣？」我說：「我沒有侮辱梁先生，也沒有對梁先生作個人的攻擊，我不過對於梁先生的政治見解，表示異議而已。」曹先生不信，請去細看那篇文章，如果有侮辱師長的話，甘受開除的處分。」曹先生最後還是要我去考慮他提出的辦法。

過了幾天，曹先生又派人找我。我已經把這件事想過，覺得理直氣壯，並沒有侮辱梁先生，所以曹先生問我考慮過沒有，我早就準備好了，表示不願爲這事向梁先生當面請罪。曹先生看見我這樣倔強，不免有點惱了。他說道：「我是愛護學生的，並且是特別愛護你的。不過你侮辱了師長，我對梁先生不住，我現在提出另外一個比較容易做的辦法，就是不要你去向梁先生當面請罪，改用書面悔過。否則，你便停學兩年

或開除，你自己去選擇。」

我退出之後，想了一想，覺得窩得很，與幾位同學商量的結果，我決定向校長要求公道。

果然過了兩三天，曹先生又叫我去，問我選擇辦法沒有。我說對於這件事始終不認有錯，始終不承認是侮辱師長。我只發表我對於政治的見解，猶之梁先生發表他的見解一樣。我對梁先生的學問是佩服的，我對梁先生的政治見解是懷疑的。我不能自欺，把自己懷疑的當做信仰，把沒有錯的承認錯。

曹先生是很虛心的人，聽了這番話，也覺得有點道理，便帶笑說道：「好，你不承認錯。不妨組織一個委員會來公斷；如果公斷結果，你犯了侮辱師長之罪，那麼你就應該受開除的處分；否則，你便無事。」我表示同意這個辦法，但是願知道校長有意請那些人來擔任公斷。曹先生說：「譬如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先生，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先生，南方的汪精衛先生如何。」我心裏一想，這二位都是校外人士，並且汪先生是國民黨，蔣先生是同情國民黨的，張先生在政治上是中立的人，他們三位來公斷，我決不至於吃虧，於是便立即表示贊成了。

不知爲什麼，這件事校中再不追究了，我想必定是梁曹兩位先生寬大爲懷饒我那時年輕。不過從此以後，許多同學都以爲我是一個國民黨員，其實誰知道我至今還是一個黨外漢呢。

燒煤

洪深

這是十來年以前的事情了。到現在，當事的人都已換了好幾度。所以拿來說說不妨。

那時，我在某某公司材料總管理處做一個理事。地位不高，但是事權卻很大。一年購辦的材料，大至數百萬元的製造原料，小至裝封木箱的洋釘，都得經過這個材料總管理處裁定的。

我們工作目的，是減少「浪費」。所以購取材料，完全用公開投標的方法。那一家的貨色便宜，即購買那一家的。有時投標的商家也會溝通好了，相約開出高價錢；所以我們還得不時地坐着汽車出去打聽。幸而大部分東西，是有標進行市的，商家們也不能過分的開玩笑。我們辦理了兩三個月，公司當局，說成績還好。

在燒煤上，我們卻遇見困難了。

那時每噸煤價，好像是在十三兩銀子左右，但公司所出煤價，卻須比市價高出二三兩。所燒的煤，本由幾家煤行，一星期內每家一天，輪流供給的。我們查出了價錢太高而要另換煤行的時候，他們都自動的把價錢減低了。可是，奇怪得很，本來每天祇須燒八九噸煤的，現在忽然要燒十三四噸了。

最先，我以為商家取巧，換送了一次煤。於是每天親自去點收。那煤卻是好的。我又疑心那每天送來的煤，未被完全燒掉，於是派一個

職員在鍋爐室裏監視，而他的報告，說是全燒掉的。最後，我親自到鍋爐室裏看視，我纔恍然明白了。

如果我不曾學過工程，我還看不出他們的弊端呢。燒煤應當把爐底分做四個部分，添煤應在斜角對過兩個部分裏添加，等到這兩部分所添的煤燒紅，再在另外兩個部分添加。這樣，不但全爐火力均勻，而且汽鍋裏的壓力也是一定的。掉過來，倘如燒完一爐煤，而後再加一爐，一則汽鍋熱度時高時低，二則你也沒法禁止火夫把那未曾燒透的煤，提前傾棄，故意替你耗費的。

我真為難了。我不能一天到晚，放棄了別的職務，專去燒煤；而本來每天祇燒八噸的，現在燒到十四噸，雖然每噸煤價減少三元，但總算起來吃虧是更多了。不得已，為了顧全大局，對於火夫拿「燒火錢」的事，祇好默許。以後煤價，比外面行市，每噸准許提高一元，同時和他們約定噸數不得超過原數。這麼一來，商家與火夫，當然都在背後笑我了。

過一天，我把詳情告訴我們的主任先生，又被他責備一頓，說我對於公司不能忠心！

十餘年來，我一心想顧全大局，而結果弄到兩面不討好的事，不知遇到多少。我以為社會不好，而我的知友某先生，對於我的已往，卻給與一個有趣的批評：『你雖肯遷就，但你到底是一個小市民知識分子，到了某種限度，你又要不肯遷就的；於是在你初次遷就的時候，把你原來的友人得罪了；而到你不肯遷就的時候，把你「新的」友人又得罪了；』

本欲顧全大局，而弄得進退左右，無一是處。」——這話深刻極了。燒煤的事，雖並不算先肯遷就，後又不肯遷就，但我從學校裏出來後應付社會，這卻是初出茅廬的第一次去和不良環境妥協，惡習慣，自己的痛苦，都是以這次為開始的！

「有理駁太公」

孫本文

美國各大學教授，有極虛心研究能盡量接受新學理者；亦有極剛愎自用不理會他人學說者。回憶十餘年前，余在哥倫比亞大學讀畢社會學人類學各課，深受鮑亞士一派之影響，對於人類本性之討論，頗致懷疑。因嘗在紐約大學選習高等教育心理一課。教者彭森氏，為桑戴克之學生，頗負時譽。但性情暴躁，不耐商討。當時即以桑氏之教育心理學大全三冊為教本。其第一冊論人之本性，即余之所欲悉心研討者，但其中頗多可商之處。嘗於課堂上逐條提出討論。彭氏堅守師說，以為桑氏之原理，為不可變易之定律。只許接受，不許討論。余怪其態度剛愎，數數引社會學人類學名家之言，向之質詢，彼輒以不必討論答之。余甚憤憤。一次論及某問題，余引人類學家衛史萊之言痛駁之，彼竟不知衛氏為何許人，且以此種駁論為侮辱桑氏。其剛愎淺薄有如此者。此後余每提出討論，不問其理由若何，彼輒加以駁議，而余提出問題愈多，不稍屈撓。課堂上常針鋒相對，斤斤爭辯。同班同學輒為之側目。從此彼亦不敢輕視駁議，而同學中頗多左袒余之議論者。蓋真理所在，彼亦不能抹殺。但

彭氏之剛愎，固未嘗稍為改變也。余因知美國大學教授頗有堅守師說而不知進求新理者。彭氏殆其中之一人歟。

刻刻難忘之事

丘漢平

我經過的人生，概括來說，童年時代是頑皮懶惰，學生時代是克苦向學，現在是無謂奮鬥。這三個時期，幾乎和現在的我是毫無關係，好似以前人生是死去一般。

不過在這三時期中，最使我不能忘懷，最使我常常緬想的，便是家父去世的那一年。我覺得人生最苦惱的是死別，尤其是父子之間。我自少到大，沒有看過人死，所以對於「死」是毫無認識。一直到民國八年六月十二日的那一下午，我的父親和我開始作永遠的別離。那時我只有十四歲，眼巴巴地看可愛的活潑的父親漸漸在牀上不動，一家人都圍在那裏哭。我真的是苦痛，不知怎樣才好。我一回兒哭，一回兒笑，一回兒出去，一回兒回來，好像發癲狂一樣。那夜，我的母親守在父親的屍邊；我呢，卻整夜不能睡覺，而我未滿二歲的弟弟卻在那裏哭，可以說整個的家庭都在徘徊恐怖哀愁中。這種景像我一回想，沒有不痛哭流淚的！我想人人有父親，他們對於父親死後的感想，會不會似我這樣的苦痛呢？我每一念及，對於世間的一切都消極了。

我這十餘年來的奮鬥，祇是爲了完成先父生時及臨終時的教訓，此外是毫無其他奢求的。他生時教我克苦耐勞，矢志求學，不爲苟且，不

貪安逸；他死時囑我好好做人，不要墮落，救己救人。自從先父死後，我常常把他的話在深夜默念，遇到困難阻礙的時候，便想到父親的教訓囑語。這使我時時刻刻奮鬥，時時刻刻做事不怕難，使我對自己對家庭對國家負起責任。我過去的生活中，只有這一頁是值得寫的。

田間的一夕

吳其玉

我第一件不能忘記的事情便是：我在二三歲的時候，曾在田間過了一夜。這事的經過如下：在前二十七八年，我們的家鄉——福建閩清縣十五都前坂鄉——大旱了。我的家，上代很興旺，以後敗了。我祖父是個半農半商的人。他本來很有能幹，可以復興我們的家。但中年以後，他染了吸食鴉片的習慣，把家產都吃光了。所以到了我父親身上，我們的家又變成很窮。我父親又得去種地。他在十九歲左右，曾念過幾年的書，以後又曾隨閩清巨紳黃乃裳氏赴南洋，經營新福州開墾的事情。在鄉下是最明白的人。但不久因為我的祖母逝世，他回籍奔喪，就不再往南洋。暫時祇得又回到種地的生活。恰好碰了這回大旱。有一天晚上，我記得我的父親和母親要出去田間灌水，補救稻穀。但因為我年紀太少的緣故，不能放心把我拋在家裏，所以就帶我到田間去。挪兩把園椅合起來，放在田間，把我放在椅中睡着。他們一方面好抽水車，一方好看顧我。我那時雖然很幼小無知，但一方面看到天上的明月和星點；一方面又聽到轆轤的車聲，潺潺的水聲，和我父親和母親的談話，以及微風吹

來別處農人的聲音，總覺得希奇，睡不着，並且似乎起了一種說不出微妙的感覺，覺得這是一件非常的事情。這可以算是在我生活中印像極深的一件事，二十餘年來所不能忘記的。並且曾給我以很大的激勵和鼓勵，一想起來似乎就在眼前。現在我已經離開這田間了。很慚愧在這二十餘年的光陰裏，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成績。但我相信我絕不會忘記了這田間的一夕，並且希望此後可以時時受這『一夕』的鼓勵，做出一點成績來。將來好回去看看當年曾經我過夜的那一個田間。

在福州的遭遇

沈志羣

如果人生是像一首詩，那末我的過去是一首纏綿悱惻的絕句。如果人生是像一幅畫，那末我的過去是一幅崎嶇曲折的山水。如果人生是像一曲音樂，那末我的過去是一曲迴腸盪氣的夜歌。如果人生是像一枝花，那末我的過去是一枝傲霜鬪雪的菊花。

這一次東方雜誌要我寫文，但我仔細思維——要寫絕句中的那一句呢？要描山水中的那一角呢？要譜夜歌中的那一節呢？要獻菊花中的那一朵呢？這委實是很難的事，不得已那末將我自民十六年春，在福州的一段遭遇，作為我生活之一頁吧。

說起來很慚愧！我本來是一個不學無術的人，因為接受了中華革命黨主義的薰陶，所以曾參加過辛亥和討袁的兩次工作。討袁失敗後，既受政治上的威壓，復受經濟上的打擊，故鄉（吳興）已不能立足，致

亡命於開封徐州等處者約十年。在這十年裏，我深深地嘗到所謂「做人的滋味！」

民國十三年本黨改組，我是年冬由徐州潛行返滬。那時陳果夫先生適奉蔣校長命在滬招兵，我就追隨陳先生的部下工作。豈知不到二天，就被上海的法捕房拘押，經陳先生各方設法據法力爭，乃得釋放。此後我就到廣州黃埔軍官學校任軍需員，那時我聽到各偉大領袖的革命理論，我的革命的人生觀受了極大的影響和轉變。我認識革命是民族爭權自由平等的運動，不是個人謀升官發財的捷徑。民十六年春，我黨已克復福建全省，我就將汕頭的差使辭去，攜眷至福州去，找該省省府主席某同志謀工作。誰知這位同志已不是本黨的忠實同志而別有企圖了！所以，我晤見他幾次，他總一味的敷衍。那時汕頭的友人來函，仍要我回去工作的地方很多。但我則不敢離開福州，因為這位某主席見面時不是說「這幾天就要發表了，」就是說：「現在正設法一件重要的位置來借重，」結果呢？我被他欺騙，延宕了五個月。在這五個月之中，真平添了我生活史上最嚴重，最緊要的一頁。

我是一個窮革命者，當然不會帶多錢到福州的，初幾個月總算勉強度過，後來只好典當衣服了，最後被客棧老闆下逐客令，每日餓了肚子走幾十里路去尋親友，言語既不通，內子忽又染病，曾記得爲了她的病，沒有錢坐車子，兩個人慢慢地走到南臺的博愛醫院有好幾次，但總爲了付了診金便無法維持生活而懊喪地回來，總括起來說：兩個人遊

倉前山是我倆唯一的消遣法，沒有錢吃飯，擁被假睡是我倆唯一的補品。

經過了這一次的經驗，我深覺得一個人出外謀事之難；所以後來凡有親友來找我的，只要我的能力所及，沒有不盡力設法的。然而世界上的事，實在是難如人意。這又使我無法可說了！

現在呢？我的一般親戚朋友，都以爲我是得意了，成功了……甚至以爲我是何等的顯耀，何等的快樂；可憐呀！我這一顆孤寂的心，有誰知道？但我做人的方針，是不求人家稱贊，不求人家恭維，更不求人家同情和諒解，我只知道努力工作，盡忠職務，只求良心無愧而已！這一首纏綿悱惻的詩，這一幅崎嶇曲折的畫，這一曲迴腸盪氣的歌，這一枝傲霜鬪雪的花，只有我自己欣賞，自己讚嘆呀。

埋頭苦幹

江康黎

近年以來，總是做些埋頭工作，寫稿子，編刊物，教書，這些事情總是非埋頭不可。埋頭固然是苦事，但是弄慣了也就覺得很有興趣，因爲每天總會碰着些新的材料，這些新材料總予我以新的感想，新的印象。在需要的材料，找不着的時候，固然有時候感覺到生活的煩悶，找着了就感覺到特殊的興趣，所以拿我個人過去的生活作個體驗，生活形式雖則是乾苦，但是因爲內中含着興趣的因素，覺得個人的生活是有意義的。

再我覺得求知是人生的根本，有了求知的精神，纔會向上，纔會對於自己的事業忠實去做，對於社會國家纔有供獻。因為有了好的智識，纔會產生出有系統正確的思想，有某種思想就會產生某種結果，思想愈有系統愈正確所發生的影響也愈久，範圍也愈大。要救社會，要救國家，也必要根本上從思想方面着手。現在我國士志消沉，民族阽危，學術低落，實導源於社會思想的墜落，所以要我國的復興從思想上着手，乃是根本之根本。

現在新的年頭又到了，回想過去總覺得個人有很多的計劃沒有實現，三年以來，國難臨頭，國家生命，危如累卵，個人精神上所受之刺激，痛苦萬分，盼望國難早日消除，個人的生活思想，也能得到有計劃的進展。

我的一月航行

李公樸

一九三〇年的夏天，我在美國西部近西雅圖的一個地方，當一個半工半讀的學生，聽到巴拿馬運河的工程偉大，紐約工商業的繁榮，於是時常存了去遊歷一次的觀念，然而這種理想，那裏是一個半工半讀的學生可以實現呢？但我當時並沒有因窮而拋棄了我的理想，卻時時在找尋實現我的理想的機會。

機會終於來了，有一個美國朋友，告訴我說，下月將有一隻貨船要從西雅圖到紐約去，聽說需要幾名小工，你應去試一試，我聽了很高興，

於是下了決心，毅然去找這個貨船的船主。當我找到這個船而走上走的時候，一個水手攔住道：

「幹嗎的？」

「找小工的，」我回答道。

「看你的樣子不是我們美國人，你是日本人嗎？」那個水手用了很輕蔑黃種人的態度問道。

「不，我是中國人，」我回答他。那個水手的樣子變得更難看的說道？

「中國人嗎？去去……，我們這個船上是不用中國人。」

碰釘子回來，因為我要實現我的理想的熱烈，同時更不願放棄這個很好的機會，所以我的興緻並沒有因這個侮辱冷下去，然而這樣的釘子並不止碰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一直到四次五次都給碰回了，沸點以上的熱度差不多降至五十度以下。然而因為沒有見到船主，復經那美國朋友的鼓勵，總覺得還有點希望。在本年七月中旬，我又去做第六次的嘗試。

「船主在嗎？」我走進了船的賬房間時候就這樣問道。恰巧那個船主正在賬房間裏和船員談話。他反問我道：

「找船主有什麼事嗎？」我就簡單將我的來意告訴他，並且聲明願做最苦的工作，忠於我的職務，不論什麼事。

那船主沉吟了一下說：

「我們的船上雖然還需要一個擦機器的小工，可是我們船上素來不用中國人的，但亦不是絕對沒有希望，你下次再來罷？」

我聽見他沒有拒絕，那降低下去的熱度又陡然昇起來了。下次的見面就是我開始工作的時候。

現在把我這次船行的生活講一講罷！從西雅圖到紐約，是要經過一個月的時間，途中要經過很多的「碼頭」，船離開「碼頭」的時候，就是我擦機器的工作開始的時候，因為在這時候要把全部的機器擦得乾乾淨淨，其餘的時候，我就在火倉裏幫助搬煤炭。我的工作時間是上午的七點鐘起至下午四點鐘止，八小時的體力工作是沒有休息的，天氣是非常炎熱，我是天天在火爐傍和烈日下工作着，不僅汗和雨一樣的流出，背上的皮也一層層的脫下，開始工作的時候是非常的難受。但是爲着要實現我的理想，這種痛苦的生活也就不覺得了，倒常常能在生活中尋找快樂那就是好好地把我很少的幾小時的時間利用起來。

這樣的生活是經過了一個月，終於到了目的地——紐約。在這一個月的勞苦生活，除了實現我遊歷紐約和觀光巴拿馬運河偉大工程外，我的體重是增加了十磅，在工餘的時間，看完了三四本名作，寫了一萬餘字的文章。

從這裏我得着了一個教訓，就是爲理想而奮鬥的生活，雖勞苦也是快樂的，同時只有在勞動的生活中，纔知道時間的寶貴。從這一月的

航行中，使我永留腦海中的反不是痛苦而是樂趣。後來若想到過去生活中最有興味的事件，每每以此爲第一。

我之信仰與生活

杭立武

愚日常之生活極平凡，並無特立獨行可述之處，此蓋環境使之然也。愚幼小受家教頗嚴，日間入學校，晚隨父課讀，訓誨督促，從不以愛稍假顏色。夜間且輒於睡前，述昔人言行以爲惕勵。少小既經此較嚴格之訓誨，故言行絕不敢稍有所逾越。究其結果：一面冒險勇毅之精神，不易發展；一面造成沉慎和易之趨向。故愚以往之生活，實可謂一甚平凡之生活。而生活之一頁，實即足以代表生活之一般也。

平凡以外，自省愚之生活，尙有若干之連貫性，此蓋緣於愚之信仰。愚認定人生之意義，在各求個性之發展。何以爲之，曰：在服務人類，服務社會。蓋惟有供獻吾之能力思想於他人，而吾個性始得表現。但此之所謂服務者，非如前哲學家，「人各有其天定職守」之說。愚於此神祕之思無所取，願以爲人生之價值，厥在參加致力於增進人類之福樂。人雖無天賦之責任與目的，但既爲社會人羣之一部份，即當謀所以推動社會人羣共同之旨趣，使此小我依大我而不滅，而有其價值。信仰如是，故愚常思超越困難，利用環境，期效微末於社會，斯亦愚生活一貫之目的也。

英著作家威爾斯近撰自傳，深感人生之泰半消磨於瑣屑。謂人類

須撇除近細之事，追求高遠大業，愚敬服賢者之言，蓋深致同情焉。

我過去生活之自述

黃挺生

幼時曾讀古人「少壯不努力，老大徒悲傷」之句，竊嘗繫之。蓋人生有涯，光陰不再，時間於我者誠無多，又安能不惕勵耶？然而余之少壯逝矣，不復再來，四十不達，五十無聞，於余又安能無感。茲承本誌之邀，屬為過去生活自述之文，竊負如余，本不當自述之語，聊以過去所及，以就正於邦人君子之前，共同勵勉云爾。

余廣東新會縣人也，少讀於鄉，稍長承慈命之勗，移讀於會城縣立中學，繼則肄業於商業專門學院。翌年躬於慈親體弱多病，余遂不忍重傷母心而遠離，祇得暫棄學，而執教於鄉間。時孫中山先生倡革命之主張，輒心焉嚮之，於是集合同鄉知識份子，暗組革命會於鄉間。越年事微發，因遭嫌而不容於鄉，但為避免堂上之憂慮，遂決意作美洲之行，而留學異邦之志，於焉償其夙願矣。但以隻身出國，重洋遠渡，故觸目所感者亦多。

抵美後，就居於家兄處，助其營業，兼讀英文。期年肄業於芝加哥市立商業專校，越歲因丁嚴親之憂，經濟遂遭影響，斯時余之所感者殊因。但雖承家兄允為提助，究屬性存倚賴，策非萬全，余於是遂決謀獨立之計，緣本工讀之義，由是余個人入世生涯開始矣。初得校師始華之介，服務於芝加哥印刷局，為零件佐理員。晚入夜校，研究印刷工業，及讀佛蘭

克倫小史，儀其為人，而余對於印刷術發生特殊興趣，遂由此始。

竊思印刷術之發明，本始於我國宋時畢昇氏，然而今竟瞠乎人後，余嘗竊恥而有感，於是專心從事研究，以期將來有貢於祖國也。然余體質素弱，但志行力學後，反弗覺其苦。古人所謂「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是也。但余除專心斯術外，暇時不忘祖國革命工作，乃與諸先進同志往來，負中華革命黨駐芝加哥分部秘書之職，故與當地僑胞，尤為接近，藉間遂得致其力於宣傳之責焉。惟一方面個人生活又不能不求解決，遂與友人經營餐館業，於美利獲技城，並組設中國貿易公司於芝加哥，幸而因人成事，所業皆能蒸蒸日上，余對革命與學術之心，更加深刻。翌年遂轉入美利獲技埠孖結大學，冀求深造，初仍習商科，繼習工科，又翌年因個人商業關係，復回芝加哥，並轉入依諾奈比梳路工科學院，專研照相銅鋅製版術，並將討其經營經濟之原理及工廠實施等方法。卒業後，再進當地工廠實習，不久終為排華黨所攻擊，祇得去之。而國弱民賤，於此尤多感慨，但自思祖國之衰弱，全國工業之幼稚，更加奮勵自勉。遂往波市頓溫活斯工業專門學院，除習印刷術外，並及圖案廣告等，同時負本黨駐波市頓分部工作，及青年月刊編輯之責。越二年卒業斯校，再赴宴城美洲印刷聯合公會之印刷學校，習機械科及工廠管理法，研究印刷機器之構造，標準成本會計，生產平均，及估價方法等，均為工廠管理之需要。越年復返芝城，進參臣鑄字機器製造廠，本擬長期實習，多求經驗。不幸美東華僑堂鬪風潮發生，斯時熱心僑胞，奔走調停，余亦從中相

助，以免風潮擴大，而影響於華僑在美東之工商業，是以余之職務弗克兼顧矣。適接上海民智書局函聘，乃於民國十四年春間返滬，佐理該局總廠印務，將近三年，對於印刷技術之改良，營業之推廣，雖有貢獻，而各種計劃無從實現，所以絜然引退。至現在服務中央黨部，任出版科總幹事，專管印校職務，然而倏忽數年，因絀於經費，各種宣傳刊物，也不能如願改良，更乏成績之可言，撫心顏赧。

總之余過去四十五年來之生活，由讀而工，由工而讀者，計十餘年。初詣工廠練習，得其門徑，次乃實習，以求運用。於是商業高專，而比梳路大學，及溫活學院等，畢業後，復入各工廠實習，都經過種種艱難情形，但以歸國十年，反一籌而莫展者何哉？誠不能無感。其故有二：一人事不熟，社會情形不諳；二過於審慎，因有鑒於華僑在國內組織各公司，多遭失敗，所以不敢輕於嘗試。然而來日雖短，余實欲繼往日之志，以希竟其報國之夙願，尚所賴於邦人君子，時有匡之焉耳。

農家樂

陳民耿

我們在家鉅領導之下，迂迴曲折的在曠野中走過無數的阡陌和崎嶇的蹊徑，才到達了我們的故鄉——橘洲。這時農家裊裊的炊煙由慘綠的橘樹的叢蔭裏出來，四圍幽靜越顯得新春和煦氣候的怡情。我們身上所冒染的城市的塵埃於今已飄滌了淨盡了。

橘洲以產生紅橘而著名，前臨滾滾的大江，江的支流環抱其後如

襟帶；因為這種地勢關係，灌溉分外的便利，所以橘子生得特別的味甘可口。農家靠此而生活的以千計；他們的貧富也就以橘樹的多寡為準繩。如果有了三四十顆的橘樹，五口之家的生活問題便解決過半了。

洲中密布着狹窄像羊腸般的石路，百步之內才有二三商店，排着雜品和新年的貨物出賣。我們走了半天旱路，都認為當前最迫切待決的問題是飢渴；而一鄉之中卻找不到一個地方吃飯，更不必夢想甚麼「買醉」的韻事了。我的哥哥還記得當年為他蒸「銀花露」的其熊族叔；就在靠江那一邊，回旋盤問了好久居然找着他的老家——為我們二十年前所曾過從的。我們一擁而入把正在堂前抱着孩子徘徊着的其熊叔叔驚喜過望了。說來很奇怪，今天正是他家為他的新生兒子的彌月治杯慶祝，其熊嬌嬌正忙着在廚下烹調。

農家的古風依舊不變，待客必極乎殷勤；因為他們的誠懇，我們雖是不速之客，也都不敢放棄這個難逢的機會一齊留下來在那裏湊他們熱鬧。本來鄉間沒有兼味，但其熊叔叔前一天已搜羅了不少的山珍海味；有江中纜釣來的白魚，有家製的年糕，有園中新採的蘿蔔菜，也有仿佛像美國人所愛吃的「雜碎」。那紅色的美酒據說是他們用一種江米製成的；酒香非常的濃郁，三數杯之後令人便覺得胸懷格外的輕爽。

其熊叔叔的隣家這時也大大小小都出來幫忙；有的替他燒火，有的替他洗菜，有的為他補充所未曾買到的食料和傢具。我們一共八九

人在一個斗室中聚飲，縱談了鄉曲的故事；打族人的歷史說起，說到鄉中元宵節迎燈時製燈的熱鬧。

家鉦，他本是我們祖父的管家，如今年近古稀而還是健談不減於昔。他追述二十年前曾對我們說到一位老學究以「閱子牽冉伯牛」命題的笑話。當年我們把這個題目構成一篇法庭的判詞，逐句都有關於牛的典故並有牛字；甚至奔字也寫做犇字以炫奇立異了。大家隨隨便便的暢敘二十年前的事蹟，雅興洶湧而出，酒量更豪了。雖然酒酣了，談話的條理稍微紊亂些；但除卻含有談諧的情調以外，沒有齷齪的虛偽靡雜其中，所充分流露出來的只是惇篤簡賅的思想；我們到此都很懷疑今後應否再回到不是鄉村的地方過活了。

讀書無甜味

梁潛翰

本是一介書生，生活的形態，決不會像達官貴人一樣，僕僕於京滬之間；也不會像豪商富賈一樣，沉醉於笙歌絃管中。經濟能力所能及，份位所應爾，祇有青鐙一盞，獨對韋編，穆然自求清趣。

幼時束髮受書，訓蒙師卽告之曰：『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其意頗謂富貴利達，盡從讀書得來。當年乳臭未乾，顏如玉滋味如何，心中未嘗掀起若何波動，祇是仰望家內承塵，幻想苟有一天，彼蛛絲滿佈之庭院，能變為燦爛之黃金，則庭訓日夜所期為克家令子者，未始不可以仰承於萬一。

由中學而大學，每一展卷，未嘗不有黃金屋顏如玉隱約其間，年來閱世愈深，讀書愈苦，頓知讀書未必博得顏如玉與黃金屋，而有黃金屋與顏如玉者，未必從讀書得來，且縱從讀書得來，得來之後，未必仍復讀書。孫中山先生於軍書旁午之時，手不釋卷，究屬例外，一般達官貴人，方且以讀書博得黃金屋，以黃金屋載嬌妻，自謂已極人間豪華，讀書更何苦來？中國所以無秉政之學者，及讀書人未得書中真趣，實讀書功用論有以誤之。讀書至深處，欲罷不能，窮通利達，何能改吾故武？

廢棄讀書功用論，然後得書趣。

讀書有苦味，有甘味；惟無甜味。何謂甜味？展開 Motion Picture，看見半裸的 *Jude Velen*，手不忍釋，此係甜味，凡具視覺之蒼生，類皆能之，斷非書味。所謂甘味與苦味者，苦味為甘味之前奏，讀書非至頭腦腫脹，昏然思睡，無由達豁然開朗之境，經過豁然開朗之境，然後迴憶以前之昏睡狀態，怡然有佳趣。

書未必人人均讀出滋味，也未必書書均有滋味。美國教授所做之政治學通論，心理學大綱，或 *Romance of Chemistry*，都是一二三甲乙丙的節目，讀了祇便於做筆記備考，試應用，均無回味。真有味之書，斷非一九三二年出版一九三四年修正重版的著作，而是塵封灰積的 *Classics*，蓋必為作家精心結撰之著，然後能以精神感召精神，故荷馬之書可愛，馬克斯之書可愛，周官公羊有味，董子春秋繁露亦有味。讀書非一讀便厭，故不厭百回，惟讀至百回，故其間有苦有甘，可以做一世安

身立命之所在。

二十七年來，生活脫不了書生本色，祇有五更燈火，晤對古人，形成我生活之一頁，也是我二十七年前生活之全編。

家庭生活

江鴻治

我是一個平凡的青年，過去的生活只有可以為我後來追思撫念的地方，而沒有「堪資師法」的事蹟。

我過去生活中最有興趣的不是某種特殊的事件，而是二年以前我的家庭生活，至今還叫我玩味不止。我的家庭是一個舊式的大家庭。父親是一位長袖的書生，母親是一位半小脚的婦女，他們都沒有受過近代的新式教育，可是他們的思想並不腐舊，也許比現在一般摩登男子婦女來得開明，識大體，明事理。他們對於子弟的政策是應當放任的地方放任，應當嚴厲的地方還是嚴厲。我受高等小學的教育是在我自己選擇的一個十足的外國學堂，裏面是男女同學。那時遍中國還沒有一只男女同學的中國學校，所以吾的父母沒有異議，是出我意料之外。我進中學考大學完全由我自己決定，父母不過在旁給我參考的意見。當我由理科改至法科，態度猶豫不決的時候，父親向我說：「進大學讀書更要你自己決定，不過你在決定以前，應該考慮考慮你自己的性情，對於學問的趨向及國家的需要。」我還記得母親在旁邊這樣說：「我看他喜歡辯論，讀法律也許是相宜的。」父親和母親的兩句話就決定

了我現在做學問的方向，指示了我將來為國家服務的途徑。

我的父母時常把我們的家史講給我們聽，最有意義的是他們不在子孫面前誇耀家裏代代做官的事實，而告訴我們祖上做官的如何廉潔，如何奉公守法，對朋友如何忠厚，自己的生活如何簡單。這影響我們現在為人做事的地方實在不淺！

還有一點值得追述的，就是我的父母對待子弟的態度，是最公沒有了。母親常說：「你們將來對於子女不可偏袒，不可存喜此憎彼的心理，因為父母對子女有了私心，容易使他們將來不和睦，不合作。」我們現在想想這句話是一些兒不錯的。

我現在因為做事的關係，離開了「總家」在外邊度那孤獨的生活，可是從前很有意思的家庭生活還是在吾眼簾前一幕一幕的演着。

努力後的收穫

孫曉樓

光陰蹉跎得太快了，一霎那我已過了三十二個寒暑。現在多虛度一天，墳墓的歸宿便多接近一天。可怕呀！朝露的人生。拿我過去的努力，來比較我的事業和學問，我真好像隻蝸牛走牆，進步太遲緩了。

在已往三十二個寒暑的生活中，簡略的歸納起來，可以分做三個時期，自襁褓至十一歲的時候，我是糊糊塗塗，一天到晚依護着父母，祇知吃和玩，這可以說是我的家庭生活時期。自從十二歲到二十二歲，我那十年的光陰，大部分消耗在學校裏面，這可以說是我的學校生活時

期。自二十二歲到現在，這十年的工夫，因為經濟的困難，所以從事於半工半讀的生活，上半天教書，下半天讀書，這是在東吳法科讀書時的情形；做兩年工，讀一年書，這是我畢業東吳法科後到美國去讀書的情形；現在我仍在一方面做事，一方面讀書，繼續我半工半讀的生活，這可以說是我半社會生活時期。由家庭到學校，由學校到社會，於我個人過去的生活的歷程上，形成特殊的變遷。

記得我到十一歲時，父親送我到距離二十多里路的一隻高級小學裏去住讀，這樣便開始我的學校生活；不過每次我由學校裏放假回家，我的父親便將我每學期所修的功課，和假期的長短支配一下；無論國文英文地理歷史化學物理數學，凡是在學校裏所修習的功課，都應當分期溫習到能夠背誦而止。英文我父親是不懂的，不過他也叫我依樣葫蘆的默寫着。同時因為我父親經商的失敗，所有租田的收入，不夠挹注家用，加之我們兄弟衆多，（連兩個阿妹一共有六人）於教育費方面一年一年的增加，所以我的雙親於家用方面，便不得不一年一年的緊縮，不過他們於我兄弟姊妹的學費上，典質借貸，並無難色，也可見他們目光的遠大。再記得那時候大部分的學費，全靠着種桑養蠶的收入，我的父親是個書生，我的母親是世家出身的一個文弱女子，然而家種桑田二十畝，所有關於田裏的刈草灌溉修翦等工作，都由我雙親親自擔任着；到蠶季最忙的時候，我的母親往往徹夜不寐者旬餘，他們的勤奮克苦，確激動了我們兄弟幾人的努力，於每次暑假回家，在炎熱烈

日下，我們也完成了二十畝田的刈草工作。同時每天到了夜深人靜，我們兄弟姊妹猶圍坐燈下讀書，我的母親亦旁坐着紡紗織布，書聲機聲，遠達戶外，這樣消磨了我十幾個寒暑的假期。在每次學校開學時，我們好像很不忍的帶着雙親汗血的金錢去上學，在每年的陰曆新年，我們好像很不忍的穿着母親手織的布衣去賀年；常見得我雙親愁眉不展的說：假使我能培植你們個個到中學畢業，我的心願已十分滿意了！

自從我十九歲中學畢業後，靠了半工半讀的力量，居然也得到大學畢業，大學畢業後，工作兩年，自己籌些費再到美國去留學；我的二弟在財政部工作已有六七年之久，也非常謹慎守職；同時我們又幫助三弟，到德國去留學，今年他已得了博士學位回來；而我的四弟最近也考進中央航空學校。各人克苦自勵的奮鬥着，好像都在盡量地發揚我雙親培養我們的一種克苦耐勞的精神，已有多少的成功。然而現在我的父親老了，我的母親死了；可是小村莊上燈下圍坐苦讀的情形，書聲機聲，好像如昨日的事情，還沒有一天不在我們兄弟的腦海中盤旋着。不過從此桑田荒蕪無人耕，布機高擱無人織；教育受得愈高，離着農村愈遠，這恐怕不是雙親培植我們的本意罷！

兒時生活於我擇業的影響

張耀翔

我相信人的造就依靠智能，所造就的則端賴機會。智能低的無論

習何科作何業都少成效；智能高的，除了幾種特別依賴身體構造的學業外，（例如音樂依賴聽官及發音器官，射擊依賴目力及臂力之類，）幾於一切科目都學得來，但究竟學那一種，很少不是亂碰上的。教育家聽着這話，或者要說：不然，人的擇業如果是自由的，必以他的興趣作標準。這層我也知道，但某興趣是生來就有的麼？最初還不是環境引誘的，教育形成的。人的擇業是沒有真正自由的，早年生活代他支配了。當他站在各種職業路口上，徘徊要出發的時候，究竟會走上那條路，往往決於一二極不緊要的偶然事件，而人之一生命運和事業因之而定，想來豈不危險嗎？舉兩個較明顯的例子：Castagno 本是義大利 Mugello 鄉下一個牧人，一天在野地牧羊的時候，遇着大雨，胡亂的跑到一座小禮拜堂裏暫時躲避，恰巧碰着一位畫師正在那裏塗抹聖母馬利亞神像，他看見了很感興趣，從此他就有不可制止的衝動要模仿這畫師，空閒的時間便拿起煤炭當筆到處練習，這段趣聞不久就傳遍了附近所有牧人，後來他得着 Medici 的幫助，成了一位著名的畫家。假若沒有避雨這件事，他無疑的始終是一個無聲無臭的牧人。胡安國 兒時頑皮異常，他父親無法約束，把他鎖在一間堆放零碎東西的房子裏，所堆的是數百段小木頭，安國 關在裏面無聊，把所有的木頭一一刻爲人形。父親知道了，覺得機會來了，便叫人搬了許多的書進去，安國 三月讀完，後來成了宋朝的大儒。假若他父親看重藝術的話，安國 還不是東方的 Michelangelo 麼？或搬進去的不是書，而是字畫，樂器，弓矢；或不是經史

文學一類的書，而是本草，歷算，安國 的造就完全不同了。你說危險不危險？但安國 終是大器，無論碰着那一樣，不會不發達的。不幸安國 碰着的是一大堆線裝的書，安國 也只好屈爲大儒了。自己的職業或專修的科目是他人強迫指定的無論矣，就是以爲是自由擇定的，請你們想想：最初是怎樣擇定的？有幾人不是機會碰着的？即以我個人而論，平生最喜研究心理，作爲專修科目已十餘年了，興趣不但絲毫未減退，且日益加濃，還打算繼續研究下去，至最後一息爲止。但天下科目很多，怎樣會選定這一科呢？性之所近是隨後的事。兒時卻有一段歷史，爲我選擇此科的基本原因。我小時很貪玩，這是人人的本性，原不足怪。因爲住在一個人煙稠密的都市（漢口），窄狹不堪的陋巷裏，我絕少戶外運動的機會；就是我所進的小學，比上海私立小學還不如，上海私立小學還有弄堂作操場，我那小學只够小家作住宅，門前便是行人不絕的街道。我的遊戲幾全限於戶內。戶內有什麼可玩的呢？還不是講故事，下棋，猜謎等等用腦的遊戲。我未聽到許多神仙，鬼怪，或滑稽的故事，但聽到不少巧妙對聯的故事，這也是偶然的。我錄下許多，亦常講給人聽。我有一時期很愛圍棋，但未影響我以後的擇業，因爲那時沒有找出一門類似圍棋的學科；軍事雖有一點像圍棋，但我住過的學校裏沒有軍事一科。猜燈謎也是我所愛的，並且自己也仿效編了一些；但終覺得太費心思了。後來有人把七巧板，九連環介紹我，我是更加喜歡了。稍長又參加了幾次詩寶遊戲，即把許多古人的偏僻詩句，每句空出一二字，叫人由每句預

備好了的四五個答案中挑選一個，與原詩相合的為勝。這種體裁給吾人一個思想範圍，只用判斷不用記憶，有趣味多了。後來我看見了許多集句的詩文與迴文，尤愛黃之雋的香屑集，與蘇蕙璇璣圖，我的興趣漸漸傾向於這一方面。等到十五歲的那一年，我參加了一個遊戲叫做常識問答，計問題數十條，都很容易答覆，不過要爭先。我這次僥倖答得最多，得了第一獎。獎品所值無幾，但我的愉快則非筆墨所能形容。天下竟有這樣好玩的東西。從第二天起我就開始自編這個遊戲了，不久編齊一百條，各科常識都有，總其名曰「養腦片」，認為是與腦有益的事。若在今日，我就稱它為「心理衛生片」或「見聞測驗」了。中學畢業時，我還沒有找到我情願專習的科目。等到出國以後，在大學一年級第二學期，我纔有機會讀一門必修的普通心理學，認識了一些錯覺圖，知道聯想的奧妙，領略了幾個心理實驗的趣味，覺得還不差。第二年我便開始選習實驗心理及測驗了。在這裏我恰找到我所要學的東西，在這裏我重逢了許多舊日的遊戲。反應時間試驗以及其他有時間限定的試驗，是爭先作答的遊戲；聯想試驗是擴充了的對偶遊戲，也是簡單的集句詩文；猜燈謎可作思想試驗，九連環已直接被科倫比亞大學採作思想試驗材料了；Form boards 是改造了的七巧板；迴文是極複雜的組織試驗；詩寶恰是彙選式（Multiple choice）測驗。除此，在這裏我還找出了許多新的遊戲。我研究心理學的志願此時乃確定。我是拿遊戲精神治學的，也曾如此勸導學生。人對所學若得不到像對遊戲的

興趣，就當即時捨棄。不是一切遊戲都引人走上心理的路，不過我小時玩過的幾種會這樣影響我。假若我有機會拿破侖小時整天的玩鎗炮，我也許走上軍人的路了。這是機會的作用，環境的支配。行為派首領 Watson 說：給我一打身強力健的嬰兒，我能用抽籤式的方法派定某兒習某科，某兒學某藝，使其一一成名。若在「身強力健」之下加上「和聰明」三字，這事似乎很可能。我現在正在家裏試驗我四歲的幼子，想引起他對機械的興趣，然後自動的走上工程的路。

銀子也有兒子也有

樓桐孫

——我的過去生活中最有興趣之事件——

在十年零六個月以前，於巴黎拉丁區，有一日——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上午——經過了這樣一件事。這事說起來亦很平凡，並沒有多大了不得的興趣，不過就經過的人他自己回憶起來，實在頗有紀念的價值，且這事與東方雜誌又有直接的關係，更不能不借這個機會坦白的報告出來，以充實生活之一頁中的一頁。

那是他到了法國以後的第四年吧。他本來是個「寒人子」，在國內讀了四年法政，家庭和本身都已負債纍纍，那有錢更去遊學。多蒙呂公望先生和幾位師長親友的熱誠贊助，遂於民國九年冬間，由廣東冒險的出了洋。剛剛到法二年以後，便因國內政局的變化，失去學費的主要來源，——即零星的接濟，確亦是集腋成裘，車薪杯水。——而他於在

望東門 (Vendôme) 國立中學補習法文一年多和入了巴黎大學法科第一年考試順利的過去以後，又偏要尋起窮開心來，於民十二暑假，在盧森堡公園 (Gardin Luxembourg) 網球場上，於有意無意中認識了一位十分美麗而又純潔誠實的 g 女士，大談其戀愛。g 女士自幼失怙，隨母在後父家長大。不幸母又新故，後父勢必續娶，境況又都不甚佳。她的身世，確是很值得同情。於是她就離開後父和一個極端個人主義的胞兄，毅然與他同居，去過那半饑線上的生活。一年以來，他就拋卻書本去找工做。她本會縫紉和製女帽，亦去做工。她賺的工錢，雖然還比他多，但不時總是不夠。於是她把她母親遺給她的不少舊式首飾，一付一付的賣掉，他亦往往祕密的把以前買着看過的書，送入舊書店裏去。他們倆這樣手挽手，含笑帶淚的足足支撐了半年多，真真可謂已是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好！不得了！她又要生產了！他呢？課既沒有上，書既沒有看，而第二學年的考試卻又要臨頭了！摸摸腰包，老是一文不名，如何是好？

有一天一九二三年冬天的早晨，他挾着一本書，垂頭喪氣的在盧森堡公園走着，忽然遇到一位不常碰面的醫科朋友高君。彼此問過早安以後，高君就突然對他說道：『你很用功，又能寫文章，我看你如此困難，何不寫幾篇文章賣賣，也可比較活動些？』他聽了這話，於失望中頓時興奮起來。當日便開始工作，寫成一篇約二萬字的聯合國之種類與性質及英俄德歐戰後在國際公法上之地位，投登在東方雜誌第二十

卷第五六兩號上。那時東方的主編是錢智修先生，承他採用，於一九二四年四月十四日酬寄他佛郎八百方（國幣一百元）。一面，他在巴黎大學考過了末尾一門最難最可怕的民法債編事而及格以後，回到寓所一轉，意外的收到這筆錢，立刻跑到 Sage-femme 那邊去探視將要臨盆的她，恰巧她已生下了一個兒子。這就是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上午的十時。

他謝謝呂公望先生，他謝謝高君，他還要謝謝錢智修先生和東方雜誌。

不會吸煙的不算人

張天澤

那是一九二九年五月的一個星期日下午，我剛從來個城的近郊賞鬱金香回來。走進我在來因堡格路一〇七號的書室裏已經是四點多鐘了。在書棹前的安樂椅坐下，從衣袋裏掏出那淡藍色的煙盒，隨便取下一枝駱駝牌的香煙，無意中視線向右移到離書棹有一個多公尺遠橫釘在壁上的一條長方形的白磁牌，上邊秀麗的藍色意大利體荷蘭字是：

Het is geen man,

die niet rooken kan

（譯不會吸煙的不算人）

牌下還懸着五桿白色的猴頭的約半公尺長的煙管。我固然吸煙，可是

不喜歡牌上那句話，更不喜歡牠在那兒作座右銘。自從搬進那間房子以後，已經對女房東提過兩次，請她把那磁牌連煙管都移到別的地方去。她每次卻點着頭說：Ja, zeker, Meneer。可是不知道爲甚麼緣故，到現在還沒照辦。

這種牌子，不只我自己的書室裏有。我在朋友的家裏也常常見到。形式和顏色彼此總有些不同。但是製得都很雅致，作客廳及書室的裝飾品。聽說這些牌子是從香煙鋪子得來的。果然，荷蘭的香煙公司的本領真可佩服。雪茄和香煙只是奢侈品。吸來對於身體也不見有甚麼好處。煙公司的主人實在沒甚麼理由勸人吸煙，卻會想出這種開玩笑的口氣去刺激一般人。無怪乎差不多個個荷蘭人都吸煙，香煙鋪的生意都很發達。

有些經濟學家主張多用奢侈品去提高生活程度。一國的人民的物質需要大，會給國內的工商業較大的刺激，增加牠們的發展。工商業發達，一般人的薪工也要隨之增加。這個邏輯實在太無條件了。也許是倒果爲因。不過在那擁有大於母國五十五倍的殖民地的荷蘭，這理論或者有部份的真理。至於我們大部份民衆維持生活已經不易的中國，那裏有暇去多講提高生活程度呢？

想到這裏，我把手裏的煙捲頭扔進掉上的煙斗去，順手從掉上拿起一本雜誌來。是一本荷文的支那研究（叫 China），荷蘭人辦的。我隨便翻翻，偶然見到一篇文章，是一位叫 Hackmann 者寫的。日君是

一位荷蘭的醫生，曾應中國政府之聘，在隴海路任職二三年。民國十七年卸職回國。他那篇二十多頁長的論文，是從所謂生理學及他個人在中國的觀察去證明中國人是屬於原人的，是劣等民族，是在淘汰之列。主張國際共管。總而言之，他的滔滔數千言，是托名於所謂科學，對於中國人作極惡意的宣傳。

在那極端帝國主義的荷蘭，這類侮辱我們輕視我們的文字毫不希罕。不過像日君那樣很毒的，在我還是第一次見到。噫！我們的政府對於聘用的外人，素來是特別禮遇。而他們回國之後，替我說們話的並不見多，作不利於中國的宣傳的反數見不鮮，悲夫！

我的腦筋受了日君文字的刺激，手也就發了癢。想拿起筆來，寫篇反駁的文字。忽然聽見敲房門的聲音。“Kom binnem!” 我機械地喊一聲。進來的是我的中國朋友T君。他是醫科的高級生。我剛到荷蘭的時候。人地兩疎，很得他的幫忙，以後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我把日君的文章讓他看。他說已經拜讀過了，有些別的留荷同學，也已經見到牠，卻在憤恨。並且說，他有一位朋友，華僑，在荷蘭是有聲譽的大夫，已在寫篇反駁日君的文字。

後來T君的朋友的論文果然也在支那研究登出來（聽說起初該雜誌的編者不肯給發表，頗費週折。）內容繁徵博引，譏諷日君生理學還沒學好，很挖苦他一下。我們的氣纔稍稍平下去。

隨遇而安

何炳松

東方雜誌的編者再三叫我寫一點個人生活上的趣事以就正於讀者。我一面感激他的厚意，一面卻深愧自己的生活實在是乏善足陳，而且亦不足為訓。

就性情說，我是一個無野心的人；就事業說，我是一個無成績的人。但是我之所以如此，似乎一部份不能不怪我所受的那種家庭教育。事實上我從五歲識字起，到十四歲初進中學時止，這十年中祇有七歲的那年我父親因我不肯用功，送我到本城某先生家裏讀了三天的書。終因我母親看見我快要成病了，勸我父親准我仍留在家中讀書。從此一直到十四歲全都受我父親自己的教訓。

我父親的為人，用現代的眼光看來，實在是一位迂闊的書生。我記得他生平每天晨起，必得先到祖父母房中去請安。晚上必得自記一天的功過，再把祖父所用的便壺親自倒了，才去安睡。我的祖父去世時，他必得在靈堂中跪足四十九天的稻草舖，每晨早起必得對靈位大哭一場，終弄得兩眼腫痛一生。後來和三位伯叔父分家時，他必要代他那六歲就夭癯的大哥立嗣。他自己臨終時，一定要正襟危坐，叫我母親走出房外，才肯脫下最後的一口氣。他生時以隨安書室為書房的名字；後來分家時，又以「安遇」兩字做自己家屋的堂名。我的母親更是忠厚的了。不得。生平常受我繼祖母的責罵，他總是忍氣吞聲，最多以一哭了事，

真可謂毫無革命性的了。我自小就在這樣一個迂闊的家庭中教養成人。照現代教育原理說，凡是先入為主，總要積重難返；所以我自己到如今還是這樣一個隨遇而安的人物。

因此我半生來的生活就不知不覺的實行了我父親那個安遇的教訓。小時在父親跟前讀了十年書，總共祇出就了三天的外傳。後來金華初辦新式的府中學堂，限定收秀才做學生，我因為是新進的秀才，才不得已離開家庭改進中學。那時有許多同學或仍循科舉的舊路而連捷登科，或出外投考而遠遊日本。我總是不覺得怎樣可以羨慕。如此不知不覺的在中學堂讀了四年書，又因成績還好，被學堂中途保送到杭州的高等學堂。如此又不知不覺的讀了五年書，又因畢業成績幸列第一，被校長和教育司長以省費保送到美國留學去。倘使我那年老的雙親不嚴函催促，我決不會祇在美國讀了五年的書。

我回國時路過杭州，無意中被某先生留在省長公署辦事。當時倘使沒有舊日兩位老師的函催，我決不會不到一年就離開杭州而到北京去教了六年的書。後來倘使沒有許多同鄉前輩的再三勸駕，我亦決不會回到杭州，出於意外的吃了兩足年的苦。我的安遇生活到此無意中受到一次挫折，我當時不能不稍稍改變向來的方針，自動的向上海方面討一個夥計來做。但是一旦討到手了，我又還我的本來面目，隨遇而安起來了。一轉眼就虛度了十足年，到如今還想就以夥計的地位來定我的終身。因此近年來有許老朋友想拉我到各地方去，我總是不答

應，又充分發揮出我父親那安遇的教訓。

所以就我的生活經過看，我或者勉強當得起肖子兩個字；但從時代立場說，我實在是一個不足為訓隨遇而安的不革命者。

革命生活

馬超俊

民國十一年六月十七日，中山先生在廣州蒙難，馬副官湘護送孫夫人逃至馬伯麟寓所，內子沈慧蓮陪伴。翌日總理從永豐艦擊叛兵，當礮火至烈之際，余偕內子，馬副官及馬九姑假裝僕，陪護夫人（時夫人亦喬裝傭婦，穿廣州女傭流行之黑膠綢衫褲）離馬寓，初未料叛軍於吾人去後數分鐘即行圍搜也。（時人疑夫人遭險即以此。）吾等離馬寓後，即直趨燈籠街，同時逃難者接踵而至，攜老扶幼者有之，以行以泣者有之，且有指認孫夫人者，余當時惟恐夫人受敵侮辱，因即僱一肩輿為夫人乘坐，直趨沙面西橋。時叛軍如臨大敵，檢查正嚴，幸得沙面工部局巡捕長吳有，副長姚昌准許入界，乃得赴沙面內自來水塔工匠李國賓之住室，借宿一宵。翌晨余乃親往嶺南大學，請該校監督鍾榮光先生，租借電船，於十八拂曉護送夫人從沙面至嶺南大學。時伍秩庸博士適亦從永豐兵艦抵埠，伍博士因受驚，神色倉惶，余極為焦慮。後復遇總理老友美人努文先生，余即挽其隨船護送夫人至黃埔永豐艦上，夫人至是始克與總理晤面，如慶更生，互為欣慰。此事之後，余奉總理命聯合民衆，實行罷工罷市。陳逆偵知，照會沙面領事團，將余禁鎖在自來水

塔樓上，後得李國賓之妻，竊得鑰匙，將門開啓，導余至二樓跳牆而下，沿西人游泳池之甬道而逃，正奔馳中，突見英海軍警巡捕等，重重圍困，余乃拚死衝圍而出，惟尾逐余後者仍有數十人，急忙間余轉身避入救火會毛廁內，忽狂風暴雨，雷鳴電閃，因得轉避慎昌洋行貨倉，連夜伴為船夫暴卒，假一小舟，偷渡河南，重至永豐艦，隨侍總理。是亦余從事革命工作中萬險之一也。

誠意來應付虛心來研究

梅蘭芳

我是以戲劇為職業的一個人。除了唱戲之外，就會畫幾筆畫，其餘實在沒有旁的學問和其他的研究。但是我生平有一種觀念，是覺得世界上無論何人，對我總是好的，善意的，寬恕的。我因此從小至今，對於何人何事，都是竭我的誠意來應付。不但我的師友很多，我都是推誠相處；就是有許多不瞭解我的事實，或是有不能原諒的人們，無法彌補或說明之時，我是永遠原諒，而永遠保持我的誠意。我在美國時，在波摩那大學的演說，很承美國朋友的誇讚，常常被他們提起，固然是譯文的佳妙，我當時本也是極力主張，應以誠心善意和敬重友愛的意義，來做我們區區的貢獻。

我是一個四歲喪父，十四歲喪母，而且絕無兄弟和同胞姊妹的人，可稱孤苦零丁；世上的天倫樂事，有好些趣味，我是從未領略過的。在家庭中，唯一撫養我的，就是我的祖母。教誨我的，就是我的伯父。我伯父教

我學戲是很嚴厲的，我的玉堂春就是從伯父學得的。當時流汗念唱的情形，至今猶在目前。但是從這一點，引起我對於戲劇本身職業的尊重，覺得這工夫本領，是無窮無盡的；所以我這三十年來，不但從我師傅所學習的是常常溫習，就是我趕得上與他配戲的譚鑫培先生，以及常搭我班的賈洪林黃潤甫龔雲甫一般老先生，就不是旦角同行，他們的念做唱法，都可算我的師資，極力思維他們的優點，來做我表演的補助。我在二十五歲以前，與社會接觸甚少，後來經歷稍多，便覺得處處人情物態，都是我們的戲劇的教科書。我十年來最喜歡看電影，後來到好萊塢住了些時，交結許多電影界的朋友，又常到廠裏看他們導演，覺得他們一切舉動，可供我們效法的也不少。世界至大，藝術至深，像我所會的，真是滄海一粟。我不但不敢有絲毫滿足之心，對於任何教訓，我都是坦白的領受。甚至於我的學生後輩，只要他說的對，我都接受，都可以充量的改良。所以我的戲，有好些地方，常在那裏暗暗地改進，就是這個道理。

我的朋友常說我一絲不知憂愁，眉頭永遠沒有皺過，沒有不高興的時候。不錯，這是我承認的。我永遠是樂觀的，永遠是感覺興趣的。尤其是唱戲，我是永遠覺得是最有意思的。我常告訴我的朋友，我最覺得舒服的，就是卸妝到後台，渾身大汗的時候。

我常常因為職業的關係，睡得太遲，有時起得太晚。但是我對於身體健康，是極注意的。我多少年的經驗，知道要做一名角，或什麼大事業，必須有健全的身體。所以我這十五年來，早晚常練練拳術。從來不知道

什麼叫做病，就是這個緣故。

概括說來，無論做什麼事業，都應該拿出誠意來應付，虛心來研究；尤其是做事須有興趣。像我們這種生活，一面運用嗓音，一面揣摩劇中人地位身分，種種動作表演，每次在舞臺上，往往二三小時以上，更需要健全的體力，來維持我們的興趣，使觀眾感覺到藝術的，自然的。我這種維持生活環境方法，想必是讀者諸君所願意知道的了。

我的生活

徐佩琨

我的生活，是很簡單的，到如今還沒有什麼成就，沒有什麼可以紀念的事蹟；常常顧影自慚的講，對於社會的貢獻是太少了。第一，我是很慚愧地聲明，學了一世，我所知道的，不過苦和虧兩個字。想到古人一句話，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我自問吃的苦，也算不少了，可是還是一個下人，未免使我失望。俗話說得好，吃虧就是便宜，便宜就是吃虧，我自問做了一世人，從來沒有討人家的便宜，也沒有做一件便宜的事，照例，老天也不應該使我再吃虧了；可是事實上，我總是吃虧的，或許也是命該如此！至於我的苦經磨，寫起書來，便要汗牛充棟，現在姑且講幾點，來給讀者們做一個參考，我生平害大病的次數，是很多的，單是傷寒症，有了四五次，恐怕沒有人比得上的。我吃了許多病的苦，所得的代價，不過一些衛生常識。經過了幾十年的磨折，現在漸漸地感覺到，年事漸長，我纔覺悟要愛惜光陰。我出身是一個窮讀書，感覺到讀書的困難，生活的

困難，學到了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我纔知道要愛惜飯米。我足跡經過的地方，沒有不碰着許多焦頭爛額的小百姓，看見他們呻吟痛苦，不由得不使我發現慈悲心，深表我的同情。我生平堅決地主張維持正義。可是友朋輩，都對我講，不要太認真了；如果你三個不相信，便要剩一條串頭繩。我是竭力主張，要辨別是非，可是友朋輩，又告訴我，現在社會，是沒有是非的，並且是非，是沒有標準的，我纔恍然大悟社會的真相。我自以為是提倡學術發明的中堅份子，可是所有經過的事實，都教訓我，現在社會，並不需要學術；祇要你會敷衍門面，你會逢迎要人，什麼天大的事情，都沒有問題。要是你認清真理，講學術，尚德行，管教你受了揶揄，又吃苦，社會是這樣的，有什麼學術不學術。我是竭力主張，發展生產事業，

達到小百姓們大家有飯吃的目的。可是天災人禍，外侮內亂，苛捐雜稅等惡劣環境，使國內的生產事業，非但無從發展，並且受盡了層層的剝削，害上了貧血症，束手待斃；我既沒有起死回生的醫術，徒然地感慨嘆息罷了。我生平的大事，已經講完。追想起來，我的意志也不可算不高，但是逃不了眼高手低，也沒有人來幫助我，實現我的意志。我吃的苦，吃的虧，也祇可算是自作自受。看見人們吃的苦，吃的虧，也是愛莫能助，袖手旁觀，也不能怪我。在這個民國二十四年開始的當口，萬象回春的時候，寫我的苦經和虧經，依然地感覺到前程的黑暗。但是此心未泯，此志不渝，還是在這裏大聲疾呼，抱着無限的希望，希望全社會的改良！希望個人思想的改良！希望共同挽回一些世道人心！

介紹農村復興委員會會報

該刊調查準確，內容豐富，特為介紹，並探得其最近一期之要目如下：

地下水之研究（本會專門委員 朱庭祐 舒文博）

浙江地下水調查報告及開鑿井泉計畫書（本會專門委員 朱庭祐）

河南新鄉輝縣修武博愛等縣地下水調查第二次簡報（本會調查專員 馬振鏞 王鈺）

晚近日本茶業之趨勢（徐方淦）

課稅和土地利用的關係（彭子明譯）

定價每册三角半年六册一元六角全年十二册三元 （國內郵費在內） 各地商務印書館分館及上海

南京各大書店均可代定。

漢譯世界名著

精選世界各科名著，由專家翻譯，介紹於國內讀者，已出下列各種。

- | | |
|--|--|
| 倫理學……………伍光建譯 二 元
Spinoza: Ethics | 奧本海國際法 ^{戰爭與中立} …岑德彰譯 二元四角
Oppenheim: International Law: War and Neutrality |
| 倫理學原理……………蔡元培譯 一 元
Paulsen: Systema of Ethics | 愛彌兒……………魏肇基譯 一元六角
Rousseau: Emile, ou de L'Education |
| 方法論……………彭基相譯 六 角
Descartes: Discourse de la Methode | 教育論……………任鴻鈞譯 七 角
Spencer: On Education |
| 希臘的生活觀……………彭基相譯 一元四角
Dickinson: The Greek View of Life | 成人的學習…杜佐周 朱君毅譯 二元六角
Thorndike: Adult Learning |
| 哲學之改造……………許崇清譯 一元二角
Dewey: 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 | 科學與假設……………葉蘊理譯 一元五角
Poincaré: La Science et L'Hypothese |
| 懷疑論集……………嚴既澄譯 二元五角
Russell: Sceptical Essays | 科學與方法……………鄭太朴譯 一元五角
Poincaré: Wissenschaft und Methode |
| 人之悟性論……………伍光建譯 一元五角
Hume: 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 談天……………李善蘭譯 二元二角
Herschel: Outline of Astronomy |
| 心理學簡編……………伍況甫譯 二元八角
James: Psychology: Briefer Course | 近代物理學中的宇宙觀……………嚴德焯譯 六 角
The Universe in the Light of Modern Physics |
| 精神分析引論……………高覺敏譯 二元六角
Freud: Psycho-Analysis | 法拉第電學實驗研究周昌壽譯 二元七角
Faraday: Experimental Researches in Electricity |
| 弗羅乙德敘傳……………章士釗譯 六 角
Freud: Selbstdarstellung | 人類原始及類擇……………馮君武譯 五 元
Darwin: The Descent of Man |
| 社會分工論……………王 力譯 二元八角
Durkheim: 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 | 心血運動論……………黃維榮譯 六角五分
On the Motion of the Heart and Blood in Animals |
| 社會正義論……………胡 澤譯 一元三角
Hobhouse: The Elements of Social Justice | 美學原論……………傅東華譯 一元四角
Croce: Aesthetics |
| 政治典範……………張士林譯 四 元
Laski: Grammar of Politics | 奧德賽……………傅東華譯 二元八角
Homer: Odyssey |
| 新軍論……………劉文島 廖世勛譯 二 元
Jaurés: L'armée Nouvelle | 哀格蒙特……………胡仁源譯 七 角
Goethe: Egmont |
| 經濟學精義……………鄭學稼譯 七 角
Say: Catchism of Political Economy | 瓦輪斯丹……………胡仁源譯 二元二角
Schiller: Wallenstein |
| 財富的分配…黃澹哉 高中暇譯 二元四角
Clark: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 Theory of Wages, Interests and Profits | 佛蘭克林自傳……………熊式一譯 一 元
Autobiography of Benjamin Franklin |
| 近代資本主義進化論傅子東譯 三元二角
Hobson: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Capitalism | 盲聾女子克勒氏自傳高君章譯 八角五分
Keller: The Story of My Life |
| 土地與勞工…耶醒石 張國人譯 七角五分
Tolstoi: Land and Labor | 蕭伯納傳……………黃嘉德譯 二 元
Harris: George Bernard Shaw |
| 古代法……………方孝嶽 鍾建國譯 二元五角
Maine: Ancient Law | 屠格涅夫……………吳且剛譯 八 角
Maurois: Tourguéniev |
| 公法的變遷……………徐砥平譯 一元五角
Duguit: Les transformations du droit Public | 現代文化概論……………李耀寶譯 一元五角
Libby: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 |
| | 世界新形勢……………林光潔譯 四 元
Bowman: The New World |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註冊



商標

商務印書館

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家,印刷家,教育用品製造家,鉛字鑄造家

創立於民國紀元前 15 年

資本金國幣 3,500,000 圓

發行所及分支館 42 處 印刷廠 5 所

出版物總數 9,700 種 22,000 冊

總廠被燬(一二八事件)後之最近兩年內印出初版新書 1,200 種 7,500 冊;重版書 4,000 種 6,000 冊。初版新書中有新課程標準適用之中小學教科書 150 種 400 冊。

生產能力較總廠被燬前增加 150%

最近兩年內新出版之鉅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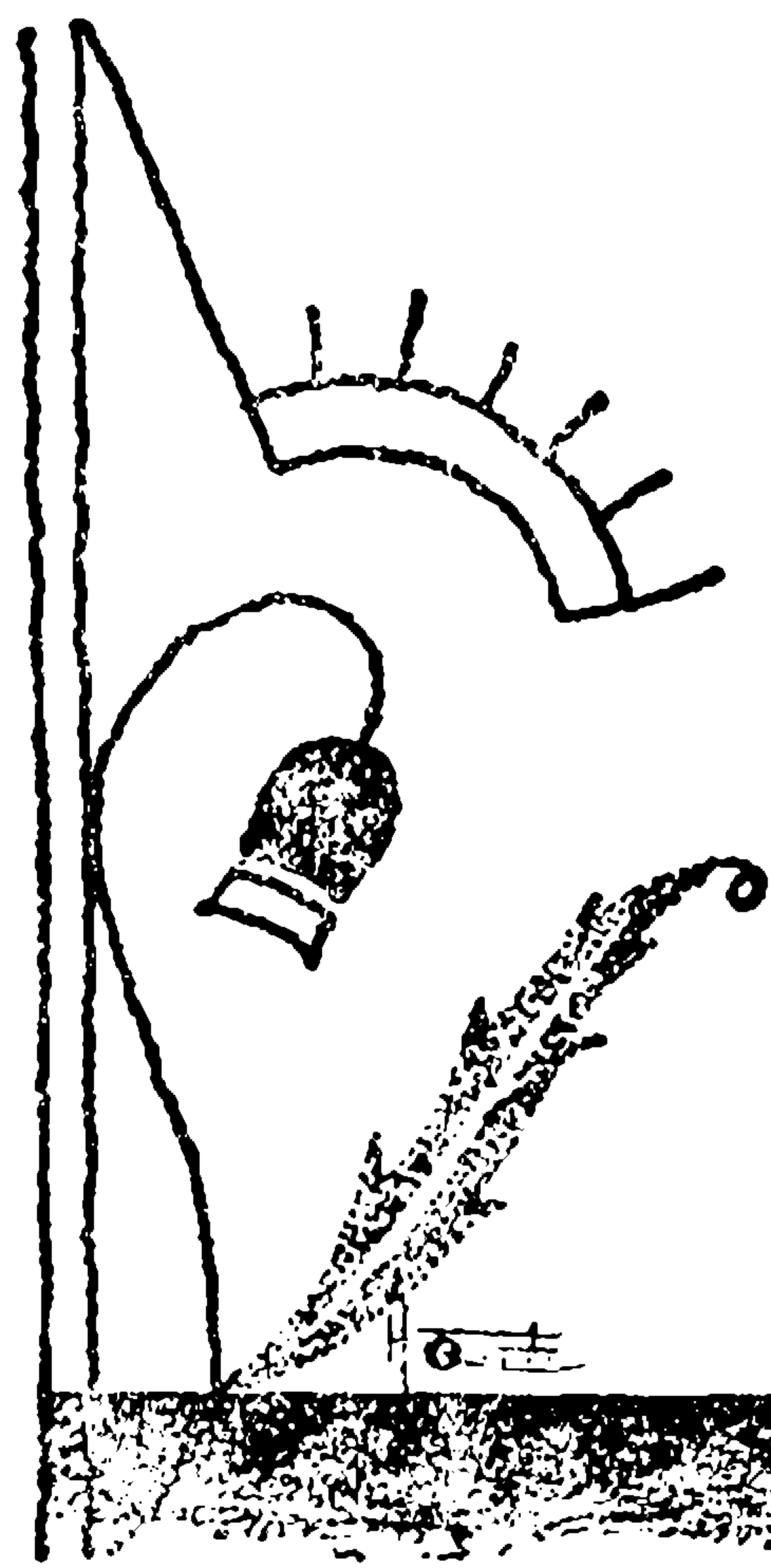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 1,000 冊	大學叢書 …………… 160
四部叢刊續編第一期書 500 冊	萬有文庫第二集 …… 2,028 冊
嘉慶重修一統志 …… 210 冊	小學生文庫第一集 …… 500 冊
各省通志第一期書 …… 30 冊	幼童文庫第一集 …… 200 冊

總管理處及發行所上海河南路 211 號

電報掛號(中文)5364(西文)Compress

現代

史料



薩爾問題告一段落

難 賓

薩爾問題經此次國聯行政院非常會議的通過三人委員會報告書，與法德專家簽定薩爾經濟財政之協定及德國的贊同國際警隊開入薩爾維持投票秩序，實際可謂已告解決。現在只靜待投票日期的到臨，法德間多年的糾紛，已歸平息，在最近期內，當不致再有緊張的局面，法德邊境的天空已顯露着和平的曙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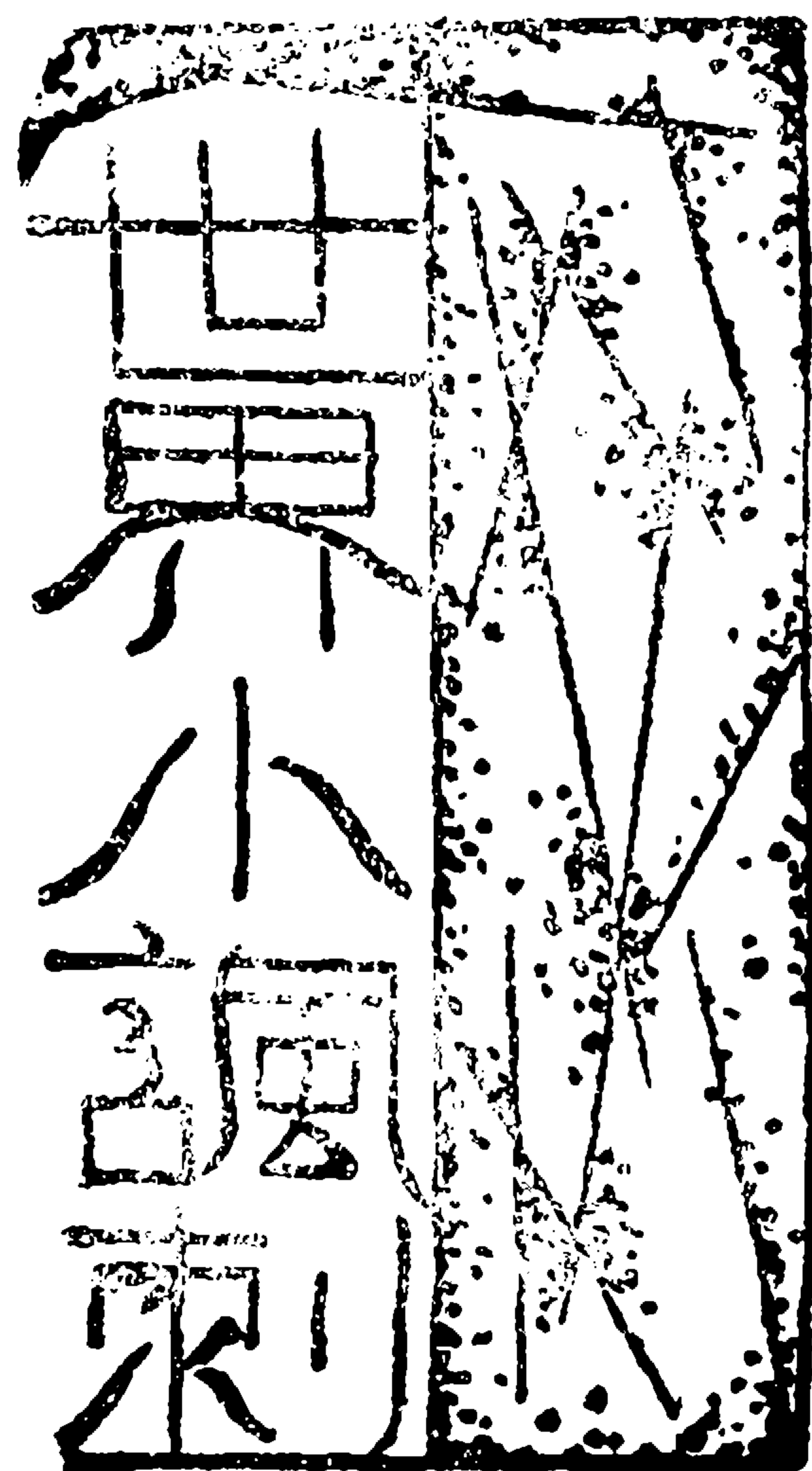
本屆國聯行政院非常會議，原專為討論薩爾問題而召集的，會期本來定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後以薩爾問題三人委員會之報告書猶未竣事，故延至十二月五日方始舉行，而該報告書即於是日公布。

薩爾問題三人委員會所具之報告書係由法理上規定，『內分二大部：第一部份評論諸要點，如協定之解釋及範圍，居民之國籍及其選擇權，保障之擴充至無選舉權之民衆。新局面而確定後居民之待遇，社會安寧以及薩爾官吏之地位等，第二部份則屬於財政及煤礦問題。報告書並附錄三人委員會，及法德兩國之來往文件，薩爾日後合併於德後民衆所應得之權利，以及德法對於財政問題之協定等。……報告書稱，按照凡爾賽和約之規定，倘民衆投票之結果，贊成維持現狀，則國聯將不續為薩爾區之保管者，但國聯將執行其統治權，設法維持居民之利益，而造成一永久之局面。……（十二月五日國民社電）按凡爾賽和約第三部第四章附件第三十四節之條文，規定自該約實行之日起，十五年以後，由薩爾居民自由投票，在三種解決辦法——即一維持現狀，二歸併法國，三歸還德國——之中，選擇其一，再由國聯按照人民所表示之意見，決定薩爾主權何屬。由是可知三人委員會報告書，純然依據和約。六日國聯行政院集會，一致通過該報告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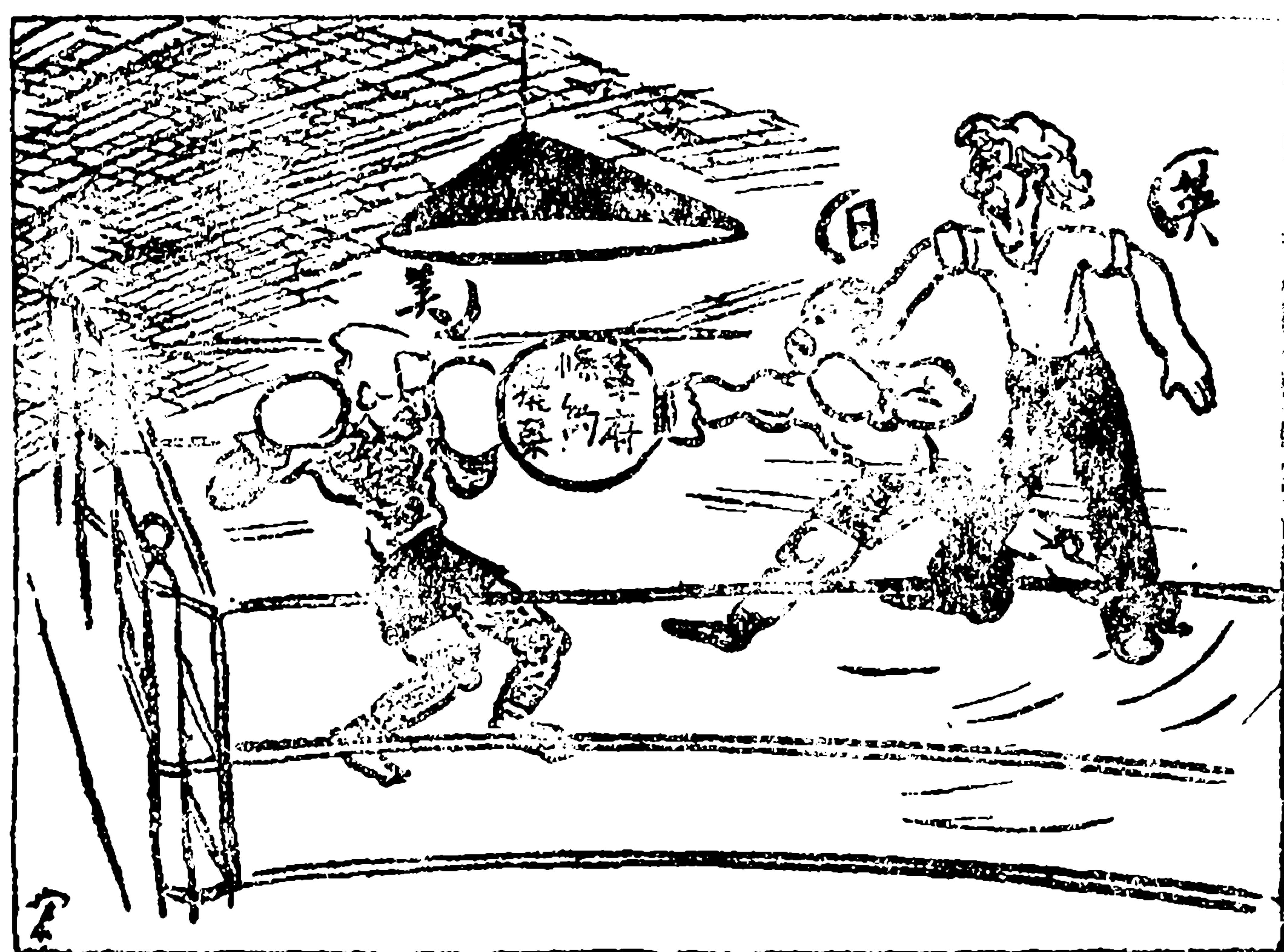
薩爾問題三人委員會報告書之所以能順利通過於國聯者，法德兩國事前的妥協實為一大關鍵。此種妥協即為法德兩國專家於十二月三日在羅馬簽定了關於薩爾區域經濟財政之協定。該協定假定薩爾公民投票決定歸還德國，規定德國應償付法國全部債權九萬萬法郎；此外關於薩爾區域伐恩脫鑛所產之煤，每年由德國提取煤價若干，交付法國，此項煤鑛，鑛苗屬於德國，鑛井則屬於法國（按薩爾區域於一九二〇年歸國聯管理，以十五年為期，法國在此時期中，有採取煤鑛之專權，俾補償大戰時，法國北境鑛產所遭之損失，而所得煤價，則列入法國賠款賬，薩爾諸鑛一九三二年產煤一千萬噸，鐵百餘萬噸，鋼約一百五十萬噸。）德國對於薩爾公民投票以後種種問題，最初是不願討論的，三人委員會乃予以警告，謂將以德國缺乏誠意之情形，記入報告書，向國聯提出，於是德國始派專家到羅馬成了這個協定。

法德間關於薩爾問題的爭執，至此在政

治經濟方面都可說大體已告解決，所留下的問題，僅為投票時之治安維持辦法。這一點，法外長賴伐爾於五日國聯行政院非常會議開幕時即提議組織國際警察。賴氏謂法國政府原準備負擔此項責任（按一九二六年國聯行政院經薩爾行政委員會之要求，決定薩爾警察力量如不敷分配時，得請求薩爾鄰近地方駐紮軍隊開入境內，以便幫同維持秩序。）但為德國及世界輿論表示法國關於薩爾問題，既無秘密，亦不存私心，故特要求組織國際警察，開入薩爾，以便維持秩序，在此項警察隊內，德國人既不加入，法國人亦自願迴避。這一個提議，英意各國都表示滿意，而德國亦以覆文致三人委員會表示贊同。德覆文云：「國聯行政院開會時，各國代表，對於在公民投票期內，維持薩爾區域治安所發表之宣言，德政府業予閱悉。在德政府之意，薩爾治安，原不必定由外方軍隊予以維持，但若國聯行政院，決定由中立國組織少數國際警察，派往薩爾境內，則德政府亦表示同意也。」於是國聯行政院



倫敦海軍預備會議。



日本・國際評論

於八日的會議，又得順利通過一決議案，即邀請英意荷瑞共同派遣人員編成國際警隊，以資明年一月中薩爾舉行投票自決時維持該區治安。十一日復討論關於此項警隊之一切技術問題，如指揮權之分配及軍需糧食之供給等。現決定各國應參加之人數，英國最多，計一千五百人，意國次之，計一千三百人，瑞荷各

海軍預備會議擱淺

一 日本拒絕妥協

自英國提出海軍妥協案後，英美方面靜候日本之覆文。日本松平大使於十一月十九日午後五時四十五分赴英國外交部，訪問西門外相，面交日本對英國妥協案之覆文，並為種種懇談，其覆文內容如次：

(1) 設置共同保有量最高限度，為實現軍縮平等原則所絕對必要，同時為預防名義上之軍縮變為實質上之軍擴起見，此舉亦絕對必要；

出二百五十人，該隊定十二月二十二日在薩爾會集，英人總領師干。

盤根錯節的薩爾問題，現在已告一段落了。耶誕過了，便是新年，新年迎接着薩爾公民的投票自決：歸還德國呢，歸併法國呢，還是維持現狀？當可分解。

市隱

(2) 在共同保有量最高限度之範圍內，究竟在實際上建造何種艦類，雖可採宣言或條約之形式，然至少新軍縮條約之平等原則須包含在內，若插入差等比率，則違反此項原則，其本身已不能存在。前項覆文，顯係拒絕妥協，但日本雖拒絕妥協案，而決定仍與英國繼續進行談判。二十一日松平復與西門會見，說明日本之覆文與原來之主張無異。

日本拒絕妥協案，英國抱如何之態度乎？觀於西門外相在下院之報告，則英國雖指摘

軍縮之難難於上青天。



—The Bulletin, Glasgow

美國有點憂急起來了。



—World Telegram, N. Y.

絕對平等要求之非，而有繼續努力進行談判之決心。十一月二十二日英外相西門在下院報告海軍預備會議之情形，值得吾人注意者，計有三點：(一)打破僵局尚有途徑可循；(二)談判破裂之害；(三)安全平等之意義。

打破僵局之途徑有三：(一)以一種方式許日本分若干年達於平等地位；(二)最後達四四四之平等程度，則英美海軍須事裁減；(三)日本接受僅作質的限制之討論。第一途最有希望，因現有理由可信日本或願助同覓求此種方策也。第二途大約不為英美兩國所喜。第三途亦難實現，因拒絕討論不作量的限制而僅作質的限制，乃日本方案中根本要點之一也。外間所傳日本已正式承認英國得置較日更大的艦隊之權，但不承認美國有此權一節，實屬不確，日本曾要求共同更高的限度而施諸各國，英國自亦在內也。

西門指陳談判破裂之害曰：余敢言者，英政府視海軍限制制度之破裂，為人人之大禍，不特將及於今會商之數國，且將及於全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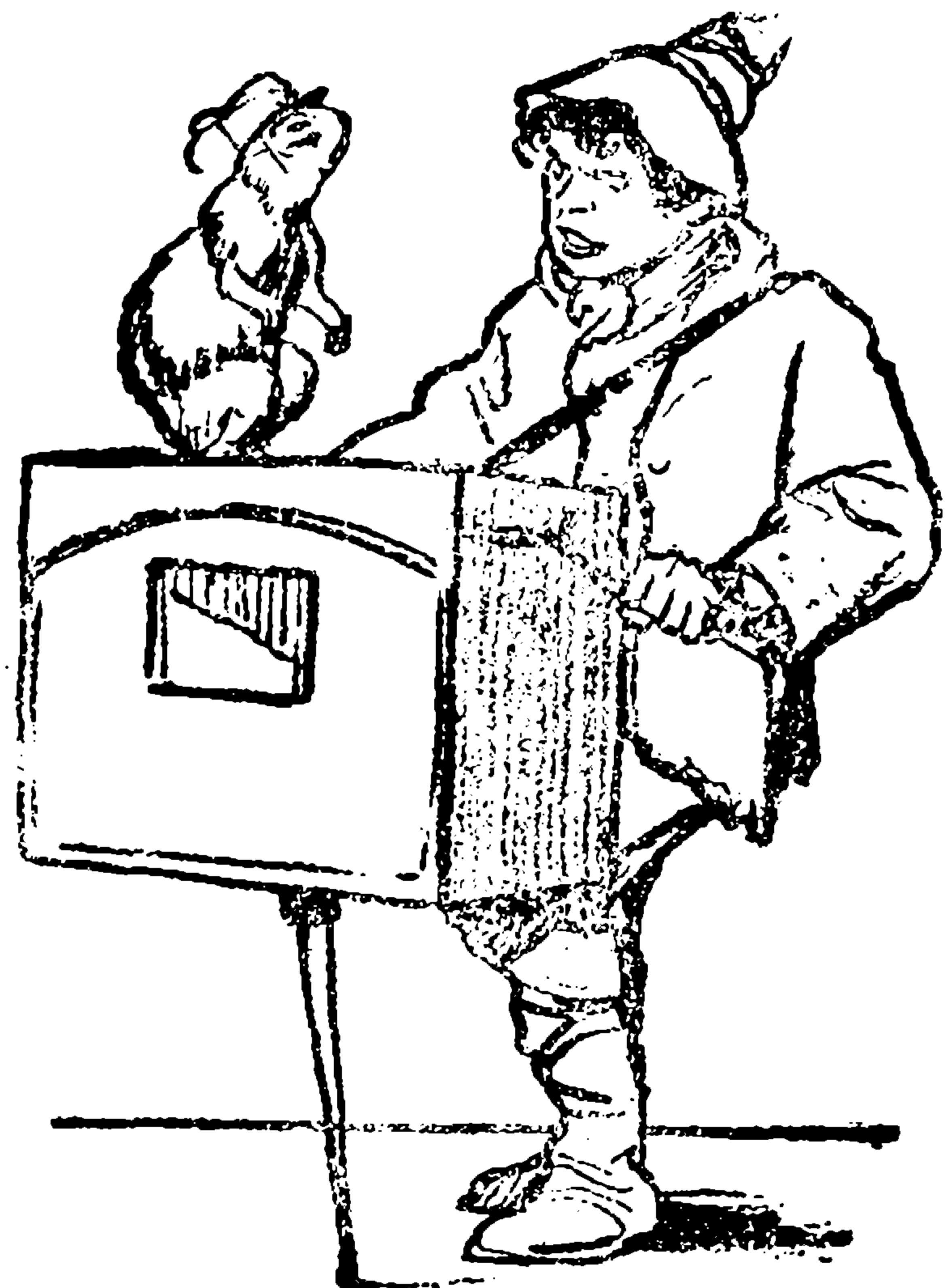
焉。各國若復作軍備競爭，則財政與政治上所蒙之損害，顯然可觀，無需侈述。英政府之代表毫不存打破談話之意，苟餘一線希望可覓融和異見之方法，則擬以極友好之精神進行談話。

西門言及平等安全之必要曰：平等之安全為人人應有不可駁詰之權利，但此非謂各國艦隊大小應一律相同也。此則端賴每一事件中之責任與其他一切之性質而定。吾人今所進行之討論，其主旨乃在盡力之所能，商定一種基礎，藉以獲得諒解而不危及任何人之安全。苟能達到此點，則明年之大會，吾人覺有途徑可循矣。此當然尚須視簽約國如法意等之意見而定。英國恆以極密切與極友好之手續與他方面接觸。海軍談話之一切發展，均隨時通告法意代表。

英國外相西門在下院之報告，與美國人以良好之印象。國務卿赫爾曾讚美之。略謂：英國西門外相昨日在下院所發表之演說，予於報端閱悉，深感興趣。西門對於海軍談話所作

(現)四

意大利與奧大利。



Kladderatsch, Berlin

薩爾的前途。



票投

上海·大美晚報

宣言至爲透澈，將各國代表所遭遇之困難，予以說明。以余所見，倫敦談話中各代表團態度皆極友好，此點使人慶幸。而英國代表力求合作，此尤余所欽崇者也。美國報紙方面有謂赫爾讚美西門，爲英美合作之象徵。

二 政治問題抬頭

海軍預備會議今已入最困難之階段，因日本既重行表示對於原來主張毫不讓步，則欲求海軍比率問題得到妥協，勢非美國變更態度不可。然美國固力主維持現行海約，不欲五五三比率有所變更。所以預備會議不得不陷於僵而又僵之局勢中。爲打開此僵局計，假如量的問題姑置不論，就華府海約其他部分，如質的限制及太平洋上海軍根據地，不得增防等討論，可否達到妥協程度？

關於質的限制一層，日本素來主張特種噸位須予縮減（攻擊性質軍艦須予縮減），蓋日本希望美國軍艦之活動能力減少，俾不增加燃料，即不能駛抵中國海，至於日本海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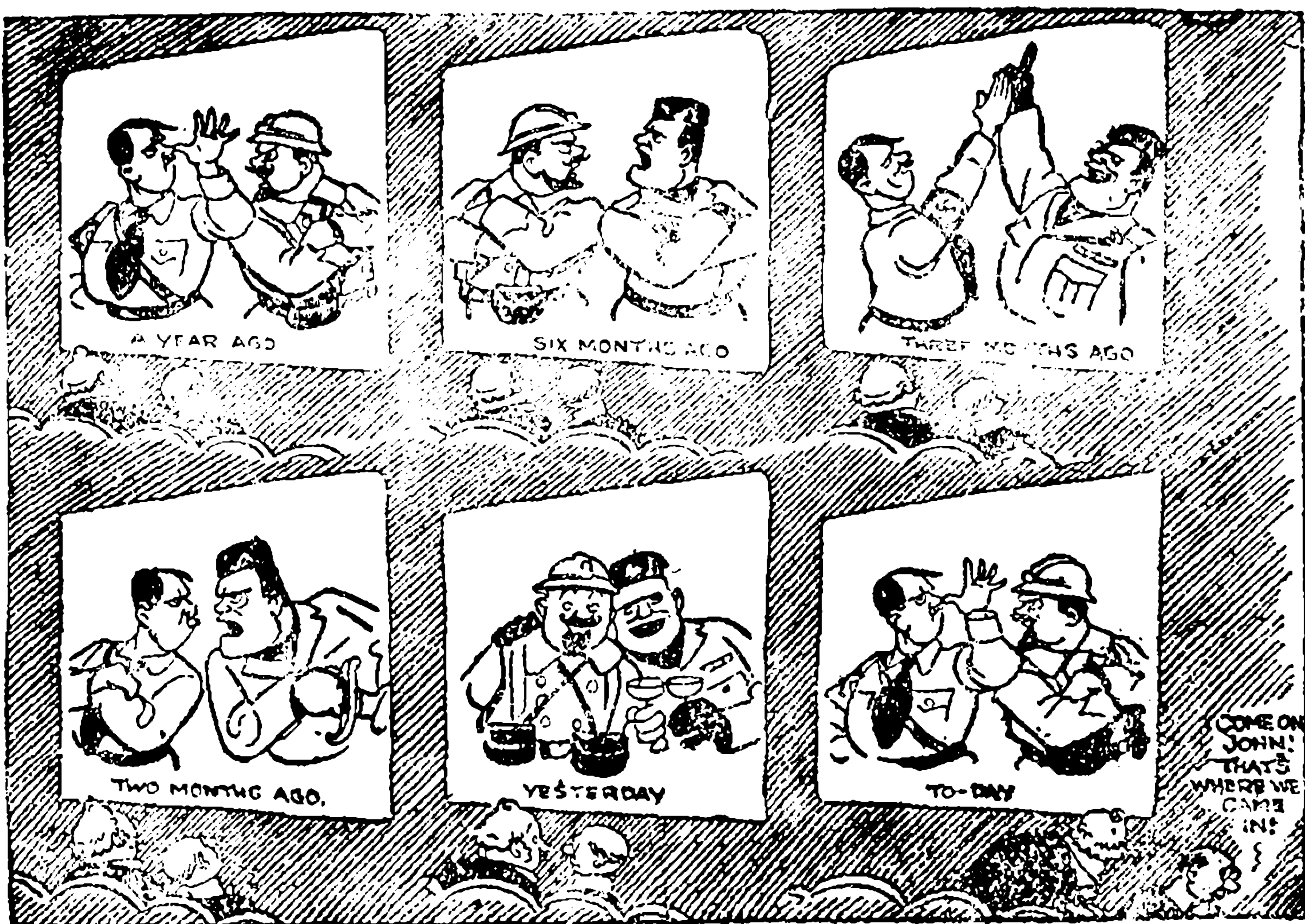
則無遠離根據地而有所活動之意，故其軍艦無須具有離開遠東根據地而遠涉重洋之能力。是以日本對於質的限制，原極贊同。然日本代表團在十一月二十日宣稱必俟海軍平等權業已取得之後，始能考慮質的限制。此種表示，頗令人驚異。

至於太平洋上海軍根據地不能增防一節，在英日方面，以爲如將其附入質的限制妥協之內，則此項條款之維持，不生問題。但美國難於贊成。美國人士曾宣稱從前，訂立華府海約時，因日本對海軍比率讓步，故美國承認在太平洋上海軍根據地，不增防禦之事，以資交換。現在日本對於原定比率，既不願維持，則關於太平洋設防之條款，自亦不能繼續延長。

海會談話假令置比率問題於不問，亦不免遭遇重大困難。易詞言之，海會專從華府海約之海軍問題討論，已無打開僵局之望。於是另有另闢途徑而導入政治問題之趨勢。日本方面造作種種流言，以期局面向有利於己之方面展開，如太平洋洛迦諾條約，英日或英美日

國際新聞影片

——一年前德法怒目而視，六個月前法德互相罵詈，三個月前德意杯酒交歡，二個月前德意又鬧起來了，昨天法意做了好朋友，今天德法又怒目而視，回到一年前的一幕，於是看客都逃走了。



—The Daily Express, London

不侵犯條約等說，宣傳於世界。實則全無根據，已經英國外部否認。美國方面則希望重開太平洋會議，此說爲日本所反對而打銷。然政治問題確經抬頭，證諸倫敦電而可知也。

據國民倫敦二十五日電，英外相西門已向日大使松平及海軍代表山本鄭重聲明中國之領土完整等問題應時時顧及。又電通倫敦二十五日電，英外相西門於二十一日，會見日大使松平時，曾提出中國問題，謂保全中國領土爲英國遠東政策之根幹，不許變更。二十三日英美會談時亦陳述此項方針，獲得美國之同意。英國外相之聲明，其意若曰：英國維持華府海約者，英國遠東政策不變也，反言之，即英國不許日本海軍絕對平等者，不贊成日本之侵略也。美國亦同此方針。

美國負責方面於十一月二十四日揚言日本於過去三年中在中國之侵略行動，實爲倫敦海軍談判決裂之主因。苟無日本對華之侵略劣跡及其在「滿洲國」之商業壟斷，英美對於日本海軍平等要求或可給予若干讓

步。例如一九三〇年倫敦會議閉幕時，日本至少在原則上漸達平等目的。日本苟無侵佔滿洲覬覦內蒙以及揚言獨霸中國等事實，則日本之海軍平等，明年即可唾手而得矣。凡此行徑，已使英美不復信任日本，而煤油專賣一事，尤爲此間所認爲閉鎖「滿洲國」門戶以利日本進行其他壟斷事業之七首云。

英國提出政治問題，美國附和之，此於日本不利，至爲明顯。於是日本外務省於二十六日發表聲明，略謂：關於此事，尙未接到英美方面之具體意見。當此日本態度確固不拔之時，足證此事係表示英美之無自信力。蓋日本政府允諾參加預備會商之際，關於不提東西政治問題一節，已得英美方面之確認，不信英美將於此時提出討論也。不過日本政府雖反對討論中國問題及滿洲問題，然假使討論之政治問題，能樹立英美日三國和平不戰之原則及達到維持世界和平之目的，使海軍交涉得以圓滿成立，則亦表示贊成。又日本政府確信日本軍縮案爲公正妥當者，故日本方面並無

提出此種政治問題之意云。

三 法意不願廢約

日本之海軍絕對平等要求，既不爲英美所贊同，則欲貫徹其主張，勢必出於廢止規定海軍比率之華府海約。但又以單獨通知廢約，有冒天下大不韙之嫌，乃誘法意兩國請其共同廢約。十一月二十七日午後二時三十分，日外相在官邸請意大利大使奧立琪與法國代理大使貝萊勸告共同爲廢約聲明，兩大使皆允以此意轉達本國政府。

當此英美日三國在倫敦尙進行海軍談話之際，日本要求法意兩國同時宣告廢止華府海約，英人頗爲疑懼。第一，恐三國談話範圍因而擴大，立將法意兩國牽涉在內；第二，法國政府雖不自行宣告廢止華府海約，然恐其對於東京政府有所舉動，致使日本態度愈益堅決。際此海軍談話轉入技術方面之時，英國乃與法意兩國進行外交談判，俾法意兩國勿受日本之影響。法政府以爲置身於三國談話之

外，絕無加以干涉之意，英國人士大可安心，所望關係各國勿以「既成事實」相加，如往昔在華盛頓海軍會議時所爲可也。意大利當道亦謂華府條約既許意國裝甲艦噸數得與法國相等，苟非有「奇蹟」發生，亦決無宣告廢止華府海約之理云。

法意兩國果於十二月初先後正式答復日本，拒絕與日共同廢約。法國駐日代理大使貝萊於十二月一日上午十時至外務省訪問廣田外相，聲明接到本國政府正式答復，略謂法國亦不滿華府條約之現在比率，前曾力主改訂，惟對日本政府提議之共同廢棄，難予應允云。又意大利駐日大使奧立琪於十二月四日午後四時半至貴族院議員室訪謁廣田外相，謂已接本國政府訓令，意大利政府對於共同廢止華府海約案礙難承認，故將此意通告云。該大使並附帶聲明對日本在採取廢約手續之先，預行通告意大利政府一節，表示感謝。法意兩國不願與日本共同廢止華府海約，理由何在？正式復文詞意簡單。據哈瓦斯巴

黎三日電，關於日本要求法意兩國同時宣告廢止華府海約一事，外國報紙所載消息多不完全，實則法國政府曾答復日本政府，謂華府海約所訂質的限制已不復與法國政府見解相合。緣此項質的限制成立時，德國海軍尙未振興。至於今日，則形勢業已大變。法國政府自願會同各簽字國共同宣告廢約，但爲避免誤會起見，法國對於日本政府在倫敦海軍談話所提出之要求，其中有屬於日本之特殊要求，乃延緩不作何項決定，不與日本政府採取共同行動云。

至於意大利，則據哈瓦斯羅馬五日電，汎繁黨勞動報撰文說明意國拒絕日本要求之理由曰：意國未見有任何理由當與日本協同宣告廢約。緣意國之志在於其海上軍備與歐陸最強國家（法）並駕齊驅。華府海約對於戰艦及航空母艦兩種規定，意法兩國噸位相同，故意國願望已有一部份實現。此意國不贊成廢約理由之一也。又華府海約係華盛頓會議所簽訂全部條約之一部份，無論日本如

何說法，海約與九國公約及四國協定實互相關聯而不可分離。今若宣告廢止其一，即係宣告廢止其他。故就建設方面着想，華府海約宣告廢止之後，務望由關係各國另訂新約以代之。日本單獨行動，已足引起糾紛，今若由對於太平洋事件不甚關切之意國參加，則其結果僅足使國際關係趨於混亂耳。意國拒絕理由充足，由此可以見矣。

法國不滿意於華府海約，猶且不願共同宣告廢約，意國尙滿意於該約，則可逆料其必不願共同宣告廢約矣。圖窮而七首見，日本勢不得不獨負廢約之責。是以十二月三日下午零時四十分，日政府在衆議院內開臨時緊急閣議，當即決定向樞密院諮詢宣布廢棄華府海約之手續。樞密院鑒於本問題之重大，擬於日內以金子顧問官爲委員長，組織審查委員會，隨時要求岡田首相廣田外相，及大角海相出席答復質問，詳細審查。俟委員會結束後，即將於十二日或十九日開樞府會議，在日皇親臨席上作最後通過手續。一俟正式決定，即由

政府電訓駐美大使齋藤將廢約通告文面交

美國國務卿赫爾，其日期約在二十日云。

列寧格勒大暗殺案

東序

今年暗殺之風日盛，馬賽慘案血跡未乾，而列寧格勒血案又起。共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列寧格勒黨委員會書記兼中央執委會常務委員基洛夫(Sergei Mironovich Kirov)氏於十二月一日下午四時半鐘在列寧格勒蘇維埃辦公處被人暗殺。關於暗殺時之情形，各報所言均不相同，據內務委員會所發表之報告，基氏被刺之情形約略如下：『基氏於本月一日正草擬關於十二月間共黨中央委員會之報告書一通，備於當日列寧格勒黨委員會席上宣讀，當基氏走入斯摩爾尼宮辦公室時，招待員尼科萊耶夫(Leonid Vassilievich Nicolnev)即自隣室走出，自背後走近基氏

身邊，當向基氏頸部開放手鎗，兇手當場被捕，基氏受致命傷後，立失知覺，當即攜至辦公室內施救，迨各醫生趕到，基氏已無脈搏，氣息已絕，彼等即為之注射阿德列林，以脫樟腦，科番

因，並用人工呼吸，均無效。醫生遂謂基氏已死。翌日驗屍，證明死者體格甚強，其致命原因，乃以槍彈令其頭腦重傷所致，同時當基氏倒地時，其左額碰擊地板，故大腦左半部受重傷，頭蓋骨破碎甚多』云。

兇手尼柯萊耶夫當場被捕，年三十歲，曾受僱於農工稽查局，其行刺動機，則尚未明瞭。據一般推測，大概係法西斯之恐怖行動，此觀於一日中執會所通過之嚴厲懲治恐怖行動之訓令及五日在列寧格勒與莫斯科二地同時槍斃六十六個恐怖黨與陰謀者，即可了然矣。

基洛夫氏為共產黨中之重要人物，積有豐富之革命經驗，辦事勇敢，為斯太林之右手，此次突遭暗殺，自為蘇聯政府之最重大的損失，故基氏死後，蘇聯各要人均異常悲痛，並予以最大之哀榮，全國人民均同聲追悼。基氏靈

櫬於四日運至莫斯科，於五日舉行火葬，基氏死後之哀榮實為近年所罕見。

基洛夫氏被刺後之所以能受全國之極大尊敬者，實因其過去革命之努力及現在地位之重要，而欲明瞭基氏之功績，則可一讀其一生奮鬥之歷史：

基洛夫生於一八八六年之代克達省烏爾汝姆地方，少時畢業於當地初級學校，嗣就學職業學校，一九〇四後即入黨，烏爾汝姆地方沙皇政府，常放逐革命份子，基氏即與政治流亡人具相稔，後者且為基氏之真正教師，氏之革命工作，始於湯姆斯克。一九〇五年氏被捕入獄，數月後即成職業的革命者，參加湯姆斯克布爾塞維克小組，一九〇六年復被捕入獄，約一年，嗣被保釋，其後重以設有秘密印刷機關被捕，判處監禁於要塞內三年，刑期滿後，即赴伊爾立茨克，不久逃至高加索夫拉狄卡夫卡斯地方，在此居約數年，一九一五年又被捕，解送湯姆斯克，在獄一年，旋被放逐至那列姆，一九一七年之二月革命，恢復彼之自由，基氏從從事革命，身為高加索蘇維埃政府之組織者，且為武裝反抗哥薩克白軍之領袖。

一九一八年基洛夫氏負責防守阿斯特拉罕，此舉為鎮壓反革命勢力之最緊要關頭，由此而成內戰史上最光榮之一頁。氏以紅軍第十一軍軍長之資格加入道遜鄂尼金白軍，其後參加設立北高加索及

巴庫之蘇維埃政府，其時蘇維埃亞瑞貝莊及少數主義喬治亞發生軋轢之時期，遂告開始，蘇維埃政府任命基氏為駐梯弗里斯之俄羅斯共和國全權代表。

其後基氏即受命為蘇聯代表團團員，與波蘭進行和平談判，是後基氏在北高加索及亞瑞貝莊從事黨工作，身任阿瑞貝莊共黨書記，以創設並鞏固北高加索蘇維埃政府著名。黨之於基洛夫氏，至為了解，一九二一年第十屆黨代表大會時，基氏即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一九二二年十一屆大會，即當選為中委會委員。

基氏為富有熱情之革命家，其於稍離多數主義及列寧主義之傾向之鬭爭，恆不稍假借，氏固為黨，為中央委員會，為蘇聯社會主義勝利而鬭爭之有名戰士也。基氏於共黨在斯大林領導之下，進行反對反革

命的杜洛斯基主義，齊諾維夫反對派及右翼機會主義者之鬭爭中，常為最前線之戰士，蓋基氏於偉大的斯大林氏，誠為其最密切的同志，門徒與朋友也。

一九二六年齊諾維夫反對派失敗後，基氏當選為列寧格勒省黨委員會書記，兼黨政治局候補委員，一九二八年氏為列寧格勒區黨委員會書記，一九三〇年任政治局委員，本年則為政治局委員，蘇聯共黨中央委員會書記，兼列寧格勒城及區委員會書記，並兼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

基氏為列寧格勒工人敬愛之領袖，氏於工人中有極大威信，氏復擅長演說，其一生實為無產階級革命英勇史實及其偉大成功中之最光榮的一頁，基氏以純正布爾塞維克為勞工階級戰鬥三十年，其死也亦正在其戰事崗位上云。

南匈間馬賽慘案糾紛的結束

天聲

此次國聯行政院非常會議解決了兩件大事，第一是薩爾問題，第二是南匈糾紛。薩爾問題我們已另文記敘，現在再把解決南匈糾紛的經過略誌如次：

南斯拉夫向國聯提出馬賽慘案之申請書後，接着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復提出備忘錄。備忘錄之第一節詳述恐怖運動在匈境開始

之情形，謂該項運動初係由匈牙利軍官所主持，該項軍官且親自任訓練之職，統觀備忘錄全文，曾數次指斥匈牙利當局如何協助該恐怖黨之活動而與以種種便利，尤以其維持卡波斯達地方設立僑民所為尤甚，蓋該處設立之僑民所，已於今年夏中一再向匈國抗議也。次述及恐怖黨內部之組織，並謂該恐怖黨

中日常演習所耗之武器軍火等，為數甚鉅，其來源必須得之於匈國之允許或默認也甚明，至該黨部之經費亦甚充足，凡此諸端，俱可指示匈牙利當局庇護恐怖黨之一斑。最後一節稱匈牙利對於馬賽慘案之責任有三事可以證明：（一）暗殺犯為此種恐怖團體之選手，（二）此種暗殺犯係由匈國安全出境，並持匈國護照，（三）馬賽慘案係匈國境內恐怖黨多年醞釀之結果。

匈牙利代表團對南國之指責，並不逐條答覆，惟僅指出南斯拉夫之行動，志在毀謗匈國的名譽而已。

十二月五日國聯行政院舉行非公開會議，未經討論，即一致議決將南斯拉夫申請書列入本屆非常會議之議程。但此時忽發生南國驅逐匈僑之事。南國政府藉詞匈政府窩庇兇手，下令驅逐數千匈人出境。匈政府對此，一面對南政府提出抗議，一面並請歐洲列強注意此事。中歐局勢一時為之陡然緊張。驅逐匈僑之事後來直到國聯討論南匈糾紛事件漸

見順利之時，南政府始下令停止。

國聯行政院對南匈糾紛事件的討論，於七日開始，由南外長葉夫的區縷述過去事件及匈國行爲，力言匈牙利行政機關及政府對馬賽慘案應負責任。匈牙利代表雷楷特對南斯拉夫所揭發之事件，一律否認，謂馬賽慘案並非匈牙利境內準備者，南故王亞歷山大係被革命黨徒置諸死地，而革命黨乃在匈牙利境外活動者。雷楷特又謂和平條約釀成一種革命局勢，馬賽慘案，即其象徵，故惟修改和平條約，始能維持歐洲中部之和平，而取得國際合作。南匈兩代表一場辯論，並無結果，而匈牙利之提出修改和約一節更引起各方之注意。行政院於八日繼續開會，討論南國備忘錄，法意英俄西各國代表，均發表演說，最具興味者，

則爲法意代表之演詞。法外長賴伐爾謂南政府指責匈牙利各節，使人震驚，匈牙利確有重行調查之義務，並稱道南政府之鎮靜態度；賴氏對於匈牙利代表雷楷特主張修改和約，尤爲憤慨，斥爲不當，謂「任何人若將現有界碑移動一塊，即屬擾亂和平，自若干時以來，暗殺之事，層見迭出，實爲文明之差，而爲和平之威脅。」而意大利代表阿樂西亞謂匈牙利駁斥此種申訴，乃係出於公道，至於所陳修改和約一節，其性質出於和平，與恐怖主義絕然不同。一袒南國，一庇匈國，雙方各走極端，於是英代表艾登遂主張力避政爭，以限制問題之範圍，勿使擴大。

南匈問題，至是陷入僵局，但解鈴還須繫鈴人，於是法國與英國協商之結果及法意兩

代表諒解之成立，法國遂以建議書送達國聯，而局勢始見和緩。十日，國聯行政院重行開會，討論法國建議書，匈國表示願意接受，該建議書即成爲國聯決議案，其中規定：

- (一) 對恐怖主義作一般的譴責；
- (二) 匈國應澈查若干匈員疏忽之行爲而加以懲處；
- (三) 國聯行政院應設立委員會，考慮關於恐怖黨暴行之一切問題，尤其爲政治犯遺逃藪之權利與濫用一端。

南國當局對此決議案亦表示滿意，於是馬賽慘案發生以來，南匈間所引起之風雲，完全消散。南匈關係實即爲法意關係，倘中消息，讀者可參閱本期論壇。



時事日誌

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

- ◎華北日駐屯軍在北寧路唐山灤縣一帶自本日起演習三天，唐灤交通暫時斷絕。
- ◎塘沽車站查獲以鐵甲車裝載之大批私貨。
- ◎劉湘再度謁蔣，川軍政商有結果，財政整理辦法未決。
- ◎湘軍收復江華。
- ◎赤匪羅炳輝部前兩日竄擾瑞安，現在大軍包圍中。
- ◎英使賈德幹抵香港。
- ◎旅日被逐第十七批難僑抵滬。
- ◎日藏相藤井病重辭職。
- ◎國聯發表偽滿販毒問題通郵問題文件。
- ◎美商部發表復興成績，工商業均大有進步。

同 二十七日

◎行政院決議贛粵閩湘鄂各路勸匪軍司令部一律撤銷。

顯祝同蔣鼎文分任駐德團綏靖主任。

- ◎立法院二讀通過刑法首編。
- ◎蔣委員長對日記者談話，中國不願世界有戰爭，遵守國聯盟約，解決中日問題以道德與信義為基礎。
- ◎汪兆銘蔣中正通電全國建議釐定中央與地方權責。
- ◎北寧路沿線日軍大演習，參加部隊千六百名。
- ◎粵軍收復永明。
- ◎美駐俄大使貝立特離滬返國。
- ◎日藏相因病辭職，高橋是清繼任。
- ◎日本臨時議會開幕。
- ◎日廣田外相請法意共同廢棄海軍條約。
- ◎倫敦海會英日會談。

同 二十八日

- ◎北寧路沿線日軍擴大演習，掘毀我民田數百畝。
- ◎刑法法全部，立法院二讀通過。
- ◎劉湘訪財孔，商請中央協濟川政費及發行川公債。

◎黃慕松等一行自藏起程返京。

- ◎北平市劃界問題停頓。
- ◎清華大學教授馮友蘭被捕，解保定行營。
- ◎柏林謠傳陸軍將領密謀推翻希特勒政府，人心不寧。
- ◎日政友會開除高橋是清黨籍。
- ◎蘇聯取消計口授糧制度。
- ◎南斯拉夫向國聯遞備忘錄，證明匈勾結恐怖黨。

同 二十九日

- ◎張學良離漢赴京，出席五中全會。
- ◎王寵惠兩度謁蔣，晚車來滬，準備再度赴粵協商團結。
- ◎孔祥熙宴劉湘等，席間續商川省財政。
- ◎立法院通過刑法並議決恢復刑法通姦條原修正案。
- ◎唐東日軍大演習完畢。
- ◎雲德兩王代表補英陳紹武及察委蕭振瀛抵京。
- ◎平教育界電京請即釋馮友蘭。
- ◎馮友蘭被釋由保返平。



◎劉建緒進駐全州督勸。

◎偽滿發布煤油專賣法施行法。

◎德領袖兼總理希特勒決派親信赫斯赴法接洽。

◎玻璃維亞新總統蘇散諾就職，前總統下落不明。

同 三十日

◎馬蘭哈接收問題另有新途徑決定。

◎汪行政院長蔣軍委員長通電保護古物。

◎財部某署長否認白銀國有說。

◎偽外蒙共和國改革軍事政治組織。

◎顧祝同赴吉安成立綏靖公署。

◎倫敦海會量的談判已成僵局，今日轉入質的談判，英日專家開始會談。

◎日議會開會，廣田外相說明外交方針。

◎墨西哥總統嘉登納斯就職，並發表新內閣名單。

◎法外長賴伐爾向衆院闡明外交政策，俄法攜手，維持和平，促請德國重返國聯。

◎埃及國王馮特一世，下令解散國會，取銷憲法。

十二月一日

◎張學良抵京，談此來係出席五中全會，並謁蔣軍委員長報告勦匪軍事。同行者有沈鴻烈及顧問端納等。

◎全國職教勞作展覽會開幕。

◎最高法院檢察署長鄭烈，調查史量才案，事畢返京。

◎財部令各機關，年終餘款應一律解交財部。

◎駐國特派綏靖主任公署在漳州成立。

◎王寵惠及孫科離滬南下，與西南協商時局。

◎法國拒絕日本共同廢棄海約。

◎日議會實質問題劇烈，政黨排斥軍部獨裁企圖。

◎偽滿煤油專賣問題，美國向日提嚴重抗議。

◎蘇聯中央執行委員基洛夫遭暗殺。

同 二日

◎軍事委員長蔣中正通電蘇浙等十六省實施人民服工役，於電到兩月內規定施工程序，詳報南昌行營。

◎平市長在京訪內外兩部要員，商北平建設文化遊覽區。

◎河北新省委宣誓就職。

◎遼東義勇軍首領王殿揚遇害。

◎新嘉坡，英海陸空軍舉行操演。

◎海軍談判復有新希望。

◎波羅的海三協商國密切團結，贊助東歐公約計劃。

同 三日

◎孫科王寵惠抵港。

◎西南執委會集議時局。

◎德王雲王代表補英謁汪院長報告蒙古情形，並請補領蒙政會費十二萬八千元。

◎蔣鼎文自南昌返龍巖。

◎浙主席魯滌平辭職。

◎南昌行營公佈收復寧化。

◎財部從嚴取締未立案各銀行。

◎日本緊急閣議，決定單獨廢棄海約。

◎法殖民地經濟會議在巴黎開會。

◎英法德三國進行新蘇解運動，動機出自退伍軍人團體。

◎美總理赫爾表示贊同英美合作，應付遠東時局。

◎法德兩國商定關於薩爾問題之協定。

同 四日

◎行政院決議河北省會由天津移設保定，駐德公使劉崇傑免駐奧公使兼職，另設駐奧代辦。

◎胡漢民孫科王寵惠在港晤談，據王云結果異常圓滿。

◎新疆建設委員會全體會議。

◎行政院令冀省府派員入京，會商平市劃界問題。

◎國聯與我技術合作兩專家寇辛沃摩度抵滬。

◎意國答復日本，拒絕共同廢棄海約。

◎倫敦明年召集世界航業預備會議。

◎倫敦海會英美考慮日廢約後應採手續。

同 五日

◎中政會決議：一、特任朱培德代理參謀總長，唐生智為訓練總監，陳調元為軍事參議院院長；二、准內長黃紹雄辭職，遺缺由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兼任。

◎劉湘再謁蔣委員長，孔財長商勦匪與財政。

◎孫科王寵惠抵廣州，訪晤陳濟棠李宗仁。

◎于監察院長向中央提請嚴懲故宮古物盜賣事件。

◎蘇俄槍決恐怖黨及陰謀者六十六人。

◎國聯公布薩爾問題報告書。

◎法外長賴伐爾提議組織國際軍隊維持薩爾投票秩序。

同 六日

◎陳濟棠等與孫科王寵惠討論時局。

◎中政會決議五中全會准於十日開幕，憲草送全會討論。

◎接收馬蘭哈問題，因日方不同意我方方案，擱淺。

◎國聯專家寇辛，沃摩度訪晤經委會汪蔣兩常委。

◎華商紗廠聯合會續向行政院實部請願免加紗稅。

◎美國重申維護海軍現行率。

◎日臨時議會政友會與岡田內閣正面衝突。

◎國聯通過薩爾問題報告書。

◎德覆文贊同國際警隊入薩爾。

◎南國驅逐匈僑出境，兩日間數逾千人。

同 七日

◎孫科王寵惠到港，再度訪胡漢民，王談赴廣結果圓滿，孫科離港北來。

◎參謀次長賀耀組出使土國，遺缺由楊杰繼任。

◎日驅逐華僑案，外部第三次復文草竣。

◎首都肅清煙毒委員會成立，推葉楚傖朱培德等爲常委。

◎黃郛派李擇一晉京，接洽內政部移交事。

◎日衆院通過預算案，政友會態度軟化。

◎國聯開始討論南匈案，兩國代表互相責難。

◎匈政府向南國抗議驅逐匈僑。

◎阿比西尼亞人突襲意哨兵營。

◎巴拉圭軍乘勝挺進，玻利維亞軍繼續潰退。

同 八日

◎孫科偕粵六委北上，王寵惠仍留港與胡漢民續商團結。

◎首都連日逮捕煙犯一千數百名，勒令戒絕，任何吸煙惡

證無效，凡販賣鴉片及吸食白麵紅丸嗎啡烈性毒品者，決概

予槍斃。

◎內部召開莫平劃界會議，雙方意見相距仍遠。

◎意大利與阿比西尼亞軍隊衝突，兩國互提抗議。

◎南斯拉夫仇視匈牙利，中歐局勢益形緊張。

同 九日

◎五中全會籌備就緒，中委已到一百十餘人。

◎殷汝耕柴山偕訪津日駐屯軍司令梅津，接洽玉田民團

事件。

◎中政會飭查究盜賣古物案。

◎湘桂軍會合堵擊殘匪。

◎開辦馬家溝礦工反對包工暴動。

◎新加坡警察查究日人間諜案，若干日人現被看管。

◎南斯拉夫政府下令停止驅逐匈僑。

同 十日

◎五中全會開幕，推蔣中正汪兆銘等七委員爲大會主席

團，分黨務、政治、軍事、經濟、教育五組審查提案。

◎首都及各地舉行勸匪勝利慶祝大會。

◎劉湘離京乘輪西上，抵漢後換乘飛機返川。

◎津八里台日飛機場竣工。

◎粵路火車互撞傷二十八人。

◎孫科南行圓滿，偕粵委關素人等抵滬，入京出席全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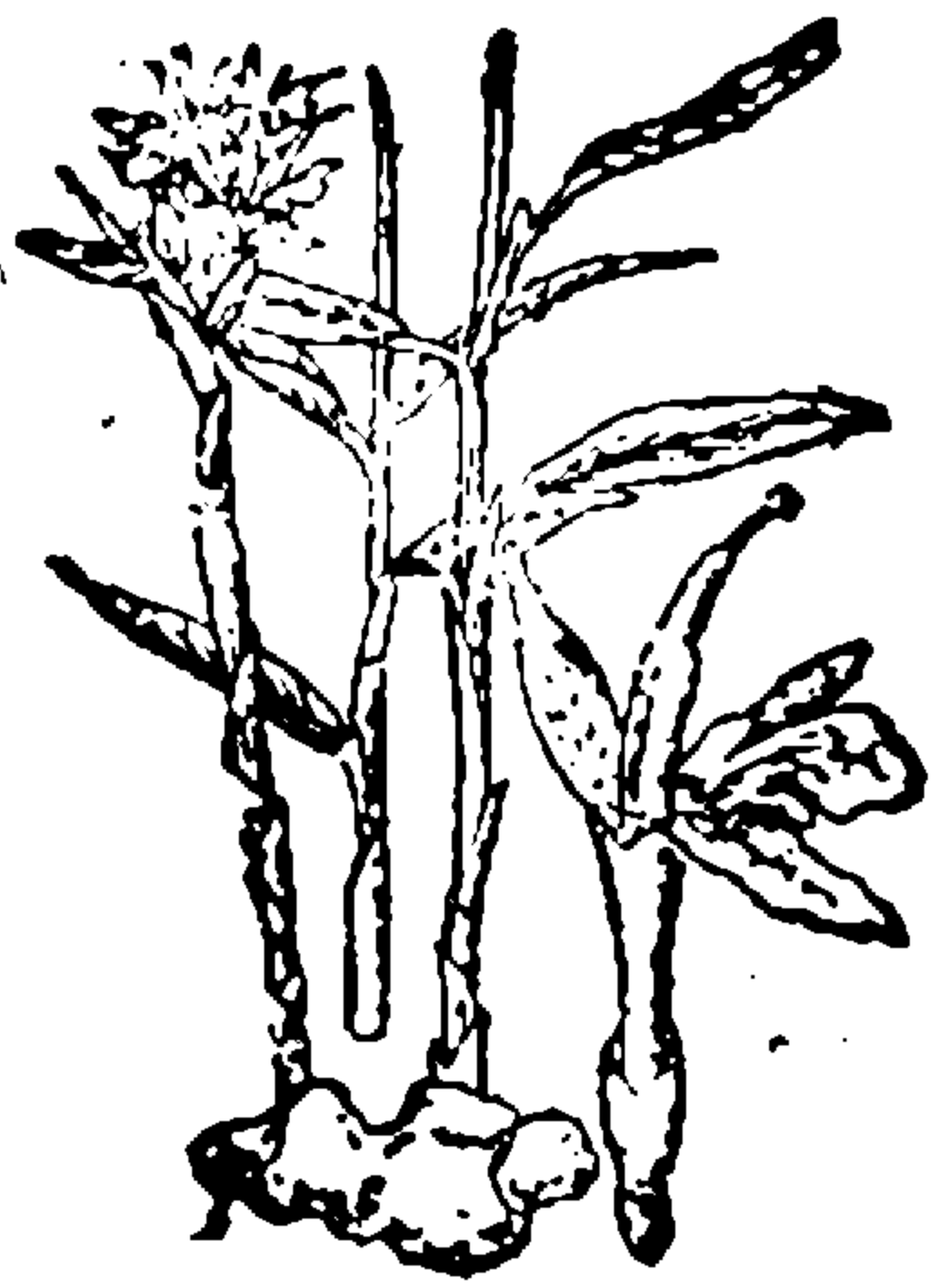
◎南匈緊張局面，因英代表排解奏功，已緩和。

◎日本任南次郎爲關東軍司令官，駐僑滿大使兼關東廳

長官。

◎日本六十六屆臨時議會閉幕。

◎俄恐怖犯三十七名解軍法庭審訊。



商務印書館譯印

世界文學名著

〔英國戲曲〕

- 羣衆……………朱復譯 四角
John Galsworthy: The Mob
人與超人……………羅牧譯 一元
Bernard Shaw: Man and Superman
聖女貞德……………胡仁源譯 六角五分
Bernard Shaw: St. Joan

法國戲曲

- 心病者……………鄧琳譯 四角五分
Moliere: Le Melade Imaginaire
史嘉本的詭計……………唐鳴時譯 三角
Moliere: Les Fourberies de Scapin
半上流社會……………王了一譯 七角
A. Dumas Fils: Le Demi-Monde
討厭的社會……………王了一譯 六角五分
Edouard Pailleron: le Monde ou l'on s'ennuie
生意經……………王了一譯 七角
Octave Mirbeau: Les affaires sont les affaires
愛……………王了一譯 四角
Paul Gerdely: Aimer
伯爵賽侯爵……………王了一譯 五角
Henri Lavedan: Le Marquis de Priola
我的妻……………王了一譯 七角
Paul Gavault: Mademoiselle Yvette, ma femme
賣糖小女……………王了一譯 七角
Paul Gavault: La Petite Chocolatiere
戀愛的婦人……………王了一譯 六角
Porto-Riche: Amoureuse
佃戶的女兒……………王了一譯 四角五分
Emile Erckmann et Alexandre Chatran
婚禮進行曲……………王了一譯 七角五分
Henry Bataille: la Marche Nuptiale
母愛妻愛……………羅玉君譯 六角五分
Paul Nivoix: Amours
巴瓦列先生底女婿……………楊彥劭譯 四角五分
Emile Augier et Jules Sandeau: Le Gendre de Monsieur Poirier
西哈諾……………方千里譯 一元二角
Edmond Rostand: Cyrano de Bergerac
婀娜女郎……………羅玉君譯 四角
Alphonse Daudet: L'Arlesienne
沙翁……………王了一譯 五角
Alphonse Daudet et Alolphe Belot: Sapho

- 孟德斯榜夫人……………李璣譯 三角
Romain Rolland: Le Montespan
七月十四日……………賀之才譯 六角五分
Romain Rolland: Le 14 Juillet
醫學的勝利……………黎烈文譯 四角五分
Jule Romains: Le triomphe de la Medecine
妬誤……………黎烈文譯 三角五分
J. J. Bernard: Le Feu qui reprend Mal

德國戲曲

- 史推拉……………湯元吉譯 三角
J. W. von Goethe: Stella
克拉維歌……………湯元吉譯 三角
J. W. von Goethe: Clavigo
奧里昂的女郎……………關德懋譯 七角
Friedrich von Schiller: Die Jungfrau von Orleans
寂寞的人們……………鍾國仁譯 六角
G. Hauptmann: Lonely Lives
新聞記者……………柯一岑譯 六角
Gustav Freytag: Journalist
春醒……………湯元吉譯 五角
Frank Wedekind: Frühlings Erwachen

美國戲曲

- 天外……………古有威譯 五角五分
E. G. O'Neill: Beyond the Horizon
加力卡斯之月……………古有威譯 八角
E. G. O'Neill: The Moon of the Caribbees
真話……………唐曉如譯 六角五分
Clyde Fith: Truth

〔俄國戲曲〕

- 但頓之死……………林適夷譯 五角
Aleksej N. Tolstoj: La Morte De Anton

〔挪威戲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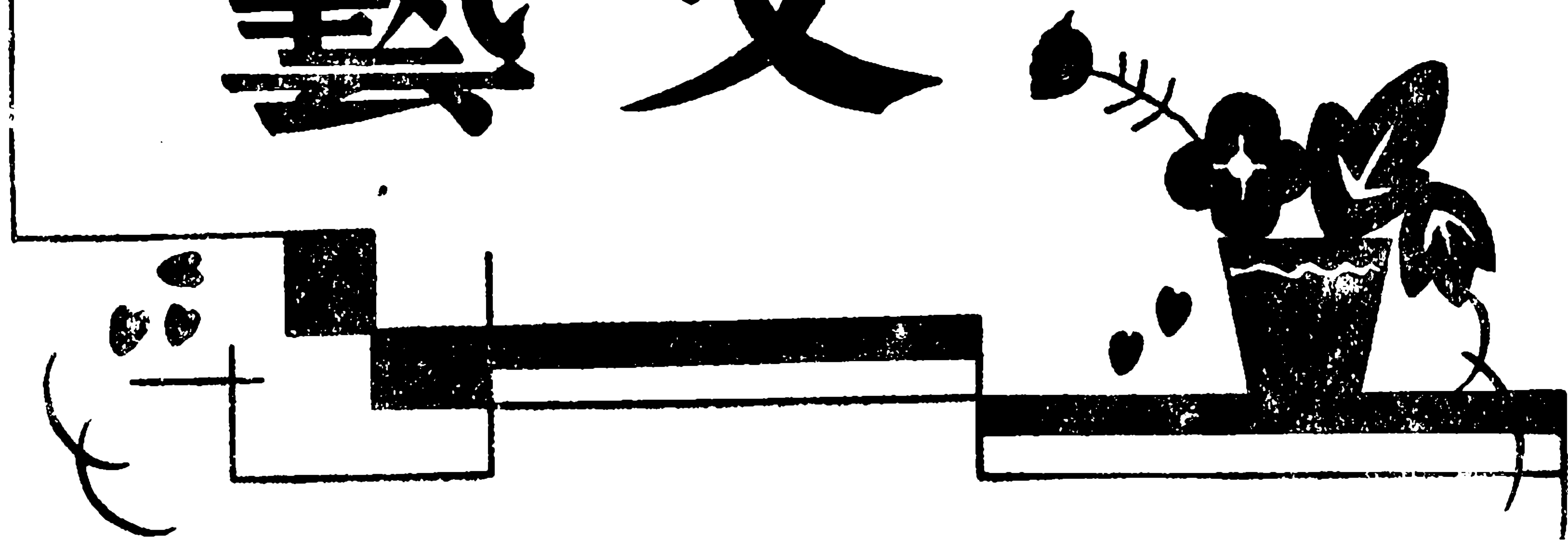
- 破產者……………郭寄石譯 六角
B. Bjornson: The Bankrupt

〔比利時戲曲〕

- 圮塔……………靜子譯 四角
M. Maeterlinck: Aglavain and Selysette

(本叢書中各國小說)詳廣告

藝文



裕興池裏

老舍

戴水晶墨鏡的那個，我聽出來，是尤二爺。

他們一共有五六個人，可不是一塊兒來的。尤二爺和那個鬍子是最先到的。尤二爺的臉真白。他知道自己的臉白，一會兒用手摸摸，一會兒摘下墨鏡向鏡子裏掃一眼。他不是唱花旦的——他不會唱花旦的那種特別的笑法——可是有點兒像。他們都穿着絲襪子，雖然那個鬍子至少也有五十多歲了；尤二爺看看嗎，也就是三十四五的樣兒。

裕興池的夥計跟他們很熟：他倆的姓、住址、電話號碼、吸什麼牌的煙，龍井還是香片，他們都知道。他倆一進來，夥計好像忽然多出幾個；一向我不曉得裕興池有這麼多幹活的。拿煙的拿煙，砌茶的砌茶，遞手巾把的就是兩個，打電話的打電話。他倆知道這些夥計小名兒，夥計也歡迎他們這樣叫着。煙茶來齊，電話還叫着，尤二爺把墨鏡摘了放在桌上。叼着極細極長的煙嘴，話隨着煙從嘴角鑽出來：『五哥，我不在乎那幾個錢；輸了贏了的還算回事，不在乎錢；牌品，我說的是牌品！早知道有他，我就不要！』

五哥——那個鬍子——已把絲襪子脫了，串着指縫：『沒什麼，趕明兒再湊一局，還約上他，圓過這個場；這麼攔着也不像是回事，也沒什麼。』

『咱不在乎那幾塊子錢；哎，子元！』
子元進來了，穿着洋服，四十來歲，胖胖的，鼻子上滿是笑紋；立好了向五哥和尤二爺鞠躬：『晚來一步！都有茶了！』

五哥趕緊停止串腳縫，用『原來當』的手遞煙，子元雙手去接：『哇，哇，』鼻子上的笑紋過了眼

睛，上了腦門。

「子元哥，」尤二爺拍着自己的木床，「這兒！昨天的那個鱧兒，」

「就是，」

「我不在乎那點錢，講的是牌品，」

「就是，」

「子元，」五哥串了下兒滿意的，偷偷聞了聞：「得給他們圓上這

個鱧兒，老這麼攔着也不像回事兒，」

「就是，五哥，那誰——」

「六條的電話叫來沒有，小四兒？」五哥問。

「那誰——」

「叫不通，」

「先叫馬科長那裏！」

「那誰——」子元忘了下句，「可不是。」

「不在乎，」

「子元，」

尤二爺和五哥說到了一塊。尤二爺嚷了：「五哥？」

「我剛要說這個，趕明兒咱們得圓上這個鱧兒，別，」

「五爺，電話！」

「馬，馬！」五哥忙着喝了口茶，忙着把煙頭扔在地上，忙着又點上

一支，一手提着褲叉，忙着慢慢的走了。

「子元哥；常玩，還能在乎幾塊子錢？你昨天沒加入，可是總該看見

了他那是怎麼打呢？我告訴你，子元哥，氣得我一夜沒睡好，」

「就是，五哥說的好，圓上這個鱧兒。」

「咱不在乎那幾，」

「得圓上，」

「子元，」五哥叫，「馬科長跟你說話。」

「喲，你們二位，失陪，馬科長電話，」子元向剛進來的兩位立正鞠

躬。

「子馬，元科長，」

「是的，五哥。」

「華亭，孟康？」尤二爺拍着木床，「這邊！我說，昨個那一場！一夜沒

睡，我不在乎那幾塊錢；牌品，牌——」

「五哥！」華亭和孟康一齊立起來叫。

「坐！我說，咱們得給他們圓上昨天那個鱧，這麼攔着不像回事。」

五哥坐下，手伸到褲叉裏抓着。

「當然！」華亭的聲兒粗，孟康的聲兒細，一齊這麼說，合着音。

華亭是個一簍油，臉上溼漉漉的有層灰，像落上土的炒花生米；穿

的很講究，右手食指上戴着個半斤多重的金戒指；進來就脫衣裳，大模

大樣的展覽肚子。孟康是個細高挑兒，長脖小腦袋，臉上發綠，眼上有兩

青圈，像個給唱鼓書的彈絃子的，腰帶上繫着長杆煙袋。

「五哥說得有理，」華亭高聲的說，嗓子個帶着點痰，「得圓上這一場。常在一塊兒玩！」

「常在一塊兒玩，」孟康的眼神不足，可是非常努力的轉眼珠。

「五哥對了，得圓上這個髓！」

「馬科長，剛打來電，說今天晚上都到他那兒去，再湊湊，也約上他。」

二爺——

「就是，」子元回來：「科長說晚上都到他那兒去。」

「子元聽我的；我本來約大夥兒到我那兒去；既然馬科長這麼說，莫若今個先吃他，明天是我的。」

「我都好辦，有吃兒就行，」華亭哈哈的笑起來，拉着痰絲。

「五哥，」尤二爺叫，臉上微微紅了些：「我可是交待明白了，我可不爲那幾塊錢；他太不够朋友！」

全不言語了。華亭用熱手巾擦臉上的油灰，孟康轉着眼珠扒襪子，子元的笑紋由鼻子上慢慢往下溜，咧着點嘴。五哥叫：「小四！李二閒着哪嗎？刮臉！」

「叫李二，五爺叫！」小四的嗓子非常的尖。

「叫曹五修腳，修完再洗，疼的鑽心！」孟康的襪子還沒扒下來呢。

「我洗池子，」華亭知道非洗池子不能退油。

「五爺，那邊刮吧！」小四嚷。

李二也趕過來：「五爺，那邊刮吧！」

「曹五那小子呢？」孟康沒有好氣的問。

「就來，他在樓下作活呢，就來！」小四的尖嗓設法帶出頂甜的音調。

五爺走了。子元笑着跟了過去，「我也刮刮。」

我看出了神，也跟去刮臉。

怪不得「五哥」單找李二呢，我還沒看見過理髮匠有這麼和氣的——不願說他下賤。好像「五哥」的臉是電鍍的，李二給他抹胰子都怕傷了臉皮。

「子元，晚上你去？」

「稍晚一點，去總得去。」子元扭過頭去笑，擠癢了許多胰子泡。

「二爺，」五哥放低了聲，「二爺的話——」

「就是，」子元緊跟着嗽了一聲。

孟康來了。「五哥，二爺今天是——」

子元又嗽了聲。

尤二爺也跟來了。

「二爺也刮刮？」李二笑的把牙全露出來：「我叫張順去？」

「不用，我不刮。」尤二爺摸了摸自己的白臉，立在五哥的旁邊，叨着細長的煙嘴。

「我剛這兒跟他們說，二爺，」五哥的聲音使大家都聽到。李二登時停住了刀子，笑着等五爺說完。「前兒個我上馮三爺那裏去湊。這個

老傢伙；他六十了，比我大四歲；當着兩姨太太，他跟我說，你猜什麼？五哥自己先笑了笑，李二陪着。『五爺，他說，你當我叫她們閒着呢？饒不了她們；不信，你問問她倆！』招得兩位姨太太都不好意思了；這個老傢伙也別說，倒是真棒，真棒！

『我要是能那麼棒，多抖！』孟康的長脖子緩慢的俯仰了兩下。

『孟康你也不弱，別看不胖！坐下二十四圈，你比誰弱？』五哥問。李二又停了刀子，笑得好像混身都直癢癢。

『就是，』子元完全承認這是事實。

孟康對鏡子照了照，用力睜眼，青眼圈確是小了些，笑了一下。

尤二爺的臉還紅着點，眼睛來回掃着大家；極慢的往外噴着煙。

『五哥，晚上我去不去呢？』

『怎好意思不去呢；本來是我的請，吃馬科長還不是一樣？反正是咱們這夥人。』

『我先洗去了，』孟康說，『曹五這小子大概是死了！』

『洗完再修也好，』尤二爺趕着說，很和氣，有點無聊。

『你問子元，』五哥說：『我是不是先約的馬科長，子元？』

『是，五哥，』子元的頭立起來，用刮過的半邊臉代表着全體的笑

意。

『我先約的他，他說他已經預備了；不去不大好意思，是不是？』

『不是，』尤二爺心中似乎有點發亂，『我倒不是驚扯，咱們不在乎那點錢！』

『當然，』子元的頭又立起來：『我其實還有事；不去可不好意思！我得晚一點，也晚不了多少！』

尤二爺點了幾下頭，臉上透着思想很深沈，走過子元這邊來。

『二爺不刮刮？』子元問。

『洗完再說。』尤二爺搭訕着走出去。

『子元，』

『五哥，』

誰也沒說什麼。

我先刮完，可是捨不得走，掏掏耳朵吧。

掏淨一個耳朵，他們都完了。

他倆走出理髮室去，曹五拿着傢伙包兒走進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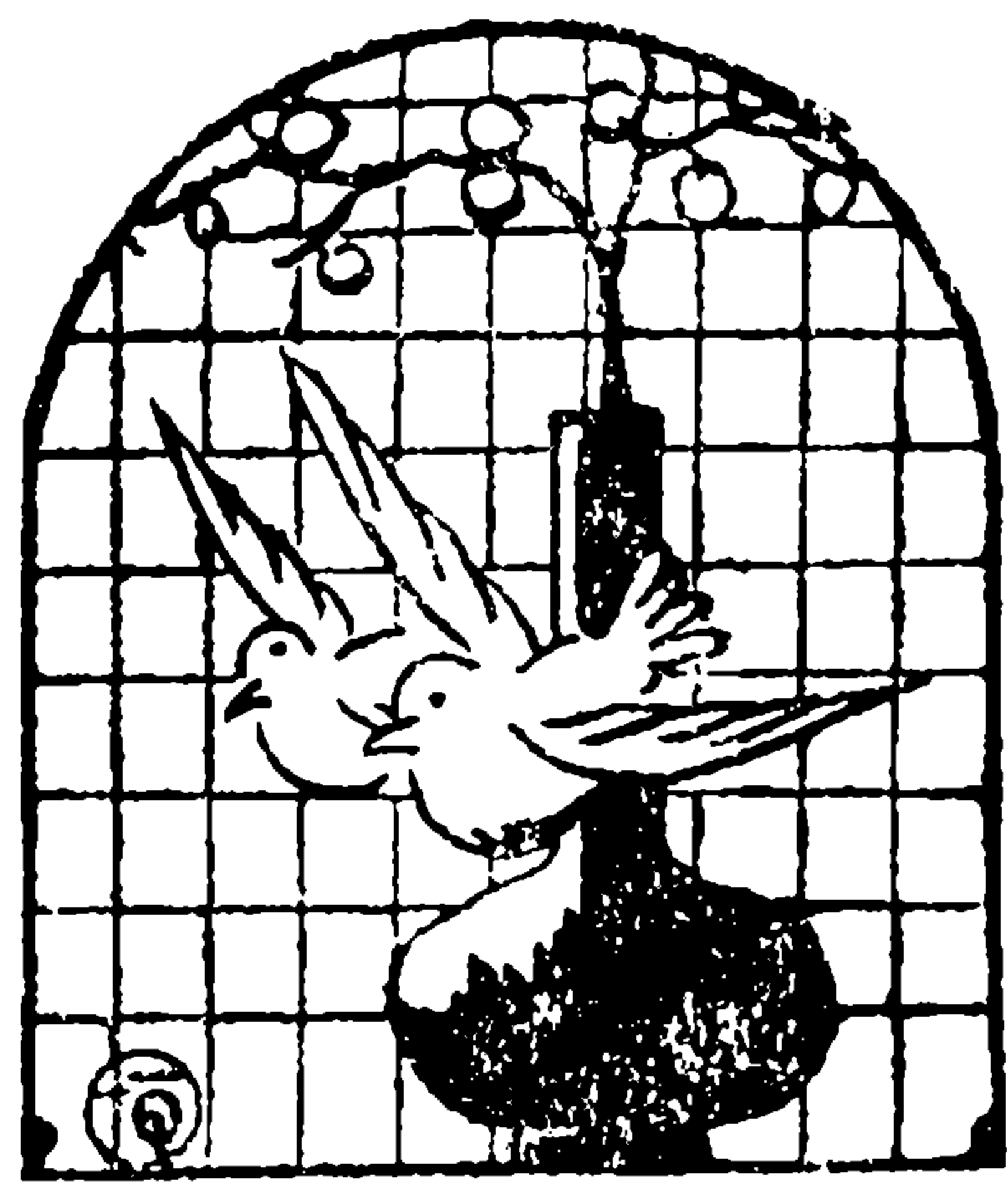
『曹五，人家找你半天了！』李二很不滿意的樣兒說。

『又是那羣王八兔子賊呀！』曹五往我這麼看了一眼，看我是生

人，他放大了膽：『他們歸了包堆的奶奶！』

我多給了一毛的小賬；要是曹五給我刮了臉，或是修了腳，我至少得給一塊。罵得真脆！要是有人把這羣玩藝兒都煮巴煮巴當狗肉賣，我

一定都買來，倒在河裏去請十八個開開齋。



私鹽船

周楞伽

靜靜的夜，連一些聲音都沒有。

月亮掛在天邊，像一面小圓鏡。下面河水裏也倒映着一個。河水是墨黑的，裏面倒映着的月影，也就越加顯得明亮。

突然——

一隻烏篷船，「一呀」「一呀」的響着，從黑暗的地方慢慢的搖近過來，把河裏倒映着的月影，撞破做千萬個爛銀的碎片。月光很明亮的照在船梢頭，船梢頭搖櫓的共是三個人，兩個年青的漢子和一個流着辮子的少女。

船吃水很深，船舷幾乎有一半沒在水裏。船艙裏不時有一陣重濁的鼾聲發出來，牛鳴似的，和着「一呀」「一呀」的櫓聲，在夜的靜寂的空氣裏發響。

這是一隻私鹽船，纔從邵伯湖裏下來，預備搖到江南去做一些生意。因為已經安渡了幾處關卡，就是前邊關卡上的人員，也多半買通了關節，決不會有什麼事故發生，所以船上人都很安心。名叫筱山的那個

老年船主，已在船艙裏睡熟了，儘讓他的女兒阿鳳，在船梢頭，和船上僱用的兩個夥計搖櫓。

兩個夥計都是江北人，身材高大的一个叫金生，另一個稍矮的叫桂生。他們都愛着船主的女兒阿鳳，並且都存着一個心，想得到阿鳳做自己的老婆。所不同的是金生的年紀大些，面皮老些，能够把他的心思在阿鳳面前披露出來，而桂生卻吃了人小面皮嫩的虧，只好把愛她的心思埋藏着，不敢在她面前露一些口風。

現在是金生在中間搖櫓，桂生在他左邊，阿鳳在他右邊。這是他的一種好打算，因為這樣既然可以多和阿鳳接近，又可以把桂生和阿鳳隔開，免得他們有發生情感的機會。

夜是靜靜的，六月的晚風吹得人渾身發軟。這風，把阿鳳身上所特有的一種少女的肌香，帶進了金生的鼻孔裏，聞得他的心迷迷糊糊的。他望望天邊的月亮，又望望阿鳳，忽然笑着對她說：

「你看，這月亮，倒有些像你的面孔哩。一樣白！一樣圓！」

回答是一個白眼，阿鳳儘管低着頭搖櫓，不作聲。看了她這模樣，金生的心更加癢了，他情不自禁的一面搖櫓，一面唱起當地流行的一首小曲來。

俏人兒，

我愛你風流俊俏，

風雅是天生。

我愛你人品好，

作事聰明，

說話又溫存。

我愛你非是假，

千真萬真，

夙世良緣分。

易求無價寶，

真個少，

難覓有情人。

何日將心趁？

我有句衷腸話，

欲言我又忍，

不知你肯不肯？

欲言我又忍，

不知你肯不肯？

曲子裏的意思是很明顯的，阿鳳不但聽得懂，而且她也會唱。不過她怕羞，不好意思唱出口。現在見金生竟把來挑逗她，她不禁有些動怒了，忍不住罵了一聲：

『油嘴，你再敢唱！』

金生吐一吐舌頭，向桂生扮了個鬼臉，嘴閉上了，手裏的櫓卻搖得加勁起來。

其實他這心思是白費的，阿鳳的心裏並沒有他的影子存在，並且非常討厭他。她討厭他那長長的馬臉，那塌鼻頭，更討厭他那種日常對她捏手捏腳的舉動。倒是那始終對她規規矩矩的桂生，比較要多得她一些好感。不過她的心也並不向着他，這因為她素來有一些自負，不願意像平常鄉下人家的女孩兒們一樣，嫁一個不如自己的粗人。她要嫁，至少得嫁一個有錢人家的少爺，會得體貼女人們的心思的。

這時，船艙裏突然一陣響動，接着又是一陣咳嗽聲，便有一個蒼老的聲音，從裏面送出來說：

『阿鳳，搖到哪塊啦？』

櫓聲拖長了一下「呀」的尾音，停頓住了。在船梢頭搖櫓的三個人的眼光，都從篷頂上望到前面去。前面月光照不到的黑暗所在，猛

可裏亮起十來星疎疎落落的燈火。憑着久在江湖上行走的經驗，他們一望就知道前面是個鎮，並且是個大鎮。

「快要過鎮了，還搖勿搖？」

「別搖嘍！當心撞着水蛤蟆。」還是搖進汶裏去。」

槽聲又響起來了，在最前端搖槽的桂生，猛的一個翻身，從槽下鑽出去，踏着船舷，走到了船頭，嘩琅琅的取起竹篙來撐船。船慢慢的轉灣了。就在這時候，艙門碰的一響，鑽出一個鬚髮斑白的老年人來，這就是船主筱山。他的腋下挾着一枝短短的馬槍，精神還是很壯健的。

船緩緩進了一條黑暗的港汊，在一叢蘆葦中停泊下來。一天的勞動，一天的提心弔膽，就這樣終止了，各人都止不住打了個深長的呵欠。

「睡吧！明兒還得辛苦哪！」

說了這話的船主筱山，攜着阿鳳的手，重新鑽進船艙去了。剩下金生獨自站在船梢頭，眼睜睜的望着艙裏。直到艙門關上了，纔嚥下一口涎沫，沒精打彩的攤開被鋪來睡。

天亮了，幾隻鳥兒在樹巔上「叮叮」的着噪着。遠處有一些白色的炊煙，從農家的屋頂上升起來，裊裊的飛入露裏，和重濁的霧混合在一起。

船上的人都醒得很早，常常天剛透出一些魚肚白色，就都起來燒行灶，盥水洗臉了。這天因為靠近了一個大鎮，預計有一筆生意好做，

當然更不敢怠慢。還沒有到八點鐘，大家已都把早餐用過。阿鳳先動手打扮：她打通了辮子，改梳一個家常髻，又把一塊藍布帕子包住了頭，裝扮成上鎮來探親的鄉姑模樣。然後提起那早就預備好了的長柄籃來，揹上肩頭。籃裏藏着一大包私鹽，上面卻用一些土產遮蓋着，掩飾人的耳目。

「爸，我去了。」

「阿鳳，路上當心點嘍！」

阿鳳應了一聲，便從艙裏走上船梢頭去。船梢頭的金生，早把跳板架好了。瞧着船主筱山不在身後，他便賊忒嘻嘻的在阿鳳臂膀上捏了一把，笑着低聲向她說：

「你今天真體面！」

「啐！」阿鳳嬌嗔地吐了他一口涎沫，便格格登登的踏着跳板，走上岸去。岸上是一條泥濘的小路，在這條路上走上十來步，跨過一座小石橋，纔是通到鎮上去的石子路。

石子路在阿鳳眼裏很熟，好像不久以前會走過一般。她心裏不禁想了：如若是老地方，則近處該有一家打鐵店，打鐵店過去，便是緝私營衙門。

果然，她剛這麼想着，便有一陣「叮叮噹噹」的打鐵聲，鑽進她耳鼓裏來。接着，她的眼前便現出了一根高高的旗杆，旗杆頂上挑着一面白地黑字紅鑲邊的大旗，旗杆對面有兩個黑衣警士，荷着槍來回梭巡，

兩扇黑漆牆門直洞洞的敞開着，門外還掛着兩塊虎頭牌。

阿鳳不禁吃了一驚，連忙裝做沒事人模樣，放開脚步，走了過去。她想不到真會走到老地方來。這老地方，把她幾乎忘懷了的一件事，重又引回她的記憶裏來了。

那還是去年八九月間，他們的船曾在這裏停泊過一次，她也曾像今天一樣，上岸去做過一次生意。用着賣私貨的慣例，先敲開一家家的門，然後問一聲：『要買鹽哦？』一塊錢八斤。』生意做得很順利，籃裏的鹽逐漸減輕了重量，袋裏的錢卻逐漸增加起來。最後到了一家石庫門裏，鹽已經剩得不多了。

石庫門裏的陳設很富麗，一望而知是一個有錢人家。客廳裏坐着兩個人，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和一位眉目清秀的少爺。她的眼光偶一觸到那少爺臉上，心就不禁卜卜一陣跳。她真想不到世上居然會有這樣比女人還姣好的男人，並且樣子又那樣溫文。

而最使她喫驚的，是這家人家用的竟是尋常十六兩一斤的小秤，而不是像旁的買慣了私鹽的人家一樣，用二十四兩一斤的大秤。

『啊！』她不禁驚呼起來了。

『什麼？』那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問。

『沒什麼！』她臉紅紅的，又偷空望了那少爺一眼，恰好接着了他投射過來的眼光，這使她的臉更紅了。她連忙低下頭去，借着稱鹽，遮掩她心頭的不安。

生意做成了，八斤鹽恰恰抖盡了她那個白布鹽包的底。從那老太太手裏接過一塊錢來，揶着空籃出門，她的心頭開始起了兩種不同的感覺：一邊是歡喜，因為八斤鹽其實只有平常用大秤時五斤多。一邊又覺得有些空虛，好像失落了什麼東西似的。

這樣走了一會，忽然有一個生疏的聲音在她背後喊了。

『喂！賣鹽的。』

她回過頭來一看，心突然跳得更急促起來。喊她的不是別人，正是方纔在客廳裏的那個少爺。他站在她身後，白皙的臉距離她的臉還不到一尺遠，從他的身上，送過來一陣陣男性迷人的香氣。

『幹麼？』她低着頭，不好意思地問。血液沸湧到她頭上來，她的面部飛紅的，連耳根都覺着熱了。

『我想問你買些鹽。』

『買鹽？剛纔不是已經買過了？』

『不錯，買過了。不過我還想問你買些。』

說着這話時，他很快的從衣袋裏掏出一塊錢來交給她。

她迷惘地接過了那一塊錢，幾乎像失了知覺似的，把來在手裏玩弄着。但即刻她便醒悟了過來，連忙紅着臉把錢還給他說：

『鹽沒有了。』

『不要緊，你先把錢帶回去，回頭再送鹽來。』

她遲疑地把錢收了，仍舊立着不走開，想他或者還有話說。但他卻

不再向她說什麼。兩個人在街道上對立着，臉上都有些不好意思。四圍是靜悄悄的，一個行人都沒有，住戶也都關着門。她很希望他對她能有進一步的動作，可是等了一會，見他還沒有動靜，也就只好勉強帶着不願的心情離開了他。

回到了船上，恰好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故，船不能不提早開行。於是，她便連送鹽上岸，再和他接近的機會都沒有了。她把那一塊錢珍藏着，並不告訴父親，同時心裏卻深深的刻進了他的印象，這使她再也看不起船上的金生和桂生兩個粗獷的夥計。她覺得，她將來一定要嫁一個像他那樣的如意郎君，纔不枉生了一世。

現在，她又走到這鎮上來了。回憶使她本能地把手捫了捫衣袋。衣袋裏還藏着那一塊錢，手捫到了袋上，一種堅硬而又溫暖的感覺便震盪了她的心。想到他那白皙的容貌，想到他那柔和的談吐，她的心不禁有些迷糊起來了。她覺得，現在最要緊的事，是把背上的鹽送八斤到他家裏去，挽救她已往的過失。也許因此可以和他接近，可以和他發生情感……她不敢再往下想了，心只是卜卜的在她腔子裏跳。

路在她的記憶裏還是很熟的。她記得那家石庫門，是在路中心的一條小巷裏，從左首倒數過來，恰恰是第四家。於是，她便很快的向着那巷裏走去，一直走到巷底，纔回過頭來，數着左首的人家。一、二、三、四、目的地出現在她眼前了，但卻使她吃了一驚。

那兩扇石庫門並不像往常那樣緊緊的關着，現在是連儀門都開

放了，從外面可以一直望到內裏的客廳。客廳裏裝飾得一片素白，門前高高矗起了兩隻白紙藍字的燈籠，當門設着一座鼓架，鼓架旁還有一隊吹唢吶的，圍坐在一張方桌旁邊。這時，正有一個衣冠楚楚的人向門裏走去，鼓架上的鼓發出了「瑟瑟」兩響，那一隊吹唢吶的，便都把唢吶放到口邊，「嗚哩嗚哩」的吹了起來。聲調抑揚疾徐的，聽進了人耳裏，只覺得悲壯而又淒厲。

這景象，她一見便知道裏面是在開吊。

一個疑問打擊着她的心：「到底是誰死了呢？」但即刻她便爲自己找着了解答，死了的人一定是那慈眉善目的老太太，這只要從她的年歲上看，就可知道她是活不長久的。

雖然在心裏作着這樣的解答，畢竟還有些拿不穩，於是她便立在門前，想從旁人口裏刺探一些消息。時間一刻一刻的過去，進出的人非常多，但卻沒有一個理會她，她不禁有些着急了。瞧着門裏正有一個僕人走出來，她便大着膽子，迎上前去問道：

「你們家到底是哪個人死了？」

那僕人好奇地打量着她，過了一會，纔冷冷的說了聲：「少爺！」

「少爺！你們家有幾個少爺？」

「還有幾個嗎？有幾個就好啦！」那僕人說着，很不高興的撇開她走了。

一個大的打擊臨到了阿鳳頭上，她的頭腦完全昏亂了，耳朵裏嗡嗡

噙的響個不停。但她還不肯死心，還在作着萬一的希望。她重又走向巷底去，重又回頭挨次的數過來。直到明白她所數的沒有錯，死了的人確實是去年向她買鹽的那個少爺時，她纔絕望地立住了。

這真是她所想不到的人事，變遷會有這樣快，僅僅是半年多不見，那樣一個溫柔可愛的人，就已離開她，走向另一世界去了。現在，成問題的，不僅是無從當面交給他所買的那八斤鹽，並且在她心裏，還有着一種無可補救的損失。自從她和他作了那一次簡單的生意談話以後，她的心裏就隱隱抱着一個願望，非他那樣的人不嫁；可是現在，這願望卻永遠沒有滿足的一天了。她更從何處去尋找一個像他那樣的男人呢？縱使有那樣的男人，也不見得會愛她的。她的心完全冷透了，眼前的一切幾乎無往而不是空虛。良久良久，一滴熱淚不自覺的從她眼裏落到衣襟上來。

她揩着籃，無目的地胡亂向前走着，連這次出來到底是爲了什麼事，都幾乎忘掉了。她只想走到一個無人的地方去，痛痛快快地哭一場，爲了隱藏在她心頭多時的那個願望的沒落。

忽然，她的肩上覺着有一隻粗壯的手拍了一下，她急忙回過頭來看時，不禁吃了一驚。原來她的身體，已離開了熱鬧的街道，走到一片荒野裏來了，面前正站着一個穿藍布制服臂上圍着紅字袖章的人。一看他那模樣，就知道是一個緝私營的鹽警。

『幹麼？』阿鳳心裏急得卜卜發跳，表面上卻裝做沒事的樣子問。

『好妹子，你到哪塊去？』那鹽警嘻皮笑臉的說，手脚都顯得有些不安靜。

阿鳳的膽子不禁壯起來了，她所怕的是那鹽警問她背上的籃裏裝的是什麼東西，那她這走私的人，就將不免因私貨的查出而犯罪。現在見他不注意她籃裏的貨而注意她本身，覺得正是一個脫逃的好機會，於是，她便反而沉下臉來喝他說：

『你這人怎幹的？青天白日調戲女人，是要砍頭的哪！』

『我不怕砍頭，說我調戲我就調戲你。』那鹽警伸手摸了摸阿鳳的下巴說。

『救命哪！救命哪！』阿鳳叫起來了，一壁轉過身來向前跑。她只想跑到人多的地方，告訴人們那鹽警怎樣調戲她，使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到他身上去，而掩蔽了她走私的痕跡。但事實卻不能像她的希望那樣，跑了還沒三五步，她的身體便被那鹽警一把抱住了。一種強大的力量使她不由自主的拋下了背上的籃，被他拉向一個墳堆後面去。

正在危急的時候，對面路上恰好有一個人走了過來，這無疑地是她的一顆救星。她連忙使勁一掙，掙脫了那鹽警的手，提高嗓子就喊：

『救命哪！救命哪！』

來人走近了，出於阿鳳意外的，不是別個，正是她船上的夥計桂生。

『桂生哥，這人調戲我，你快幫我對付他。』阿鳳急忙向桂生施了個眼色說。她的心裏仍舊很着急，惟恐桂生對付不了那鹽警。想起他在

船上時那種膽小無用的樣子，她覺得遠不如金生在這里好些。

不料桂生這時竟突然顯出他能幹的本色來了，他把阿鳳拉到身後，便冷笑着向那鹽警說：

「好好！青天白日調戲我妹子，我跟你上衙門評理去。」

聽到了「上衙門」三個字，本來是兩手叉腰虎視着桂生的那鹽警，態度開始變軟下來了。他望了阿鳳和桂生一眼，突然一語不發的，撥轉身來就跑。

這虎頭蛇尾的樣子，使桂生忍不住得意地笑了起來。他轉眼望阿鳳，阿鳳是正帶着一種悲喜交集的神情在一旁立着。見到她那模樣，久已埋藏在桂生心頭的一個愛她的心思，不禁又勃發起來了。但他在女人面前畢竟是膽小的，即使是在這寂無一人的荒野裏，他也不敢放肆的去挑逗她。他很拘謹的代她把籃提起來。籃一到他手上便分出了重量，他似乎有些奇怪，便用在船上慣常稱她的小姐稱呼對她說：

「小姐，你出來了這多時，還沒作過一次生意嗎？」

阿鳳不作聲，瞧着面前有一塊四方的青石，便一屁股坐下去，突然把衣袖掩着臉，嗚嗚咽咽的痛哭了起來。

這突如其來的痛哭，把忠厚的桂生嚇了一跳。他手脚無措的坐到他身旁去，笨嘴拙舌的說：

「小姐，怎幹的？你有什麼難過？是爲了鹽沒賣出嗎？這也不打緊，時候還早哩，我們再去做做生意看。就是真個賣不出，老板也一定不會怪

你的。」

阿鳳哭得更厲害了。她的心理並不如桂生所推測的那樣，而是因爲桂生提到鹽，觸着她心頭的隱痛，使她想到去年向她買鹽的那個少爺，想到那相對無言脈脈含情的樣子。現在是一切都變成空虛了，那「瑟瑟」的鼓聲和「嗚哩嗚哩」的噴啞聲，不僅顯示出這世上又少了一個人，而且也彷彿宣告了她心頭的自負和願望的破滅。她此後將把她的心寄託在誰個身上呢？只要一想到這上面，她的眼淚就忍不住像泉似的噴湧了出來。

看着她這模樣，忠厚的桂生心裏非常着急，同時另一種意識又使他止不住有些愛憐她，他竟完全忘卻了男女之嫌的，用衣袖來代她拭淚了。

阿鳳急忙把他的手一推，自動拭乾了眼淚，抬起紅腫的眼皮來向他望。桂生這時也突然悟到這舉動的不該，他是個忠厚人，一旦做了這樣一件錯事，惟恐阿鳳要因此當他是個不正經的痞子，一時間不禁面紅耳赤，手脚都顫抖起來。這忠厚靦覷的樣子，瞧進了阿鳳眼裏，覺得很好笑，同時她也止不住有些可憐他。爲了他日常在船上，並不像金生那樣，專門同她胡調，她本來就覺得他不十分討厭，現在是因着懷藏在她心頭很久的，那個願望的破滅，她的心失了寄託的地方，再加上他那不十分討厭的樣子，她不禁開始有些鍾情起他來。於是，她便有意無意的向他問道：

「你今年幾歲了？」

「十九歲。」

「十九歲，比我還大一歲呢。」說了這兩句話，阿鳳便沉默了，一種處女本能的羞澀限制着她，使她不好意思再同他多說什麼話。她只希望桂生能明瞭她的意旨，先對她表示親近，或者更進一步的對她做一些粗野的動作。不料桂生畢竟太膽小了，他只受寵若驚似的呆望着她，絲毫不敢對她撒野。這使阿鳳很是失望。想到從前因為羞澀，不敢先開口向那少爺說話，竟使機會從她手裏滑過，願望由隱藏而歸於破滅，她覺得現在要再不敢一些，把握住眼前這機會，說不定到將來，她父親會把她配給一個比桂生還不如的人。她不能再顧全羞恥了，瞧着四周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她便放大了膽子，向桂生問道：

「你配過了親沒有？」

這問話，使桂生的心接連跳了幾跳。他怔怔的望着阿鳳，從她的眼波裏，他領會到一種比話語還要有含蓄的深刻的情意。他的心跳得更厲害了。他知道，阿鳳現在對他已很有意思。這真是他所夢想不到的，快樂使得他的聲音都帶些顫抖的說道：

「笑話！像我這樣的人，有誰肯來跟我對親？就是我心裏喜歡着一個人，也不敢把喜歡着她的心思，對她說出來呢！」

阿鳳不禁有些感動了。她現在纔看出桂生實在有很多可愛之處的。他不但誠實忠厚，就是對女人也很懂得體貼，這只要看他方纔把衣

袖來代她拭淚的樣子就可知道。想起從前在船上對待他總沒有好笑的嘴臉，她不禁起了些歉仄的心情。她開始用逗引的口吻向他問道：

「你到底喜歡着誰呢？」

桂生的膽突然大了。他覺得眼前正是個絕好的機會，這樣的機會是可遇難求稍縱即逝的。他如若想戰勝金生，想得到她做自己的老婆，就不能放鬆這個機會。於是，他便鼓着勇氣答道：

「小姐，你心裏總有數的，我喜歡的人，除了你小姐沒別個。」

這雖是阿鳳意料中的回答，但聽着他這樣爽直地說出來，總不免有些害羞。她的頰上開始泛起了兩朵紅霞，同時心也微微在她脖子裏跳躍着。她故意裝做冷淡的樣子問道：

「你既然喜歡我，為什麼在船上，對我不像金生那樣胡調呢？」

桂生笑了。他因為愛着阿鳳，素來就很討厭金生日常對她那輕薄的舉動。現在覺得正可乘機向她獻一些慇懃，並給予金生一個打擊，使他再沒有和自己競爭的機會。所以，他便冷笑了一聲說道：

「金生，他不過是個痞子罷了，他哪兒是真喜歡你。你別上他的當，他要是真喜歡你，還會同你胡調嗎？」

阿鳳不再說什麼了，她只望着桂生笑。這笑的意思桂生很明白，那是帶一些感激也帶一些情愛。現在，他們的兩顆生分的心，已完全融合在一起了。這融合是怎樣的快捷，使桂生幾乎疑惑自己是在做夢。他悄悄咬了一下手指，覺着痛，知道不是夢，於是一種白熱的歡樂，便把他的

全身心包圍住了。雖然他是那樣的忠厚，但卻並不笨，他很知道在這樣的時間這樣的環境裏，宜於做什麼事。他開始輕輕的把一隻手搭到了阿鳳的腰肢上。

阿鳳這次可不再表示拒絕了，她並且把身子坐近他一些，使他的手臂得以成半圓形的環抱住她腰肢。這充分帶有誘惑意味的舉動，引得桂生的心微微發蕩，埋藏在他心頭多時的情慾，現在已達到了一發而不可復遏的地步。他向四周眺望了一下，突然一把抱住阿鳳，把他的嘴合到她的嘴上去。

兩人的唇吻接觸了，一種甘露似的甜味搖撼着這一對初經人道的年輕人的心，使他們各人都陷入了瘋狂的狀態裏，忘記了在他們以外的世界。尤其是阿鳳，她的全身都彷彿酥化到一無所有了。她只希望桂生把她再抱得緊些，唇吻貼合得再密切一些。直到他的嘴唇離開了她，她纔覺得她是被他欺侮了，忍不住含着羞意的在他背上搥了一拳，帶帶地罵：

『你這壞蛋！你比金生還要壞！』

桂生並不避讓，只是笑。他很懂得這裏面的情趣，打是情，罵是愛，這樣的打罵一生中難遭逢到幾次的。他現在的幸福，彷彿和神仙相似了。他愉快地立起來，覺得全身都輕飄飄的。順手提起那隻長柄籃，交到阿鳳手上去說：

『回去吧！你在你爸面前，可別提起剛纔的事來。』

阿鳳點點頭，把籃揹上了肩，剛向前走了幾步，忽然像想起什麼似的，又停住腳，回頭向桂生說道：

『你先到鎮上去轉兩個圈，別同我一塊兒走，省得金生在船上看見了要疑心。』

『這個我懂得。』桂生說了這一句，便獨自在青石旁立了下來。望着阿鳳嫵娜的身影漸漸遠離開他視線，他的整個心都忍不住要笑。他並不遵着阿鳳的囑咐，到鎮上去轉什麼圈，只是遠遠的尾隨着她。直到瞧着她下船了好一會，纔也慢吞吞的走向船旁去。

這時，金生正蹲在船梢頭淘米，聽得跳板響，抬起頭來，見是桂生，忍不住罵道：

『你這攪包，^①到哪兒作死去了？這辰光纔回來！』

桂生不作聲，只是望着船艙裏的阿鳳笑。阿鳳也正在向他笑着哩。這笑，給了桂生極大的愉快和安慰。他望着金生，心裏不禁有些可憐起他來。暗想：

『你纔是攪包呢，誰叫你不上岸，錯過了這樣好的一個機會。現在，我是寫下包票了，在不久的將來，這船和船上的一切，都是我的。』

① 私販切口稱水鷄爲水蛤蜊。

② 揚州方言：稱無用之人曰攪包。



銀煙盒

Galsworthy 著
安其譯

人物

約翰巴斯維克——國會議員

巴斯維克夫人

約克巴斯維克——其子

羅伯

瓊斯

瓊斯妻

馬羅

灰勒

密昔司西藤

斯諾

警察

無名女子

麗文斯

濟貧所職員

書記官

傳達員

第一幕

第一場

幕啓，是巴斯維克的餐室，房屋寬大，佈置新式而完美；窗帷深掩。電炬高照。在大圓餐桌上，置一扁盤，盤內有威士忌酒，蘇打水，及一銀煙盒。時在午夜後。

門外有脚步混亂的聲音。門忽開；約克巴斯維克直衝而入。手把門球，雙目注視室內，面帶得意的笑容。穿着晚服，戴禮帽，手裏拿着一個女子用的藍絨手提袋。他那刮得光光的年青的臉上，泛着紅暈。手臂上勾着一件外套。

約克 哈！我終久到家了，（大膽地）誰說沒有人幫忙，我就不會開門。

(他蹣跚入，搜索手袋。一塊女子的手帕和一個紅綢錢袋同時倒出) 她就該這樣——什麼東西都丟出來。這賤貨。我總算得勝——手袋抓到手。(他搖擺着手提袋) 她就該這樣。(他從銀煙盒內拿出一枝香煙，放在口內。) 從來不要給他什麼東西。(他遍索各衣袋，得一先令，先令落地滾去。他四處尋覓。) 倒霉的先令。(他再找) 忘恩負義！一點都沒有。(他笑) 我祇好告訴他，我一點都沒有了。

(他搖搖擺擺地走出門外，走下迴廊；頃刻又入，後面隨着瓊斯，亦有醉態。瓊斯年約三旬，面頰瘦削，眼圈灰黑，衣服襤褸。他看來好像是一個失業者，現出困頓的神氣。)

約克 噓！噓！不管做什麼事情，都不要作聲。關上門來喝些酒。(正經地) 你幫我開開了門——我沒有什麼東西給你。這是我家，我早先就告訴過你了。喝些兒酒！(他倒出些威士忌，一飲而盡。) 我並沒有喝醉——(倒臥沙發上) 真的。你叫什麼名字？我的名字叫巴斯維克，這也是我父親的；我也是自由黨黨員——你呢？

瓊斯 (一種含糊而不自然的聲調) 我是百分之百的保守黨黨員。我的名字叫瓊斯！我的妻子在這兒幫工，做雜事，在這兒幫工。

約克 瓊斯(他笑) 學堂裏我認得另外一個瓊斯。我自己不是社會黨黨員，我是自由黨黨員——因為兩黨的黨綱相像，實在很少區別。在法律上，我們都是平等的——這真叫胡說，不通之至。(又笑) 我在說什麼？給我些威士忌(瓊斯把威士忌和蘇打水瓶給他。) 我要

告訴你的——我同她吵了架。(他拿起手袋揮着) 喝點兒酒，瓊斯——沒有了你，她不得進來——所以我要請你喝酒。我不怕別人知道我制勝她了。這賤貨！(他把腳放在沙發上) 無論你做什麼，不要有聲音。你倒點酒出來——痛痛快快喝一口——你可以抽煙——你愛什麼就拿什麼。沒有你，她再不得進來。(閉上眼睛) 你是保守黨黨員——你是保守社會黨黨員。我是自由黨黨員——你喝酒吧——我是頂好說話的。

(他的頭向後倒下。滿面笑容地睡去。瓊斯站着對他看；於是攫取約克酒杯，一飲而盡。從約克胸前拾起手提袋，走到燈前，嗅着。)

瓊斯 祕密地，還帶了些你的賤貨的東西回來。(把牠塞在約克胸前衣袋內。)

約克 (含糊地說) 我勝你一籌了！你這賤貨！

(瓊斯賊頭賊腦，向四處看着；倒了些酒喝，從銀煙盒裏面拿出一支香煙抽着，又喝點酒。毫無顧忌。)

瓊斯 他們這兒到講究！(看見地上的紅綢錢袋) 還有呢。好啊，好啊！(他捏捏，丟入袋內，望望約克。) 好東西！好貨色！(他從鏡子裏面望見自己。張手舉臂，他呆望着；於是又望望約克，握緊了拳頭，好像要在他微笑的睡臉上打下去似的。忽然把所有的威士忌都傾入杯內飲盡。狡猾地把錢袋和煙盒藏在口袋裏面。) 我也要勝你一籌了，這是我所要做到的！

(他惡意地笑了一笑之後，就顛顛跌跌地走到門邊。臂部碰到電燈的開關；燈滅了。聞閉門聲。)

幕下

幕立刻即啓

第二場

巴斯維克家中的食堂。約克仍安睡未醒；窗帷四周漏進了晨光。時間約八時半。行動敏捷的灰勒，拿着畚箕進來；而瓊斯妻拿着煤斗慢慢地跟在後面。

灰勒 (拉開窗帷) 昨天你走了之後，密昔司瓊斯，你那位寶貝丈夫到這兒來找你的。我想又是來向你要錢去喝黃湯。老獸在街頭。晚上我去寄信，又看見他在山羊酒店前面。要是我做了你，我就再不同他一起過，這種動手打人的，我決不願和他在一塊兒。我是不能忍受的。你爲什麼不帶了小孩子離開他？你愈好說話，他就愈不行。我總不明白爲什麼一個男人娶了你，就可以舉手打你。

瓊斯妻 (身材瘦小，黑眼黑髮，長圓臉，聲調溫柔而穩；有耐性，少情感；穿着藍布衣服，鞋子上有破洞。) 昨天晚上到兩點鐘他纔回家，回來又是人事不知的了。把我從牀上叫了起來，亂打亂罵；他講些什麼，做些什麼，自己就不明白。我總得同他分開，不過我實在有點害怕，不知他要怎樣對付我。他喝醉了的時候，脾氣粗暴極了。

灰勒 幹什麼不把他關起來？不然，你就別想有安靜的日子。要是我，我

明天就去報告警察局。我就這樣幹。

瓊斯妻 當然我真該去告他，因爲他喝醉了以後對我的行爲，實在太壞了。不過貝蒂那，你要曉得，他也很可憐——兩個月來他沒有找到工作，心裏也够煩悶的。當他有工做的時候，脾氣就好得多。脫了工纔這樣蠻橫的。

灰勒 嗯，不過你再不想點辦法，你就別想同他分得開。

瓊斯妻 他那樣對待我真難受；我晚上睡覺都睡不安穩，又不是我靠着，一家大小完全要我養活。可是他還要講那些不堪的話，說什麼有人跟着我。根本就沒有這種事情；從來沒有男人同我講過話。只有他纔不安分。他那些事情真叫人不快活。可是他又嚇我，說什麼要我離開了他，他就要把我殺死。都是喝了酒和那些心裏的煩悶，把他弄成這樣子的；其實他倒不能算是一個十分壞的人。有的時候他同我講話，也很和氣，不過我受到這許多冤屈，覺得再也不能對他和氣了，只是很冷淡的。他對孩子到很好，不過糊塗起來也是一樣。

灰勒 喝醉了就沒辦法，這寶貨。

瓊斯妻 是啊，(音調不變地) 少爺睡在沙發上呢。

(兩人都望着約克)

瓊斯妻 (溫和的口調) 他好像失了常態。

灰勒 他也是一個寶貨，跟你丈夫一樣，我相信他昨晚喝醉了也是沒有事情做，就喝酒，不過情形不同罷了。我去告訴馬羅。這是他的事情。

(灰勒出)

(瓊斯妻跪在地上，輕輕掃地。)

約克 (醒) 誰在這兒？什麼東西？

瓊斯妻 是我，先生，我是密昔司瓊斯。

約克 (坐起來四面看看) 我在什麼地方——什——什麼時候了？

瓊斯妻 快九點了，先生。

約克 九點！怎麼——什麼！(起立，鬆鬆勁；摸摸頭，注視着瓊斯妻。)

密昔司——密昔司瓊斯——你說你看見我睡着在這兒的麼？

瓊斯妻 沒有，少爺我當然不會這樣說，少爺。

約克 這到奇怪；我不懂怎麼會這樣的，我一定是忘記了睡覺，這真奇怪，我頭痛極了，你不要去對別人說起。

(瓊斯妻出，在門口遇着馬羅。馬羅年青而沉靜；臉剃得光光的，頭髮向上梳着。雖然是一個侍者，人到不錯。他望着密昔司瓊斯，會心地一笑。)

馬羅 這是司空見慣，既不是第一次，也決不是最後一次。看來不大對嗎，嗯，密昔司瓊斯？

瓊斯妻 看起來好像有點兒不對。當然我也不會留心。

馬羅 你是看慣了的。你的男人怎麼了？

瓊斯妻 (溫和如前) 他嗎，他昨天晚上壞透了；我看他簡直沒有頭腦。他到家晚極了，還要亂罵人。不過現在，他當然還有沒醒。

馬羅 這種樣子找得到工做嗎，囉？

瓊斯妻 向來這樣，馬羅，他每天一早出去找工做，回來有時連人事都不知——當然我不能說他不盡心找事，因為他實在是找的，市面也真壞。(她鎮靜地站在那兒，一面談話，一面望着放在面前的畚箕和掃帚。)不過他對總不能說是一個好丈夫——昨天晚上他又打我，還把我亂罵。

馬羅 又以為是假期，哼！他太愛到山羊酒店去了，這就是他的毛病。天深晚我都看見他在那兒的街頭。總是留連着。

瓊斯妻 他一天找事情已經找得煩悶透了，還要碰釘子，所以一喝到酒便心火上升了。不過他對妻子，總不能夠這樣。有時他硬不許我在房裏，我就只好半夜裏到街上去閒蕩；但是過後他也覺得不對的。他還不相信我，老是釘着我，在路上候我；這真是不應當，我對他從來沒有不忠實的地方。我告訴他巴斯維克太太不願意他到這兒來。可是這樣同他說了，他就更生氣，對上等人說些不好聽的話。當然也是爲了我的緣故，因為他對我的行爲不正當纔失了他的職業；因此他恨透了上等人。他在鄉下當馬夫，做得好好的；可是就因為他對我不好，鬧了案子出來，把他的事情也弄掉了。

馬羅 人家歇掉他的嗎？

瓊斯妻 可不是，他的主人說外面有許多閒話，所以他不能再用了；並且他說不願收留這種不好的人。不過我這裏的事情是不能沒有

的，我有三個孩子呢，所以我不要他在街上跟着我，有時還要鬧事。

馬羅 (拿起空酒瓶) 一滴都沒有了！下次他再打你，你只要找一個證人，去法庭上告他——

瓊斯妻 是啊，我打定主意了。我想我應當這樣幹。

馬羅 這就對了。銀煙盒子呢？(他尋找銀煙盒；他望望在掃地的密昔司瓊斯；他欲說不說地思索着。從盤內拿起兩個煙頭，唸煙名。) 奈司脫——什麼地方去了？——(他沉思地望着密昔司瓊斯，於是拿起約克的外衣，在衣袋中摸索。灰勒拿着一盤早餐入。)

馬羅 (對灰勒說) 你看見銀煙盒子麼？

灰勒 沒有。

馬羅 不見了。昨天晚上我放在盤裏的。他還抽過煙(給她看香煙頭)不在口袋裏。今天早上他決不會拿上樓去！等他下來了，到他房裏去找一找。有誰到這兒來過麼？

灰勒 就是同密昔司瓊斯。

瓊斯妻 這兒收拾好了，客堂裏要收拾麼？

灰勒 (疑惑地對她望着) 你看見——先去收拾房間罷。

(瓊斯妻攜掃帚畚箕出。馬羅和灰勒對望着。)

羅馬 總會出現的。

灰勒 (躊躇地) 你不想她會——(向門那面點頭。)

馬羅 (毅然) 我不那樣想——我從來不武斷的。

灰勒 可是總要去告訴主人的。

馬羅 且等一等，或者會找到。我們不必去疑心誰。我不喜歡這樣。

幕下

幕立刻即啓

第三場

巴斯維克夫妻對坐在早餐桌上。巴斯維克是一個五六十歲的人，很神氣，禿頂，戴夾鼻眼鏡，手中拿着太晤士報在看。巴太太約五十歲，穿得很講究，灰髮，相貌很好，很有決斷。

巴斯維克 (從報紙後面) 親愛的，班恩晒特的選舉，工黨得勝了。

巴太太 又是一個工黨黨員嗎？我真不懂國家究竟要怎麼樣了。

巴斯維克 我可以預料。這沒有什麼大了不得。

巴太太 沒有什麼？約翰，你怎麼把牠看得這麼平淡？我覺得這簡直是荒謬之至。你自己是自由黨黨員，還坐在這兒鼓勵他們。

巴斯維克 (不悅地) 各黨的參加，對於任何正當的改革，任何正當的社會政策，都是必不可少的。

巴太太 我沒有耐心聽你講什麼改革，那些社會政策更是無聊。我們很明白他們要些什麼；他們自己要爭權利。這班社會黨和工黨的黨員都是頂自私自利的。他們沒有像我們上等社會的愛國心，他們祇要我們所有的東西。

巴斯維克 要我們所有的東西！(他向空際呆望着) 親愛的，你在說

些什麼？（聳聳肩）我不是一種愛大驚小怪的人。

巴太太 要乳酪麼？那班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人！看他們就要來抽我們的財產稅了。我預料他們一有機會，就要弄得什麼東西都收稅——他們又不爲國家着想。你們這班自由黨和保守黨都是一樣的，眼光就離不開鼻子一寸。你們毫無想像力，一點點都沒有。你們應該聯結起來，乘早把他們剷滅掉。

巴斯維克 你真是瞎說！保守黨和自由黨怎麼能够像你所說的聯結起來呢？可見得女人談——真是糟極了。你要曉得，自由黨的眞義，便是絕對的信任人民！

巴太太 好了，約翰，吃你的早飯吧。到像你們和保守黨有什麼不同的，一切上等階級的人都有相同的利益要保障，也有相同的主義。（平靜地）唉！約翰，你坐在火山上面呢。

巴斯維克 什麼！

巴太太 昨天我在報上看到一封通信。那個人的名字我卻忘記了，不過他講得透澈極了。你不看見事情的真相。

巴斯維克 真的！（着重地）我是自由黨黨員，不要再談這些了。

巴太太 要麵包嗎？我到很贊成那個人說的話，他說教育徒然把下等社會的人心毀壞了。使他們不安分守己，這對於我們是非凡之不好的。我覺得現在底下人的態度和從前的大不相同了。

巴斯維克（令人可疑地加重了語氣）我歡迎任何有進步的變動。

（拆信）哼！又是約克少爺的事情。（讀信）「巴斯維克先生尊鑒：茲收到巴斯維克先生名下支票四十鎊。」喔，是給他的信！「前所賜下先生名下之支票，因銀行中未能兌現，特此奉還。」慕絲父子成衣鋪啓。」哼！（閱支票）幹些好事！這孩子可以被人告發的。

巴太太 約翰，你別氣，你曉得約克不是有意這樣幹的；他以為他不過是透支罷了。其實銀行裏應該墊一墊。他們總曉得你的地位的。

巴斯維克（拿信和支票放在信封裏）應該叫他到法堂上去受點教訓的。（他剛說完，約克入，一邊扣背心的扣子，一邊按住下顎上刺傷的傷口。）

約克（坐在他們的中間，假裝高興地說話）對不起，我遲了。（不樂地望望早餐）母親，請你給我點茶，有我的信麼？（巴斯維克把信給他）你看，又拆開了！我真希望你不要——

巴斯維克（指信封）我想這是我的名字吧。

約克（快快然）好吧，父親，我同你同名同姓也是沒有辦法的！（閱信，口中咕嚕）混蛋。

巴斯維克（望着他）你做出了這種事情，這樣還算便宜了你。

約克 還沒有罵够嗎，爸爸？

巴太太 好了，約翰，讓約克吃早飯吧。

巴斯維克 要是你失了我這樣的靠山，現在你將怎麼樣？這不過是偶然的的事情——假使你是一個窮人或者一個窮書記的兒子。用這種

空顧支票來弄錢。就足以毀壞你的一生。你照這麼幹下去，我簡直不知道你將來成什麼樣子。我是從來沒有做過這類事情的。

約克 我想你老有錢的。假使你有了錢，當然——

巴斯維克 你不知道，我的情形還不及你。我的父親就不多把錢給我。

約克 那時你有多少呢，爸爸？

巴斯維克 這是無關緊要的。現在的問題是你對於你所做的事情，覺不覺得牠的嚴重？

約克 我不知道什麼嚴重不嚴重。假使你以為不對，我當然覺得很不安的。我不是這樣講過的！要不是我手邊實在沒有錢，我也不會這末做的。

巴斯維克 約克，那個四十鎊還剩多少了？

約克 (猶豫着) 我不知道，——沒有多少了。

巴斯維克 多少呢？

約克 (無可如何地) 沒有了。

巴斯維克 什麼？

約克 我頭真痛極了。(把頭伏在手裏)

巴太太 頭痛好寶貝！你可以吃些早飯嗎？

約克 (吸一口長氣) 太痛了！

巴太太 我真難過。來吧，親愛的，我給你點東西，頭痛立刻就好。

(巴太太和約克出；巴斯維克把信撕碎，投入火中。正在這時，馬羅入，

四面望望，正欲退出。)

巴斯維克 什麼事情？你要什麼？

馬羅 我，找約克少爺，先生。

巴斯維克 你找他幹什麼？

馬羅 (猶豫地) 我以為他在這兒的，先生。

巴斯維克 (疑惑地) 知道了，你要找他幹什麼？

馬羅 (迅速地) 有一個女人找他——要同他講一句話，先生。

巴斯維克 女人，這樣早。什麼一種的女人？

馬羅 (平淡地) 我說不出來，先生；沒有什麼特別的樣子。我想她或者是來捐錢的。她也許是一位嬖嬖，先生。

巴斯維克 她穿得像一個嬖嬖麼？

馬羅 不是的，就是普通衣裳，先生。

巴斯維克 她沒有說她來幹什麼的麼？

馬羅 沒有，先生。

巴斯維克 她在什麼地方？

馬羅 在廳上，先生。

巴斯維克 在廳上？你怎麼知道她不是做賊的呢——不是想來拿些

什麼嗎？

馬羅 不會的，先生，我想不是的，先生。

巴斯維克 好吧，請她進來；我要會她。

(馬羅出，隱露着不得已的樣子。不久即入，引導着一位年青，面色蒼白，黑眼睛的漂亮女子；穿着黑色時式的，但不講究的衣服；白邊的黑帽子上歪裝着一束紫羅蘭；臉上蓋着面網。看見巴斯維克，現出非常不安的樣子。馬羅出。)

無名女子 喔！請原諒——弄錯了——我——(反身便走)

巴斯維克 你要看誰，女士。

無名女子 (停住了回過頭) 我要見約翰巴斯維克。

巴斯維克 我就是約翰巴斯維克，女士。你有什麼貴幹？

無名女子 喔！我——我不——(她俯視着，巴斯維克審視她，閉緊了嘴。)

巴斯維克 你恐怕要見我的兒子吧？

無名女子 (迅速地) 是的，當然是你的兒子。

巴斯維克 請問尊姓？

無名女子 (懇求似地) 我的名字是——喔！這沒有什麼關係——

我並不想吵鬧你們。我只要見一見你的兒子。(勇敢地) 真的，我一定

要見他。

巴斯維克 (抑制住內心的不安) 我的兒子有些不舒服。假使你有

要緊事情，不妨對我說；請你告訴我——

無名女子 喔？不過我一定要見他——我有事情纔來的——(張惶地) 我不是要來吵鬧你們，不過事情是——昨天——昨天晚上，你

的兒子把——把——把我的——(她停住不說下去)

巴斯維克 (正經地) 女士，怎麼呢？

無名女子 他把我的手提袋拿走了——我的手提袋。

巴斯維克 你的手提——？

無名女子 手提袋並不要緊；我並不是要手提袋——我真的不是要

來吵鬧你們(她顫着)——但是——但是——我的錢都在裏面。

巴斯維克 在什麼裏面？

無名女子 在錢袋裏，在手提袋裏。是一只紅綢的錢袋。真的，我本不願

來的——我並不是有意要來吵鬧，但是我一定要拿回我的錢——我不該麼？

巴斯維克 你說我的兒子——？

無名女子 喔！你要曉得，他不大——我是說他——(她催眠似地笑

笑)

巴斯維克 我不明白。

無名女子 (頓足) 喔！你還不懂——他喝醉了！我們相了罵。

巴斯維克 (憤憤然) 爲什麼？在什麼地方？

無名女子 (挑戰地) 在我那兒，我們在——吃過了晚飯，你的兒子

——

巴斯維克 (歎鈴) 請問你怎麼知道這個地方的？他告訴你他的名

字和地址麼？

無名女子 (斜視着) 我從他的大衣上知道的。

巴斯維克 (譏諷地) 喔! 從他的大衣上知道的。請問你, 在白天我的

兒子會認識你麼?

無名女子 認識我當然——當然認識的!

(馬羅入)

巴斯維克 去請約翰少爺下來。(馬羅出, 巴斯維克不安地走來走去。)

你和我的兒子認識得多久了?

無名女子 從禮拜五起。

巴斯維克 我真莫名其妙——簡直莫名其妙——

(他望望眼睛朝下雙手絞弄着的無名女子。忽然約克入。看見來客便踟躕不前。無名女子歇斯蒂里地笑了起來。靜默片刻。)

巴斯維克 (聲色俱厲) 這位——年輕女士說昨天晚上——你是

說昨天晚上吧, 女士——你把她的——

無名女子 (插入) 我的手提袋, 我的錢都在裏面的紅綢錢袋裏。

約克 手提袋。(四面望望想要逃走) 我不知道有這回事。

巴斯維克 (嚴厲地) 來, 你否認昨天晚上見過這位年青女士麼?

約克 否認當然不是的。(輕語) 你怎麼這樣拆我的臺? 你幹什麼要

到這兒來?

無名女子 (含淚) 我並不是有意的——這是決不會的, 不對麼? 你

從我手裏搶了去——你知道這是你做的——我所有的錢都在裏

面。昨天晚上我沒有跟你來, 就是想不要在半夜三更來驚動人家, 並

且你又是這樣——

巴斯維克 好了, 先生, 不用躲開我——你說說明白!

約克 (無可奈何地) 我什麼都不記得。(輕聲向女友) 爲什麼你不寫信給我?

無名女子 (頹傷地) 我現在就要; 我一定要——今天我要付房錢,

(她望望巴斯維克) 他們頂喜歡爲難那些——沒錢的人。

約克 我什麼都不記得, 我真絲毫不記得昨天晚上的事情。(他把手

按在額上) 什麼都是模模糊糊的, 我又是這般的頭疼。

無名女子 但是你是拿的; 你知道你是拿的。你還說你要制勝我呢。

約克 那末, 好吧, 總在這兒。我記得了——我有點記得了, 爲什麼我要

拿這倒霉的東西?

巴斯維克 是啊, 你爲什麼要拿這倒霉——(他驟然轉身向着窗戶。)

無名女子 (迷人地笑着) 你昨天晚上有點——是不是?

約克 (慘然地笑着) 我真正對不起你。祇要我幫忙——

巴斯維克 幫忙? 我想你可以把她的錢交還給她。

約克 我去找找看, 但是我覺得我並沒有拿到。

(他匆匆出, 巴斯維克移過來一張椅子, 請客人坐下; 於是咬緊了牙齒, 立着注視她。客坐, 偷偷地看他一眼; 遂即把頭回了過去, 拉起了面

網, 偷偷地拭着眼睛。約克入。)

約克（愁苦地拿着手提袋）這是嗎？我統統找過了——就沒有錢袋。你記得是放在這裏面的嗎？

無名女子（泫然）記得自然是放在裏面的。一只紅綢錢袋。我所有的錢都在裏面。

約克 我真是萬分對不住——我的頭腦簡直太不行。我已經問過了當差的，他也沒有看見。

無名女子 我一定要我的錢——

約克 喔！那當然——不會沒有的；我總同你設法。你一共有多少？

無名女子（快快地）七鎊十二先令——這是我全部的財產。

約克 好吧！我——給你一張——支票。

無名女子（熱望地）我不要；請你現在就給我。我口袋裏有什麼，你也給我什麼；我今天上午一定得付房租的。他們不肯再緩一天；我已經遲付了兩星期了。

約克（茫然）真對不起；我身邊連一個便士都沒有。（膽怯地望望

巴斯維克。）

無名女子（興奮地）不行，你一定得給我——那是我的錢，你拿走的。你不給我，我也不回去。回去了也是給人家趕出來。

約克（拿手抱住頭）但是我沒有，叫我給你什麼？我不是告訴過你，我身邊一個倒霉便士都沒有麼？

無名女子（扯手帕）喔！請你給我吧！（她合手求着；於是，突然變得

凶狠地。）你不給，好，我告訴你。這就是偷竊，這就叫做偷！

巴斯維克（不安地）請等一等，照——理說來，我要解決這事的。（他拿出錢來。）這裏一共八鎊；多下來的貼補貼補你的錢袋和車錢。你也不用說什麼——也不用道謝。

（他按了鈴，靜默地把門開着。無名女子把錢放在手提袋裏面望望

約克，又望望巴斯維克，臉上露着一些笑容。把手遮着，悄然走出。巴斯維克把門關上。）

巴斯維克（嚴厲地）哼！倒是妙事！

約克（私自地）好倒霉的運氣！

巴斯維克 你的四十鎊，就是這樣完的！接一連二的胡鬧！我到又要問你，假使沒有我，你怎麼樣了！我看你毫無主張。你——你簡直是社會

上的一個害物；你——你是危險份子！我倒不知道你的母親又要怎麼說了。你這種行爲，照我看來，是絕對不可辯護的。這——這是有罪

的。譬如一個窮人照你這樣做……會有誰可憐他？你要好好的受點教訓。你們這種人——（興奮地）——簡直是社會的蠹賊。下次別

再求到我。你簡直不配幫忙的。

約克（向着他的父親，一付凶相。）好吧，我就不要，看結果怎麼便了。這次要不是你怕把事情鬧到報紙上去，你也未必會幫我忙的。有香煙嗎？

巴斯維克（不安地望着他）好了——不必提了。（按鈴）這次就

算了，不過——(馬羅入)——你可以走了。(拿起太晤時報遮着臉。)

約克 (高興起來了) 馬羅，香煙呢？

馬羅 昨天晚上跟威士忌放在一起的，少爺，不過今天早上找不到了。

約克 我房裏去找了沒有？

馬羅 找過了，少爺，屋子裏都找遍了。今天早上我在盤裏找到兩根奈

司脫煙頭子，昨天晚上你一定用過的，少爺。(遲疑地) 恐怕給誰偷去了。

約克 (不安地) 偷了！

巴斯維克 什麼？香煙盒子還有別的東西不見了麼？

馬羅 沒有，先生，杯碟我都查過了。

巴斯維克 早上房子裏沒有什麼變動麼？沒有窗戶開着麼？

馬羅 沒有什麼，先生。(輕聲地對約克) 你昨晚把鑰匙忘在門上了，

少爺。(偷偷地背着巴斯維克把鑰匙交給他。)

約克 噓！

巴斯維克 今天早上誰在這裏的？

馬羅 我同灰勒，還有密昔司瓊斯，先生。

巴斯維克 問過太太沒有？(向約克) 去問問母親，看她拿了沒有；再

問問她少了別的東西沒有。(約克受命而出) 再沒有比這樣不見

東西更討厭的事情了。

馬羅 是的，先生。

巴斯維克 你有什麼可疑的人嗎？

馬羅 沒有，先生。

巴斯維克 這個密昔司瓊斯——來這兒多久了？

馬羅 上月來的，先生。

巴斯維克 怎麼樣的人？

馬羅 我不大熟悉，先生；看起來像一個很安靜，很規矩的女人。

巴斯維克 今天早上誰收拾這兒的？

馬羅 灰勒和密昔司瓊斯，先生。

巴斯維克 (舉起食指) 呀，密昔司瓊斯一個人在這兒過嗎？

馬羅 (自然地) 在的，先生。

巴斯維克 你怎麼知道？

馬羅 (勉強地) 我看見她在這兒的，先生。

巴斯維克 灰勒一個人在這兒過的嗎？

馬羅 沒有，先生，她沒有，先生。我應該說，先生，密昔司瓊斯看來是很誠

實——

巴斯維克 (舉手) 我問你是不是這個密昔司瓊斯一早上都在這

兒的？

馬羅 是的，先生——不對，先生——她代廚子到菜店裏去過。

巴斯維克 哼！她現在在這兒嗎？

馬羅 在，先生。

巴斯維克 很好。我來把這樁事情弄清楚。論理，我應當指定負責的人；這對於全家的安全都有關係。你們也有好處——

馬羅 是的，先生。

巴斯維克 密昔司瓊斯的家境怎麼樣的？他的丈夫在做工麼？

馬羅 我想不在做工，先生。

巴斯維克 很好。對誰都不要說起。告訴灰勒不要說什麼？你去叫密昔司瓊斯到這兒來。

（馬羅出面帶憂色；巴斯維克儼然有一付裁判官的神氣，很得意地以爲自己是合式檢察的人。巴太太及其子入。）

巴斯維克 親愛的，你沒有看見吧？

巴太太 沒有看見。不過這倒是怪事，約翰！馬羅當然不會拿的。一班侍女也決不會——至於廚子！

巴斯維克 喔！廚子！

巴太太 當然！我頂不喜歡疑心別人。

巴斯維克 這不是疑心不疑心的問題。這是法律的問題。論理——

巴太太 我想打雜的老媽子或許知道些。她是勞拉介紹來的。

巴斯維克 （裁判地）我去喊了密昔司瓊斯了。讓我來辦；嗯——記着，在沒有證明之前，誰都是沒有罪的。我得小心一點。我並不要嚇她；我總給她一點機會來辯白。聽說她的情形是很可憐的。我們雖然沒

有法子幫助窮人，至少我們應該對他們有些同情的。（密昔司瓊斯入）喔！（和悅地）早安，密昔司瓊斯。

瓊斯妻 （溫和鎮靜地）早安，先生！早安，太太！

巴斯維克 聽說你的丈夫——他沒有事情做嗎？

瓊斯妻 是的，先生；他現在沒有工做。

巴斯維克 那末，我相信他沒有進款吧。

瓊斯妻 是的，先生，現在他不掙錢。

巴斯維克 你有多少孩子？

瓊斯妻 三個；不過他們的吃用是很省的，先生。

巴斯維克 大孩子多大了？

瓊斯妻 九歲，先生。

巴斯維克 他們進學校嗎？

瓊斯妻 進的，先生，每天他們三個都到學校裏去。

巴斯維克 （嚴厲地）你出來做了工，誰管他們的飯食。

瓊斯妻 那呀，先生，我預備好了給他們帶去。當然我不一定有什麼東西給他們；有的時候簡直沒有；不過我的丈夫在有事情做的時候，卻待他們很好的。可是他沒有工做脾氣就壞了。

巴斯維克 他愛喝酒吧？

瓊斯妻 是的，先生。當然我不能說不喝酒，因爲他是愛喝酒的。

巴斯維克 你的錢完全給他拿去的吧？

瓊斯妻 不拿去，先生，他對於我的錢到是很客氣的，除非他喝醉了酒，那時他就待我壞透了。

巴斯維克 他——你丈夫是做什麼的？

瓊斯妻 說起職業，他是當馬夫的，先生。

巴斯維克 馬夫怎麼後來又不做了呢？

瓊斯妻 他早就不做了，先生，以後也從來沒有有過長事情；現在外面有了汽車，他更沒有方法了。

巴斯維克 你什麼時候嫁給他的，密昔司瓊斯？

瓊斯妻 八年前，先生，那是在——

巴太太 (銳利地) 八年前？你說你的大孩子九歲了。

瓊斯妻 是的，太太；就是爲了這個緣故，他脫生意的。他那樣待我，是不

正當的，所以他的主人爲了這個緣故不能再僱用他了。

巴斯維克 你就是說他——噫——

瓊斯妻 是的，先生；不過當他脫生意之後，就同我結婚的。

巴太太 你的意思真是你們——你們——

巴斯維克 親愛的——

巴太太 (大怒地) 何等無恥！

巴斯維克 (急促地) 你現在住在什麼地方，密昔司瓊斯？

瓊斯妻 我們現在沒有家，先生。所以必得要拿我們的東西寄掉了。

巴斯維克 寄掉了！你的意思是——是——當掉了？

瓊斯妻 是的，先生，寄掉了。我們現在住在模德路——就近在這兒——三十四號。我們只租一間房子。

巴斯維克 一星期付多少房錢？

瓊斯妻 我們一星期連傢具付六先令，先生。

巴斯維克 我想你們還拖欠着房錢吧？

瓊斯妻 是的，先生，我們少許拖欠些。

巴斯維克 但是你有很好的工作，是不是？

瓊斯妻 是啊，先生，每星期四我去斯丹福街，星期一三五我來這兒。不過今天是半工，因爲昨天是假期。

巴斯維克 我明白了。一星期四天，每天掙半塊錢，(註：每元值五先令)

是嗎？

瓊斯妻 是的，先生，還有我的飯食；不過有時只有半天，那末就只有十

八便士了。(註：一先令值十二便士。)

巴斯維克 你丈夫掙錢的時候，就完全把牠來喝酒，是嗎？

瓊斯妻 有的時候他是這樣的，先生，有的時候他也交我給孩子們用。

只要有工做，他當然願意做的，不過現在沒有工做的可多極了。

巴斯維克 喔！是的。我們——我們不必談這些。(同情地) 你覺得這

兒的工作怎麼樣？辛苦嗎？

瓊斯妻 喔？不辛苦，先生，不算辛苦，先生；除了有時我晚上沒有睡好，就

覺得有些累人。

巴斯維克 呸！你收拾所有房間的嗎？有的時候，我想你也上菜鋪子？

瓊斯妻 是的，先生。

巴斯維克 今天早晨你就出去的吧？

瓊斯妻 是的，先生，今天到菜店裏去的。

巴斯維克 不錯，原來你的丈夫不在掙錢？而他的品格又很壞。

瓊斯妻 不是，先生，我沒有這樣講，先生。雖然有時他待我很壞，他也有

很多好處。我當然不願意離開他，不過我想我應當同他分手，我實在

不知道怎麼同他過活下去。他常常打我。新近還在這兒（按胸部）打了一拳，到現在還覺得痛。所以我想我應當同他分手，你說對嗎，先生？

生？

巴斯維克 呸！這個我卻不能幫忙。離開丈夫，並不是一樁小事情。不是

一樁小事情。

瓊斯妻 是的，先生，我當然也怕同他分手，因為這樣之後，不知他對我要幹些什麼事情呢；他可以變得很粗暴的，

要幹些什麼事情呢；他可以變得很粗暴的，

巴斯維克 嗯！這個我不便多說。這些事是不好的。

瓊斯妻 是的，先生；我知道別人不能幫我的忙。我知道我該自己打定

主意，當然我也很明白他的處境是很壞。並且他很喜歡孩子，看孩子

們餓着肚子，他也是很難過的。

巴斯維克（急遽地）好吧——多謝你；我祇要知道一點你的境況。

別的沒有什麼了，密昔司——瓊斯。

瓊斯妻 是的，先生，謝謝你，先生。

巴斯維克 再見吧。

瓊斯妻 再見，先生；再見，太太。

巴斯維克（向巴太太目語）真的，密昔司瓊斯——我想我應該告

訴你，這兒不見了一只——銀的煙盒子。

瓊斯妻（望望各人的臉）是嗎，先生？

巴斯維克 是的；你沒有看見吧？

瓊斯妻（明白別人在疑心她；不安地）放在什麼地方的，先生；在什

麼地方的，先生？

巴斯維克（含糊地）馬羅說放在那兒的呸——放在這兒的，是的，

在這房間裏的。

瓊斯妻 沒有，先生，我沒有看見——假使我看見過，我當然記得的。

巴斯維克（迅速地朝她一看）你——你一定沒有看見麼？

瓊斯妻（泰然地）沒有，先生。（輕輕地點頭）我沒有看見，當然我

也不知道牠放在什麼地方（悄然出）

巴斯維克 哼！

（父母子三人互相望着）

幕下

第二幕

第一場

瓊斯寓所，在模德路，下午二時半。

一間佈置簡單的房間，地上鋪着破舊的油布，牆壁潮濕漏水；雖然簡陋，到還清潔。瓊斯和衣睡在牀上；外衣丟在腳邊，一雙沾滿泥土的鞋子倒在地上。他熟睡着。門開，瓊斯妻入，穿一件緊身的黑短衣，戴一頂舊的黑水手帽子；她拿着一包用太晤時報裹着的東西。她放下紙包，再解開一條圍裙，拿出半個麵包，兩個洋葱，三個蕃薯，和一小塊臘肉。她從食櫃裏面拿出一把茶壺，洗一洗，放上一些從小紙包裏拿出來的茶葉末，把牠放在爐子上面，於是坐在一張木橙上，輕輕地啜泣。

瓊斯 (翻身打呵欠) 你嗎？幾點鐘了？

瓊斯妻 (拭乾眼睛，言語如常地) 兩點半。

瓊斯 你怎麼回來得這樣早？

瓊斯妻 今天只做半工，詹

瓊斯 (仰天睡着，倦意地) 預備什麼午飯嗎？

瓊斯妻 巴太太的廚子給我一小塊臘肉。我想把牠燉燉吃。(她起始

預備飯菜) 我們欠了十四先令的房租，詹姆士，我只有兩先令四便士。今天他們要來收的。

瓊斯 (轉身向着她) 讓他們來看看我的口袋好了。我找工做也找夠了。幹什麼要同一只籠子裏的松鼠似地起足了勁找事情？「先生，給我一個位子吧」——「添一個人吧」——「要養活老婆和三

個孩子呢。」真夠受了！我情願死了倒好。「瓊斯，你來加入遊行；你來舉大旗，去聽演講，回來袋裏還是空空的。」有些人是喜歡這樣——傻子！我去找事情做，那班畜生便把我上上下下看不完，我身上就像盤着一千條蛇似的。我又不想他們施賞些什麼。一個人願意做苦工，還不許他這樣——這真笑話，不是嗎？一個人想活下去，願意做得累死，還不許他做——這是正義——這是自由，這是其他一切的標語。(臉向着牆壁) 你這樣地好說話；你就不知道我的心境。我不再這樣傻了。他們要用我，讓他們來請！(瓊斯妻停止了做飯，呆站在桌旁) 我同你說，我已經够受了，再不這樣幹了。我什麼都不怕。你記着我的話——假使你以為我是沒有志氣，那末你就錯了。我情願餓死，也不去求他們。你幹嗎那樣地站着——你這苦鬼——這樣就使我不得不恨你。現在你知道了，工作！你是能夠工作的，但是你連蚤虱的精神都沒有。

瓊斯妻 (和靜地) 有時你沒有喝醉酒，比喝醉了講的話更不堪。假使不做工，怎樣過活？這裏就不能住下去；我知道今天他們就要來要錢的。

瓊斯 我天天看見你那位巴斯維克舒舒服服走到國會裏去，拚命說些傻話；還有那只小牛，他的兒子，神氣十足，喝酒胡鬧。他們做了些什麼，就該比我們好。他們一生中，就沒有做過一天的工。我看見他們天

瓊斯妻 我希望你下次不要老釘着我，在屋子外面不走。你老不離開那兒，我真不知道你的用意，這種事情他們自然是知道的。

瓊斯 我想我要到那兒就那兒。我到什麼地方呢？有一天，我跑到愛特華路去。「老板」我對工頭說，「用了我吧。」我說。「我兩個月來沒有做到一點工了，心裏實在愁悶極了。」我說。「我很能做工的；什麼事都不怕做！」「好朋友！」他說，「像你這樣的人，早上來了三十個。我取了先到的兩個。」他說，「我只要兩個啊。」「謝謝你，死光你們！」我說。「別罵人。」他說，「這不是找到事情的方法，出去！」（冷笑地）就是餓死，也不要開口；想都不好想；儘餓！知趣些，不能夠嗎？還有街上一個女太太，向我說（尖聲地）「你想賺幾個便士嗎，年青人？」於是便把她的狗交給我，叫我把牠牽在店門外面——真胖呢，——不知多少噸肉吃下了肚，纔會這樣胖。她到得意呢，她以為她做了一樁好事了，可是她看看站在我旁邊的警察，好像告訴他怕我偷了她的胖狗。（他坐在牀邊上穿鞋子。擡頭望她。）你在想什麼？（哀憐地）你不好說一句話嗎？

（叩門聲，房東密昔司西籐入，是一個焦急，克苦，穿着工衣的瘦弱女人。）

密昔司西籐 我聽見你回來了，密昔司瓊斯。我已經對我的丈夫講過，不過他說他不能再等了。

瓊斯 （怒聲高叫）不要管你的丈夫說些什麼，你自己作主，像一個

獨立的女人。這兒，瑾奈，給她吧。

（他從褲袋裏面拿出一個金鎊，丟給他的妻子，她用圍裙把牠接住，顯出驚奇的樣子。瓊斯仍舊在結鞋帶。）

瓊斯妻 （偷偷地摩擦金鎊）真對不起，耽擱了好幾天，一共是十四先令，你找我六先令好了。

（密昔司西籐接了金鎊，摸索着找零錢。）

瓊斯 （眼睛望着鞋子）有點奇怪吧？

密昔司西籐 謝謝你，真對不起。（真露出驚奇的樣子）我去找來。

瓊斯 （譏刺地）不忙。

密昔司西籐 謝謝你，對不起得很。（出）

（瓊斯妻望着奧斯，奧斯依舊在結鞋帶。）

瓊斯 我發了一點橫財。（拉出紅綢錢袋和一些零錢。）拾到一只錢袋——七鎊多。

瓊斯妻 喔！詹姆斯！

瓊斯 喔，詹姆斯！何必要呢，詹姆斯！我同你說過，我拾到的。這是遺失的財物！

瓊斯妻 不過裏面沒有姓名或記號嗎？

瓊斯 姓名？沒有，那有姓名。這不是那些有名片的人的東西。這是女人的。你聞聞看。（他把錢袋丟給她，她輕輕地聞一聞。）現在，你告訴我我應該怎麼辦。說啊。你不是老告訴我應該做什麼的麼？

瓊斯妻 (放下手袋) 我不能說你應該怎麼做，詹姆斯。這錢當然不是你的，你拿別人的錢了。

瓊斯 天上掉的，地下拾的，就算我的。就算是我天天上街去要求我所應該有的權利的工錢罷。這是我的欠薪，你聽見沒有？(得意地) 我口袋裏有錢了，我的女人。(瓊斯妻繼續做飯，瓊斯偷偷地望着她。) 口袋裏有了錢了！我決不瞎用。有了這些錢，我可以到加拿大去。我分一鎊給你。(靜默) 你老說要離開我。你老是說我待你不好——好罷，希望我走了，你就可以快活。

瓊斯妻 (無表示地) 你待我是不好，詹姆斯，不過你要走，我也不來阻止你；但是你走了，我究竟是快活，還是不快活，我到也不能說定。

瓊斯 這樣也可以換換我的運氣。我同你在一起以後就一直倒霉到現在，(溫柔地) 你也沒有什麼好日子。

瓊斯妻 我們不碰見，或許大家都好些。我們是不相配的你又專門跟我作對，你就是這樣，老早就是這樣。你待我可真不好，詹姆斯，專跟路西那班女人混。你也從不思量我們沒有辦法而帶到這世上來的孩子，我卻吃盡辛苦，養育他們；你走了，他們也不知道要怎樣了。

瓊斯 (憂鬱地走過來) 你以為我要丟開這班小叫化子，你就大錯了。

瓊斯妻 當然我知道你是喜歡他們的。

瓊斯 (摸摸錢袋，忿忿地) 那末好吧，孩子交給你。孩子們跟着你，比

我在這兒，可以過得好些。我要是像現在這樣聰明，我就連一個孩子都不要。這樣苦惱。把他們生出來幹什麼？真是罪過；可是明白得太晚了；世上的事情就是這樣的。(他把錢袋又放在口袋裏面。)

瓊斯妻 當然不出世要好些，這班可憐東西；可是他們總是你自己的孩子，你怎麼可以這樣說。叫我離開了他們，我是要想念的。

瓊斯 (抑鬱地) 也不單你想。假使我在那面有錢——(擡頭，看見她在抖拂他的外衣——立刻改變聲音。) 不要動那件衣服！(銀煙盒從衣袋裏面跌了出來，牀上散滿了香煙。她拾起煙盒，呆看着；他衝過去，搶了煙盒。)

瓊斯妻 (靠着牀) 喔，詹姆斯！詹姆斯！

瓊斯 (把煙盒子丟在桌子上) 不許瞎說！我出去的時候，要把牠和口袋一起拋在河裏。我喝醉了酒拿的，喝醉了酒做的事情，是不負責的，——這是實情，你應該知道。我又不要這東西——我並不要。我恨他們，故意拿的。我同你說，我又不是賊；你也不用這樣看待我，否則你沒有什麼好處的。

瓊斯妻 (絞弄着圍裙的帶子) 那是巴斯維克先生的！我的名聲都被你毀壞了。呢，你怎麼會這樣幹的？

瓊斯 你在說什麼？

瓊斯妻 這東西不見之後，他們在疑心我。喔！怎麼會這樣幹的，詹

瓊斯 我不告訴過你，我喝醉了。我又不要牠；牠有什麼用處？假使我把

牠去當，正好給他們抓住。我又不是賊。我並不比那個小巴斯維克壞點；那個我拾到的——錢袋，就是他從女人那兒搶回來的，——想來他們吵架，他搶了來的，口裏還不停地說制勝她了。好呀，我也這樣對付他。他喝得那末爛醉！他會這樣嗎？

瓊斯妻（自語地）喔，詹！以後我們怎樣過活！

瓊斯 會這樣麼？那末我就給他們吃點苦頭。那錢袋呢？那小巴斯維克怎麼樣？（瓊斯妻走近桌前，想拿煙盒；瓊斯不許。）你要牠幹什麼？不要你動，聽見沒有！

瓊斯妻 我拿去還給他們，對他們說明白。（想從他手裏搶去。）

瓊斯 你敢？（他放下煙盒，向着她咆哮。她躲到牀後面。他跟上去；椅子絆倒。門開；偵探斯諾入，他穿着便服，頭上戴着氈帽，短鬍子。瓊斯妻放下了手，瓊斯站在窗戶口喘息；斯諾迅速地走到桌子邊，按着煙盒。）

斯諾 在玩嗎？這恐怕就是我要的東西。約巴，就是這個。（他退到門口，察視煙盒上之飾章和符號。向密昔司瓊斯。）我是察警，你是密昔司

瓊斯嗎？

瓊斯妻 是的，先生。

斯諾 我是派來拘拿你的，因為你在洛金漢門六號巴斯維克議員家裏偷了這只盒子。現在你所說的話，以後都可以作為證據。怎樣，密昔司？

瓊斯妻（音調平靜，略帶喘息，手按在胸口上。）當然我沒有拿，先生。

別人的東西，我從沒有拿過；我什麼都不知道。

斯諾 今天你在巴家；你打掃這煙盒子放在那兒的房間的；你是一個人在那兒的。現在我在這兒找到這只煙盒。你還說沒有拿嗎？

瓊斯妻 當然沒有拿，先生，因為我的確沒有拿。

斯諾 那末這盒子怎麼會到這兒來的呢？

瓊斯妻 這個我不願說。

斯諾 這是你的丈夫麼？

瓊斯妻 是的，先生，這是我的丈夫，先生。

斯諾 我同她走之前，你有什麼話說麼？（瓊斯不響，頭低垂着。）好吧。

密昔司，請你安安靜靜跟我去吧。

瓊斯妻（扭着手）假使我拿了，當然我不會說我沒有拿的——我沒有拿，真沒有拿。若來我很有嫌疑，我可不能告訴你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我的孩子都在學校裏，他們就要回來了——我不在這兒，怎麼可以！

斯諾 你的丈夫會照顧他們，不用愁。（他輕輕地握着女人的手臂。）

瓊斯 你放——她沒有罪。（無可奈何地）是我拿的。

斯諾（望着他）好吧，好吧，這算是你的好處。來吧，密昔司。

瓊斯（發怒地）放手，聽見沒有，狗偵探。她是我的妻子；她是一個規矩女人。你敢動她！

斯諾 好了，好了。這有什麼用處呢？客氣一點，大家都有好處。

(他把警笛放在口裏，把女人拉到門邊。)

瓊斯 (衝過去) 放手，不然我揍你。放手！你不聽見嗎？我告訴你，是我拿的！

斯諾 (吹警笛) 你放開，不然我把你一起帶去。噫，不放棄？

(瓊斯走近，向警察打一拳，一個穿制服的警察入；扭打了一陣，纔把瓊斯捉住。瓊斯妻把手遮住了臉。)

幕下

第二場

在當晚巴斯維克的餐室中。巴氏一家在吃晚點。

巴太太 約翰！(沒有回音，只聽到夾胡桃殼的聲音。)約翰。

巴斯維克 我希望你說說——這些胡桃簡直不能吃的。(他放一塊到嘴裏去。)

巴太太 還沒有到吃胡桃的時候。我去拜訪賀麗洛特的。(巴斯維克 在酒杯裏倒滿了紅葡萄酒。)

約克 請你把胡桃餛子給我，爸爸。

(巴斯維克 拿起胡桃餛子，一付深思熟慮的樣子。)

巴太太 賀麗洛特太太胖了很多。我早就知道她會發胖的。

巴斯維克 (不樂地) 胖了？(他拿起胡桃餛子——神氣恍惚地。)
他們家裏的底下人不是在搗麻煩嗎？

約克 胡桃餛子，爸爸。

巴斯維克 (授胡桃餛子) 報上登着。那是一個廚子，不是嗎？

巴太太 不是的，是一個侍女。我問起賀麗洛特太太的。那侍女常有一個年青男人來看她。

巴斯維克 (不安地) 他們這樣管是不對——

巴太太 親愛的約翰，你在說些什麼話？那有別的法子呢？你想這種事情對於別的底下人的影響？

巴斯維克 照道理講，當然是對的——我並不是在想那一點。

約克 (惡意地) 胡桃餛子，爸爸。(巴斯維克 不得不把胡桃餛子傳過去。)

巴太太 賀麗洛特太太對我說：「我喊她上來，對她說：『你立刻就走；

你這種行為簡直是不要臉的。你做些什麼，我也說不出，也不知道，也不要知道。不過照道理講來，我不能不砍你；你也不必辯護。』那女的說：『你既然叫我走，又不早通知我，太太，那末請你多付我一個月的工錢。我並沒有做什麼不正當的事情。我什麼壞事都沒有做。』——什麼壞事都沒有做！

巴斯維克 哼！

巴太太 現在的底下人也實在太放縱了。他們鬼頭鬼腦地聚在一起，不知道在打些什麼主意；好像他們都在設法瞞着你。就是馬羅，也是這樣，不把知道的事情告訴你。我就討厭那種鬼鬼祟祟的樣子；弄得一點沒有可以相信的了。有的時候我真想迫他講出來。

約克 馬羅爲人很好。人人都知道了你的事情，也是難受。

巴斯維克 你少開口爲妙！

巴太太 下等人都是這樣。你就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在說真話。今天我從賀麗洛特家出來以後，去買點東西，一個失業的窮人向我訴苦。我從店裏到車子那兒，沒有幾步路，他倒像是從街心裏跳出來似的。

巴斯維克 喔！這種日子，你同誰說話，都得當心點。

巴太太 我當然不理他。不過我當時就知道他所說的不是真話。

巴斯維克 （夾胡桃）有一個好方法——祇要看他的眼睛。

約克 缺子，爸爸。

巴斯維克 （授缺子）假使他們的眼光正直的，我有的時候便給一點錢。我向來是不願給的，但是不給一點，總不過意。假使他們的眼睛是凶惡的，沒有神色的，或狡猾的——他們大半是這樣——那末他不是要來喝酒，便是作惡，不然就是做些壞事。

巴太太 這個人的眼睛可怕極了。人都殺得下的樣子。「我今天還沒有吃東西」他說。就是這種口氣。

巴斯維克 威廉在幹什麼？他應該在旁邊侍候的。

約克 （把他的酒杯舉到鼻子邊）爸爸，這是一九六三年的麼？

（巴斯維克把酒杯舉到眼前，再拿低一點，然後聞一聞。）

巴太太 我頂恨那些不講真話的人。（父子兩人在酒杯後互相望望。）
講真話不是一樣的容易。我是覺得頂容易的。他們這樣，弄得不知什

麼話是真的；常常覺得被欺騙了。

巴斯維克 （扼要地）下等社會自己害了自己。假使他們肯信任我們。他們就可以好得多。

巴太太 就是這樣也沒用。祇要看今天早上的密昔司瓊斯好了。

巴斯維克 關於那樁事情我只要照道理辦。今天下午我碰到羅伯的。我告訴他了。今天晚上他到這兒來呢。祇要看偵探怎麼說法。我有點疑惑。我仔細想過了。

巴太太 我對於那女人的印像壞透了。她簡直不知羞恥。她講的那事情——她同她男人在年青時的事情，真無恥之極！還要當着你和約克說！我真要趕她出去？

巴斯維克 喔！我也並不想寬恕他們，不過照這些情形，我們總要想想

——

巴太太 照你講來，他們從前的主人不該歇他的了？

巴斯維克 當然我沒有這種意思。我說有疑惑的，並不是指這樁事情。我自問的是——

約克 葡萄酒，爸爸。

巴斯維克 （漠然地把酒瓶移動）我自問的是我們僱用底下人的時候，是否相當地仔細考察過，尤其對於他們的道德方面。

約克 請你把酒瓶傳過來，母親！

巴太太 （傳酒瓶）好孩子，你喝得太多了。（約克倒酒）

馬羅 (入)偵探斯諾來見先生。

巴斯維克 (不安地) 呀!請他稍等一刻,我就來了。

巴太太 (不轉過身去) 馬羅,去請他進來。

(斯諾入,穿着大衣,帽子拿在手裏。)

巴斯維克 (半擡着身體) 喔!晚安!

斯諾 晚安,先生;晚安,太太。我趕來報告的,恐怕來得晚了——別的事

情把我伴住了。(他從衣袋裏拿出銀煙盒,巴氏三人見了,大為奇怪。)

我想這就是吧。

巴斯維克 一點都不錯,一點都不錯。

斯諾 和你所說的裝飾和符號都一樣,先生,我一見就知道對的。

巴斯維克 幹得好。你要一杯——(望着快完的紅葡萄酒)——白

葡萄酒嗎?(倒酒)約克,送給斯諾先生喝。(約克站起來,把酒授給

斯諾,於是躺在椅子裏,懶懶地望着他。)

斯諾 (喝完了,把杯子放在檯上。)我從你這兒出去以後,就到這個

女人那兒,先生,那裏都是窮人家,我想寧可多帶一個警察,留在下面

——想不到居然用着他。

巴斯維克 真的!

斯諾 是啊,先生,很費些手腳。我問她這東西怎麼會在她那兒,她不肯

說,只是不承認她偷的;所以我便把她拘留起來了;那曉得她的丈夫

動起手來,我因為他行凶,便把他一起帶局了。他在路上兇極了,——

兇極了——恐嚇你和你的兒子;難對付他極了,我和你說。

巴太太 他一定是一個大無賴!

斯諾 可不是,太太,粗暴的傢伙?

約克 (喝酒,迷糊地。)打這叫化子的頭。

斯諾 他亂喝酒,所以這樣,先生。

巴太太 希望好好地懲罰他一下。

斯諾 頂奇怪的是,先生,他口口聲聲說煙盒子是他自己拿的。

巴斯維克 他自己拿的!(他笑笑)他以為這樣有好處嗎?

斯諾 他說昨天這少爺喝醉了酒——(約克停止着夾胡桃,望着斯

諾。巴斯維克失去了笑容,放下酒杯,靜默片刻——斯諾望望各人的

臉,說道。——請他進來,叫他喝威士忌;因為喝醉了,他便拿了這盒

子。

巴太太 無恥的東西!

巴斯維克 你以為——以為他明天會這樣說麼——

斯諾 那當然,先生;不過他這樣說法是蔽護他的妻子,還是(望望約

克)事實,確要法官去判斷了。

巴太太 (傲然)什麼事實?我卻不明白。我的兒子會請這種人進來

麼!

巴斯維克 (在火爐邊,極力鎮定。)我的兒子一定可以自辯的,——

約克,你說怎麼?

巴太太（銳利地）他說什麼？他當然說這個是一片胡說！

約克（窘極）嗯，當然，我——當然，我什麼都不知道。

巴太太 你當然不知道的！（向斯諾）這個人真大膽極了！

巴斯維克（抑制着）照我兒子所說，這——這段話是完全不確的，

這樣還得審判他嗎？

斯諾 我們要依傷害罪告發他，先生。你兒子頂好也出庭。當然也要傳

他，這是無疑的。最奇怪的，這人身上到有點錢，還有一個紅綢錢袋。

（巴斯維克吃驚；約克站起，又坐下去。）我想太太沒有不見了什麼

錢袋吧？

巴斯維克（迅速地）喔，沒有！沒有！

約克 沒有！

巴太太（茫然地）沒有！（向斯諾）我問過底下人了。這個人的確

在屋子附近閒蕩着。讓他多關些日子，我也可以覺得太平一點；我真

希望對於這種光棍，我們能夠有點保護。

巴斯維克 是的，是的，論理是應該——不過對於這樁案子，我們應當

想到各方面。（向斯諾）我想，這個人是一定要受審判的？

斯諾 這沒有問題的，先生。

巴斯維克（發愁地望着約克）這次的控告，我是很不願意的。因為

我對於窮人總是可憐他們。在我這種的地位，我是很明白他們的苦

楚的。人民的環境也太不堪了。你明瞭麼？我希望我有撤銷這個案子

的方法。

巴太太（嚴厲地）約翰！這是不公平的。這樣太沒有保障了。

巴斯維克（對她做手勢，想使她明白。）我不是袒護她。我祇從大處

着想罷了。

巴太太 不要瞎說，約翰，這樣什麼事情都可以做出來了。

斯諾（帶諷刺地）我要說明白，先生，竊案的撤銷與否，沒有什麼關

係，因為他所被控告的是傷害罪，（故意地望望約克）這樁案子一

定要照舊進行的。

巴斯維克（急急地）是的，一點不錯！這完全是爲了那女人面上——

完全是私人的情感。

斯諾 要是我，先生，我就不管這些。這並不會有多大麻煩。這種事情是

很容易解決的。

巴斯維克（遲疑地）你以爲這樣的嗎？

約克（驚醒地）我問你，我該怎麼說？

斯諾 那是你自己頂知道的，先生。（退到門邊）最好請一個律師，防

備有什麼事情發生。這裏當差的也得出庭證明失竊。對不起，我得去

了，今晚忙得很。這案子明天十一點鐘後出庭。再見，先生，再見，太太。明

天我得把這盒子呈庭作證，對不起，我還得拿回去。（他拿了銀煙盒，

對他們彎彎腰，便出。）巴斯維克想跟他出去，於是忽然把手插在衣服

的垂尾後面，失望地說道。）

巴斯維克 我真希望你讓我自己辦理事情。你什麼都沒有懂，就要瞎管。現在給你弄糟了！

巴太太 (冷冷地) 我絕對不懂你說些什麼。你願意放棄你的權利，我卻不願意，我不耐煩聽你講你的道理，毫無意義。

巴斯維克 道理！天啊！這和道理有什麼關係？你不知道約克昨天晚上喝醉的麼！

約克 爸爸！

巴太太 (驚起) 約克！

約克 我告訴你，母親——我吃的是晚餐。大家都這樣。我是說——你明白我的意思是什麼——這怎麼能說是喝醉了酒。在牛津大學裏，

誰都稍為喝一點的——

巴太太 嗯，我覺得這是大不應該的！假使你在牛津是這樣的——

約克 (忿怒地) 好吧，你幹什麼送我去？一個人總得附和別人。這叫喝酒，真沒有道理。我當然也知道不對的。今天頭痛了一天。

巴斯維克 噓！祇要你稍許有一點頭腦，記得你昨天回來做了些什麼事情。那末我們也可以知道這個人所說的，那幾句是真的——可是現在什麼都不清楚。

約克 (好像望着一個不完全的幻像) 我有一點——又沒有了——

巴太太 喔，約克！你竟醉得什麼都不記得了嗎——

約克 呀，母親，我當然記得我回來——我一定回來的——

巴斯維克 (不注意地在房裏踱步) 噓！——那隻倒霉的錢袋！天啊！都得在報上發表了。誰料到會有這種的事情呢？再多丟幾只煙盒子，也不該說出去的。(向他的妻子) 都是你做的。我早告訴你。但望羅伯快點來吧！

巴太太 (凶厲地) 我就不懂你說些什麼，約翰。

巴斯維克 (向着她) 不懂，你——你什麼都不懂得！(嚴厲地) 羅伯到什麼地方去了？假使他能有所辦法，我就佩服他了。我不相信誰還有辦法，我真不相信。

約克 爸爸，你不要急——我只要說晚上我太累了。什麼事情都不記得，只知道回來(音調消沉地) 就和平時一般地上牀睡覺。

巴斯維克 上牀睡覺？誰知道你睡在什麼地方的？——我什麼都不相信。我只知道你睡在地板上的。

約克 (忿怒地) 我沒有，我睡在——

巴斯維克 (坐在沙發上) 誰管你睡在什麼地方；這又有什麼關係，就是他說了——說了——真是醜事？

巴太太 什麼？(靜默) 一定得告訴我。

約克 呀！沒有什麼——

巴太太 沒有什麼？這是什麼意思，約克？看你父親這種情形——

約克 那只是我的錢袋。

巴太太 你的錢袋！你明知道你就沒有過。

約克 好吧，就算是別人的——鬧着玩的——我又不要這倒霉東西

巴太太 你說你借用了別人的錢袋，那個人也把牠拿去了嗎？

巴斯維克 噓！他當然拿去了！像瓊斯那樣的人，大可藉此說一番鬼話。

這也都到報上去的。

巴太太 我真不懂。你們究竟說些什麼？（靠近約克，溫和地。）約克，親

愛的，告訴我！不用怕。到底是什麼事情說出來！

約克 喔，不要這樣，母親！

巴太太 不要什麼，親愛的？

約克 不過是鬧着玩的。我也不知道怎麼拿來的。當然是鬧了意見——

——我不知道我做些什麼，我是——我是——喔，這你知道——我想

我是從她手裏把錢袋拉出來的。

巴太太 從她手裏？誰的手裏？什麼錢袋？——誰的手袋？

約克 喔！我不知道——她的錢袋——那是——（無可奈何地高聲

說）——一個女人的。

巴太太 一個女人？約克！不會的！

約克 （跳起來）你自己要知道的。本來不想告訴你，這又不是我的過失。

（門開，馬羅引進來一個穿晚服，身體肥大的中年人，稀稀的棕色鬍子，黑的敏捷的眼睛，眉毛像中國人似的。）

馬羅 羅伯先生。（馬羅出）

羅伯 （敏捷地望望衆人）你們好啊？

（巴太太和約克都不理會他。）

巴斯維克 （急不及待地）謝天謝地，你來了，羅伯。我下午告訴你的事情，你記得吧；剛纔那偵探來的。

羅伯 盒子拿來了？

巴維斯克 拿來了，拿來了，——不過這並不是那女僕拿的，是她那個喝酒無賴的丈夫幹的——他說那傢伙（手指指約克，約克聳起肩，好像避免打擊似的。）昨夜領他進來的。這統統得到報上去。

羅伯 （聳聳眉毛）哼！這錢袋！上等人的缺德！你的兒子怎麼說的？

巴斯維克 他什麼都不記得。混——！你看見過這樣糟的事情嗎？一定會弄到報上去。

巴太太 （手按着眼睛）不是的！並不是這點——

（巴斯維克和羅伯一起回過來看着她）

巴斯維克 就關於那個女人的事情——她剛聽見——（羅伯點點頭。巴太太咬着嘴唇望一望約克，於是坐在檯子旁邊。）怎麼辦呢，羅伯？像瓊斯這種的無賴，還不趁此把錢袋的事情利用一下？

巴太太 我不相信約克會拿人家的錢袋。

巴斯維克 還不相信？那女人早上都來過了。

巴太太 這兒她竟這樣不要臉？我怎麼沒有知道？

(她望望各人的臉——誰也不回答她。啞場片刻。)

巴斯維克 (突然地) 怎麼辦呢, 羅伯?

羅伯 (輕輕地向約克) 我想你一定不會把門上的鑰匙, 忘記在門上了吧?

約克 (無可奈何地) 是忘記在門上的。

巴斯維克 天啊! 下次不知要幹出怎麼糟的事了?

巴太太 我曉得你不會讓那種人進來的, 約克, 這都是假造出來的。我不相信是真的, 羅伯先生。

羅伯 (突然地) 你昨天晚上睡在什麼地方的?

約克 (不加思索地) 沙發上, 那兒——(躊躇地)——我——

巴斯維克 在沙發上你沒有睡在牀上?

約克 (快快地) 沒有。

巴斯維克 既然什麼事情都不記得, 怎樣你又會記得這個呢?

約克 因為我早上醒來是在那兒的。

巴太太 喔, 約克!

巴斯維克 天啊!

約克 密昔司瓊斯看見我的。請你們不要這樣逼我。

羅伯 你記得給誰喝過酒嗎?

約克 真的, 我好像記得有一個人——一個人有——(他看看羅伯) 你一定要我——?

羅伯 (迅雷般地) 有髒的臉?

約克 (恍悟地) 是的,——我是清清楚楚記得他的——(巴斯維克驟然地走動着; 巴太太怒視着羅伯拉拉她的兒子的肩膀。)

巴太太 你不記得什麼, 這真是太笑話了! 我就不相信那個人曾經到這兒來過的。

巴斯維克 祇要是真有這種的事情, 你得講真話。不過假使你真記得做過這種下流的事情, 那末我從今以後, 再不管你了。

約克 (望着他們) 好吧, 管他——

巴太太 約克!

約克 呸, 母親, 我——我簡直不知道你要我怎麼樣。

巴太太 我們只要你把真實的情形講出來, 說從來沒有讓那種下流人到這屋子裏來過。

巴斯維克 假使你的的確確是這般荒唐地叫他喝酒, 給他知道你所做的醜事, 而還會糊塗得連記都不記得——

羅伯 (敏捷地) 我也是沒有記憶力——一點都沒有。

巴斯維克 (失望) 地我真不知道你能夠說些什麼。

羅伯 (向約克) 什麼都不要說! 不要裝假。是男人偷的, 還是女人偷的, 都和你沒有關係。你祇是睡在沙發上面的。

巴太太 你把鑰匙忘記在門上, 就夠透了, 用不到再說別的。(溫和地)

按着他的前額。)親愛的,你頭上多燙啊!

約克 但是我要知道我應該怎麼樣。(興奮地)我不要這樣給人家審問。(巴太太從他身邊退了過去)

羅伯 (迅速地)你什麼都不管。你睡着的。

約克 明天我一定要出庭嗎?

羅伯 (搖頭)不必。

巴斯維克 (得赦地)真的麼?

羅伯 真的。

巴斯維克 你是要去的,羅伯。

羅伯 是的。

約克 (略帶喜色)謝謝你,感激之至!祇要我能夠不去就好了。(把手按在頭上)對不起各位——我今天一天不舒服極了。(他望望父親,又望望母親。)

巴太太 (敏捷地轉過身來。)睡吧,孩子。

約克 晚安,母親。

(約克出。巴太太吐出了一口氣。靜默片刻。)

巴斯維克 太便宜了他。要不是我拿了錢出來,那女人就會控告他的。

羅伯 你也覺得錢有用處了。

巴斯維克 我打不定主意,是否我們應該把真實的情形隱瞞起來!

羅伯 恐怕要有一次預審。

巴斯維克 什麼!你說在預審的時候,他還得到庭證明嗎?

羅伯 是呀。

巴斯維克 哼,我還以為你能夠——記好,羅伯,關於錢袋的事情,無論如何不可以弄到報上去。(羅伯把一雙小眼睛釘着他,點點頭。)

巴太太 羅伯先生,你說我們要不要告訴審判官,這瓊斯夫婦是怎麼樣的人;這就是說他們在結婚之前有那種無恥的事情。不知道約翰告訴了你沒有!

羅伯 這個恐怕沒有什麼關係。

巴太太 沒有關係。

羅伯 這完全是私事!說不定審判官也就是這樣的。

巴斯維克 (把身子一擺,好像要擺開什麼重負似的。)那你答應辦理了?

羅伯 假使時運來了。(伸着手)

巴斯維克 (狐疑地握着手)時運——唉?什麼?你要去了?

羅伯 是的。我另外還有一樁案件,和你的差不多——也是想不到的。

(他向巴太太鞠躬,於是走了出去,巴斯維克跟在後面,一直在談話。

巴太太伏在檯上飲泣。巴斯維克入。)

巴斯維克 (向自己說)一定要鬧成醜事了。

巴太太 (立刻遮住了憂容)我就不明白羅伯幹什麼要開這種玩笑!

巴斯維克 (奇怪地望着她) 你! 你就什麼都不會明白! 你的了解力並不比一只蒼蠅多一點!

巴太太 (發怒) 你竟敢說我沒有了解力。

巴斯維克 (心緒煩亂) 真——真討厭。這樁事情從頭到尾都是跟我的主意不合的。

巴太太 笑話! 你就沒有什麼主義! 你所謂的主義祇不過是——憂懼!

巴斯維克 (走到窗前) 我從來沒有怕過什麼。你聽見羅伯怎麼說的。碰到這種事情，夠叫人難受了。每一樁所做的和所說的都受不了，這——這——真是不愉快極了。我看不慣這種事情。(好像氣悶不過地把窗戶打開。隱隱傳來小孩哭泣的聲音。) 這是什麼? (他們聽着)

巴太太 (尖銳地) 我受不了這種哭聲，得叫馬羅去叫他不要哭。我再不能忍受了。(他撇鈴。)

巴斯維克 我把窗子關上，你就聽不見了。(他關窗，靜默片刻。)

巴太太 (尖銳地) 這沒有用，還在我心上。沒有再比小孩子的哭聲那末叫我難受的了。(馬羅入) 那哭聲是什麼，馬羅? 像一個小孩子在哭。)

巴斯維克 是一個小孩子。我看見他靠在欄杆旁邊。

馬羅 (開窗，向外望——輕輕地。) 那是密昔司瓊斯的兒子，太太; 他到這兒來找他的媽的。

巴太太 (急急地走到窗邊) 可憐的小東西! 約翰，我們不該這樣辦的!

巴斯維克 (沉重地坐在椅子上) 噫! 我們現在又不能做主!

(巴太太從窗口回身過來，臉色憂鬱。她呆站在那兒，閉緊了嘴。哭聲又起。巴斯維克把手遮着耳朵，馬羅關上窗子。哭聲遂止。)

幕下

第三幕

八天之後，在倫敦警察裁判所，下午一時。一張法官所坐的圓身椅上刻着獅子和獨角獸。一個面容憔悴的法官正在火爐前面烘他的燕尾服，眼睛望着兩個站在被告席上，穿着破舊的藍衣服和紅衣服的小女孩子。在證人席旁，是一個救濟所的職員，穿着外套，留着短的褐色鬚子。在小女孩的旁邊，站着一個禿頂的警察。巴斯維克和羅伯坐在前排椅子上。約克在後面。在欄杆圍住的地方，全是些樣子襤褸的男男女女。幾個精神飽滿的警士，有的坐着，有的站在那兒。

法官 (一種慈惠而又嚴厲的聲調，帶點「嘶」「嘶」的口音。) 現在我們來處理這兩位小姑娘罷。

傳達員 泰萊塞麗文斯，莫特麗文斯。(禿頂警察指指兩個女孩子，她們不做聲，明白怎麼一回事，可是毫不注意的樣子。) 救濟所職員! (救濟所職員走上證人席)

傳達員 汝所證明者，應係真正事實，絕對事實，毫無假借，上帝鑒之！
書（他吻聖經）

救濟所職員 （單調地，每句完時，略頓着，以便錄下。）大約在今天早上十點鐘左右，大人，我碰見這兩個女孩子在波爾漢區藍街一家酒店門口哭。我問她們的家在什麼地方。她們說她們沒有家。母親走了。問她們父親呢。她們的父親沒有工做。我問她們昨天早上睡在什麼地方。她們說睡在姑母家。我就去調查了，大人。原來她們的母親丟開了她們去當妓女了，父親沒有工做，借在小公寓裏。她們的姑母自己有八個小孩子，沒有力量再養她們。

法官 （回到他的位子上去）讓我想想看。你說她們的母親當了妓女；你有什么證據呢？

救濟所職員 她那丈夫在這兒，大人。

法官 很好，叫他來見我。

（外邊有呼麗文斯的聲音。法官俯身向前，憐憫地望着女孩子。麗文斯入。人很鎮靜，灰白的頭髮，用一條圍巾代替了衣領。他站在證人席旁邊。）

法官 你就是她們的父親？我問你，你為什麼不讓你的小孩子登在家裏？你為什麼讓她們這樣在街上流浪？

麗文斯 我又沒有家，大人。我是有一頓就吃一頓的。又沒有工做；拿什麼養活她們。

法官 怎麼會弄成這種樣子的呢？

麗文斯 （慚愧地）我的老婆拆散了我的家，當盡了我的東西。

法官 你為什麼讓她這樣幹呢？

麗文斯 大人，我那有辦法；她趁我出去尋工做的時候幹的。

法官 你虐待她吧？

麗文斯 （痛心）我對她從來沒有動過手，大人。

法官 那末——她喝酒嗎？

麗文斯 喝酒的，大人。

法官 她的品行不端吧？

麗文斯 （低聲地）是的，大人。

法官 現在她在什麼地方呢？

麗文斯 我不知道，大人。她跟了一個男人走的，以後我——

法官 知道了。現在有誰知道這個女人的嗎？（向禿頂警察）她在這區裏有名嗎？

救濟所職員 她在這區裏並不有名，大人，不過我知道在——

法官 知道了，這個不用管。我問你（向麗文斯）你說她拆散了你的

家，丟下了孩子。你打算怎樣安排她們呢？你看來是很強壯的。

麗文斯 是的，大人。我很願意做工，可是怎麼樣也找不到一點工做。

法官 你找過了嗎？

麗文斯 什麼都找遍了，大人——什麼法子都想過了。

法官 是的，是的——

救濟所職員 假使大人以為這是我們的事情，所裏願意收留她們。

法官 是的，是的，我很知道；不過我沒有證據可以證明這個人不是這

兩個女孩子的正當保護人。（他站了起來，又走到火爐邊。）

救濟所職員 大人，這樣她們的母親仍舊可以接近她們。

法官 是的，是的；那母親當然不配再管她們。（向麗文斯）好，你以為

怎麼樣？

麗文斯 大人，我祇能說，假使我找到了工作，我是很願意照顧她們的。

可是我能夠做些什麼呢，大人？現在我不得不寄寓在小公寓裏，有一

頓吃一頓地過活。我是很強壯——我願意做工——但是我是餓得

半死半活的——大人，你看，我頭髮都有些白了，因為新近一場病——

——（摸頭髮）——這對我是很不利的；好像我一點希望都沒有。

法官 是的——是的。（遲緩地）好吧，這案子可以成立的。（注視一

下女孩子）你願意讓這兩個小孩子有一個容身的地方嗎？

麗文斯 好的，大人，我很願意。

法官 好吧，下星期再續審。過一星期再帶來；假使沒有別的問題，我就

這樣判決好了。

救濟所職員 好的，過一星期再帶來，大人。

（禿頂警察領着兩女孩子出。父親跟在後面。法官回到坐位上，俯着

身子，向他的書記官輕輕地談話。）

巴斯維克（把手按着嘴說）可憐得很，羅伯；情形可憐極了。

羅伯 在一個警察裁判所裏，這種事情多得很。

巴斯維克 真可憐！看到這種情形，我就愈覺得人民生活問題的重要。

我一定得在下議院理論到這一點。我要提議——（法官停止了談

話）

書記官 現在續審上星期的案子。

（巴斯維克突然停止了說話。在人聲擾雜之中，密昔司瓊斯前門入；

警察帶了瓊斯從罪犯出進的門入。他們並排站在被告席上。）

書記官 詹姆斯瓊斯，瑾瓊斯。

傳達員 瑾瓊斯。

巴斯維克（輕聲地）那錢袋——那錢袋的事情一定要設法不提

起，羅伯。無論如何，不可以把這樁事情弄到報上去。（羅伯點點頭。）

禿頂警察 不要說話！

（密昔司瓊斯穿着緊小的黑衣服，黑帽子，手扶着前面欄干呆立着。

瓊斯把背斜靠在後面欄干上，凶狠地望着。樣子粗暴，臉也不刮。）

書記官（望望公文）這是上星期三移下續審的案子，大人。偷盜銀

煙盒和傷害警察兩樁案子合在一起的。瑾瓊斯；詹姆斯瓊斯！

法官 是的，是的；我記得。

書記官 瑾瓊斯。

瓊斯妻 在，先生。

書記官 你承認你在上星期一下午十一點鐘到上星期二上午八點四十五分之間，偷拿國會議員約翰巴斯維克家價值五鎊十先令的銀煙盒嗎？是還是不是？

瓊斯妻（低聲地）不是，先生；我沒有拿。

書記官 詹姆斯瓊斯？你承認在上星期一下午十一點鐘到上星期二上午八點四十五分之間偷了國會議員約翰巴斯維克家價值五鎊十先令的銀煙盒子嗎？是還是不是？

瓊斯（頹傷地）是的，但是我有許多要說的話。

法官（向書記官）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不過怎麼他們兩個人犯的是相同的罪呢？他們是夫妻嗎？

書記官 是的，大人。你不記得要調查關於這個男犯的證據，所以移後續審嗎？

法官 他們一直拘留在這兒的嗎？

書記官 那女的不是你具結釋放了嗎，大人。

法官 是的，是的，這是偷盜銀煙盒的案子。我現在記得了。現在怎麼樣？

書記官 湯麥士馬羅。

（有喊湯麥士馬羅的聲音。馬羅入，走至證人席，照前宣誓。銀煙盒呈上，放在欄干上面。）

書記官（望望公文）你的名字叫湯麥士馬羅？你是洛金漢門六號國會議員約翰巴斯維克的當差嗎？

馬羅 是的，先生。

書記官 你是否在上星期一晚上十點四十五分到十一點鐘之間，把一只銀煙盒子放在洛金漢門六號餐桌上的扁盤裏的？就是那只盒子嗎？

馬羅 是的，先生。

書記官 當你在第二天早上八點四十五分去收盤子，是否不見了呢？

馬羅 是的，先生。

書記官 這女人你認識的嗎？（馬羅點點頭）這打雜的婦人是洛金漢門六號僱用的嗎？（馬羅又點點頭）盒子不見的時候，她是否一個人在那房間裏的？

馬羅 是的，先生。

書記官 此後你是否把這樁事情告訴你的主人？你的主人是否叫你報局的？

馬羅 是的，先生。

書記官（向密昔司瓊斯）你有什麼話要問他嗎？

瓊斯妻 沒有，先生，沒有什麼，謝謝你，先生。

書記官（向瓊斯）詹姆斯瓊斯，你對這證人有什麼話說嗎？

瓊斯 我不認得他。

法官 你是否的確在你所說的時候，把盒子放在那兒的？

馬羅 是的，大人。

法官 好吧，現在傳偵探來。

(馬羅出，斯諾上。)

傳達員 汝所證明者，應係真正的事實，絕對事實，毫無假借，上帝鑒之！

(他吻書)

書記官 (望望公文) 你的名字勞勃特斯諾？首都警察局愛克斯

皮分局的偵探？你是否在上星期二派到模德路三十四號這個人犯的家裏去的？是否你一進門就看見這只盒子在桌子上面？

斯諾 是的，先生。

書記官 是這只盒子嗎？

斯諾 (摸摸盒子) 是的，先生。

書記官 你是否把盒子收起，便控告這個女人偷盜洛金漢門六號的

煙盒子呢？她是否一口否認？

斯諾 是的，先生。

書記官 是否你便把她帶局？

斯諾 是的，先生。

法官 她的行為怎樣的？

斯諾 很安靜的，大人。她只是始終不承認這回事。

法官 你本來認識她嗎？

斯諾 不認識，大人。

法官 她在這兒有過犯案嗎？

禿頂警察 沒有，大人，他們兩人都沒有，我們對於他們一點疑心都沒有。

書記官 (向密昔司瓊斯) 你有什麼話要問他嗎？

瓊斯妻 沒有，先生，謝謝你，我沒有什麼話要問他。

法官 是了——再問吧。

書記官 (望望公文) 當你拘捕女犯的時候，是否這個男犯出來干涉，要想阻止你執行職務？是否他還打你一拳？

斯諾 是的，先生。

書記官 是否他說「你放她，盒子是我拿的？」

斯諾 是的，先生。

書記官 你是否就吹起警笛，於是下面上來一個警察，幫你把他抓住的？

斯諾 是的。

書記官 一路到警察署，他是否非常的凶暴，滿口罵人，而反復地說這盒子是他自己拿的？(斯諾點點頭) 是否你因此就問他怎樣拿到

盒子的？是否你聽見他說他是巴斯維克少爺上星期一半夜裏請他進去喝酒的？(巴斯維克轉過身來，怒視着羅伯。) 他喝多了威士忌，

不知不覺便拿了這個盒子？

斯諾 是的，先生。

書記官 他的品行是否一直很凶暴？

斯諾 是很凶暴。

瓊斯 (插入) 凶暴——當然是凶暴。當我告訴了你這盒子是我拿的，你還不肯放我的妻子，誰都要凶暴的。

法官 (作嘶嘶聲，伸長了頭頸。) 不要響——你就要有你可以說話的機會。等一等你再說。你有什麼話要問這偵探麼？

瓊斯 (頹傷地) 沒有。

法官 那很好。現在讓我們先聽聽這個女犯怎麼說。

瓊斯妻 是的，大人。當然我只能夠說我所說過的，就是我沒有拿那只盒子。

法官 是的，但是你是否知道這個盒子是偷掉了？

瓊斯妻 我不知道，大人。至於我丈夫說的，大人，我也不能夠證明。當然我知道星期一晚上他回來得很晚的，已經打過了一點，並且他有點糊塗。

法官 他喝酒了嗎？

瓊斯妻 是的，大人。

法官 他喝醉了嗎？

瓊斯妻 是的，大人，他喝得很醉。

法官 他同你說什麼話嗎？

瓊斯妻 沒有，大人，他只是罵我。當然第二天一早我出去做工的時候，他還是睡着沒有醒。除了巴斯維克先生——我的主人——告訴我

煙盒子不見了之外；一直到我回家之後，我什麼都不知道。

法官 是的，是的。

瓊斯妻 不過當我在整理他的外衣的時候，這煙盒子便跌出來了，香煙散了一牀。

法官 你說所有的香煙都散了一牀？(向斯諾) 你看見滿牀的香煙嗎？

斯諾 沒有，大人，我沒有看見。

法官 你看，他說他沒有看見。

瓊斯 是的，香煙都在牀上。

斯諾 大人，我不能夠說我有空暇來遍察那個房間；我得對付這個男犯人。

法官 (向密昔司瓊斯) 好吧，你還有什麼話要說？

瓊斯妻 當然我一看見這只盒子，大人，就慌得不得了，我不知道他幹什麼要做這種事情；這位警察先生進來的時候，我們正在爭論着，因為這簡直要弄掉我的工作，可是我還有三個孩子靠我過活，

法官 (伸長了頭頸) 是的——是的——但是他怎麼對你說的？

瓊斯妻 我問他幹什麼要做出這種事情來——他說是喝酒壞的事。他說他喝得太多，有點兒糊塗。當然，大人，他一天沒有一點東西下肚，餓肚喝酒是容易醉的。大人或者不知道，不過這是真的。我可以說自從我們結婚到現在，無論我們過的日子多苦，他卻沒有幹過這種事

情，(婉轉而着重地)我可以斷定，假使他沒有醉，那時候他也決不會這樣做的。

法官 是的，是的，不過你要知道，這個緣故並不能夠赦免他的罪的。

瓊斯妻 是的，大人。我知道這不能夠赦免他的罪。

(法官俯着身子同書記官議論着)

約克 (從他椅子上俯向前面)我說爸——

巴斯維克 噓！(遮着嘴，和羅伯說話。)羅伯。最好你現在起來說，想到他們的情形和窮困，我們不願意再進行訴訟了，假使法官要把牠當作一個擾亂秩序的案子，那末——

禿頂警察 不要作聲！

(羅伯搖搖頭)

法官 現在，就算你和你丈夫所說的都是真話，那末我倒要問——他怎麼樣能夠到那屋子裏去的呢？你幫他進去的嗎？你不是在那家當打雜的嗎？

瓊斯妻 是的，大人，我要是放了他進去，當然我就做錯了；不過我在我所幫工的人家，從來都沒有做過這種事情。

法官 是了——你這樣說的。現在我們看男犯人怎麼說法。

瓊斯 (手臂撐着背後面的欄干，沉重地慢慢說。)我要說的和我妻子所說的一樣。我從來沒有到過警察局，我可以證明我是喝醉了酒拿的。我告訴她，你問她一定也是這樣說，我就要把牠丟到河裏去，免

得心上老不得安靜。

法官 不過你怎麼會到那屋子裏面去呢？

瓊斯 我從山羊酒店出來回到家裏去，我走過那兒。

法官 什麼？山羊酒店？

瓊斯 是的，就在那兒街頭。那天正是放假，我得喝點酒。我看見巴斯維克少爺在瞎找鑰匙洞開門。

法官 嘎？

瓊斯 (緩慢多停頓地)我就幫他找着了——嘿，他喝得醉到不成樣子。他走了進去，又跑出來對我說，「我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給你」他說，「你進來喝杯酒吧。」所以我就走了進去，就好像他請你去，你也會進去的。我們就照例地喝了威士忌，巴斯維克少爺又對我說，「喝點酒，吸根煙。愛怎麼，就怎麼。」他說了之後，便睡着在沙發上面。我又喝了點威士忌——抽起煙來——又喝點威士忌——以後的事情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了。

法官 你的意思是說你醉得什麼都不記得了嗎？

約克 (輕輕的向他父親)這簡直是對——

巴斯維克 喔！

瓊斯 我的意思是這樣。

法官 可是你還說你偷這盒子的？

瓊斯 我沒有偷這盒子。我拿的。

法官（作嘶嘶聲，伸長了頸子。）你沒有偷——你拿的。這是你的東西嗎——這不是偷，是什麼？

瓊斯 我拿的。

法官 你拿的——你從他們的屋子裏拿到你自己的屋子裏去——

瓊斯（憂鬱地插入）我到沒有屋子。

法官 很好——讓我們聽聽那年青的巴斯維克先生怎麼說法。

（斯諾離出了證人席。秃頂警察向約克示意，約克握着帽子，走上證人席。羅伯坐到律師所坐的椅子邊去。）

宣誓之書記 汝所證明者，應係真正事實，毫無假借，上帝鑒之！吻書。（約克吻聖經）

羅伯（審問他）你叫什麼名字？

約克（低聲地）小約翰巴斯維克。

（書記筆記着）

羅伯 你在什麼地方？

約克 洛金漢門六號。

（他的回答，書記都記下來。）

羅伯 你是那屋子主人的兒子嗎？

約克（很低的）是的。

羅伯 請你響一點。你認識這些犯人嗎？

約克（望望瓊斯夫婦，低聲地。）我看見過密音司瓊斯。我——（高

聲地）不認識這個男的。

瓊斯 好罷，我到認識你！

秃頂警察 噓！噓！

羅伯 在上星期一的晚上，你是否回來得很遲？

約克 是的。

羅伯 你是否不小心把前門的鑰匙忘記在門上？

約克 是的。

法官 喔！你把鑰匙忘記在門上？

羅伯 你回來以後，只記得這樁事情嗎？

約克（高聲地）是的，只有這樁。

法官 你總聽見這男犯人所說的事情，你有什麼意見！

約克（轉向法官，用一種理直氣壯的語調。）這事情的實情是，先生，

那天晚上我去看戲，後來去吃晚飯，回家很遲。

法官 你回家的時候，記得有這個人在門外嗎？

約克 我不記得，先生。（躊躇地）我想門外沒有這個人。

法官（有點不懂地）那末，是否像他所說的，他幫你開門的呢？有誰

幫你開門嗎？

約克 沒有，先生——我想沒有人幫我，先生——我不知道。

法官 你不知道？可是你一定得知道。人家替你開門，決不是一樁普通的事情，是不是？

約克 (羞慚地) 是的。

法官 很好, 那末——

約克 (無可如何地) 總而言之, 先生, 我想那天晚上我喝多了香檳

酒。

法官 (笑笑) 喔! 你喝多了香檳酒?

瓊斯 可以讓我問這先生一句話嗎?

法官 可以——可以——你儘管問好了。

瓊斯 你記得你說你是自由黨黨員, 同你的父親一樣, 你還問我是什麼黨嗎?

約克 (把手按着前額) 我好像記得——

瓊斯 我對你說, 「我是百分之百的保守黨黨員;」你又對我說, 「你的樣子倒有點像那班社會黨黨員。你愛什麼就拿什麼吧。」

約克 (突然變得堅決) 沒有, 我沒有說。我不記得有那回事。

瓊斯 好吧, 我倒記得的, 我的話和你的一樣有效力。我也從來沒有到過警察局。我再問你, 你記得你手裏有一只天藍顏色的手袋嗎? (巴斯維克大驚)

斯維克大驚)

羅伯 大人, 這些問題我認爲與本案無關, 這個犯人已經自己承認他什麼都不記得了。(法官面上露着笑容) 這真是盲人瞎說的事。

瓊斯 (激烈地) 我做的事情, 並不比他所做的更壞。不過我是窮人。我沒有錢, 也沒有朋友——他卻是一個花花公子——我不能做的

事情, 他卻能够。

法官 靜一點! 靜一點! 這種樣子沒有什麼用處——你不可以吵鬧。你說你拿這只盒子的? 那末, 你幹什麼要拿呢? 你沒有錢用麼?

瓊斯 一向就沒有錢。

法官 是否爲了這個緣故你拿的呢?

瓊斯 不是的。

法官 (向斯諾) 他身邊搜到別的東西嗎?

斯諾 有的, 大人。他身上有六鎊十二先令, 還有這只錢袋。(他把紅綢錢袋呈給法官。巴斯維克站了起來, 但是立刻又坐了下去。)

去。)

法官 (望着錢袋) 是的, 是的, ——讓我看——(靜默片刻) 沒有, 沒有, 這案子裏面沒有關於錢袋的事。你這些錢是從什麼地方得來的?

的?

瓊斯 (半晌不語, 驟然地) 我不願說。

法官 倘使你身邊有那許多錢, 你幹什麼還要拿那只盒子?

瓊斯 我故意拿的。

法官 (作嘶嘶聲, 伸長了頸子。) 你故意拿的好吧, 這似乎對了你以爲你在這城裏, 可以走來走去故意地拿東西的嗎?

瓊斯 要是你過着我的日子, 要是你也失業——

法官 是的, 是的, 我知道了——你以爲你失了業, 可以任意胡幹?

瓊斯 (手指約克) 請你問問他, 他爲什麼要拿——

羅伯 (沈靜地) 大人, 你還需要這個證人嗎?

法官 (譏諷地) 我想不必了; 他也沒有什麼用處。

(約克離證人席, 垂着頭, 回到坐位上去。)

瓊斯 請你問問他, 他爲什麼要拿那女人的—— (禿頭警察抓住他的袖子)

禿頭警察 噓!

法官 (着重地) 聽我說話。我不管他拿了, 還是沒有拿, 你爲什麼在警察執行職務的時候要出來反抗?

瓊斯 拘捕我的妻子, 並不是他們的職務。她是一個規矩的女人, 並沒有什麼壞事。

法官 可是我說是的。你爲什麼要打警察呢?

瓊斯 誰都要打他的, 我現在還要打他, 我要。

法官 你這種胡鬧, 對於你的案子, 決沒有好處。大家都像了你, 還成個什麼世界?

瓊斯 (靠向前面, 懇切地。) 好吧, 她怎麼樣呢; 出了這種的事情, 誰去補償她的損失? 誰償還她的好名譽?

瓊斯妻 大人, 他心是在顧慮幾個孩子, 因爲我當然是被歇了工了。爲了這次的羞恥, 我還得另找房子。

法官 是的, 是的——我知道——不過假使他這樣幹, 那末誰也不

致於受害。

瓊斯 (凝視着約克) 我所做的, 並不比他所做的壞些。我要知道你們怎樣對付他。(禿頭警察又說了「噓!」)

羅伯 大人, 巴斯維克先生要我說明, 他體諒犯人們的窮困, 所以對於煙盒的事情, 不願再追究。大人或者可以把牠祇當作一個擾亂秩序的案子。

瓊斯 我不要這樣撤銷, 只要公平的判斷——我要我的權利——

法官 (敲槌子) 你應該說的話, 都已經說了, 現在不用再開口。(靜默片刻; 法官俯身向前和書記官談話。) 是的, 我想我就可以釋放這個女人。(用一種仁慈的口吻, 向手扶看欄干呆立着的瓊斯妻說。)

這個人做出這種事情來, 對於你是很不幸的。他倒沒有什麼, 可是你卻受累了。你到這兒來了兩次, 又被歇了工——(他望望瓊斯) 這是常有的事情。現在你可以去了, 我非常的抱歉, 一定要你上到這兒來。

瓊斯妻 (溫柔地) 謝謝你, 大人。

(她走下, 回顧瓊斯, 絞着手指, 停住不動。)

法官 是的, 是的, 我不會誤判的, 去吧, 你是一個好婦人。
(瓊斯妻站後些。法官把頭伏在手上; 於是仰起頭來, 對瓊斯說。)

法官 現在, 我問你, 你情願這案子在這兒解決了, 還是要有陪審官的。
瓊斯 (喃喃地) 我不要什麼陪審官。

法官 那末很好, 我就在這兒了結罷。(略停) 對於偷竊這個盒子, 你

已經承認有罪——

瓊斯 不是偷——

禿頂警察 噓，噓，噓！

法官 和毆打警察——

瓊斯 只要是人，都要——

法官 你在這兒的行爲，非常的不正當。你偷了盒子，託辭喝醉了酒幹

的。我告訴你，這是沒有用處的。假使你願意喝酒，醉後犯法，那末你得

受罰。我同你說，像你這種仗酒行壞事的人是——是社會上的蠹賊。

約克 (俯身向前) 爸爸！這就是我對我說的？

巴斯維克 噓！

(靜默片刻，法官和書記官在商議。瓊斯向前靠着，在等待。)

法官 這次你還是初犯，我特別從輕發落。(尖銳地說，但毫無表情地。)

一個月的苦工。



(他俯身與書記官商議。禿頂警察同了另一個警察把瓊斯帶下。)

瓊斯 (停住了，轉過身來。) 這叫公理？他怎末樣？他也喝醉的！他拿人

家的錢袋——他拿了錢袋，可是(抑止着的叫聲)他有錢，所以沒

有罪——公理！

(瓊斯出後，犯人出入的門關上，在一班衣衫襤褸的男男女女坐的
地方，發生一種粗濁低微的嘆息。)

法官 現在退庭，飯後再審罷。(他起立)

(法庭上頓時混亂了起來。羅伯站起，和新聞記者談話。約克抬起了
頭，傲慢地走到迴廊上去；巴斯維克隨在後面。)

瓊斯妻 (卑下地對他) 喔！先生——

(巴斯維克躊躇了一下，於是振起他的精神，不好意思地拒絕了她，
匆匆離開了法庭。瓊斯妻站在那兒望着他。)

幕下



上海商務印書館

承接各項印件

生產能力較一二八前增加倍半

願出印刷餘力繼續為各界服務

承印項目
中西書籍
簿冊單據
有價證券
股票支票
禮券證書
名片禮帖
中西箋封
商標貼頭

敝館復業兩年以來，努力經營，漸復舊觀。因事務管理之科學化，合上海新設三廠及北平香港二廠之生產能力，且較一二八前增加一倍有半。各廠所備印機，不時補充，凡滾筒機、米利機、兩色同印機、膠版機、鋸版機、影寫版機、三色版機、玻璃版機、印號碼機，無不有充量之設備。他如英文自動排字機、電力壓製紙版機、自動裝釘封面機、大照相機等，亦均為本館所獨有。其種類之完備，機械之新穎，工作之精密，能力之雄厚，事實具在，無俟贅述。茲因印刷能力有餘，願本三十餘年之經驗，繼續為各界服務。凡因技術上、數量上或時間上為他家所不能承辦之大宗印件及普通印件，均樂於承接。如承惠臨面洽，或以地址示知，由本館派員趨教，均無不可。

商務印書館

新 一百零五號要目

統計學研究法……………金國寶
 統計學之應用……………金國寶
 介紹幾種統計學的
 譯著……………蘊輝
 高級統計學(書評)……………沈有乾

新 一百零六號要目

民俗學研究導言……………林惠祥
 個人生活之儀式……………林惠祥
 七個士伐本人……………魏以新
 今日之歐洲(讀書劄記)……………寄影
 國際政治經濟一覽(書評)

新 一百零八號要目

怎樣研究農村合作(上)……………張鏡予
 浙江農村經濟概觀
 農村調查新著四種(讀物介紹)……………平鏡
 杜思退益夫斯基傳略……………鄭振鐸
 鄉村民衆教育(讀書劄記)……………覺岸
 蒙古史略(書評)……………子承
 萬有文庫第二集提要

出版周刊

零售每册二分
 全年定預二十五元
 (內 在 費 郵)

萬有文庫第二集特刊

新 一百零七號

新年號

教育雜誌

廿五卷 第一號

要目預告

(廿四年一月十日出版)

本號篇幅較尋常幾增加三倍，預定概不
 價加。全年十二册一元八角
 半年六册九角五分 (國內郵費在內)

全國專家對於教育救國的信念……………卅五篇
 全國專家對於學制改造的態度……………卅四篇
 全國專家對於教育上特殊問題的意見……………三篇
 家對於教育上特殊問題的意見……………程時燧
 江西省會的公民訓練……………吳雁巖
 童子軍教育之起原及其發展……………趙演
 民族教育與民族復興……………姜琦
 大學教育制度問題的商榷……………李清棟
 中國今後青年訓練問題……………沈有乾
 中國民族性之一斑……………沈有乾

德國教育最近的動向……………王馨一
 動作能力之發達……………蕭孝嶸
 鄉村教育視導問題……………王倫

世界著名教育雜誌摘要(廿一篇)……………張耀翔等
 河套教育調查記……………李棠蔭
 小學指導學習法(名著介紹)……………楊澤中
 莫斯的比較心理學鳥瞰(名著介紹)……………吳紹熙
 賢伉儷……………裴斯泰齊著 傅任政譯
 編後餘談……………編者

▲各地郵局 均可代定▼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東方雜誌

第三十二卷 第一號

二十四年一月一日出版

廣告索引

Index to Advertisers

商務印書館	目錄前後及正文前	後
上海大中華賽璐珞製造廠(社)	60	頁後
父子大藥廠	(研)第 68	頁後
五洲大藥房	(自)69	頁後
天廚味精廠	(自)第 50	頁後
中國內衣公司	(社)24	頁後
中國亞浦耳電器廠	(農)94	頁後
北平地質調查所圖書館	(自)第 50	頁前
百昌行	(社)61	頁前
汽巴藥廠	對社會問題	
怡昌洋行	(自)第 50	頁
金星自來水筆製造廠	對東方畫報	
拜耳大藥廠	對東方畫報	
信誼化學製藥廠	(社)88	頁後
美豐銀行	目錄前後及正文前	後
韋廉士醫生藥局	首篇正文及底封	
兜安氏西藥行	(一)58	頁後
泰來洋行	(自)69	頁後
揚子洋行	(農)94	頁後
雲光公司	(研)第 6	頁後
棕欖公司	(農)第 98	頁後
新法編織研究會	(農)94	頁後
新星西藥行	(農)94	頁後
愛蘭漢百利公司	(社)24	頁後
種德國老藥局	(社)60	頁後
霍傑士洋行	(一)58	頁後
薛魯敦藥行	對版	頁
禮和洋行	對東方畫報	

第二十四號 目要

東方雜誌

第三十一卷

整飭吏治與刑法修正案	吳敏徵
會計防弊問題	李雲夏
如何改良各機關的庶務制度	尹伯端
統稅制度與我國紗業的危機	梁濟翰
江蘇鹽墾區土地改良芻議	王嘉韓
日偽石油統制與門戶開放	王承志
德國新勞工法	張企泰
世界白俄僑民之法西斯蒂組織	許德佑
近十年來各國商業銀行之趨勢	李宗文
片馬與江心坡誌要	陳澤溥
最近列強對四川之環攻	方秋華

東方畫報(影寫版)	五十八幅
文藝	傑作
生之謎	耶草
沈淪	耶草
現代史	英國努力打開海會僵局
馬賽慘案南甸互向國聯申訴	市資
印度憲政報告書發表	東序
東方論壇	統一與軍隊管轄問題
再開太平洋會議說	國網
法蘇同盟與大豆飛機	九
日本六十六屆臨時議會	舟輔

每冊一元二角 全年十二元 郵費在內 各地郵局均可代定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安度賜保命 (ENDOSPERMIN)

為最純淨之 Hormone 胚胎腺製劑。有增加人體天然抵抗病菌力及預防未老先衰之功。主治諸虛百損。神經痛。動脈管變硬。糖尿病。痛風。性神經衰弱等症。用本藥戒除鴉片煙癮。尤有特效。

各大醫士。所以採用安度賜保命者。實因其效力可靠。見功神速。而毫無不良之副作用。

詳細說明書函索即寄

上海九江路十九號

藥劑化學師薛魯敦藥行



安度賜保命係一種最純淨之好藥。其功用以治療鴉片嗜好。因而戒除者。為數甚多。敢行。保其無他毒質。醉劑及其他毒質。



售出有均房藥大各

劑補之越優極

林茂賜

行藥敦魯薛師學化
○三二第箱信政郵海上

主不 治思 貧飲 血食 諸神 虛經 百失 損常

THE EASTERN MISCELLANY

(Issued Fortnightly)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東方雜誌 第三十二卷第一號
總第五三二號(新第五四號)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一日初版

不許轉載

編輯者 李聖五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投稿簡章

- (一) 本誌各欄均歡迎投稿，投寄之稿請寫清楚，勿用鉛筆或紅墨水書寫，並加標點符號，能依本誌行格書寫者尤佳。
 - (二) 投寄稿件請附原稿，如原稿不便寄來，則請詳示原稿名稱、作者姓名、出版年月及地址。
 - (三) 投寄稿件請附說明書，用黑墨繪成(藍紅等色不能製版)。
 - (四) 投寄稿件請開列詳細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五) 投寄稿件請開列詳細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六) 投寄稿件請開列詳細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七) 投寄稿件請開列詳細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八) 投寄稿件請開列詳細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九) 投寄稿件請開列詳細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十) 投寄稿件請開列詳細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稿並請掛號郵寄，以免遺失。本誌社啟。

定價表

本國郵票代價十足通用以二角以下者為限	全年	半年	零售	訂購冊數價目	
	廿四元六角	十二元九角	一角五分	國內及日本	郵費
	無	無	二分	香港澳門	外
	一元二角九分	九角六分	八分	國外	
	四元八角	二元四角	二角		

每半月一冊 全年二十四冊
每月一日十六日發行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面積	價目
特等	底封面	一百元	
優等	封面底面之內 面及對面正文 首篇之對面	七十元 四十元	
上等	圖畫前後及首 篇正文以外正 文前後之對面	六十元 三十元 二十元	
普通	正文後	五十元 三十元 十八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在圖畫內刊登廣告或用色紙或印彩色價目另議。繪圖刻圖工價另議。欲知詳細情形請向敝館上海河南路二一號發行所三樓總管理處營業部推廣科接洽(電話九二三一)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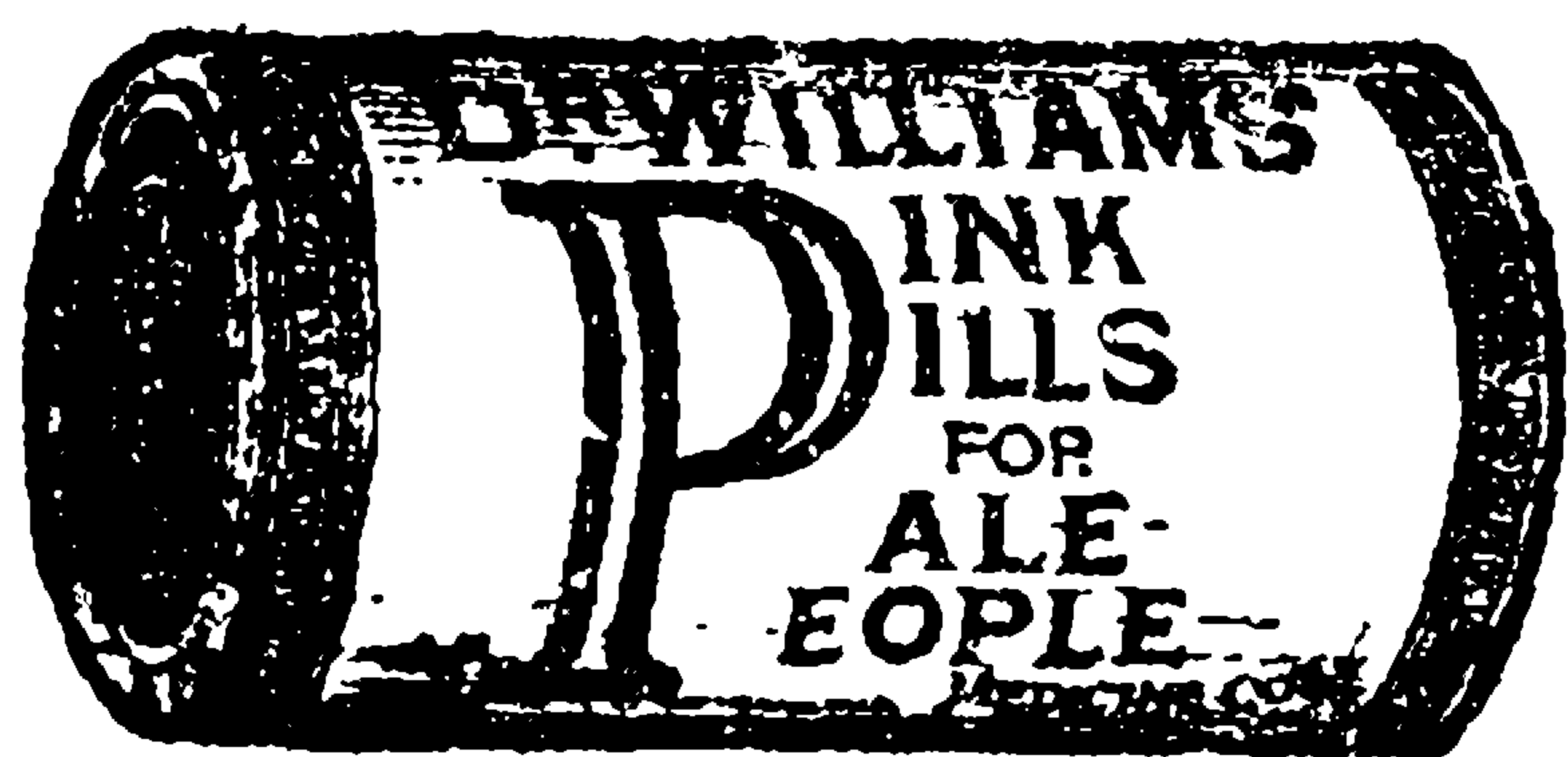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姓名戶號定單在何處寄何原寄處詳細開明寄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方為可辦實緣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特先聲明

本期係特大號零售定價每冊伍角

對於已屆中年或已過中年之婦女

韋廉士醫生紅色補丸是其鉅大恩物

凡已屆中年或已過中年之婦女，在那生理轉變的過程中，苟非其血充盈純潔，足以支持其體格於健康之境者，往往身體不佳，但是五十年來，世界各地多數婦女之經驗，已證明韋廉士醫生紅色補丸，乃此時期中婦女所需之聖藥，因此丸功能速生新血，澄清汚血，由是神經及全體器官均得強健，而康健亦隨之恢復矣。關於此事，南洋退隱商人林潤基君之證書，頗有一讀之價值。



林君現寓南洋吉隆坡道理巷十三號，其來書云：『內人患頭痛腹痛食減失眠等症，面色萎黃，疲弱特甚，徧服各藥，均無效驗，後有友人勸服韋廉士醫生紅色補丸，一瓶服完，情形大佳，續服無幾，諸恙悉去，現在眠食俱佳，強健快樂，因此甚感韋廉士醫生紅色補丸之力也。』

韋廉士醫生紅色補丸，統治血虧腦弱，早老食滯，各種痛瘋，以及婦科各症，無論男人少女老婦，均已屢試屢驗矣。各大藥房均有出售，或向上海江西路四五一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瓶大洋一元五角，六瓶八元，郵費免收。

奉送月份牌

本藥局廿四年月份牌，繪孟母斷機教子故事，精美絕倫，來函索取者，請將韋廉士醫生紅色補丸包裝兩端之藍圓牌一對，或韋廉士吸入止咳片大號包裝空盒一只及兩端之紅圓牌子一對，附郵票一角，半分，掛號寄來本局，當即寄奉一張。